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九二冊目次

香屑集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黃之雋撰　清雍正十二年遂初園刻本　一

鹿洲初集二十卷　（清）藍鼎元撰　清雍正刻本　一五六

香屑集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黃之雋撰

清雍正十二年遂初園刻本

香屑集十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之雋撰。之雋字石牧、號庳堂、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是編皆集唐人之句爲香奩詩。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前有自序、亦集唐人文句爲之。凡二千六百餘言。集句爲詩、始晉傅咸。今載於藝文類聚者皆寥寥數句、聲韻僅諧。劉緫明詩不列是體、蓋糟之者無其人也。有唐一代、無格不備、而自韋蟾妓女續楚詞兩句之外、是體竟亦闕如。至北宋石延年主安石、間以相角而未入於集。孔武仲始以入集、而別錄成卷、尚未單行。南宋李龔之梅花衲剪綃集、文天祥之集杜詩、始別著錄。然卷帙亦無多。之雋是編、雖取諸家之成句、而對偶工整、意義通貫。排比聯絡、渾若天成。且惟第二卷無題五言長律中重用杜甫二句、陸龜蒙二句。餘雖纏綿鉅篇、亦每人惟取一句、不相重複。且有疊韻不已、至於倒押前韻而一一如自己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其詞皆豔冶、千變萬化、不出於綺羅脂粉之閒、於風騷正軌未能有合。而就詩論詩、其記誦之博、運用之巧、亦不可無一之才矣。

唐堂集序唐

香屑集

遂初園藏板

香屑集古今諸體分類爲若干卷合九百餘首俱集唐冠以自序偶體文一篇亦集唐及五季人文句成之每句各注出處宮允唐堂先生少壯時所爲自以此集爲未有之盛製其必傳於後無疑也今海昌陳太史刻之則又以眎愚昧無知如余者而許系一瓣得挂名氏卷中余之驚嘆慚伏以爲鬼運神輸思議俱絕者奚啻諸同人即又何以爲之辭乎無已則以意度之夫人之讀斯集者必將曰發乎情止乎義好色而不淫者國風之旨也思美人兮不見思公子兮不言推諸君父朋友之際嘯歌傷懷睽離而不忍疏者楚騷之意也至若躭蛾眉則頓忘飢渴聆羅韈迺幾役夢魂傾彼國城胡然天帝曩賢所云容中語耳是作者之大都也何傷於道何害於教哉若是者夫人能知之而言之可無贅耳矣抑問之先生於後也懲玩物之喪志輟勿復爲夫以先生之學與年俱進礲磨淬厲欣嗜日以忘才識日以藏德業日以光則誠無間然矣若以語今世之人已是綺語之尤也雕蟲小技壯夫之所恥也則緘以爲不然夫立德立功立言之三者世未有一念偶及之者也彼非無志所志維何貨利而已爾疑冰燃火千狀萬端疲癃之

疾中於心腑人之死生我何有焉猶且論爲禮法旁正之談性命粹嫩之說川藥其私而深其毒所謂以詩禮發冢者則皆其志爲之也故夫世之人在心爲志惟恐其不喪也假令稍知玩物亦容有冀乎所玩之物雖蒲博酒食猶賢乎爾至欲以瘵瘁不仁沈痼不可爲之大病則先生斯集豈非萬金良藥哉物之就槁者噓之使生意復回人之必死者收召魂魄使歸其宅而乃庶幾有起色矣夫言豈一端而已有宋大儒之言儉邪借之以殺人者無過是物也吾故曰先生之自道則然以語世人則遠於事情者之類也先生之請予一言也且

曰吾兩人皆老矣留斯集於人世波蕩後生心實慊焉君如書作序之年月前之又前之壹似三四十皆所見而爲者噫先生坊世之苦心不一而足如是竊以爲是亦無庸昔和凝作爲豔詩既貴嫁名韓致堯以先生之高致視魯公葭莩如也豈其屑意於此今韓集中香奩詩具存爲凝爲偏益不足辦觀其窮極閨房之趣香生九竅美動七情非虛言矣青史所載致堯一生志節耿耿月而貫金石者亦曾以之而少貶否也先生何慊焉試以此語復於先生其亦爲之一解頤也哉同學弟焦袁熹序

香屑集目錄

卷首
詩話八則
卷一
自序 四六集句
卷二 和韓次韻 五言律 五言排律 七言律
信筆三首 荷花六首 幽窗一首
欲去二首 馬上見三首 簡儂一首
別緒一首 無題五首 倒押前韻一首
青春一首 嫦娥一首 擁鼻二首
有憶首 偶見一首 五更一首
重遊李氏園亭有懷一首 橫塘一首
卷三 五言古
倣風十六首 倣雅十六首
卷四 七言古
卷五 五言律
春十首 夏十首 秋十首 冬十首
女詠十首
卷六 五言律

豔情六十首
卷七五言律
擬情四十一首　別情十七首
卷八五言律
怨情十五首　無題上下平三十首
卷九五言律
佳人四十首　美人四十首
卷十七言律
代苦上下平三十首　代答上下平三十首
卷十一七言律

古意上五十四首　芳年十三首
卷十二七言律
古意中五十四首
卷十三七言律
古意下五十四首
卷十四七言律
賦得閨情三十八首
卷十五七言律
閨思三十首　別緒三首　詠新婚一首
夏閨二首　七夕一首
詠手一首
泛舟四首　看花一首
卷十六五言排律　五言絕句　六言絕句
無題上下平三十首　古意二十二首
卷十七七言絕句
無題十一首　情詩十八首
竹枝詞三十三首　月令十二首又七首
采蓮擢歌二十七首　雜曲二十五首
卷十八集杜　五言律　七言律
豔體十九首　無題四首　閨情十四首
無題九首

卷末
自題絕句十二首

香屑者、黃子倜集唐人句爲詩、或五言、或六言、七言、綺
繡脂粉、故曰香、制綴瑣碎、故曰屑也、往見韓偓香奩詩、
閒遊戲集句、次其題韻三十餘首、既又拓爲他題、輒自
嗟曰、平生嘔心撚髭、爲詩古文詞、金享帚、玉抵鵲、雕鏤
爛然、人以爲諗凝符耳、是不足傳、諒不若斯之可永也、
莊周言大音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宋玉
言歌郢中者、曰下里巴人、則屬而和者數千人、斯之爲
訢楊下里也、夫是以或永也、遂別標一集而字之、
香屑集、係己卯歲以前所作、黃子屢應鄉試、連輒斥、卯

秋背殤不應舉、窮愁外侮、百感紛至、則每用豔體爲集
句、寓美人芳草之言、以寫憂而寄思、積而計之、約有千
首、列朝詩集、載集句一卷、八十餘首、唯莆田陳山人言、
諸體俱佳、餘予無全璧、或一首中用一人二三句、則隘、
或雜用唐宋元明人句、則濫、或以一句對此句、復移對
彼句、則複、香屑千首中、句無重出、每一首中人無疊見、
其波及五代、閒入詩餘者、皆沿全唐詩例爲之、

絕後人皆有矩矱可師法、故備註其下、俱考諸專集、今
得新刻全唐詩備矣、其有一刻某人者、從吾所知、其有
一作某字者、從吾所用、
黃子僻居華亭之陶宅、蔡蘿柱遲、唯一二同學過從、集
唐詩句、秘不示人、既稍稍出之、同學謂盍集唐人文句、
爲駢體自序弁其首、黃子欣然、搆思選辭、數日而無所
就、則廢然曰、是愚我也、十里步障、非遊絲可織、五丈阿
房、距散木可搆耶、乃久之忽然湊泊、得三千餘言、以示
同學、自謂庶幾致光之序香奩、人謂突過孝穆之序玉

臺也、今以冠於集之首、
集句詩多絕句、次則律、而古詩絕少、明人陳言有放歌、
用鄭少白韻七古一首、轉接殊佳、元人張雨有集太白
句酬僧爭月維言一首、楊維楨跋云、如冷城銅像捧額
珠蓮座於長干也、可寶可玩、太白見之、當曰吾錦千萬
機衣被天下詩人、烏得割裁如此、子其慎取之哉、其賞
嘆如此、顧詩中茅氏訣蘇鮫鶴談玄等句、皆自道、不切
僧、唯遠公句耳、若香奩體爲古詩、爾難于集矣、黃子各
撰五七言古、以備歌體、惜不遇老鐵一評也、耳食者幸
勿與世之集唐而緊茂之、
黃子見名流多集杜句、然不近豔體、乃戲集數十首爲

自序

脂粉簡編每諷詞人之艸花鉏倩從終慰神女之工爲芳草以怨王孫緣情不忍執定鏡而求西子與影俱遊不吟納扇之詩自奪鴛鴦之偶豈效傳諸作者尋耽雕蟲殊不類其爲人希聲刻韻則有長卿消漫王霸幽居庾子山之染翰巧借丹青嵇叔夜之鳴琴會諧絲竹惜流光之不駐歎歡宴之難尋求女媧煉石之方腸迴妒女相悅之作然小序已言桑中刺奔溱洧刺亂聖人皆存之至如嘲我懷人寘彼周行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甘與子同夢迨及公子同歸等語所謂發於情也寻用香奩體當作如是觀

或謂詩句嫚褻背於大雅以戒黃子則對之曰辭非已出也綺語泥犁唐人當之矣然則撏割補衲而弗穿以意如詠意何曰圄云戲也不過偃師之技耳立劑散倡者可也唯程子言玩物喪志蘇子言可寓意於物不可留意於物斯其用物也宏矣遂戒不復作而是集止於此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歲小雪日

香屑集卷一

繫是海燕窺梁之日花牕愁對於是彷彿燈光依稀仙蹤千迴萬態因琴以動言采采卷耳五章鑿金銀爲書字若夫春風甚激明月宵懸珠綴七夕之臺弄巧之樂爭花家家並翠佩蘭陰作久久逾芳鳥聞關而共嬌鶯啼轉而不定既開瑤戶綵雲霞於玉樓閒簾銷街飾琥珀於虹棟原隰榆神仙之氣軒庭聊栁之春長簾生寒土炉熱事扇駐燠燭酌始酣有美一人是爲楔詎如激荼麗質冶容僊奪十城之美齊即溶瑤池以迭謠縮羅迴薄山稍斷頗流月亭亭鬢髮絲屑

容華麻姑遂海智瓊陪寶嬰珠絕價入王母之壞四照靈蓮捷江妃之雕霞聊北方妃之飾逸通發文之津險鬼息有於綺繁蟲雲納影於車廡名集瑞池之上潛羨羿妻似臨兆卒之夫更名佛婢神施鬼設北燈非窮人欲天從若魚名水陸於流豔疑聊相寄形於流豔疑聊相看如會於精氣詩斷西秦山麓之麓屬屬屬賀之仙遊著雨洗沈派點橋之遠岸翠然姑射之上未足比其清降於巫峽之陽不足寫其形狀

於南淨次若依家瑣爭鈿陳如管絃月出東吳佳麗妖嬈盛飾金翠鏤之以花嫩竹疑仗女之瑤十二巧笑下臨牙管一雙能書善說洗鏡光於月夜豈曰無娛疑珮響於風餘何能約似手如洛妃綠約玉女梅面委色籠迎殘月而鋪入琉少花作魂李以去年枝初之鬱若野外紛離雜雜遠聞花之馥郁之熾留人不散秋冬如東花氣氛氳遺天遊之美幅如是花之色西子之妝眉梢之翠拂如畫霓裳鳳髻明璫雲髮花冠冰瑩玉潔金釵一枝卻月之仗如意之鬟嫵媚自然點其色絳唇丹臉拂花蘂之鬱拔綠莖之高歌清唱上徹雲霄妖嬈盛飾金翠鏤之以花嫩竹疑仗女之瑤十二巧笑下臨牙管一雙能書善說洗鏡光於月夜豈曰無娛疑珮響於風餘何能約似手如洛妃綠約玉女梅面委色籠迎殘月而鋪入琉少花作魂李以去年枝初之鬱若野外紛離雜雜遠聞花之馥郁之熾留人不散秋冬如東花氣氛氳遺天遊之美幅如是花之色西子之妝眉梢之翠拂如畫霓裳鳳髻明璫雲髮花冠冰瑩玉潔金釵一枝卻月之仗如意之鬟嫵媚自然點其色絳唇丹臉拂花蘂之鬱拔綠莖之高歌清唱上徹雲霄妖嬈盛飾金翠鏤之以花嫩竹疑仗女之瑤十二巧笑下臨牙管一雙能書善說洗鏡光於月夜豈曰無娛疑珮響於風餘何能約似手如洛妃綠約玉女梅面委色籠迎殘月而鋪入琉少花作魂李以去年枝初之鬱若野外紛離雜雜遠聞花之馥郁之熾留人不散秋冬如東花氣氛氳遺天遊之美幅如是花之色西子之妝眉梢之翠拂如畫霓裳鳳髻明璫雲髮花冠冰瑩玉潔金釵一枝卻月之仗如意之鬟嫵媚自然點其色絳唇丹臉拂花蘂之鬱拔綠莖之高歌清唱上徹雲霄妖嬈盛飾金翠鏤之以花嫩竹疑仗女之瑤十二巧笑下臨牙管一雙能書善說洗鏡光於月夜豈曰無娛疑珮響於風餘何能約似手如洛妃綠約玉女梅面委色籠迎殘月而鋪入琉少花作魂李以去年枝初之鬱若野外紛離雜雜遠聞花之馥郁之熾留人不散秋冬如東花氣氛氳遺天遊之美幅如是花之色西子之妝眉梢之翠拂如畫霓裳鳳髻明璫雲髮花冠冰瑩玉潔金釵一枝卻月之仗如意之鬟嫵媚自然點其色絳唇丹臉拂花蘂之鬱拔綠莖之高歌清唱上徹雲霄妖嬈盛飾金翠鏤之以花嫩竹疑仗女之瑤十二巧笑下臨牙管一雙能書善說洗鏡光於月夜豈曰無娛疑珮響於風餘何能約似手如洛妃綠約玉女梅面委色籠迎殘月而鋪入琉少花作魂李以去年枝初之鬱若野外紛離雜雜遠聞花之馥郁之熾留人不散秋冬如東花氣氛氳遺天遊之美幅如是花之色西子之妝眉梢之翠拂如畫霓裳鳳髻明璫雲髮花冠冰瑩玉潔金釵一枝卻月之仗如意之鬟嫵媚自然點其色絳唇丹臉拂花蘂之鬱拔綠莖之高歌清唱上徹雲霄妖嬈盛飾金翠鏤之以花嫩竹疑仗女之瑤十二巧笑下臨牙管一雙能書善說洗鏡光於月夜豈曰無娛疑珮響於風餘何能約似手如洛妃綠約玉女梅面委色籠迎殘月而鋪入琉少花作魂李以去年枝初之鬱若野外紛離雜雜遠聞花之馥郁之熾留人不散秋冬如東花氣氛氳遺天遊之美幅如是花之色西子之妝眉梢之翠拂如畫霓裳鳳髻明璫雲髮花冠冰瑩玉潔金釵一枝卻月之仗如意之鬟嫵媚自然點其色絳唇丹臉拂花蘂之鬱拔綠莖之高歌清唱上徹雲霄妖嬈盛飾金翠鏤之以花嫩竹疑仗女之瑤十二巧笑下臨牙管一雙能書善說洗鏡光於月夜豈曰無娛疑珮響於風餘何能約似手如洛妃綠約玉女梅面委色籠迎殘月而鋪入琉少花作魂李以去年枝初之鬱若野外紛離雜雜遠聞花之馥郁之熾留人不散秋冬如東花氣氛氳遺天遊之美幅如是花之色西子之妝眉梢之翠拂如畫霓裳鳳髻明璫雲髮花冠冰瑩玉潔金釵一枝卻月之仗如意之鬟嫵媚自然點其色絳唇丹臉拂花蘂之鬱拔綠莖之高歌清唱上徹雲霄妖嬈盛飾金翠鏤之以花嫩竹疑仗女之瑤十二巧笑下臨牙管一雙能書善說洗鏡光於月夜豈曰無娛疑珮響於風餘何能約似手如洛妃綠約玉女梅面委色籠迎殘月而鋪入琉少花作魂李以去年枝初之鬱若野外紛離雜雜遠聞花之馥郁之熾留人不散秋冬如東花氣氛氳遺天遊之美幅如是花之色西子之妝眉梢之翠拂如畫霓裳鳳髻明璫雲髮花冠冰瑩玉潔金釵一枝卻月之仗如意之鬟嫵媚自然點其色絳唇丹臉拂花蘂之鬱拔綠莖之高歌清唱上徹雲霄妖嬈盛飾金翠鏤之以花嫩竹疑仗女之瑤十二巧笑下臨牙管一雙能書善說洗鏡光於月夜豈曰無娛疑珮響於風餘何能約似手如洛妃綠約玉女梅面委色籠迎殘月而鋪入琉少花作魂李以去年枝初之鬱若野外紛離雜雜遠聞花之馥郁之熾留人不散秋冬如東花氣氛氳遺天遊之美幅如是花之色西子之妝眉梢之翠拂如畫霓裳鳳髻明璫雲髮花冠冰瑩玉潔金釵一枝卻月之仗如意之鬟嫵媚自然點其色絳唇丹臉拂花蘂之鬱拔綠莖之高歌清唱上徹雲霄妖嬈盛飾金翠鏤之以花嫩竹疑仗女之瑤十二巧笑下臨牙管一雙能書善說洗鏡光於月夜豈曰無娛疑珮響於風餘何能約似手如洛妃綠約玉女梅面委色籠迎殘月而鋪入琉少花作魂李以去年枝初之鬱若野外紛離雜雜遠聞花之馥郁之熾留人不散秋冬如東花氣氛氳遺天遊之美幅如是花之色西子之妝眉梢之翠拂如畫霓裳鳳髻明璫雲髮花冠冰瑩玉潔金釵一枝卻月之仗如意之鬟嫵媚自然點其色絳唇丹臉拂花蘂之鬱拔綠莖之高歌清唱上徹雲霄妖嬈盛飾金翠鏤之以花嫩竹疑仗女之瑤十二巧笑下臨牙管一雙能書善說洗鏡光於月夜豈曰無娛疑珮響於風餘何能約似手如洛妃綠約玉女梅面委色籠迎殘月而鋪入琉少花作魂李以去年枝初之鬱若野外紛離雜雜遠聞花之馥郁之熾留人不散秋冬如東花氣氛氳遺天遊之美幅如是花之色西子之妝眉梢之翠拂如畫霓裳鳳髻明璫雲髮花冠冰瑩玉潔金釵一枝卻月之仗如意之鬟嫵媚自然點其色絳唇丹臉拂花蘂之鬱拔綠莖之高歌清唱上徹雲霄

不吟詩（同上）
自賦墓賦（同上）
外不出（同上）
日挑（同上）
人（同上）

賦
仗家（工部）
美人（同上）
加餐（同上）
已別（同上）
洛（同上）
泉（同上）
鬼（同上）
南國（李商隱）
七夕（同上）
倫（王勃）
山（王勃）
西（同上）

得秋字
送李小與詩序 元夜
賦得不遊曲中後期 得歸字
梵牧之 得二月閒門武二思賢老 得武字
賦得微言 得八字韻
賦得花 得開字
賦得風 得生字
像贊 得送字
文贊 得洞字
表 得為安字
賦得形影 得盤字
同陽烏西樓觀雙 得高字
南曲形影 得李邑字
賦得抗瓊 得嵩字
同陽烏登秘書 得重字
省閣詩序 得皇甫越大心
賦得抗瓊 得九成字
同陽烏登秘書 得重字
省閣詩序 得皇甫越大心
彼我冰壺 得文字
點子劫上已 得必雄
宴序 得劉禹錫
張鎬為高力 得情皆
士參文 得叔明

右僕射劉晏 得長步
極子業 得皇甫冉
光啓 得晚字
楚舉 得送字
楚舉 得秋字
獨孤及 得高字
大曆 得流光
城郭 得光字
庾信 得陰記
隆龍 得龍字
如防 得字
賦得 得陪字
顧把 得字
東公和詩 得作瓊
字相上 得代

首步
主州
黎君
有
合情
黃
宮
賦
同
消
虛
照
韓
形單
二師
念祭
文
若
子
井
卻水
悲
大
武
賦
人
已
發
音
加
黃
之
相
子
無
如
昔
苗
氏
裳
則
子
跪
長
殊
賦
朱
何
金鼎
花
德
府
九
戎
郊
寬
月
斷
芳
樹
觀
媚

集292-015

荷花嬌欲語妝粉爲開和馨帳不眠永日羅帷半晚風餘香
荷花小字太白線妝妙詩成李白容態落筆王維
羅帽初遮面書餘小玉門
荷花嬌欲滴水浮金鴨閑日照屏遮入座風怪來妝閣閑坐念
荷花徐彦伯細落金鈿墮玉釵
來王維坐久不知花滿地
荷翻鏡裏逢花蕊移枕枝私積翠含微月傳香逐便風路遥
荷花欲語妝粉爲開和馨帳不眠永日羅帷半晚風餘香
荷花小字太白線妝妙詩成李白容態落筆王維
羅帽初遮面書餘小玉門
荷花嬌欲滴水浮金鴨閑日照屏遮入座風怪來妝閣閑坐念
荷花徐彦伯細落金鈿墮玉釵
來王維坐久不知花滿地
荷翻鏡裏逢花蕊移枕枝私積翠含微月傳香逐便風路遥欲斷水淨菱如空兩兩鴛鴦小青娥畫扇中
荷翻鏡裏逢花蕊移枕枝私積翠含微月傳香逐便風路遥欲斷水淨菱如空兩兩鴛鴦小青娥畫扇中
香銷翠超花蕊裏日高慵起懶梳粧
香銷翠超花蕊裏日高慵起懶梳粧
紅荷楚水曲井似長安池花和香飄十里風
紅荷楚水曲井似長安池花和香飄十里風
蒙籠徘徊處使君有脉莲同笑暗裏波心中
蒙籠徘徊處使君有脉莲同笑暗裏波心中

知道張好文侑酒妙容送我尊前酒插花落酒中
荷香
幽窓
香荷拿起遠巷恩雙影當軒照玉釵
香荷疑散麝雙影當軒照玉釵
愁花和酒長對月當窓落約臨行處娉婷小院中
愁花和酒長對月當窓落約臨行處娉婷小院中
北斗橫斜漢西樓多遠風但
北斗橫斜漢西樓多遠風但
恐中宵雨翻驚作夢魂
恐中宵雨翻驚作夢魂
長對銀河夜西樓
長對銀河夜西樓
欲去猶戀岸非假繫舟人
欲去猶戀岸非假繫舟人
金谷倚蒙歌詠鏡
金谷倚蒙歌詠鏡
縣臨白羽扇
縣臨白羽扇
照耀臨初日股肱則良弼
照耀臨初日股肱則良弼
素能相報恩終恐白頭疏
素能相報恩終恐白頭疏
言攜手去猶憶共行尋
言攜手去猶憶共行尋
新別若留有月明知
新別若留有月明知
暗上畫屏花前無人解倚闌
暗上畫屏花前無人解倚闌
秋空信落應有雁來書
秋空信落應有雁來書
請彈琴說臨風整綠鬢何時一尊酒見一相覓
請彈琴說臨風整綠鬢何時一尊酒見一相覓
紅樓立花前念舊歡無人同帳裏使我獨心酸
紅樓立花前念舊歡無人同帳裏使我獨心酸
七夕何時相逢春日一見
七夕何時相逢春日一見

以上二首所用書面如金華七郎上石諸

一曲送連錢來邀香釧綫識貴指故故揉金鞭偎
窗徒相看春更不聖榴花照上馬愁平堤

一曲（李商隱汝陽王家等城）來（唐白居易湓城）

（劉禹錫竹枝詞）

（王維厚南諸春）

元（唐）

（唐）

（唐）

瑤瀉西絲釣船小 月出鳥過
楚迎城欲向秦樓客 鹽鹽令人醉
盈盈不見珍紗燈 和笑倚
如可血人紅顏猶絕代 光彩映諸郎

簡兒 露
騎馬 花夢
柔情 春風
香 金虎銅符 雕籠
詩寫西絲 方玉 長安 送 斜
卧 歐陽 件雨 解 旅甲 放
過城 玉釜 幽亭 門 過上 般 果 盧 司
馬

愛樹 蓮
燈 題 風 娟
婦 娜 延 聲 眼 婦 賦 得 蓮
公

點點 春 小 花 若 教 相 思 兒 一 頓 及 佳 期
滴滴 更 月 上 柳 梢 頭 人 約 黃 昏 後
從 花 下 刻 燭 燒 殘 猶 攜 九 華 扇 斜 月 照 紗 窗
楚 那 堪 遠 聽 秦 川 笛 立 路 劍 閣 連 通 蜀 山 下
驪 珠 會 見 珍 花 明 催 出 柳 色 壓 城 烏 號 珀 盃 中 物 鳳
凰 樓 上 人 何 當 雨 携 手 迴 首 與 天 鄰

香屑集卷二 十一

[illegible] 醉 [illegible]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過
[illegible] 剪 [illegible] 帶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illegible] 飛
[illegible] 絲 [illegible]
[illegible] 觀 七 [illegible]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織 [illegible]
[illegible] 剪 [illegible] 牧 [illegible]
[illegible] 小 臉 [illegible]
[illegible] 動 [illegible]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illegible] 春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長 [illegible] 望 [illegible] 色 [illegible] 觀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庭 [illegible] 牧 [illegible] 小 [illegible] 臉 [illegible] 動 [illegible] 處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寶 帳 番 連 地 [illegible] 當 [illegible] 山 [illegible] 西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玉 [illegible] 鞍 [illegible] 見 [illegible] 桃 [illegible] 方 [illegible] 來 [illegible] 別 [illegible] 家 [illegible] 綠 [illegible] 碧 [illegible] 那 [illegible] 比 [illegible] 翡 [illegible] 翠 [illegible] 結 [illegible] 鬼 [illegible] 王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脂 漿 [illegible] 勢 [illegible]
[illegible] 相 [illegible]
[illegible] 落 [illegible]
[illegible] 教 [illegible]
[illegible] 小 [illegible]
[illegible] 殘 [illegible]
[illegible] 歌 [illegible]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illegible] 即 [illegible]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illegible] 張 [illegible]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illegible] 如 [illegible]
[illegible] 安 [illegible]
[illegible] 如 [illegible]
[illegible] 意 [illegible]
[illegible] 乘 [illegible]
[illegible] 扇 [illegible]
[illegible] 億 [illegible]
[illegible] 延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詩 [illegible]
[illegible] 余 [illegible]
[illegible] 馬 [illegible]
[illegible] 鹽 [illegible]
[illegible] 鹽 [illegible]
[illegible] 令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醉 [illegible]
[illegible] 春 [illegible]
[illegible] 北 [illegible]
[illegible] 愛 [illegible]
[illegible] 詩 [illegible]
[illegible] 酒 [illegible]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illegible] 盈 [illegible]
[illegible] 盈 [illegible]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illegible] 見 [illegible]
[illegible] 珍 [illegible]
[illegible] 紗 [illegible]
[illegible] 燈 [illegible]
[illegible] 笑 [illegible]
[illegible] 倚 [illegible]
[illegible] 如 [illegible]
[illegible] 可 [illegible]
[illegible] 血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紅 [illegible]
[illegible] 顏 [illegible]
[illegible] 猶 [illegible]
[illegible] 絕 [illegible]
[illegible] 代 [illegible]
[illegible] 光 [illegible]
[illegible] 彩 [illegible]
[illegible] 映 [illegible]
[illegible] 諸 [illegible]
[illegible] 郎 [illegible]
[illegible] 簡 [illegible]
[illegible] 兒 [illegible]
[illegible] 露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在 [illegible]
[illegible] 家 [illegible]
[illegible] 出 [illegible]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illegible] 遲 [illegible]
[illegible] 凌 [illegible]
[illegible] 波 [illegible]
[illegible] 微 [illegible]
[illegible] 步 [illegible]
[illegible] 羅 [illegible]
[illegible] 襪 [illegible]
[illegible] 迎 [illegible]
[illegible] 女 [illegible]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歌 [illegible]
[illegible] 鈿 [illegible]
[illegible] 毂 [illegible]
[illegible] 起 [illegible]
[illegible] 揚 [illegible]
[illegible] 還 [illegible]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illegible] 深 [illegible]
[illegible] 宮 [illegible]
[illegible] 裏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見 [illegible]
[illegible] 少 [illegible]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illegible] 樂 [illegible]
[illegible] 遊 [illegible]
[illegible] 原 [illegible]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illegible] 遇 [illegible]
[illegible] 貴 [illegible]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illegible] 調 [illegible]
[illegible] 金 [illegible]
[illegible] 鞭 [illegible]
[illegible] 沽 [illegible]
[illegible] 酒 [illegible]
[illegible] 渭 [illegible]
[illegible] 橋 [illegible]
[illegible] 邊 [illegible]
[illegible] 柳 [illegible]
[illegible] 色 [illegible]
[illegible] 青 [illegible]
[illegible] 青 [illegible]
[illegible] 陌 [illegible]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指 [illegible]
[illegible] 點 [illegible]
[illegible] 金 [illegible]
[illegible] 鞭 [illegible]
[illegible] 沽 [illegible]
[illegible] 酒 [illegible]
[illegible] 渭 [illegible]
[illegible] 橋 [illegible]
[illegible] 邊 [illegible]
[illegible] 柳 [illegible]
[illegible] 色 [illegible]
[illegible] 青 [illegible]
[illegible] 青 [illegible]
[illegible] 陌 [illegible]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指 [illegible]
[illegible] 點 [illegible]
[illegible] 花 [illegible]
[illegible] 鬢 [illegible]
[illegible] 影 [illegible]
[illegible] 衣 [illegible]
[illegible] 香 [illegible]
[illegible] 金 [illegible]
[illegible] 虎 [illegible]
[illegible] 銅 [illegible]
[illegible] 符 [illegible]
[illegible] 發 [illegible]
[illegible] 調 [illegible]
[illegible] 雕 [illegible]
[illegible] 籠 [illegible]
[illegible] 玉 [illegible]
[illegible] 釜 [illegible]
[illegible] 雨 [illegible]
[illegible] 絲 [illegible]
[illegible] 方 [illegible]
[illegible] 寸 [illegible]
[illegible] 心 [illegible]
[illegible] 千 [illegible]
[illegible] 萬 [illegible]
[illegible] 結 [illegible]
[illegible] 長 [illegible]
[illegible] 安 [illegible]
[illegible] 道 [illegible]
[illegible] 斜 [illegible]
[illegible] 陽 [illegible]
[illegible] 春 [illegible]
[illegible] 盡 [illegible]
[illegible] 遊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稍 [illegible]
[illegible] 相 [illegible]
[illegible] 識 [illegible]
[illegible] 倚 [illegible]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illegible] 回 [illegible]
[illegible] 盼 [illegible]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illegible] 矜 [illegible]
[illegible] 嬌 [illegible]
[illegible] 凡 [illegible]
[illegible] 情 [illegible]
[illegible] 態 [illegible]
[illegible] 百 [illegible]
[illegible] 媚 [illegible]
[illegible] 生 [illegible]
[illegible] 陝 [illegible]
[illegible] 西 [illegible]
[illegible] 節 [illegible]
[illegible] 度 [illegible]
[illegible] 使 [illegible]
[illegible] 楊 [illegible]
[illegible] 巨 [illegible]
[illegible] 源 [illegible]
[illegible] 進 [illegible]
[illegible] 美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illegible] 玄 [illegible]
[illegible] 宗 [illegible]
[illegible] 皇 [illegible]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illegible] 即 [illegible]
[illegible] 位 [illegible]
[illegible] 於 [illegible]
[illegible] 興 [illegible]
[illegible] 慶 [illegible]
[illegible] 宮 [illegible]
[illegible] 因 [illegible]
[illegible] 名 [illegible]
[illegible] 興 [illegible]
[illegible] 慶 [illegible]
[illegible] 池 [illegible]
[illegible] 開 [illegible]
[illegible] 元 [illegible]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illegible] 鑿 [illegible]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illegible] 成 [illegible]
[illegible] 環 [illegible]
[illegible] 繞 [illegible]
[illegible] 龍 [illegible]
[illegible] 池 [illegible]
[illegible] 周 [illegible]
[illegible] 圍 [illegible]
[illegible] 數 [illegible]
[illegible] 里 [illegible]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illegible] 皇 [illegible]
[illegible] 每 [illegible]
[illegible] 與 [illegible]
[illegible] 貴 [illegible]
[illegible] 妃 [illegible]
[illegible] 登 [illegible]
[illegible] 樓 [illegible]
[illegible] 宴 [illegible]
[illegible] 樂 [illegible]
[illegible] 池 [illegible]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illegible] 千 [illegible]
[illegible] 葉 [illegible]
[illegible] 白 [illegible]
[illegible] 蓮 [illegible]
[illegible] 花 [illegible]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illegible] 指 [illegible]
[illegible] 謂 [illegible]
[illegible] 左 [illegible]
[illegible] 右 [illegible]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illegible] 此 [illegible]
[illegible] 足 [illegible]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illegible] 方 [illegible]
[illegible] 古 [illegible]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illegible] 畫 [illegible]
[illegible] 圖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盛 [illegible]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因 [illegible]
[illegible] 命 [illegible]
[illegible] 畫 [illegible]
[illegible] 工 [illegible]
[illegible] 圖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illegible] 進 [illegible]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illegible] 於 [illegible]
[illegible] 是 [illegible]
[illegible] 每 [illegible]
[illegible] 遇 [illegible]
[illegible] 當 [illegible]
[illegible] 宵 [illegible]
[illegible] 與 [illegible]
[illegible] 惜 [illegible]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illegible] 晨 [illegible]
[illegible] 紙 [illegible]
[illegible] 花 [illegible]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illegible] 處 [illegible]
[illegible] 戰 [illegible]
[illegible] 南 [illegible]
[illegible] 鄭 [illegible]
[illegible] 城 [illegible]
[illegible] 曹 [illegible]
[illegible] 原 [illegible]
[illegible] 馬 [illegible]
[illegible] 嵬 [illegible]
[illegible] 坡 [illegible]
[illegible] 下 [illegible]
[illegible] 劍 [illegible]
[illegible] 閣 [illegible]
[illegible] 道 [illegible]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illegible] 宮 [illegible]
[illegible] 花 [illegible]
[illegible] 園 [illegible]
[illegible] 宿 [illegible]
[illegible] 鳥 [illegible]
[illegible] 夜 [illegible]
[illegible] 驚 [illegible]
[illegible] 名 [illegible]
[illegible] 園 [illegible]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illegible] 紫 [illegible]
[illegible] 花 [illegible]
[illegible] 紅 [illegible]
[illegible] 葉 [illegible]
[illegible] 相 [illegible]
[illegible] 傳 [illegible]
[illegible] 謂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illegible] 風 [illegible]
[illegible] 流 [illegible]
[illegible] 天 [illegible]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illegible] 與 [illegible]
[illegible] 學 [illegible]
[illegible] 士 [illegible]
[illegible] 同 [illegible]
[illegible] 賞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物 [illegible]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illegible] 皇 [illegible]
[illegible] 每 [illegible]
[illegible] 與 [illegible]
[illegible] 貴 [illegible]
[illegible] 妃 [illegible]
[illegible] 宴 [illegible]
[illegible] 於 [illegible]
[illegible] 此 [illegible]
[illegible] 命 [illegible]
[illegible] 梨 [illegible]
[illegible] 園 [illegible]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illegible] 弟 [illegible]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illegible] 法 [illegible]
[illegible] 曲 [illegible]
[illegible] 和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illegible] 度 [illegible]
[illegible] 曲 [illegible]
[illegible] 成 [illegible]
[illegible] 名 [illegible]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illegible] 霓 [illegible]
[illegible] 裳 [illegible]
[illegible] 羽 [illegible]
[illegible] 衣 [illegible]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illegible] 聲 [illegible]
[illegible] 清 [illegible]
[illegible] 越 [illegible]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illegible] 舞 [illegible]
[illegible] 態 [illegible]
[illegible] 飄 [illegible]
[illegible] 颻 [illegible]
[illegible] 若 [illegible]
[illegible] 仙 [illegible]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illegible] 既 [illegible]
[illegible] 愛 [illegible]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illegible] 聲 [illegible]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illegible] 愛 [illegible]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illegible] 舞 [illegible]
[illegible] 態 [illegible]
[illegible] 相 [illegible]
[illegible] 思 [illegible]
[illegible] 兒 [illegible]
[illegible] 幾 [illegible]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illegible] 頓 [illegible]
[illegible] 及 [illegible]
[illegible] 佳 [illegible]
[illegible] 期 [illegible]
[illegible] 滴 [illegible]
[illegible] 滴 [illegible]
[illegible] 更 [illegible]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illegible] 柳 [illegible]
[illegible] 梢 [illegible]
[illegible] 頭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約 [illegible]
[illegible] 黃 [illegible]
[illegible] 昏 [illegible]
[illegible] 後 [illegible]
[illegible] 從 [illegible]
[illegible] 花 [illegible]
[illegible] 下 [illegible]
[illegible] 刻 [illegible]
[illegible] 燭 [illegible]
[illegible] 燒 [illegible]
[illegible] 殘 [illegible]
[illegible] 猶 [illegible]
[illegible] 攜 [illegible]
[illegible] 九 [illegible]
[illegible] 華 [illegible]
[illegible] 扇 [illegible]
[illegible] 斜 [illegible]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illegible] 照 [illegible]
[illegible] 紗 [illegible]
[illegible] 窗 [illegible]
[illegible] 楚 [illegible]
[illegible] 那 [illegible]
[illegible] 堪 [illegible]
[illegible] 遠 [illegible]
[illegible] 聽 [illegible]
[illegible] 秦 [illegible]
[illegible] 川 [illegible]
[illegible] 笛 [illegible]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illegible] 路 [illegible]
[illegible] 劍 [illegible]
[illegible] 閣 [illegible]
[illegible] 連 [illegible]
[illegible] 通 [illegible]
[illegible] 蜀 [illegible]
[illegible] 山 [illegible]
[illegible] 下 [illegible]
[illegible] 驪 [illegible]
[illegible] 珠 [illegible]
[illegible] 會 [illegible]
[illegible] 見 [illegible]
[illegible] 珍 [illegible]
[illegible] 花 [illegible]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illegible] 催 [illegible]
[illegible] 出 [illegible]
[illegible] 柳 [illegible]
[illegible] 色 [illegible]
[illegible] 壓 [illegible]
[illegible] 城 [illegible]
[illegible] 烏 [illegible]
[illegible] 號 [illegible]
[illegible] 珀 [illegible]
[illegible] 盃 [illegible]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illegible] 物 [illegible]
[illegible] 鳳 [illegible]
[illegible] 凰 [illegible]
[illegible] 樓 [illegible]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illegible] 當 [illegible]
[illegible] 雨 [illegible]
[illegible] 携 [illegible]
[illegible] 手 [illegible]
[illegible] 迴 [illegible]
[illegible] 首 [illegible]
[illegible] 與 [illegible]
[illegible] 天 [illegible]
[illegible] 鄰 [illegible]

美玉論藏珍素練寵寢恍眼中人心意此道遥長永結魚鱗緘
微好風吹長巢九戴
水夜雨連宵復是朝欲將紅錦段那得玉樓腰
城外青驄馬歸來紫陌塵
隨青驄馬歸紫陌塵
羞白鮮肌膚若有香
雕題近水結魚鱗緘
浦綺陌成蹊桃李滿
小園春閨怨
翠髮紅顏好
微好風吹長巢九戴
水夜雨連宵復是朝
白鮮肌膚若有香
水香非似醴芳潤遠如雲
小園春閨怨
翠髮紅顏好
微好風吹長巢九戴
水夜雨連宵復是朝
白鮮肌膚若有香
水香非似醴芳潤遠如雲
小園春閨怨
翠髮紅顏好

春閨
倚樹
閨意
閨恨
遲春
閨怨
閨情
春閨
閨思
春恨
春閨
閨怨
春閨
閨怨
春閨
閨

剪斷一條絲一條絲又一條絲千
縷萬縷化作一天春恨
懷人
隔水頻招一聲久應笑我
癡絕
病來自憐詩瘦楊柳腰
知否夜夜夢中
有憶
忽覺東風已漸遍他年緣會更難
粉壁紗窗楊柳院
能輕負命情來一
百回消息千回夢
一香温
紅珠斗帳櫻桃熟
忽覺春歸他并不
少言重
白屋柴扉人
劉蘇州
偶見
樓上朱衣半卷簾
何處分明
應知有意與
綺窗人
珠簾不捲夜來寒
隔水行
春心滿被花遮淚
剪斷一條絲一條絲又一條絲千
縷萬縷化作一天春恨
懷人
隔水頻招一聲久應笑我
癡絕
病來自憐詩瘦楊柳腰
知否夜夜夢中
有憶
忽覺東風已漸遍他年緣會更難
粉壁紗窗楊柳院
能輕負命情來一
百回消息千回夢
一香温
紅珠斗帳櫻桃熟
忽覺春歸他并不
少言重
白屋柴扉人
劉蘇州
偶見
樓上朱衣半卷簾
何處分明
應知有意與
綺窗人
珠簾不捲夜來寒
隔水行

做風十六首

天天恩花翳翳陌上桑桑桑遥相當郎
花花開遥安仁在橫塘寄想得成匹徘徊雙眼墻此意
難已知忽使花我儕含情向北燈光蘭有
結席珠簾閉高堂何以報珍
重新羅金香何以報珍
帳暖香揚揚臉橫一寸波
洗郎鉛粉妝顧作形與影
丹

結襪寫怨

天天李咸用醫醫第
攜手曲醫醫春風
枝枝意葉葉王維郎居
蒙前妾住雪巖上
雪塘動塘水生石戍間故人
驛忽使玉連間故人
合情忘別石此相逢賜入
蘭有大堂珠箔可卷
花温良笑語象有同
光徘徊江南曲此意
杭温良笑語象有同
元曲寄與君知
沈佺期何以贈之
春枝宅殿數
擊鼓催燒燭照臉橫
對花夜堂燒燭照臉橫
洗郎判薄宵秋
開花田一笑花泉部家樓有
佳女日照花泉部家樓有
麗下簾徽

弦婚欲語春會自相求狹室
和羅帳織織月如鉤清花北織
斜房迴照下幃羞素面已云
妖玉管清且柔回為一夜
閉牀便假愁

閨花採公花裏鶯火中
利久命下簾處處鶯
弦高處處數狹
春會數狹
月如鉤一下簾處處鶯
閨花裏公了有
弦高處處數狹
春會數狹
斜房迴照下幃羞素面已云
妖玉管清且柔回為一夜
閉牀便假愁

綠娥水已敘盼長兒屬玉機
新妝粉紅遠山眉黛綠閒夕
新妝粉紅遠山眉黛綠閒夕
鬱鬱高堂蘭華燭含鸞託芭
蕉笑夜歌琢顏精錦含羅
應知幼婦詞
應知幼婦詞
機新若干水綸顯若江君恨
香汨汨註質栗固無比雙
鳥不成浴

鳥有古意鸞乃自愛黃
洞房居處大茅簷東新
風蕙蕊本門學裝作
鸞合宜屏風
高堂秋氣早金井梧桐老
鈿金釵十二行行
角枕自有好月雞鳴
翡翠屏

遊女矜羅襪交甫懷環佩名一笑人間換珠雖覓豈年
午會水神波門怨芙蓉之
將寄汀洲妙妙何處花堪愛采之
之遊離間天迎吹迢迢雲中相思不可越灼灼集中
花介情不可已珠璫燦若燈
遊女 孟郊 行寄萬仁 交甫 江妃二女
曹植 洛神賦 漢 劉向 列仙傳 漢珠 陳
翡翠 楚 何晏 景福殿賦 長 歌 羅 間
王維 雜詠 芙蓉 山 南 北 孟郊 琴
劉禹錫 踏歌詞 迢迢 青 山 天 明 無
相思 賢 詩 朝送 流下 灼灼 灼灼 蔓

人間 手 愛小 女門怨芙蓉人間
南 歌 一夕 相
詩 牛 夜 月 多 千 千 千

集292-026

思如何是滿芝蓉既不勞來粉施豈潔
滿籬熙攘婦與君爲儷匹青鳥若所指妾有盤
雙金釧當奩奩有翻衣蒙茸拂塵思君綢繆
鳥鵲填河漢不意牽牛嫁蟋蟀在堂歲暮
閒花落之勞思復勞勞亦何極
浪水流波蘇坡婦態韓王孫
海有明珠公幹
勞勞相思相思殺清晨理妝坐高樓
妾有羅敷容羅敷
長安有翻
妾有羅敷女羅敷
妾有羅敷女羅敷
妾有羅敷女羅敷

下陽勝人。恣再心如雀復東飛。展轉傷懷抱昔獨
連理枝今成斷根蓬安流終不改安顏不保昨日桃
花勝明朝李樹老

閨怨 花磬

恣下寄香愁鳥遶簾櫳洲渚連展事孟冬別離
安流龜鶴壽千歲非獨相思夢

妓人

貯日春閨珠簾朝捲早君如天上月只在戶前圓我
如屋下井孤石檻來遶轆轤取轆轤高下井遶闌干
琴上鴈寄聲千萬里君在玉堂深妾在金閨裏

代意

君如李白只在青雲裏我如杜甫只在草堂間君
如張敞畫眉已相許或叮嚀花鈿婿婿湏露

新寵願識陽臺面舊情莫畫遠山眉已相許或叮嚀
光皇皇流水蟬鬢美人不安妾得如低鬟認
安忍當鬟鬢

遇舊

滿面塵灰未有期今朝偶遇洛陽兒
相逢不暇論情事且喜平安慰別離

菊花

籬邊叢菊自芬芳蕊上霜輕香滿衣
為近重陽三兩日不堪金鴨更熏爐

已過月華欲來灼灼今夜月分明
明今宵此事一當心火燒光遍牖

題李昌垕吐綬鶉月夜金笙亡中錦瑟掌上心燈方丁除夜

焚燒李賀白鬼詩浦東遊小女從公處

誰比秦樓上春風狹斜道少婦石榴裙滿眼顏色好

和未成髻峨眉川心掃馬上騎豪子垂鞭踏青草春色

伽倻怕嫁伽倻怕嫁都緣愛紫袍不獨羅敷人當少年

綠垣不獨羅敷人當少年好衣上塵欲去良蹈跋

誰比楊花風春風人分香少婦借郎床滿眼

杜甫園人送瓜瓞繫古意蛾眉人昆馬上垂鞭

李賀長安春色遊冶婚少年利

香屑集卷三 二十

白頭都緣薄倖人阿嬴嬴不獨劉與樊天替代人

當涂時論願兒輩欲去侯門如華山

滄海無涯滄波海終見底成人容淚垂淚垂啼不止問

君何所思有美婦娟子顦顇不可觀未許瓊花比如能

惠一面抵萬化泉如能買一笑參然啓玉齒彈琴看

君吹笛此意君不知求聞有鸞鸞曲識間中

情不及淚中水徒勞痛余騎蹇不復理風板不婉

其心幸不死終有的見期不惜鸞與人化作比翼飛

滄海一粟人海一萍元稹

集292-031

隔河詩 滿池人不寐 此花花下過 桃花開幾朵 欲笑多羞人 不知郎意重 翠蛾列坐月上城 女滿堂 目成不得流水聲 搖桃花開幾朵 欲笑多羞人 不知郎意重 翠蛾 李延年 善才 悲滿堂 李夏絕 愛歌 水晶簾 覺休送 此時 秦箏 楊秀才 北時 王次

春年華 鶯啼綠窗曉 一雙雀兒歌 小路 綠光憲 人影 劉希夷 行行重行行 與君生別離 相去萬餘里 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 會面安可知 胡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 衣帶日已緩 浮雲蔽白日 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 歲月忽已晚 棄捐勿復道 努力加餐飯 上 古詩 長相思 謝家女 篇 夜 李白 莫怪 徐安貞 歌人

何物堪攀折 仙人掌上盤 江邊 鄧元錫 江邊相逢處 尚門 秦韜玉 江邊 相逢處 尚門 秦韜玉 江邊 相逢處 尚門 秦韜玉 江邊

翠帽紅巾淚濕霑
定知不是尋春伴
獨自愁來獨自歸

秋泉
長安一帶井桐飛
人在銀床夢轆轤
欲汲清泉聽不得
轆轤聲斷轉相思

楚江秋
楚江風雨夜來收
萬頃蒼茫一望流
人在蘆花深處住
釣魚船繫夕陽洲

與倚樓人共晚涼
夜來誰劃小船將
滿湖明月荷花影
載得清香過別塘

西施
苧蘿山下浣紗人
一笑傾城絕代春
不是當年能惑主
吳王原自愛精神

王昭君
漢家宮闕鎖春愁
一曲琵琶出塞遊
馬上相逢渾不識
黃金何日贖蛾眉

虞美人
楚歌四面夜來收
帳裏悲歌淚暗流
一劍已隨烏逝水
美人猶自戀虛舟

綠珠
金谷園中百尺樓
美人一笑墮明眸
可憐墜地香魂斷
猶有啼痕在石頭

張麗華
張麗華落花飛
玉樹歌殘恨已微
一自景陽宮井閉
至今人不見西施

緑珠
緑珠不見西施
緑珠顏色可
傾國豈關天人
況值息
可憐粲粲巨鏡
碧碧迷人
不得不如
君死

風巢邨 韓翃
風巢邨畔雨來飛 到春先白尺
相中堂 錢起
相中堂宴絳紗籠 溫庭筠
春叫 崔顥
美人斫鱠金盤有點翠 李賀
月洲 孟浩然
月洲寒食花如雪 白居易
金蟾 李賀
金蟾叫夜聽秋蛩 李商隱
枕屏 韋莊
枕屏利開紅扇遮 白居易
枕屏 劉禹錫
枕屏欹倒宿妝殘 李商隱
枕屏 李賀
枕屏移就一燈明 李商隱
枕屏 李賀
枕屏山上雙鸂鶒 李商隱
舍情 李紳
舍情為君再理旧時妝 元稹
美人 杜甫
美人睡覺雪滿頭 白居易
美人 李賀
美人首飾侯王家 李商隱
美人 李賀
美人捲袖事春盤 李商隱
美人 李賀
美人舞點桃花破 李商隱
美人 李賀
美人香唇一點櫻桃破 李商隱
美人 李賀
美人梳洗鬢如雲 李商隱
美人 李賀
美人和笑倚春風 李商隱
美人 李賀
美人捲上珠簾總不如 李商隱
美人 李賀
美人帳額中心繡 李商隱
美人 李賀
美人相並清江曲 李商隱
美人 李賀
美人相對兩不知 李商隱
美人 李賀
美人相見金閨裏 李商隱
美人 李賀
美人相見時 李商隱
美人 李賀
美人香唇一點櫻桃破

銳中娥作孤鸞劍始得一笑樽酒邀卿進紅燭月未午
美人二八面如花鸚鵡盃中莫漫斜羅幌列
簾幃深垂窓燭斜橫金釵欲墮垂澤肩臉珊細風骨凉
珊瑚筆上驚鴈寫交頸千年尚爲少臨中唯覺鴛鴦香
覺後忽聞清漏曉片時歡娛自有初爲趙王長相思

金樓曲　韋莊

玉樓春　歐陽修

欲來宮殿飛鸞翼紗浮白烏千呼兒已行
武帝求仙歌漢使參與獨那知美人
欲出陽曲李崎集幾處何程員外
幽夢覺後忽聞清漏曉片時歡娛自有初爲趙王長相思

金樓重門夜朝勸花莫惜芳菲勸
不惡不惡妙館小庭午坂新篇
金樓酒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須惜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鷓鴣天　晏幾道

池上碧苔三四點籬邊黃菊兩三枝
小樓昨夜東風急
一夜清香滿畫衣

上行杯　李白

近錦羽翡翠語石鷰
始得一笑樽酒邀卿進紅燭月未午
美人二八面如花鸚鵡盃中莫漫斜羅幌列
簾幃深垂窓燭斜橫金釵欲墮垂澤肩臉珊細風骨凉
珊瑚筆上驚鴈寫交頸千年尚爲少臨中唯覺鴛鴦香
覺後忽聞清漏曉片時歡娛自有初爲趙王長相思

金樓重門夜朝勸花莫惜芳菲勸
不惡不惡妙館小庭午坂新篇
金樓酒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須惜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集292-037

理[illegible]
[illegible]花槭子，[illegible]
[illegible]燈花[illegible]元稹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君如不信　為逐今日情
[illegible]
落花風雨更傷春　一夕春寒
妾身　[illegible]
兒家人情多　憐花更愛惜花
[illegible]
汗粉沾不出　著我有好
妾年二八顏如花　貧家女
[illegible]
第郎若風流不如　妾心
銀燈燼夜將久　為君提
[illegible]
此時密約難寄　君今夜
願逐月華流照　君窗
兒家　[illegible]
[illegible]
汗沾　[illegible]
賊滅夫　[illegible]
[illegible]
心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香屑集卷五

唐棠集君

古慧校注

春十首

門前杏花艷如霞不
入香閨為誰發
門前公子
人
春
艷色無雙枝頭
風狂不惜門月影頻移
多少香閨
有
思
何處
落花時
多少香閨
恨非郎誰得知

香屑集卷五　三

清明日園寄吳鼎遠

腰身韓國細　鬟髻羅敷好
日東風
西舍花
清明月
飛
夜多少年情
思多

閨意

酒助春心
深
淚
濕
羅
絲
未
結
長
恨
此
鏡
金
寒
高
枕
聽
晨
鐘
夢
短
夜
長
起
來
窗
已
曙
門
前
尺
雪
深
誰
信
春
風
有
信
期

閨情

女冠貴豔少
阿家鸚武婦
年光三月裏垂柳拂妝臺妝臺香煙煖窓驚曙色催卷
簾雙燕入寫照自花間娉婷徙織指後衣裳頓裁
年光三月裏垂柳拂妝臺妝臺香煙煖窓驚曙色催卷
簾雙燕入寫照自花間娉婷徙織指後衣裳頓裁

閨怨

勤花新結伴少
高樓騎大日空
羽杯
翅
翠
參
差
玉
鈎
長
門
鏡
合
人
俊
笑
長
門

遊蜂

春怨

春情不可止有似月
香
小像
期
能
不
動
春
心
花
飛
滿
地
紅
春
風
吹
不
盡
何
處
是
行
人

春閨

春
閨
一
枕
夢
入
遼
西
汗
香
期
能
不
動
春
心
花
飛
滿
地
紅
春
風
吹
不
盡
何
處
是
行
人

汗香

髮
冷
一
枕
凉
釵
頭
微
下
光
枕
痕
猶
在
臂
花
落
不
知
春
髮
冷
一
枕
凉
釵
頭
微
下
光
枕
痕
猶
在
臂
花
落
不
知
春

閨意

妍笑許教
秦
陝
州
春
色
惱
人
眠
柳
絮
飛
時
花
滿
地
不
開
門
妍
笑
許
教
秦
陝
州
春
色
惱
人
眠
柳
絮
飛
時
花
滿
地
不
開
門

閨情

春閨

春怨

閨意

閨情

春閨

春怨

閨意

閨情

春閨

春怨

閨意

尋春與送春 同上 花當席 溪邊水照人 暗香踏露渦 爽味茗芽 詩森 同上 初出 荊釵 温庭筠 參 同上 温庭筠 溪邊 陸龜蒙 參 同上 温庭筠 參 同上 温庭筠 參 同上 温庭筠

邊銀釧落○○○○夜夜猶相送金階立色○
涼風○○○○井邊○○○○天河○○○○
秋○○○○○○○○○○○○○○○○○○○○
秋○○○○○○○○○○○○○○○○○○○○
處○○○○○○○○○○○○○○○○○○○○
花○○○○○○○○○○○○○○○○○○○○
向夕燈稍進徐香有收彩雲○○○○玉釧初上銀釧夜
影看仍薄○○○○秋波○○○○畫簾○○○○幌兒○○○○

向夕○○○○○○○○○○○○○○○○○○○○
初月○○○○○○○○○○○○○○○○○○○○
○○○○○○○○○○○○○○○○○○○○○○○○
○○○○○○○○○○○○○○○○○○○○○○○○
閨○○○○○○○○○○○○○○○○○○○○○○
與○○○○○○○○○○○○○○○○○○○○○○

○○○○○○○○○○○○○○○○○○○○○○○○
○○○○○○○○○○○○○○○○○○○○○○○○
○○○○○○○○○○○○○○○○○○○○○○○○
○○○○○○○○○○○○○○○○○○○○○○○○
○○○○○○○○○○○○○○○○○○○○○○○○
○○○○○○○○○○○○○○○○○○○○○○○○

委作元稹多情
白居易遺愛寺
王建宮詞
詹外鳳
委作元稹多情
白居易遺愛寺
王建宮詞
詹外鳳

共眠一處一心不
開香燃盡灰猶
共賦盧綸詩
霜下庭花春日本
樓上笛聲寒入
寂寂夜寒
素手回針冷添香
寒宵幾刻長未
寒宵幾刻長未

詠絮知難敵仗人意不
火遺金斗拋松潤玉
詠絮張
碧仗仙人
帶火李白
碧仗仙人
鬱
鬱
鬱

燃一夜燈花結
委作金多情
白居易
燃一夜燈花結
委作金多情
白居易

共賦盧綸詩
霜下庭花春日本
樓上笛聲寒入
寂寂夜寒
素手回針冷添香
寒宵幾刻長未
寒宵幾刻長未

燃一夜燈花結
委作金多情
白居易
燃一夜燈花結
委作金多情
白居易

詠絮知難敵仗人意不
火遺金斗拋松潤玉
詠絮張
碧仗仙人
帶火李白
碧仗仙人
鬱
鬱
鬱

獸炭餘炭在門中但
燒不用把鐵鉗拈
過一邊燃燼重燒夜
深時路已收

又

宋玉東家女珠簾半卷開
色如紅芍藥新浴下蘭堂
陰和多色弦管雜笙簧
擬詩人秋景圖

塘邊酒家女相見倍依依
狼籍殘歌扇花飛近鬢衣
塘邊郎未歸相見李波少
輕陰紅映牡丹波浪水蘭
名看凝愁人遠路

采蓮溪上女花發夜來風
陰初月滿香行小船通笑
采蓮花發色越照得衣紅
穿入竹陰有風高女人
采罷紅蓮上

窓下抱枝女收放獨兒時
知如紅線任意繡羅衣
窓下抱枝女收放獨兒時向風搖雙
對鏡弄花枝叢
少有外人知

秦地吹簫女鸞鴛鳳下空
桁侵池翠黛花捲燭紅
夜來雙月滿羞史在樓中

秦地薛邕東公謝惠簫江南
簡鴛行來叫留中霧餘嗤蕭史
大珠綠梁宛初日照華簪高衣桁
鳳陽逃盤花玉忘夜來翠試

塘邊酒家女相見倍依依波浪金珍簟輕陰翡翠幃
狼籍歌扇花飛近鬢衣嫩黃人看
擬詩人疑服素一團

塘邊郎未歸相見李波少
輕陰紅映牡丹波浪著舞南北同裘少
府汝居李對雨
陳千良嫩畏號倉和
王路中

朱玉東家女珠簾半卷開
色如紅芍藥新浴下蘭堂
陰和多色弦管雜笙簧
擬詩人秋景圖

宋玉東家女珠簾半卷開月扇未遮羞秀
色如紅芍藥新浴下蘭堂又過斑鳩雨雲收
陰和多色弦管雜笙簧李白花李白樂
府楊公月扇商
人歌豈堅權又疑皆彥謙葉藝花

唐堂集唐

古愚校注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漫三合嬴詩聯門氣仰衡答客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錢起題補白易簡
楊柳春風起何遜
綠窗人倚花夢餘鶯
影窗紗朝光借綺疏院領南國貌
金谷不能論高價動珠璣
客舍青青柳王維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公理琴虞世南
抱琴來往鶴相隨
雙鬟弄妝梳鈿轉鳳釵斜夜
夢徐陵
抱琴來往鶴相隨
雙鬟弄妝梳鈿轉鳳釵斜夜
夢徐陵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漫三合嬴詩聯門氣仰衡答客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錢起題補白易簡
楊柳春風起何遜
綠窗人倚花夢餘鶯
影窗紗朝光借綺疏院領南國貌
金谷不能論高價動珠璣
客舍青青柳王維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公理琴虞世南
抱琴來往鶴相隨
雙鬟弄妝梳鈿轉鳳釵斜夜
夢徐陵

唐堂集唐

古愚校注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漫三合嬴詩聯門氣仰衡答客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錢起題補白易簡
楊柳春風起何遜
綠窗人倚花夢餘鶯
影窗紗朝光借綺疏院領南國貌
金谷不能論高價動珠璣
客舍青青柳王維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公理琴虞世南
抱琴來往鶴相隨
雙鬟弄妝梳鈿轉鳳釵斜夜
夢徐陵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漫三合嬴詩聯門氣仰衡答客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錢起題補白易簡
楊柳春風起何遜
綠窗人倚花夢餘鶯
影窗紗朝光借綺疏院領南國貌
金谷不能論高價動珠璣
客舍青青柳王維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公理琴虞世南
抱琴來往鶴相隨
雙鬟弄妝梳鈿轉鳳釵斜夜
夢徐陵

唐堂集唐

古愚校注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漫三合嬴詩聯門氣仰衡答客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錢起題補白易簡
楊柳春風起何遜
綠窗人倚花夢餘鶯
影窗紗朝光借綺疏院領南國貌
金谷不能論高價動珠璣
客舍青青柳王維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公理琴虞世南
抱琴來往鶴相隨
雙鬟弄妝梳鈿轉鳳釵斜夜
夢徐陵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漫三合嬴詩聯門氣仰衡答客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錢起題補白易簡
楊柳春風起何遜
綠窗人倚花夢餘鶯
影窗紗朝光借綺疏院領南國貌
金谷不能論高價動珠璣
客舍青青柳王維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公理琴虞世南
抱琴來往鶴相隨
雙鬟弄妝梳鈿轉鳳釵斜夜
夢徐陵

唐堂集唐

古愚校注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漫三合嬴詩聯門氣仰衡答客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錢起題補白易簡
楊柳春風起何遜
綠窗人倚花夢餘鶯
影窗紗朝光借綺疏院領南國貌
金谷不能論高價動珠璣
客舍青青柳王維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公理琴虞世南
抱琴來往鶴相隨
雙鬟弄妝梳鈿轉鳳釵斜夜
夢徐陵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漫三合嬴詩聯門氣仰衡答客
紅豆生南國徐陵照北窗柳惲
錢起題補白易簡
楊柳春風起何遜
綠窗人倚花夢餘鶯
影窗紗朝光借綺疏院領南國貌
金谷不能論高價動珠璣
客舍青青柳王維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公理琴虞世南
抱琴來往鶴相隨
雙鬟弄妝梳鈿轉鳳釵斜夜
夢徐陵

集292-049

隣女（同李白戲贈鄭溧陽）　花（李白）　魂（李白）　女（李白）　宿（李白）
會（孟浩然）　相（李白）　微（李白）　月（李白）　春（王昌齡）
白（崔顥）　東（王昌齡）　楓（李白）　聞（王昌齡）　水（楊巨源）
員外（劉禹錫）　和（楊巨源）　入夜花如雪（前臨風月臺）　銷（新題）
重（金風小旆）　開（鳥宿池邊樹）　龜（跳竹）　梟（拍手）　去（偷來白蓮）
入夜（王涯）　過（王昌齡）　友（王昌齡）　別（南歸）　劍（新題）
金鳳（薛濤）　薛（濤）　烏（宿池邊樹）　題（李益）　龜（跳竹）
偷來（白居易）　池（上）　飛花滿四隣（弦管）　弦（管）　管（新燕）
牡丹（感園）　珠（寫）　栽（香車）　車（玉作）　輪（却）
成雙翅蠟（願得一心人）　願（得一心人）　背日分明見紅妝帶臉（看）

飛花（王駕）　李（白）　體（元稹）　即成（元稹）　願（得）
徐氏（和僕射）　十四（丈）　針（月）　聽（閑）　閑（聽）
香車（陳元晦）　車（玉）　玉（作）　作（輪）　輪（却）
懸圃（錢惟演）　錢（惟演）　惟（演）　演（錢）　香（車）
朱（慶餘）　慶（餘）　餘（慶）　小（玉）　玉（小）
李（白）　用（李）　陽（陽明）　明（陽）　公（李）
送（陳）　陳（送）　假（寐）　寐（假）　紅（妝）
背日（鶺鴒）　鶺（鴒）　鴒（鶺）　原（白）　白（原）
翔（鶺鴒）　鴒（翔）　徵（題）　題（徵）　妝（紅）

王管（朱慶餘）　朱（慶餘）　慶（餘）　餘（慶）　宮（女）
詞（王建）　女（宮）　凌霞（張祜）　張（祜）　祜（張）
夕（陽）　陽（夕）　春風（楊巨源）　楊（巨源）　巨（楊）
源（楊巨源）　城（柳）　柳（城）　上（少）　少（上）
女（李白）　白（用）　用（李）　李（陽明）　明（陽）
氏（樓）　樓（氏）　南（樓）　放（桃李）　桃（李）
李（放）　遲日（看花）　看（花）　花（看）　粉（重）
重（低）　低（飛）　飛（蝶）　蝶（繞）　繞（斜）
斜（飄）　飄（者）　者（人）　人（繁）　繁（者）
多（少）　少（逢）　逢（出）　出（秦）　秦（樓）
樓（鶯）　鶯（如）　如（相）　相（引）　引（看）
看（花）　花（更）　更（木）　木（休）

丁（金）　金（谷）　谷（園）　園（張）　張（籍）
題（琴）　琴（一）　一（絃）　絃（琴）　琴（上）
上（有）　有（仙）　仙（人）　人（彈）　彈（古）
古（調）　調（自）　自（有）　有（清）　清（音）
音（誰）　誰（能）　能（辨）　辨（也）　也（懸）
懸（圃）　圃（錢）　錢（惟）　惟（演）　演（錢）
香（車）　車（玉）　玉（作）　作（輪）　輪（却）
却（願）　願（得）　得（一）　一（心）　心（人）
人（背）　背（日）　日（分）　分（明）　明（見）
見（紅）　紅（妝）　妝（帶）　帶（臉）　臉（看）

明（明月）　月（川）　川（明月）　愛（美色）　美（色）
色（愛）　應（令）　令（應）　宮（女）　女（宮）
故（欲）　欲（故）　仲（卿）　卿（仲）　手（去）
去（手）　偷（來）　來（白蓮）　蓮（廻）　廻（蓮）
彷彿（夢中）　夢（中）　中（夢）　新（妝）　妝（新）
斜（暉）　暉（斜）　脈（脈）　脈（脈）　脈（脈）
相（看）　看（兩）　兩（不）　不（厭）　厭（深）
深（夜）　夜（月）　月（明）　明（月）　月（滿）
滿（庭）　庭（花）　花（滿）　滿（庭）　庭（霜）
霜（不）　不（辨）　辨（霜）　霜（與）　與（月）
月（色）　色（不）　不（辨）　辨（何）　何（當）
當（來）　來（大）　大（少）　少（女）　女（櫂）
櫂（舟）　舟（歸）　歸（遲）　遲（日）　日（看）
看（花）　花（滿）　滿（庭）　庭（霜）　霜（不）
不（辨）　辨（霜）　霜（與）　與（月）　月（色）
色（不）　不（辨）　辨（何）　何（當）　當（來）
來（大）　大（少）　少（女）　女（櫂）　櫂（舟）
舟（歸）　歸（遲）　遲（日）　日（看）　看（花）
花（滿）　滿（庭）　庭（霜）　霜（不）　不（辨）
辨（霜）　霜（與）　與（月）　月（色）　色（不）
不（辨）　辨（何）　何（當）　當（來）　來（大）
大（少）　少（女）　女（櫂）　櫂（舟）　舟（歸）
歸（遲）　遲（日）　日（看）　看（花）　花（滿）
滿（庭）　庭（霜）　霜（不）　不（辨）　辨（霜）
霜（與）　與（月）　月（色）　色（不）　不（辨）
辨（何）　何（當）　當（來）　來（大）　大（少）
少（女）　女（櫂）　櫂（舟）　舟（歸）　歸（遲）
遲（日）　日（看）　看（花）　花（滿）　滿（庭）
庭（霜）　霜（不）　不（辨）　辨（霜）　霜（與）
與（月）　月（色）　色（不）　不（辨）　辨（何）
何（當）　當（來）　來（大）　大（少）　少（女）
女（櫂）　櫂（舟）　舟（歸）　歸（遲）　遲（日）
日（看）　看

集292-051

綠沼笔（筆）昔紅樓（吳融）
昔（惜）紅樓（吳融）
露凝（凝）東林花（李商隱）
畫（畫）屏金鴨（李商隱）
畫（畫）堂（堂）西（西）陵（陵）劉郎（郎）（吳融）
劉郎（郎）（韓翃）
東林花（李商隱）
畫（畫）屏金鴨（李商隱）
陵李少（李商隱）
武陵（武陵）（李商隱）
劉郎（郎）（韓翃）
畫（畫）屏金鴨（李商隱）
武陵（武陵）（李商隱）
不是（是）（李商隱）
畫（畫）屏金鴨（李商隱）
不是（是）（李商隱）
畫（畫）屏金鴨（李商隱）
畫（畫）屏金鴨（李商隱）
畫（畫）屏金鴨

春水 春風 春人 春夢 春閨 春草 春恨 春雨 春江 春夜 春日 春情 春怨 春思 春宵 春閨 春雙 春燕 春愁 春樹 春枕 春閨 春曉 春陰 花院 花前人 照水花 細雨花 何必 滿地 何必 滿地 何必 滿地

婷婷（白居易和微雨聞蛩）
奔遊（元稹酬樂天秋興）
翠屏（韋莊江岸）
紅粉（王建宮詞）
吹簫（李賀馬詩）
驕馬（張祜）

投梭（宋詠）
情夜遲（李商隱）
落日（杜甫）
桑女（周朱）
落日（杜甫）
春閨（金昌緒）
杏花（施肩吾）
如有意（杜甫）
春（杜甫）
閨（金昌緒）
投梭（宋詠）
桑女（周朱）
落日（杜甫）
春閨（金昌緒）
杏花（施肩吾）
雪還勝雪（非煙）
非煙（皇甫松）
是（杜甫）
伴（杜甫）
醉（施肩吾）
瓊樹作相（李賀）
相（李賀）
鮮（李賀）
瞼瞼（李賀）
綺（李賀）
雪還勝雪（非煙）
非煙（皇甫松）
是（杜甫）
伴（杜甫）
醉（施肩吾）
瓊樹作相（李賀）
相（李賀）
鮮（李賀）
瞼瞼（李賀）
綺（李賀）

李賀（李賀）
瓊樹（李賀）
朝（李賀）
過（李賀）
客（李賀）
入（李賀）
瞼（李賀）
瞼（李賀）
綺（李賀）
年（李賀）
瞼（李賀）
瞼（李賀）
綺（李賀）
年（李賀）

應（施肩吾）
比雪（施肩吾）
輕（施肩吾）
未（施肩吾）
知（施肩吾）
比雪（施肩吾）
輕（施肩吾）
未（施肩吾）
知（施肩吾）

陪（杜甫）
陀（杜甫）
枕（杜甫）
鳳（杜甫）
灼（杜甫）
燦（杜甫）
金（杜甫）
蠅（杜甫）
比（杜甫）
陪（杜甫）
陀（杜甫）
枕（杜甫）
鳳（杜甫）
灼（杜甫）
燦（杜甫）
金（杜甫）
蠅（杜甫）
比（杜甫）

春風（杜甫）
風（杜甫）
弱（杜甫）
弱（杜甫）
柳（杜甫）
枝（杜甫）
遊（杜甫）
人（杜甫）
裁（杜甫）
小（杜甫）
眉（杜甫）
畫（杜甫）
遠（杜甫）
山（杜甫）
春（杜甫）
風（杜甫）
弱（杜甫）
弱（杜甫）
柳（杜甫）
枝（杜甫）
遊（杜甫）
人（杜甫）
裁（杜甫）
小（杜甫）
眉（杜甫）
畫（杜甫）
遠（杜甫）
山（杜甫）

春（杜甫）
風（杜甫）
馳（杜甫）
蕩（杜甫）
柳（杜甫）
絮（杜甫）
池（杜甫）
塘（杜甫）
生（杜甫）
綠（杜甫）
萍（杜甫）
未（杜甫）
成（杜甫）
一（杜甫）
句（杜甫）
春（杜甫）
風（杜甫）
馳（杜甫）
蕩（杜甫）
柳（杜甫）
絮（杜甫）
池（杜甫）
塘（杜甫）
生（杜甫）
綠（杜甫）
萍（杜甫）
未（杜甫）
成（杜甫）
一（杜甫）
句（杜甫）

風（杜甫）
亞（杜甫）
簟（杜甫）
紋（杜甫）
細（杜甫）
人（杜甫）
裁（杜甫）
小（杜甫）
扇（杜甫）
初（杜甫）
搖（杜甫）
遠（杜甫）
山（杜甫）
風（杜甫）
亞（杜甫）
簟（杜甫）
紋（杜甫）
細（杜甫）
人（杜甫）
裁（杜甫）
小（杜甫）
扇（杜甫）
初（杜甫）
搖（杜甫）
遠（杜甫）
山（杜甫）

雙打桃（調名體珠簾）

前調 餘酸（公乘億次韻）

東方（陳鵬飛安公本路作僧）

相思天半樓三五玉蟾秋隨明月去試上大堤遊

相思（鵬飛寄三百洗鞋）

淚月迷土（一作秋才）倘隨歸夢（一作雲）

螢光度碧空（簡齋摩微紅繡戶清宵小羅衣飄翠屏金屈曲花髻玉瑣總別有歡娛處徘徊午夜中

螢光（元稹詩會簡齋作）

翠屏（霍鈞禁繡戶通宵曙小羅衣別有）

花髻（李白長門賦別有金屋）

問只（徽欽）如（史浩越溪紗返照開巫峽）

覷（朱淑真斷腸詩）

（一作）遠（一作）颦（一作）淡（一作）薄（一作）依（一作）微（一作）隱（一作）斜（一作）

問只（徽欽）如（史浩越溪紗返照開巫峽）

覷（朱淑真斷腸詩）

（一作）遠（一作）颦（一作）淡（一作）薄（一作）依（一作）微（一作）隱（一作）斜（一作）

西城（顧敻遇後山詩）

西城（顧敻遇後山詩）

月午[illegible]

村[illegible]

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重來約日小令
西樓深道遲春氣又
房今夜月窗幾幅
攜酒對情人女郎閒
櫻桃深巷華燈高
之閨窗興花燃錦帳
月多歡洞房花燭
金鴨香銷錦被堆
醫何暖暖如雲不
攜酒酒醒更思
年年盡梁燕
仙眉令
歌扇明皇春
宮嬌侍曹漢
如雲燕園快已
日急催
夜
伤
別
此
第
秋
雙
雙
飛
去
送
水
付
利
雨
其
余
賜
珠
何
薄
命
只
恐
歲
時
促

屏遮燭影羅帳羅
婦小恣所愛留連幾
帳無綢繆歌攀帳桂
燭殘月明中蛾覺妒
婿小溝合歡
易題虛秘
戒竹
弄帳
小兒
詩
異花
上
蕊仙桂月中
裁
複壁交青瑣幽屏
對人
細詩
含笑
捧金杯醉後
佳期在依稀夢雨來
依稀人作
幽屏碧
對人
細詩
含笑
醉後
牡丹
畫樓相望久非
夜慶鬼中
繡被花堪摘羅帷
畫未空眉
畫樓
溫
無
夜
江
繡被
羅帷
空
眉
嫵九微
品
長安
詠
鶴
齋
拾骨
詩
嬌
饒
公
賀
少留
歡
同心指
惠
蘭
雨餘
日
嫩
燐
燈
燼
更
殘
腰

鄧休頻攏寒衣不耐寬開情兼默論須作一生捐

斗酒我起鄧引
紅寬夜宴同心楊張
登高樓燈燼愛聽柳堤雨餘九楸南
外白花香間
夕然自鄧引
情日勉春須作睡管
羅幃數掌怨小玉
羅德輿
玉臺體與辰悄元
自君易江詩集
樂府安魯連氣
軍中宅郎事香吐
鳳學臺蘇詩邀人

相逢明月夜脈脈訴心曲綠鞋踏鶯睡銀燈照秋曉半

寶鏡
詠鏡
碧海飛來
吹簫象
師由院過包
相思
參寺陽七
夜
詠
花鏡
李賀
春月
李商
隱
詠
雪
李商
隱
詠
雪
李商
隱
詠
雪

坐移紅燭背銀釭照見羅幃繡芙蓉
夢餘酒醒寒燈滅更深雨驟風狂
懶起畫屏恣意卷
捲羅幃不忍見屏風畫
折枝梧桐半死清霜後頭白鴛鴦
不獨眠
懶卸殘妝眉黛綠羅衫壓臂金條玉
釧斜
晚院花開滿地香閑庭獨立正思量
羅袖不知春露重
寂寂畫堂深月斜美人微笑立瑤
階
重簾不捲留殘燭夜久更闌人未
眠
倚屏無語理瑤琴眉斂春山恨不
禁
不忍相看淚滿衣含情欲說又依
依
含情意不盡知人心應笑金釵上
同依玉樹陰

紋浮花餅酥瓶點小
唇相愛人前道休顧
單牀博餘巨分明人前
別後夜夜與誰同
水紋簟畔顆白團扇平昔
恃寵嬌無那
珊枕冰涼人獨臥
羅衾不暖夢難成
新月曾窺羞半面
疏星欲墮淚雙傾
相思一寸千行字
寫與天涯未必知
小閣秋深
一燈明滅
夜涼人靜
聽秋聲
待月
曾來窗下立
惜花
常向月中行
別情十七首

惜歡情燼剩灰殘
待月
曾來窗下立
惜花
常向月中行
舞
分明小閣秋深
一燈明滅
夜涼人靜
聽秋聲
新月
曾窺羞半面
疏星
欲墮淚雙傾
相思一寸千行字
寫與天涯未必知
燭移障扇慳相見
笑語廻廊更覺遲
新月
曾窺羞半面
天高
簟冷
一覺
到天明
天高
片影
孤鴻
滅
秋到
人間
百感
生
夢
斷
不
聞
更
鼓
燈
殘
空
照
淚
痕
乾
夢斷不聞更鼓
燈殘空照淚痕乾
風景
都
如
舊
人
非
昨
夜
夢
中
還
見
面
今
朝
眉
上
又
生
愁
風景都如舊
人非昨夜夢中還見面
今朝眉上又生愁

春風化上字施仙倚斜心○古不書卿卿總卿卿寸
化誠知○為鈿上飛
行引來亭泛泛花淚
色迷○月歸北窗念何時應會
在○風香今○心○化堅○為為○逢
○○○

名久乖珠沙成北情意
侶三屏閣似們一寸心深
相思春花滿山月又何處更同金徒
玄久　昌緑　甲感郎　字
　　貞　　尚　春　　
　　　　　　　　　　
　　　　　　　　　　
春鳥啼西園芳草綠
思門不記折花時獨
鎖上長門愁如何晚髮顏
鏡裏無復舊時紅
不思量自難忘
　　　　　　
　　　　　　
　　　　　　

古愚校注

怨情十五首

拜月牀上春風蕩妾魂　綠窗籠水影紗幙濕啼痕
帳枕猶殘金爐火尚溫　一種恨妝夢腸斷欲何言

拜月西庭女　春風滿袖香　自憐長不嫁　虛度可憐光

拜月西庭女　春風滿袖香　自憐長不嫁　虛度可憐光

徘徊孤月知是妾腸斷　綠窗白居易江南遙萬里　一聞玉琴聲
帳裏回纖手留連歎色絲　遊絲曾結念別處鮮開眉　纖得雙棲鳳燈花局上吹

徘徊孤月知是妾腸斷　綠窗白居易江南遙萬里　一聞玉琴聲
帳裏回纖手留連歎色絲　遊絲曾結念別處鮮開眉　纖得雙棲鳳燈花局上吹

冬日遣懷贈答遊邊南行　元稹別處士代書一百韻

徘徊獨坐中題是妾心　朱放銅帳望歸林　柳惲留連羅袖淚　纖得雙棲鳳燈花對拜

疑是酒醒啼妝同怨玉釵斜　張祜異鄉人聽笛曲　銅鏡照秋霜　賀鑄秀才就枕窗山夢　更衣步簷月　李建勳宮花一朵金刀剪　一聲樓上笙　盧仝新添雙鬢恨　惜別情柳多　路遠迢迢馬　李賀長安少年　韓偓深閨夢裏人　陽臺朝暮雲　李山甫別後相思空斷腸　白結成

疑是酒醒啼妝同怨玉釵斜　張祜異鄉人聽笛曲　銅鏡照秋霜　賀鑄秀才就枕窗山夢　更衣步簷月　李建勳宮花一朵金刀剪　一聲樓上笙　盧仝新添雙鬢恨　惜別情柳多　路遠迢迢馬　李賀長安少年　韓偓深閨夢裏人　陽臺朝暮雲　李山甫別後相思空斷腸　白結成

孤眠白居易一點殘燈伴雨夜一點殘燈伴雨夜

宮單衾應物冬夜

相思劉長卿送李

白御之江東

遲遲人倚閣廻首黃昏

即事不如歸佛前燃古銅爐

鏡別燈分淚墻高月有痕

永夜閨中夢魂

雞鳴

埭曹鄴

墻高客中見

避郎江南庭前

曲砧秋台訪伯

霜水西陵

夜聞鄰家吹笛

山高嵐

有別時留恨畑中挂一帆

事當悲遲雛心覺双劉

幾時滑薄怒寧爲綾空函細

傳書札去淚下不能緘

不知昔日堦根小桃盛

風雨正淒淒

重簾

張籍

宮詞

光生牀前月

張祜

鄉思

玉管照秋霜

雁聲

李嶠

風

花枝春再發

人

獨行看影笑盡日倚欄吟

燼

九日閨中

閨空

李嶠

秋

有懷

獨行

張喬

畫閣

盡日

張喬

畫閣寫

只

堂

病

冷

秋

雁

是

歌

辭

夜

獨

眠

燈

挑

暗

缸

燼

白

是

香

寒

夜

然

起

下

淚

風

月

相

思

無題 上下平三十首

捲帳北窗龍杯明蠟剪紅

影侵床上燈光落水中凝

情都未遇小閣聽娃童

不知昔日堦根小桃盛

風雨正淒淒

重簾

當

帳

是

有

生

花

飄

香

徑

紅

光

捲幌陳子良(新林成安樂宮)新杯明(鄭谷寄獻襄州從事)衣風(劉禹錫和令狐相公到鎮)書花村(李遠遊故宅)月墜(元稹寄李公垂)燈光(李端夜宴張明府宅)

欲見(侯鎮)城處捲簾花萬重(鄭谷寄江南李先輩)吟(李賀)燈公(李商隱)

欲見(李商隱)杯(牧)舞(錫)觀(李商隱)捲簾(李商隱)人(李商隱)公(孫)合(白居易)花(白居易)出贈(劉禹錫)

網(白居易)長安(施肩吾)

爲底(張籍)鬟(白居易)雄心(元稹)比(溫庭筠)夜(李商隱)

爲底胡(李商隱)酒(李商隱)雄心(元稹)比夜(李商隱)

檻(李商隱)花(李商隱)臨(李商隱)水(李商隱)吹(李商隱)燈(吳融)月(李商隱)在(李商隱)窗(李商隱)不(李商隱)

因(李商隱)媒(李商隱)結(李商隱)好(李商隱)誰(李商隱)共(李商隱)倒(李商隱)秋(李商隱)缸(李商隱)

鏡(李商隱)

鏡(李商隱)

鏡(李商隱)

鏡(李商隱)

期王勃來
永夜空
反覆相思字
水流花謝兩無情
夢晴花滿地
今到此安巢
望望情何極
翠交妝鏡照
落勞君遠伯
花題細眉
翡翠貫
麒麟欲
望望感懷
落花
明月
飛絲
有時
近風
翡翠
有時
落花
明月
半來尚
翡翠
日色
日色
夢斷
清光
夢斷
春月
映春
熏爐
暗
日色
枕春生
床黑
點點
破松
煙畫
鴛鴦
金閣裝新
銀燈照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笑
面法
來家
曙月愛光
約成如
曙月
風吹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
約成如柘
斜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照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照畫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照畫屏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照畫屏金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照畫屏金鴨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照畫屏金鴨香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照畫屏金鴨香盡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照畫屏金鴨香盡欲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照畫屏金鴨香盡欲寒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照畫屏金鴨香盡欲寒更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照畫屏金鴨香盡欲寒更添
約成如柘斜空臉假
曙月
不須
風吹
月鴈
色冰
花隱
金閣
銀燈
紗暗
燈花
隱忍
陽城
笑面
法來
家
曙月愛光飲合風香行氣多風吹路上燭心偏照畫屏金鴨香盡欲寒更添被

春開翡翠樓露出玉簾鉤
和夜理鬢欵笑又低頭斬
春閨韓偓 露出新水
花間引恐
香蟻且同社蘢雞煙錦金
隱仙娥豔花藏宿鳥深有
香蟻韓偓 仙娥疑是
環蒂不歌環是安之心
醉酒 流綺逐從月隱
環 九疑韶樂天超
江州路上見寄環是
之出入自若
枕席臨窗睡烟花寄酒酣
汗光珠點點眉語柳珍珍動
急芙蓉帶愁安玳瑁簪
枕席 韋莊 烟花洗九嶷啟刑部李
語盡庭梧數急李商隱 谷山集會汴光元撰會眉
愁安 宋之問 粉廊 館谷宮盧
終日雞山 無品
吳娃抑共纖侍女動妝金
約垂薄霧燈燭掩寒蟾
吳娃 韓偓 侍女 韓偓 避近兒藏
約垂 韓偓 避近簷人 尋常 上建剛總
今夕知何夕風情事事兼
約垂 韓偓 燈燭 劉禹錫 和州令 今夕 韓愈 咏花 風情
公到鎮書懷

步入一山聽城昏日半雀蚪
賽花相妍亭香草不凡從容
小快且觀城昏 李商隱 更未長稍易想
三復出玉 李商隱 得味暫凝 教徐
院酒燭設 白公 起太湖城昏 李商隱 更未長稍易想
從容 書館 公到鎮書懷 和令狐 露委 李商隱 哲向 草蟲物 看花
之太息 元稹 馬城 李商隱 露委 李商隱 哲向 草蟲物 看花
兒歌之作 元稹 陸四

佳人 凡十首

佳人不可留兮情如何
兮情如何兮雨如注
兮雨如注兮淚如傾
兮淚如傾兮有情還
無情

佳人

百年歌舞地一日別離
人童顏未改鬢髮已
如絲昔日芙蓉帳今
宵雨雪時

佳人

獨立梧桐井閒吟芭
蕉葉

佳人能畫眉初日半簾
時

盈盈雪裏舞嫋嫋春風
吹未收相邀約柔情
託付處雖同老爲期
不變

佳人

佳人在北方花發下樓
遲

佳人

盈盈散金屋皎皎起蘭
閨吟詠相思苦輕
盈別離易

佳人

佳人在高堂小婦在華
堂

佳人

佳人在窗裏風清夜靜
琴

佳人

佳人在水南隔一條小
河

佳人

佳人在水南隔一條小
河

佳人

佳人在水南隔一條小
河

佳人 寵逾鄭莊 得女喜過弄璋 金屋貯阿嬌 不數衛夫人

佳人 閨怨 玉貌花容 春閨獨守空 年年芳草綠 辜負好春風

佳人 閨怨 玉貌花容 春閨獨守空 年年芳草綠 辜負好春風

佳人 何處是仙鄉 羅浮夢裏香 樓高人不見 簫斷鳳凰翔

佳人 李夫人 雲髻峨峨 修眉聯娟 雙眸剪水 皓齒排貝 嬌波一轉 萬姿俱生 宛若神仙 偏令漢帝 惑志傾城

佳人 閨怨 玉貌花容 春閨獨守空 年年芳草綠 辜負好春風

佳人 閨怨 玉貌花容 春閨獨守空 年年芳草綠 辜負好春風

佳人 何處是仙鄉 羅浮夢裏香 樓高人不見 簫斷鳳凰翔

佳人 彩雲易散 琉璃脆 月缺難圓 花開有時落 人生豈得長少年

佳人 第一風流 無過謝安石 攜妓東山 朝為蒼生 暮還攜妓 人間榮貴 誰與比肩

佳人 風流 無過謝安石 攜妓東山 朝為蒼生 暮還攜妓 人間榮貴 誰與比肩

佳人 上陽宮 上陽宮 一閉上陽宮 年年春草綠 辜負好春風

佳人
二首 李商隱 錄自玉谿生詩集箋注
八聲甘州 柳永 錄自樂章集
越調 小桃紅 秦觀 錄自淮海詞
佳人 比喻 名字始風流 花徑須深入 蜂聲亦暖遊 寂寥 燕鶯 鏡奩 春酲 雙飛上玉樓
佳人 比喻 名字錢起江花徑劉禹錫公孫劍舞 春花蜂聲崔顥 羅衣張仁愿 燕子王維 雙飛 齊公謝朓 送酒胡姬白居易 梁
佳人 比喻 綰花月使人遲 久 再唱鴛鴦瓦 春風暖翠閨雞 憶事臨妝笑 千金呈舞扇
佳人 比喻 花月零白居易 夕雨 黃昏 振鷺 桂花 本無根 無是 女憶雪 梁雲猶 除夜 達
香屑集卷九
佳人 比喻 中 客 孤 帶 愉 如 若 愛 深 風 月 相 將 學 五 篇
佳人 李商隱 銀 燈 觸 衆 落 珠 釵 拍 步 搖 坐 近 鳥 雪 客 才 銀 杯 白居易 西 拔 得 招 宵 靜 衾 段成式 光 風 宵 夜 若
佳人 謝靈運 鳥 珠 釵 中 雨 花 香 細 裏 天 繡 已 回 連 飛 鴛 移 床 曲 尺 趾
佳人 比喻 大 李 人 意 之 佳 人 比喻 大 李 人 意 之
化香 人 比喻 大 李 人 意 之 紗 杉 小 鶯 馬 本 筠 吾 君 發 風
越 陽 人 詞 秦 觀 不 杉 溪 小 鶯 馬 本 筠 吾 君 發 風
佳人 比喻 名字始風流 花徑須深入 蜂聲亦暖遊 寂寥 燕鶯 鏡奩 春酲 雙飛上玉樓
佳人 比喻 名字錢起江花徑劉禹錫公孫劍舞 春花蜂聲崔顥 羅衣張仁愿 燕子王維 雙飛 齊公謝朓 送酒胡姬白居易 梁
佳人 比喻 綰花月使人遲 久 再唱鴛鴦瓦 春風暖翠閨雞 憶事臨妝笑 千金呈舞扇
佳人 比喻 花月零白居易 夕雨 黃昏 振鷺 桂花 本無根 無是 女憶雪 梁雲猶 除夜 達
佳人 比喻 中 客 孤 帶 愉 如 若 愛 深 風 月 相 將 學 五 篇
佳人 李商隱 銀 燈 觸 衆 落 珠 釵 拍 步 搖 坐 近 鳥 雪 客 才 銀 杯 白居易 西 拔 得 招 宵 靜 衾 段成式 光 風 宵 夜 若
佳人 謝靈運 鳥 珠 釵 中 雨 花 香 細 裏 天 繡 已 回 連 飛 鴛 移 床 曲 尺 趾

丁酉歲除夜對雪　酒杏
除夜有懷　卷八百零九
卽事　白居易
卽事寄微之　白居易
卽事重題　白居易
卽事招張賓客　白居易
卽事答崔賓客　白居易
卽事　白居易
卽事　白居易
卽事

佳人　作者李冶後改名季蘭字季蘭工詩善畫與李萼友人之妹陳鴛鴦同居門巷幽靜

深院　佳人　淸池　碧色　花花　仕女　日日　花落　水流

小院　白居易有小院閑窗春欲深詩

修竹　佳人　更深　月堂　花落　文人楊孟之爲謝李冶別業

佳人竟何處　琬琰第四集相思空斷腸　已誤　金谷路　詩未肯收　民顧雙蛾恨書

百尺樓　自屬易代書一羅薦香屑長谷九

風敎　一箇　莖莖綠　連枝　悅悰　共

風敎　佳人　元稹有贈雲英詩　許字　士作郎　東館庭　梅　風　一箇　古意

佳人祀喜　綠　曾　許月　期　月　會　連　憐　合　抱　腰　風

佳人不可　敎　雲　雨　出巫山　夢　留歡卜夜　閑

佳人　爲南　冷　聞長　鄉　歌　逢　意　別　離　紙　花　滿　髮　自

小院　白居易有小院閑窗春欲深詩　人　了　聞君歌　下第　別　爲謝　李冷　化落　文人楊孟之爲謝李冷別業

修竹　佳人　更深　月堂　花落　文人楊孟之爲謝李冷別業

佳人　淸淺　白　小院　何　垂　已

佳人　淸淺　白　小院　何　垂　已

佳人竟何處　琬琰第四集相思空斷腸　已誤　金谷路　詩未肯收　民顧雙蛾恨書

百尺樓　自屬易代書一羅薦香屑長谷九

盈盈　佳人　金谷　如　風　月　自　相　思　路　行

佳人　元稹有贈雲英詩　許字　士作郎　東館庭　梅　風　一箇　古意

佳人　元稹有贈雲英詩　許字　士作郎　東館庭　梅　風　一箇　古意

頃三　咏　酒　壁　款　自　年　心　昔　去　頂　佩　交　珠　綴　華　燈　對　綺　食　其

花人　風　月　自　幾　十　圍　野　樹　參　雲　不　見　日　空　翠　滴　衣　裳　無　余　覺　難　自　至　今

花人　風　月　自　幾　十　圍　野　樹　參　雲　不　見　日　空　翠　滴　衣　裳　無　余　覺　難　自　至　今

去　年　北　軒　下　正　值　梨　花　開　白　雪　滿　庭　不　掃　明　月　入　戶　不　關　夜　深　猶　有　未　眠　人

佳人　不　在　此　淚　流　如　水　急　綃　雙　鯉　魚　封　寄　遠　書　未　審　達　不　達

佳人　不　在　此　淚　流　如　水　急　綃　雙　鯉　魚　封　寄　遠　書　未　審　達　不　達

猶　憶　昔　年　未　別　離　鏡　臺　共　照　兩　心　知　如　今　獨　對　菱　花　鏡　不　忍　重　拂　舊　時　塵

佳人　不　在　此　淚　流　如　水　急　綃　雙　鯉　魚　封　寄　遠　書　未　審　達　不　達

猶　憶　昔　年　未　別　離　鏡　臺　共　照　兩　心　知　如　今　獨　對　菱　花　鏡　不　忍　重　拂　舊　時　塵

御溪中宜中承旨見
海紅搖落一花獨開
和雞林易之[注略]
作宮怨制

美人四十首

美人奪南國美女出東鄰
如何已盡花奇手所分
美人拿應物美女點朱唇
纖纖初學舞嫋嫋未勝春
美人美於花嬌嬌可愛憐
能無相思意含笑入華筵
美人在妓婦嫋嫋倚風前
秋思卿事春婦[注略]
作翻歌[注略]
付意[注略]
花前[注略]
人

隔簾[注略]
含笑[注略]
照鏡[注略]
妝似[注略]
新妝[注略]
晉銅[注略]
送皇

美人碧玉如妍點照江頭小鏡前水花明翠縷
羅從薄笑問誰為誰與更覆雙如作滿俗柱若洲
美人[注略]
月[注略]
花明[注略]
美人[注略]
玉面眉溪女纖腰洛浦妃舞衫招獵獵畫扇列名霏
妝能合情引頸能香氣
美人[注略]
上面[注略]
石上[注略]

美人[注略]
沙岸[注略]
能相[注略]
[注略]
美人[注略]
沙岸[注略]
華[注略]
[注略]
美人[注略]
[注略]
美人[注略]
[注略]
美人

車攜德遠寄言和金貂酒伴日落楚望洛川人劍江南
西陵白蘋
美人望月想蛾眉交深何須失深心已是疑玉
和詩遲人相思二年間訊遲
美人
美人城北來只步瓊芳院中菩花瓣垂蜂愉鬢松迎玲
交情親和親令公孫舊館公孫舊館外羅
玉
五月六日夜憶
二年
美人何處石頭放剪刀綰紅
門日久放望下堦迎
美人看繡領頻放
紅
燈花
春
敢望
上人
願作
同來

應憐君書記代張御傷美人誰比
郎
美人歌門約拂石候仙郎掌上
和詩與螺細削鮮花
晚日
美人
美人自飛衡春拂石
墻四角參迎風花
玉
晚日芳菲
美人
美人愁更深月明
美人
美人照金川迎險側身行獨立花相對長
花
蜂
彼此難流盼珠櫳無奈何
昨日
美人
美人能
眉
顏色
花宜拈
綰青絲
美人
美人
美人

柳憑(憑)[憑]祠(祠)[祠]前(前)[前]古(古)[古]出(出)[出]詩(詩)[詩]泉(泉)[泉]
作(作)[作]門(門)[門]響(響)[響]小(小)[小]李(李)[李]和(和)[和]收(收)[收]拾(拾)[拾]
門(門)[門]聯(聯)[聯]句(句)[句] 擇(擇)[擇]敏(敏)[敏]然(然)[然]

美人(美人)[美人]浴(浴)[浴]
明(明)[明]皇(皇)[皇]幸(幸)[幸]驪(驪)[驪]山(山)[山]温(温)[温]泉(泉)[泉]宮(宮)[宮]
時(時)[時]貴(貴)[貴]妃(妃)[妃]新(新)[新]浴(浴)[浴]初(初)[初]出(出)[出]侍(侍)[侍]
兒(兒)[兒]扶(扶)[扶]起(起)[起]嬌(嬌)[嬌]無(無)[無]力(力)[力]宛(宛)[宛]轉(轉)[轉]
依(依)[依]新(新)[新]寵(寵)[寵]嬌(嬌)[嬌]羞(羞)[羞]不(不)[不]肯(肯)[肯]
從(從)[從]此(此)[此]君(君)[君]王(王)[王]不(不)[不]早(早)[早]朝(朝)[朝]
承(承)[承]歡(歡)[歡]侍(侍)[侍]宴(宴)[宴]無(無)[無]閑(閑)[閑]暇(暇)[暇]
春(春)[春]從(從)[從]春(春)[春]遊(遊)[遊]夜(夜)[夜]專(專)[專]夜(夜)[夜]
後(後)[後]宮(宮)[宮]佳(佳)[佳]麗(麗)[麗]三(三)[三]千(千)[千]人(人)[人]
三(三)[三]千(千)[千]寵(寵)[寵]愛(愛)[愛]在(在)[在]一(一)[一]身(身)[身]
金(金)[金]屋(屋)[屋]妝(妝)[妝]成(成)[成]嬌(嬌)[嬌]侍(侍)[侍]夜(夜)[夜]
玉(玉)[玉]樓(樓)[樓]宴(宴)[宴]罷(罷)[罷]醉(醉)[醉]和(和)[和]春(春)[春]
姊(姊)[姊]妹(妹)[妹]弟(弟)[弟]兄(兄)[兄]皆(皆)[皆]列(列)[列]土(土)[土]
可(可)[可]憐(憐)[憐]光(光)[光]彩(彩)[彩]生(生)[生]門(門)[門]戶(戶)[戶]
遂(遂)[遂]令(令)[令]天(天)[天]下(下)[下]父(父)[父]母(母)[母]
生(生)[生]男(男)[男]勿(勿)[勿]喜(喜)[喜]生(生)[生]女(女)[女]
勿(勿)[勿]悲(悲)[悲]

美人(美人)[美人]浴(浴)[浴]
美人(美人)[美人]出(出)[出]浴(浴)[浴]新(新)[新]豐(豐)[豐]
渭(渭)[渭]水(水)[水]曲(曲)[曲]華(華)[華]清(清)[清]賜(賜)[賜]浴(浴)[浴]
時(時)[時]
侍(侍)[侍]兒(兒)[兒]扶(扶)[扶]起(起)[起]嬌(嬌)[嬌]無(無)[無]力(力)[力]
始(始)[始]是(是)[是]新(新)[新]承(承)[承]恩(恩)[恩]澤(澤)[澤]時(時)[時

司馬薄寒（錢起）仲御史（郎士元）李後主（李煜）欽
斜月簾櫳（劉禹錫）子蒙（韓偓）歌

美人拂鏡光（戴叔倫）
花裝酌酒（李賀）鼎駕上天（李賀）
美人（李賀）
美人金勁力擒拏（李賀）未得勞半路（李賀）腳如雪（李賀）誰憐（李賀）頰似桃
穿櫳翠羽（李賀）映簾（李賀）月閣（李賀）敬照夜蘭燈（李賀）綠高（李賀）
美人（李賀）
美人（李賀）
鸚鵡（李賀）杜鵑（李賀）攜手（李賀）遠夢（李賀）
美人（李賀）
美人（李賀）
美人

美人睡起
美人睡起粧慵懶
愁倚欄花雨濕
紅
芭蕉一葉
美人捲簾
捲簾人
捲簾人
美人倚樓
倚樓人
倚樓人
美人折花
折花人
折花人
美人晨粧
晨粧
晨粧
美人春怨
春怨
春怨
美人春遊
春遊
春遊
美人春愁
春愁
春愁
美人春夢
春夢
春夢
美人春思
春思
春思
美人春睡
春睡
春睡
美人春妝
春妝
春妝
美人春曉
春曉
春曉
美人春閨
春閨
春閨
美人春情
春情
春情

美人睡起
美人睡起粧慵懶
愁倚欄花雨濕
紅
芭蕉一葉
美人捲簾
捲簾人
捲簾人
美人倚樓
倚樓人
倚樓人
美人折花
折花人
折花人
美人晨粧
晨粧
晨粧
美人春怨
春怨
春怨
美人春遊
春遊
春遊
美人春愁
春愁
春愁
美人春夢
春夢
春夢
美人春思
春思
春思
美人春睡
春睡
春睡
美人春妝
春妝
春妝
美人春曉
春曉
春曉
美人春閨
春閨
春閨
美人春情
春情
春情

無題代簡　十首之下半頭

吉恩校注

樓畔花枝拂檻紅桃花依舊笑春風崔徽有底多頭面延壽达來絶畫工若個最堪相憶處花開見一生中
如勝憾恨遲恨恨恨恨仙杖路水通
樓畔題詩杜修可南樓桃花城南莊　崔護題都
寄隱者不遇
詩成珠玉在揮灑自如有人索句李嘉祐送王司勳
君願託蓼花岸白鷺鷥鷥水國秋

水精簾裏頗黎牀金鴨香爐錦繡張門花外錦遲夜獨棲還有夢當時一笑也難忘
斜掩朱門花外錦遲夜獨棲還有夢當時一笑也難忘
當時羅幌初相見今日銀燈更可憐同心結解寄綾綾小字封
水精簾裏頗黎牀金鴨香爐錦繡張門花外錦遲夜獨棲還有夢當時一笑也難忘
當時羅幌初相見今日銀燈更可憐同心結解寄綾綾小字封
報業知二月未陽處處有人愁
曲神女祠李商隱小園
綺羅分處下秋河人世心形兩自隔殘燈依舊照花叢
那花寂寂燕雙雙丁寧獨愛金鉤好惜別愁窺玉女窗
敲枕聲堪恨何處玉關隔漢煙雨吹村笛
敲枕聲堪恨何處玉關隔漢煙雨吹村笛
綺羅曾是別江干殘燭燒月飛花武元衡
綺羅曾是別人世殘燭燒月飛花武元衡

作丁寧囑君歸早晚歸被寄遠征人　悼別李白下途歸舊居　敲枕劉攽命敲不至
閨怨王昌齡
閨深夏已過未遣征人還北望雲山斷妾在深閨一
北北人歸腸斷望南山
一夕夢見之千里遙相憶
一夕夢見之千里遙相憶
夢見之千里遙相憶何處相思不相見
夢見之千里遙相憶何處相思不相見
動君思妾時妾思君君不知欲寄一書論不盡
動君思妾時妾思君君不知欲寄一書論不盡
北斗闌干南斗斜更深不見子規花
北斗闌干南斗斜更深不見子規花
一夕夢見之千里遙相憶何處相思不相見
一夕

寒夜將前賴酒帝曲邛馬川杜當壚賒冰消遠水
明月山來知是物買笑村邊花已老揩衣帖上綠新鋪
天長地久時相待被得相如渴病無

寒夜 元稹 春風與李開先同宿 明月能多事 能教不眠人 偏於窗裏入 偏向枕前新 無奈春風何 吹花滿地春

楊柳枝 劉禹錫 春日與李賓客同飲 春風與李開先同宿 明月能多事 能教不眠人 偏於窗裏入 偏向枕前新 無奈春風何 吹花滿地春

裁得羅綃聚琴

一鉤新月未沈西花外輕雷殷遠雞錦幄羅幃夢夜深大星墜地能為石玉水清流不貯泥應笑楚襄仙分薄惜留行雨怨空閨

一鉤新月 花外輕雷 錦幄羅幃夢夜深 大星墜地能為石 玉水清流不貯泥 應笑楚襄仙分薄 惜留行雨怨空閨

一香帶露拜朱欄 錦幄初開 瑞氣蘭 天上飛瓊 初降日 人間織女 正乘槎 遠 玉水 洛 南 鄭 應笑 韓 偓 詩 仙 郎 山

一香帶露拜朱欄 錦幄初開瑞氣蘭 天上飛瓊初降日 人間織女正乘槎 遠 玉水洛南鄭 應笑韓偓詩仙郎

彩纖長胥風風釣 雨波雲飛自此神女生涯原是夢 仙郎杯杓為誰排 倒門綠 下調紅粉 獨自花間掬玉 十二巢峯利處 月夜寒 春施行 胭 懷

彩纖長胥風風釣 雨波雲飛自此神女生涯原是夢 仙郎杯杓為誰排 倒門綠下調紅粉 獨自花間掬玉 十二巢峯利處月夜寒春施行胭懷

夜宴 李商隱 仙郎自易 神女無題 仙郎 鶴西 獨自 王維 十二 渡津映中 人

夜宴 李商隱 仙郎自易 神女無題 仙郎 鶴西 獨自 王維 十二 渡津映中 人

青銅鏡裏一枝開竹與如花並照來綠綺韻高湘女怨銀泥彩穆越姓寒紅知化石心難定便逐行雲不迴

青銅鏡裏一枝開竹與如花並照來綠綺韻高湘女怨銀泥彩穆越姓寒紅知化石心難定便逐行雲不迴

此夜分明來入夢粉屏香帳又重假

青銅鏡裏一枝開 貴家女人姓侍與 羅浮仙子 吳王綠綺 弄 小 銀泥 夜宴 王維 春日與李賓客同飲 春風與李開先同宿 明月能多事 能教不眠人 偏於窗裏入 偏向枕前新 無奈春風何 吹花滿地春

鸞鏡 白居易 家習易 鸞鏡 公子家 恐倚 王維 魏承班 若將 和凝 黛 眉譜 張泌 寄 人 眉 張泌 代 張 泌 寄 人 眉 張泌 代 張泌 寄 人 眉 張泌 代 張泌 寄 人 眉 張泌 代 張

怨別方半載久城
春經句鶯
賀洵美答
崔秦城

慵紅閣翠掩青鸞思炷香銷燼影殘還想洞房孤枕
和井梧夢到應難信題餘綺情重風入羅衣賦骨寒
早晚盧家閨容外剩桐花發共試春

憶紅顧敬說蕙炷花叢大人富貴詞
賀新郎宿翁有等待非徒送
別後幾回思會面誰知教吹綿
蕙花
賀新郎宿翁有等待非徒送
別後幾回思會面誰知教吹綿
蕙花

夢信題
長句見寄用酬
使蘇州
趙吉甫

長相思
利綢
蘇州
趙吉甫

暫別高唐曉火遲願陪鸞鶴向三山罪微羅穀垂光袖
照鉛金釵符膩髮翠裊紅翻鶯寂寂花深橋轉水潺潺

月明記得相逢處在春風鶯啼在柳
暫別
王孟
願陪
毛熙
震
憶秦娥
吳敬
梓
長史歌
李
花深
李昇
中
路在
題照
吳
長史歌
吳
花深
李昇
中
路在
題照
沈大
夫

舊事思量在眼前纖腰婉約步金蓮昵花遲月遲相遲
鞋心暗記情別明珰無顏亦淚痕
舊事名姬易得
君照霞映花美人對影
李
隱碧蠟燭
李
明珰
別
忍使
李
題
事

昔年於此見嬌姿忍忍羅裙金縷垂
蓬花遠月仗相扶只緣有想疑歸鶴
別後幾回思會面誰知教吹綿
昔年
題庭前
李
蕙蕊
和
楊
枝
楊
枝
詞
亦知蘼分巧難施翻向天涯困繫維
頻來
和
燕
定新巢窗月落琴聲斷
郡共海棠花有約花緣綢結如噴蜨
亦知司空圖高
翻向
雷
渭
何處
題
何處
仍
遠思
曲
亦知
薛
題
何處
仍
遠思
曲

碧窗
戴叔倫
吳
朱
故
石徑
杜荀鶴
題
上人
碧窗
戴叔倫
吳
朱
故
石徑
杜荀鶴
題
上人

朱秀城
南亭子

王母新開一樹桃乍疑因夢到仙曹纖腰宜鐸門燕鄙
薛來如今能不唯有春風啼百舌
王丹
高能
贈
李
氏歌人
作疑
陸
氣
寄
李
纖腰
李
薛來
李
題
人

夜宴作何
徐
會
贈
李
露華
趙
鸞
鸞
舊來
李
題
人

舊事名姬易得銅雀伎君照霞映花美人對影
李
隱江仙
映
花
美
人
對
影
題
照
霞
美
當時
李
隱
江
仙
映
花
美
人
對
影
題
照
霞
美
當時

唯有
楊
凌
門
事
寄
人

竹隨纖女渡天河暝入花亭見綺羅銀焰樹前長似晝
玉簫聲裡已聞歌魂消事去無尋處腸斷風流奈別何

斜漢沒時人不寐一生惆悵爲仙多

竹院人稀夜氣清玉簫吹徹月三更李遠贈人

斜漢七夕一生恨處人間無路到仙家牽牛織女不論年與春花會經滄海難爲水莫待珍珠始是圓

相見或因中夜歲勝賞勝燈時

西廊月上半牀陰長夜孤眠倦錦衾幕雨飄飄初斷續信沈沈
渠只是故人添怨憶紅牋寫寄表情深

西廊月上半牀陰長夜孤眠倦錦衾幕雨飄飄初斷續信沈沈
渠只是故人添怨憶紅牋寫寄表情深

夜宿婦娥舊桂深因思往事那成愁蹉跎上煙多綠
誰向花前淚滿頭別有幽懷如欲訴翠樓人靜雨颼颼

光陰負我難相遇若覩紅顏死亦甘

夜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閻榮天授江州司馬同心寺
江州司馬羅紹威府宴亭
高適宋中庭
樹名從此號相思生
濁泥猶得葬西施
應髮緑窓殘黛
樹名雷震死題生
波色九華流水
波色九華流水自居易過元家履信宅應
江外思深
天上鄉書破鏡飛寒窗燈盡月斜時
楊柳橋邊人未到何處夜歌消
滕牖閒夢初成後夢見雞多相見稀
天上寄所思
春閨何處問空寒窓
隔何處鄉除夜
長相思
低頭弄邊帶
低頭流淚柳州效風殿
低頭流淚紗濕
鴛鴦錢起長信怨
梔子紅椒艷色殊幸題郎意杜甫斯須卷
梔子一種北渚亭臨水
梔子紅椒艷色殊幸題郎意杜甫斯須卷
梔子一種紹興府圃中
梔子一種紹興府圃中
梔子一種紹興府圃中

翰頻字子山南京道永福縣中
七夕前一日作
陵中女人多出浦邊迎送客舟
戲作
女兒時有梅
幾多珠翠落香塵輕
和花下應無數
秋恐輕梭對作泥
幾多畫繪王駙馬花園詩輕小休
同歸黃鶯或是琴
宜春黃鶯別湖上亭
白鳥方回鑒州
環溪亭秋恐鏡銷嫌淚
金釵墜地髮堆雲燃悴支離爲憶君舉世只知嗟逝水
此生應不識回文
可憐李重閒度日伯
前山滿鬱鬱苑上塵生翡翠稀
沿許渾韻別
金釵墜地髮堆雲燃悴支離爲憶君舉世只知嗟逝水
此生應不識回文
可憐李重閒度日伯
前山滿鬱鬱苑上塵生翡翠稀

朱門半掩擬重關雲色鮫綃試淚顏
翠帳綠窓寒寂寂
桃紅杏水滿綺羅堆裏作風鬟
借問流鶯與飛蝶夢魂何處訪三山
朱門藏叔倫奉使過劉尊
公飲後見示之作雲色曾
翠帳草春碧
桃紅杏水滿綺羅堆裏作風鬟
借問流鶯與飛蝶夢魂何處訪三山

心火自生還自滅佛前燈
應非有意與何事羅幃夜夜燃
泉山黑龍王昌齡長秋詞
羅幃金殘心火滅空堂 韓翃 寄天外相思淚岸遙 徐寅 和書懷
許渾
文林郎行處歸來出入未門未忍把燈燒不燒簾半掩新添紗帳相交未容言語還分散不破工夫漫解嘲
待女當時教合藥無人解合縫莊
女冠出入麝燈燭莫莊 紅深食日作
未容李商隱不破莫起居 侍女王建 閨少保無人讀韓
杜集

好綵回文寄寶滔洞房西望月輪孤
應還織情入剪刀金鴨冷波深碧紗窗外棗騅驕
簡貞尚情連明花裏聽啼烏日高
好綵青樓影隨月團扇共秋風送項斯 還昔
七步金蘇小氣如蘭梁武帝 同上
綠雲堆枕髻慵梳碧紗窗下繡工夫 王建 閨
猶自保郎心似石莫嫌談笑與尋遙
繁華聊盛宴如何半見西風
綠雲堆下遠梳梢淚一鉤初月臨妝鏡白尺沾泥落翠蛾
猶自保郎心似石莫嫌談笑與尋遙

深掩妝窗臥碧紗夢來雖外是天涯可憐芳草成春恨
綠鬢朱顏花又落燕飛相思復
因嗟行事拋心力綉幌香風動翠華
深掩重門夢不知玉樓鸚鵡怕人窺
見說蓬萊最近遊鳳城南陌花開
擎破雲鬟金鳳斜羅衾初覺五更寒
樓外花枝借助香翠羽幾曾添別恨錦書其奈隔年光
春風夜染羅衣濕得見春風已斷腸
擬去還留劍雪寒恐紅粉淚痕生東風若解無力
搜去還留劍雪寒恐紅粉淚痕生東風若解無力
日日當軒愛不成試調香餌釣魚情如何一到
紗窗只有燕相伴斜倚熏籠坐到明

玉管朱絃可要聽多病仍任衣更薄
隔年遊別戍何事臥看牽牛織女星

白剪綵秋林人金蓮香宮詞清風舍人宅玉管幻憶
賀多病醫能春寢宿妝美人隔年羅隱臥看牡牧夕

花落花閉淚滿牀夜來明月爲誰光簾斜桂枝隔恨
粉薄香幾恨不勝金縷冷地錦字茶鏡影愁孤燈

夢遠別啼難喚一生實處秋

花落韓偓已卿
纖草氣香張騫贈東
陵李陵贈蘇武中
秋行月
粉薄衣對花金
簾斜桂枝隔恨
一半

也知羅帳愁絕續春情卒未休殿嫩交臨寶鏡
淚如珠著紅樓多因戲蝶尋香住不覺桃花逐水流
好是燈前偷笑臉却郎惟有夢中留

也哦選乡課題纏綿綺寫情宮體
多因蜀地名花不覺流光好是成都女兒
好是成都女兒阮郎春暮事
風梭停織鵲無意小婢將行力未禁好鳥枝頭勞喚起
苦山何用心閒看綠思千花麗郎劍門一隔深

家水精簾半
銀牀遊仙詩
謠來應世未爲別郎是行雲
香風暗物換星傳情寄金
鬼門對月明思神山上桃花色
詩
古離別
謠來
詩
郎是
詩
秋夜
秋夜
楡莢堆牆水下淹山梅似火葉相兼數枝細雨啼香淚
四面朱欄接曲簷鈿帳夢回人不見金爐煙冷佩聲添
浦夾細絨開翠顏託泉風簇簇翻

楡莢雨江州夜四面柱欽
陵鳥日山樞元稹憲數枝
錦帳翻金蟾玉漏催秋夢斷更上
眼波媚利便巖巖更上西樓望遠帆
窗愁緒緜緜恨移織腰怕東金蟬鬢
千顆珠無語遮新詩他日欲尋君處
眼波媚史王叔良
伴君愁元稹夜織腰機大
別郎後詩劉長卿送
席中一萬新詩遮臉淚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君到瀟湘無限路蒼梧雲斷九疑山
射邦鎖李涉
日欲暮時人靜處水精簾外冷沉沉
鳳梭織女詞小婢中
書事
鵲如總青山
隱李儀射邦鎖李涉
先到在楚
開尋羅
借示近時

古意上五十四首

嘻嘻雖稱不醉杯汗漫扶金釵笑向人前賢相對如木瓜山繞紅回流水遠飛花兼竹月等閒相見莫相親飛瑠璃碗琥珀小堂前阿母傳

珠帳玲瓏寶釵頭如折芙蓉我早地先將笑藥欄攲枕花間自欲卿卿已怕堂前阿母傳

粉著鬲脂雪譽梅輕檢小鬟鬟來羅衣隱約金泥點

勤飲酒水上芳洲宴大人歌舞李將軍

鸞勝花人面新簟晶瑩玉水流工進殿

飛瑠璃碗琥珀小堂前阿母傳

紅鸞關聯愁煙小如新著好衣裳風遲山濃於酒

蟬鬢垂峰眉入鬢雨臉天桃從鏡發雨牙簫婿從人看

待兒扶起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牡丹

彩扇雙人畫小如新著好衣裳風遲山濃於酒

臉若天桃從鏡發雨牙簫婿從人看

聲親由來固絕倫博山爐煖玉樓春已愁紅臉能作酡

爭知嫁成不慣人縱使有花兼竹月等閒相見莫相親

蘇珠宮裏神仙婿清似成都夜尖身

醉

春光於鄧無情極林花著雨胭脂落行盡牽風翠帶橫

外院池亭閒動靜已教紅袖出門迎

謝家新元宵時引琴當已仙路客淚賜衣小主人

神女 戴肇辰 曾隨劉司馬成錄 師事 月光何元上 映居寺 寒色 深山 古樹 來 [上聲] 自是詩中 [平聲] 應題 [防成式] 飛

冠剪黃絹數紫羅桃蹊柳陌好經過微香暗惹遊人步 [戴叔倫] 如作 [晁補之] 嫩香拳雪 [韋莊] 柳 [李商隱] 人 [顧敻] 如作 [晁補之] 微香 [韋莊] 嬋娟 [歐陽修] 如作 [晁補之] 青衫白馬 [和凝] 如作 [晁補之] 紅 [李商隱] 歌 [晁補之] 嫩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微 [晁補之] 沈 [晁補之] 多

嫵娟最愛有新燕銜泥如作風流雙鬢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柳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微香暗惹遊人步 [韋莊] 如作 [晁補之] 嫩香拳雪 [韋莊] 嬋娟 [歐陽修] 如作 [晁補之] 青衫白馬 [和凝] 如作 [晁補之] 紅 [李商隱] 歌 [晁補之] 嫩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微 [晁補之] 沈 [晁補之] 多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柳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微香暗惹遊人步 [韋莊] 如作 [晁補之] 嫩香拳雪 [韋莊] 嬋娟 [歐陽修] 如作 [晁補之] 青衫白馬 [和凝] 如作 [晁補之] 紅 [李商隱] 歌 [晁補之] 嫩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微 [晁補之] 沈 [晁補之] 多

曉日曚曚未展鴛鴦鈿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柳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微香暗惹遊人步 [韋莊] 如作 [晁補之] 嫩香拳雪 [韋莊] 嬋娟 [歐陽修] 如作 [晁補之] 青衫白馬 [和凝] 如作 [晁補之] 紅 [李商隱] 歌 [晁補之] 嫩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微 [晁補之] 沈 [晁補之] 多

留著雙眉待畫人翠幌玉爐香漸歇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柳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微香暗惹遊人步 [韋莊] 如作 [晁補之] 嫩香拳雪 [韋莊] 嬋娟 [歐陽修] 如作 [晁補之] 青衫白馬 [和凝] 如作 [晁補之] 紅 [李商隱] 歌 [晁補之] 嫩 [晁補之] 如作 [晁補之] 微 [晁補之] 沈 [晁補之] 多

[

傾國貳元卢逢
贈佳人登樓有感李賀洛
遊園把牡丹
魔邊紅豔對花飲
紅迎相口唱新
忽地下階借解
好香難拋蝶先知
誠知春意盛州早是
眼前紅燭夜迎人映
龍股淚非貧行步歌危實怕春
金罇卮酒勸君
春風自昌易自題蠻蠟
為嫌風日下樓稀日射紗窓風撼
佳人鄧越羅衣
花影深沉庭不作悔時相向
遮衆舍風動玉柘
競挽春衫來地並肩閑庭共徘
閨幃不得偷遊
橫臥烏龍作如
爭引金鐵下鳳
趙長行蓋了繡簾閑查花滿地堆香雪
親妝玉佃春日
贈李映盤鬱邑
巫山雲雨洛川
景狀入詩兼入講
香船集卷十一 五

遊釋鑒落猶防獨把花枝歸洞府明鏡懶開長在匣
羅衣欲換更添香堪嫌點綴流蘇帳玉女親縫紫錦囊
敬著金梭思往夕露如輕雨月如霜
遊魯城
珠娘
在夜
綠楊深巷馬頭斜簾額侵鉤繡碧窈窕玉堂裘翠幄
珍羞步障列朝筵春風小檻二升酒蠻蠟同心四照花
如是笛弦催曙地月花第一
綠楊閑巷牧
簾額春新主
窈窕張東之東
參差鬱寶玉
臂蒲
春風自昌易自題蠻蠟
昌止
成式不赴
風亭夜飲好是
東手
道光遺月
為嫌風日下樓稀日射紗窓風撼牖女伴相邀探雪
佳人鄧越羅衣牛幽燕千般語化作鴛鴦雙飛
花影深沉庭不作悔時相向亦依依
為嫌風日下樓稀日射紗窓風撼牖女伴相邀探雪
佳人鄧越羅衣牛幽燕千般語化作鴛鴦雙飛
花影深沉庭不作悔時相向亦依依
為嫌、日下樓稀、日射紗窓、風撼牖、女伴相邀探雪、
佳人鄧越羅衣牛幽燕、千般語、化作鴛鴦雙飛、
花影深沉庭不作悔時相向亦依依
為嫌風日下樓稀日射紗窓風撼牖女伴相邀探雪
佳人鄧越羅衣牛幽燕千般語化作鴛鴦雙飛

入夜更宜明月滿晚簾珠捲處見分明

題隱斷送官初著白居易題潯陽江入道 紅錦綠苔題研羅 霍懷貞題安樂郡中 紫蝶拿自閩二月二日 入夜擇法張

遙看美女院門開行郎裙裾拂落梧上佩令劍面步遊

遙看王建宮詞 玉佩長秋無比 縱令包何省通士觀有道 安得李白贈興之 今日李賀效人 狂心千方

縱令奔月成仙去安得好風吹汝來

綺雲窗卻卸裁縱令奔月成仙去安得好風吹汝來

今日分明花裏見狂心酌盡共卻

今日分明花裏見狂心酌盡共卻

遙看王建宮詞 玉佩長秋無比 縱令包何省通士觀有道 安得李白贈興之 今日李賀效人 狂心千方

遙看美女院門開行郎裙裾拂落梧上佩令劍面步遊

綺雲窗卻卸裁縱令奔月成仙去安得好風吹汝來

今日分明花裏見狂心酌盡共卻

舍人南晚簾徐孝德 溪別業 紫蝶拿自閩二月二日 入夜擇法張

憶江南天桃盛開逸安樂郡中 紫蝶拿自閩二月二日 入夜擇法張

霍懷貞 憶江南天桃盛開逸安樂郡中 紫蝶拿自閩二月二日 入夜擇法張

舍人南晚簾徐孝德 溪別業

題隱斷送官初著白居易題潯陽江入道 紅錦綠苔題研羅 霍懷貞題安樂郡中 紫蝶拿自閩二月二日 入夜擇法張

賺得佳人出綉幃畫羅輕扇掩雙飛

賺得佳人出綉幃畫羅輕扇掩雙飛

阿母宮中見亦稀好伤翠樓月色新裁白紵作春衣

阿母宮中見亦稀好伤翠樓月色新裁白紵作春衣

水精簾動微風起玉鳳雕釵髮欲飛

水精簾動微風起玉鳳雕釵髮欲飛

賺得 元稹 閨中秋晝寄遠第 荊王 唐代元城 吳合宮 春卷

賺得佳人出綉幃畫羅輕扇掩雙飛

阿母 王建 近有仙過好伤 新裁 白紵 春衣

阿母宮中見亦稀好伤翠樓月色新裁白紵作春衣

山亭 花蘂夫人 宮詞

水精簾動微風起玉鳳雕釵髮欲飛

賺得 元稹 閨中秋晝寄遠第 荊王 唐代元城 吳合宮 春卷

賺得佳人出綉幃畫羅輕扇掩雙飛

阿母 王建 近有仙過好伤 新裁 白紵 春衣

阿母宮中見亦稀好伤翠樓月色新裁白紵作春衣

山亭 花蘂夫人 宮詞

水精簾動微風起玉鳳雕釵髮欲飛

嬋娟二八正嬌姿每到花前似不知

嬋娟二八正嬌姿每到花前似不知

傳聞織女如堪嫁牛郎牛處織女如堪嫁

傳聞織女如堪嫁牛郎牛處織女如堪嫁

盡日後廳無一事水精簾下看枕雙

盡日後廳無一事水精簾下看枕雙

嬋娟 張德容 二八正嬌姿每到花前似不知

嬋娟 張德容 傳聞織女如堪嫁牛郎牛處織女如堪嫁

嬋娟 張德容 盡日後廳無一事水精簾下看枕雙

嬋娟二八正嬌姿每到花前似不知

傳聞織女如堪嫁牛郎牛處織女如堪嫁

盡日後廳無一事水精簾下看枕雙

年紀未多猶惜花指人拗斷數枝遮

桐花 孟郊 遠步步含芳楚 細路 李商隱 小樓 李後主 歌

美煙分在鬢螺想 羅隱 螺想 止盧仝 年紀 方干 贈 背人 薛能 李拔

小樓昨夜又東風燈火分明上三層綺幕遮羅一燈紅

小樓 晏殊 戶映簾垂風 銀燈 孟郊 碧池 杜牧之 街 向 夏

小樓高閣朗娥冷戶映屏風故故斜銀燈有光妨宿燕

碧池新浴浴鴛鴦寸心於人兩處同

碧池新浴浴鴛鴦寸心於人兩處同

綉管曲長吹未徹簾間鸚鵡報煎茶

小樓高閣朗娥冷戶映屏風故故斜銀燈有光妨宿燕

碧池新浴浴鴛鴦寸心於人兩處同

綉管曲長吹未徹簾間鸚鵡報煎茶

小樓昨夜又東風燈火分明上三層綺幕遮羅一燈紅

小樓 晏殊 戶映簾垂風 銀燈 孟郊 碧池 杜牧之 街 向 夏

小樓高閣朗娥冷戶映屏風故故斜銀燈有光妨宿燕

碧池新浴浴鴛鴦寸心於人兩處同

綉管曲長吹未徹簾間鸚鵡報煎茶

村花暗淡柳惺忪步步猶疑是夢中細路獨來當此句

村花暗淡柳惺忪步步猶疑是夢中細路獨來當此句

小樓昨夜又東風燈火分明上三層綺幕遮羅一燈紅

小樓昨夜又東風燈火分明上三層綺幕遮羅一燈紅

桐花 孟郊 遠步步含芳楚 細路 李商隱 小樓 李後主 歌

美煙分在鬢螺想 羅隱 螺想 止盧仝 年紀 方干 贈 背人 薛能 李拔

小樓昨夜又東風燈火分明上三層綺幕遮羅一燈紅

桐花 孟郊 遠步步含芳楚 細路 李商隱 小樓 李後主 歌

美煙分在鬢螺想 羅隱 螺想 止盧仝 年紀 方干 贈 背人 薛能 李拔

年紀未多猶惜花指人拗斷數枝遮

年紀未多猶惜花指人拗斷數枝遮

風管遙向月中發撩亂芳情最是君指頭試香添爐炬

風管遙向月中發撩亂芳情最是君指頭試香添爐炬

愁緒無加鎖眉黛別梯空有淚沾衣

愁緒無加鎖眉黛別梯空有淚沾衣

花有風流來繡茵紛花拂水淨於雪

花有風流來繡茵紛花拂水淨於雪

風管 史浩 和 撩亂 孟郊 芳情 元稹 遠客 毛熙震 試香 溫庭筠 添爐 韓偓 愁緒 無加 鎖眉 黛 別梯 空有 淚沾 衣

風管遙向月中發撩亂芳情最是君指頭試香添爐炬

愁緒無加鎖眉黛別梯空有淚沾衣

花有風流來繡茵紛花拂水淨於雪

風管 史浩 和 撩亂 孟郊 芳情 元稹 遠客 毛熙震 試香 溫庭筠 添爐 韓偓 愁緒 無加 鎖眉 黛 別梯 空有 淚沾 衣

風管遙向月中發撩亂芳情最是君指頭試香添爐炬

愁緒無加鎖眉黛別梯空有淚沾衣

花有風流來繡茵紛花拂水淨於雪

年紀未多猶惜花指人拗斷數枝遮

桐花 孟郊 遠步步含芳楚 細路 李商隱 小樓 李後主 歌

美煙分在鬢螺想 羅隱 螺想 止盧仝 年紀 方干 贈 背人 薛能 李拔

年紀未多猶惜花指人拗斷數枝遮

桐花 孟郊 遠步步含芳楚 細路 李商隱 小樓 李後主 歌

美煙分在鬢螺想 羅隱 螺想 止盧仝 年紀 方干 贈 背人 薛能 李拔

風管遙向月中發撩亂芳情最是君指頭試香添爐炬

愁緒無加鎖眉黛別梯空有淚沾衣

花有風流來繡茵紛花拂水淨於雪

風管 史浩 和 撩亂 孟郊 芳情 元稹 遠客 毛熙震 試香 溫庭筠 添爐 韓偓 愁緒 無加 鎖眉 黛 別梯 空有 淚沾 衣

風管遙向月中發撩亂芳情最是君指頭試香添爐炬

愁緒無加鎖眉黛別梯空有淚沾衣

花有風流來繡茵紛花拂水淨於雪

溪丹橘山行 全 翠幌 山行 劉禹錫 溪丹橘 山行 劉禹錫 翠幌 山行 全 溪丹橘

溪丹橘山行 全 翠幌 山行 劉禹錫 溪丹橘 山行 劉禹錫 翠幌 山行 全 溪丹橘

才庭廣博山花豔夫（韓翃送楊燕赴舉）
舊業博山北
臉橋羅劍北（見詩）
曾如劉阮訪仙蹤別有深情一萬重（鄭嵎津陽門詩）
鎖帳鴛鴦被（韓偓）
好將花下承金勒（李商隱）
春色惱人遮不得（李商隱）
柳如解妒還須別（白居易楊柳枝詞）
將陰垂來襲美（陸龜蒙和襲美）
羅幃自卷（韓偓）
裁剪（韓偓）
裁剪春光（杜甫）
紅映樓臺綠遶城（李商隱）
落絮遊絲亦有情（蘇小小歌）

桂幌椒閨木蘭堂翠帳雲屏白玉牀（李商隱）
嫦娥仙子曉粧（李商隱）
不熱不寒秋意（李商隱中秋夜登）
月更教明（李商隱）
珍珠簾外淨無塵（李商隱）
風吹雙色欲（李商隱）
桃葉桃根雙好（杜牧）
珍珠宮詞疑（張祜）
月暖煙花曾撲地（劉禹錫）
山夜雨火（李商隱）
好（杜牧）
月暖煙花曾撲地（劉禹錫）
風吹方千（朱秀）
春望遊出（韋莊）
百花（唐彥謙春深）
百花行（馬上作）（閨中）
丹馬上（李商隱）
百花（韋莊）
春望張（韋莊）
百花（唐彥謙春深）
百花行（馬上作）（閨中）
林間戲蝶（韋莊）
春望遊出（韋莊）
百花（唐彥謙春深）
百花行（馬上作）（閨中）
馬上（李商隱）
丹馬上（李商隱）
百花（唐彥謙春深）
百花行（馬上作）（閨中）
桑子不信（李商隱）

丹蝶逐風（王建）
白翁閑（王建）正當剛兼玉蝶醉狎貪
獨花（蝶落花）

西施沒道沉春紗幾個春舟在若耶溪面風流顯起玉
勾欄悵御柳化鶯聲聒蛺蝶迎人傚彩霞

惹袖尚除香半日
舞中拈出鬱金來

西施（鄭楚五殘
日歸思（綺谷湖面村牧宣州留贈一生（筆莊出關賞
詩）再看光惹袖（崔魯牡丹詩）袖中（王建宮詞）

小頭白居易上寒鬢（李山甫寒食）
白髮人（貫休贈小妓）因把剪刀嫌道冷（王建宮詞）
帳中長是炷衙香（李商隱兒）
等閑裁破錦鴛鴦（李賀惱公）

醉凭欄光遠題（李商隱楸葉）
女伴偷折海仙（曹唐小遊仙詩）因把（秦韜玉）
雙手（魔屠小）等閑（魔屠小）

寒鬢（李商隱）
貧女（李山甫）
鏡中（王建宮詞）

媛屋繡簾紅地爐（外頭得似此間無）
綠窓麗（偏）
綠長（外）
魁（外）
外（外）
幃（外）
翠蛾（外）
別添龍腦（外）
錦堆花落（外）
不許（外）

嫁屋（李商隱嫁）
益（李商隱益）
和（李安樂公）
山莊（李商隱）

綠窓（韓偓閨）
綠（韋莊）
綺（韋莊）
秦（韋莊）
公（韋莊）
別（韋莊）
不許（外）

不許（外）
維（外）
夕（外）

流出桃花片（新）
再到人（新）
魂（新）

蜜蜂胡蝶生情性貪作韓香忘却身

流出胡（鄭武陵溪）
劉阮再（劉禹錫再）
不復見仙（劉禹錫）
有（劉禹錫）
猶（劉禹錫）
新（劉禹錫）

聚（李山甫）
殘春也（韓偓）
知（韓偓）
情（韓偓）
代（韓偓）
郭（韓偓）
再到（曹唐）
為（曹唐）
亭（李中）
一（李中）
溪（李中）
蜜蜂（杜甫）
風雨（杜甫）

貪作（韓偓）
味（韓偓）
香（韓偓）

不及金蓮步步來有心（劉禹錫）
不交（劉禹錫）
有心（劉禹錫）
非（劉禹錫）
為（劉禹錫）
留（劉禹錫）
贈（劉禹錫）

莫將（黃滔）
催妝（崔道融）
海棠（韓偓）
小妹（李商隱）

殘春（王建宮詞）
殘（綺谷）
湖（綺谷）
州（綺谷）
贈（綺谷）
一生（筆莊出關）
賞（筆莊）
牧（宣）
宣（宣）

紅粉春妝（王建宮詞）
春（王建）
宮（王建）
詞（王建）

紅粉（韓偓）
妝（韓偓）
鏡（韓偓）
催（韓偓）
為（韓偓）
報（韓偓）
卿（韓偓）
波（韓偓）
須（韓偓）
穩（韓偓）
當（韓偓）
真（韓偓）
勿（韓偓）
意（韓偓）
更（韓偓）
連（韓偓）
連（韓偓）

遊棠花下歇韆（李商隱）
第二房（李商隱）
門（李商隱）
手（李商隱）
自（李商隱）
開（李商隱）

綺窓（韓偓）
綺窓（韓偓）
夜（韓偓）
閉（韓偓）
玉堂（韓偓）
靜（韓偓）
得（韓偓）
倦（韓偓）
寒（韓偓）
步（韓偓）
搖（韓偓）
秋（韓偓）
風（韓偓）
入（韓偓）
簾（韓偓）
中（韓偓）

別夢依依到謝家（柳堂燈起日西斜）
也（柳堂燈）
知（柳堂燈）
暮（柳堂燈）
雨（柳堂燈）
生（柳堂燈）
巫（柳堂燈）
峽（柳堂燈）

須（崔用之別）
逐（崔用之）
江（崔用之）
上（崔用之）
一（崔用之）
二（崔用之）

破（韓偓）
人（韓偓）
柳（韓偓）
堂（韓偓）
燈（韓偓）
背（韓偓）
那（韓偓）
堪（韓偓）
香（韓偓）
心（韓偓）
初（韓偓）
斜（韓偓）
蝶（韓偓）
一（韓偓）
羣（韓偓）
嬌（韓偓）
鳥（韓偓）
共（韓偓）
啼（韓偓）
花（韓偓）

風簾幙（韓偓）
簾（韓偓）
幙（韓偓）
清（韓偓）
明（韓偓）
近（韓偓）
拜（韓偓）
歸（韓偓）
來（韓偓）
走（韓偓）
鈿（韓偓）
車（韓偓）

別（崔用之）
夢（崔用之）
依（崔用之）
依（崔用之）
到（崔用之）
謝（崔用之）
家（崔用之）
也（崔用之）
知（崔用之）
暮（崔用之）
雨（崔用之）
生（崔用之）
巫（崔用之）
峽（崔用之）

蟬鬢（杜牧）
鬢（杜牧）
清（杜牧）
冷（杜牧）
金（杜牧）
蟬（杜牧）
鬢（杜牧）
不（杜牧）
勝（杜牧）
釵（杜牧）
也（杜牧）
知（杜牧）
京（杜牧）
兆（杜牧）
眉（杜牧）
嫵（杜牧）

夜長似歲欲（韓偓）
盡（韓偓）
却（韓偓）
思（韓偓）
量（韓偓）
來（韓偓）
路（韓偓）
不（韓偓）
通（韓偓）

題情花發因題連管（吳融）
艷寢倚樓（韓偓）烟雨濛濛（白居易）
鄰邦恐費（唐鄭）題（連）
武陵溪（劉）

霏霏霧雨杏花天（解語花枝在眼前雙帶繡箱盤錦鴈）
滿（連）和蠟照香（鈿）
爲（連）朝雲來此地（始知地上有神仙）

霏霏霧雨杏花天（解語花枝在眼前雙帶繡箱盤錦鴈）
將（同）玉蝶（疑）肌（但得鴛衾枕臂）
始（知）地上有神仙

霏霏霧雨杏花天（解語花枝在眼前雙帶繡箱盤錦鴈）
戲蝶（集賢）上（將）同（疑）
處（學）士（劉）
此（白居易）
如（遊）盧（鄭）
山（中張員外）
管絃長奏綺羅（倚檻嬌羞醉眼）
倚檻（莫）
便隨（王母）上煙霞（登樓夜坐三層月回首春風一面）

霏霏霧雨杏花天（解語花枝在眼前雙帶繡箱盤錦鴈）
語（李洞）
奴（宋德宜）
悉（越人）
將（同）
設（丁）
駭（上）
天（津橋）
中（張員外）
倚檻（莫）
應是天教相煖（退紅香汗濕輕紗）

霏霏霧雨杏花天（解語花枝在眼前雙帶繡箱盤錦鴈）
語（李洞）
奴（宋德宜）
雙（龍慶）
越（人）
將（同）
設（丁）
駭（上）
天（津橋）
管絃（薛逢）
春（日）
倚（檻）
鴛（劉兼）
牡（丹）
鴛（韋莊）
鴦（陸龜蒙）
玉（鉤）
羅（韓）
帳（韋莊）
倚檻（莫）
應是天教相煖（退紅香汗濕輕紗）

霏霏霧雨杏花天（解語花枝在眼前雙帶繡箱盤錦鴈）
語（李洞）
奴（宋德宜）
雙（龍慶）
越（人）
滿（筵）
紅（韋莊）
袖（白居易）
招（劉

暗愁邯鄲驚語老日高猶擁繡戶珠簾相映深雲鬢閒梳和羹調鼎事已畢高臥畫堂春

玉堂簾卷月華新中有紅神李翺李商隱共話心曲李翺李商隱

羅帷夢裏海樓空有感月高猶照畫堂東

暗愁邯鄲驚語老日高猶擁繡戶珠簾相映深雲鬢閒梳和羹調鼎事已畢高臥畫堂春

玉堂簾卷月華新中有紅神李翺李商隱共話心曲

羅帷夢裏海樓空有感月高猶照畫堂東

芙蓉綃帳題閒筆小玉上妝鋪夜衾

川下芬芳畔醉吟二十橫波迎慢小五鉢香帔結同心

誰家紅袖倚高樓春入眉心兩點愁何曾得兒此風流吳姬舞雪非眞豔秦女窺人不解羞

花對玉鉤簾外發指揮嬋子挂簾鉤

誰家

出牧南陵道中春入白居易仔細社前鶯長安何曾吳融

齡九日登高吳姬釋齊已書記

人指揮女冠公樓上

能歌妃女逐誰處席上新聲花下柳滿篇風流在帳懶如將心力事新妝橫拖人別笑映珠簾盤客來

怪得獨饒脂粉態滿庭紅杏梨桃開

能歌妃女逐誰處席上新聲花下柳滿篇風流在帳懶如將心力事新妝橫拖人別笑映珠簾盤客來

怪得獨饒脂粉態滿庭紅杏梨桃開

能歌妃女逐誰處席上新聲花下柳滿篇風流在帳懶如將心力事新妝橫拖人別笑映珠簾盤客來

怪得獨饒脂粉態滿庭紅杏梨桃開

能歌妃女逐誰處席上新聲花下柳滿篇風流在帳懶如將心力事新妝橫拖人別笑映珠簾盤客來

怪得獨饒脂粉態滿庭紅杏梨桃開

能歌妃女逐誰處席上新聲花下柳滿篇風流在帳懶如將心力事新妝橫拖人別笑映珠簾盤客來

怪得獨饒脂粉態滿庭紅杏梨桃開

能歌妃女逐誰處席上新聲花下柳滿篇風流在帳懶如將心力事新妝橫拖人別笑映珠簾盤客來

怪得獨饒脂粉態滿庭紅杏梨桃開

閒立韓偓遠見玉搔裊度鈿枝宜

蓄蕤翠袖李商隱和人戲贈

花開人歡喜

香屑集卷十二

吉益中五十四首

吉益校注

題妝初促如明鏡鮮妍絕比倫綠酒一巵紅上面
金釵十幅壓羅裙水紋簟冷消殘暑枕畔屏山掩
夜雲妾貌不如花月影籠身
凝妝未罷來明鏡方展羅衣中宮人一件多
重金釵十二行李商隱
子家桃子樹心好與人
綠李中思游陽
雙來李商隱
春遠感昔

花鈿羅衫等細腰鳳樓上伴吹簫只留蜀彥嗔中
客不與秦樓鳳作雨歸
花鈿委地沒人收翠羽明璫滿路遊
殘才子賦高唐
化人
修有錫
不知紅葉相思意只寫相思寄與君
雲鬟曉起未破愁桃源仙子不須愁燈前且結同
心帶的的鴛鴦花樣繡
的的鴛鴦繡作雙
蜂偷花蜜初嘗處一抹濃紅傍臉生
灯前女伴笑相迎
雲鬟曉起未破愁桃源仙子不須愁燈前且結同
心帶的的鴛鴦花樣繡
的的鴛鴦繡作雙
蜂偷花蜜初嘗處一抹濃紅傍臉生
灯前女伴笑相迎

曾約同心在綺羅別後音書兩渺然
曾約同心在綺羅別後音書兩渺然
春到上林花滿枝鶯聲宛轉報芳時
春到上林花滿枝
應沒心情理舊絃
應沒心情理舊絃
夜臥不成眠
夜臥不成眠
春到梨花日又斜中庭月影人千合悵悵閒看繡
春到梨花日又斜中庭月影人千合悵悵閒看繡
應沒心情理舊絃夜臥不成眠起來知有意小姑
應沒心情理舊絃夜臥不成眠起來知有意小姑
居處本無郎
居處本無郎
白從史鳳迷
白從史鳳迷
楚神尚有行雲意能逐東風作雨歸
春到上林花滿枝鶯聲宛轉報芳時
細環滿鳳釵頭重翠冠子梔花
細環滿鳳釵頭重翠冠子梔花
沈煙微雨念高唐北飄斷雁聲相續
沈煙微雨念高唐北飄斷雁聲相續
爽度簾旗相對起粉牆紅杏一枝斜
爽度簾旗相對起粉牆紅杏一枝斜
細環小鬟雙眼長翹翹凌波遊洛浦
細環小鬟雙眼長翹翹凌波遊洛浦
飄過牆花似雪沈煙微雨念高唐
飄過牆花似雪沈煙微雨念高唐
夕還懷幾度簾旗相對起粉牆紅杏一枝斜
夕還懷幾度簾旗相對起粉牆紅杏一枝斜
胸花妝有雖

妝成嗜臂跳凝脂薄粉輕朱取次施好與檀郎記花衆
最憐京兆畫蛾低處處風光今日好
牧成道光遠游粉黛爭妍北詩好與李肇七夕寄最憐毛文
錫詞見諸妓張氏兄弟
含羞帶笑入日侍從宴大明宮應制
走馬章臺半倒鞭門前仍下七香車有緣有相應非笛
蝶影蜂聲爛漫時
碧欄杆外繡簾垂
走馬章臺日半斜門前仍下七香車有緣有相應非笛
蝶影蜂聲爛漫時
碧欄杆外繡簾垂
能豔能芳自一家地位能教知君倒篋情何厚
蝴蝶也尋花
蝴蝶參差有扇紗
圖方救山下種得花人宮詞夢為魚玄機寄無能酬已
見日看杏花
第陵寄
王維戲贈
門前
史冀有緣相識
蟬雀曙
知君薄倖人自
江行
蟬雀參差有扇紗
蝴蝶也尋花
與妹詠笛抢前去偶助笑妝嗔阿孃巴到
也知心事嫁
偶助笑妝嗔阿孃巴到
偶助笑妝嗔阿孃巴到
偶助笑妝嗔阿孃巴到

如今命薄仍相似　今朝七夕會時一杯韓偓
相思意　纔得此生重結
此生重結

臥聽長門午漏傳　愁君不語淚潸然　白居易
淚偷彈不敢多　最恨花前與月下　花前月下
花前月下逐笙歌　修妝宮額村裙上　愁多最恨
愁多最恨花無語　閑折櫻桃獨自嘗　閑折櫻桃
閑折櫻桃獨自嘗　情多不如無情物　情多不如
情多不如無情物　玉筯垂時人轉憐　恰似梨花
恰似梨花和夜雨　恰似梨花和夜雨　恰似梨花
和夜雨　怪得王維畫不成　怪得王維畫不成
怪得王維畫不成　風流又及少年時　火急歡娛
慎勿遲　衣汗稍停牀上扇　衣汗稍停牀上扇
蝶嬌鶯妬來臉邊　脂銷罥罥羅鬲承輕汗　銀燭
金杯映翠眉　星月逢迎此夜稀　鈴聲不到人
先覺　星月逢迎此夜稀　鈴聲不到人先覺
星月相逢此夜稀　鈴聲不到人先覺　飲有微酣
動紈扇　欲能更續雙雄夢　欲能更續雙雄夢
欲能更續雙雄夢　知身有恨長低面　低面羞人
強折花　玉筯偷垂一行淚　低面羞人強折花
一冬再發　花間玉筯垂　勞將素手捲羅幃　翠幌
金鉤半不垂　鶯舌分明叫曙天　漏箭深沒人聲
靜　勞將素手捲羅幃　翠幌金鉤半不垂
鶯舌分明叫曙天　漏箭深沒人聲靜　勞將素手
捲羅幃　翠幌金鉤半不垂　鶯舌分明叫曙天
漏箭深沒人聲靜　星月相逢此夜稀　鈴聲不到
人先覺　星月相逢此夜稀　鈴聲不到人先覺
星月相逢此夜稀　鈴聲不到人先覺　飲有微酣
動紈扇　欲能更續雙雄夢　欲能更續雙雄夢
欲能更續雙雄夢　知身有恨長低面　低面羞人
強折花　玉筯偷垂一行淚　低面羞人強折花
一冬再發　花間玉筯垂　勞將素手捲羅幃　翠幌
金鉤半不垂　鶯舌分明叫曙天　漏箭深沒人聲
靜　勞將素手捲羅幃　翠幌金鉤半不垂
鶯舌分明叫曙天　漏箭深沒人聲靜　星月相逢
此夜稀　鈴聲不到人先覺　星月相逢此夜稀
鈴聲不到人先覺　星月相逢此夜稀　鈴聲不到
人先覺　飲有微酣動紈扇　欲能更續雙雄夢
欲能更續雙雄夢　欲能更續雙雄夢　知身有恨
長低面　低面羞人強折花　玉筯偷垂一行淚
低面羞人強折花　一冬再發　花間玉筯垂
勞將素手捲羅幃　翠幌金鉤半不垂　鶯舌分明
叫曙天　漏箭深沒人聲靜　勞將素手捲羅幃
翠幌金鉤半不垂　鶯舌分明叫曙天　漏箭深沒
人聲靜　星月相逢此夜稀　鈴聲不到人先覺
星月相逢此夜稀　鈴聲不到人先覺　星月相逢
此夜稀　鈴聲不到人先覺　飲有微酣動紈扇
欲能更續雙雄夢　欲能更續雙雄夢　欲能更續
雙雄夢　知身有恨長低面　低面羞人強折花
玉筯偷垂一行淚　低面羞人強折花　一冬再發
花間玉筯垂　勞將素手捲羅幃　翠幌金鉤半不
垂　鶯舌分明叫曙天　漏箭深沒人聲靜　勞將
素手捲羅幃　翠幌金鉤半不垂　鶯舌分明叫曙
天　漏箭深沒人聲靜　星月相逢此夜稀　鈴聲
不到人先覺　星月相逢此夜稀　鈴聲不到人先
覺　星月相逢此夜稀　鈴聲不到人先覺　飲有
微酣動紈扇　欲能更續雙雄夢　欲能更續雙雄
夢　欲能更續雙雄夢　知身有恨長低面　低面
羞人強折花　玉筯偷垂一行淚　低面羞人強折
花　一冬再發　花間玉筯垂　勞將素手捲羅幃
翠幌金鉤半不垂　鶯舌分明叫曙天　漏箭深沒
人聲

為惜紅芳今夜裏月移花影過庭除

巨樓籠德璉心每
溪亭商隱李能未七夕

小院珠簾皆地垂半開香閣兒嬌姿今年春色還相識
脈依消魂更不疑倚醉無端尋舊約好風偏似送佳期
此時若有人來聽休遣玲瓏門我詞

小院花蓋夫人宮詞半開紅兒詩今年春色還相識
月十六夜月倚醉韓偓倚醉無端尋舊約好風偏似送佳期
元稹重贈

故揀繁枝折贈君朱戚碧思紛紛玉樓冰簟鴛鴦錦
寶釧香蛾翡翠裙到午時歡到夜眼如秋水鬢如雲
已嫌刻燭春宵短紅燭先教刻五分

故揀韓愈風折花枝看朱武后如玉樓牛嶠寶釧戎昱送
胭到白居易羅裙服如仙子天巳嫌唐彥謙紅蠟皮日休文
鼻招周朴
紅燈燦燦綠盤龍此處寒帷正面逢羅袂況兼金勸酒
鬢頂偷度綃犬落楚王雲雨迷巫峽王次宓屏報購鏡
最是五更留不住幾時歸去願相從

紅燈韓愈此處唐九華寄羅隱錢塘江
鬢第一誰道支日休懷古
進士誰道唐汝南陽懶十疑將水簾洞韓偓
自況行路難

一朵龍泉贈掌肌簾握瓦可憐元稹晚李十
已拋夾幕白居易含詞傳錢牡丹須盡
題衆人盡和思賢頓
小閣涼深玉蔗風鶯啼金井下疎桐
地色秋分月色新誰遣夫君不同宿
詞屏見後當廷立何況如今鬢影分
自況行路難

依依脉脉如何莫愛芳菲溫綺羅

空階月地相過金鈿
臉伽火蓉脚伽似玉玉郎
沈沈愛賞春雨
舊夜銀燈人宮棋臉
收伽鬟伽故遊留伽遊破
春伽臉以徙伽高樓花光
來上傳香袖
雖得相逢苓影別恩情
須學水長流

收裙聲起嗎
燈花陳倚即
光浦松臥晚
晚春險印日
踏遊破阜
詞恩情無主
獨影徐鉉
花獨夫
畫羅
人宮詞
楚腰纖細掌中輕抱向閉窓却怕明雲髻半偏新睡覺
鬢一面殘妝成畫罷金鑪難相拂湘簟自有情
此日今人肌欲斷玉釵敲著枕面皺

依依愛賞春雨
槐陌王洪
詩雲堦柱敬
七夕金鈿
舊夜銀燈人宮棋臉
似白居易
詩人玉郎
夏侯孟
詩
炮格詳見初
朝雲越夜來
玩金鴨鸚醉
送我葉笙
詩已涼韓
已涼
慢拋團光
扇貧苧施
肩吾
夜來曾吐紅細眸醉後拋眼恐負伊

送我殷勤酒滿巵已涼天氣未寒時慢撚彩箋閒書字
貪看金梭慚誤杼燈格月斜妾智不改朝雲暮雨鎖相隨
水精簾捲近秋宵落落初涼人約羅衾閒荷花共人語
更乘涼小伴君過心迷暗窓猶聽風過廊幕有波
應是水仙桃洗處薄施鉛粉畫青蛾

水精簾兒
宮詞苦熱
卜鄰事
冬曉角
上人院心迷崔珏
旬題風過
吳姬
織女西垂隱燭宵綠盆交拜合歡杯金鈴玉環相磋切
珠蓋瓊花開剪裁風泉劉
忍貪風月當年少誤到蓬山頃上來

織女西垂
王孫
綺羅
簾外芭蕉三兩窠石榴
花裏笑聲多紅粧欲醉宜斜日
睡臉初開似剪波翠鳳寶釵垂綠鬢雪高一搦細腰
簾外李飛
長相思
石榴宮詞
上建紅妝
李白
悟書遊部
睡臉白
居易
參軍
忽下銀燈暗曉風鸞金堂北畫樓鴛鴦兒冷霜華重

影翠肌閒繡帳和山色未歸忘宋玉簫聲稍自傍秦宮
細腰侍女瑤花外曾見娉婷舞鏡中
窓下【鄭嵎】夜半鳥啼【李商隱】殘夢遠【張泌】花
山色【李益】玉上簾【韓偓】簫聲【吳融】細腰【曹唐】小幹見【李賀】梧枝好
【李商隱】無題
鴛鴦【徐夤】綉譜【韓偓】雙雙翅【和凝】迎得郎來入綉幃【韓偓】女
伴【和凝】相勸加羅衣【李商隱】月明【韓偓】階下約【和凝】窓前秋夜
暗見【韓偓】玉釵【和凝】墜枕雨心【韓偓】和影共【和凝】依【和凝】

【儲光羲】月明【韓偓】照屏風【韓偓】粉頭【韓偓】殘燈【韓偓】滅燼【韓偓】知夜短
和衣【韓偓】睡見【楊萬里】兩心【韓偓】相憶【韓偓】夢【韓偓】中【韓偓】人去【韓偓】人來【韓偓】自不【韓偓】知

【徐夤】秋夜【韓偓】獨【韓偓】門【韓偓】前【韓偓】

【徐夤】金盤【張碧】人掬【韓偓】月【韓偓】光【韓偓】滑【韓偓】纔【韓偓】正【韓偓】面【韓偓】偷【韓偓】勻【韓偓】

【王建】宮詞【綠水】牧牧【人】阿歡早【是】【孫光憲】五更【李商隱】圖藥
【李商隱】庭【李商隱】已向【李商隱】階前【李商隱】守月【李商隱】明【李商隱】度幃【李商隱】穿幌【李商隱】又殘【李商隱】更【王仲】
【王建】宮詞【綠水】牧牧【人】阿歡早【是】【孫光憲】五更【王仲】
【王建】宮詞【綠水】牧牧【人】阿歡早【是】【孫光憲】五更【王仲】

曾聞仙子住天台天腸斷腸一抹腮月色更添春色如
無心翻似有心來白言此去橫塘近山被人間更漏催
銀燭未消心意遠畫樓歡處夜推杭起卻徘徊

贈人 盛雅

小家子天賜

真白言溧陽川上女

白居易歌

金縷鴛鴦滿絳裙溫麼仙

金縷 楊慎

女冠溫麼仙

香屑集卷十二 三

藕絲初試出羅裙未必輸孫賦碧雲
流蘇帳曉春難早每到聞時似不聞

聞雞 李商隱

重日述和當長謠李商隱 箋轉

到聞雞

倚樓垂秋復凭欄賓鴻慈龍紫風寒
黃金梯滑垂行跡翠袖資腰無言語
雖喜得同今夜枕我心猶欲書圖看

倚樓 劉兼

樓駕懷 宴髻鬟作紅燭影迴仙態近
復道交窓作合歡

林 溫庭筠

庭前送阿舅 復道 安古意

雖喜 眠琴成篇

粉筆紅窓詩不成來頻鸚鵡亦知名
能消悵恨事成跡
書罷酒可排悶中無燭若為行

瑤堦夜色涼如水更倚朱欄待月明
粉筆花孤大 來期 宗劉 桑能消白
上女名 對鏡吟 暗中 周景 來 瑤堦 階 琳
月色更添春色好
無心翻似有心來白言此去橫塘近山被人間更漏催
銀燭未消心意遠畫樓歡處夜推杭起卻徘徊

無力嚴妝倚繡襦自疑身在畫屏中
嬌姬不知人拳曲一朵紅酥旋欲融

無力 李商隱 自嬌 李商隱 驛 越羅 李商隱 巧 粧花親上面

水閣虛涼玉簟空應千奴萬婢隨驚鴻
水亭 暮人 平谷 應有 中 玩水 上花 巧 將 紅兒 詩 嬌嬈 秀雨 李商隱 一

嬌姬不知人拳曲一朵紅酥旋欲融
無力嚴妝倚繡襦自疑身在畫屏中

焚香宴坐睡窓深暗覺簾香已滿襟
一雙紅臉動春心風篩月影皆堪愛
玉液金華莫厭斟

焚香 白居易 味也 睡覺 李和 白十五 李群玉 一雙 野鴛人 元稹 冬 解衣 韓翃 柳 王涉 大乙 真烈 酒 鏡

月照高樓一曲歌春風簾裏捲青蛾
紅燈未滅羅帷暖猶自殘粧伴翠娥

月照 溫庭筠 上 春風 羅隱 青蛾 李商隱 詩 羅隱 安古意

仰問白鳥邊不知落花何處是人間

書

催整花鈿出繡閨龍將一笑使人迷宜須數數歡會勿勿便拚拂物更添和淚帶清猿琴裏語到月輪低與郎重把金盃勸莫使香醪淚滴啼

偶題張祜

[illegible]宜須命公園春遊宴來可[illegible]

[illegible]

殘燈和燼剔氷花雙橫鈿鈒[illegible]

不知明月出巖東傳情每向簷前細算遥絲血脈同

[illegible]

四體著人嬌欲泊可憐蓉色奪花紅

殘燈[illegible]

傳情[illegible]

花滿中庭酒滿尊美人相並立雙軒紅絲穿露珠簾冷

玉珮何光銅照清一笑有時堪解夢回頭唯恐此情傾

不知何事轆轤下閒掷金梭悩翠翹

花滿谷孤光春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香屑集卷十三

唐　唐堂集

古意下五十四首

古意

古愚校注

一朝結綠綺風韻絕管玉聲微甘棠城上客先醉
相如不如人不如折柳比堪吟曉月行雲莫自濕仙衣
西方有美人第一莫教嫣太遲飄颻身似在寥天
一朝結綠綺風韻絕管玉聲微甘棠城上客先醉
相如不如人不如折柳比堪吟曉月行雲莫自濕仙衣
西方有美人第一莫教嫣太遲飄颻身似在寥天
蛾眉新畫覺嬋娟如艷粉紅脂映寶鈿兒說平陽燈影裏
不知羅綺與風煙不如瓊玉樓前相攜花下非秦嶺始信人間有滴仙
蛾眉新畫覺嬋娟如艷粉紅脂映寶鈿兒說平陽燈影裏
不知羅綺與風煙不如瓊玉樓前相攜花下非秦嶺始信人間有滴仙

甲　流蘇閉　朝　
夏　百尺樓　兒　
度　前東燕　語　
伯勞歌　

春鳥交交引思濃謝娥無力脂妝慵小堂綺帳三千戶
雙雙春日春事正融融只宜羅帳上拿
南陌青樓十二重翡翠偷窺龍虎月下逢
嬋娟流入寒玉夢曾向瑤臺月下逢
春鳥啼啼引思濃謝娥無力脂妝慵小堂綺帳三千戶
人生歡樂斜倚
拿荷拿口蕭
曾倒拿口
莖上商陵幸有
明月看從玉手生
采落氣薰珊瑚腕枕花風軟笑語

玲瓏骰子安紅豆六赤重新擲印成
莖上商陵幸有
明月看從玉手生
采落氣薰珊瑚腕枕花風軟笑語
寫虞冰骨步輕輕長眉亦似煙花貼
寫虞冰骨步輕輕長眉亦似煙花貼
自怡
自怡
自怡

錦帳春遲日正中紫陌
[illegible]女清明紅妝千隊列南廂
榴裙色映[illegible]上吹胡琴妓
[illegible]
芙蓉花外夕陽樓無限
[illegible]帥仙在上頭總把春山掃盡
別舍還窺鏡門晚綠窓
[illegible]
要與麻姑同一醉辦將
艾蓉花發遍城頭無限
[illegible]
南海[illegible]司綠窓
[illegible]
始祭[illegible]魏承班
纔宅醉將[illegible]歸宮花
花髮月髮綠宴重不覺春
[illegible]
鴛鴦帳裏換羅衾翡翠
[illegible]
定是風光宿醉醒珍簟
[illegible]
花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眼前行景道不盡
時向月前也有淚

中秋雲解千聚宿鴛鴦名此時
清絕難與君細說

卞肌無疹六銖輕香濕烟鬟相似畫
雙雙飛過一生

春風吹我人仙和舞相招
和淚和愁和酒和粉和花和鄉和語和無和盡和
片片飛來人不見依依千里送行舟
依依青世愁上更添一重

根拔所知不將飄比題
小蟬李商隱張籍蘇州江
南應詔賦賦得蟬
世南應詔賦賦得蟬
秋夜曾聞玉露清
水波自繫綠楊影
蟬
芳樹寧知金氣秋
昨夜東風還入戶小樓腰鼓舞相單
翠消寶釵誓不得
紅蠟香煙撲繡櫳

引得嬌鶯疑不去
春風吹我人仙和舞相招
和淚和愁和酒和粉和花和鄉和語和無和盡和
片片飛來人不見依依千里送行舟
依依青世愁上更添一重

再整魚鬟拋鏡匣
嫩處偏知不知深
小憐玉體橫陳夜
再整雲鬟立繡床
報國千金與萬金
恨夢中無郎可負初心
不將飄比題
小蟬李商隱張籍蘇州江
南應詔賦賦得蟬
世南應詔賦賦得蟬
秋夜曾聞玉露清
水波自繫綠楊影
蟬
芳樹寧知金氣秋
昨夜東風還入戶小樓腰鼓舞相單
翠消寶釵誓不得
紅蠟香煙撲繡櫳

一曲歌聲繞翠帘每到月明思其酌有四座起也關香斯宵約帳迎韓壽郡有餘香煎作繞纏

嫩紅雙臉倒花明飛燕身輕本是楚雨合情皆有記

嫩紅領裏還飛燕新林驛女楚雨龍吟宮柳合御香

韓偓

偶見黃金罩玉人侍郎夜宴白雪宮詞長憶忠州小樓風

花

花玉杯方于新安殷明家集方譽

滿煙斜月照樓低樓上人扶下玉梯何處關教鄧通詞

滿煙盡堪為樓上宮詞何處關白居易夜來馬鼓襄陽女

司空圖

鎖花盡夫能猶帶盧家婢盧元稹妻裏陽為誰流鶯起

由

更下山谷一曲月窓風簾夜過迎不見蛾眉淚滿腮

夢入陽臺夢覺擁魂飛骨亦銷

東樓日出照凝酥曾伴瑤花近玉爐比日覺得真可羨

韓偓

偶語金章紫綬商山四皓合眼逍遙一夜漁人容易上

商山四皓

致中侍御大平公集

商山四皓各抱大平公

合眼逍遙一夜漁人容易上

致中侍御大平公集

商山四皓各抱大平公

合眼逍遙一夜漁人容易上

黃鶯百舌正相呼此時欲別魂銷斷昨夜送歡樂更無

好是向人柔弱處薄羅衫子透肌膚

東樓日居易雪中曾作

合若辺夜復臨高枕相思夢魂中如見晩猶記山下桃春色開
合若辺夜復臨高枕相思夢魂中如見晩猶記山下桃春色開
應是百花撩亂發殷勤相送出天台
合若辺夜復臨高枕相思夢魂中如見晩猶記山下桃春色開
合若辺夜復臨高枕相思夢魂中如見晩猶記山下桃春色開
向人眺道渾無語眼意心期卒未休
合若辺夜復臨高枕相思夢魂中如見晩猶記山下桃春色開
合是昔年遊處只將羞淚對風吹
十五公孫世間第一人
人傳王昌齡眼意青樓
合是昔年遊處只將羞淚對風吹
十五公孫世間第一人
人傳王昌齡眼意青樓
見閨名香滿袖博山香重欲成雲
合是昔年遊處只將羞淚對風吹
十五公孫世間第一人
人傳王昌齡眼意青樓
入想花前山鳥怨料得也應憐宋玉悵教容易見文君
合是昔年遊處只將羞淚對風吹
十五公孫世間第一人
人傳王昌齡眼意青樓
珍珠簾外影如鉤此地相思水共流
合是昔年遊處只將羞淚對風吹
十五公孫世間第一人
人傳王昌齡眼意青樓
貿閨名香滿袖博山香重欲成雲
合是昔年遊處只將羞淚對風吹
十五公孫世間第一人
人傳王昌齡眼意青樓
得意時歌舞地傷心處淚痕多

便覺今朝楚
錫安寺聞上
人彈琴
秦女
我心樂
彈琴
吾兄
我君
半胸酥嫩白雲傾
背面偷人嫌影媚
好似文君選對酒
始知巫峽夕善吹
簫
鬢彩斜捲金條脫
攏髻新收玉步搖
間道神仙不可接
魂隨舞雨此中銷
沉水熏衣自鑪室
隱處代人
書簾垂地紫金牀二年芳思隨雲雨
半夜羅衫身入涼
多情更有分明處
紅樓約中玉釵光
沉水熏衣自鑪室書簾垂地紫金牀二年芳思隨雲雨
半夜羅衫身入涼月照窓欹枕倦輕花委砌落香腮
多情更有分明處
紅樓約中玉釵光
月下偷期
居鄰民林亭
玉
史
沉水熏衣自鑪室書簾垂地紫金牀二年芳思隨雲雨
半夜羅衫身入涼月照窓欹枕倦輕花委砌落香腮
多情更有分明處
紅樓約中玉釵光
月下偷期
居鄰民林亭
玉
史
花杉對鬢鳳凰紋
髻絕高綰石榴裙
臨風嘆綠雲紗幔薄垂金麥穗
江妃玉珮留移念
荀令香爐可待熏
吳音艾艾教開簫
面鏡金深媚卓文君
花杉對鬢鳳凰紋
髻絕高綰石榴裙
臨風嘆綠雲紗幔薄垂金麥穗
江妃玉珮留移念
荀令香爐可待熏
吳音艾艾教開簫
面鏡金深媚卓文君
花杉少年鄰
兒
詩
好
怨錦衾
蓮花妓

不起音聲自趣鄰
引得鄰兒繞帳
砂窓月影花枝
不起
鄰兒
北
山
不起音聲自趣鄰美蓉帳煖度春
引得鄰兒繞帳
砂窓月影花枝
不起
鄰兒
北
山
不起音聲自趣鄰美蓉帳煖度春
引得鄰兒繞帳
砂窓月影花枝
不起
鄰兒
北
山
想知蟾子上羅中美殺烏龍臥錦衾顧得侍兒為道意
可憐仙女愛迷人冰肌玉骨滿觚汗珠襦香腰穩稱身
莫向庭前惜沉醉千般嫵媚不勝春
應知鸞鏡送裏旭千
諾歸南陽劉客
美殺
鬢
盛
任秀才顧得
可
憐
仙
女
愛
迷
人
冰
肌
玉
骨
滿
觚
汗
珠
襦
香
腰
穩
稱

移花門似狄山沙徑亂花初亞山夢裏香

綸巾羽扇老將軍 指揮三軍如貔如貅 決勝千里 運籌帷幄 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小樓笙吹一曲新 小樓笙吹一曲新 小樓笙吹一曲新 小樓笙吹一曲新

憑闌人靜 憑闌人靜 憑闌人靜 憑闌人靜

簾鉤纖指露 簾鉤纖指露 簾鉤纖指露 簾鉤纖指露

化如雙翠鳥 化如雙翠鳥 化如雙翠鳥 化如雙翠鳥

腰粉融香汗流 腰粉融香汗流 腰粉融香汗流 腰粉融香汗流

妝發戰翠翹 妝發戰翠翹 妝發戰翠翹 妝發戰翠翹

小檻風來雛燕近 小檻風來雛燕近 小檻風來雛燕近 小檻風來雛燕近

只起姊妹花開似錦
得人憐處日生痕

姊姊妹妹出牧昔泥陽乘
開季白鷓鴣洲簾捲江仙臨只是薄命篇得人
花面丫頭十三四
憐渠已解咏詩章風前擺影疑迴雪
樓上嬌歌裊夜霜羅帶繡裙車如紫
陌年擬待春消息猶得同心欲寄將

花面劉禹錫寄
此紅羅帶兼書寄中人
兒時彥謙
得唐彥謙無題

年初十五最風流錦袖紅妝擁上樓暗裏回
從此枕中惟有夢願爲雙鳥泛中洲

年初人花蘿夫錦
書裁似上官體高陽公

情來動鏡嫦娥妬頭翠鈿照鸞銜雲髻明月嫦娥妒玉鉤

季康南情來
得伯鈞
送劉尊
師歸閩庭

秦娥十六論如彩論到天明竟未眠
月桃李顏雲鬢朝陽粉額觀妝新
依約年應十六七柳竹梅
亦起當時絕世人無明遇
朝朝第陽臺下雪滿衣裳月滿身

秦娥韓偓
詠美人
朝明人
晚照

金作鴛鴦年十七酒酣雙臉却微紅
把學歌妝如取風閒引金門先過
從來天下推尤物韶豔朱顏竟不如

金雀鴛鴦
酒酣臉紅
學歌妝名題
古竹宮門先
過鄭嶽賓
客從來到馮翊
韶豔朱顏

依約天不關知柳眉綠
李白中山蘸甲綠鈿重
百日高臥朝朝拿雲山

元稹
柳眉
李白
百日
張祜
人物

香奩集卷十四

席掌集唐

古愚校注

賦得閨情三十八首

無心技曲队春風何事吹簫向碧空彷彿不離燈影外
思歸應在月明中金丹擬駐千年貌蠟燭猶殘一寸紅
花紙堪裁松墨字閑來吟繞牡丹叢
無心（李賀）何事吹簫向碧空（王維）教開坡王九彷彿（一作髣髴）不離燈影（李商隱）思歸（李賀）應在月明中金丹（韋應物）送蠟燭猶殘一寸紅（王維）花紙（白居易）堪裁（一作寫）松墨字（李賀）閑來（杜荀鶴）吟繞（一作倚）牡丹叢（李賀）

窈窕年華方十九夜深偷送好聲來金地上三更月
窈窕（白居易）年華（李賀）方十九（王維）夜深（白居易）偷送（一作傳）好聲（李賀）來金地（一作池）上三更（韋應物）月

如今正好同歡樂莫教貼黃平生得事迴
如今（李商隱）正好（一作好是）同歡樂（劉得仁）莫教（李商隱）貼黃（一作額）平生（李賀）得事（一作意）迴

念爾年來方二十滿頭猶自插花枝燈前再覽菱花鏡
念爾（李賀）年來方二十（王維）滿頭（劉得仁）猶自（李賀）插花枝（韋莊）燈前（施肩吾）再覽（一作收）菱花（韋莊）鏡

扇上還飛印玉扉半帷斜月照羅衣相思一夜知多少
扇上（施肩吾）還飛（一作題）印玉扉（韋莊）半帷（一作屏）斜月（韋莊）照羅衣（韋莊）相思（李賀）一夜（韋莊）知多少（李賀）

如今正好同歡樂莫教貼黃平生得事迴
（重出）

念爾（李賀）年來（劉得仁）方二十（王維）滿頭（劉得仁）猶自（李賀）插花枝（韋莊）燈前（施肩吾）再覽（一作收）菱花（韋莊）鏡（韋莊）

日遊石上（一作溪）水（李商隱）自（一作日）流（李商隱）春山（李賀）半帳（一作屏）斜（李商隱）光（李賀）照（一作到）人（李賀）

相似（李賀）人來山如今（李白）正（一作好是）同歡（李商隱）樂（一作笑）

貼（白居易）黃（一作額）平生（李賀）得事（一作意）迴

窈窕年華方十九（王維）夜深偷送好聲來（李賀）金地上三更月（韋應物）

印（白居易）泥（一作泥）金（李賀）帖（一作貼）翠（李賀）鈿（一作鈿）金（李賀）尾（溫庭筠）倒（一作到）垂（李賀）

和（李賀）心（李賀）與（一作寄）花（韋莊）俱（一作同）嬝（李賀）娜（一作裊）拂（一作掃）衫（韋莊）裙（韋莊）舞（一作起）

窈窕（白居易）年華（李賀）方十九（王維）夜深（白居易）偷送（一作傳）好聲（李賀）來金地（一作池）上三更（韋應物）月

印（白居易）泥（一作泥）金（李賀）帖（一作貼）翠（李賀）鈿（一作鈿）金（李賀）尾（溫庭筠）倒（一作到）垂（李賀）

和（李賀）心（李賀）與（一作寄）花（韋莊）俱（一作同）嬝（李賀）娜（一作裊）拂（一作掃）衫（韋莊）裙（韋莊）舞（一作起）

窈窕（白居易）年華（李賀）方十九（王維）夜深（白居易）偷送（一作傳）好聲（李賀）來金地（一作池）上三更（韋應物）月

印（白居易）泥（一作泥）金（李賀）帖（一作貼）翠（李賀）鈿（一作鈿）金（李賀）尾（溫庭筠）倒（一作到）垂（李賀）

和（李賀）心（李賀）與（一作寄）花（韋莊）俱（一作同）嬝（李賀）娜（一作裊）拂（一作掃）衫（韋莊）裙（韋莊）舞（一作起）

且隨白居易代諸妓至誠韓愈相見（歐陽修）流溪紗好是
（孟昌期妻詠）天謝人送酒高燒（馬延巳）金錯刀
魂消千片玉梅白冰雪顏容桃李年（姜夔）鏡也知秋興態
鏡（劉禹錫）欲（張祜）不得柳（韓愈）遮門（白居易）橫金鏡桐下茶壇登綠錢
想得什人破敬齋茶教織手作兒戲
（武元衡代作）魂消（張祜）傳水雪（張仲素）人睡（李商隱）鏡秋（賈島）欲
（柳惲）淚山頭（韓愈）公子家桐下（陸龜蒙和襲）想得（韓偓）美初冬（白居易）茶教
（李白）還
織錦機邊鶯語頻（李商隱）采蘭山上綺羅身（元稹）教碧玉羞低黛
幾見星妃度（李商隱）破塵前種保指（韓愈）不遠一場閑事莫因循
香屑集卷一四 二
若能許解相思塢（李商隱）杉桃量金買斷春
織錦（溫庭筠）斷（柳惲）來蘭（皮日休）皆（白居易）喜小樓幾
見（王初）翦種（韓愈）完（劉禹錫）一場（李山甫）游（何光遠）若能（薛濤）教杉桃
粉堞形軒高隱西（李商隱）紅欄碧點銀泥誰言瓊樹朝朝見
（韓愈）叙（邵陵作）粉堞（韓愈）長安客（白居易）答紅欄微之見寄誰言（李商隱）白
化（獨孤及）作（韓愈）羽觴名風（韓愈）刺桐（白居易）花下路高低
無身尚擬魂相就（李商隱）海上三山去不迷
花邊在水水邊樓一斗珠簾半上鉤雖見秪因能送喜
潮來爭忍不迴頭（李商隱）庭前芍藥妖無格（白居易）林上撈蒲宿未收
名向此中求（白居易）枕定知神女夢（白居易）題一半（李廷巳）雖見（徐寅）登
花邊（白居易）也（白居易）小樓（李廷巳）長（張子）和（白居易）剛（白居易）定知（武元
閑庭（劉禹錫）前（白居易）賞牡丹（許渾）能（張祜）林上（薛能）若（李商隱）向（李商隱）和愚（白居易）剛（白居易）定知（武元
香屑集卷一四 三
妙妓新行峽雨（李商隱）前（李商隱）雲微步下（李商隱）陽（李商隱）鏡（李商隱）旋（李商隱）玉（李商隱）釵（李商隱）參（李商隱）差（李商隱）轉
珠（韓偓）簾（李商隱）銀（李商隱）扁（李商隱）遍（李商隱）開（李商隱）從此不知（李商隱）簫（李商隱）斷（李商隱）處（李商隱）相（李商隱）期（李商隱）共（李商隱）關（李商隱）管（李商隱）絃（李商隱）來
春風一夜吹香（李商隱）夢（李商隱）欲（李商隱）結（李商隱）靈（李商隱）姻（李商隱）槐（李商隱）短（李商隱）夢（李商隱）
妙妓（韓偓）宴（白居易）日（白居易）作（白居易）嶺雲（羅虬）北（白居易）紅兒（白居易）詩（白居易）寬（白居易）旌（王建）玉（王建）
樹（王建）曲（王建）玉（王建）珠箔（白居易）長（白居易）恨（白居易）歌（白居易）
年入（韓偓）秋（韓偓）閨（韓偓）月（韓偓）語（韓偓）重（韓偓）門（韓偓）坻（韓偓）庭（韓偓）兩（韓偓）重（韓偓）門（韓偓）裏（韓偓）玉（韓偓）堂（韓偓）前（韓偓）
相（李商隱）巢（李商隱）風（李商隱）翻（李商隱）欲（李商隱）夜（李商隱）天（李商隱）只（李商隱）緣（李商隱）從（李商隱）來（李商隱）偏（李商隱）被（李商隱）
天（李商隱）約（李商隱）小（李商隱）玉（李商隱）房（李商隱）聽（李商隱）明（李商隱）月（李商隱）相（李商隱）隨（李商隱）何（李商隱）處（李商隱）
年入（韓偓）秋（韓偓）閨（韓偓）月（韓偓）語（韓偓）重（韓偓）門（韓偓）裏（韓偓）玉（韓偓）堂（韓偓）前（韓偓）
從此（李商隱）衷（李商隱）思（李商隱）遠（李商隱）及（李商隱）第（李商隱）盃（李商隱）巹（李商隱）後（李商隱）
題（韓偓）袞（韓偓）氏（韓偓）宿（李商隱）淨（李商隱）康（李商隱）里（李商隱）相（李商隱）期（李商隱）益（李商隱）春（李商隱）情（李商隱）
小（韓偓）娘（韓偓）子（韓偓）
年入（韓偓）秋（韓偓）閨（韓偓）月（韓偓）語（韓偓）重（韓偓）門（韓偓）裏（韓偓）玉（韓偓）堂（韓偓）前（韓偓）
相（李商隱）巢（李商隱）風（李商隱）翻（李商隱）欲（李商隱）夜（李商隱）天（李商隱）只（李商隱）緣（李商隱）從（李商隱）來（李商隱）偏（李商隱）被（李商隱）
天（李商隱）約（李商隱）小（李商隱）玉（李商隱）房（李商隱）聽（李商隱）明（李商隱）月（李商隱）相（李商隱）隨（李商隱）何（李商隱）處（李商隱）
年入（韓偓）秋（韓偓）閨（韓偓）月（韓偓）語（韓偓）重（韓偓）門（韓偓）裏（韓偓）玉（韓偓）堂（韓偓）前（韓偓）
宜（白居易）在（白居易）紗（白居易）窗（白居易）細（白居易）戶（白居易）中（白居易）畫（白居易）樓（白居易）西（白居易）畔（白居易）桂（白居易）堂（白居易）東（白居易）
簇（李商隱）簇（李商隱）金（李商隱）梭（李商隱）鴈（李商隱）縷（李商隱）紅（李商隱）蜘（李商隱）蛛（李商隱）有（李商隱）情（李商隱）牽（李商隱）恨（李商隱）
（李商隱）當（李商隱）玉（李商隱）砌（李商隱）三（李商隱）更（李商隱）雨（李商隱）鬢（李商隱）髮（李商隱）�current（李商隱）無（李商隱）半（李商隱）任（李商隱）春（李商隱）風（李商隱）

殷勤爲訪桃源路一水盈盈路不通

官作 韓偓 自悔分司東洛 李商隱 丁當偶作飲餞 溫庭筠 題柳 李商隱 無題

錦蝴蝶 李商隱 小園 張祜 水百舌 韓偓 聞新鶯 李商隱 聽角 李商隱 吟 宮妓 送人

蘭惹芳蹊見玉多 帶風楊柳認蛾眉 不眠特地重相憶 曲項琵琶 李商隱 館酒 李商隱 深紅衫子 李商隱 門晚

由遊水峽知何日 雲雨荒臺豈夢思

萬惠 見谷和 詩 唐 文宗 深紅 徐夤 玩花 再遊 白居易 寄忠州小樓 梳花 雲雨

遲日新敷遊冶娘 洛川依舊好風光 十分春水雙籬影 百葉蓮花萬里香 幾回迷蛺蝶 煙波無計學鴛鴦

晚來悵望君知否 明月虛歎昨夜牀

遲日 劉言史 洛川 張祜 和十分 徐夤 門外 閻朝 有百 葉 李商隱 人貴 島 詩卷 」 晚 李商隱 來日 白居易 洛花 明月 李商隱 煙波 望鄉 劉兼 江懷 內晚 李商隱 人訪 事 煙波 望鄉 崔珏 人 李商隱 寄遠 李商隱 人 李商隱 夫還

花恨 和 熙 柳如 眉 前年 伴 兒兩鬢 風流 背 落他人後

翻思 翻 教 飄 鬢 鳳 釵 慵不整 牙 床 不 堪 重

何時 斗帳 濃香 夢 粘竹雙 龍合一 枝

花恨 段成式 巖 前年 劉禹錫 夔州 實使 風流 李白 嘉 召見 示 悼 牧 詩 風流 李白 嘉 夜 即 贈

一雙笑倚欄干處 心火因君特地燃

月過 溫庭筠 窗 李商隱 本 白居易 明月 李商隱 女 白居易 送 劉禹錫 對華 鄭谷 人 李商隱 夜 李商隱 門 迎 石家 王維 女 王維 賦得 石家 鐵燭 何曾剪 牡丹 李商隱 巖女 王維 得 白居易 見于 鄭谷 風流 白居易 贈事 詩 嚴 蹈

月過花前尚未扃 夜深閑到戲鴛鴦 石家鐵燭何曾剪 羅幕金猊不覺香

巖女銀簫空自愴 仙郎玉案枉勞神 風流合在紫微天

登臨盡和 有人 第 曾賭天桃想 王姿更憶 陸龜蒙 重 不堪 牡丹 詩 人 悔 仙地 無 憶白 詩 宿 南 亭 寄 鶯 溫庭筠 妓 三堂 友人 寄劉 娘 孔雀 張祐 送王將 三寸 李 詩 孔雀 軍 帶 依 妙 設 三寸 李 詩 曉 紙

三寸紅綾皆傳語 數番猶得裹相思

莫把瑤池盛酒江
海堂當戶燕雙雙
白日金舍朱鳥窓
玉階寂靜朝無事
莫把茶魚海棠
拂水飛來雙燕子
銜泥點破落花香
閑閱仙書倚綺幢
莫把茶魚海棠
瑤臺路可追
花徑遶通柳巷深
井上桃偷面色
泉邊舞妓多金翠
南國佳人恕錦衾
試問酒旗歌板地
相思一寄白頭吟

命東隣女玲瓏
窺閨李甥處
先到南國李神城藏試問李賀
和是花迷客自迷
砌下梧桐葉下時
莫教才子倚欄悲
今夜只應還寂寂
不知何處一聲吹
紅綃帶緩鬟低墜
玉釵垂正是女郎眠覺時
他鄉遇雙相思淚
相識燕歸花落處
可憐鶯啼花落處
春根鶯正足
楊柳枝
攜手同心誰道
欲單棲
紅綃白易延前
砌下
花如笑
今夜只應還寂寂
不知何處一聲吹
催促賈島友人婚
蓮花蓮花隔陽
百花徐凝
爭奈麗
白花明師教人嫌
爭奈流鶯巧
勝裏金花巧耐
燒
朱顏今日嫌
我十
解明珠亦
易
招
人日眠妝
倚
柳
若非
李白
清
夏似羅
紈兒詩
羅
朱顏各
諸少年
十解
空
閨
怨
春閨夫
疑
夢裏人
宮詞
楊
柳枝
楚
妙
宴
觀
鼓
便將
花蘂
夫
人
李商隱
閨
情
自
居易
故
教
李商隱
木
七
夕
香屑集卷一四 七
無限新愁
玉釵
他鄉遇雙
相識燕
可憐鶯
春根鶯
攜手同心
欲
單
棲
催促陽臺
近
館
蓮花為號
玉為
腮
簾垂
粉
關
春
將
盡
日
照
朝
門
帳
未
開
願作
鸚
鵡
風
暗
相
觸
不
知
香
暖
為
誰
來

莫唱陽關第九聲，美人先起淚盈盈。
不知後日休文瘦，不得長史效顰。

上馬聽得鄉

誰言春風見正好，芙蓉肌肉綠衣長。
誰言春風見正好，虧花貌參差是。
昨宵結誓如相思，今朝鈿合金釵寄。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
但教心似雙金鈿，天上人間會相見。

誰言李延年歌舞，別有傾城在遠方。
誰言李延年歌舞，別有傾城在遠方。
翠幃金屋妝已了，但坐相看無好容。
翠幃金屋妝已了，但坐相看無好容。
含嚬不語恨殺人，恃得如花與如玉。
含嚬不語恨殺人，恃得如花與如玉。

欲倫風景暫遊春，直到花間始見人。
欲倫風景暫遊春，直到花間始見人。
綠鬢如雲垂兩肩，明朝別作梳頭髻。
綠鬢如雲垂兩肩，明朝別作梳頭髻。
鬢腳雖垂首漸低，猶殘一朵插花枝。
鬢腳雖垂首漸低，猶殘一朵插花枝。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把鮮花比人面。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把鮮花比人面。

見了又休眞似夢，紅鸞不受世間塵。
欲倫百花芳盡日，花前長醉不須歸。
花開花落二十度，醉殺人間千萬客。
此地一來人不識，疑是天上謫仙人。

嬌姬慙綽不勝羅，身帶春風立岸頭。
獨結香羅贈情侶，何時更得同心人。
綰教鴛鴦說來世，何當連理共一枝。
願作雙鴛鴦，交頸戲清池。
願作兩鸂鶒，朝朝長相隨。
願作雙鴛鴦，羽翼一時飛。
願作兩鸂鶒，雙棲不分離。
願作雙鴛鴦，千歲不羞老。
願作兩鸂鶒，白首同池沼。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宿。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單棲。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飛。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分離。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棲。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飛。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食。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立。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浴。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遊。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眠。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處。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鳴。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驚。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去。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來。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啼。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悲。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愁。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思。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病。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死。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生。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活。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行。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住。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坐。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臥。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立。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浴。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遊。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眠。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處。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鳴。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驚。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去。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來。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啼。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悲。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愁。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思。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病。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死。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生。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活。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行。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住。
願作兩鸂鶒，鸂鶒不獨坐。
願作雙鴛鴦，鴛鴦不獨臥

人生心印宜相副驚語叮嚀已怪遲

百尺羅隱昇平公主遺第故

春李中柴司徒宅對丹嬋娟上虞歌情人細賦

宛羅齊雪詩與發詩翠袂友人多感忘

鶴洛雪水巨源子春即

劉員外

卿卿門憑高意

倘有風情或可來帳裏嫣香和夢賦

柳枝煙籠綠絲寬

倘能為明心長在莫便乘鸞去不還

何似花心夾畔作

落花飛蝶共徘徊

卿卿紗帳裏

古愚校注

閒思三十首

尺紙新詩一字訛心點盡化爲針不論那箇回鸞鏡春風淚湧無人見自有金蓮照舞裀

一尺鸞牋別淚痕須知不盡在言中春寶劍匣中藏太阿風雲感會那自守白公時

雙燕雙飛繞畫梁蜂爭粉蝶亂分香此時凡色同塵酒

坐向窗前看玉人不知身又不來書不寄閒思堆積是詩家

倚遍闌干幾日看不來還上最高山歸鴻莫帶相思去爲報仙郎錦字難

堦上邊詩尚未成夜長應得月相隨

滕魔曾解傳消息若畫工夫人不知

空向崔徽畫裏看見時元自隔關山夢魂縱有飛來路一片閒雲水自閒

〔鄧思賢上邊詩雖見故人滕夜長李約所借古筠笙〕

〔香屑集卷十五　二　思賢書〕

脫第四相　著書

〔香屑集卷十五　三　思賢書〕

閒思三十首

尺紙新詩一字訛心點盡化爲針不論那箇回鸞鏡春風淚湧無人見自有金蓮照舞裀

一尺鸞牋別淚痕須知不盡在言中春寶劍匣中藏太阿風雲感會那自守白公時

雙燕雙飛繞畫梁蜂爭粉蝶亂分香此時凡色同塵酒

坐向窗前看玉人不知身又不來書不寄閒思堆積是詩家

倚遍闌干幾日看不來還上最高山歸鴻莫帶相思去爲報仙郎錦字難

堦上邊詩尚未成夜長應得月相隨

滕魔曾解傳消息若畫工夫人不知

空向崔徽畫裏看見時元自隔關山夢魂縱有飛來路一片閒雲水自閒

〔鄧思賢上邊詩雖見故人滕夜長李約所借古筠笙〕

脫第四相　著書

了
懷
一度相思一度吟落花流水洞房深紅桃綠柳垂簷向
晚仍高捲滿樹陰陰似把人留多情只有春庭月爲有
多情故下遲
一度(戍望別云)落花(絕句)流水(紅桃)上維(洛陽)碧石(李端)
(一作送兄行)題元(一作向遠)注(絕句)似把(一作送)自拈(一作獨)
園(一作繞)多情(張一作)人爲(一作)有(一作)亡姬(一作)
卷簾巢燕雙飛去見人歸見燕來不見清宮(一作春閨)
(一作)萼裏(一作)萼前(一作)鏡中(一作)鬢(一作)香迷(一作)
南康夜夏東溪留別鄱守鹿鹿(鄱陽)女吟(貧別恨
(一作)恨)悄(李端)悄宿酒(一作)酒(裴)夫(一作)
人琴弦
香屑真珠十五
別恨轉深何處寫應從玉指到金徽
卷簾(一作)巢燕雙飛去不見(一作)清宮(一作)
春閨(李端)萼裏(一作)萼前(一作)鏡中(一作)鬢(一作)香迷(一作)
嫁得蕭郎愛遠遊水紋珍簟思悠悠作啼羅袖嬌遮面
斜插銀瓶慢裹頭紅粉樓中應計日露桃花下不知秋
相思一夜情多少著骨黏心萬事休
嫁得(一題)水紋(李益寫情)作(一作)啼(李益)斜(一作)插(花蘭夫
人宮詞)紅(一作)
粉(一作)淚(一作)痕(一作)露桃(一作憶)憶(一作)相思(閨怨)閑(一作)
相思那得夢魂來一日須來一百廻何處最堪腸斷
處紅粉雲鬟各斷腸
相思(一作)那(一作)得(一作)夢(一作)魂(一作)來(一日)須(一作)
(一作)百(一作)何(一作)處(一作)最(一作)堪(一作)腸(一作)
(一作)
遙(一作)香(一作)勋(一作)作(一作)都(一作)勿(一作)更(一作)深(一作)
(一作)欲(一作)部(一作)蛾(一作)作(一作)斂(一作)眉(一作)後(一作)
連理枝前同設誓便期攜手上青雲
連理(一作)枝(一作)前(一作)同(一作)設(一作)誓(一作)便(一作)期(一作)
(一作)手(一作)上(一作)青(一作)

相思(盛唐)三月杜鵑(三月杜鵑一作絕句)何處苦(杜甫)
(一作)夜(一作)有(一作)猿(一作)
聲(張九齡)太平(一作)公(一作)主(一作)山(一作)莊(一作)
中玩水上花更深(李商隱)天平公(一作)主(一作)李(一作)
李(一作)本(一作)
舞(一作)新(一作)之(一作)
悔作從來恩愛深相思空有夢相尋分依依在乎人
(一作)
輕衫細薄當君意月枉徐香尚滿襟
悔作(韋應物)元(一作)相思(一作)
別後(一作)
銀河漸深月(一作)輝輝(一作)
忍照鴛鴦相背飛紅燭短時芳笛怨
安答同心心自結金爐(一作)香(一作)
(一作)
銀河(一作)
(一作)
(一作)

夜夜抓眠枕獨欹雨三行淚忽然垂長疑如聚蚓虛事
如患作則必迎後則鬼唱不曾來人夢身情當在暗相隨
吳刀剪破機頭錦紅粉腮邊淚幾垂
夜夜抓眠枕獨欹　李山甫　寄商隱一
雨三行淚忽然垂　馬長城　鴻寶
長疑如聚蚓虛事　劉商　嘆白髮
如患作則必迎後則鬼唱　織舟詠鉞
不曾來人夢　吳刀剪破機頭錦
身情當在暗相隨　李商隱　無題
吳刀剪破機頭錦　劉商　嘆白髮
紅粉腮邊淚幾垂　李山甫　寄商隱一

樓上嫦娥炯伴眠　鸞鏡無情未我嫌　金鼎玉燕針香倦　綉
欹上嫦娥炯伴眠　李商隱　無題
鸞鏡無情未我嫌　金鼎玉燕針香倦　綉
愁腸幽顰珠簾外　欲佛鷹時簟竟牀
愁腸幽顰珠簾外　李商隱　無題
欲佛鷹時簟竟牀　何事最能悲少婦　不成剛爲大堆郎
樓上嫦娥炯伴眠　李商隱　嘆白髮
何事最能悲少婦　不成剛爲大堆郎

紅粉　張仲素　閨怨
不論貴賤可憐　白居易　春早
紅粉　秋　增前　寄生
不論貴賤可憐　劉禹錫　初因時卽事

血恐曲終天不管淚布錦囊花落　嬌癡鬟鬢亂　蘭釵叙土擊節歌　玉筋兼
血恐曲終天不管　李商隱　無題
淚布錦囊花落　劉商　嘆白髮
嬌癡鬟鬢亂　蘭釵叙土擊節歌　玉筋兼
淚痕裳損胭脂臉　不似當初傳粉郎
淚痕裳損胭脂臉　李山甫　寄商隱一
不似當初傳粉郎　劉禹錫　楊柳枝詞

征婦滅燭羅帷下　獨愁書眉寄遠郎　相思遠別一寸無題
征婦滅燭羅帷下　常浩　閨怨
獨愁書眉寄遠郎　李商隱　無題
無限春愁生翠黛　欲支頤機中錦字論長恨
無限春愁生翠黛　張祜　閨怨
欲支頤機中錦字　李商隱　無題
海上朱櫻贈所思　盡梅飽鸚鵡鴛鴦香閨鬟鳳凰兒
海上朱櫻贈所思　劉禹錫　楊柳枝詞
盡梅飽鸚鵡鴛鴦　李商隱　無題
香閨鬟鳳凰兒　劉禹錫　楊柳枝詞

清鏡無情未我嫌　金鼎玉燕針香倦　綉
清鏡無情未我嫌　李商隱　無題
金鼎玉燕針香倦　綉　秋夕　杜牧
秋夕窗懸翡翠簾　卻掩洞房花寂寂　漫抽羅袖指纖纖
秋夕窗懸翡翠簾　杜牧　秋夕
卻掩洞房花寂寂　李商隱　屏風
漫抽羅袖指纖纖　李商隱　屏風

嬌癡婢子無靈性　鄰燭時將鳳翼偷　清鏡閑窺雙綵鳳　金蟲翻
嬌癡婢子無靈性　李商隱　屏風
鄰燭時將鳳翼偷　李商隱　屏風
清鏡閑窺雙綵鳳　李商隱　屏風
金蟲翻
錦字題紋欲贈君　天上鳳皇休寄夢　世間烏鵲漫辛勤
錦字題紋欲贈君　李商隱　無題
天上鳳皇休寄夢　李商隱　無題
世間烏鵲漫辛勤　李商隱　無題

相思相見知何日　跪捧金爐祝又焚
相思相見知何日　李商隱　無題
跪捧金爐祝又焚　李商隱　無題

鴛被縫來不忍重　香囊高挂任氤氳　青絲滿眼應驕我
鴛被縫來不忍重　李商隱　無題
香囊高挂任氤氳　李商隱　無題
青絲滿眼應驕我　李商隱　無題

嬌癡婢子無靈性　鄰燭時將鳳翼偷　清鏡閑窺雙綵鳳　金蟲翻
嬌癡婢子無靈性　李商隱　屏風
鄰燭時將鳳翼偷　李商隱　屏風
清鏡閑窺雙綵鳳　李商隱　屏風
金蟲翻
錦字題紋欲贈君　天上鳳皇休寄夢　世間烏鵲漫辛勤
錦字題紋欲贈君　李商隱　無題
天上鳳皇休寄夢　李商隱　無題
世間烏鵲漫辛勤　李商隱　無題

相思相見知何日　跪捧金爐祝又焚
相思相見知何日　李商隱　無題
跪捧金爐祝又焚　李商隱　無題

鴛被縫來不忍重　香囊高挂任氤氳　青絲滿眼應驕我
鴛被縫來不忍重　李商隱　無題
香囊高挂任氤氳　李商隱　無題
青絲滿眼應驕我　李商隱　無題

鏡裏紅顏不自禁自知艷更沈吟玉釵金簪皆重
鈿合金鈿縷約深欲寄相思千里月只因偏照兩人心

高樓此日容留語笑看妝臺落葉侵

鏡裏朱顏不自禁自知艷更沈吟玉釵金簪皆重
鈿合金鈿縷約深欲寄相思千里月只因偏照兩人心

高樓此日容留語笑看妝臺落葉侵

鏡裏朱顏不自禁自知艷更沈吟玉釵金簪皆重
鈿合金鈿縷約深欲寄相思千里月只因偏照兩人心

高樓此日容留語笑看妝臺落葉侵

鏡裏朱顏不自禁自知艷更沈吟玉釵金簪皆重
鈿合金鈿縷約深欲寄相思千里月只因偏照兩人心

高樓此日容留語笑看妝臺落葉侵

誰憐夢好轉相思人骨相思知不知羅幌畫鶯深皎潔
卫瑶佩影美惜逢金谷三春語休話如皐一笑時
試逐佳遊芳草路仁孫還自負佳期

誰憐夢好轉相思人骨相思知不知羅幌畫鶯深皎潔
卫瑶佩影美惜逢金谷三春語休話如皐一笑時
試逐佳遊芳草路仁孫還自負佳期

誰憐夢好轉相思人骨相思知不知羅幌畫鶯深皎潔
卫瑶佩影美惜逢金谷三春語休話如皐一笑時
試逐佳遊芳草路仁孫還自負佳期

誰憐夢好轉相思人骨相思知不知羅幌畫鶯深皎潔
卫瑶佩影美惜逢金谷三春語休話如皐一笑時
試逐佳遊芳草路仁孫還自負佳期

無端泉湧剪裙司空曙燒花
斑雕曉斷七香車一韓偓
東風滿地是梨花四股劍仙人
為問建業逝者已牛僧孺
碧月在天涯

無端泉湧剪裙司空曙燒花
斑雕曉斷七香車一韓偓
東風滿地是梨花四股劍仙人
為問建業逝者已牛僧孺
碧月在天涯

無端泉湧剪裙司空曙燒花
斑雕曉斷七香車一韓偓
東風滿地是梨花四股劍仙人
為問建業逝者已牛僧孺
碧月在天涯

無端泉湧剪裙司空曙燒花
斑雕曉斷七香車一韓偓
東風滿地是梨花四股劍仙人
為問建業逝者已牛僧孺
碧月在天涯

寂寂珠簾生網絲寒應羞見影相隨不堪紅葉青苔地
可要金風玉露助獨立每看銀漢上
無人說向張京兆夢裏曾經與畫眉
寂寂芳心寒意遲晉吾
堅子未獨立誰後
七夕裏杜牧之

寂寂珠簾生網絲寒應羞見影相隨不堪紅葉青苔地
可要金風玉露助獨立每看銀漢上
無人說向張京兆夢裏曾經與畫眉
寂寂芳心寒意遲晉吾
堅子未獨立誰後
七夕裏杜牧之

寂寂珠簾生網絲寒應羞見影相隨不堪紅葉青苔地
可要金風玉露助獨立每看銀漢上
無人說向張京兆夢裏曾經與畫眉
寂寂芳心寒意遲晉吾
堅子未獨立誰後
七夕裏杜牧之

寂寂珠簾生網絲寒應羞見影相隨不堪紅葉青苔地
可要金風玉露助獨立每看銀漢上
無人說向張京兆夢裏曾經與畫眉
寂寂芳心寒意遲晉吾
堅子未獨立誰後
七夕裏杜牧之

月斜樓上五更鐘
夢和春色仙相逢
湘川洛浦三千里馬跡車輪一萬重
邦交消家酌鄉人風
雙宿雙棲艾蓉

川斜樓上五更鐘（重出）

想憑青鸞寄數行
細念巴峽兩地
春風滿目還惆悵
楊柳垂絲煙倒拖

想憑青鸞寄數行（重出）

彩鸞琴裏怨聲多
欹枕孤衾夢
一段無人春寂寂
花飛白馬不歸來

彩鸞琴裏怨聲多（重出）

知世界如夢
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須惜少年時

知世界如夢（重出）

花飛白馬不歸來（重出）

勸君莫惜金縷衣（重出）

勸君須惜少年時

同思花真成烟牡雙淚如珠滴不住

翡翠[illegible]玉昌齡大可堪張泌洗四時三丁鴨里李商隱[illegible]中[illegible]物曾[illegible]鮑[illegible]鑒再來洛中[illegible]及英因思卓英[illegible]雙

[illegible]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水溢釋尊七夕
小城十里
楊柳宮
晉汲遺
暑服
七夕
相望銀河隔淺波
歌舞延停織女梭
月娥未必嫌孀獨
相望銀河隔淺波
歌舞延停織女梭
月娥未必嫌孀獨
望月遲登乞巧樓
重冬望月
通宵
泛舟四首
香奩集卷十五 三十四
攲鏡方塘菡萏秋
蜻蜓飛上玉搔頭
雲鬟雨鬢照水和花重
嬌眼如波人鬢綠
流遍似洛妃來霧未收
更疑神女初離浦
珠珮空歸不見珠
渡口請儂槳未休
彎桃掩映柔荑白
攲鏡方塘菡萏秋
蜻蜓飛上玉搔頭
雲鬟雨鬢照水和花重
嬌眼如波人鬢綠
流遍似洛妃來霧未收
更疑神女初離浦
珠珮空歸不見珠
渡口請儂槳未休
彎桃掩映柔荑白
約回蓮葉上門遲
治妝強香人淺淪
女郎但會回頭看
劣郎但會回頭看
何必回頭始相見
何必回頭始相見
可憐月似儂家夜
照向花間水畔流
照向花間水畔流
詩
香奩集卷十五 三十五
約回蓮葉上門遲
治妝強香人淺淪
女郎但會回頭看
劣郎但會回頭看
何必回頭始相見
何必回頭始相見
可憐月似儂家夜
照向花間水畔流
照向花間水畔流
詩
香奩集卷十五 三十六
偷岸鴛鴦逐腰趣美人迎上木蘭船
櫂搖和珠碧相顧我無衣搜盡篋
好同飛蠻翩翩不羨乘槎雲漢邊
看君盛服耀金鈿
偷岸鴛鴦逐腰趣美人迎上木蘭船
櫂搖和珠碧相顧我無衣搜盡篋
好同飛蠻翩翩不羨乘槎雲漢邊
看君盛服耀金鈿
香花
無人不道花如雪
九華和豔日玫瑰
那似此堂簾幌底
無人不道花如雪
九華和豔日玫瑰
那似此堂簾幌底
活花趕舞夜移來
活花趕舞夜移來

九華徐參軍惠花應從事歌山疑是當時畫出那
易水堂活花李氏富貴曲

唐堂集唐　古愚校注

又無題上下同三首

昨夜閑庭雨未晴已聞新
鳥弄春聲起來步屧行
花下許出簾櫳酒
九華帳裏夢正長香
透十重羅幕時魚得水
終相似鶴翻空無復
雙舍何當笑向人
芙蓉花月照春入杏
梢紅

翡翠衾寒誰與共
玉爐香暖坐來遲
春風不解相思意
猶遣流蘇入畫帷

金酒影冷荷池北庭
前芍藥繞闌西
州孝尚書
憐時麗景
惜古賢
翠
似白居易無復劉
郎見未
遲

巢珠絕琥瑚冰酒缸。到君南畔處洞府有仙庵。

好月當空客思越鄉人不如簾底聽琵琶。

無更覺秋霜早季秋蘇五香濕露侵夜寒李秋月樓迢遞夜寒蘇五香濕露侵夜寒李秋月樓迢遞

是誰迎面來錢起送李揔還湖南舊業

然君亦自愛錢起送李揔還湖南舊業

八字如相許雙杯永日閒石橋看晚稻門外水雲間

不如簾底聽琵琶

石橋看晚稻門外水雲間

如何拋劍也已得並蛾眉時閒

應難拘嫵媚不自持楚腰知便寵無語枕頻欹

八字秦上人雙杯聽遠笛門林淳宴集石橋羅隱送玄同羅先生草堂

香屑集卷一六 二

悵秋懷獨立自日暮倚修竹

君居易寒食貧吟聶夷中看蠶婦

到君南畔處洞府有仙庵。

結同心片還生比目魚。

依依處翻嫌脈脈時願為形與影月度北窗虛。

採史青山王雙鬢李益古興

還生陳陶酒飛鞚段筵留別

春翻嫌李商隱落花

依依處翻嫌脈脈時願為形與影月度北窗虛。

于鄴逐非煙鵲報新年曉喜逢小妹

劇到梁宮也知春燕子

輕於夏晚蜻蜓

傍砌和紅藥臨花北綠珠詠裁明月扇香近博山鑪

來何晚千金買亦無那堪樓上望橋子瑜油棚

蝶聽還雙鷺鷥宿不孤若教親玉樹宛似入蓬壺五馬

傍砌藥愈和席人裁花簷邊圖逐全詩裁貳元衡中秋香屑集卷一六 四

近書慵寫恨庭竹呈病中朋友人蝴蝶

若教化人愛了龍女李

幾日還攜手何人手好攜秋人

鏤心偷淚思怎生無計說

連珠綴高樓倘玉梯寧教鸚鵡啄故向綠窗啼。

幾日還攜手何人手好攜秋人

那堪李中

鏤心偷淚思怎生無計說

那堪李中

連珠綴高樓倘玉梯寧教鸚鵡啄故向綠窗啼。

近書慵寫恨庭竹呈病中朋友人蝴蝶

若教化人愛了龍女李

幾日還攜手何人手好攜秋人

鏤心偷淚思怎生無計說

連珠綴高樓倘玉梯寧教鸚鵡啄故向綠窗啼。

半掩流黃鴨手提金縷鞋顛爲蝴蝶夢偷得風流鈔
晒收拋帖倦鵬琴銷玉壺兩情深夜月千度入春懷不惜
羅衣濕方欣綺席開獨憐脂粉氣半被落花埋

華燈八十紅芝長寧館 偷得于
古拂拭徐熙繪擣琴 門怨 長兩情牛嚼意千度 重甫 松堤
不惜重裀暖 方欣 諸公發樂會飲 獨憐宋之問 曹娥

小波盧鑒
詞

借問降春使何處覓香車公子下章臺 作者李白越洞房沉燕語春香
步暖香華水弄季節 小緒屏翻無那驚
鏡無收筆處 黃鶯柔碧柳

竹裏張喬宿江

燕語雕梁晚龍鱗燭粉屏開金孔雀桃落銷棋局粉
蝶繞粉收籠紅綃拭鏡塵勉勉復勉勉
勉拗腰花羞復戀人春風誰識面雲雨是前身

燕語主簿人歸遠龍鱗李嶠 題
粉屏閒監宅 桃陷百萬圍
于 紅綃報免 嬌上林態比
無通嬌 花飛
梅心動元稹 卷簾張祜 簾
花打

雲霞滿高堂珠翠繁不知琴月夜春曲懶新翻

旅外醉奇氣蒼茫劉長卿 蒼山道人隱 秦嫦娥 憑闌羞不起
殘酌出谷人 詩 何遜 作 恐
夕陽下高臺正愁 李白 越洞房沉燕語 春香
天秋四月 猿李羊士諤 池南 秦嫦娥 憑闌羞不起
不知蕪綠遍朝朝 谷曲 舞長安春 恐
不惟樓上思還似鏡中看柳帶垂堪結梅心動已闌
簾間鳥近迷路比花難纖纖嬌行緩春影瘦者寬腰鼎
珠玉帳金井玉欄杆暮情何已朱絃似能彈

不惟柳含綠和煙還似嘆世事 通 柳帶 李嘉祐 送國寶
梅心動元稹 卷簾張祜 簾 之門春日宴
迷路宋之問 萬山亭

詹○八○香○秋○豹○○第○枕○低○捌○席○執○留○著○醉○嫦○娥○

環○佩○空○歸○夜○月○庭○幾○重○桐○花○鳳○尾○森○森○冷○徹○紅○粉○孤○衾○夢○不○成○

燕○同○泥○潤○花○初○社○雨○小○山○重○疊○金○明○滅○

繁○華○夢○醒○人○何○處○悵○望○江○南○月○上○時○

○○○○○○○○○○○○○○○○○○○○○○○○○○○○○○○○○○○

長干行 崔顥

君家何處住妾在橫塘停
住船借問或恐是同鄉

長干行 李白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
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
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
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
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
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
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
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
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
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
八月蝴蝶來雙飛西園草
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
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
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長干曲 李益

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口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長干曲 李益

同是長干人生小不相識
嘆息未通名低頭各自拭
眼淚共潮水兩處一時來

長干曲 李益

茅山長老吹玉笛江客聞之
淚霑臆曲中豈有思歸樂
風月自古悲人心

長干曲 李益

嫁得瑯琊婦朝朝誤幾回
自從別後郎書斷不道新
來入夢來

長干曲 李益

家臨九江口門對浔陽水
有客商船來不肯過門裏
出門采蓮去蓮葉何田田
種蓮連底生蓮子蓮心苦

長干曲 李益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
早知潮有信何如嫁與石
與石各堅貞豈逐潮來去

長干曲 李益

憶昔嫁夫婿逢君長干側
兩小無嫌猜同是復同食
何圖一事乖公子經商北
三年守空閨夜夜夢相憶
夢中忽歡笑謂是眞消息
驚覺仍長嘆淚濕枕邊席

長干曲 李益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
早知潮有信何如嫁與石
與石各堅貞豈逐潮來去

長干曲 李益

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口

贅眼搠春心卯髮剗花兩鬢人令笑情門邊匪相見

贅眼李上越埋錢春趁人李白樂府春情趁人笑詞門邊盡企小樓吟

十指纖若筍輕盈玉腕閑何當攜手去枕上正雙雛

十指纖纖若筍形容女子手指之美輕盈玉腕閑形容女子腕部之美何當攜手去枕上正雙雛古詩集玉臺新詠何當攜手共相將枕上雙棲鴛鴦

枕上釋名云枕檀也所以支頭也

金梭忽停杼織錦心苦緘之詩集古詩織錦回文詩序竇滔妻蘇氏滔仕秦苻堅為秦州刺史徙流沙蘇氏思滔因織錦為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凡八百四十字宛轉循環以讀皆詩也名曰璇璣圖詩

金梭陳陳織錦李白情眼色暗相知為郎容貌好

閑時相顧笑暫向花間逃雖親不窮狎不如從嫁與

閑時家雜興田野農桑閑時相顧笑暫向桑間逢行歌相隨還親戚雖親不窮狎不如從嫁與古詩

妾有雙玉環狀與瑣花似不辭嫁與郎願得入郎手

妾有盧公目老狀與瑣窗入不辭曹鄴築城願得張范高

妾有之出矣行

東西一水隔飛下雙鵲鵲鵲試取鴛鴦看如何不斷腸

東西七夕飛下雙鵲與妾同時生試取鴛鴦看如何不斷腸

每笑東家子看人似有情十五即相識與妾同時生

每笑李白山月看人十五即相識與妾同時生

春醉戴花眼抱枕無言語水晶簾不照定得郎相抱

春醉杜牧之抱枕無言語水晶簾不照白居易和微之詩定得郎相抱

紅粉當三五黛蛾隔二八不知狂與羞縱教羅艷點

紅粉韓偓山驛多紅粉黛蛾思美人黛蛾蘇軾南行前集

笑臉若芙蓉秋眸橫水波合歡裙帶翻成結

笑臉白居易李夫人秋眸元稹春曉詩合歡裙帶解鴛鴦

月夜倚闌干風送一聲來玉管

月夜倚闌干風送一聲來玉管

長干行

捲上水晶簾相望如玳瑁
捲上畫堂簾相望秋燕雙
飛畫堂裏
殿女日供練黃

傳杯明月光銀盞空復滿
傳杯勸客酒銀盞滿復空
欲知心斷絕水面雙鴛鴦
欲下前書意臨池寫作鴛
欲下前書意臨池寫作鴛
欲下前書意臨池寫作鴛

郎為七上香二物和因緣
郎為施伯岳二物贈李應
郎為施伯岳二物贈李應
小婢偷紅紙書成相思字
小婢偷紅紙書成相思字
小婢偷紅紙書成相思字
何處聽吹簫東鄰久無客
何處聽吹簫東鄰久無客
何處聽吹簫東鄰久無客
不怕盜入寫閨空
不怕盜入寫閨空
不怕盜入寫閨空

無題絕句十一首

鏡好鸞空舞弦斷柱成啞
鏡好鸞空舞弦斷柱成啞
鏡好鸞空舞弦斷柱成啞
鏡奩之門渡吳
鏡奩李商隱
城別易
皇甫湜

憑欄絲綺琴翻作自製吟劍北心頭
憑欄秋風和薛先輩見寄翻作
憑欄秋寓懷之作三用韻翻作
家教郎張祜蘇小歌

別來羅帶緩支一把玉春生曉鏡
別來羅帶緩支李賀題劍
別來羅帶緩支李賀題劍
水上鴛鴦岸上春和柳條折贈
水上鴛鴦岸上春和柳條折贈
水上鴛鴦岸上春和柳條折贈
採桑春陌上提籠忘採桑羅敷有
採桑遊曲提籠深閨思羅敷
奇花不敢忘忘却前時嬌秖恐風吹折唯愁日炙焦
奇花不敢忘忘却前時嬌秖恐風吹折唯愁日炙焦
奇花不敢忘忘却前時嬌秖恐風吹折唯愁日炙焦

鄭心在何處對面如千里妾身未分明男兒且如此
鄭心寫動處對面薛能行妾身
鄭心寫動處對面薛能行妾身
自持一鼎開雙扉常自關振鄭明月夜別宅寵妖嬈
自持一鼎開雙扉姚合題段處士
九親故舊事
鄭車不暫停鄭船安兩槳欲別別無語
鄭車鄭谷鄭長鄭船李商隱欲
鄭車相思鄭船江南曲欲別
得北方
有佳人

家楚塔於羅縱復歷水笑人不喻闘立在月明裏

家楚貫烏送羅山李紳臨別送張謂入蜀笑人顧況南歸立在愁

中夜來

暮雨濕烟村處別來倚杭州蘇小小墓徹西陵

慶湻校書

詩六言十八首

鷺鷥一處雨處風月相和寂寥妾擬將身嫁與我郎何

處情饒

鷺鷥皮日休晉陵即事風月劉長卿送嚴維下車適嚴維妾擬

香屑集卷十六 六

郎牡牧代人寄遠

池北池南草綠山南山北雪晴花間一杯促膝羅襪綉

被逢迎

池北王建宮山南數枝寒梅陳明卿送令花間鶯相逐府赴淮南羅隱

六言

寶髻偏宜宮樣春光暗入花鈿既逢解珮遊女誰復商

量貧約

寶髻明皇好春光福德裏和常州既逢李德裕貶袁州春日誰復

王建調笑令

芳草落花無限和風吹衣氣相隨羅幃繡帳鴛枕世間唯

有君知

芳草丘悅橋和風謝良輔長安羅幔韋莊歸西蜀世間白居易等至

七字

正是落花時節又聽黃鳥綿蠻記取鈿釵樣製劉峨眉猶

自鬱綠

正是寒食清明又聽李中寄思記取如夢令峨眉實弘餘廣陵

怨

半寒半暖正好明日後日花開宿翠殘紅芬窈聽歌弄

影徘徊

半寒韓偓明日寒食三首宿翠女冠子聽歌張祜舞馬詞

香屑集卷十六 二六

金爐暗銷殘燭移尊更就芳筵迴面共人閒語去年春

似今年

今宵郎宿何處移尊更就李員外春日常州迴面庭筠思帝鄉去年

春欲盡

梭上寄遠垂柳愁中惡夜後元稹賦茶攜隱蓬六言

笑落月下魚躍更值波各好

且願張籍賦茶攜蓬戊日休看且願張籍賦茶攜蓬戊日休事

絕代佳人難得。春樓處子傾城。含情無奈隔漢江寄子安。落日渡頭腸斷。南浦
絕代韓娥柴和春樓六言
一聞有起
唐南

辛延至遠東西。東望西望路迷。玉勒金鞍何處。晴川落日江淹
辛延年羽林郎
辛近李為人子東望淚笑
玉勒韓莊清晴川劉長卿著
李樂江淹深厚

初低。
日初低

美人病來遮面。採損顏色花落家僮未掃。掃即郎去歸遲。
別後見面
美人王建房中怨採損韓翃六言花落王維田園樂掃即韋莊清平樂

門掩殘花寂寂。心隨挂鹿搖搖。紅袖不乾誰會。空餘淚滴迴潮。
門掩李商隱無題心隨蔡襄和郎事紅袖韓翃六言空餘劉長卿送蛇浦橋下重

門掩李中對酒憶舊
心隨李中對酒憶舊

花。鳥怕聽相見。門中獨坐含悵。悵望桃源路斷。口來否月色。今宵最明。
花鳥李中對酒憶舊悵望韓翃桃源曲六言月色嚴維答劉長卿
宵最明

花裏更聞子規。門前空見行客。堪悲蝴蝶髮。美人愁絕妝成。
花裏李中對酒憶舊門前空見李中對酒憶舊
蝴蝶髮温庭筠雜曲

綠倒紅飄欲盡。花開葉落堪悲。蝴蝶髮。美人愁絕妝成。
綠倒紅飄李中對酒憶舊

明未題

江上望山小。江山一樹頭。王邁江上懷舊
江上人樹頭三重。良岡李中對酒憶舊招隱用

香屑集卷十七

唐　庶堂集
古愚校注

竹枝詞三十三首

聞郎江上唱歌聲，唱人喚歌兼唱憶，世間只有情難說，須待兩心知。

聞郎（劉禹錫）古人（白居易）聞（元稹）道（李仲）須待（張籍）

淡淡秋雲淡淡風，蒲蒲葦葉綠綠蒲，兒吹笛膳娘歌，留君到曉無他意。

十斛明珠酬未多，淡淡（本作「夜夜」）相思（一作「狗兒」）兒（元稹）道（白居易）留君（白居易）直（一作「亂」）到曉裏頭（一作「裏面」）

解語花

夜擁雙嬌漫似春，其間豈是兩般身，猶疑未滿情郎意，

夜擁（劉禹錫）雙嬌（白居易）漫似春，其間豈是兩般身，猶疑（元稹）未滿情郎意，

仰見心中一個人。

仰見（白居易）心中（一作「裏頭」）一個人。

香屑集卷十七　二

水調詞（李白）

風吹酒肆細如塵，拳髮胡姬別吳越，（白居易）九日宴（劉禹錫）酒肆（一作「樓」）題（白居易）春（一作「秋」）暮（一作「夜」）

銀劍金釵來負水，擬將遠邇比前溪。

銀劍（劉禹錫）竹枝詞（楊）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

紅泥（李白）金壺（白居易）酒（一作「春」）

勸客（白居易）嘗，

紅泥亭子小爐下，金屑（白居易）琵琶（一作「琴」）酒（一作「春」）後（張祜）

爐下（白居易）

壚下吳姬若花，

若花（張祜）

他家但（白居易）見（元稹）

他家但見（白居易）

他家但見（白居易）

郎恐（白居易）妖（一作「嬌」）

郎恐（白居易）妖（一作「嬌」）

他家但見（白居易）

他家但見（白居易）

紅泥亭子小爐下，金屑（白居易）琵琶（一作「琴」）酒（一作「春」）後（張祜）

紅泥（李白）金壺（白居易）酒（一作「春」）

我（劉禹錫）

我（劉禹錫）

我（劉禹錫）

我（劉禹錫）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李白）壓酒（一作「勸」）客（白居易）嘗，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

吳姬（李白）壓酒（一作「勸」）客（白居易）嘗，

吳姬壓酒勸客嘗，

銀劍金釵來負水，擬將遠邇比前溪。

銀劍（劉禹錫）金釵（白居易）來（一作「送」）負（李仲）水（一作「春」）

擬將（白居易）水（一作「遠」）遠（一作「邇」）邇（一作「遠」）比（一作「送」）前（一作「春」）溪（一作「遠」）

香屑集卷十七　三

水調詞（李白）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李白）壓酒（一作「勸」）客（白居易）嘗，

吳姬（李白）壓酒（一作「勸」）客（白居易）嘗，

銀劍金釵來負水，擬將遠邇比前溪。

銀劍（劉禹錫）竹枝詞（楊）

青絲（常建）白馬（王）

青絲（常建）白馬（王）

青絲素絲紅綠絲，拁梭（方干）

拁梭（方干）

織者何人衣者誰。

織者（白居易）

青絲（常建）白馬（王）

青絲（常建）白馬（王）

遶草（王建）

遶草（王建）

遶草頭花柳葉細，空教綠綺伴文君，豈知一隻鳳釵價，

空教（李賀）

空教（李賀）

也直（王建）黃金一二斤。

遶草（王建）

山神女歌（即）

山神女歌（即）

香屑集卷十七　四

藻詩（梁）

藻詩（梁）

酥油香暖夜如燕，消盡金盆一椀冰，

夜（張籍）

夜（張籍）

夜就儂來能不能，

豈知崔（崔）

豈知崔（崔）

家奴（即）

家奴（即）

也直（王）

也直（王）

姬（即）

姬（即）

酥胸半露秋波横 雄心者必得美人 追入花間一陣香
與君一笑千金賤 笑者必怨 無多恨 逐郎心如妾妾如郎 逐郎欲語低頭笑
與伯相見伯相見 相見時難心無厭 孔雀東南飛 人化為雙棲共
必怨 怨無厭 孔雀東南飛 人言那心人君服

行

東家少年西家出 南家飲酒北家眠 爭忍拋奴深院裏
美人長抱在胸前

東家 薛逢 春遊樂 南家伯居易 舊事往還爭忍歇 陽關 美人 裴諴 新添

聲楊柳 枝詞

密映垂楊驟嘶 一聲催下五更兒 朦朧 一聲春水赤欄橋 橋下 橋東到曉吹
恰似十五女兒腰 楊柳

密映 李益 夜聞 一聲 張祜 橋東 曉吹 楊柳 腰 白居易 恰似 柳枝詞

買取西花聚羽 遊龜 拾花劍 桑間女兒 不識 遊龜 陌上 桑間 女兒 相不識
漫隨兒女打 鞦韆

買取 無名氏 詞 遊龜 劉禹錫 楊柳 枝詞 桑間 波 白居易 楊柳 枝詞 遙 鞦韆 白居易 清明夜 漫隨 柳枝詞

池邊釣女日相隨 妙妙教人且 把兒 手把門扉 問 妙妙 人間 便是觀音 手裏 胜

池邊 無名氏 詠 釣女 一個 古詩 妙妙 不知 何許 人 不問 昔日 曾為 妓 今朝 必 是 觀音 化 妙妙 李商隱 夜 妙妙 人間 便是 觀音 手裏 胜

香奩集卷十七 三

過後香風特地生

過後 香風 特地 生

堤上劉郎歌舊曲 綺羅腸斷 愛河清

堤上 劉禹錫 楊柳 枝詞 綺羅 腸斷 白居易 楊柳 枝詞 愛河 清 白居易 楊柳 枝詞

大堤女兒即莫 春衣一對血千金 今衣領膩脂在

大堤 張籍 楊柳 枝詞 女兒 即莫 春衣 一對 血千金 今衣 領膩 脂在 白居易 楊柳 枝詞

大堤遊宦 春衣 白居易 楊柳 枝詞 至今 驛路 剛 破 妾 腸 相 楊柳 枝詞

河水自高清自淺 一個人心 不可 知 不可 知 不可 知 腸 腸

河水 無名氏 詠 一個 古詩 不問 昔日 富與貴 今朝 必 是 腸 腸 腸

恐是仙家好別離
美人（劉禹錫楊柳枝詞）楊
夕
樹樹梢梢帶晚鴉
萬條垂下綠絲
方上阿誰得
樹樹（劉禹錫楊柳枝詞）
（唐無名氏）
槐花黃了棕花
一枝瓊蠶不勝
槐花（劉禹錫竹枝詞）
別離
步步相攜不覺
落了梅花也
步步（劉禹錫同樂天和微之深
春相憶之作）
步步相攜不覺難行行坐坐盤桓纖腰舞盡春
（唐無名氏）
第有懷
月自斜窓夢自驚
孤貝寒燈坐到明
月自（唐無名氏聽鄰人歌）
（唐無名氏別詩）
鶴南陵廢
馬沈府
公子酣時香滿
公子（無名氏）
公子酣時香滿面是他家處是他家兒家門戶重重閉
石泊船人不
石泊（無名氏）
石泊船人不住花
步步相攜不覺難行行坐坐盤桓纖腰舞盡春
落了梅花也
步步（劉禹錫同樂天和微之深
春相憶之作）
步步相攜不覺難行行坐坐盤桓纖腰舞盡春
（唐無名氏）
（唐無名氏別詩）
（唐無名氏）
（唐無名氏）
（唐無名氏

笑倚欄杆梅似花

欺我盡看新插到
不知誰以索之 貞珠有感看
笑倚李商隱 舞日 以索之 貞珠有感看 不通世事少年

閨中月令詞

正月

春日宴 春日宴 春日宴

歲盡思鄉切 沈佺期 歲盡思鄉切 沈佺期

二月春風徧柳條 碧桃紅杏對搖搖 春衣誰道輕如葉 剪出雙雙燕子嬌

三月江城柳絮飛 蜂黃蝶粉兩依依 綠窗長晝香閨暗 總惹春風莫放歸

三月戍客歸期 黃鶯百囀綠窗時 閨人織錦傷春意 柳絮蜂黃滿地飛

四月清和花事殘 蜂忙蝶倦不成歡 綠陰滿地無人掃 總為玫瑰不敢開

五月榴花照眼明 金盆艾虎鬥輕盈 佳人對此空垂淚 應憶天涯遠行客

六月荷香滿院風 水精簾捲玉芙蓉 夜深人靜乘涼處 一曲清歌一笛中

七月七日一相見 綺琴初調鵲橋 人間天上同歡樂 年年乞巧樓

七月洗純白綺紈 團扇 池清風度 秋月可憐明 回看衆女拜新月

八月秋風天氣晶 此時秋月 更請君 回看 宮中爭賽 唐

九月何曾見草木 不知能有菊花無 露堂昨夜西風過 盡在 詩

十月芙蓉花滿枝 芙蓉頭上綰青絲 晚妝紅葉題詩徧 不知 殺人 丹

冬蝶飢蜂倒不知

十月 詩意 晚妝 許渾長 上綰青絲 晚妝紅葉題詩徧

九月 詩意 晚妝 許渾長 上綰青絲 晚妝紅葉題詩徧

十月芙蓉花滿枝 芙蓉頭上綰青絲 晚妝紅葉題詩徧 不知 殺人 丹

冬蝶飢蜂倒不知

九月何曾見草木 不知能有菊花無 露堂昨夜西風過 盡在 詩

八月秋風天氣晶 此時秋月 更請君 回看 宮中爭賽 唐

七月洗純白綺紈 團扇 池清風度 秋月可憐明 回看衆女拜新月

七月七日一相見 綺琴初調鵲橋 人間天上同歡樂 年年乞巧樓

六月荷香滿院風 水精簾捲玉芙蓉 夜深人靜乘涼處 一曲清歌一笛中

五月榴花照眼明 金盆艾虎鬥輕盈 佳人對此空垂淚 應憶天涯遠行客

四月清和花事殘 蜂忙蝶倦不成歡 綠陰滿地無人掃 總為玫瑰不敢開

三月戍客歸期 黃鶯百囀綠窗時 閨人織錦傷春意 柳絮蜂黃滿地飛

三月江城柳絮飛 蜂黃蝶粉兩依依 綠窗長晝香閨暗 總惹春風莫放歸

二月春風徧柳條 碧桃紅杏對搖搖 春衣誰道輕如葉 剪出雙雙燕子嬌

正月春寒 春日宴 春日宴 春日宴

閨中月令詞

笑倚欄杆梅似花

欺我盡看新插到
不知誰以索之 貞珠有感看 不通世事少年
笑倚李商隱 舞日

又七首

柳暖花春二月天玉堦相簇打金錢只愁花裏鶯饒子
勾引春蜂上繡筵

柳暖 李郢為妻作玉堦司空圖只愁白居易令南
生日寄意 彦謙 遊者偏 非花柳正盛
勾引無題

駸駸悠揚三月天踏青爭近綠潭邊花間自欲徘徊去
見倚朱欄咏柳綿

晴景 韋莊 鋪百步虛
宜食日重 花間 輕春亭 見倘
李氏園亭

槐柳陰陰五月天捲簾高逢中走筆
送行酬使君 捲簾人 韓偓 碾玉 敲
宮詞

每嘲行副六月天廿瓜剖綠出寒泉雨風不用蒲葵扇
珍重逢秋更東指

珍重 閩 扇
詠 李嘉祐 許廿瓜
寄王

枕簟清涼八月天杜花曾對月嬋娟幾回上高樓看
心在婵娥几案邊

枕簟 白居易再
中聯起 桂花 王昌
齡 梁鴻

堦葉蕭蕭九月天鏡光偷掩畫樓前野菊無多少
錄得霜華助翠鈿

墜葉 胡曾 鶴林
馬嵬 鏡光 李商隱 九日
秋夜 月樓 薛逢 九日
都齋有感 錄得 羅
虬

紫陌初紅十月天香熏繡幄暖成煙今宵始覺攻櫳冷
知有清光在碧軒

紫陌 李嘉祐 許
送崔 香熏 王建 侍
宴 今宵 白居易
久手夜 沉醉

槐逕榴歌二十七首

怀逢榴歌

行到門前天一隻船卜道去真如畫下渡船輕卜道去真如畫

採蓮曲 李白 江南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葉羅裙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蕩裏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淨色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嬌欲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似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別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雖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深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不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共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生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映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開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過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向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羅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出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滿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如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隱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發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正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照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與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亂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大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滿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連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水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鴛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何
採蓮曲 王昌齡 荷花形
採蓮曲 徐彥 荷花
採蓮曲 徐彥 荷葉
採蓮曲 徐彥 荷花
採蓮曲 徐彥 荷花
採蓮曲 徐彥 荷花

美衆出外有事留白蓮新花照水開鸂鶒飛入不見
閒歌始覺有人來
美宋李明遠白蓮
鄭永謙題畫
年年結伴採花使是蓮花不染塵唯有綠荷紅菡萏
自是蓮花出淤泥
白題戲題
新栽書蕉
閒看蘇家女採蓮殷勤爲我唱花前美容湖上吟船笛
勾引雙雙遊不避船
閒看白居易杭州殷勤爲我唱花前美容陸龜蒙和
美乳燕
子鸂鶒對對浴紅衣和公遊
千葉蓮花舊有香採蓮一聲歌態長舒中間出線絲亦
慢逐歌聲唱小娘
千葉蓮舟水嚴舒中間生藕和慢運
千葉蓮歌人聽歌
藕花洛盡見蓮心蓬梗隨波任浪深
一曲菱歌抵萬金
藕花採花憲蓬梗隨波任浪深江南採蓮今已暮
換酒當江南採蓮一曲菱歌抵萬金

處處折花紅牡丹被他籠與作鬟難終須買取名春草
引向堂前仔細看
幾處金人題牡丹劉敏他買建和元照中從八月
五夜玩月終須
引向堂前仔細看
曾見當壚一個人醉婷婷立一個春
醉婷婷立一個人
恐是天魔女化身
曾見長成未解事白白紅紅著春衣
另是孤山寺
山石榴花
倚倚紅裙好女兒一頭髮兩分絲但知儘道含鈿落
倚倚拿題白水一頭髮兩分絲但知儘道含鈿落
夜合香中露如珠
東南日出照高樓誰家女兒樓上愁分明一伍伙人只
在花間角上頭
東南日出照高樓誰家女兒臨夜妝綠窗燈影在雕梁
妝成每倚欄干立
多少閒花在後頭
誰家女兒臨夜妝綠窗燈影在雕梁妝成每倚欄干立
多少閒花在後頭

水紋簟上琥珀枕　紅粧美人當晝寢　枕倒簟移誰覺知　一雙蝴蝶雨翩翩

水紋簟　劉禹錫

紅粧妒殺浣紗人　偷得鴛鴦繡作成　莫道不堪天上用　清風明月本無塵

小童阿姊學吹簫　水殿風來暗香滿　含情欲說無人會　斜倚欄杆弄紫花

小童　王建

宮詞學得琵琶成　彩鳳雙雙繡滿城　一曲教坊聲未了　梨園先按霓裳

外園　白居易

花下鬱金香欲暖　日高猶自擁重茵　美人未起春風懶　簾外誰知燕雀閒

小臨　王建

樓檻花疏天宮詞　王昌畫壁影遮差　落花盡日無人掃　滿地紅英隨意開

樓檻　韓偓

櫻桃花下春風面　曾與檀郎唱後庭　今日獨來人事改　滿園空見綠陰生

櫻桃　白居易

櫻桃花下春風面　曾與檀郎唱後庭　今日獨來人事改　滿園空見綠陰生

櫻桃花　李商隱

櫻桃花映柳絲光　雨裏煙中憶自傷　正是江南腸斷處　樓高春盡不逢郎

櫻桃花　王昌齡

櫻桃花落空庭雪　垂柳條高拂地煙　閉戶春風人不到　黃鶯啼破一窗前

櫻桃花　韓偓

櫻桃花下重攜手　滿地堆紅雪不掃　惆悵人間日欲斜　一雙蝴蝶飛過牆

櫻桃花　白居易

脫取羅衣繡　獨行庭樹下　櫻桃一顆口　半咽半含吐

脫取　王昌齡

脫取羅衣繡　獨行庭樹下　櫻桃一顆口　半咽半含吐

脫取　李白

脫取明金壓繡鞍　照花前後鏡中看　妝成每被秋波誤　回首畫堂吹畫蘭

脫取　韓偓

脫取羅衣繡　獨行庭樹下　櫻桃一顆口　半咽半含吐

完婚　盧寶紀事

完婚裴陽為　也同歡笑也同愁　巖下一輪秋月　知道相公憐玉腕

魚扉月掩夜通宵　也同韋莊　巖下雨村　知道盧龍　魚扉　宮詞

秋天歌笑夜雲高　深映寒窗一盞燈　分明窗下閒裁剪　半疋紅紗一丈綾

秋天　李昌符　秋夜作　深映　元稹　分明　韓偓　半疋　白居易

一二三四五六七　昨夜今朝又明日　河低月落五更時　英歌楚舞欲來畢

一二　羅隱　京中正　昨夜　白居易　河低　儲光羲　月落　武平一　五更　李白　英歌　李白　為

勸君年少莫羞貧白有青蚨鏡裏人和勉諸家合羅修
貴從妾手落君身
（元稹同幕紅線自號喜山賢從
夜宴惜花紅線不稱花鳥）

陶學士本將聘
更將也如水
日日香煙夜夜燈應是佛邊猶怕鬧
天欲明前睡覺時

蔣穎叔中
蔣穎叔中書舊館
春寒賜浴
（宋祁字子京安陸人舉進士第一更除龍圖
閣直學士）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貞元九年登進士第
（白居易與元稹同年友善）

香房集卷十七　元

八尺臺盤照面新斂眸微盼不勝春閑步閑園芳徑畔
八尺
（唐李賀有
恥著紅兒詩）

賭但
秀才

弄玉臨大亦上天綠珠循得石崇憐如何一夢高唐雨
（晉石崇有愛妓綠珠善吹笛石崇被誅綠珠墜樓而死
唐大和中段成式為江陵從事有贈綠珠詩）

如何今夜三更雨
（白居易與元稹同年友善元稹有夢井詩）

也曾派酒家胡
（唐李白有沽酒胡姬詩）

臨風欲折寄遠人
（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與曄詩）

香房集卷十七　十一

陸魚盆手泣針眼綠羅裙香鶴夜不歸蟲寸到頭無信處
（晉陸機為吳王郎中令有才藻兄弟並著名文章
機為盧諶贈婦詩）

今朝忽聞鵲
（劉希夷代
悲白頭翁詩）

愛毛空惹題猶在
（唐元稹有
贈雲詩）

少君
仙詩

拘連昭屋
拘連須借畫
（唐王建有
宮詞）

愛已官張風凡事到頭終有思空自勞拘連作寸絲難絕
（陸機為顧榮贈婦詩）

君作女今勞
（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與曄詩）

也曾派酒家胡臨風欲折寄遠人
（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與曄詩）

也曾派酒家胡臨風欲折寄遠人
（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與曄詩）

也曾派酒家胡臨風欲折寄遠人
（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與曄詩）

也曾派酒家胡臨風欲折寄遠人
（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與曄詩）

故故拋門拖石閘心從別處成金鎖落井無消息
（唐李賀有
夢井詩）

故故拋門拖石閘心從別處成金鎖落井無消息
（唐李賀有
夢井詩）

故故拋門拖石閘心從別處成金鎖落井無消息
（唐李賀有
夢井詩）

故故拋門拖石閘心從別處成金鎖落井無消息
（唐李賀有
夢井詩）

春夏少婦
內之安慶杭席自家洒移
居東地招邀隔李七司馬舉
江上數過竹樓深知
花開花落
風雨晨昏
蛛絲結網
燕子銜泥
春泥百草生攜手日同行毛羽
人知少
春泥花絮飛攜手與李十二自閨上船移居
隔岸觀少婦
香箱琴午日新人住侍婢之交遞
賠夜衣乾枕膳淚
水檻遣心
嘆起搔頭急春生力更無盈盈當雪杏冉冉下蓬瑤邀
我嘗春酒慎君想報珠中有隱字折骨效區區
嘆起秋日菱舂生道南岳入
房冰簟涼盈盈早同李觀李
花冉冉觀少婦
銀甲彈箏劈湘管閒奏幽蘭古調碧櫚漫倒芳樽銀甲彈箏劈湘管閒燕雀暖
通調碧櫚漫倒芳樽銀甲彈箏劈湘管閒燕雀暖
絕知春意好小徑曲通杜花香滿
絕知春意好小徑曲通杜花香滿
木芙蓉相留燕姬翠黛愁相別金釵
段裝新句與珠纓等他時笑
木芙蓉相留燕姬翠黛愁相別金釵
未許越溪女上燕姬隨道黃公子屏開李
信州產鉛玻陪執中本
非鉛產
蛛絲結網
花開花落
風雨晨昏
燕子銜泥
春泥百草生攜手日同行毛羽
人知少
春泥花絮飛攜手與李十二自閨上船移居
隔岸觀少婦
香箱琴午日新人住侍婢之交遞
賠夜衣乾枕膳淚
水檻遣心
嘆起搔頭急春生力更無盈盈當雪杏冉冉下蓬瑤邀
我嘗春酒慎君想報珠中有隱字折骨效區區
嘆起秋日菱舂生道南岳入
房冰簟涼盈盈早同李觀李
花冉冉觀少婦
銀甲彈箏劈湘管閒燕雀暖
通調碧櫚漫倒芳樽銀甲彈箏劈湘管閒燕雀暖
絕知春意好小徑曲通杜花香滿
絕知春意好小徑曲通杜花香滿
木芙蓉相留燕姬翠黛愁相別金釵
段裝新句與珠纓等他時笑
木芙蓉相留燕姬翠黛愁相別金釵
未許越溪女上燕姬隨道黃公子屏開李
信州產鉛玻陪執中本
非鉛產

蛛絲結網
花開花落
風雨晨昏
燕子銜泥
春泥百草生攜手日同行毛羽
人知少
春泥花絮飛攜手與李十二自閨上船移居
隔岸觀少婦
香箱琴午日新人住侍婢之交遞
賠夜衣乾枕膳淚
水檻遣心
嘆起搔頭急春生力更無盈盈當雪杏冉冉下蓬瑤邀
我嘗春酒慎君想報珠中有隱字折骨效區區
嘆起秋日菱舂生道南岳入
房冰簟涼盈盈早同李觀李
花冉冉觀少婦
銀甲彈箏劈湘管閒燕雀暖
通調碧櫚漫倒芳樽銀甲彈箏劈湘管閒燕雀暖
絕知春意好小徑曲通杜花香滿
絕知春意好小徑曲通杜花香滿
木芙蓉相留燕姬翠黛愁相別金釵
段裝新句與珠纓等他時笑
木芙蓉相留燕姬翠黛愁相別金釵
未許越溪女上燕姬隨道黃公子屏開李
信州產鉛玻陪執中本
非鉛產

蛛絲結網
花開花落
風雨晨昏
燕子銜泥
春泥百草生攜手日同行毛羽
人知少
春泥花絮飛攜手與李十二自閨上船移居
隔岸觀少婦
香箱琴午日新人住侍婢之交遞
賠夜衣乾枕膳淚
水檻遣心
嘆起搔頭急春生力更無盈盈當雪杏冉冉下蓬瑤邀
我嘗春酒慎君想報珠中有隱字折骨效區區
嘆起秋日菱舂生道南岳入
房冰簟涼盈盈早同李觀李
花冉冉觀少婦
銀甲彈箏劈湘管閒燕雀暖
通調碧櫚漫倒芳樽銀甲彈箏劈湘管閒燕雀暖
絕知春意好小徑曲通杜花香滿
絕知春意好小徑曲通杜花香滿
木芙蓉相留燕姬翠黛愁相別金釵
段裝新句與珠纓等他時笑
木芙蓉相留燕姬翠黛愁相別金釵
未許越溪女上燕姬隨道黃公子屏開李
信州產鉛玻陪執中本
非鉛產

女冠　高駢
居汎亭
微風高樹悄親窗　忽疑花爲我奔幢　剛是當時見處　雜蘆荊
峽
李不嫁秦州見
劾日
未解依依恨留歎　夜闌燈花何太喜　南事頗相關結
使君明日還相提攜石鏡莫令
贈王侍
御
東多紅粉提攜近玉顏　莫令勝濕地　還去伴蠻荒
無題四首
未解參辰意　留歎寒玉使　燈花笑
閨
燈花何喜
南事
翠眉縈度曲　鞍馬去相尋　必脫黃金勒　抽白玉簪
知儂柳別意　兒路青心　可惜歡娛地　容留一院陰
翠眉數點李梓州有女樂在諸幕
送顧入
泛江鞍馬劉九法曹
必脫送貴閣老
分文學
鬢影漫飄　還斜泛　泛飄　轉枝遺
佇嬉遊館　離魂去住消　不知雲雨散　落灑望青霄
髮影西斜明鏡　還斜　本贈盧五
轉枝遺
急翻藻絕
何曉
不到
不梁諫
倩嬉遊館　離魂去住消　不知雲雨散　落灑望青霄
髮影西斜明鏡還斜本贈盧五轉枝遺急翻藻絕何曉
不到不梁諫
倩嬉遊館　離魂去住消　不知雲雨散　落灑望青霄

尺雲山路寒微雨　溪橋泛舟慵小婦寒水不成湖
越女陪諸貴公子江邊
搗衣納涼
王十五司馬沈八丞
浦亭北郭相送
沈八丞
送參軍赴安西
浦亭
送韋郎司直
別維揚
送韋郎司直別維揚
閨情十四首
擁別惜光輝此心猶倒衣　日斜魚更食　月細鵲休飛　行
李須相問音書從此稀　雙雙新燕子　有意待人歸
擁別乎山縣　此心送屈十四　日斜小暨銷　研月細
擁別更別　此心弟侍御　舍北果林　月細
夜行李明府　貫　筒王　音書賜著別　章賢　雙雙洲春日樟　有意夜宿
別雙雙　登傅　西閣
烏鵲愁銀漢　浮雲薄漸遮　久陽熏細草　秋竹隱疎花　野
烏鵲愁銀漢浮雲薄漸遮久陽熏細草秋竹隱疎花野

月常若白津流脉斜江通神女館　帆過宿誰家
烏鵲遥聞本贈盧五　長可惜可　容留送貴閣老
公浮雲綴孟秋　出汝州
風月自清夜　其如傷侶稀　羅絃不解意　忍淚已沾衣　再
風月自清夜其如傷侶稀羅絃不解意忍淚已沾衣再

柳枝碧軟輕花弱　飛夜閨更秉燭抱被宿何依
風月自清夜其如傷侶稀　羅絃不解意　忍淚已沾衣　再
柳枝碧軟輕花弱飛夜閨更秉燭抱被宿何依
鏡倫　程白　猶得　銅　樽蟻　李秋　蘇五弟
風月自清夜其如傷侶稀羅絃不解意忍淚已沾衣再
鏡倫預粉黛猶得折黃金樽蟻添相綠源花豈獨尋歡
如期與奚感動一沈吟舊好何由展他時見汝心
寒房夜　野鶩鳧　雁
越女紅裙濕江邊正寂寥沈沈春色靜脉脉去人遥

娛乳燕動梁塵日感動物傷人兒他時又小
經影照無憀吟詩止憶君徒勞望伴不記文鸞鈿秋
思拽空帷中宵共夠愁誰家江笛月偏垂江城
燈影裏人共倚吟詩遠夢不記秋日刑南
明秋思事中宵中誰家江笛月偏垂江城
腸斷處愁逢對酒如新鬢添霜秋日憑欄
花多映竹錦石小如錢傳語桃源客魚會早傳
洞房春色淺江送鴈行還十月京華客弟兄
寄遠奉陪鄭駙馬宴曲
孤月當樓滿緣空一鏡升感時花濺淚割愛酒如澠碧
海真難滿川柳應可凌把君詩過日未敢缺絨縢
孤月當樓感時江邊月緣空一鏡升感時花濺淚割愛酒如澠碧
月柳依依特地把君攀別離君上馬
回首望城闕相思得廣州張判官從事東陵冬要
送君之任李離別上候瀟灑滬秋日憑欄何須雷雨夜舟中
也復司憐人青歸柳葉新今春看又過長鋏無因攻
怪瘦數難知淚息奠半扉開燭影滅燭翠眉顰
香屑集卷十 八
孤月當樓滿緣空一鏡升感時花濺淚割愛酒如澠碧
海真難滿川柳應可凌把君詩過日未敢缺絨縢
孤月當樓感時江邊月緣空一鏡升感時花濺淚割愛寄劉峽州伯華碧海本曾太
月柳依依特地把君攀別離君上馬
回首望城闕相思得廣州張判官從事東陵冬要
送君之任李離別上候瀟灑滬秋日憑欄何須雷雨夜舟中
也復司憐人青歸柳葉新今春看又過長鋏無因攻
怪瘦數難知淚息奠半扉開燭影滅燭翠眉顰
香屑集卷十 九
也復由遲蘇端清歸本師李都作今春絕向長安觀寄秦二莫
怪瘦數難知淚息奠半扉開燭影滅燭翠眉顰
軽風開曉帖眼今晨清鏡中誰憐一片愁思對石花叢
泊泉相見淚痕不通沈思欲會處清淵往時同
遊子方遲遠歸期未敢論門前楊柳綠已變幾回春
留客顏老何須花燼繁更深不假燭伏枕淚雙痕
遊子送梦行御史歸期近何須日更深不假燭伏枕淚雙痕
留客顏老何須花燼繁更深不假燭伏枕淚雙痕
遊子送梦行御史歸期近何須日更深不假燭伏枕淚雙痕
勸子不還鄉中宵淚滿牀但驚飛燭燼莫學野鴛鴦雪
臥衣裳風生錦繡香浪傳烏鵲喜特地引紅妝

山河碧血飛盡滿院遊絲中裊魂色一片不知歸
門徑畏人蛛絲重比鄰一百五日離夜對月蕭索西窗寒日寄杜陵
蟲吐鏡中窺一月
無題九首

羅中秀色看新約春山兼掌暗吸朱傳添胭光共流動
眼論心久結癡情永如事今能不即夜邀歡樂更無
同首可憐歌舞地閒風多圖與蓬萊

籬中寒雨聽行春日岳麓山道傳語曲欄休倚論將赴戍
林二寺行
送中行舊來同詠入秦寄舊館驗圖第秋閨再首與蓬萊
有年舊來江亭晨上人斯夜秦少公

來與還來看樂欄與來今日盡君歡數遍細寫愁仍破
百遍相過意未闌復有樓臺銜暮景也從江檻落風滿
却嫌脂粉汙顏色勝裏金花巧耐寒

來與有客與來九日登田數題野人送百遍空路
莊氏莊
後有西軒茅舍人
宛中雪晴攜
十九曹長
也從室遂中有作却嫌夫人勝裏

樓上炎天冰雪生山頭落日半輪明青袍白馬有何意
河水林風村與滿漁舟盡還成閒白笑誰家巧作斷腸聲
此心炯炯君應識寒峽冷井世情
越王臺歌
越王臺畔草萋萋臺下春波綠水低
越王臺懷古
越王臺歌
越王臺畔草萋萋臺下春波綠水低

秋風七月一日題百年相逢幾別後
秋風
江陵節度不勞院中晚晴偶
西京郭子儀
水光風雨看舟落
浦落花
合歡江上觀造竹橋
合歡
陪李七司馬皂
江上觀造竹橋

指點銀舒索酒觴玉盤錦膾高雲涼煙翠草萋萋長
由裏和鄉由和由和密葉舒經宿鷺飄秋風此日濯衣裳
百年來事歌娛事醉佳人錦瑟傍
指點少年王盤重杯州錢客舟少尹亭餞綿梁遊雨泉征
由裏秋風七月一日題百年相逢幾別後
朱棣作客細細軒不勞鐘鼓報新晴水光風力俱相怯
落絮遊絲亦有情縱酒徒誇良夜醉繁弦何惜片時程
合歡却笑千年事遷莫鄰鄉下五更
指點江陵節度不勞院中晚晴偶
朱棣
江陵節度不勞院中晚晴偶
西京郭子儀
水光風雨看舟落
浦落花

幾回無寐羅衾帳酒盡燈殘玉漏長
遙憐書室銜杯處月白風清夜正涼
憶昔春日戲題扇心折君兄
憶昔
憶昔春日戲題扇心折君兄
始知觀妓善吹簫
心折此時無一事始知歡宴屬明朝
却教遮莫閉北堂諸
天涯重會今行
憶昔
憶昔春日戲題扇心折君兄
始知
觀
顯吹野水注金盃恐失佳期後命僕返照入江翻石壁
行雲飛處倚高臺望斷
不有小舟能盡興一生懷抱為誰開
湖水書堂飲既夜
樓上
樓上炎天冰雪生山頭落日半輪明青袍白馬有何意
河水林風村與滿漁舟盡還成閒白笑誰家巧作斷腸聲
此心炯炯君應識寒峽冷井世情
越王臺歌
越王臺畔草萋萋臺下春波綠水低
越王臺懷古
越王臺歌
越王臺畔草萋萋臺下春波綠水低

顛吹蘇翩翩復蓮
簡等雖酣歌恐失
無邊落高但見落不有
楚女腰枝不可憐封書寄與淚潸潸縈窓素几重文練
粉不銷花劍白砧聲九
更爲遊朝
更把筒筒收數聯
芳子漢魏近風騷

莫厭傷多酒入唇總倩
白水青山空復着稠道餘寒脆冰雪柴門空閉鎖松筠
蜜蜂蝴蝶生情性何異飄飄託此身

莫歌曲纔倩檢明眸莫
門兵事
白水寄常
發君稠道遥張氏
隱居
柴
何異舟中作

自題香屑集卷十一首
小碎詩篇取次吟吟看句句是現前
管領春風祇不如
小碎詩句皆吟看新詩傳賜秦公亮王楊杜南峰等時體
未媿金荃李論倚裁霞戛繡一篇篇莫嫌無事閉門日
更把筒筒收數聯
未媿金荃李論倚裁霞戛繡一篇篇莫嫌無事閉門日
自書自寫自吟看新詩傳賜秦公亮王楊杜南峰等時體
領略箇中
小碎詩篇取次吟吟看句句是現前
管領春風祇不如

未媿金荃李論倚裁霞戛繡一篇篇莫嫌無事閉門日
自書自寫自吟看新詩傳賜秦公亮王楊杜南峰等時體
領略箇中
小碎詩篇取次吟吟看句句是現前
管領春風祇不如

集292-153

五色蜨蝶并遊才綺羅衣影照花上此去絳紗詞尤妙

明嫦誰人不看來

五色 方干有題支使女子

於義明嫦曙天氣風花

多少魚箋寫得成直恁天教與詩情陽後應無曲

盡是人間第一聲

多少 劉禹錫有贈李司空妓詩

是崔李

天生舊物不如新裁剪梨花筆下春誰許風流添興詠

酒壚猶記姓黃人

天生 溫庭筠有贈楊柳枝詞

盛

舊

家在松江白浪頭黃昏獨坐海風秋蜀牋寫出篇篇怨

滅得愁人一夕愁

家在 吳融有贈南華寺僧詩

愁 唐人絕句多有言愁滅者如劉長卿送李中丞歸漢陽

詩云一行書信千行淚寄與愁人滅得無

黃昏 上述二十九字同出自南海太

守

黃昏獨自上樓來移不知不覺滿庭苔

光一百九十九

擣麝成塵香不滅只是偷詩債

詩序已發乎情。止乎禮義。至說詩必言性命理義。至說詩必言道學。則吾勿信。唐堂大手。掃然偏者。而不講學。尤不言禪悟。然當少壯。論落未遇。乃寓情離騷芳美。以消塊壘。仿王介甫孔穀父體。折截唐詩。棄爲香奩。多至千首。其寫豔。則帝天倩盼之說也。其叙歡。則宴爾同夢之說也。其怨別。則異室獨旦之說也。其思。則虛牖反側。其雷雨之說也。辭採於三唐。而通於國風矣。夫一變。可以悟禪。而通潛師於叡釧聲中。入路。自雲師舉類呼小玉緣何事。爲愛檀郎認得聲。動上人忽有省。則是綺靡之情。

儒者以之講學。釋者以之悟道。而先生方修文章經國之業。悔其少作。委棄鈔本。垂三十年。傳寫題止。間有流脫。子近得之。以謂優師所造倡者。不但工歌舞。至能騐其日面招美人。及其剖散。則是木膠漆之所爲。今以唐詩爲芣木膠漆。而香屑之能事。又不止於瞬目招人。巧極。天工錯。宛委有何異書。此即是也。沾沾講悟云乎哉。不敢秘惜。爰於泰親之暇。悉爲校定。而付之侄雍正甲寅海寧受業陳邦直古愚謹跋

鹿洲初集二十卷

（清）藍鼎元撰

清雍正刻本

鹿洲初集二十卷江蘇巡撤採進本

國朝藍鼎元撰。鼎元有平臺記略。已著錄。是集爲其友曠敏本所編。初定於雍正丙午。越六年壬子。又合其續纂重汰定之。仍爲二十卷。故前有敏本序。序後又有敏本紀各述其始末。鼎元喜講學。尤喜講經濟。於時事最爲留心。集中如論閩粵黔諸省形勢。及征勦善後事宜。皆言之鑿鑿。得諸閱歷。非紙上空談。至於所敘忠孝節烈諸事。亦點染生動。足裨風教。其中如論直隸水利之類。生長南方。不能達北方水性。未免揑造陳言。與顧太史書之類。自雪冤謗。雜以輕薄謔詈。尤所養不純。然文筆條暢。多切事理。在近人文集中猶可謂有實際者也。

鹿洲初集

序

論者曰文章之盛衰因乎風氣漢近周秦風氣寖衰晉南隆焉去朝以下又降焉此其證雖也秦之時詩書燒矣鑿士殺矣董賈匡劉承秦後火盡薪傳

蓋皆自開運會者於風氣何與哉且夫障百川而迴狂瀾此昌黎所以起八代之衰而永叔即得之以挽五季之靡者也丈夫之生也將使鴻業勒鼎鐘大名垂宇宙坤可轉而乾可旋而謂

文章獨限於風氣耶余讀鹿洲之文而益恍然矣今夫前人之學崇經濟後人之學工文章經濟文章非兩途也而後人岐之其經濟非也其文章亦非余謂有掀揭之經濟自有炳蔚之文章若斯其難也鹿洲初集

章舉益伊周其文章詎不冠千古哉六經經濟之文章也括六經以為文則文章莫非經濟西京之盛學士大夫各專一經類能自成一家言江都之繁露長沙之新書歷久而莫能磨滅者

一根柢於麟經一胚胎於戴記也然而江都之文博而未蒨長沙之文肆而未密長越諸家惟中壘為冣而說者謂中壘之文考古甚精按今未密蓋經濟之文章若斯其難也鹿洲之文章之匠也其志

洲經濟之儒文章之匠也其心繫乎生民存乎世道人心社稷其為文如萬斛之泉隨地湧出而無不逢其源凡以攄其心志之所欲宣也是故刊有道之碑殉陣罵賊必錄也表柏舟

之節捉縱封股必繇也風俗之
貞淫必紀之欲躋叔季於淳古
也形勢之要害士馬之強弱必
紀之欲奠封疆於磐石也海洋
之情狀蠻徼之咽喉必紀之直
欲使禹跡之所未經莊蹻之所
不到盡與享王之列也於戲鹿

洲一海濱儒者耳往者臺疆之
變倚馬傳檄經濟之文章直須
寸楮而千里肅然彼司馬諭蜀
詎足為鹿洲擬耶益醞釀經術
考乎古者無不精而周覽世務
按乎今者無不窓起西京諸人
於今日其以鹿洲之文章為何
如哉若乃採爾雅之餘摘文選
之艷雖屬玉而敲金含商而吐
徵於鹿洲之文章無當也鹿洲
胸羅山海之經匯供擸拾手披
職方之志不逞才華余聞之鹿

洲曰相如投藻不可登孔氏之
門蓋鹿洲真能轉移風氣者而
文章自足千古矣余與鹿洲連
床者三年得徧讀鹿洲之文章
用弁數言以附不朽海內讀鹿

洲之文者以余言為有當否也

雍正四年丙午冬十有一月朔日衡山年家眷愚弟曠敏本拜題

予自丙午都門序次鹿洲初集於今六七年矣中間光景變態已多鹿洲學問每與閱歷俱進丁未戊申見其政治卓然若古循良已酉遭禍窮愁險難之中而學益大進予讀棉陽學準幸濂洛真傳猶在今日知鹿洲之自任斯道者重也讀公案偶紀

讞折疑獄鈎致出奇駸〻有孝肅遺意焉庚戌季夏復會鹿洲于五羊城則著述已充棟矣合前初集命予評騭今又續寄附益之予為編輯二十卷蓋三年坎坷他人所不能堪鹿洲獨禔陰是惜秉燭連宵先聖所云無為大塊假我進德修業之地寸入而不自得於人心裨益民生載以有關世道史治為主而雕蟲小技不足以明聖賢之道開顓蒙之惑者不

與馬蓋道之顯者謂之文非世俗之所謂文也壬子夏四月既望年同學愚弟曠敏本再題

鹿洲初集舊序

清湘藍生玉霖孤苦力學弱齡通五經子於癸未歲試援冠其曹延入學署周歷八閩年來受知藩臺路名日著文亦日高已丑夏子再遊榕城生監仗疾馳七百里來見同遊武夷館于幔亭峰下出近著古文詞請正于快讀一過而告之曰人之有文章猶天地之有山水子亦知武夷之為山乎兩崖壁立一水中分何其勢之奇峭也三十六峰層列于上九曲潆洄于下何其境之幽邃也蒼松茂竹名茶異卉叢生而密布何其色之芊綿而清麗也是以仙靈托跡隱士盤旋即大儒君子亦於此卜居而棲息焉海內騷人墨客重研而來遊者不絶於道其弗獲來者聞聲慕思得一覽其勝以為快洵乎其為宇內之名山矣然而封禪不及祭告不聞僅得比于峨嵋匡廬天台鴈蕩之間而不得列於五嶽四鎮之位其故何哉蓋以幽奇清麗則有餘而正大雄厚則不足天地之生物其植體也正

則其發見也廣博而不囿於偏其積氣也厚則其布濩也弘遠而不局於小五嶽四鎮惟其體正其氣厚故能爲歷代帝王所隆禮而敬祀不徒供騷人墨客遊覽登臨之具武英雖名山不得不退處其下也今子之文鯨呿鼇擲一如茲山之奇峭剝蕉抽蕳一如茲山之幽邃合英咀華鏤金錯彩一如茲山之芊綿而清麗其足以高一鄉一國而傳當世夫復奚疑鈞予不自域其已至而欲予規其所未至則意者于氣體之

間培之之恢之廓之當必有日進于雄深浩瀚扶餘磅礴之巨觀覩今之所造有大過焉者於以登之清嘯獻之明堂藏之金匱玉檢永爲朝家之寶貴亦如五嶽四鎮見重於帝王之廷而不僅如今日所遊爲遊覽登臨之具者是則予所望於子而子益宜加勉者也生曰有是哉夫子之厭我多矣願書之以爲序康熙己丑夏五月端午後二日浙西友人沈涵心齋氏題于武夷之冲佑觀

此已日夏從遊武夷吾師在慢亭峰下作也時余好爲簡潔幽峭之文故師言云然自是服膺師訓縱筆所如不復修飾距今二十餘年音容猶在而丈遂成隔世撫卷涕零不自覺背汗之交集也雍正辛亥夏日鼎元識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蓋惟根厚而枝榮本植而葉布斯其爲文皆見道之文而所以信今傳後者在是矣閩中漳浦稱山海輿區人文淵藪余泝閩甫下車創書院于會城招九郡同志講明正學纂修先儒諸書而漳浦之才爲獨盛盛生毛森八閩翹楚也少孤嗜學長有文名當道廉其品咸折節推重牛閉戶著書自豪卉然不以爲意家無擔石之儲茹蔬飲水宴如也余嘉其志檄漳守趙君以幣聘之生襆被一集中余弁數言簡端顧余何以爲言哉昔范

曩謁余幕下書卷之氣蔚焉可親其操行之高峯胸襟之灑落幾乎俯視一世與古爲徒聞居無事恂恂不見圭角義利是非之介確然有守雖有力者不能奪及其毅然有爲一往無前之槩直足以倒泰山迴東海雷奔電擊莫之天閼益根本深厚氣魄力量無所不達而謹慎小心深之以涵養斯誠經世良才吾道之羽翼也今朝夕筆研兩載于茲舉凡先儒諸書所以發明聖人之道者無不探賾鉤深充然有得爲文章尚已自生平不可遏抑之氣亦如其人留心經史出皆可起而行篤實輝光足繼古之作者不墓與今人爭枝葉加以方富之年昂藏之宇已也以生之才之學加之志念念有調劑民物補人世缺憾之思一腔熱血輝煌輪囷其足以信于今而傳于後余安能一集中盡其所至乎已丑秋七月告余歸里出所爲文

文正公作秀才便以天下爲已任觀生之文可知生之志矣生長文獻之邦道南一脉代有傳人使微言人義與日月經天不絕長夜余所厚望于生者生亦曾知之乎漳浦高東溪陳剩夫周翠渠黃石齋諸先生皆卓然有立增光宇宙生其歸而求之磨礲浸潤去小疵而就大醇吾知九十九峰之名勝復一發其奇于藍水矣以信今而傳後斯文之幸也亦斯道之幸也夫已丑秋日儀封友人張伯行拜先氏題

序

藍子玉霖奇士也志高識遠超然塵埃之表議論風采悉奉古人爲師作爲文章原原本本可以坐言起行功深於鎔經鑄史之中而氣矱磅礴於語言文字之外斯人與文而皆奇昔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故其文疎蕩有奇氣今藍子年方壯行將徧歷乎四海九州之大與其賢人君子交遊志氣激昂精神煥發造詣正莫可量區區集中數藝云乎哉然水犀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就茲集大槩而紬繹之藍子一經生耳獨能於人心風俗之所研究勤勤懇懇剖晰之所昭垂天經地誌之所維繫綱常名教精詳不啻三致意焉此豈經生之文乎余故曰玉霖奇士也康熙辛丑端陽日約齋汪紳文拜

序

鹿洲初集目錄

卷一 書

上陳大中丞請修明史綱目書 丁酉
上車學憲請補漳浦縣鄉賢書 丁酉
上宋觀察請修漳州府志書 丙戌
上張大中丞書 己丑
與友人論浙尼書 甲辰
論海洋弭捕盜賊書 甲辰
論邊省苗蠻事宜書 甲辰

卷二 書

與荆璞家兄論鎮守南澳事宜書 己亥
與荆璞家兄論舟中起雷書 辛丑
與荆璞家兄論臺變書 辛丑
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 甲辰

卷三 書

論南洋事宜書 甲辰
論北直水利書 甲辰
論江南應分州縣書 甲辰

再與友人論江南分縣書　甲辰
論潮普割地事宜書　辛亥
上鄂制府書　壬子
上鄂制府論臺灣事宜書　壬子
謝鄂制府幷論臺灣番變書　壬子
復蔡宗伯書　壬子
復顧太史書　壬子
再復蔡宗伯書　壬子
卷四　序
青海平定雅序　甲辰
臨雍頌序　甲辰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序　乙巳
河清頌序　丙午
陽龜山先生文集序　戊子
蔡梁村栖齋初集序　庚子
兼山堂遺稿序　己丑
林元白詩序　丙申
邱義門詩序　甲午

卷五　序
黃越甫詩序　丙戌
鹿皐詩序　壬寅
李遜唐時文序　癸巳
王滋畹歷試草序　壬辰
鳴廬試草序　癸卯
鄉會墨繩序　乙巳
思補集序　辛亥
粵遊草序　辛亥
吳幽川時文序　辛亥
女學自序　壬辰
平臺紀略自序　癸卯
鹿洲試草自序　癸卯
卷六　序
送宮詹沈心齋先生還浙序　己丑
送陳少林遊吳越序　庚子
送林仲謙之陽曲序　庚子
送謝古梅太史還閩序　丙午

送李司諫觀察江西序　乙巳
送勞尊三令昭文序　乙巳
請補普寧形勝序　戊申
重建苕南書院醵金小序　乙未
方輿志小序　庚戌
城池志小序　庚戌
兵事志小序　庚戌
人物志小序　庚戌
孝義志小序　庚戌
流寓志小序　庚戌
風俗志小序　庚戌
物產志小序　庚戌
古蹟志小序　庚戌
雜記小序　庚戌
藝文志小序　庚戌
卷七　傳
寒支先生傳　辛卯
黃太常傳　庚戌
月湖先生傳　庚戌
儀封先生傳　乙巳
曾叔祖孝廉王書公家傳　庚戌
叔祖宜侯公家傳　庚戌
叔祖福建提督義山公家傳　壬子
阮驃騎傳　庚戌
游遊戍傳蔡章琦附　庚戌
李弁傳　庚戌
卷八　傳
林元虎傳　庚戌
先兄福建水師提督襄毅公家傳　庚戌
黃嘯文小傳于陽復附　庚戌
楊湄陰小傳于州後附　壬子
姚烈士小傳　庚戌
黃驌舟傳　庚戌
李張白何劉傳　庚戌
李都閫小傳　庚戌
黃龍泉小傳　庚戌

林藍田小傳 庚戌
陳鄭二生列傳 庚戌
陳明經小傳 庚戌
蔡廣文小傳 庚戌
陳廣文小傳 庚戌
蔡文學小傳 庚戌
徐孝廉韓小傳 庚戌
徐孝廉夢麒小傳 庚戌
賴逸民小傳 庚戌
盧莊士小傳 庚戌
宣化農小傳 庚戌
黎京兆傳 壬子
郭賢婦傳 庚戌
洪烈婦傳 辛亥
賴烈婦傳 庚子
林烈女傳 辛卯
貞節汪太君傳 辛丑

薛節婦傳 甲辰
朱貞女傳 甲辰
盧烈姬傳 庚戌
許門節婦列傳 辛亥
海陽陳烈女傳 辛亥
潮陽陳烈女傳 辛亥
鄭烈婦傳 庚戌
陳烈婦傳 壬子
貞烈張女傳 壬子
程節婦傳 壬子
棉陽書院碑記 戊申
重修潮邑義學碑記 戊申
文光樓忠烈祀田碑記 己酉
遊夢筆山記 乙酉
遊茗川記 丙戌
遊武夷山記 己丑
除庭草記 己丑

候鄉記　庚寅
盤陀宜城記　壬辰
七賢圖記　辛亥
陳玉山畫記　辛亥
高鷹屏小記　辛亥
怪尹記　辛亥
高叟洞可堂記　辛亥
遊惠州西湖記　壬子
惠陽書院碑記　壬子
遊珠江閣記　壬子
得平蠻碑石刻記　壬子
望七星巖記　壬子

卷十三　論　丁亥
叔孫通起朝儀徵魯兩生不至論　丁亥
漢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論　丁亥
韓持國服義論　壬子
貴州全省總論　乙巳
貴陽府總論　乙巳
潮州建置沿革總論　庚戌
潮屬城池總論　庚戌
兵事志總論　庚戌
人物志總論　庚戌
孝義志總論　庚戌
隱逸志總論　庚戌
流寓志總論　庚戌
古蹟志總論　庚戌
物產志總論　庚戌

潮州雜記總論　庚戌
留智廟紀聞論　庚戌
平臺紀畧總論　庚戌
粵中風聞臺灣事論　庚戌
粵鹽論　庚戌
卷十二　說　壬子
福建全省總圖說　壬子
貴州全省總圖說　乙巳
貴陽府圖說　乙巳

潼州府圖說　壬辰
瓊州府圖說　壬子
潮州府圖說　庚戌
海陽縣圖說　庚戌
潮陽縣圖說　庚戌
揭陽縣圖說　庚戌
程鄉縣圖說　庚戌
饒平縣圖說　庚戌
惠來縣圖說　庚戌
澄海縣圖說　庚戌
普寧縣圖說　庚戌
大埔縣圖說　庚戌
平遠縣圖說　庚戌
鎮平縣圖說　庚戌
潮州海防圖說　庚戌
修志雜說　庚戌
卷十三　說　辛亥
江濱野人說　辛亥

王用九字說　辛亥
冷守謙名字說　戊戌
程子篤字說　乙巳
陰子孺字說　庚戌
族子曰仁字說　庚戌
長子雲錦字說　庚戌
次子雲龍字說　庚戌
三子雲翔字說　甲辰
四子雲翼字說　甲辰
五子雲鵬字說　壬子
六子雲燦字說　庚戌
從子雲楓字說　庚戌
從子雲路字說　甲辰
從子雲鳳字說　壬子
卷十四　考　壬子
經學考　辛亥
史學考　辛亥
曆法考　壬辰

錢幣考　乙巳
潮州風俗考　庚戌
卷十五　賦　檄　銘　箴　贊　畧　事　錄
臨涼臺賦　壬辰
擬諸葛武侯伐魏檄　丁亥
巨硯銘　己酉
墨海銘　己酉
古琴銘　己酉
劍銘　壬子

特敬閣自箴　庚戌
訪道圖箴　庚戌
畫鷹欺熊箴　辛亥
曾叔祖侍御紫峯公像贊　壬子
叔祖司馬時山公像贊　壬子
懷遠將軍劉輯侯圖贊　己酉
壬午忠節畧　戊子
臺將劉得紫陷賊不屈事錄　壬寅
卷十六　讀傳　書後　跋
讀西門豹傳　乙巳
讀田子方傳　庚戌
讀郭崇韜傳　壬辰
讀桑維翰傳　丁亥
書淮陰侯傳後　己酉
書諸葛武侯傳後　己酉
書王翁州完璧論後　壬子
書伐魏檄後　己酉

書潮志方輿卷後　庚戌
書風俗志卷後　庚戌
司馬溫公文集跋　辛亥
鄭母輓詩跋　丙申
臺灣後遊草跋　己酉
卷十七　壽文　己酉
陰琳桑壽序　庚戌
淳人之浙西祝前學使沈公壽序　乙未
壽宇畫圖記　庚寅

柯狀三壽言 丙戌
陳母許孺人七十壽序 丙申
遙祝張魏夫人七十壽序 壬子
卷十八 告文 祭文
請黃石齋先生崇祀鄉賢文 丁酉
新年告城隍文 丁未
講學告聖先生文 戊申
晉南書院公祭歸安沈公文 己亥
月湖書院公祭四明陳公文 甲午
祭漳倅葉公文 辛丑
祭大宗伯儀封張公文 乙巳
祭潮師尚公文 庚戌
卷十九 哀辭
閣部沈公哀辭 己亥
黃越頃先生哀辭 庚子
林元白先生哀辭 辛丑
林母李友君哀辭 己亥
黎母魏太君哀辭 己酉

卷二十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先王父逸叟先生壙誌 庚子
先考文莊先生行狀 辛丑
先慈節孝許太孺人行狀 乙巳
李求可墓誌銘 丙午
誥贈奉政大夫藏嚴戎君墓誌銘 庚子
寧化文學舉莊王公墓誌銘 乙巳
太學仲謨周公墓誌銘 戊戌
陰醒菴墓表 辛卯

蒙齋

夫夫也少不自量夔尚爲徒先人教之誦法程朱循分盡性雖蹤跡拘從容涵造爲君子儒長遺坎壞牛馬馳驅學舊書兢兢寡過惴惴昏愚力拯揄流離顛沛謀學舊書兢兢寡過惴惴昏愚力誠持敬寢食與俱試思天地之廣大載籍之紛如至道之弘遠聖學之富贍雖假汝彭聃之歲月窮年莫殫究不見其有餘何半生之碌碌至此始愧汗於勤劬雖然猶未也古人寸陰是惜飢飧如好學不渝尚及今夙夜遑勉庶幾乎不自暴棄以明善而復初

雍正庚戌嘉平朔日

鹿洲自題

行述

先府君諱鼎元字玉霖別字任菴鹿洲其號也世居漳浦縣之蓮塘先高祖處士毅斐公生三子曾王父逸斐公諱繼善其季也博學多識以隱自高康熙戊子飲於鄉年九十有四而卒配曾王母陳氏宦族女有孝德嘗以避賊負姑入山跳澗疾走十五里人驚爲神助諱考舜哲後公六年卒年九十有二先王父諱斌字郁人逸斐公仲子少補博士弟子員以文學行誼爲一時矜式著稱文菴先生年三十有二而

輟怙歲時一歸省祀先而已年十七觀海夏門泛海
舟泝全閩島嶼歷浙洋舟山乘風而南沿海門
以歸自謂此行所得者多人莫能喻也歲癸未邑大
尹四明陳公以翰林出知漳浦饒經濟才多善政集
紳士爲講經之會月課制藝詩歌古文辭府君既喜
經濟之學又好古文辭請業論難所學益大進拔童
子試第一是冬受知督學歸安沈公復拔第一招入
使院分校諸郡沈公有國士無雙人倫冰鑑之目馬
時府君年廿有四矣丁亥大中丞儀封張公撫閩重

鼇峰書院延九郡一州之有學行者纂訂先儒諸書
浦士最盛獨於梁鄔蔡公暨府君有加禮焉謂藍生
確然有宋毅然有爲經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久
之念祖父母春秋高而許太君亦漸衰老辭歸就養
中丞復屢札要之府君復書其略云某幼喪父賴祖
父母及寡母辛苦提攜以至今日大父今年八十有
九大母年八十有二日薄西山此境豈能多得又某
有弟已長而未婚有妹已長而未嫁加以先君之柩
歷年既多未歸於土每當苦雨斐風肝腸寸裂自侍

執事以來細觀先儒之書窮聞聖賢之道其最切者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今此數者有一於此乎有則
寒毋而不能養有久停之柩而不能葬有愆期之弟
妹而不能婚嫁自逃於八百里之外以博豐食鮮衣
人憐有所希覬僅耕舌糊口得稍供菽水朝夕承顏膝
下於願足矣豈可復以遠遊貽老親之倚閭哉曩侍
執事一年不敢稍露寒士未者恐形跡之間似乎有所
欲進之於道耶某雖不肖頗知義利之辨豈肯妄受

希冀今微名再二恐執事不知所以違命之故將責
以自棄自棄之罪故敢竭其愚衷惟執事鑒諒焉中
丞公迺止辛卯曾王父卒癸巳先王母卒丙申曾王
母卒丁酉先王父卒其間連遭大喪哀毀瘠立雖食貧喪事一
毋違文公家禮暇則益肆力宋先儒及許薛胡羅之書
沈潛玩味以程朱爲的以第一等人物爲期課督下
孝等誘進後學以敦本行嚴取與慎交遊爲準繩蓋
自庚寅至庚子杜門講誦若卜有一年歲頻饑嘗作
餓鄉記自廣其志都門競傳詩之簞瓢屢空不少挫

也。辛丑夏四月。臺灣朱一貴作亂。竊踞全郡。浦大尹汪公。方屬府君團練鄉勇。護桑梓。而族伯巖山公。以南澳總戎統師平臺。要與偕行。時羽檄交馳。府君揭竿立就。風濤戎馬。條晝悉合。其大者。蒐羅漢門。小石門。大湖與交諸山。以清南北中路之餘蘖。擒捕竹仔腳三林港之逸賊。撫墾甲之流民。凡經營歲餘。而全臺以寧。至於論羅漢門阿猴林檳榔林郎嬌之不可棄。南北路文武之駐札要害。官兵營汛之添設更置。臺鎮之必不可移駐澎湖。哨船換班兵丁舵繚斗校各兵之必不可裁劃。切詳明。制府滿公多如其議。時

蛟塘沈端恪公。需次入閩。在幕府。尤嘆異焉。曾憶端恪送陳少林先生還漳詩云。我閩閩中有二賢。共說少林玉霖好。才名非獨冠臨漳。默輸忠赤葵傾陽。我識陳子思藍子。何時笑詠譜清商。蓋謂府君也。府君少攻舉子業。食餼者十餘年。試輒冠軍。而屢蹶於棘闈。

今上御極之元年。癸酉。詔天下學臣選文行兼優之士。貢辟雍。府君與焉。二年春。

北遊太學。三年。校書內廷。分修

大清一統志。巨公宗匠。共推服有良史才。獻所爲青海平定雅三篇。臨雍頒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河清頌。各一篇。一時聲噪

輦下。卿貳纂之者。多舅先造訪。或內臣出膺封疆。輒詣府君。爲條陳地方情形利病。天下士遊京師者。皆爭一見爲快。六年冬。以相國高安朱公薦引

見。條奏經理臺灣。河漕兼資海運。鳳陽民俗土田。黔蜀疆域六事。

上皆嘉納。授廣東普寧知縣。時朱公使侯。而畿塘沈公爲總憲。與俱交贊其才。

上云。朕觀此人。便用做道府。亦綽然有餘。隨降

吉黔嶺怪撫會議。以四川運義府屬。改隸貴州。本府君所奏也。府君旣感

上知遇。思一自強於政治。以圖報稱。潮屬頻年大饑。瞢寧界潮陽揭陽之間。故多盜。而潮揭尤盜藪。或潛棲清晝殺人而攫之金。飛簷穿壁。夜入人室。府君下車。嚴

為敎約有王士敏者溢死誣告府君廉得其實反坐之及其主謀之公帥王爵亭陳偉度一邑稱神諸溢亦稍斂跡踰月揚潮陽篆邑水陸汎凡五營舟楫四百每船例四金新令至必輸呼相望於道詢之則縣不給兵食半載矣邑故健逋豪紳劣衿憲役吏書尤甚高差緣為奸利悉則結黨空堂走東山以挾令時憲檄借運鎮平稈鄉倉米三千石給兵府君曰此非計也曠時日且還運補倉費於何出天下豈有不完糧之邑哉揭榜通衢潮邑素號海濱鄒魯七十大夫明禮義重廉恥通歲饑饉悉公

鮮乃出無可如何今年有秋豈可仍居頑户抗欠之名又五營兵丁皆同鄉共井非親即故汝等平日藉兵力自衛寧忍坐視其枵腹顧連且鎮平小邑尚能急公有贏餘貸給豈潮陽而甘出其下通例糧米每石加耗一斗今特從寬減凡納本年者每石耗升舊欠耗三升取足支銷之費通賦止問正名雖父子兄弟析居一無侵漁本縣與士民休戚相關紳衿監宜率先完納以為民望給兵食至於勢豪棍蠹倘仍故習或畜差作奸侵蝕哄堂挾制固不足以

縣之紙票鞭笞矣于是紳士爭赴納十三都望風而趨畜差皆股栗莫敢不奉法者兵食以濟亦不借運程鎮也邑故有漁船四百每船例四金新令至必輸金以易新照府君峻卻之鷗石於泊舟之步妖女林妙貴者自號後天教主其姦夫胡阿秋號仙公建淫祠於邑之北隅書符呪水為人治病求嗣又能使寡婦夜見其夫煽惑凡數百人諸邑遠近踵至遣吏卒捕之皆言妙貴有陰兵恐攝已為害府君親詣擒之庭鞫其狀具得所為求嗣見夫聞者齒冷府君悉焚

其供狀姓名分別同惡二妖荷校於市衆共碎其首而瘞之籍其居改建棉陽書院祀周程張朱五先生與都人士講學課文其中作棉陽學準立條約以官租二百三十石捐為祭祀師生膏火之費正學興焉府君既嚴治盜之法划港截僻暮夜行竊動輒見獲盜多逸入他境邑人朱賀府君曰未也是將有大焉者偵其窩乃在百二十里潮揭之交葫蘆地諸邑盜魁皆在謀以衆由錢灣奪舟出海為首者十有八人營弁議以舟師扼隘掩捕之府君曰不可調兵則事

洩賊驚且走不煩兵也密檄普寧府選丁壯若干名兼程夜至葫蘆地圍窩者宅擒其首七人出軍械甚夥十一人者以次俱獲先是南澳鎮檄普提洋盜二人府君以出洋行劫其黨必多而廉二人者皆非是出之更得洋面積盜四十三人姓名吏曰此他邑盜也府君曰洋面商賈非吾赤子乎且是以隣邑爲壑也吾弗忍分檄潮揭諸邑勾致及兼攝潮陽盡獲諸盜行劫閩廣洋面非敵官兵言之歷歷悉按問如律而計擒仙村樓馬仕鎮莽盜窩主也自是四境綏靖民皆帖席邑故健訟期輒千餘楮訟師如雲府君時巡境內勸課農桑名父老問所疾苦具得其姓名府君曰傳語若輩倘能改過吾又何求有王元吉屍棄龍湫之野其弟炉立以活殺賺和吉其怨家楊姓府君諭視煨立心疑之故設詞驚其約保乃言此訟師李阿柳蕭邦棉及刑書鄭阿二合謀嚇詐所爲然未知元吉作何身死也詞內有曹阿左案盜府君呼約保人命至重今未得兇首曹阿左不到汝明縱真兇當以汝代矣約保大恐翌日府君自普旋驗

夜過石埠潭鄉老幼列炬羅拜於道問何爲者曰我等無他累爲盜所苦今碧公無恙故當而來迓耳府君從容慰勞命披其老者起門問遠近尚有竊賊否曰無之一老者前耳言龍湫埔有惡賊五人死其一則今日所驗之屍是已更言四人則曹阿左其一也質明約保以阿左至行竊拘捕三人皆俱在案獨元吉傷重身死鄉人移屍溪畔而李蕭諸人引搆煽立成此獄耳林軍師陳興泰者公師之魁有監生鄭氏告吳阿萬等殺傷田主搶剝衣物而吳告鄭霸海橫抽又使人赴各憲轅首告府君鞫之則吳詞盡屬子虛府君嘆曰語若非之過當事甚小汝乃主不以情相鄒刻意取盈若非大倘直窮到底則汝自罹反加以霸海橫抽其罪甚大倘直窮到底則汝自罹反坐罪大於抗租此訟師悞汝將奈何吳叩頭謝軍師悞汝有奇計置欠租勿道以霸海橫抽適控郡省縣官自不敢拘案准則鄭之家破即不准遷延時日欠租事庶免問軍師爲誰曰林軍師炯聲也府君遣役疾走其家及其案頭字跡悉取以來則吳詞在焉軍

師乃憎服陳興泰利丐者蔡阿窿屋地族人陳興親先之阿窿病死興泰呼其弟阿辰阿完阿尾飲食之謂之曰我有奇計汝兄可得美棺衾汝兄弟不憂乏食乃命三人舁屍至興親門興大驚而陳蔡兩姓集屍所共斥其非辰完內恧以興泰所給米轉給人舁瘞之興泰陰誘阿尾於家以買地僥價打死抑埋告興親具訴未質而府君詣會城興泰率黨窘屠興親百端噱阿尾復控於郡府君歸訊呼阿辰阿完至前曰事我已盡知汝二人前以興泰所給米瘞汝

兄信有良心當不至餓死汝以實言不累汝辰完盡吐其實興泰猶堅執並無藏養阿尾興親乃誘阿辰阿完養於家府君曰此易辨耳伊兄弟同乞食廟中阿辰阿完面青黃乃餓孝無食阿尾面獨紅白如宿飽非興泰誘養而何左右皆驚興泰遂無復置辯樂舞生蕭振綱銜舊怨羣毆諸生陳詢益於道而誣其包揑僥賴以鄭桐為証桐稱武生府君望桐非端士問曰汝武生之名即鄭桐乎曰鄭棉紙然則汝小名鄭阿桐乎曰阿福然則鄭桐何謂也曰管耳府君曰

今人字皆以兩惟古人乃有一字之字然則汝其古人乎曰實字奕桐府君拍案大怒曰汝訟棍也會名花押豈有名字止書其半之理鄭語塞呼陳姓質之果梅花鄉訟師也振綱父嘉稱亦諸生老矣呼之堂上曰鄭桐詭名已首服矣汝子行兇毆斃假家收官乃盜賊光棍所為應死吾憐汝老舐犢事非本心以實告當曲宥汝子皆叩頭謝銀丐溺水外有鄭侯之妻告蕭邦武等五人毆迫落水其子鄭阿伯載死以來母子扶哀動左右驗之則屍已腐爛府君心疑勒令阿伯毋自行收殮衆皆駭愕府君呼邦武五人若等知鄭侯狡狯不死皆叩不知然則若等自目償命乎皆稱汝府君曰無益也侯秩舊充保正縱盜殃民今見我衆設法更逃遁行詐耳潮之逋逃藪不過惠來海豐甲子所碣石諸路亦何難獲越五日邦武果於惠來獲侯秩以歸觀者如堵皆拊掌大笑陳氏阿伯伏地請死并獲其造謀之訟師陳阿辰血治之潮人以為死丐得妻子也府君治獄剛嚴然詳慎周至多所平反盜賊罪狀未著者輒釋之大辟

或竟日不食訴師治其尤者小犯則反復開導戒以自新人皆感悅全於鯈李振川之成案力爭兵丁蔡高之非案情劉公嘉文實之冤誣折林賢娘之長舌人以爲包孝肅復生政聲大震然府君性伉直治獄平反數與上官忤忌之者亦日以起矣初制撫以潮屬數饑請於

朝撥省倉西穀貯各縣備賑惠潮親察故爲廣州守自請以存留穀價糴運省勞費運官船户挾勢其衆浴途盜賣雜取偷穀攙秕和以水各縣吞釋府君盡得其實實船户於獄運官稱覩察之命請釋之府君以事經通詳不許觀察銜之屬藩臬誣揭六款栽賊千餘所革漁船例金貢首也漁人賚石刻鳴冤弗省奏上奉

旨革職而觀察旋隕臬司周納成獄二邑士民奔走歎歔孝檝提管相望於道惠來人王希五年八十餘攜米五升雞子十數枚爲饋拄杖行二百里謁府君曰天乎公乃尘此溯汨交下制府郝公再訊心知其冤貽書撫軍葆昭雪諸公固持之然粤中官民無不知其冤即謂公亦心知之而不能悔也郡守胡公延修府志出府君於獄諸歎賴上官民投匭上官以寅僚叢嫉依限結案例得回籍制府鄂公素稔府君才名留府君幕府相得極歡是時郝公方調總督福建而臺灣適有事鄂公意摩固辭爲條陳善後十事年久鄂公具摺申明被誣始末奉

特旨赴京十一年三月引見奏對良久

命署廣州知府

蒞任御書諭訓詩文及貂皮紫金錠香珠等物悉

頒編獎勵益異數也府君自以受

皇上殊恩廣州省會事地旗民雜沓舶出入縱橫而香山澳門紅夷築城設礮臺居然天險思所以調劑振刷之以上報

國恩酬鄂公知已故至則嚴不孝雲錦曰吾以身許

國所介家事汝任之慎勿澜吾也詎意天奪之速抵任一月遽齎志以歿耶嗚呼痛哉府君素強健抵任後倘憊以爲長途受暑不爲意六月二十日忽患痰喘

翼日疾革謂不孝等曰我無以報
皇上汝等當勉勵爲
國家有用之人才繼我未竟之志問以家事不答頃之
繩屬背雍正癸丑年六月二十七日未時享年五十有四嗚呼
熙庚申年八月二十二日辰時也距生庚
痛哉府君治家寬而整與叔父同財終其身病近世
兄弟多不相屬立宗子法既通籍未嘗一日忘貧賤
茹蔬衣敝親友急至納質稱貸而予雖歷患難未嘗
輕受人一錢少時以文章經濟自命晚年一意濂洛

關閩之學闢異端斥佛老在潮日諭大忠祠見佛像
堂皇問吏此祀文丞相佛何爲者吏曰丞相在佛廡
後視之果然府君曰僧可杖也汝瀋移佛像踞佔忠
臣宅是陷佛於不道也且春秋有可致禮俎豆以羊
豕佛其安坐而饗之乎驅命撤去移文丞相中堂乃
拜其嚴氣正性類如此在官以人心風俗爲急儒術
應手裁決嘗自言惟誠可以生明惟勤可以補拙其
遇事一以忠信爲主不爲苟且務外以徇人深求乎
理之所以然而盡其所當然昧爽而起夜分而息故

事無不豫家居當以豫名其齋然伉直之性不以勢
怵利誘而少有所回護顧惜故不免於忌嫉而正人
君子壯其節亮其心終愛而敬之也雅意著述風雲
月露以染其筆端見忠孝節義必紀之修一統志
盡海內外之山川風上百變雕題鑿齒之情形無不
瞭如指掌東南海疆尤熟悉而加意焉病宋史繁蕪
寄於潮陽獄中釐正而欲更修之未就今存於家在
獄跼瞍色怡而貌益瞭誦讀聲朗朗出金石識者有
以覘其所養而知其復起也既起矣遽然以逝天也

尚何言哉所著鹿洲初集二十卷文學六卷東征集
六卷平臺紀略一卷閩小記一卷閩海紀要二卷閩
修史試筆六卷俱付梓行世女學最先出平臺東征
成於征臺幕府學士公案成於潮普署中鹿洲初集
則分年而輯成之修史試筆則在京與高安相國編
訂歷代名臣傳所成也配恭人許氏有淑德與府君
相莊共甘苦男六人長雲鎗福建水師提標功加署
都司僉書娶林氏浙江定海鎮總兵官諱亮女
次雲龍業儒娶林氏甘肅巡撫贈尚書
御前侍衛朝翼妹次

諱日瑞閒孫庠生諱從龍女三雲翔聘處士陳諱天
珠女四實翼聘黎氏已丑進士奉天府尹兼盛京刑
部侍郎諱致遠女俱許恭人出五雲鶚未聘六雲旟
聘王氏候選縣丞管理廣東海矬場鹽務諱淵女庶
母林孺人出女二長適都司僉書管漳鎮左營把總
事江諱蓋臣子邑庠生漢次許字太常寺卿黃諱世
震孫邑庠生諱尚柔子日焜俱許恭人出孫二人成
德雲錦出成功雲龍出俱未聘女孫一許字南澳鎮
總兵官聶諱國翰孫水師提標中營把總世雄子越

瑞雲錦出府君殁後之旬有二日鄂公及上官同寅
諭君子憐其貧斂金以助得扶櫬歸于家不孝等惟
府君祿弗償德業弗究志用圖所以昭後取信故不
敢飾虛辭以累

大人先生采擇 的誌諸墓焉謹述

太傅文端嚴人學士兼吏部尚書高安友生朱軾頓
首填諱

鹿洲初集卷一

書

上陳大中丞請修明史綱目書

國有史官助賞罰褒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若歐陽
史尤爲殷鑒史所重在褒貶是非止記事記言作
行狀日錄已也是以垂法戒昭勸懲誅亂賊千旣死
表揚微干千載故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
嚴於鈇鉞古之史不一家司馬子長剏本紀列傳書
表諸體班氏父子仍之易書爲志歷代作者自范蔚
宗以下皆祖焉班而史才史筆遠不及矣涑水司馬
溫公本春秋編年之法輯成資治通鑑治亂興亡瞭
如指掌而義例未精予奪不無失當紫陽朱子因之
作爲通鑑綱目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表年著統
起威烈終五季千三百六十年間義精事核卓乎可
繼春秋紹先聖筆削之旨元儒金仁山斷自唐虞爲

補前編明憲宗命儒臣商輅等續宋元以成後紀萬曆中渭上南軒又雜采宏義以來核而可信者列于前編之首可謂至詳且備獨有明一代闕如也我皇上弘開史局命諸臣纂修明史經歷多年草野愚生不登館閣無由披覽一二茫然弗知其體裁大抵遠紹馬班爲二十一史之續竊不自量欲進一言以爲有明一代綱目不可不宗紫陽而修而繼之當高帝龍興金陵肇造區夏天錫智勇經營弘遠比及仁宜之世綱舉目張頗稱願治英宗北狩南內奪門社稷宗廟殆哉岌乎孝宗君臣兢兢業業海內乂安爲有明列辟之冠其餘不足觀矣閹寺執柄于中權奸蒙蔽于外大禮聚訟三案紛爭客魏造妖縉紳慘毒兵虛餉匱盜賊蠭起綿延至於懷宗則難有善者無可如何然身殉社稷猶不失亡國之正也若開國繼體之初而有建文遜國之事尤世運之丁極否運賊起自一家忠良珍其噍類天地晦冥三綱淪斁不幸其身多歷年所又不幸其傳諸子孫世數久長使當時附和偏亂反顏事仇之輩得全其稱功頌德文飾

叛逆以靖難之名而二三百年莫敢有昌言正論扶天理而植綱常斯亦古今第一恨事也則有明綱目之作烏可已乎二百七十年中命令之施綱紀之布民生國體安危休戚之所係不爲大書特書振千秋之衰錢開萬古之聾瞶有世道人心之責者其何能不扼腕三歎也生憫此已久而力不逮志既苦勞筋餓膚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明窓靜几之下又以徵信書籍須充棟牛食貧不克自致每思及此終夜撫然恨不得當世有力大君子留心此道者爲之執鞭供

筆削校讐之役幸際執事於今日可謂千載而一時執事剛方正直胸境無偏私之累復當寬大不諱之朝是是非非無所牽掣可以春秋之直道行之任撫循閩隘之重順風而呼可謂貧無其力乎敢請動支無礙錢糧開館纂修廣求明代書籍以備徵信擇淹通有木識心術醇正之士一二人與生共事執事綜其大成補百代之欠缺盟功偉業與紫陽並不朽矣執事氷蘗之操非人所及每秩滿遷官必將所積餘呈進內帑區區修史之費綽無介懷以貴朽鉛

之財爲不朽事業之用
九重聞知以爲所進於上者多也草野愚生罔識忌
諱惟執事諒察

或謂明史難成以明代邪正混爭斷斷聚訟之案多也余謂他案皆小惟燕藩一案天昏地黑爲千古非常之大自殉節諸君子外無有一人能覺其非者最可恨是靖難二字文籌逆以美名後世讀書談道之君子亦從而靖難之喪心病狂可爲痛哭流涕此有明一代綱目誠不可不作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使鹿洲成明史綱目亂賊將安所逃乎天假以權予日望之

上卓犖憲請補漳浦縣鄉賢書

鄉賢之有祠古所謂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也至今日而直道泯矣宋教授黃瀕曰凡祀于學不以功德名位諸不在六藝之科不知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義不如正心誠意脩身謹獨之學者咸不在列蓋祀典若斯之嚴也今則不然子孫之貧富貴賤即祖宗之賢否進退難有庸僚不顧名節一子富貴盡蓋前愆金帛之佈置吏胥之懇惠當事以爲賢則從而祀之鄉之人無如何也不幸子孫式微將伯無力即忠

凡此天壤與行志古今終不能分賢祠之祖豆前輩謂今鄉賢爲有力者祠堂鳴呼不其然乎漳浦鄉賢祠祀唐潘存實宋高登陳景肅楊仕訓以下五十六人文章氣節理學經濟忠孝隱逸之彥亦既彬彬可觀較他郡邑爲獨盛中間或有富貴俸邀名浮于實者亦不過一二人無大刺謬較他郡邑賢祠之濫收也又相去霄壤不可謂非學校之幸也惟是子孫式微將伯無力忠貞垂天壤學行冠古今而不能分賢祠之祖豆者亦往往有之不惟有之且指不勝屈非

生斯土與它斯土者之責乎理學宜祀也則有宋蔡
蒙齋元鼎明陳布衣真晟元鼎當五季衰亂隱居不
仕講學大帽山麓生徒至者千人所著語孟講義大
學中庸九經解洪範會元等書朱文公扁其祠曰立
志聖賢眞晟學問純粹嘗詣闕上書請補正學上程
朱正學纂要作心圖二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蔣
學者心法天之運與周子太極圖說相發明又作正
統正考會通規制詳密學士張元楨曰斯道自程朱
後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亦未是卒後四十年
粲祀鎮海鄉祠今衛廢祠沒浦邑生長之鄉鄉祠併
之其主此不可不補者也忠烈宜祀也則有若宋陳
格明周宗起涂仲吉陳格爲宋海舟監鑄帝昺既亡
從容死難于崖山有忠義六詠兄植斂袍招魂葬
之周宗起洪武進士任寺丞建文帝之難父子俱投
琴川死涂仲吉以太學諸生聞黃道周詔獄不憚救
千里伏闕申救忤旨廷杖至百下錦衣衛究鞫苦楚
萬端扵其指盡折不少挫懷宗感悟與道周俱論戍
部丁內艱歸鎮海學宮傾頹楷更新之平生好學不
倦淹博爲黃道周所推服著經易經訓詁詩經世

後學宜祀也則有若江晉雲環環爲平湖令廉能著
聲爲御史方正謇直所著詩經衍義一書爲士林所
宗有禆後學甚大浦邑雲霄朱子祠土人私議以晉
雲配享蓋佩服其書不忍忘所自也經明行脩有德
教諫宜祀也則有若陳汶輝何楷汶輝元末隱思明
太祖屢徵不至比之伊呂孔明及天下既定以經明
行脩應詔授給事中終大理少卿奏除吳松征稅辨
劉基徐達之見疑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復疏請法
程頤所陳十事山東廉使某艱答內戚太祖必處
以大辟汶輝力爭封還御旨帝怒遣指揮押赴刑部
至金水橋賦詩投水死太祖悼之殺指揮製文祭焉
何楷大啓進上以魏忠賢擅權不謁選而歸講學紫
芝書院崇貞時爲諫官劾撫臣楊一鵬按臣吳振纓
輔臣溫體仁王應熊又疏禁止內操及慎刑八議楊
嗣昌奪情楷與黃道周林蘭友劉同升趙士春先後
糾參長安謂之奪情五諫楷執法不避權貴遷南禮
部丁內艱歸鎮海學宮傾頹楷更新之平生好學不
倦淹博爲黃道周所推服著經易經訓詁詩經世

本春秋繹等書居官廉能知人造士宜祀也則有若
蔡忠烈林宰思充爲東陽令廉名大著有不取民間
一寸絲之頒拔倪元璐于稗齡卒爲名臣在太常時
以議許世子不嘗藥忤瑞告歸幕起刑部多所平反
極陳科場關節廬州兵閱數大案辭義激烈終工部
尚書事親革與人恕而臨大節決大議確然不可拔
沒而人思之林宰爲四川布政使政聲大震樊龍樊
亮之變親援桴鼓以勵將士名女土司秦良玉設計
擒之分典鄉會試得鄉之麟劉之鳳耿如杞林欶等
皆一代名豪識馬世奇于童子中時稱冰鑑以兵部
侍郎致仕居鄉善行尤多有販夫以同儕待宰宰亦
笑受之雅量高致時人莫及也骨鯁性成臨大節而
不可奪宜祀也則有若盧化鰲林銘球黃易化鰲爲
縣令以執法忤湯賓尹而賓尹重之陞吏部主事文
震孟推其勁節而魏璫忌之與楊漣左光斗等二十
七人同下詔獄削籍歸崇貞初錄用東林諸君子起
復原職陞文選郎中以病乞休林銘球爲御史彈劾
有如能無抱恨于燕詒哉夫顯微闡幽維持風教官
大閹王坤薦起黃道周論救魏呈潤治勳成不法者
糾總督漕運棟直聲震朝野按楚時參岷王民史貪
虐不法狀爲王反訐幾陷不測黃易順治進士授歸
化令水藥自矢樂蕩商去悍弁赫赫有廉能聲耿精
忠反易大書署壁云一日在天地之間取義成仁無
負所學無負所志百年存忠孝之念致身竭力不忘
乎規不忘乎君遂削髮變姓名從間道入粵粵東繼
汲潛迹江右聞大師入閩乃詣康親王王嘉其
忠疏聞于朝方奉
旨議叙而遽疾卒賜按察司僉事賜祭葬祀歸化名
是十三君子者方興之砥柱暗室之明燈非徒
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也或載國史或載理學源流或
載省志郡志忠烈非鼎元一人之私言天下之公言
也鄉先生可祭于社與黃灝所云祀典正自有合而
明禋久缺或二三年或百十年莫有過而問者謂
秉彝好德人心同然其誰信之今之從祀者既不必
如灝所云如灝所云又以子係之故不得從祀九原
有知能無抱恨于燕詒哉夫顯微闡幽維持風教官
斯土者之責也表揚前哲獻納紹聲生斯土者之責

也上下各有專責原不必問諸其子孫其子孫之
微者由絕者固無俎豆之想其子孫之稍能自立
有志者或以學校祀典聽之公論不敢佈路營求以
污其宗祖是正人君子終與舉祀于鄉之日也漳浦
黃石齋先生祀典尚遲至今幸蒙執事表彰忠節舉
祀鄉賢石齋前輩或與石齋共事為所
知有當案今一旦而補十三人上下無一錢之俸其
勢亦決不可行草野愚生惟有姑存此論而已矣然
大下非常之事惟非常人能為之祀典不當一人已
覺其多名數有先百人猶以為少或就中斟酌擇其
無後者將祀沒者而先祀之俯仰今昔鼎元益痛心
一人也周宗祀當燕王篡逆之時父子俱投琴川死
是方孝孺黃觀之流亞也縣志載宗起事實竟不能
詳但云史逸其名鄉無傳祀室墟墳墓尚在檬潭其
子阮忠且孝併不能舉其名氏則自今以往百年千
年安知不併琴川之事而泯滅之精忠貫日兩世捐
軀者由絕者固無俎豆之想其子孫之稍能自立
有志者或以學校祀典聽之公論不敢佈路營求以
污其宗祖是正人君子終與舉祀于鄉之日也漳浦
為正宗今縣志併逸其傳止著書門類附載一筆而
已鼎元再三博訪文獻求其軼事查不可得近始於
前尾江氏家乘得其仕平湖試御史建國本救纍臣
數事其平日鏤心嘔血著成一書幸已風行海內又
不幸不得一賢子孫能傳其事宋百餘年風流歌泣
載筆君子又不留心考究郡邑志乘遂致闕略倘不
及今采摭後之人其孰能知之乘人之車食人之祿
且有令軀保妻子者涂仲吉藐然諸生又在數千里
外伏闕陳言自蹈湯火至于廷杖折指不少挫鈇鉞較
之高登陳東其難更甚論救石齋兩疏淋漓切直忠
肝義膽照耀寰區此尤古今之奇人可以愧凡為臣
者昔與石齋同患難今不得與石齋共歆饗亦事之
深可痛者也以周宗起江環涂仲吉二人之彪炳宇
宙尚且寂寂無傳幾于泯沒則輕塵弱草之論將反
為善者之心顯微闡幽維持風教寧非今日之急務

平必不得已擇其將汎汲者而允恐之則此三人確乎不可易矣蔡蒙濟陳布衣二先生非時代所能汎沒陳汶輝何楷盧化蕪林銘球等諸先生國史俱張亦可無慮汎沒然死典有缺終留一劫之遺憾今日幸遇執事不可謂非千載一時也天下非常之事惟非常人能爲之舉動無私心合天理而當人情即日行之有史也鑒於國史而知往古興亡得失之故觀於郡邑之志而知一方風俗之淳漓民生之利病疆域之大小山川形勢之要害戶口田賦兵防學校之盛衰前後有司之賢否忠孝節烈理學經濟高人逸士之風伸消長較若列眉是以一方之士一方之長

需人郡邑之志也比之國史爲尤甚漳州郡志自萬曆後無增修者舊本亦散佚不可得故漳士多白首未窺目焉鼎元於甲申初夏在學使宮坊沈公官署始見抄本殘缺蕪穢烏焉魚魯翻閱未終掩卷三歎謂時欲進一言而學政繁多輶軒奔走於道路未敢啓口復念纂修國史者史臣之事也增修郡志者司牧之職也責有所屬而任各有專重也然則孰爲一方之司牧將非觀察與刺史乎觀察刺史所以教養一方之吏民者也教之則宜使之知所觀感養之則

宜存其因革盛衰興利去弊之由郡志不修而欲化民成俗使人慕善而戒惡也難矣故觀察刺史之宜修郡志也比之史臣修國史爲尤甚且漳自萬曆以後文章氣節理學經濟之儒比肩而起若周綿貞黃石齋林浴元陳平人亶州何黃如諸先生國史猶能鋪張揆以昭示將來而本州獨闕焉尤非所以表明教化廣勵人心之道也鼎元不敏竊謂吾漳郡志之他郡爲尤甚第史才史筆自古難之非宗匠不能留心於此而非當世之鉅公

宗匠亦不能操筆削之柄所以聽其蕪穢殘缺而有待於今日也執事以雕龍繡虎之才生名宰相之家日承家室公庭訓五車二酉之書固已幼而學之自膺簡命來巡海邦未數月而汀漳之民皆言執事之善於養人利弊無不悉也善於教人勸懲無不周也執不踴躍激厲以自奮於今然鑒於古者倘有闕也則郡志之增修舍此時其何待乎今設或告執事曰有一人於此耳目聵瞶手足癱瘓心痗腹瘕中有忧悶之爲之藥以調劑之手足腹心之疾

徐去獨聽其耳目之聾瞶而不爲之所執事且以爲何如醫也今夫郡志是一郡之耳目也執事下車以來手足腹心之疾悉治之矣而耳目之司曾不加意焉士民必且咨嗟嘆惋謂遇鉅公宗匠而亦猶然矣安則有終於聾瞶而已矣士君子居得爲之時遇不得爲之盛事進退前古略垂來葉非獨有裨一方小且肇施於不朽此蓋瞶世曹逢難以多辭者也必欲讓夫美於後人竊爲執事惜之請擇緒紳先生中懷遺逸及名士之博洽者分理其事各抒聞見執事總其成進退而筆削之以作史之一長成一郡之志書易易耳鼎元年少狂妄亦知出位之謀近于杞人之憂但上書言事之人有行之昌黎南轡山父子皆自薦拔以未進用慷慨激昂言之鑿鑿忘倦泝非元於世無所求而汲汲以陳者又皆世道人心之所係是以冒昧而忘其僭越之罪焉

元旦洲初年作也似不免八家氣習然其氣已辟易萬人如生龍活虎不可控捉駸駸乎莫之能禦

上張大中丞書

伏自去冬拜別幽文已經十旬山川遼遠未嘗東問候疎慢之罪莫可名言二月二十六日承辱書名鼎元即赴三山二月九日又承來書十一月築本郡太守敦促起行十二日又接巡捕官傳諭待鼎元甚急鼎元何人感愧交集深惟執事以中州大儒倡學於海表九郡一州之士望門牆而不得入者何可數鼎元漳江小子鹿鹿無有寸長侍側一載回家不及四月又蒙屢次徵召固宜聞命即行疾走七八百里猶恐其後也然而事有所難欲陳於長者之前則有瑣屑冒瀆之罪默而不言又有違命之愆若勢事肯加寬恕略賜覩覽知其實有隱衷非敢有所希冀則請得而言之一鼎兒幼喪父賴祖父母及寡母鞠勉提攜以至今日今大父年八十有九大母年八十有二去日苦多此境豈能長得況自高曾以來世以詩書爲產業堂上有老翁之親郭外無升斗之田筆耕不足以供救水豈容遠適他鄉以饕飡細故且所憂者尚不止此鼎元有弟已

弟兼皆是道也今也有九旬之祖而不能養有久停長而未成人有妹急期而不能嫁每思及此中夜起坐況乎老人善憂安能一刻或忘加以先君之柩壁立年既多未歸於土冰風苦雨之秋淚未嘗不潛下也大鼎元雖不才頗知義利之辨苟爲非義之獲雖千金在前不以易吾素豈肯妄受人憐有所希冀者哉所以蔡學汲汲筆耕舌藉者亦自竭其力以奉其執事細觀先儒之書始知聖賢之道終身行之而不窮然其最切者不外人倫日用之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睦皆是道也今也有九旬之祖而不能養有久停長而未成人有妹急期而不能嫁每思及此中夜起坐況乎老人善憂安能一刻或忘加以先君之柩壁立年既多未歸於土冰風苦雨之秋淚未嘗不潛下也大鼎元雖不才頗知義利之辨苟爲非義之獲雖千金在前不以易吾素豈肯妄受人憐有所希冀者哉所以蔡學汲汲筆耕舌藉者亦自竭其力以奉其執事細觀先儒之書始知聖賢之道終身行之而不窮然其最切者不外人倫日用之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誨之豈不爲榮又有藹峯足以供探討良友足以資講習豈不爲快客歲追憶獨蒙格外顧盼恩禮之隆常往來於胷中而不能去豈忍久離左右耆今且勉強經營若得苟完一二即疾趨赴省恭承教誨所願不止此心言家事雖親故有問未嘗一答囊侍執帚一年亦不敢稍露毫末者蓋恐形迹之間似乎有欺敢竭其愚來伏惟俯垂鑒諒焉

與友人論浙尼書

天下尼僧惟浙中最盛即杭嘉湖三府已不下數十萬人其係本人自願出家無十分之一也皆因少時父母貧寒爲老尼所惑鬻與爲徒洎乎長大不能自脫而凡爲尼者又皆多購致閨女欲使教門興旺長養禁錮終其身無婚姻之日夫人情不甚相遠男欲婚而女欲嫁顯在聖賢必不能易今無故驅此數十萬人長吁短嘆於清冷寂寞之中即使果守戒律晝屏其奸夜禁其出相之位則必思燮理陰陽任民牧之官則必圖移風易俗豈得以爲迂遠而不切事情哉愚嘗過蘇杭之間見街巷標榜下胎神藥絕孕奇方不勝翫嘆謂風俗之壞何爲一至此極市人爲余言皆爲蘭若尼僧而設然則蘭若之名乃青樓之別號也以此蘭若之人往來士庶人家小則耗人財物大則辱人家婦其爲風俗之害可勝言耶足下今者有世道人心之責

災況其踰閾蕩檢多有不可問乎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斯盛王之治爾士君子居室相之位則必思燮理陰陽任民牧之官則必圖移風易俗豈得以爲迂遠而不切事情哉愚嘗過蘇杭之間見街巷標榜下胎神藥絕孕奇方不勝翫嘆謂風俗之壞何爲一至此極市人爲余言皆爲蘭若尼僧而設然則蘭若之名乃青樓之別號也以此蘭若之人往來士庶人家小則耗人財物大則辱人家婦其爲風俗之害可勝言耶足下今者有世道人心之責

諒不忍遽然覩之發政施仁遂彼室家之大願知高明必有以處此矣

正大光明所言皆天理人情之至非夫狂生好爲大言掉弄毛頭也須知此事關係氣運風化沙汰罷弭一綱紊前事之鑒可爲寒心豈無見及此者耶抑知而不言耶此文一出其沙汰尼僧之兆乎拭目俟之

論海洋弭捕盜賊書

國家東南環海萬里汪洋舟楫利涉爲民生之大利其閒宵匪潛伏出沒行刼亦爲方隅之隱憂盛京一帶灣岸向來爲洋盜避風之所今旅順口水師足資彈壓山東洋面冷落非賊所戀一年之閒不過偶一二至江浙閩廣則自二三月至九月皆盜艘刼掠之時今天下太平非有所謂巨賊不過一二無賴饑寒逼身犯法潛逃寄口脫于烟波浩蕩之際而往往不能廓清歲歲爲商民之患則以商船不能禦敵而啃船不能遇賊之故也原賊之起其初甚微止一二人密約三五人潛至港口窺伺小艇附岸徑跳登舟露刃脅舟人駕出外港遇有略大之漁船則詐稱買魚又跳而上再集匪類至十餘人便敢公然行刼此粵東所謂踏斗者也出遇商船則亂流以截之稍近則大呼落帆商自度無砲火軍械不能禦敵又船身重滯難以走脫聞聲落帆惟恐稍緩相顧屏息俟賊登舟細緊賊或收其財物將船放回或連船刼駕他往雖不願從亦暫相依以冀旦晚刼換一入其黨則與

之化日久日多遂分爲一二船勢漸以大此等小蕃無他伎倆但使商船勿卽惶恐下帆又有砲械可以禦敵賊亦何能爲乎愚以爲商船皆有身家斷不敢思爲匪以自喪其身家性命而且一船下水必有族鄰保具結地方官查驗烙號給與護船牌照方敢出外貿易此等有根有據之人豈不可信而必禁攜鎗砲使拱手聽命于賊若以族鄰保結不足憑則不應給與牌照既可給與牌照則可聽其隨帶防船器械倘得請　旨勿爲拘牽馳商船軍器之禁則不出數月洋盜盡爲餓莩未有不散夥回家者也哨船之不能遇賊皆謂萬頃渺茫從何捕起風濤險惡性命可虞不知賊船在近不在遠沿邊島灣偏僻可以停泊之區試往搜捕百不失一蓋彼雖名爲賊未嘗不自愛其生陡遇颶風未嘗不自慮覆溺各省匪類性雖不同然皆必有埠頭可避颶風乃能徐俟商船之往來必待天朗風和乃敢駕駛出洋以行刼其貪生惜死之心同則哨緝之方堵截之候無不同也向來各省巡哨實心者少閙海經臺灣變亂有懲羹吹虀之思稍異從前積習其他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每欲

舟中且募鼓樂舉砲作威是何異呼賊船而使之避也若使巡哨官兵密坐商船以出勿張旗幟勿鼓樂舉砲作威遇賊船鄰近可追即追不可則佯爲避避之狀以堅其來挽弛爭據上風上風一得賊已在我勝下我則橫逼賊船如魚比目並肩不離順風施放砲火百發百中兩船旣合火鑵火藥桶一齊拋擊雖百賊亦可盡也所有銀錢貨物盡賞士卒勿許將弁自私自利首功兵丁拔補把總將弁以次陞遷無得捨抑則將士之功名財利俱在賊船將不遑寢食以思出哨也抑愚聞在洋之盜十犯九廣則與盜之法尤宜加意於粵東粵俗悍驁頑不必財物豐多但殺一人可得銀五錢則欣然以爲勝屠一來自潮州沿海而下千有餘里以攘奪爲生涯水務習熟往來如飛而盜患叢高深山聚處之民往往集衆據戈載大艘以出刼掠富商大賈地方官不敢過問或家

人衙役爲其所擒縣面黥耳亦佯爲不知而姑息焉

彼此相蒙幸免盜案參罰將來流毒不知其何所届
此則杞人之憑憂詎可以其天涯絕域置爲荒遠而
不足介意哉海洋相通無此疆彼界之殊朝粵暮閩
半月之閒可以周歷七省防範驅除萬難稍緩患所
以敢抒狂瞽願與七省商民慶萬里澄波之頌也
倘目前之安釀莫大之患賈長沙之痛哭良有以
也篇終條陳大勢深識老謀或且以爲狂生多事
豈不悲哉

論邊省苗獠事宜書

楚蜀與黔兩粵之閒土民雜處曰苗曰猺曰僮曰
猱皆苗蠻之種類也其深藏山谷不籍有司者爲生
苗附近郡邑輸納丁糧者爲熟苗熟苗與良民無異
但性頑嗜殺故與漢民有畔服輒乘夜聚衆環其屋
焚而屠之白晝出鄉井五里則惴惴憂其不覺是以
敢其行兇殺奪而因以爲利即使事跡敗露大吏旨
亦謂漢民而尤懼官長此可以勢壓也苗民之頑順惟視七司多寡頑不法坐
皆也但土民之頑順惟視七司多寡頑不法坐

貴無參罰處分之加乎其身是以無所忌憚而敢于
無所不爲也苗民受土司荼毒更極可憫無宮民之
禮而有萬世奴僕之勢子女財帛總非本人所自有
愚聞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
大派計兩土民歲輸土徭較漢民丁糧加多十倍土
司一日爲子娶婦則土民二載不敢婚姻土民一人
犯罪土司縛而役之其被殺者之族尚當斂銀以奉
土司六十兩四十兩不等最下亦二十四兩名曰貼
刀銀種種朘削無可告訴聞昔年有閩打蘿散吳請

地方大吏改土歸流官皆輪遞有更生之慶蟹來
漫時而土司肇賂關說人復改還土屬丁壯舉家屠
戮妻子沒賣爲奴其他土部不得不吞聲飲泣忍受
嘗終鉄其望見天日願如漢民沾被 皇恩則千萬
人如一心四五省如一轍也愚以爲苗猺獞黎均屬
朝廷赤子當與漢民一例軫恤教化惟在地方大小
吏加意綏輯使知孝弟禮讓奉公守法自然不敢行
兇殺奪倘土司暴虐太甚或其民有行兇殺奪俱將
改土司照漢官事例參罰處分第漢官有罰俸降級

革職而土司無俸可罰無級可降革職則子孫襲
仍舊爲太上一法可令土司畏慎請題定削土則例照所犯重輕
削奪村落甲數以當罰俸降級所犯重大至革職者
相其遠近強弱可以改土爲流即將土地人民歸州
縣官管轄勿許承襲併土民有不甘受土司毒虐願
改土籍爲漢民者亦順民情改歸州縣其深山窮
谷流官威法所不及之處則將所割之土分立木人
子弟爲衆土司使其地小勢分事權不一而不能

害將來教化日深皆可漸爲漢民至山中生苗責成
附近土司招徠鄉化一體恩撫如此數年之閒生苗
可化爲熟苗熟苗可化爲良善不特五六省地方享
寧靜和平之福而自唐虞以來僅傳七旬舞干一格
者至我
皇上而悉爲衣冠禮義户口貢賦之區此日之堯舜
賢於唐虞遠矣

如身歷苗疆而悉其家事者諸葛君之巾扇風流
如是如是削土以定處分固妙管見以苗民既不

甘受朘削何如裁去土司盡隸州縣土司雖悍其
伎倆止此盛朝威靈無遠弗届何憚而久不爲此
乎司封疆者無一言及或亦有所戀而不能割也
苗民無罪罪在土司至賂行于大吏而土司應邀
滅等矣可嘆可恨

書

與荊璞家兄論鎮守南粵事宜書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訂

南海為閩廣要衝賊艘上下所必經之地三四月東南風盛粵中好民哨聚駕駛從南洋入閩縱橫洋面敢刦商船由外洋將貨料雜鳥紗而上出烽火流江而入於浙八九月西北風起則捲帆順溜剽掠而下由南洋入粵刦獲金錢貨物多者各回家營運卒歲謂之放斗刦少無所利者則汎舟順流雖風千高州海南等處來歲二三月上汛潮起南方不能容則仍駕北上由南洋入剛所以南粵一鎮為天南第一重地是閩粵兩省門戶也鎮南之決以捜捕賊艘為先今承平日久將卒疲玩大帥養尊處優不肯輕身出海將弁奉命巡哨泊船近岸沈湎樽酒以為娛樂遇賊聊兄無以開府滿盈常如新進之日朽敝精神勤勞不得已稍稍出洋則大張聲勢揚旆徐行又于南洋附近小島拋泊作成牲酒鼓樂不知逢賊亦以體涼不交衝突自於他處行刦俄而失事之處倘汛鎮地方員弁相慶以為賊不敢犯吾汛是閉今日為海水帥之通病也吾兄前在溫州威望素著捉捕賊船如探囊取物海島亡命之徒望風遠遁浙江提督吳公總制閩疆雅滿公僉謂兩省將才無出兄右

與胡超憲大鎮又使官于家鄉

昔錫疇柴則所以上報國恩下酬知己增宗族鄉里之光必有其道矣凡人出入水天茫茫之中非其所肯即求一二留心海務明曉將弁亦難之氣移人最深養尊處優改前撤固其常也俯安則下怠情營伍廢弛則士卒驕將帥素尸則盜賊恣自古及今必然之理前人有言曰官怠于官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哨緝一洗向來鎭弁積玩逡巡畏縮之弊夫昇平小
醜有何難治海洋雖寬得其要如一室耳去接賊之
人緻勢自然窮蹙練兵丁選死士精器械愼機密搜
醜類而殲之治其標也平日恩威並濟必有大服軍
士之心雖使趨湯蹈火亦無所避又當知弭盜之源
在乎民風士習課農桑修學校以養以敎自然不爲
宵小治其本也鼎元不敏敢抒管見略陳數事先民
有言詢于芻蕘惟吾兄察之

一哨船之接濟宜察也匪類逃躲外洋非能不食
而操舟徒手而行刻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
以糧米物食然後能久延濟以火藥軍器然後
敢敵殺論者多歸咎漁船不知漁船所帶糧米
斗石能濟幾何火藥軍器犯禁之物惟哨船可
以攜之向來南澳地方皆守港哨船接濟如東
隴港南洋樟林港澄海港沙汕頭海山柘林
井洲各處哨船無一不接濟者而東隴海山南
洋三處爲尤甚每猪十隻價近百金米十石價
五六十金火藥烏銃兵器價皆十倍潮人

謂坐港之利勝於通番此之謂也夫民船犯禁
官兵可緝官船作弊孰敢擾鋒是在鎭主留心
稽察無使復蹈前轍海孽之肅清思過半矣

一兵丁之老弱宜換也 國家糜費金錢養一兵
必得一兵之用而將官蔭空糧老弱充軍數可
用者幾何南澳之兵老弱參半膏粱子弟偷生
行伍生事賭博逃避差徭此之不可不汰也然
沿襲既久驟行裁革未免怨聲沸騰有苛刻之
議郡宜老弱之兵及病船不能衝風破浪者皆
另選名冊准舉餘丁自代併不必問其爲眞餘
丁假餘丁但人材精壯武藝高強則補之一舉
不佳則再舉不佳則三三舉而不中用則除
之官自招募勇敢强力之人以補其缺勿于此
中取利焉則兵皆精兵無虛冒名糧之弊而又
于每月三六九期勤行操演考其技能工拙而
賞罰之使兵識將意將識兵情此然爲一方雄
鎭知所向之無敵也

親隨之情貌宜選也雖有猛虎無爪牙不威雖

有名將無左右不雄況殺敵重事可無心腹親
軍死生不離者哉鄙意鎮兵既選練精壯又下
精壯中拔其武勇超羣才能出衆者約二百人
爲巡哨親軍特加優卹每出洋則與之俱又于
三百人中擇其武藝尤精敢死不二心之上約
五六十人爲親隨待以心腹休戚相關遇有把
獲鉄出量才拔補以鼓勵之擒獲賊船有金銀
貨物按其多寡均分之凡隨行出哨之人共沽
其惠切不可自私自利有臨陣盡力功在衆上

者倍加優賞遇缺先補則敢死之軍勇氣無敵
一遇賊船如鷹攫兔功名財利悉在此中皆將
翹首跂足惟恐鎮主之不出哨也

一哨船之軍器宜審也北人乘馬專以弓矢見長
南人乘舟角逐于煙波浩蕩之際當其相距遼
闊則弓矢無所用之及兩船既交一人能發幾
矢一矢能傷幾何則莫若砲火之爲功大也鄙
意哨船軍器專用鳥鎗鹿銃連環子母西爪等
砲噴天筒火罐火箭佐以單刀藤牌長鎗大鈎

而其餘可一概不用約略船中爲砲火者十
之七爲刀鎗者十之三賊雖有艘艦已繼不能
當官軍砲火重疊惟俛首就擒耳倘欲用箭必
取諸舵而舵常之督又不堪用必依諸萬武俟
遺決作連環弩上有方箭箭分十道中藏百箭
二人挽之觸機自發一發十矢隨發隨矢復
自出每船安置十弩則瞬息間發矢千計一飯
之頃萬矢連環雖有劇賊無所逃避此亦舟中
之長技也

巡哨之踪跡宜密也兵法有奇正賊欺有大小
出其不意敵乃可致往者遊魂猖獗賊首三十
二等百十連艘聚泊大萊燕小萊燕等處明目
張膽受千把總饋獻而不辭哨船之出非所畏
也今所謂賊不過無賴之輩饑寒偪身三五成
羣踏斗而出遇船小人弱則奪而駕之因其艘
水糧食湊集匪類所奪船漸大然後敢公然行
刼其爲賊也有限其窺伺在商船貨貝財帛衣
糧又必孤行離援乃肆其侮非立意與官兵哨

船爲敵者也見商船則避見哨船則避忙船輕
而浮其行速商船重而滯其行遲哨船旗幟飛
揚牌刀高掛商船無之此賊所能辨也一節意哨
船之出當如商船行徑勿張旗幟勿掛牌刀多
運小石壓載以疑貨物有急可當軍器行莫速
緜但度策應所可及若斷若續過賊船對敵然
後舉大砲爲號衆哨齊集堵截環攻擒賊獲船
百不失一若夫粧點軍容張揚聲勢是呼賊船
使之避耳非真心捉賊者也

一馭下之恩威宜兼濟也體恤不周則軍心怨望
號令不嚴則將權不振今之爲帥者意在立威
則巍然自尊大視士卒死生若秦越之肥瘠微
疵細過鞭撻無常左右惴惴心悸膽裂此刻薄
寡恩衆心離散不可以見敵者也其矯爲大度
包荒則廢弛營伍兵驕而不能戢將悍而不能
制法令不行朝三暮四此又當場木偶徒有人
形而無生氣者也御兵之法莫大乎體貼人情
爲之設身處地饑寒疾苦痛癢相關婚姻死喪

一馭下之恩威宜兼濟也體恤不周則軍心怨望
酌量周卹上下相親如手足腹心之不可離至
于法令一出泰山不移敢有犯者雖親無赦若
穫首違命而斬莊賈孔明揮淚而誅馬謖使軍
士凜然知軍法之不可犯故令無不行禁無不
止三軍之士懷德畏威此服心之上計也

一島嶼之蒼黎宜恤也用兵之道安民爲先海
之源撫民爲本南澳僻處海中居民鮮少兼地
界兩省有司政教之所不及則鎮主營弁實兼
父母也兵丁恃黨驕恣未免欺制小民民懇鎮

主而不伸則無能伸之地櫻怒積怨爲毒無已
故約兵買嚴街民貴寬不使强凌弱衆暴寡是
則兵民體之意也凡舉動必順民情不則去
之有竊盜則爲嚴緝重懲有奸棍則爲革逐出
境米價騰貴運載平糴雨暘不節齋戒禱祈又
以春秋巡行阡陌課農桑擇其勤者獎勵之悅
色和顏如家人婦子之相親切又于每月朔望

集諸生與耆公所宣講

聖天子軫念民生諄諄教誨之意而相勉相戒不敢作奸犯科亦經理海疆之要務使民無盜之原也

一澎城之學校宜興也雖在海外不廢詩書雖有戈矛必與禮樂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則知教化之興亦武備根本也南澳海島荒陬無郡縣官司古未立學遭日人文駸駸乎起矣前鎮周公特于澎城建立義學文廟祀至聖先師捐衙門舊規水利每歲百金之入爲春秋丁祭延師脩脯之資既已勒碑刻石昭垂來禩未竟厥施中遂奄沒此南澳士民所深惜也署鎮弗紹前脩仍將祀業入已與論嗟之鄙意以爲義學宜與學舍宜擴祭祀之費當火之資宜續捐增益春秋丁祭宜親臨釋奠率闔澳諸生及兵民子弟之秀者咸令入學延漳郡名士之學行兼優才品出衆者一人爲師表以教育之月課生童第其高下以鼓舞之朔望行香暈 聖甲進諸生而親切勗勉之閒亦忘其

苟庶民興于學甚盛事也南澳舊有粵生二名一閒廣今在廣者存而在閩者廢殊非公道捐一紙之文昔靖當事以開復之宏功盛業于我不朽尚寸暇日加之意乎

熟悉海疆利弊益賊情形侃侃數陳無非絕大經濟坐而言即可起而行管樂之流亞也

與荊璞家兄論舟中起雷書

讀來札知吾兄巡哨南洋舟中起雷從大桅焚燒而上斃兵一人傷一人心甚不懌疑以爲非吉兆具見吾兄謹天災重民命至意舟中起雷本非災異乃此舟豎桅時桅卉不淨所致耳凡造成戰艦取日整桅桅卉須拂拭乾淨不容毫髮他物若其中有竹頭木屑蚊蠅蟲蟻之類皆主起雷此常事也但君子遇災而懼百凡脩省無事常如有事之防不可以爲常也而忽之鄙意雷者震也震東方也震動震聲皆非安靜恐東方有兵事將勞吾兄是故舟中起雷乃感震東方聲聞四海之象兄其建動業於臺灣乎臺雖獨當一面專制水陸數千里必于內地愼選威望鎮臣彈壓海疆或兄今歲調臺即此是矣臺地承平日久在位懈散風俗奢靡兼之山深海闊狼子野心恐不能百年無事吾兄到彼須整飭武備未雨綢繆以防亂萌過慮慎固苞桑爲海疆第一急務倘有背逆嘯聚不妨稍示兵威立時清廓海外鬼蜮雖奇不可以常法處之但得有苗地方可以一勞永逸免

九重南顧之憂即太平將帥勳業也拘牽文義如息養奸諒吾兄斷不出此弟意想所及憑臆妄談凡且秘而勿宣恐言之不驗爲世揶揄匪小云

舟中起雷奇事解爲東方有兵建動臺灣更奇之奇當時臺郡治安毫無杌隉滲漏鹿洲遽箸及之憂深慮遠坐照如神古人所謂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於此可見

與荊璞家兄論臺變書

晨興出門聞市人偶語臺灣有變賊首姓朱名一貴
已戕命官踞臺郡此異事也早料海疆宜急綢繆兄
前月舟中起雷弟已問談及之曾幾何時東少來有
兵事不幸言之偶中實兄建功古聖之秋也一旅指漸
閩諸將帥可屬大事無如兄若羽翼徵調當已旦晚
宜亟整甲帳具脯糒鍛戈矛選兵配船以待出師大
丈夫得提三尺爲
壯也一制府滿公智深勇沈可與共事但省會隔遠艱

長不及兄宜指陳事勢請其移駐廈門就近督師而
商調度內有制府彈壓指揮兄可一意前驅無呼應
不靈之患外有吾兄統兵殺賊制府可高枕無憂繕
飛報大捷之疏矣弟雖不才將鼓棹而觀之

寇寧數語老氣無敵面是淮陰登壇武侯出隆中
時景象

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

臺灣當朱一貴作亂之後千戈蹂躪哀鴻遍野繼以
風災掃蕩癘疫連綿民之憔悴極矣二三年來文武
和衷餘孽拔根地方寧靜撫摩噢咻瘡痍漸起然元
孤宿未復也繼周敉之餘則培養維艱消弭陵之習
則敎化宜急官斯土者可不百倍留心以訓民型俗
久安長治爲已任今
天子眷念海疆慎簡賢能以明公才高行卓特命觀
察是邦臺之民其有厚幸乎經濟內優納溝念切因

其勢而利導之如王良使馬庖丁解牛無足煩措置
也竊見閩嶠書生識見淺勘明公以其曾贊戎行略
悉臺地人情風土不棄固陋採及芻蕘敢不具陳所
知以副公慇勤至意雖未必其言之當否而區區之
心誠有與臺地人民相關切者苟千慮而一得亦聊
補夫涓埃惟高明察之

臺民積玩成習每故撓法令以試官長深立法
之初必誠必信凡文告號令必實在可行者方
出之無朝三而暮四言必踐禁必伸萬萬不可

移易則民知在上之不可犯而敎易從。

臺地訟師最多故民皆健訟宜嚴反坐之法聽訟時平心靜氣使村嗌期艾咸得自達其情得情時鐵面霜威使狡猾財勢俱無所施其巧凡平空架害審係虛誣不可姑息務必將原告反坐登時研究訟師姓名飛拿嚴訊責逐過水遍回原籍取本縣收管回文存案。

臺俗好動公呈多武舉武進士主之皆因以爲利非義舉也每有爭訟動輒盈庭宜過絕

臺中逆旅賭平惡棍鼠竊不乏寬之則行赦又實之則嘯聚星星之火將致燎原不可以其細而忽之也宜留心訪察凡白撞竊趺輕者黥面逐水重者會同凜鎮分別杖斃藏耳逐水嘯聚者便宜行事與臺鎮合稟報知制臺分報撫臺提臺勿用公文勿詳解內地詳解則波累多人且文移駁詰往返經年雖殺而民不畏

臺俗豪奢平民宴會酒席每筵必二兩五六錢以上或二兩四兩不等每設十筵八筵則費中人

一二家之產矣苟手無積蓄負販菜傭不能具體亦必以綾羅爲下衣寬長曳地與夫多祖裸而鶉綢繆不可易也家無斗米服值千餘錦粥弗充槟榔不離口習俗相沿餓死不變則夫婦風俗之急務也

鴉片烟不知始自何來煮以銅烟筒如短棍無煩惡少羣聚佞飲遂成風俗飲時以蜜糖諸品及鮮果十數碟佐之誘後來者初染飲不用錢久則不能自已傾家赴之矣能通官不寐助淫慫始以爲樂後遂不可復救一日輟飲則面皮頓縮唇齒龈露腮神欲斃復飲乃愈然三年之後無不死矣聞此爲狡黠島夷誑傾唐人財命者（南洋諸番稱中國爲唐猶言漢云今臺灣人稱內地亦曰唐山）愚夫不悟傳入中國已十餘年廈門多有而臺灣特甚殊可哀也

臺灣賭風最盛兵民皆然廢事失業損財名鬬爭關作非胥由於此宜知會臺鎮實心實力共禁之然表正者影直上行則下效未亂之先皆鳴

鑼張蓋呵道而聚賭無怪乎禁令不從也前人
覆轍可爲車鑒
臺中胥役比內地更熾一名皂快數十輩丁一票
之差索錢六七十貫或百餘貫不等吏胥權勢
甚於鄉紳皂快烜赫甚於風憲由來久矣近或
稍爲斂戢亦未可知宜留心訪察懲創一二以
儆其餘至本衙門胥役尤不可不防也
撞歲見事風生
商船出入臺灣俱有掛驗隨規此弊宜剔除之在
府則同知家人書辦掛號例錢六百在鹿耳門
則巡檢掛號例錢六百而驗船之禮不在此數
若舟中載有禁物則需索數十金不等查六百
錢之弊屢經上憲禁革陽奉陰違蓋船戶畏其
留難不敢不從故也重洋駕駛全乘天時若霽
靜不行恐越日即不可行或半途遭風至於失
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敢愛六百錢乎六百雖
微而六百非止一處船戶履險涉遠以性命易
錙銖似宜加之體恤臺船每歲出入數千統而

計之金以數千兩矣一念留心爲民閑舒省數
千兩非小事也
商舶水手多空缺數名所以私載無照客民而獲
其利者也牌照內大船水手十七八人中船水手十七八名止有十一
二人或遇颶風不能駕駛閉有悞事出口入口
大人小或至覆舟通同作弊可爲浩歎
文武弁員因以爲利如鹿耳門查驗每空名例
銀五錢惟恐其不多耳無照客民或爲盜賊風
民生各遂家室則無輕棄去之思臺俗婚娶論
財三十老女尚有待年不嫁者此等惡習最足
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所當急爲嚴禁凡民
閨室女年二十四五以上者限三月之內逐一
嫁完違者拿其父兄治罪
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赴臺傭雇佃
田者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數百人謂
之客庄客庄居民朋比爲黨睚眦小故輒譁然
起爭或毆殺人匿滅其屍健訟多盜竊白晝搶

人牛鑄鐵印重烙以亂其號（原牛皆烙數以防盜竊其
凡牛入客庄莫敢向問問則縛牛主爲盜易已
牛赴官以實之官莫能辨多墮其計此不可不
知也
客庄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之傾側
無賴遊手羣萃其中無室家宗族之係累欲其
無不逞也難矣婦女渡臺之禁既嚴又不能絕
人欲赴臺耕種者必帶有眷口方許給照載渡
之使去可爲隱憂鄙意以爲宜移文內地凡民

編甲安插臺民有家屬在內地願搬取渡臺完
聚者許具呈給照赴內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
留難凡客民無家眷者在內地則不許渡臺在
臺有犯務必革逐過水遞回原籍有家屬者雖
犯勿輕易遞水則數年之內皆立室家可消亂
萌
臺人未知問學應試多內地生童然文藝亦鮮佳
者宜廣設義學振興文教於府城設書院一所
選取品格端正文理優通有志向上者爲上舍

生徒延內地名宿文行素著者爲之師講明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身心性命之理使知孝弟忠
信即可以造於聖賢爲文章必本經史古文先
輩大家無取平庸軟靡之習每月有課第其高
下而獎賞之朔望親臨進諸生而諄切教誨之
臺邑鳳山諸羅彰化淡水各設義學凡有志讀
書者皆入焉學行進益者升之書院爲上舍生
則觀感奮興人文自必日盛
臺民未知敎化以不道忠信之言耳不聞孝弟之
行宜設立講約朔望集紳衿耆庶於公所宣講
聖諭廣訓萬言書及古今善惡故事以警動顓蒙之知
覺臺屬四縣及淡水等市鎮村莊多人之處多
設講約着實開導無徒視爲具文使愚夫愚婦
皆知爲善之樂則風俗自化矣講生就本地選
取貢監生員或村莊無有則就其鄉之秀者聲
音洪亮善能講說便使爲之官待以優禮察其
勤惰分別獎勵
臺灣地方寇閙兵防未撤民俗悍鷙好爲傾側辦

太平無事不可忘有事之備也若收納拳勇免其差徭練爲鄉壯教之步伐止齊豈出官兵下哉道府四縣及淡水同知各設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之農賈有役則供我指臂此古者民兵之法也民兵不能給糧在用梯衛駕馭之臺民好近官長以爲榮耀但時名至衙齋與之談吐如家人父子之相親切課其武藝之戰法則人人自以爲官長腹心無不踴躍從事但須約束有方無使藉勢陵民則多多益善不必限定二百數矣鄙見如此恐或畏其煩難則不如實心舉行保甲聯字望相助之規嚴窩隱匿類之禁亦救時急務也

臺地未有城池倏急無以自固磚石圍築費重事繁錢糧無從出辦惟有種植刺竹爲城而竹城亦需工本欲以白手空拳爲國家設險守禦不勞民不傷財此大難事然苟以實心行之亦無難也先定其規模量明丈數不動聲色凡庶審輕罪應責者每一板准種竹五株自贖廿板則百株矣應刨者種二百株亦准免但必於臨刑時親詢其有力情願然後罰之不願勿強也無求速成無立意要罰只是常存此心順其自然守令俱皆如此不半年城可成也城門各築敵樓如力有未及植木柵暫蔽內外亦可守禦若有餘力更於竹外留夾道三五丈另植刺桐一層保障再於刺桐城邊量築窩舖數十座以外掘山蘇木子撒種當春發生枝堅莉密又當一重木城外挖一濠限之濠闊廣尺密布又當一重木城外挖一濠限之濠闊廣尺密布又當一重木城外挖一濠限之濠闊廣尺密布

臺地不產蠶桑不種綿苧故其民多游惰婦女衣綉羅紵珠翠好遊成俗則桑麻之政不可緩也制府滿公保撫閩時嘗著蠶桑要法繪十二圖纏行郡縣臺土寬曠最宜樹桑可倣而行之漳泉多木綿俗謂之吉貝可令民於內地收其核然臺種之并令廣種麻苧織紝爲冬夏布婦女有蠶桑紡績之務則勤儉成風民可富而俗可美也

臺灣田糧與內地不同內地計弓論畝臺灣計戈論甲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爲一甲每甲納比內地十一故三分有奇上則每年徵粟八石八斗穀價賤時每石三錢是每甲徵本色銀二兩六錢四分較內地加倍若穀貴則不堪矣或有虛令折色每石七錢則又倍之但新闢土肥丈報未必皆實又或荒埔磽瘠溪谷衝淹乍墾乍棄不登版籍之地可以載長補短故其民亦不甚病然臺地方窄狹不比鳳諸臺邑民亦將不堪重賦矣切不可輕議丈量爲清畝加賦之舉海外地土肥饒無常地震水衝滄桑倏變恐其後有額無田爲官民之累不少若有意丈量則須合臺鳳諸三邑酌量勻配勿致偏苦方爲盡善萬萬不可加賦惟募民墾闢使地無遺利則賦不期加而自加矣

臺北彰化縣地多荒蕪宜令民開墾爲田勿致閉糶前此皆以番地禁民侵耕今已設縣治無仍棄拋荒之理若云業番地則全臺皆取之番欲還不勝還也宜先出示令各土番自行墾闢限一年之內盡成田園不墾者聽民墾耕照依部例即爲業主或令民貼番納餉易地開墾亦兩便之道也

臺灣舊有官庄爲文武養廉之具今歸入公家各官收口不贍矣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況官人於遐荒絕域欲用其身心而凍餒其妻子使椷腹爲國家辦事非情之平也既不許挈眷之官而三載任滿又令以陞銜再任三載六年海外

拋棄室家誰能無憂內顧又賞費捐輸百無所出不能得人死力未有不怠乃公事上焉者閒戶茹蔬爲僧爲佛下焉者取償於百姓之脂膏以百千萬計何愛此微末之刀錐謂官佃多不法能爲盜賊則不法豈獨官佃治得其道盜賊可化爲良況佃乎陷臺諸賊半屬游手半係衙蠹豈皆官佃爲之與鄙意以爲官庄猶古公田古籍民力助耕今官自養佃較公田更不病民舊庄雖沒新地可再墾也查臺北有竹塹埔沃衍百餘里可闢千頃良田又當孔道衝要襄以棄置荒蕪故野番敢於出沒截殺行人墾爲田園番患自息但地大需人非民力所能開墾莫若令全臺文武各官就此分地墾闢各捐貲本自備牛種田器結廬招佃永爲本衙門恒產此不獨一時之利千萬世之利也臺地素腴隨墾隨收一年稍歉可足本錢二年三年食用不竭以天地自然之利爲臣子養廉之資又可祛衙

害益國賦足民食此一舉而數善備者也

澎湖孤立海中無田地不生五穀全賴臺米接濟而澎民貧乏不能預備一二月之糧載米太多亦無售處必須食盡乃復再羅若颶風連綿一二月米船不至則閭島嗷嗷待斃矣切須於澎湖建倉積穀或行社倉捐輸之法或就臺鳳諸三縣倉粟估定價值撥載萬餘石積貯澎倉遇米船不接之時副將巡檢發糶濟急將價再買補倉使澎民無饑荼之患此舉確不可易

土番頑蠢無知近亦習爲狡僞新港目加溜灣舊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公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東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西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北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南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上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下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中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內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外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門社目卓猴社目卓杞篤戶社目蘆竹湳社目蘆竹湳公社目蘆竹湳東社目蘆竹湳西社目蘆竹湳北社目蘆竹湳南社目蘆竹湳上社目蘆竹湳下社目蘆竹湳中社目蘆竹湳內社目蘆竹湳外社目蘆竹湳門社目蘆竹湳戶社目麻豆四社近府刁猾健訟哆囉嘓諸羅山次之鳳山以下諸羅以上多愚昧渾噩有上古遺意然俱皆供辦車輛策應兵役以及差徭絡繹走遍公文勞苦較臺民十倍向有社商頭家包攬貨物代番納餉名曰朦社番終歲所捕之鹿與畜產布穀皆爲社商所有朘削不堪今社商已行禁革而傳譯輸納非通事不辦縣官每歲發立通事換牌之時有花紅規禮自數十金至

六七百金不等重利猾賈賒欠必得而取償於
番酷虐較社商更甚經諸羅令周鍾瑄通詳禁
革署令汪紳文再行申禁令各番自舉通事稍
子辛勞而惡棍訟師或賚線道府衙門給牌奪
充又有謀奪不遂唆番生事焚掠良民重賂土
官謀革現在通事此社棍之害也通事之剋剝
社棍之唆謀均當懲創無虐無縱使番黎安居
循法樂役趨公乃大中至正之道而近時制撫
禁餱番車不許供應兵役甚至出軍搜捕亦令
兵丁自負戴帳房糧草此法萬不可行使土番
漸不安分莫肯服役事事與漢人角較亦欲如
中國所爲害將有不可言者矣

此條以結其心

內山生番好出殺人然必深林密箐可以藏身乃
能爲害若田園平埔無藏身之所則萬萬不敢
出也荊棘日闢番患自消是莫如聽民開墾矣
番聞鎗砲之聲則驚逃數日不敢復至此可以
番和番招徠歸順招徠既久漸化漸多將生番
皆熟是又爲朝廷擴土疆增戶口貢賦也若盡

索解人耳

書

論南洋事宜書

潘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南洋諸番不能爲害宜大開禁網聽民貿易以海外之有餘補內地之不足此豈容緩須臾哉昔閩撫密陳疑洋商賣船與番或載米接濟異域恐將來爲中國患又慮洋船盜趨請禁艘舶出洋以省盜案迂論書生坐井觀天之見自謂經國遠猷以嘉謨入告我

聖祖慮患殷深恐萬一或如所言因詢問九卿下及閭左矣

聖祖意也夫惟知海國情形乃可言弛張利害海外諸番是羅基布朝鮮附近神京守禮法東方之國日本最爲强大其外皆屬閒閒序番稅稍降則爲琉球大小島嶼斷續二千里外皆萬水朝東亦無他國南洋番族最多呂宋噶囉吧爲大文萊蘇祿麻六甲丁機宜啞齊柔佛馬承吉里問等數十國皆渺小不堪罔敢稍萌異念安南占城勢與兩粵相接北外有東埔寨六坤斜仔大泥諸國而暹羅爲西南之最極西則紅毛西洋爲强悍莫敵之國非諸番比矣紅毛乃西島番統名其中有英圭黎干絲蠟佛蘭西荷蘭大西洋小西洋諸國皆兇悍異常其舟堅固不畏颶風砲火軍械精於中土性情陰險叵測到處窺覘圖謀人國統計天下海島諸番惟紅毛西洋日本三者可慮耳

噶囉吧本巫來由地方緣與紅毛交易遂被侵佔爲紅毛市舶之所呂宋亦巫來由分族緣習天主一教亦被西洋佔奪爲西洋市舶之所日本明時作亂閩廣江浙皆遭蹂躪至今數省人民言倭寇者尚心痛首疾南洋數十島番則也閉關以來未嘗侵擾邊境貽中國南領易患不過貨財貿易通濟有無今日本

不禁紅毛不禁西洋天主教布滿天下且以廣東澳門爲彼盤踞聚族之區而獨於柔順寡弱有利無害之南洋必嚴禁而遏絶之是亦不可以已乎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望海謀生十居五六內地饑荒無足重輕之物載至番境皆同珍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藝以及女紅針黹皆於洋船行銷歲收諸島銀錢貨物百十萬入我中土所關爲不細矣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遊手無賴亦爲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饑寒竊奴爲非之患既禁以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居者咨嗟能之罔用行者嘆致遠之無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繫維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閒駕駛則大而無當求價則沽而莫售拆造易小如削棟梁以爲杙裂錦繡以爲纜於心有所不甘又冀日麗雲開或有弛禁復通之候一船之敝廢中人數百家之產其慘目傷心可勝道耶沿海居民蕭索岑寂窮困不聊之狀皆因洋禁其深知水性慣熟船務之舵工水手不能宿擔皆負以博一朝之食或走險海中爲賊駕船圖日前餬口之

計其遊手無賴更靡所之臺寇陳福壽之流其明效大驗也天下利國利民之事雖微必去今禁南洋有事雖小必爲妨民病國之事雖微必去今禁南洋有害無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貧貧者困驅工商爲游手驅游手爲盜賊耳閩地不生銀礦皆需番錢日久禁密無以爲繼必將取給於楮幣皮鈔以爲泉府權宜之用此其害匪甚微也開南洋有利而無害外通貨財內消奸宄百萬生靈仰事俯畜之有資各免鈔關且可多徵稅課以足民者裕國其利甚爲不無此事著也內地造一洋船大者七八千金小者二三千金能賣價值幾何商家一船造起便爲致富之業欲世世傳之子孫即他年厥傚不自出尚歲收無窮之租賃誰肯貴人況番山材木比內地更堅商人每購而用之如鼎峙桅一條在番不過一二百兩至內地則直千金番人造船比中國更固中國數寸之板彼用全木數寸之釘彼用尺餘即以我船贈彼尚非所樂況令出重價以買那閩廣產米無多福建不

歎尤甚每歲民食半藉臺灣或佐之以江浙南洋米禁之先呂宋米時常至厦番地出米最饒原不待仰食中國洋商皆有身家誰自甘法網嘗試而洋船所載貨物一担之位收船租銀四五兩一担位之米所值幾何舍其利而犯法雖至愚者不爲也歷來洋船（一作舡之訛）從無在洋被刼蓋以刼船之盜皆在海邊出沒島灣離岸百十里極遠止二三百里以外則少舟行遠出無益且苦颶風驟起無停泊安身之處洋船一縱不知其幾千里船身既大可任風波非賊船所能偕行若賊於海濱行刼則上下浙廣商船已可取携不盡何必洋船即與洋船相遇而賊船低小倚之且若高樓非梯不能以上一船之賊多不過二三十人洋船人數極少百餘且不俟與賊力戰但挽舵走據上風可壓賊船而溺之何行刼之足慮方今

聖主當陽九圍綏靜凡有血氣咸同一家而獨於南洋弱小效順之諸酋禁不與通來往內外臣工或知而不言殊非忠君愛國懷遠寧邇惠養黎元之道草莽愚生所旁觀而竊嘆也

皇上加意蒼生萬邦樂利念畿輔霖潦沮洳特命親
王大臣疏導河渠肇興臞畎此自虞廷洽水敷稼以
來四千餘年再見之盛事也愚少長海濱躬耕作苦
勺水寸地視若奇珍及渡江淮過齊魯抵京師所見
萬頃平原枯燥爲陸河湖淀蕩水淺沙淤至于夏秋
霖雨則又皆成巨浸每嘆北方不習水利惟苦水害
低徊顧惜恨不得胼手胝足于其閒忽聞盛舉懽忻
千額試爲綜畿輔之大勢而計之東西二淀跨雄霸

等十餘州縣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爲壑淀治而後河
有歸故欲治直隸之水必自二淀爲始京東之水若
白河薊河溫河以及永平之灤河皆經流之最大者
自衛汝合流地勢南高北下每有漲潦決岸之憂滄
州之磚河青縣之興濟河皆昔人分減衛水之故道
也通州以南之水滙于窩頭夏店之箭桿河玉田之
盤泉河泉河豐潤之大泊王家河汶河龍王堂灣泥
河永平之龍溪沂河靳家河黃地河稍河吳家河牡
牛桃林溝泉三里等河皆支流之可數者此京東河

渠形勝之大槩也西南之水盧溝發源于桑乾穿西
山而出爲金口河元郭守敬欲按故迹使山後通流
以廣京畿之漕者是也拒馬滹沱二河又經流之最
大者拒馬發源于淶山下爲白溝河其南爲依城河
又南爲三全口滹沱發源于泰戲經正定東鹿綿亘
千里合深易滿電沙滋諸水散入各淀又有徐河唐
河皆源出山西交河出于獲鹿白馬河出于任邱百
泉河野河出于那臺洛河出于遼州滏陽河出于磁
州凡西南諸河入任縣泊者十二土人謂任爲南泊寧晉爲北泊皆禹貢大陸澤故地南
泊宣洩之路在雞爪河北泊宣洩之路在滏陽河此
西南河渠形勝之大槩也今訪求故道疏濬深廣多
開引河以緩奔騰之勢脩築閘壩以制蓄洩之宜設
營田專官經營疆理名募南方老農課導耕種則千
里良田嘉禾遍野不特閭閻小民仰事俯畜之有資
而東南轉輸且可漸次減省現在溝洫深通田廬不
憂其泛濫河漕不患其淺阻其爲利難更僕數也昔
元虞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明邱

濬深然其說惕惕乎三致意焉萬曆中給事中徐貞明上水利議又著潞水客談言與水田之利十有四已而進貞明少卿僉歷京東相原隰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命兼御史領墾田使先諭永平受春六閱月墾成三萬九千餘畝方遍歷諸河大加疏濬而動戚之占田者病之爲蜚語上聞御史王之棟幾輔人也力言開河不便者十二帝遂罷役天下以貞明之策不終爲可惜也夫人情公私不一安保其必無異議惟在銳意興行不爲浮言搖惑而已矣今所

慮者或謂南北異宜水田必不宜于北方此甚說甚不然也永平薊州玉田豐潤漠漠春暗深耕易耨者多建堤防以蓄其勢使河中常有水而匠時啓閉使旱潦不能爲害者也或謂北方無水雨集則溝洫滂流雨過則萬壑焦枯雖有河而不能得河之利此可以閘壩瀦洩

數千里亦可以次第舉行而無容再計者也

古氣磅礴節次仍自分明如讀老江湖說煙景歷歷如繪凡名儒經世之文脈路平地宜其有倫有

卷也

論江南應分州縣書

江南沿海州縣太大者十有三糧多政煩官民受困極矣若蘇之長洲崑山吳江嘉定常熟五縣太倉一州松之華亭婁上海青浦四縣常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歲徵正賦銀米共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大抵一邑錢糧可作邊方數省邑令精神才力既有不周不繼之虞而其民其俗又多以輸納先完爲恥竟有數十年積逋不納一錢者幸遇恩赦得豁赦後從新再逋誅之不可勝誅官亦無如之何也官無如何則不

因此詿誤詿誤牽纍終無清楚之期於是有數十萬分累百一邑中肩觸額流離于道至其既死之後猶不能以骸骨還故鄉悲夫即有才能出衆之員舍命催科尚不能完十分之七八而日夜廢寢忘食心血焦枯精神耗敝豈暇復及撫字教化之方於是有寬抑不伸饑寒困疾苦無告無告凌弱暴寡武斷之患興而民之病不可言也官病民病國賦又虧漠然不爲籌畫如之何其可哉今惟有分治之一法可以救積年莫解之病姑妄言之有心世道之君子不妨姑妄聽之地分則大可使小糧分則逋可使完崑山一縣常州通判三員何爲也松江同知二員通判二員一府設同知三員何爲也是三府可裁同知通判六員長洲崑山吳江華亭婁縣上海青浦七縣各設縣丞

二員亦屬無謂每縣止置一丞可裁縣丞七員太倉州既分其半可裁州判一員計三府所裁府州縣佐共一十四員俸工衙役即以給所分新縣之用新縣止設知縣典史各一員則裁設略足相當況市鎮多有巡檢既設縣治裁巡檢而爲典史又甚便也地小易理糧少易清一轉移間中才可奏治安之績催科之餘專心撫字教化興起俗美風醇官民均受其益國賦由此不虧非今日經理南邦之急務乎或者謂江南地丁雜糧比別省加重恐分晰太清不便于民若然則條其利病入告可也

十三州縣爲累已久莫能拔舉道之作者設身處地斟酌時勢以立言民生之利病國計之盈虧較然指掌具見留心經世范文正公作秀才以天下爲已任也

再與友人論江南分縣書

江南分縣之說足下未以余言爲然也今兩九制府查公入告矣所議析長洲等十三州縣絲毫不差議裁額外同知通判縣丞以佈工衙役爲新縣之用亦意見如一止崑山嘉定分析二二之殊太倉州判裁否之別當以查公之論爲定駐劄新縣之處鄙人未經親歷止知上海之川沙婁之金山衛及武進並駐府城而查公身在地方多詳數處於常熟則有福山少嘉定則是淞華亭則青村餘亦俟擇境內地方要緊人民殷庶之市鎮誠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也天下必不可易之理明者所見大略相同特多袖手旁觀不肯試爲策畫爲有一邑錢糧可分作小省三四而以爲阮葺縣令之區聽其累民病國而不爲之所耶物極必反數窮必通十三州縣之令長氓庶從此其有瘳乎一鄙人閒論于京邸無聊之中制府已行于二三千里之外知查公留意地方實欲興除民閒利弊無愧古封疆大臣也余喜得同心以所聞邸報眎吾友蔣越珊蔣君即宜興人其所快比余更甚因

與余論宜興新縣處所有周鐵橋湖汶漳潴河橋數
大鎮皆烟火五六百家而漳潴距縣七十里山險民
梗稍阻教化有巡檢司不能制服意宜興新縣必在
漳潴無疑而漳潴巡檢即可裁爲典史此可見地方
紳士無不樂爲此舉其利國利民可知矣詢謀僉同
人下事否如仍欲因循守前說請以封章入告力陳其
不便不然則下馬降服可也

論潮普割地事宜書

頃聞憲檄欲割潮陽之洋鳥沃水兩都以屬普寧衷
多益寡此甚盛事但潮陽普寧接壤要害之處在貴
山沃水不在洋鳥地理情形一目可了竊有欲參末
議者敢爲執事備陳之普地褊小東西廣二十五里
南北袤三十有五里故潮屬黃坑一都耳東至洞仙
徑十里爲潮陽貴山都界過此爲牛血坑鹽梟鼠竊
出入之路厚山前洋狗眠樟岡皆潮邑頑抗鄉寨也
東南至陳洞徑十三里爲潮陽貴山都界過此爲麒

麟埔匪類出沒私梟私窄往來之路徑子鄉大青洋
岡頭寨南隴大隴藍門南洋北嶼青洋山皆潮邑頑
抗鄉寨也南至大壩墟十五里爲貴山沃水兩都界
貴山界在其左最頑抗者曰北山白晝攘奪大隊私
梟高頭出沒之所居仁西湖定厝寨埔上寨娘烏陂
鄭姜村漁存湖皆潮邑頑抗鄉寨也沃水都在大壩
之南最頑抗者曰眾隴其民莊姓與貴山都之北山
許姓皆在大溜集場中百十爲羣橫行攘奪大爲普
邑患害其塘橋柱泥溝赤水浮江寮塘塔埔頑抗

諸鄉不可悉數其地去潮陽一百四五十里距邑治僅十五里即寒婆徑極邊亦不過五十里是滅水一都盡宜割歸普邑無疑也普邑吏治民生所最患苦者有四滅水都之果隴居其一貴山都之北山麒麟埔洞仙徑尾其三皆窮谿斜奪窩巢所聚更閩人寂緩步而來盜牛胠篋未至三更已飽所欲而歸臥追之則踰境遠颺捕之則法不越疆今割洋滅二都以畀普僅能去果隴之一疾而貴山三路未動分毫是普邑四害尚存留其三也洋烏都在滅水之東其尾近南軍埔石港石橋頭山門城大長隴湯坑鹽嶺一帶爲洋烏尾距潮陽縣治八九十里素稱頑抗難馴寧不過五六十里割歸普邑可也自林八渡而下爲洋烏頭華里溜洲諸處爲洋烏中皆距潮陽較近非普寧所能管轄矣查普邑至洋烏頭洋烏中計程十八十里必越潮陽之貴山舉練兩都而後能蒞林八渡之閩踰鄰以治遠固知其難也而此洋烏頭洋烏中之人民錢糧詞訟至潮陽或四十里或五六十里欲其舍近就遠而聽普寧遥制豈可得乎且洋烏錢糧最多田地肥美人民殷富皆在此間在潮邑官紳所不忍割後與人而邑內世家大族興業祭產亦在此間尤思普邑窩遠有佃戶抗租不能制服之勢曉曉多口抵死必爭故明萬曆六年割其明驗也普寧爲縣始于嘉靖四十三年割潮屬之洋烏滅水歸僅存都建置普邑萬曆十年潮陽復以金甌無缺可壯觀瞻不忍洋滅之去將以失地爲辱此皆一片私心非爲國爲民大公至正之道也故明舊案在今日何足重輕況同一邑之中短長從吏治民生起見則潮普割都分治之舉誰不可易而貴山半都之宜割洋烏大半之宜仍舊几雖乎不可易也請割貴山都沿山鄉寨北至赤嶺以爲界自

新埔地涉洋仙陂子砂墓埔南洋藍興貴與北嶼壽洋山以西皆歸普寧則北山麒麟埔洞仙等三途之爲普害者胥受羈勒而樟岡狗眼諸鄉之與潮抗者距普最不過四十里可以朝攝夕至無所施其技矣由貴與而南過石港爲洋烏尾地方請剿洋烏尾帶鄉寨南至湯坑鹽嶺爲界自筆架山以下大長隴石橋頭黃牛寨東洋山附近滅水三十餘寨亦歸普宰其洋烏頭洋烏中八十餘寨仍還潮陽則遠近適宜潮普兩縣皆無難于撫馭矣統計所劃地方北自

貴山都赤肚嶺起南至洋烏都湯坑鹽嶺止中間以貴與爲界在西者皆普潮陽則滅水一都在普疆內已不待言潮陽地方十三都今去滅水一都洋烏都二分之一尚存有十一都巍然大縣不見其小普寧僅黃坑一都寥寥四下鄉寨今得滅水全都鄉寨一百三十餘貴山半都鄉寨八十六洋烏尾鄉寨三十二雖曰一邑三都不見其大亦居然上踞于中縣之列要害窟窩皆入版圖更化善俗指掌易易是在潮無長鞭馬腹之憂在普無此榻他鄰之患一舉兩美皆憲臺高厚之賜也某不才謭劣不應爲局外越俎之謀第兩邑地方民情素所關切於心觀茲盛舉不自覺歡忻踴躍惟恐其成之稍緩復以普令少年未經身歷地方按圖索驥舍目前之貴山留三害于肘腋越隔遠之洋烏開將來以梗化潮人藉口終起爭端即使洋烏不再奪還亦爲兩邑無窮之累而況貴山偪近滅水三十餘寨仍還潮陽則遠近適宜災患不能安枕亦何用此更張爲也伏惟憲臺留意垂察將情形利害上達院司列憲憑爲轉圜改定區畫使兩邑皆受奠安之慶則憲臺豐功大德直與鐵山爭高綠水同流千百世而未有艾矣不揣冒昧瀆悚悚殊深倘蒙採納地方幸甚

兩邑情形利害平日瞭瞭胸中信手寫來如同履勘留心經濟至此極矣議論淋漓痛快斬釘截鐵上下四旁無不周到留侯借箸景略捫虱正不知相去何如也

不才疎出弗合時宜身在流離頗沛名節沮喪之秋
固應不齒人數矣大人開府南邦位尊勢重相去懸
隔豈但雲泥而況未識荆州將還鄉井物色埃塵之
中加以國士之目陳榻遠下解推慇懃雖在骨肉至
親亦何以過於是寸心耿耿何日忘之五嶺蔽天風
尚迴殊大人節鉞來茲瘴海始為一變近者風清日
明大法小廉盜息民安共知大人公忠為國無私無
欲而濟之以勤勞是以賢能競奮魑魅潛消今大人
新膺簡命總制百粤將士吏民五省黎庶莫不欣
欣色喜幸得大澤均沾雖將去麾節如鼎元亦願暫
停行邁翹首以觀德化之成也茲承制府郝公不以
廢員為不肖盼睞龍召令偕赴閩閩為桑梓父母之
邦復值廢員言歸之會得附後車光榮已極重以大
人諄諄慰諭郝公面懇者三致書者二托撫軍藩
臬來言者數有不得復辭之勢竊自思維患難俾生
何修得此迴憶三年以來因圖道路客習澆漓求大
憲一面弗可得於今豈忍當前錯過自外輪幅況在

官之日寒酸見淺獲戾上司禍由已召郝公庭訊之
時亦已洞察其冤扎商撫軍欲為伸雪仇人當令掣
肘弗終行路之人皆知之此自廢員尤運當然郝公
戀戀之情寧可忘耶惟是數載落魄不可告人家累
萦心亦非筆墨所能言盡雖郝公有慷慨投贈不吝
千金之雅廢員自顧何以克當無故而獲千金恐犯
暴富不祥之戒即使鬼神弗忌於義亦無所取祇是
為利而動在郝公何取此利欲薰心之人而廢員方
脫泥淖荷大人知已之恩未有絲毫補報忽又貪得
多金作又顧而之他所為恐大人亦難免于不知人
之誚此揆之於義而斷斷不可亦迈之於心而萬萬
不安者也昨見郝公曾薦原任漳浦汪先生名紳文
者十七載賢能浦令諸事練達兼以經磨素優曾調
隨大軍安輯臺灣委署諸羅縣令將及一載北路民
番情形尤為熟悉此時尚客同安可以聘召立至幕
府贊襄綽綽有餘廢員之行實可不必書生性習循
在世路全然未諳憨拙倔強動輒諱忌恐與左右網
紀不能相合而兄內歉者疑多有瑕者易裂驚弓之

烏弗處樊籠坂疫方除惡聲難受禹一隙未必終反
辜郝公此日知已之厚意何如慎之於始得彼此兩
全之為善乎貧窮有命非人力所可轉移郝公有此
盛情即如已受千金之惠倘天假之緣尚有經營四
方之日自當力報大德不敢有負郝公以負大人也
不揣冒昧披瀝肝膈伏惟垂諒苦衷婉轉代辭無使
回籍廢員得罪本省大憲為他日門庭之禍則感沐
鴻慈非淺尠矣

赫然大憲肯於舊屬謫廢之員卑禮厚幣此古太
臣風度郝公之賢不可及也流離顛沛之餘尚非
千金所能動義利之介辨入毫芒此儒者安貧守
分鹿洲之品不可及也塵埃中物色英雄雖有力
者不能奪此千載巨眼吐哺握髮之意氣鄂制府
公忠好賢又高出尋常萬萬矣一舉三美文情亦
峻絕可愛

上郝制府論臺灣事宜書

臺灣海外巖疆幅員遼闊高山大谷踞其中平原廣
野數其外四面汪洋萬里金湯之固也民番雜處奸
宄孔多喜亂樂禍習與性成雖時際隆平亦難保百
年無事今北路土番狡焉梗法公行拒敵傷害官兵
當局不能撲除反議招撫損威示弱殊為非計大人
明膺簡命總制閩疆旌節所臨邪氛自靖乃蒙不
棄疎拙念及廢員既倍三請之慇懃欲為後車之載弗
能如命實切悚惶大人不以為罪俾效蠡測條列此
行事宜及海外番民情狀雖紙上談兵未必有當高
明之採擇而一日知已山岳情重始終默無一言於
心亦覺不安茲就昔時馬跡所經揆度情勢以當芻
蕘之一助是否能合機宜畧有補益則非廢員之所
敢知也

臺灣機括全在廈門不但咽喉控扼且信息易通
一切呼應便捷宜兼程赴廈駐劄彈壓先飛差
星夜至閩知會將軍撫提併檄中軍副將賫捧
印信令領辦事書役迅到廈門伺候一面奏聞

俟土番平定然後往駐竹城則可以安海外之人心亦可使軍前將弁實悚用命應令大臣殺
聖主倚賴之心
土番頑蠢雖惡有限所慮客民附和敲誘戎乘機攘奪我師難於兼顧便恐滋蔓今幸民人安靜而忽之宜大張文告慰諭臺中善良各安生業軍士經行地方不許安動民間一草一木無驟擾驚惶之患併令有司寂為然亦不可以安靜而忽之宜大張文告慰諭臺中善良各安生業軍士經行地方不許安動民間一草一木無驟擾驚惶之患併令有司寂為防閑稍有萌蘖立即除去倘一二無知與番同謀往來接濟許所親首報免其株連酌量酬賞則民人不敢有邪心番孽可勦殄也
生番穿林飛箐是其長技所慮深藏內山無踪無影得苟延旦夕之命茲作亂者間係大甲西大甲東牛罵沙轆水裏貓霧拺至彰化縣社通共逆番不過二千人杏貓霧拺至彰化縣僅三十里水裏牛罵沙轆四五十里大甲西大甲東二社止隔一溪亦與諸社相連皆在孔道平坦之中惟岸裏山介在牛罵沙轆二山間中有阿里史烏牛欄埔裏社岸裏朴仔籬五社號為山深險峻今官兵已到阿里史朴仔籬而岸裏埔裏烏牛欄三社尚無作亂是以臺鎮呂某遣令岸裏後壠土官前往招撫則野心未齊勢尚渙散可以嚴防將弁奮勇撲滅尅限一月為期務必蕩平清廓倘日久滋蔓將猖獗難制則軍法不可不肅也
山中草茂箐密土番得以藏體所至焚烈最為機宜但今發榮盛長有火難用其實夏日酷熱午後風發可用乾薪草引然長風鼓煽雖濕亦燒不可忽也林箐路雜險阻難行宜用近社番為前導重懸賞格以番攻番查康熙三十八年吞霄土官卓个卓霧等作亂北路參將常太多烈糖煙銀布以唆岸裏番使擊吞霄遂平今霧即令之岸裏社番不與作亂者是也諸番惟岸裏最強捕捉烏牛欄亦在其內重賞之下何求不獲況所需不過紅綠色布糖煙食鹽木筴等類

未為大貴即左右稍遠之番無不可以智計驅遣在臺帥之善馭之耳

番箭鏃如刑刃鋒長五六寸或藨毒藥百發無虛屋脊然內結繩紐可攜可佩中藏棍柱一條釘以鉤連活鐵使可撐持植立左右酌開銃眼以便施發銃砲兩盾並行見敵則合二人執盾止諸盾皆合如木馬營壘之勢左右藤牌輔翼銃砲連環勢不可當凡番箭皆着盾上則彼技已窮可一舉殲滅也

山深番野全賴砲火震叠弓矢之威非所畏也

多用砲手併於廈門製備火藥鉛彈遣官運赴軍前多多益善有餘則存貯臺庫為鎮營他日之需不可限定其時已發千斤其時發幾百斤惜小費而悞大事在操家者且不可況海外軍機乎時人通病所宜切戒

大兵勦逆逆番不得耕種則絕糧甚易接濟宜防而鹽鐵二件尤為山中所少番不能淡食又不能不用箭鏃一省慫需比糧更甚向皆漢民及外社夜番私藏鹽鐵陰售重價今既作亂則此等亟宜杜絕留心訪察嚴禁而痛懲之無接濟之人則不能持久此亦一切務也

旌節到廈宜遣官赴臺宣示威信條教號令煥然一新併賫奉令箭督催進剿以熟悉風土有膽略忠義之人而林君卿汎守半線即今彰化縣地逆番之人卿水師提標中營千總楊瑞皆前此征臺出力情形尤所習諳二弁皆頗有忠赤幹練可用若令赴臺隨師當有神益併軍前一切行徑機宜許其不時密禀亦可以防壅蔽

某官素稱勇敢臨陣背前辛丑征臺甚為出力今屢次損威似見小敵則怯殊不可解大抵官怠於官成身家念重之故也此公才技可用止待士卒少恩及似上二字是其一生病痛人才難得不可遽行糾參但留心駕馭之到廈即作手

札極稱其前此功能併以見在責成危詞悚動
使之激厲奮發有善必奬有過必規推誠置腹
以示栽培俾其芒刺常在背而又心感覓大
山谷最利土兵召募壯丁隨師殺賊亦良策也聞
臺鎮募得三百人日給米一升小錢二十不
數日散去二百餘人此必然之勢耳一月六百
小錢週年不過四兩未及伏兵半餉何能得人
死力且曩歲壯丁征臺臺平之後制府盡撤裁
去求一名糧不可得斷斷怨恨賴臺鎮沉撤不
行力為詳請衆心始安迄允給名糧又分發八
郡離家或數十日不願就餉者多矣副是衆心
灰冷莫肯復踏前轍今若欲用壯丁宜稍加之
情意日給畧為寬裕開誠布公如手足骨肉之
親切事平之後計功擢用下者亦安頓名糧無
俾失所使有依戀之心則人人皆可用也

謝郝制府兼論臺灣番變書

得湖州家報具知憲駕臨潮存問鼎元之家賜米盈
倉嘉敬旨酒羅列滿庭重以手書慇懃稱許逾量捧
讀之下惶恐殊深自念窮陋廢員饑寒乃其分內兩
載士民供給已覺赧顏維以全郡同寅上官周恤又
流澈自天外憲恩廣厚一至於斯夙夜思維不知將
逾一載正在慚恧無地欲為還鄉之謀何期西江之
來何以為報也東望三山再拜稽首匪敢言謝用誌
隆情近聞臺北土番復有崩山等社猝至彰化縣治
騷擾作孽此曹不知寬大之恩欲以毛髮試洪爐之
焰自速其死無足矜憐冬春沙轆之變兵威未振招
撫遲行竊已疑為非計謂當消釁未萌免動兵戈則
可既已勞師兩月弗能取勝然後招之使來似示怯
弱養成驕恣固知不能無復起之患也為今之計宜
大震軍威連根撲滅使他社番孑知　國法萬不可
犯然後一勞永逸臺疆靖謐矣想亦如此似
當稍假便宜使之奮勵立功多繼砲火以足其用更
製木盾以禦藥箭焚山烈澤直搗幽深鼎清亦易易

耳但飛咨內地調兵三千似覺招搖平日或滋肖小之疑不如在臺招募土兵倣戚繼光公號編伍一日成軍之法召集易而成功速蓋山谷嶋嶼官兵不如民兵之利選擇精壯甫應風行隔海千里不如就地取材之捷也或以事平之後有易集難散之處則北路地方千里兵力本弱安居無事尚且宜議增防況今逆番出擾已有明徵亡羊補牢能稍緩彰化上下四五百里僅委之守備一營四五百名之兵此當改設道擊增兵五百無疑也去歲閩郡抄有淡水同知移駐竹塹之議不知張弘昌坐事何以乃在沙轆必竹塹未墾無村落民居之故耳竹塹距彰化淡水之中距彰化縣治二百四十里一路空虛上下兵力俱皆不及宜移同知駐此以扼彰淡之要聯絡數百里聲援然後臺北上下血脈相通似應請

旨特設參將一營兵一千同駐其地兼置村落招民開墾計竹塹埔至鳳山崎寬平百餘里可闢千頃良田奏開一面募用先得新兵一千五百名協剿番亂事平之後即為地撥換成將竹塹一營改調內地以資防守令逆番出擾已有明徵亡羊補牢能稍緩彰化上下四五百里僅委之守備一營四五百名之兵此當改設道擊增兵五百無疑也去歲閩郡抄有淡水同知移駐竹塹之議不知張弘昌坐事何以乃在沙轆必竹塹未墾無村落民居之故耳竹塹距彰化淡水之中距彰化縣治二百四十里一路空虛上下兵力俱皆不及宜移同知駐此以扼彰淡之要聯絡數百里聲援然後臺北上下血脈相通似應請

復蔡宗伯書

去歲吳川蔡遊戎潮陽趙明經先後賫到琅函慇懃慰藉風塵勞攘久未札復未審閣下近來起居何似數白載正學之傳十餘年師傅之席道明德立自足千古他浮雲不足道也某迂拙書生未知居官之道輕革陋規一切公務捐輸皆稱貸之親朋以致上官供給兩載則已不免溝中之瘠況又平空飛蜚歷使繆漏不能代爲彌補又妄意公忠爲　國弗思投冠忘器禍及身家亦則其所若非潮民情重米肉薪蔬可感

沉淵若非士庶齊聲樂輸投贈上官同僚傾囊集腋則亦難爲負山之蚷邀天之幸得以了此實鄙人夢想所不到者然自以不能見錢遠害致累人憐目扁柴扉不欲與時酬應冬閒閒遊至省遠近聞風咸來識面一千里外名姓未聞亦有相思迫切遥致慇懃之意分俵饋遺必先以正人道達誠懇聲明其金非從暮夜所得亦非因仍陋規敲撲而致是謂必伯夷之粟乃可以食陳仲相待固甚不薄也今春以部檄飭下復至羊城晴洛回籍道前年審案力因初到未諳爲蕃梟二司所悞留察制府郝公有移督閫驅之命過聽羣言欲爲後車之戒再拜固辭郝公眞誠懇切聽以千金請至八次極其詳作札飭撫軍商謀昭雪撫軍受人掣肘復札見在鄙人不勝惶恐感佩隆情但隱省父母之邦嫌疑所在不得不辭嗣日靜坐清齋催促行期於六月

改編七月杖策言旋將爲深山老農圖從事宋史之役矣出處聽之當途是非俟之百世雖不敢矯語高蹈負爲國爲民之素心亦豈能仰首鳴號邀嘷蹴嗟來之遇合樂矣終卅不存一願外之見而已山林草野隨在可報

君恩率一鄉之人而尊君親上奉公守法則報在一鄉使二百十世後之人皆知孝弟忠信陰消其仳上作亂之萌夫安所往而不可哉棉陽學準公案偶紀二書遵命寄請台教鹿洲初集未成亦附入卷奉閱所不以就正他賢非慢也以其類於自炫乞哀恐貽瓜李之口實故不敢也難後著述皆爲石室藏深之謀無心與前達巨公相質証濃圈密點槩不刪除望閣下代爲藏拙焉

於患難中見世情之厚知吾道尚屬可行於盛名中慮禍機之伏知世途亦大可畏後幅入山一段是用行舍藏守先待後眞本領非時賢所可與議也

雄子自京師來某已出門數日矣歲臘旋潮始接翰教兼讀佳章自愧不才蹩屈天末執事高居廟廊奚雪雲泥之隔七千里外垂注慇懃風何古也既又聞執事忠愛執腸近今罕覯深爲

國家以手加額丈夫遭時遇主不竭忠貞以圖報豈有人心者所爲而妻子之臣安有乘人之車食人之祿尚視公家休戚世俗迂之反謂僭妄不必此某今日所不能忘情於執事也蠭處求賢若渴原欲擔當世道非僅全軀保若秦越瘠肥之理哉不才寒賤幸荷

聖明特起畎畝知遇恩深難木石亦思圖報而謂能恝然乎一圖報

國禍及身家疏水糞冰之操持幾與九江戴子同作千秋之贓吏痛心疾首此恨何極雖五嶺以南童孺亦知見諒而京師萬里僅傳封章衆口鑠金誰信此中尚有冤抑是以每有感觸不覺叨叨難窮既又靜思已過報

國之心太切未知事上之方亦有許多不是自招其禍者磨鍊挫折之後始知涉世多艱而愚戇之不可爲執事不厭煩瀆請

端坐而聽之。不才蓋官之日。核計潮邑陋規。有漁船
換照一千八九百兩。保正鄉約給照一千六七百兩。
概爲革除。在當時口碑載道。幀幅高標。自以爲得之
矣。不知禍根已肇于此。一則地方公事難爲無米之
炊。一則縣令冰清誰甘餐餐之日大不是者一也。惠
潮觀察樓公買運西穀一萬四千餘石。積貯潮陽運
官船戶沿途盜賣復買秕穀攪和。應爲賠補二千餘
石。此亦屬僚事上交際芹曝之常。候逞聰明擅出侵
盜賑証置盜賣船戶于獄。請追不思投鼠忌器大不
是者二也。樓公初作禮已召運官范仕化當前切
責。又和顏勸釋。監追諸人止令虛出倉收。流交後來
新令。仍使新令不受。自行接收。無端挨引
上論。殷聲。飭定倉穀不收。以名無實。自蹈欺誑
縣令知有。朝廷觀察寧獨不知。大不是者三也。縣
令有法上司有指。通詳監定。何庸迫喉。設立營
餉米。弗能就少兵。則代賠一千二百石。解組交代
豈令弗接。則潮陽海門達漈二營兵丁。罰累累。願
于月餉二七搭支。一年配完。尚有水泡。剔設碾米成

从署令陳君與某分賠八百石。陳君再交新令。閔君
弗接。陳閔二君又分賠四百石。是某前日不賠至此
亦賠一千六百石。無故而累陳閔二君分賠入百石
又累三營兵丁搭支虛數八百石。何如慷慨獨賠之
爲愈。既可結上司歡心。且免窮兵受不飽之累。大不
是者四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後當悔罪投降。托人排解。奈何忿
忿不服。遣家人赴京告愬。非惟無益。且反觸怒撫藩
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普臬司事權在已。兼倚多
助。可以造無爲有。盡翻府縣審案會鞫堂上厲聲切
責。京愬之非。亦有明明直告要罰認賍者云。汝自不
承。我曹止管寫上。汝到制臺反供。若駁下來。則以三
木箠汝矣。迨督審全誣郝公。因此不行駁訊。作書撫
軍商謀。昭雪諸公。把持不可。是某一舉之千衆怒難
制。府燭宪亦不能救。大不是者五也。在官欲擅清名
人必加之惡名。到任即革陋規。反爲去任罪案向使
陋規不革。則罪案無自而生。乃自革除之後。諸事襟
肘。戰船砲臺營房。西穀腳費。以及上司新春執事。鋪
設修理衙署。種種捐輸。不得不借。又平耗答辦。比及

交代將成虧空不得不告貸親朋支吾還項積逋一千五百餘金將來作何清償而且離任以後嗷嗷懸釜受士民供給者兩載兼之樓公飛騋一千六百餘金若非潮菁士庶倡義樂輸上官同寮傾囊集腋則削骨不能完百分之一早已投荒去矣博一日之清名累民累官累及親友大不是者六也諸累皆屬孽常不過目前之害惟漁船一定換照必令漁民增課以實之而潮陽一縣歲增一千五百餘兩矣又累及鄰邑惠來歲增五百餘兩海豐歸善共增四五千兩在歸善原有換照乃奉藩司批行公用欲加之罪不得不重累漁家某在潮陽一照不換已經承審府縣

各集數百船户驗照訊供並無在某任內換給一紙此等案情如何累及船户且海豐惠來有換照耶何以不行衆追無換照耶何以亦令增課通省漁船不增何以獨增二邑公耶忠耶二者何居焉是某革除陋規之一大致爲上司盛德之大累大不是者七也

昔人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某今暫亦有類于分各縣始有養廉上憲愛惜鹽商歲爲節省二百八十兩何以不惜邑民歲增耗外之耗二千兩竊所未

辨即爲前官受過亦可不辨然而張冠李戴不知其誣者誰乎一爲勒詐銀匠二百八十兩各縣解糧到司每銀一千藩司庫官二兩庫吏二兩貼平二兩門役執事水火轎傘夫二兩潮陽係銀匠自行料理縣官不得而知此項是否貪贓當問藩司官吏及經手餽送之人而亦借此以爲縣令之罪案不知其誣者誰乎三款命案詳駁審皆全誣又額外造出剝公喜乃因貪無食妻嫁三兩女貢二百銅錢之案豈是有三十金可以無故行賄之人不知其誣者誰乎前項皆顯然易見不待一語辯白而樓公胸懷之日先集款証內堂教供庭鞫之時証人皆已心記嚴刑無奈無爲有畫招定案之次日又密致款証許錫萬于內室刑威酒餌誘迫兩日勸飲盡醉點頭報效樓公安心結撰同事大喜其能及制府堂上問及賊數誰供則向之貪酒點頭者亦稱無有郁公再三嘆惜但以同寅協恭不使爲一縣令而傷撫藩泉二人亦無如何是以全閩士民通省守令皆不以某爲不肖聞風渴想欲識一面分

三年所著楊陽學準五卷公案偶紀二卷鹿洲初集二十卷雖未必可藏之名山庶幾聊存高叟洞內俟百十年後之覆瓿倘後此學問稍進則樓公之助我大矣自笑從前凡事迫狹居官以廉爲絕頂全不知人情世故獲戾親友豈可勝言不知原思辭粟聖人尚有鄰里鄉黨之論范文正公亦以不恤宗族貽入家廟爲戒既已厠身仕籍不能營半畝祭田且併住屋而寄之其於祖宗已不可言宗族親戚無不怨梁倢遊過客待若春冰使親朋亦皆如此則一千五

百兩之債向誰稱貸使宮場盡皆如此則數年奔走安所得食一千六七百兩之贓作何清完此等之類勅諭甚多倘一官不得下場則狹隘到底不悟將胥天下而爲食壤飲泉之蚯蚓怨詈遍乎家鄉望門無投宿之處非欅公敎誨寧有癡乎鄙人不德累及上官橫示敎戒以玉千成孟子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昨運當脫未如之何君所不能者流離顚沛之中無非君子進德修業之地凡事作退一步想便覺海濶天空於心無所疑滯閣下識見高明固無俟淺人饒舌耳不宣曩年飛禍在人刀俎之中羣虎

藏之學茂樹清泉亦可以不孤矣執事遭際方隆將大行所學以擔當世道爲已責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民則鄙人在高叟洞中所聞而抵掌大快者也勉之。

平心和氣引咎責躬是從動忍衡困中得來而前此潔清之苦天大之寃已令見者切齒咬牙欲請上方斬馬劍戮妨賢病國者于市矣流離顚沛之中視爲進德修業之地此是聖賢眞本領

再復蔡宗伯書

六月望日連接閣下手書如藁道德不勝厚幸繼聞賢夫人仙遊翠子女二幼與偕爲嗟悼者久之中年喪偶昔人所悲況有賢德又嘗同貧賤前後兩月牽連二幼宜閣下之難爲情也昨運當脫未如之何君子達觀不遑既往安知非造物眷德擇其輕者以相畀而凶咎之來反爲後福之地乎凡事作退一步想便覺海濶天空於心無所疑滯閣下識見高明固無俟淺人饒舌耳不宣曩年飛禍在人刀俎之中羣虎

聲號欲役欲割彼時豈敢復望生全亦惟修身俟命以靜安之義庶之圜扉上室危急存亡之秋視爲大行所學以擔當世道爲已責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民則鄙人在高叟洞中所聞而抵掌大快者也勉之。

得假使怨天尤人悲傷哭泣其不死者寡矣今雖云事久論定公道具在人心然事不伸於廟廊之上而論私定於草野之間眈眈不遠安知弗反爲禍之伏是以戒諱恐懼暫依制府幕中遁跡藏名急急圖入山之計閣下垂情關切不忍其終老蓬蒿加以少保鄒公尚望白駒之賁賢相吐握千載難逢理宜遵命

束裝急圖報　國但集中夜以思北遶有所不便奉
旨放廢當安農畝不應潛入京師有違禁例況人言
可畏將加以讚刺之名萬一賢相汲引同升諸公則
某讚刺二字一生無以自白如其依然故我修歸林
皐進退兩無所據又將加以讚刺不入徒勞往返僕
僕之誚此揆之已而有不可也少保公忠爲　國汲
汲薦賢此今日景星慶雲爲　國家隆平之瑞然不
可授人以求則得之名不肖既蒙知已豈可躬自
求之以爲知已疵累君子愛人以德亦有所不可也

不肖草茅下士受
聖主非常之恩未能有毫髮圖報夢魂耿耿寧忍須
臾忘之奸回黨人欺　君蠹　國橫橫膠陷之於淵
豈不欲攀閽閽而望見天日但遇合有數非人力所
可強爲仰首鳴號冀有力者哀其窮而轉之清波又
似非君子之道是以寧入深山聽天由命躬耕食力
以待遭逢用之則爲　國馳驅不辭勞瘁舍之則讀
書著述終老不見知而不悔後世尚論者曰其不用
也天下惜之則光榮已多諸凡可以藏拙矣閣下以
武鄉爲擬以綸袍不恥爲高某不肖何敢妄希古人
但武鄉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可爲百世之師某平日
所服膺者莊官以來未嘗製一衣一絲自奉妻妾竹
釵布裙未嘗以一分金銀爲簪珥被帳百補百爛至
今未嘗更易幼小諸兒俱皆衣不蔽體安所得綸袍
羽扇家人婦子皆能之庶幾於先哲無愧然不忮不求
忘良友之期望惟閣下勿吝教海焉
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可知

賢相吐握　國家盛事即彈冠未爲不可然說到
舉問無窮又當勉其未逮者不肖將及時努力以無
遇合有數恐貽人讚刺之口實則亦是聖賢素位
而行出處進退的道理未可以迂朽日之置身萬
仍下筆斬截想見莘野輟耕黃黃樂道光景

序

青海平定雅序

皇帝聖德廣淵神功赫濯天戈所指青海蕩平臣不勝懽忭昔者有苗弗率虞廷徂征防風不臣夏后行戮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凡馮弱犯寡負固不服賊殺其親皆征討所不宥征之爲言正也有罪當正不廢荒遠六合一家豈容蠢動方隅倖逃王法之外青海部落僻處西陲

聖祖仁皇帝廓包荒之量封查什巴圖魯爲王及其昆弟皆膺顯爵是宜悉心效順頻首帖耳優游食飲於堯天舜日中不應尚懷悖叛萌辜恩負義之想也三十年來中藏不軌

聖祖以其反逆未彰姑置汪洋大度之內

皇帝嗣位更加優容而羅卜藏丹金怙惡不悛自殘骨肉脅鄰羌作亂侵擾邊陲今乃命將出師往撲滅之授方略於深宮決制勝於萬里雲也用命賈勇爭先癸卯初冬大師敗賊數次羅卜藏丹金力詘不支附逆番羌雷轟電擊脅從貝勒台吉等俱皆歸誠青海醜類顛連膺喪不能復集矣

皇帝曰除奸務盡其蔕根株復命以兵搗巢穴甲辰仲春遂破賊巢夥逆母及同惡渠魁吹拉克諾木齊等斬獲巨萬牛馬器械山積羅卜藏丹金從百餘人逃竄我軍奮力窮追復勦阿比者三千餘人盡收其

輜重人畜逆賊窮蹙衣婦人衣隻身遁入深林委命山谷人師以三月朔日凱旋捷書至天顏大喜推本

聖祖仁皇帝厚德遠猷培養將士感恩奮勇以及在天默佑克奏膚功之由禮祀祭告大沛殊恩

皇帝文德武功超邁今古善則歸親仁孝至矣命將遐荒番部罔不尊親太平之期永永無極誠宜播爲雅頌以咏歌聖德如古所云鋪張對天之鴻休揚厲無前之偉績者臣閭海愚賤學問謝疏然嘗從軍臺

灣躬歷行開深知體塲之苦又以生番四出戕害人民多方百計綏之以飭慴之以兵備悉醜類馴服之難事定還山讀書著述幸以貢入京師得於辟雍恭迎聖駕圓橋聽講稽首而獻覲學之頌復逐隊臣上入朝太和殿始終成禮前後蒙賜克食帑金蓬蓽書生遭逢異數臣雖下第南歸亦足以耀於田夫野老茲復際西師大捷青海蕩平幸得親覩堯舜之君千載一時冶定功成之會豈敢以筆墨荒陋爲辭輒依古江漢常武作平青海雅三篇拜手稽首以獻

歌頌朝廷神武以揚威於疆外庶使逾堅裂膽邊陲永奠非徒潤色太平已也昌黎平淮西碑文此爲嗣音

臨雍頌序

皇帝聖敷文德加意作人元年特開鄉會兩試復命學臣考選行著鄉閭學通經術之士員入成均以廣勵人才陶成俊造雲漢章天至矣盛矣二年春躬耕籍田大采朝日庶政具舉一日庶務臨雍釋奠之禮重舉也記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又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徵祭先師先聖漢唐宋明以來代多英主尊養老更講經論道煌煌炳炳潤色皇猷未有誠心實意鼓舞人材如我

哀鴻傑鼠之篇紀事直書亦同稗官野史之區歲飢
海學殖荒落鮮來鍵戶讀書幸際維新景運學臣
奉命選拔以臣應貢辟廱臣伏讀邸抄見
皇上用人行政事事超越前古推心置臣下腹中凡
恣民生利病若燭照數計臣不勝懽欣踊舞謂堯舜
在上何幸身親見之比來京師又幸逢臨廱盛典臣
得匍伏道左恭迎聖駕大禮大樂圜橋門而聽觀遠
復遂隊臣工始終成禮草茅愚賤榮幸曷極敢不奮
勵濯磨以期無負

世祖章皇帝
聖天子作人至意伏思臨廱大典
聖祖仁皇帝皆親行之
皇上孝友成念不忘繼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此亦以孝治天下之一也臣晁元不揣固陋謹拜手稽首而題頌

一團忠愛流于尺幅氣象之崢嶸又其餘事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序

我皇懋昭敬德合撰清寧凝大寶以迓天庥覆載所及日月照臨之地罔不瞻被光輝顒首向化如衆星之共北辰也昊倉眷念謂為千古不世出之君將俾遐福受萬祿休徵嘉瑞悉集於厥躬於是不愛道不愛寶露醴泉和風甘雨年穀順成河海清晏四靈為畜重譯來朝巍平盛矣聖脩日茂天眷益加謂此不多見者庶幾稱厥德焉以

皇帝赫赫明明洞曜民隱有太陽中天之象清暉照遠圓澈可親有明鏡在天之象燦爛八極萬管難窺有指光布天之象明德慎刑陽剛與陰柔互濟有日月並明雙璧符合之象敬五事協五行皞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之並懋而不戚亦為仁為義為禮為智為信之交脩而無閒有五星蟬聯纍纍如貫珠之象於是上帝即以我皇之德播為天瑞以彰之靈臺之官占驗推測奏雍正三年中春二日庚午晨雞方鳴玉漏報寅日月會于營室五星並躔娵訾之次合

璧連珠曠古不多見也太史大書于册以昭示將來
臣拜手稽首請御殿受賀
皇帝謙讓不居錫功
聖祖遣官祭告寢陵顧與天下臣民共享餘慶大
哉聖德蔑以加矣賢才登進歸培養於先朝荒萬撫
清謐敵於昌後佩見於今三年日麗星輝動
叡算念以千古不世出之孝思凝千古不多見之祥
衍綿延曆數永享太平知與天地同無極矣小臣何
幸躬逢盛美敢縻復旦以紀垂華

雲開日朗陰翳盡豁長卿之瘖而削其鹽彬彬
乎質有其文也其關照處亦有璧合珠聯之妙

河清頌序

皇帝御極之四年丙午冬十有二月黃河澄清自關
中而豫而兗而徐淮上下二千餘里瑩澈二旬日至
明年丁未之春湛加也於時天下臣民咸懽欣忭舞
以手加額謂黃河千年一澄清爲盛世麻嘉之大瑞
書契以來實所罕覩相傳聖人在上乃克有之今以
皇帝聖德膺茲難得之祥宜播絃歌垂史册以昭示
萬世臣伏思天地民物一理一氣至誠感通如影隨
形惟
皇衷懋建其有極斯清寧昭著於上下瑞應

之徵非偶然也臣謹按禮經聖王用民必順故天不
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有龜龍醴泉
器車圖馬鳳麟龜龍之瑞而又申之曰聖王能脩禮
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可知天瑞之來必
由人事禮義信順即爲稀世之嘉祥惟其有之是以
應之自古及今未有無其實而能徵其應者臣又按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來至者以王者承天順理
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庶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
應德而至德及天則斗柄明日月光德至地則嘉禾

生莫葵起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嘉禾至淵泉則河出圖江出貝乾鑿度曰天降瑞應河水先清者又若合符契也河色黃赤吞納百川揚波鼓浪猛迅湍急開闔以來未有能使之清者即知上帝無私惟德是眷苞符彰兆必歸之承天順理史冊所記極盛之時或清數十里數百里不過一日二日三日未有淳泓四省至二千餘里之遙經二三旬日之久而未艾者也良由我皇上心涵太極道備中和法乾坤之情定民物之性一氣感召同體相關是以精誠所格上通帝載每有郊廟祀事乘輿出入無不天霽日朗景色和舒或四方小有水旱則深宮齋戒感動天和時雨時暘應念不爽祥風至瑞雲零日月五星聚聯珠合璧之象此所謂德及天者乎鄙耕鑿田勤求民瘼以如傷若保為心蠲租減賦平糴給賑至于三農告豐嘉禾瑞麥有一莖三穗五穗九穗之奇又有御苑蔭茯苓夷種種珍異此所謂德至地者乎仁莘誠敬善繼善述是以祖宗陵寢靈著逾丈芝草蕃生此所謂德至山陵者乎盤古無開斷之期黃河清則天下皆清此我大清萬年福祚靈長之瑞也是宜播告八方御殿受賀以敬迓麻祉

皇上謙讓弗居歸美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豐功駿業燕天昌後之隆祭告

泉陵彌深繼述又遣官崇祀河神增脩總政嚴恭寅畏之小心賢于升中告成泥金刻玉者萬萬矣古之聖王遇災而懼前史且誇爲美談況我皇上受天之祐得瑞若驚嘉貺駢臻乾惕方懋放動之欽明恭讓重華之溫恭允塞臣何幸身親見之旣稽首稱賀又早夜以思天聽聰明天心仁愛夫豈徒徵瑞于河用彰聖德無亦有勛我臣民洗心滌慮之意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性皆善至清至明非如黃河之本性而濁也氣習之染物欲之蔽雖或有時決堤防而不分涇渭然平旦清明之氣未嘗不存非若黃河之水土北附交融固結而不可澄汰也本性尚能以聖化所孚而淘而淑之況本然至清至明之皆善可任氣拘物蔽之濡染而不奮勵濯磨以無負聖天子清明之治哉從茲天下吏治咸激濁揚清以澄肅相崇尚天下士習民風咸潔已自好以同流合汙爲愧恥則禮樂可興風俗可淳長流慶澤垂美無疆我

皇上顧而樂之謂河清之爲祥大矣此之謂人不愛其情與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同爲大順大化之實也不敏願與天下臣民共勉之因拜手稽首而腐須吸經之髓擷史之華其碎引處如珠之走盤其整收處如金之入冶勢將操而復縱氣欲斷而還連體精詞葑突過匡劉多矣

有宋熙豐以前閩人未知理學也自龜山先生載道南來遠方之士遊其門者日衆閩學駸駸盛矣一傳豫章再傳延平而後紫陽夫子集厥成焉當時後先輝映炳蔚天南若劉胡蔡吳陳李廖諸君子雖更僕數伊洛之學至是大明如太陽之出扶桑照曜天下無不見者鄒魯而外推閩儒爲獨盛龜山先生之功不可忘所自也今天子重道崇儒御書程氏正宗賜扁於先生書院正學重光萬世一時數天薄海之士孰不思蚤夜濯磨聖賢之道備於朱子而先生傳之梁也舍此而他求別無所謂正學矣先生之學言仁言義言性善未發之中推本孔孟之說發明中庸之閫也學者當禮明樂備之日生大儒講學之鄉逢大學之道有功於後世非淺少年登進上授官不赴與游定夫立雪程門固已知其志道與誠置爵祿安於度外及其出也浮沈卑位四十餘年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士大夫翕然尊信之至於高麗亦問起

居則先生之聲名洋溢宇宙如泰山峙日雷霆轟耳莞荒裔絶域之人猶知尊慕獨於朝廷之上不見不聞良可悲也晚居諫垣纔九十日忠安民備邊之策纖悉必周責宰臣不忠罷奄寺兵柄乞誅童貫姚古論割三鎮黜安石王爵吾配享禁三經使淫酣不爲學者之惑其剛毅正直經濟設施規模次第難進易退之高風皆非他人所能及使欽宗盡用其言置之輔相之地得展平生所學以扶大廈於將傾或可無靖城之禍即不然而高宗能用之爲中興賢相與李綱同心協力人下事亦未可知顧乃退隱山阿淪落終老天不祚宋抑欲使著書講學爲閩中傳道計耶蓋嘗論之熙豐以前閩中學者如草昧之未開先生初闢灌莽披荆棘樹幟指迷招誘後學未幾而大儒接踵遂與濂洛爭盛吾道之興若彼其易也今之閩猶古之閩也學者當禮明樂備之日生大儒講學之鄉逢繼無先生創起之勞而有取攜不盡之樂苟能實用其力于身心性命之地察識體驗于人倫日用之閒

以聖賢之絕業轉移世道人心其觀感而興起者不知富何如也余承中丞公命叙次先生文集間之劄人因附数言爲序

閩爲有宋真儒数道南之遺澤長也撫龍門而決大河畢藩應與俱流矣

兼山堂遺稿序

兼山堂遺稿吾師四明延尉陳先生作也先生歿而令子子厚裒其平昔所爲詩若文遥寄二千里命小子鼎元爲之序小子再拜卒讀泫然流涕白嗚呼此先生精神心血所萃烏可作文字觀哉先生由翰林出宰吾邑十有三年弭教悦安民忘疾苦調南靖一年内遷主政擢侍御恭銀臺復由鴻臚晉廷尉三四年間皇華執掌出入大海汪洋馳驅于南楚西秦變烟瘴南荒沙廣漠之外撫賊勞軍賑恤災黎靡不焦

心苦思宣上德而達下情以匹夫内溝爲己任昌黎沾沾于語言文字冀垂不朽哉雖然經濟者文章之大本領也佔畢小夫數衍風雲月露之詞花鳥禽魚之狀自以爲雕肝琢腎憂玉敲金與馬班李杜爭衡矣由君子觀之文章不足措實用如兒嬉螢火熠耀同惱耳芝草醴泉無益百姓何如布帛菽粟能使人世不飢不寒故非有關世道人心裨益民生國計之文皆爲苟作君子不忍以有用精神耗費于不急之

地也先生以經濟爲文章詳見於漳浦政略製錦操
刀者爭誦之茲集所載疏草條陳民命海疆諄諄三
復至於序記論說皆有深意嘗一繙而知九鼎百代
猶將見之區區以爲詩文之工抑末矣先生泣邑時
以經學及詩古文詞振勵多士漳之樹幟建鼓與海
內相角如蔡梁村世遠阮鶴石蔡文陳他齋夢林莊
葵山亨陽林子九錫齡王鹿臯迫李鼒暮松齡等諸
君皆其教也凡湖水鏡圃梁浦學問之淵源宜吾鄉
俎豆尸祝於今爲烈乎余小子童年應試即遭先生

賞識期許甚奢經濟事業亦有厚望今落魄二十年
無以克副中夜愴然頤湧背汗讀先生斯集儼然若
臨之在上滿腔抑鬱對此潛消震動奮發之心亦復
油然而起敬識數語于簡端不知子厚以爲何如也

蔡梁村捫齋初集序

以經濟爲文章則開梁村好爲古文詞心識之平
余少時未識梁村則閒梁村過余談竟日各恨相見
已春館于浦邑西湖上梁村過余余益驚喜過望察其行則
晚已乃出袖中文稿示余余既驚喜過望察其行則
天性孝友族黨籍籍然稱之意氣磊落胷中無城府
見義若嗜欲不顧前後蓋梁村位置高固不徒以文
人自命者余既喜與定交因與朝夕論文當是時余
家桂山之麓離縣六十里雖不能年年當聚然梁村
有所作余未嘗不得讀歲癸未宮坊沈心齋先生視

學閩中余與梁村俱受知門牆追隨輶車者數載所
過名山怪石洪濤激湍梁村悉取筆記之余讀且嘆
節相對高歌又時與評論古今人物揭其可法可師
可憎可罵之狀梁村不盡發之文不止心齋師每嘆
其學行超卓序其集而刊之更教以立身行己之道
明體達用之學且以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屬梁村至
是而梁村之文且一變矣乙酉秋梁村舉鄉闈余被
別冬梁村公車北上余亦別師還浦明年丙戌又以
奔走衣食羈館毋霞當是時雖已移家邑中反不能

與梁村朝夕談論丁亥夏大中丞儀封張先生撫閩
稱明絕學開書院于三山延聘九郡知名士纂修先
儒書籍梁村首蒙特達之知余樗櫟下材亦以微書
來覩盛事更得與洙泗諸賢薩嗤嘯咏因以讀所未讀之
書上自濂洛關閩下逮許薛胡羅梁村皆有以得其
要而會其歸無意于爲文而文日進乎道蓋梁村之
文至是又一變矣今秋閩余又被刖冬梁村又將北
上儀封先生因其舊集而增訂焉重付剞劂梁村屬
余序之余惟梁村之文名傾鉅公序之者衆矣知
者亦衆矣梁村雖閉户家居不肯向人妄投一刺而
吾鄉諸當事震於其名凡有撰述祈節重睯靈蛇之
珠柴燕之馬奚待高其聲價哉混余廓落不才再戰
再北偃蹇櫪櫪之閒歲由昂首天衢古人云敗軍之
將不足語勇文章一道亦豈余所能知加以數年來
庶務紛心謀生計拙視襄者心齋師三年教誨學業
之疎久矣竊愧無以對儀封尚敢栩栩然向吾友攘
臂談文耶第念入載同學文居其半之今者梁村此
行將馳驅王路爲國宣力盡出其生平所學而見之

行事又以其禮樂政教發爲文章煇煇炳炳經世理
物之謨猷知爾日梁村之文當又有一變也友朋相
愛之情學問無窮之境余所望於梁村者別有深焉
故復不能默默書以爲之序戊子冬十月

知己交情學問切磋純是古人道義之氣　梁村
宗伯今爲當代偉人年少文章品行聲望遂已若
此可見蘊抱非常而鹿洲身分詣力亦不待言而
喻矣

林元白詩序

韶諮林元白先生老於詩者也少慕微之樂大因自字曰元白集成即以名編吾鄉前朝侍御李實先生及今太史蔡梁村爲之序其詩沖和宕逸瀟灑出塵質不傷俚華不及靡是眞能得微之神而乘天之致者學優才長可爲世用念祖父累世忠孝懃勃元白心事寫得纍寫難愴痛傷心敝屣功名托於詩以自見身經亂離飄零倫聚散之感慘然流淚行路間讀懷浦七歌寄弟諸什不覺淚者非人情矣滄桑屢告寄慨尤多寅卯見聞益增酸鼻蓋高日坎坷壘磈填胷有所爾而不能自禁故每放浪形骸借山水花月銷不平之氣而以酒爲家日暮歸宿當其豪飲大醉揖影徘徊掉臂行吟叶宮商而鏘金石雖使微之騁詞樂天分韻騷壇牛耳正未知執自誰手爾今年逾八十詩興益豪回思生平心血不忍聽其散佚重錢裒集而命予小子爲序夫前達鉅公既詳哉言小子更何庸贅惟有盥手卒讀奉讌椒觴而守筌蹄以無忘先生愛我之意而已然是詩必傳於後與微之樂天增鄴林之儒

則子之文亦將附先生以行遠且分賈人之金先生其許我否不揣荒陋再拜稽首而書之

風流瀟灑元白行徑忠孝懃勃元白心事寫得纍眷欲活元白之詩出矣微之樂天有此千載尚友亦九京一大快也文之高雅潔靜又不待言

邱義尊詩序

梁屏詩人邱君義尊既沒知交輩從哀其平日所爲詩若干卷將付梓屬余文爲序余手其詩讀一二過爲之流連嘆惋淚潸潸下也憶十五六年前廷尉四明陳公方牢吾邑余與義尊麈戰童子軍並受知始相識面已復會于吾友黃君越甫家始知義尊與古徵徒詩學甚遂當是時余家蓑谿深山中義尊家杜海濱海相距百里而遙弗獲一晤然屈指漳南英傑心焉數之矣自是而後余從歸安儀封諸先生周遊

他那以衣食累心頻年馳逐聞義尊假寓海濱數益奇詩益工與益豪躬耕食力有伐檀詩人意方自恨家居日少不得與義尊把臂談論猶幸其年華方富纔見有期不謂荏苒數年間義尊遽賫志以沒也義尊性豪邁高自位置視人世詹詹未學及一切浮薄炎涼之輩直奴隸之既窮約不得志有懷莫展重以門祚衰薄骨肉淪亡於是悲傷憤懣放浪巖阿嘗登梁山入石室陟金剛最高峯窮四柱佛子山頂遍晉亭獅子玉瓶蓮花諸峯振衣千仞豹虎登虬俯瞰崷崒封城郭人民之盛桑麻鳥獸之蕃大海汪洋番舶舟航之來往恍然歌嘯山谷齊鳴忽而又仰首問天滿泗橫溢幾欲排雲闕叫帝閽與膺則又一訴其胷中憂思鬱結牢騷不平之氣故其爲詩如歌如哭慷慨激烈悲凄之韻雖古人無以過也嗚呼以義尊之才之學無論得志苟使寬其歲月吟哦以老所就亦豈可量造物者必欲摘之死吾不知其云何也雖然是詩出義尊死不朽矣古所謂既沒而言立其是之謂乎千百載下讀是詩者如見義尊聲音笑貌宛然几席之間謂義尊假寓海濱數益無所建白死與草木同朽者其既遠矣九原有知當聞余言而自壯哉

雄壯悲涼與義尊之詩相稱其一生苦境鬱勃人品心事無不寫出義尊自此傳矣不幸中之一幸可不必致嘆于命薄也

序

黃越甫詩序

陸雲好笑阮籍好哭余讀越甫詩亦笑亦哭越甫詩
無所不工而尤長於古上追漢魏下薄初唐第所著
不以示人雖吾邑亦鮮有知者偶錄一二掛窓壁間

見者疑古樂府初不知爲越甫之作也越甫美髯髯
慷慨豪特有古道與之處加對叔度鄙悋咸消使越
甫不欲藏其名掖其具以遊吳越走京師名公卿間
復何有千今之詩人哉乃坐窮廬倂其詩而亦隱
焉古之君子獨言而恐人聞獨行而恐人見越甫之
謂與此余之所以喜而不覺逌然笑也越甫嘗執贄
先君其尊人長民先生先君好友也憶余總角時隨
先君過先生家一時名士雜遝角巾壇越甫從旁
吟哦先君每擊節焉未幾先君棄世又數年而長民

先生亦溘然長逝荒草茫茫白楊蕭蕭痛於何極此
余所以讀越甫詩不覺百感交集未及終篇而繼以
哭也猶幸越甫有先人風立身行已矯矯拔俗使余
得師資友益篤兩世昆弟之交不然而余悲又何極
乎夫蘭生幽谷無人自芳玉藏深山太璞自完越甫
詩不聞於世斯其所以爲越甫也觸於喜而笑觸於
悲而哭隨乎情之所至余亦不得而主焉丙戌夏四
月同人將梓越甫詩以行越甫不聽余因袖其集并

兩世交情道義骨肉淚痕隱隱行墨間不徒在文
字之高古也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鹿臯詩序

鹿臯余總角好也長余半歲余九齡失怙鹿臯年十五喪其尊人孤苦顛躓同學相切磋嘐嘐昂昂相期詩欲以文章事業名于世既受知邑大尹四明陳公學使者歸安沈公喜其潛心聲律有得於風人之遺故鹿臯獨以詩名余頻年奔走乞食雖有意慕古人文妄希著述不過力爭於窮愁勞瘁舟車戎馬之中與載籍相見之時少欲浸淫於詩未能也夫詩之道良難矣心麤氣淬不可以爲詩格骫調卑意雜味短詞野字俗庸腐淺陋雕鑿小巧皆不可以言詩也故欲屏欲清欲雅欲深欲純雄渾沈痛悲壯蒼古優游平淡各造其極方爲得之非十年讀書養氣其孰能與於斯小夫學究烏喙鼠舌悍然以騷壇牛耳爲已任無怪乎言詩者多而如鹿臯者百無一二也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蓋亦有爲而云殊非通論窮者勞筋餓膚幽憂拂鬱矻矻無所成就發之于詩鏤心嘔血悲悽激楚之韻或足以動天地泣鬼神而和風慶雲清廟明堂之氣有所不足則亦非邦家太平之瑞

法書淳化帖釋文十卷刻諸石以行價重薦福且其才可用願併跋昔日所期於事業者加之意無使世俗以區區詩文了儒生分量也因爲序其集且相與共勗焉

自少同學同孤苦同志相勉勵不以窮爲窮直視爲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資是以無入而不自得此兩人身分最高處文章國運相關等語可作詩文砥柱知其說者激楚叫號之韻庶幾免夫

李遜唐時文序

余女弟夫李遜唐與余少同學年相近癸未童子試
並受知學使沈心齋先生余時從師校士上游周流
郡舍遜而後筮仕家食奔走風塵十年之間在他
鄉者八九遇想遜唐高踞山齋安居樂業大肆其力
於文章聞古人之堂奧其爲我壻壤未可言盡也一旦卯
夏奔喪族中有力者庸之稱且不淵遲屢遂寫
負遨海逃寓嶺南閒關蹉跌於荒煙瘴癘之區辛苦
莫可名狀猶時時枯題課業以娛其親每遇松陰野

渡旅館僧寮意有所解輒奮筆書所解歌陶然自樂若不復知有窮計若遜明年當事者悶
其冤始得還鄉爭以大吏中丞滿公文章知已復已去
之籍學使者張公稱爲八閩秀傑聲震三山延建上
游素不相識之士莫不來讀其文爭覩其人以爲快
鄉闈落第策蹇將歸又以中丞公命與余同事鑒峯
固于暇日衆平昔所爲文屬余序之余惟時文一道
本非所見諸施行有益于民生國計又非可與經史
百家並垂不朽特爲國家以此取士不得不鍥心刻

方臥薪嘗膽深自奮勵以期不負知己將必大有以表見於世而非區區時文之末著余又將與滋唵共勉於無疆焉

此發已夏日鹿洲遯唐同在鼇峯時作也越十年癸卯遯唐始捷成進士遇合之難如此豈造物者末欲鍊其才於有用耶患難中增益學問乃是吾儒本領世人慣慣為境所縛何致

王滋晼歷試草序

人生知已自古為難故士之泥溺涼屈焦罷哀音者常恨不得起中郎於今日而稍之拜之嗚呼其亦實有可感者也當世以制科取士士競習為科舉之文鏤心嘔血刻意時趨若宇宙間經天緯地之事業無有出於此者既已敲金戛玉學成一家而聞者見者執視猶之無睹幾欲發狂跳叫乃有人焉開鴻濛具隻眼相賞於驪黃牝牡之外拂拭顧盼不能自已則知已之感沒世猶將不忘此吾友王滋晼所以惓惓於於歷試草而不忍置也滋晼與余少同學又早孤赤貧境相類滋晼能孝友於其家不以孤苦貶其志沈酣經史若飲食嗜欲之不可誰憶余辛巳歲與滋晼乘桴西湖以經學相切劘中流高歌視天下事無足措置者至溺水中猶抵掌笑語以為樂當時滋晼已能文衆論未歸也未幾受知邑大尹四明陳公有國士之目三試連冠童子軍而郡刺史趙公學使者楊公范公皆知之遂乃聲震梁鹿衆論大定戊子辛卯盛戰棘闈遭時按劍環念知己弗能忘情以壬辰請

禮之暇裒其歷試所爲文屬余序之余惟滋畹之文
閎中肆外有典有則固與夏鼎商彝同爲三代之法
物幸遭盛世博古者多宜知已若斯之衆也顧學期
有用充時文之大用不過弋獲科名即使傳之不朽
亦等雕蟲細玩何補於世道人心余願良友之日躋
日上無徒以是爲絶頂之事業也滋畹自幼喜讀先
儒書於朱子小學近思錄深有所得反覆玩味而不
厭余早知滋畹之可與適道幸從茲身體而力行之
道本在人倫日用之間未嘗有出於知能行習之外
隨處檢點察識擴充則可馴致於聖賢之域又講求
經世理物禮樂兵農刑名錢穀之設施使全體大用
皆備於我達則見諸事爲爲生民立無疆之福命窮
則守先待後爲百世留不朽之經綸所謂宇宙之文
章莫大於是乎遇不遇皆我事業併不必藉乎人之
知已是即滋畹壁立萬仞無負知已之一日也區區
帖括顚倒英雄歲月蹉跎望道未見古念及此可爲
愴然不知滋畹與余有同心否古來知已難得知已
亦自難酬必思有出類超羣大慰知已之望若而後
不負知已非徒感之而遂已也滋畹勉乎哉
前路極形知已之感歷試草所由來也後半屬望
以聖賢之學有體有用不爲第達加損乃是絶頂
事業所以不負知已也友朋相愛之情學問無窮
之境非小儒所能夢見

余東征迈旆就試三山寧化陰子耳及袁其歷試所
爲文偕尊公琢素造余曰小子不忘知已之感且欲
因自考證所學先後淺深願先生弁數言敎之余曰
然耳及令器是所樂爲言也我來自東心神未定簿
書羽檄戎馬戈矛依稀在目歸航復遇颶風幾覆溺
者數四濤翻浪擊崩崖裂石之聲夢寐盈耳又以千
里奔馳來茲就試百凡舍皇應接不暇且遲至還家
可乎皆曰諾願勿忘比余還家又下第未果彙以選

拔入都就試京闈居者行者均靡所賴至于仲冬月
杪乃造三山又聞建溪水涸舟不可行閩期日迫難
堪濡滯正在惶急不聊中忽憶耳及所屬文遲之久
未踐約呼童張燈中夜起坐已而笑曰噫余何言古
有治眼疾者自目病不能理以余久躓塲屋而欲昂首伸眷論列應試之文章已有從旁而竊
笑況其荒疎冗雜奔走困頓于征途勞攘之中即言
亦曷有當乎昔者應試之文有一定之造詣有一定
之聲價按神切脉更互敲金有識者度有鑿有色有
規矩繩墨揣摩元魁若操券而不可移易今也不然
爲之者既茫茫而不知所主取之者亦搖搖而罕有
定見一日之長一時之合難如登天易如拾芥則純
乎命之爲之與人事毫無干涉也耳及而求爲應試
之文如是焉足矣他日士司擊節登上第操海內文
衡亦綽綽有餘余自病不能醫將求他工而理床足
無能爲耳及進也耳及而求爲名世之文則意者本
之六經以固根柢參之左國史漢唐宋大家以壯觀

力研窮程朱諸儒諄諄論辯之旨以清障蔀厚其氣
味偉其聲光洗伐皮毛鍾鍊精髓淳詞弱調槩乎無
所用之余雖不敏猶將援桴鼓以作其氣但恐不入
時眼未必有補科名此中高下權衡惟耳及自擇焉
如余之碌碌無成固可羞若飛蠹弋獲徒抱兔園一
冊謂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則亦甚可惜也士不學
爲聖賢祇欲以文章自表見已非余之所望況斤斤
科舉之文章以主司意見爲賢否余亦烏知是耑耑
而以此期耳及匡耳及之所不遑哉質之吾友琢素

其以余言爲然否
奮廣激昂起伏莫測如懸崖瀑布萬山盡鳴幾經
榮洞而後至於壑每於中流一躍無限煙波文筆
故是妙絶

鄉會墨纏序

或曰文章之有制義非古也制義取士不足以得人
才也余曰何居子姑言之曰制義始于宋衍于明漢
唐以前無有也支離訓詁斤斤抱繩尺不越儒先精
粗之常既不足與諸子百家爭衡不朽而又東之以
功令有司之意爲中式而所謂主司者又未嘗有
一定之繩墨示人以必由稍監論則病其高稍思索
則病其深推陳出新則曰生曰澁立意稍別則曰奇
曰怪矜鍊則以爲造作刻劃則以爲傷氣引用故實

則以爲餖飣雖有馬班韓柳之才亦聽浮沈于萬一
不可知之數不幸而遭爺不偶即伊周管葛亦當終
老蓬蒿制義不足以得人才如此無乃可廢乎余曰
惡是何言與夫文以載道也道莫備于孔孟而發明
于程朱制義闡孔孟之蘊衍程朱之傳者也詩歌
賦不可謂文秦漢唐宋之文名爲古不能古于六經
語孟今之爲古文者慕秦漢唐宋而爲制義者疏六
經語孟精微糟粕則視乎爲之者之能不能豈制義之
過哉雖有絶世聰明而不學爲制義自詡作古文詩

賦其中必有扞格難合似是而非之病其心思不紀其經術亦必不醇國家以制義取士既可明聖賢之道又可純豪傑之心豈偶諸子百家所可同日語哉場屋館飣自然而欵乃爲中式豈無一定之繩墨哉即主司意見閎有異同卞玉隋珠或遭拨劍枯木輪囷或器萬乘君子惟道其常脩其在我昌黎所謂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者也言未畢而清溪李儀卿以所選鄉會墨繩屬爲序余曰噫善哉此即一定之繩墨也本朝巨公名儒皆從此出謂制義不足以得人才又不可也前車之軌轍後車之率由從繩則正天下所以無棄木也儀卿家學淵源潛心經史詣極純遂惜久困鄉闈兩中副車未得遂所志昆弟子姪皆雋有司獨嚬此文壇領袖果無一毫怨尤之意益脩其舉子業今以此自繩即以此繩其後生小子且不忍私于家欲與斯世共繩之可不謂知道者乎學者就茲繩也無怨有司有司執是繩也可告無罪于學者余故喜而爲之序

理精法密文章之極有繩者○作者之於文可謂從繩矣而顛躓三十年何耶君子道其常脩其在我於此覘器量之弘本領之原

思補集序

思補集者平遠尹黃君運滄公餘隨筆也取退思補過之義故所言多省身克己閱歷人情世故物理酌劑之宜德性學問於此見一斑焉余讀之瀼然喜也曰於戲君可謂知道矣世人沾沾舉子業以爲極宇宙間之能事高者習雕蟲摹倩屈自命詩文作家大國家身心性命乃爲可貴詎徒以辭華而已應世之文非文也即名世之文亦未爲至文也事不關經濟有道君子之所爲不期文而文至焉外宜其民物斯有道君子之所爲不期文而文至焉程朱語錄原不與韓柳八家爭工拙豈雄奇與博鬱鏘金石曾平淡之不如哉芝草醴泉孰若布帛菽粟有功於人世也君金陵名下士於舉子業極精遂經緯史氣靜神怙書法詩文吏治皆留心講求固高自位置不甘與世汩沒者余方恨獲交之晚且惜其邑太褊小不足以展厥才猷而君皇然若屑及刻刻有寡過未能之思讀思補一集可以知其躬修之大槩亦千秋仕學龜鑑也裨補世道非同苟作故弗辭而爲之序

披襟而談只如說話極平易却極切實極庸常却極高妙此紫陽文字嫡派也非有道者未許問津

辛亥夏五過平遠謁運滄黃使君官署小坐環翠軒綠樹紅花繞可愛有山泉從小溝西來循清沙而東半畝方塘源頭活水紫陽帥詩中景也故人相見情景倍增一會使君令弟介青偕草衣居士自白下泛舟蕪湖沂隃章踰鎮明嶺而至所過佳山勝水歌嘯唱和有詩盈囊讀之甚快蓋余曩在京師素耳熱草衣詩名今歲春初與使君晤對韓江旅館習聞介青學行二君皆余所寫想而願一見者片時駐足驪黃

集又得讀其所爲詩高山流水鏘鳴金石仰視壁間古琴高挂而余情不知何適矣介青慨然援琴而歌之爲余操操首問青天一曲音節淒清氣慨豪邁早衣詩云數聲遶屋天邊鶴一段虛山雨後泉其斯之謂與遥憶太白善手明徵棚松萬壑愁猿危叫失志之客淚淋沾襟平生學聖賢不灑窮愁淚然見介青寫聲發情於妙指亦覺悲凉雄壯之觸我懷也一旣又爲余鼓關雎清平和樂優柔靜正美哉雍雍乎其諸家齊國治風化盛美太和洋溢宇宙問如追陵左周右名盈耳二南此心參焉之陶陶焉遂遂焉不自知足之蹈手之舞也琴心賦手二君兼之聞琴而知其詩況讀二君詩不啻拂白石而聆揮絃則粤遊一草鳥可以不傳哉運滄使君既合其道上賡歌諸什爲之序以問梓人且屬余更弁數語夫二君之詩之工加海外江山之助性靈品格使君已言之詳余惟再三雖通即以其琴序其詩其淒清之韻豪邁之氣如操前曲和雅之音靜正之調如操後曲傳之於世若巴之魚牙之馬移情爽心不知幾何人矣二君皆豪於欲當爲我連浮百巨觥不知運滄使君有酒如泉否也

即景生情有琴二操便覺無琴非詩無詩非琴併作者滿腔心事欲泄欲歌俱從中間流出文之高不可攀工巧不可思議者也因詩得琴以琴序詩却是天成杼軸前後斡旋照應處處周匝無一毫滲漏此可爲知者道耳

吳幽川時文序

鎮平使君吳幽川吾閩豪士也少工舉韻喜詠吟位置在微之香山以上則豪于詩學晉唐以下則豪于書法腕力勁強使筆如千鈞之弩則豪于書辯論天下事綢繆洋洋類屑俱動雜以滑稽諧笑雖蘇張亦爲卷其舌則豪于談興會所至傾巵酌大斗巍然一嚢若灌滿也竟日夜不醉醉益酣目空今古兒撫一世駡名士鄉人謂之酒狂則豪于飲公車倦遊度嶺作吏歷五六巖邑皆以廉能著聲粤人有六縣蒼生一父母四年潮屬三神君之謠則豪于治辛以辛亥夏五過鎮平請幽川制義又喜其豪于文嗟乎子至今日然後知幽川能文哉曩在家鄉耳熟幽川名尚疑名下多虛士即見其試草卷亦以爲一日之長既廣聞建郡諸友推重幽川學行始渴思欲得一見又恐梓桑阿好未必盡如所云至入粤中與幽川共事乃快然信名下無虛而幽川之豪大爲吾閩小巫不可及也幽川之時文豈如世俗所謂文者云哉已耳不知人身之有骨血也形體焉已耳不知人身之有精神力量也錐之不痛搔益增刪不見短長徒以徵幸一日快慣然土司之知過一經弋獲遂以爲玉律金科此可令君子見之乎幽川之文剝落浮靡直擡中堅見埋明立論正法脈與矩矱嚴有明季之鋒稜而加之圓閎有國初之氣味而出之秀妍宜其爲高下共賞而顧不必問世人之賞與不賞而後見幽川之豪即幽川亦何知世人之病已賞已而終無改於其豪於戲幽川奚可謂豪士矣時文小道亦建旗鼓固知幽川嘐嘐揭揭無一事肯以讓人也幾于純粹則時文稿焉可以不傳哉余固鎮邑人士之請將梓其文以行世聊弁數言幽川其爲余痛飲一石抑長歌白韻相酬勿以余輕薄使君輒肆乃滑稽嗤余也

爲士弁言自不當以俗筆出之此文亦有豪氣足爲吳公傳神

女學自序

天下之治在風俗風俗之正在齊家齊家之道當自婦人始昔周盛時淑女流徽化行江漢降及鄭衛帷簿不脩禍延家國閨門風化之原自開閫以迄于今不可易也婦人善惡不同性習各異比而齊之宜莫如學古者男女皆有學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今其書不傳其詳不可得聞矣秦漢以來惟班氏女誡最爲親切而竟句無多學者少之劉向列女傳擇焉而不精鄭氏女孝經語焉而不詳若華論語鄙陋淺率難登經史之堂欲擇其一以爲女學專書使初學矣其詞俚無風雅之致女訓女史閨範女鑑之類補苴雜出難以枚述大約簡不能該繁不能盡管窺蠡測未見其可一生皆爲學之日故能出入經史淹貫百家女子之學與丈夫不同丈夫學不過十年則將任人家事百務交責非得專經未易殫究學不博則罔有獲泛濫失歸取裁爲難女學一書烏可少哉百家衆技各有專師化原之地當若何訓迪防範乃既不幸不經聖人之述作以附四子六藝之末又不幸不得程朱諸儒講明采輯滙諸家之長而進退之與近思小學流布人間徒使深閨令淑若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之此亦古今一大缺憾也鼎元少孤父書未讀窮愁困頓嬾屈蓬蒿之間每於人心風俗三致意焉竊不自揆采輯經史諸子百家及列女傳女誡諸書依周禮婦學之法開章總括其要後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分爲四篇又于四篇中分章別類使讀者一見瞭然隨事矜式婦以德爲主故述婦德獨詳先之以事夫事舅姑繼以和叔妹睦娣姒在家則有事父母事兄嫂爲姊則有去姑處約則有安貧富貴則有恭儉可常可變則有若敬身若重義若守節若復仇爲人母則有教子爲人繼母則有慈愛前子爲人上則有待下巫祝尼媼之宜絕則有若脩正閑邪而以其餘暇者爲通論此則婦德一篇之大槩也婦言不貴多要於當則有若曷夫若訓子若幾諫若守禮若賢智若免禍婦容貴端莊靜婉婉因時則有若事親之容敬夫之容起居姪子居

喪避亂之容婦功先蠶續次中饋爲奉蘩爲祭祀各
執其勞而終之以學問各以其餘者爲通論此則婦
言婦容婦功三篇之大槩也識學粗疎見聞寡陋姑
就其昭彰耳目者編次以便初學其近代百十年間
貞節義烈筆不勝書皆未暇載入懼繁也他若詩娛
才女咏物寫情雖極工巧無關名教概置不錄至孟
德耀之徂褒數夫阮新婦之捉裾停郎蘇若蘭之陽
臺憶忩皆請其瑕而取其瑜防微杜漸亦具有苦心
焉或義例未符考據未確僭越之罪知無所逃然于

閨門之道庶幾略備或可以少補風化是亦世道人
心所不可闕者也程子曰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
願天下人各正其家以默贊 九重肅雝之化風俗
醇美家室和平鼎元將歌關雎麟趾之詩拜首稽首
而揚其盛云

閨閣化原所在女學一書斷不可少依周禮婦學
編次德言容功至當不易此有裨世道可垂爲經
不得以尋常著作目之文亦切實大雅足繼朱子
大學序

平臺紀略自序

藍子自東寧歸見有市井靖臺實錄者喜之甚讀不終
篇而愀然起喟然歎也曰嗟乎此有志著述惜未經
身歷目覩徒得之道路之傳聞者其地其人其時其
事多謬誤舛錯將天下後世以爲實然而史氏據以
徵信爲害可勝言哉稗官野史雖小道必有可觀求
其實焉耳今以閩人言閩事以今日之人言今日事
而舛錯謬誤且至於此然則史氏之是非其迷亂於

地東南半壁沿海六七省門户相通其亂其平非於
國家涉無輕重者致亂之由定亂之略殆難悉節運
籌折衝皆將權衡其衷錢以爲千秋之龜鑑言焉而
不求其實習焉而不知其訛鄙人所爲懼也謝少不
才學荒識陋東征逾載躬歷行閒風濤戎馬倥傯至
鴻執馘獻俘招降珍孽至於深搜窮山綏靖黎無
不目擊手揮又或中夜聞警磨盾草檄千里馳驅睇
瞻要害廢寢食冒風露蓋亦幾經勞瘁矣無一命之
膺當贊畫之寄事定歸來滿船明月惟有仝凜形勝

治亂事蹟了了胷中所見所聞視他人較爲切實則平臺紀略之作惡可已也據事直書功無遺漏罪無掩諱自喟可見天日質鬼神而或者以列憲稱名爲譏是猶未知載筆之道者載筆所以傳信非一人一時之文天下後世共之而姓名尚不敢筆之書則過失在所必諱縱功績可紀亦等之諂語諛詞夫豈其可傳耶鄙人愚昧文不足傳平臺大役事在必傳而道平心無爲市井訛談所昏惑亦庶乎其可矣若夫鑒前車綢繆雨施經綸措康乂有治安之責者諒早留心不待閱茲編而後得之也

鹿洲試草自序

余少潘帖括以爲文辭末也帖括抑又末矣雖勉操觚心弗善也顧以　國家取士舍此末由即有君相特達之知奇才異能之薦舉鄉俗猶將以偏途病之而微辟薦舉曠世罕逢雖有經濟才能無以見諸事業於是俛首治帖括焉始則喜成弘慶曆間之文既而以爲俊也恣肆於嘉貞兩朝及國初諸公宏博深厚之作雖畫虎類狗糊糊然希千金爾四明廷尉陳公方宰吾邑歸安閣部沈公督學閩南皆不以余爲謬期許甚奢余亦高自位置惟慮將來經濟事業不知如何耳名可唾掌得也博覽當時中式人文或描頭畫角爲島瘦郊寒之態故命意欲高措詞欲確法度欲雅錘鍊精純韻脈欲眞精神欲旺結構欲圓氣味悠永斯可以言中式矣乃博覽當時中式人文或迥然風馬牛莽並生余將安所適從乎一戰不勝就正先達砭曰太高則循途守轍爲庸近之文弗售再戰不勝砭曰太實則振筆直書爲機神流利之文人

弗售三戰三北砭者亦倦隨興所之不求甚解或神
疲喉格疎庸强湊慙愧累日不可告人幾幾乎售矣
又以偶用經語一二字見擯遂不敢復用經史性理
大戰依然也韓退之所謂大慙則人謂大好小得意
則小譏訶之余僅得其似大慙人乃謂小好小不慙
飢驅奔馳勞瘁十歲之中無兩月之勤一月之中無
兩日之靜强勉涉獵于窮愁叫號倉皇急迫之際生
古人四十强仕余無閑焉少讀父書既傷孤苦長爲
之氣不覺勃勃喉間一有所觸卽洋洋纚纚不能
自已也其實非常之才造物者不肯以尋常科第
遇合有數不關人事但歷困旣久胷中抑鬱無聊
處之試觀稷契皐夔伊周呂葛何一是科甲中人
此文出後數月鹿洲卽以選拔入京師又次年遭
聖主特達非常知遇雖夢中亦無以加何羨彼科名
爲哉是作沈雄痛快司衡者可發深省

髮鑿齒刳耳大身之衆曾未能一造京師瞻
天子宮闕壯麗與其名公鉅卿賢人君子遊文思僻
陋恐山靈竊笑且當出一快遊而後退而隱焉鹿洲
試草余二十年來顚倒醉夢見小敵勇而大敵怯之
文也海內巨公必有以教我矣

遇合有數不關人事但歷困旣久胷中抑鬱無聊
之氣不覺勃勃喉間一有所觸卽洋洋纚纚不能
自已也其實非常之才造物者不肯以尋常科第
處之試觀稷契皐夔伊周呂葛何一是科甲中人

此文出後數月鹿洲卽以選拔入京師又次年遭
聖主特達非常知遇雖夢中亦無以加何羨彼科名
爲哉是作沈雄痛快司衡者可發深省

序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送宮詹沈心齋先生還浙序

浙西沈心齋先生叢以宮僚來督閩學清公明慎爲有聞學使第一還朝者四載敦倫勸善閭人思之甚構祠勒碑用志不朽猶云未足爲報也歲己丑先生以歸省

之暇重遊閩邦邦人士喜躍欲狂如赤子之依父母日於名勝地集良友鋪几筵以娛先生先生顧而樂之分韻賦詩倣軟舟登道山望滄海拜九賢書院上平遠臺出西寺泛舟西湖乘風荷亭之間凡榕城古蹟名勝及時人園榭亭沼諸生無不奉以遊遊無不醉以歸如是者匝月將行諸生把袂牽衣復爲強留數日或奉將錢幣或解刀劍琴書竹石玩好山蔬野品隻雞樽酒各以其意致慇懃先生雖固辭不得也而興泉汀漳之士日望先生降臨以壯山川之色伸尺寸微誠者竟不可得喝喝然寄遙情于千里之外且囑後日來閩無獨棄我南州爲也是時鼎元家居去會城八百里倍道疾趨六日逆潮至則刻期登舟冬盛拜悲喜交集因念昔者先生督學閩南鼎元獨蒙國士之知追隨三載丙戌一別四易星霜曾不能有所樹立以慰先生之望加以雲山遠遠覩面無由於今始得一見而招招舟子鼓棹欲西生非草木何能爲情於是隨至武夷同行七百餘里日覩先生所過富沙南劍諸州多士迎

送懽聲動地歡洽不異所聞於三山者始知古人所謂廉吏不可爲者之妄也人當溫飽之分固不獲道事權已講有砚面目不堪復對此邦之人即中材以上有恩澤於人者事後重來其殷懃歡洽不過數人而已孰能使九郡一州六十縣之衆人人踴躍如一心哉先生昔日在閩之苦鼎元身親見之而先生毅然不回及事竣還朝簡廉難堪愛先生者莫不以太白苦爲憾觀此日之行樂乎否耶人生富貴不啻浮雲金穴寶庭於今安在先生雖自若

於一時而名曰流千百世邦家之光豈獨吾黨之幸
乎非恨鼈元不能同至浙西又將叔叔別去也黯然
鈐魂潛馬出滁未知侍側又在何日敬書數語以送
先生之行
言言從肺腑中流出可謂情文備至

送陳少林遊吳越序

吾友陳君少林將遊吳越鬻田質衣拮据百餘金以
行同學諸子追而送之邑之郊餞焉少間有執爵而
言曰拙哉先生示富耶寒士出門携數寸不律襆被
一蓑足矣必欲高人載金而出能遊者有幾或曰方
今世路氷清當道貴人不忍以財帛汚君子遊者所
至擁篲迎門鞠躬揖讓及其歸也兩拜而別耳長汀
黎媚曾先生每聞遊客歸來必問被囊在否在則酌
酒相慶君無乃鑒于此故預爲之備與陳君笑未有
以應藍子曰噫君之爲此有所爲也君昔在襁褓算
人寓居東粵與會稽林漢沖公友善君二歲喪母算
人以托于林未幾算人又沒林撫君如已子教之讀
書成立及君伯氏元戎公擁旌節于粵始以君歸而
林公已卒君經紀其二喪既復負二骸同兩算人柩
還葬于浦林公有孫在會稽君庚寅遊越當事有餽
君金者君傾囊與之今拮据此行將爲更置桑田數
畝非漫遊之謂也或曰君家未有足食之政而遽爲
此舉人情乎陳君愀然太息徐而應之曰噫吾之爲

此非得已也吾少受林之恩不啻父母向者尚思改葬二柩還諸會稽葉得稍稍有力將經理其家以原爲報今年逾半百功名二字淡若浮雲筋力日以就衰後雖欲行難矣吾非不恤吾家顧念餓寒吾素即不爲此亦無解于饑寒藍子曰嗟乎古道之不存久矣負恩寡情皆田富貴未有責及貧賤者夫惟吾黨能人之所難斯世道人心賴壯礎耳君才具俊長文詞古雅不屑意于非道之富貴而情義之間若此亦足覩矣予與君同受業于廷尉陳公閣部沈公之門君此行將由會稽而鄱水存問吾師廷尉之家又將過浙西溯茗雪哭吾師沈公靈次爲漳郡及門致諸祭軸誄章是則子小子所傷心內慙臨風隕涕者也稽首丐君于二師之前爲子小子多一拜焉秋風瞬息鼓棹遄歸或兼程入都就試京闈一展生平經濟報二師平昔之望吾知林公九原其喜更有大焉者矣因書數語以送其行時庚子莫春三日也

陳君古道君子奇人奇事可以媿世情偷薄者文亦錯落入古可稱雙絕

送林仲謙之陽曲序

仲謙如晉應沈陽曲聘也辭家七千里劍佩長征將由粵而豫章歷江漢經鄭衛以至太原同學諸公出邑郊三里送之得仙橋賦詩酌酒爲別仲謙意氣豪上無黯然銷魂色斯遊也可謂壯矣秋高桂馥奪幟燕臺春日杏花釀首王路在此行也丈士君子一舉一動必思有益於人目之所觸足之所履皆有痛癢關心之處吾聞陽曲古晉陽地繭絲保障事在人爲沈君賢且能必有以擇乎此仲謙經濟才長得與朝夕談論揣摩民間疾苦晉之窮簷蓬蓽麻不周乎在上者體恤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不特物力爲然民隱尤甚願仲謙與賢主人共存此心以爲陽曲之幸此行士君子一舉一動必思有益於人此聖賢經世濟物納溝壑市朝境鹿洲初年便已如此存心如此勉人可想見范文正公作秀才以天下爲已任也

送謝古梅太史還閩序

太史謝古梅謁告將南歸同學榮其行也爲詩若文以送之於是鹿洲藍鼎元慨然嘆曰噫美矣良友之行余亦安忍默也顧以浮華之辭則不能揚須之辭則不必離愁別緒亦近婦孺氣非所當言思惟朋友之義有善相勸勿謂余爲迂余亦達其情太史曰善試言之鼎元曰太史於詩爲伯於文爲匠於字兼乎唐宋元諸家之長志高而行篤學博而才宏今之三代士也余惡乎言諸年少而歷羣英排金門典一代

鴻章鉅制海內方以燕許相推重忽輿將母之思足亦解趣移疾有辭公乎將扶笻杖趨桑梓開竹廬於道山之麓板輿菜袖以林泉詩酒爲養志人生勝事無有過於此者余惡乎言諸雖然太史好學者也行矣爲鄉先生請與言吾鄉之學吾鄉前哲自龜山得伊洛之正傳歷豫章延平以及朱子斯道燦然如日月經天淵源可得而溯也建陽游定夫與龜山同出程門武夷胡原侯則程門之私淑也傳二子爲致堂爲五峯而從于籍溪與劉氏屏山白水皆當爲朱子之師可謂盛矣朱子傳之蔡西山九峯黃勉齋陳北溪李果齋諸先生而浦城眞西山又朱門之私淑也有宋閩儒甲於天下矣及元明以來亦有能勿軒蔡虛齋陳剩夫稍稍絕續吾儕生先儒之鄉可令鄉人不知先儒之學乎憶侍中丞儀封公倡開鰲峯講席爾時同學諸君子彬彬一堂曾幾何日遂成疇昔余不肖固不足道其他皆以事業功名顯於此事寂寂鮮聞惟蔡梁村先生一繼皐比不憚大聲疾呼以成就後學爲已任今仕宦於朝又無暇此太史之居則勉

齋故里近鰲峯若彼其也余不能無厚望焉詩文詞賦眞草篆隸之學偶爾適情游藝焉則已必孳孳矻矻日夜以求極其工則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矣太史於此數者既並臻絕頂直造古人之奧域願自今勿復以此爲意專一心志於聖賢之學誘迪吾鄉英偉之士使皆篤學力行人人有不自暴棄之思又相與講求經世理物兵農禮樂之經濟使皆有體有用達可爲國家之名臣窮勿墜閩學之宗風則太史之功大矣俗士狃於見聞以科名利祿相矜高與之

言聖人之道則駭爲狂且愚不知道非高遠卽在人倫日用之閒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居室朋儕洽比一舉一動皆有當然不易之則夫誰能出吾道之範圍乎饑而食渴而飲人人皆然也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卽道也異學以窈冥昏默虛空影響言道似人生綱常倫紀之外別有憑虛髣髴之一物是以終日言道而無可捉摸言悟道而歸于惝怳善乎朱子之言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仁至義盡則已爲聖賢矣此學者敢謂自已無之乎而不學人皆可以勉而能而特不許淨偽者之矯托于其閒若外談仁義而勢利若烈火之焚心貌似篤誠而胸懷若鬼蜮之變幻此等爲吾道之害有甚于釋老異端辭而闢之廓如夫非吾徒之責歟太史柴名既成蒼生未迫乘茲寬閒之歲月知必有以闡明絕

學大爲功于吾道者道固在躬行不在詞說而欲傳之來學則不得不費詞說太史安得獨吝也一禮於名當諱卑不可以名尊賤不可以名貴然二名不偏諱記亦有之余不敢避世俗之嫌請太史思當日父師命名之義太史名遷字道來當不以余言爲迂而必求名稱其實乎吾友林洙雲績學精深踐履純篤天將使與于斯道也是故老其才於有用不忍以科名利祿早紛其力量而滿其志氣蓋所以待之者厚矣幸併以余言告之

太史爲閩之人學閩之學非過求於太史也責太史以舉鄉先儒而并欲其率同鄉以學鄉先儒則太史之地位既高送太史者之身分越高并同鄉人欲穿窬也聖賢未嘗難之品望亦高此文之不求高而高不可及者唐宋諸名家集中亦罕見此種也

送李司諫觀察江西序

今天子重民生國計之任慎簡名卿士爲牧伯於是大司諫樂亭李公承命觀察西江綜理糧儲諸務公以絕學屬之戊戌捷南宮簪筆待從癸卯甲辰分校禮闈者二典江南鄉試者一所得士皆卓卓有聲天子方開言路崇正直遷公諫垣乙巳擢都諫天下想望風采將須公爲名諫官甫越月而又有此行蓋聖主愛公之深用公之速而西江獨蒙嘉惠何其幸也夫觀察表率守令佐制撫宜朝廷政化爲一方止下樞軸所係甚重守令弗能其官觀察得更張之制撫弗便于民觀察得匡救之依阿詭隨無所建白則負當宁簡任盛心若有意自表孤貞稜稜圭角亦非協恭和衷同舟共濟之道膺斯任者良難矣況糧儲民生命脉國家本計取於下者留不盡之脂膏藏諸官者絕侵漁之崔鼠管蘆流亞乃足以與于斯

天子知公精明渾厚有經世理物之才不得不暫移股肱耳目爲民閒調燮元氣公之行也正已率屬以

匡夫納溝爲已任有體有用不隨不激展布歲月之閒當必大有可觀者余與公雲泥迴隔而所學同師亦有榮扉相聞之誼不自覺舉手加額爲吾道幸也聖天子知遇爲百年民生國計造無疆之休豈區區

送勞尊三令昭文序

吾友漢陽勞尊三以詩若文雄江漢壯歲提南宮試
尼之因困滯未得行所志乙巳秋中
天子以江南財賦重地新析蘇松閒十三邑政繁局
劇非才長行卓不足以勝厥任於是宰相薦其能而
尊三得昭文以去昭文距姑蘇未百里分常熟故邑
之半似無難治然歲徵租賦較貴州一省尚加其倍
有奇草昧初開百務剏始一日精神當周數世以後
爲之亦良難矣且邑令者民之父母也父母於子養
之教之煖寒疾苦事事關心豈徒催科云爾哉然江
南所重首在催科晝夜敲扑號呼達旦歲未能完十
之六七雖有卓魯不暇煖席此其閒豈盡民頑亦爲
之未得其道也余聞江南之弊惟在册籍不清户無
真名畝無真額其民亦無真欠或田已鬻十數手而
額糧尚留本户爲我儥勒賕之基收糧經手侵漁之
地或細民畏官吏苛擾以糧畝畝附豪强户内者有之
又有包攬代兌欺隱之弊等常比較敲扑一槩勿施
施則必使之畏使之服使役與民俱不敢犯而後刑
法以清其册籍使人有真名名下之糧有真額然後
可按籍而稽完者真完欠者真欠爲良法以催其輸
納去包收代兌欺隱之弊等常比較敲扑一槩勿施
施則必使之畏使之服使役與民俱不敢犯而後刑
不濫而法必行而又以時巡行阡陌與老農課晴論

雨問苦樂勸耕桑作興學校萃文章經濟之才爲書
院以教育之沙汰僧尼使消怨曠旌賞孝弟義烈存
鰥孤寡搏擊豪强使民悖厚案無停牘訟無久累訟
師蠹盜盡法鋤除而又教民齊家使風化起于閨門
一變其入寺燒香出郊嬉遊之故習余今贈君以女
學一書君其爲我播而行諸否訓方型俗良有司之
事也爲民父母子女皆當教誨君無以余言爲迂也
又有包攬代兌之弊吏胥役隸欺隱之奸輸糧者一
君才具有餘牛刀割雞無足措置多謀而兼以能斷
慎重而濟以剛果他日宰天下亦若是焉已矣君必

大有以報
天子宰相之知非鄙人所能測識顧余猶不揣妄昧
以區區匏鼙進者朋友責善之道不以臨岐別緒浮
詞贊頌爲長諒泰山河海不以土壤細流而厭之
指陳弊實剴切淋漓藹然仁人君子之心流露於
筆墨之閒是眞以天下爲已任者也

詩脩補普寧形勝序

從來氣運之盛起于人心文物之興由乎衆志故湮
鬱將開必有人焉起而振之譬如燎原之火有鑽其
燧而爲星星之然者然後焚山烈澤光輝照乎四國
是知事無大小爲之則成欲之即至人心之專一即
爲造化之感通未有能限之者也古稱人傑地靈謂
地靈可挺人傑能補地靈之闕二者相
因詎可以人事不脩而徒咎山川於造物哉普邑山
川秀美土田沃衍雖彈丸蕞爾可云樂郊而文物未
興大雅弗作無論仔肩有道統經天緯地之儒吾不得
而見即文章科名等常泮璧之士亦寥寥晨星不及
他邑一村落焉建邦啓上數百年無留心及此一
從而振興之者良可嘆也一論者或於青烏家之說謂
異地文峯弟起溪水來短去長河隍焦乾地理淺薄
永無文物之望余曰噫此可以人力補之耳因相度
形勢邑東郊崑安寨居巽方小山隱伏奇石虎踞古
爲文昌祠故址今祠移邑中可建文明閣於上昂凌
霄漢以當文峯中祀源洛關閩五先生旁設學舍百

十楹爲普邑人士讀書講學之所榜曰文明書院人事與天工並至則文物之根源也水口石潭山亦爲異地建急水塔山巔作中流底柱使河行停蓄不患去長乂有文峯揷天之勢命其名曰文峯塔以明余之凡城中大小溝渠城外環繞濠水一疏開通使舟楫可行如人身藏腑通達脉絡分明血氣周流無所滯礙則四體自然堅强百役自然從令蓋有諸中者不待外求環城皆水又不患其來之短也余泣茲曰淺趄潮陽屈指一歲之中治普纔兩月耳崔苻旣清崔角亦剔此一變至道之鄉余固樂其民風之質也潮之文物視茲百倍余治潮之苦亦視茲百倍而功利奔詐不可救藥竭晝夜鋤耘剪棘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尚未能一變至魯余於是亦遂忘其爲普之余凡普事弗遑經畫非獨于潮厚而于普薄也幸年歲豐登萬井盈寧余得偷潮冗之閒爲吾普培禮教信義之俗欲與普士與正學必先爲普人壯志氣峯高水深地理淺薄之患吾知免夫余於潮有棉陽書院於普豈可無文明書院祀濂洛關閩諸儒讀濂洛關閩之書人人有爲聖爲賢之志他日英才濟濟詩書禮樂直追魯鄒而文章科名之號爲文物又其所操券而覩焉小者也但土木之興工程浩大濬河築塔建高閣而開書院自笑清俸無幾未免有棄力負山之處蓮伯玉恥獨爲君子余敢不與斯邑搢紳先生好義樂施諸人士共之語云衆擎易舉集狐成裘積貨成山諒諸君必有同志不待余之贅也姑弁數言以當綦跋

就地理人事相關之處剴切言之拳拳愛士之衷溢於行墨之表此直補天手段非止因地制宜也

重建茗南書院釀金小序

漳之有茗南書院。爲吾師心齋沈公生祠師來視學。既明且清。爲有閫學使第一文章意氣入于人者深矣。書院舊在西河登仙宮側頗陋。陋十餘年來吾黨。慨焉乙未冬十月更卜地龍門山奇特爽朗。怪石嶙峋可愛。甘棠蔽芾其間有合周人思召之義。僉曰。吉問其士則吳及蔡若黃若潘若劉五姓六七家之所寶而弗售者也。聞欲建沈公祠六七家者皆欣然願各廉其直遂購之。鳩工庀材版築丁丁中堂輪奐成且有日。而堂之前後舊屋宜清。新楹宜搆。俱有待。經營焉門徑遂然又廣大可容駟。宜建築西南與之合。七八間宜葺治山之上。議建清風亭。古樹森陰鳴聲。聒耳綠野清溪繚繞城下。爲郡中第一名勝。宜拭度。規模已定。需費浩繁。集腋而裘。是誰之責與。吳蔡諸君聞風者高義。且爾況在吾黨。其又何說之辭。敢請同志共襄盛舉。勿以貧富較量。各盡心力。指據使若南勝蹟與紫陽鹿洞並垂不朽。龍門之山。聲價十倍矣。

簡貴質實情深而文明

方輿小序

有邦國必有圖籍。自古爲然。蓋方域之廣。荒黔之衆。數治者不能躬自遍歷也。因爲圖。若書以統貫而條理之。不出户庭。周知天下之故。大政遠猷。皆從此出。是以周禮大司徒掌以職方而聖人見負扆者式之。重矣。後世所謂圖山水畫卷耳。望之蔚然可觀。按其東西南北。且有十九不合。卽者卽位置不甚剌謬而圖不能言也。代之言者率又浮光掠影。語焉不詳。求其說之歷歷如聚米畫沙。可按而行。測未之見也。潮

郡嶺表名藩。屬縣十有一。煌煌非疆較虞周大國。不知幾倍大山大海。幅員雄壯。播之輿圖上。登天府詔。徒爲美觀哉。將於此求治道焉。疆界自漢歲閱二千。兵燹既多。滄桑屢易。經之營之。有居重馭輕之要。有控制調劑補偏捄敝之宜。必待脂車秣馬。跋履山川。而後議。鞏磐石將不勝其勞矣。茲編方輿具有苦心。披閱之下。十一邑提封形勝。阨塞險易。苞桑户牖。瞭然心目之間。其所謂指諸掌者乎。一方清晏。百代治安。按籍而定焉可也。志方輿。

歷來志乘地圖不過粗具山水面目未有講究精詳即于此中求治道者聚米畫沙可按而行非有大經濟人不能道出隻字鹿洲滿懷蒼赤所至以經綸爲已任寓目留心乃能言之歷歷即一圖一說不肯輕易放過真經世之才也

城池小序

有城有池國體也鑿斯築斯王政也若曰徒以固圍則時際隆平夜扉不閉安事此乎然設險以守大易垂象原爲太平無事者言之春秋以苦爲戒惡勉備也潮郡故皆石城濠流環繞金湯壯矣都村碁佈櫛如雲既決決乎表海亦惟勤脩時政使地利與人和並興庶於國體有合焉志城池

蒲貴尚老不支不蔓文之有體要者

兵事小序

湖郡山深海闊宵小易於出沒依古以來兵事多矣舊志謂山蹟易撲海寇難靖蓋有鑒于當時鄭氏父子祖孫竊踞臺灣蹂躪邊疆故爲是懲羹吹虀之言耳山藪藏心重地脫有恭伏卽可以爲易而忽之善用兵者先治內而後治外使吾民安業樂生尊若親上嶋崖樵牧舍鼓嬉遊難有海上遊魂竄敗窺吾閒哉況今萬里波澄島夷幼順究孽絕蹤向之鯨濤破浪爲我民憂轉而作貨流通爲我民利斯亦千百年來僅覩之隆平也民生不見兵革守土將吏而驕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因縷述寇變建伐諸事使凡百君子觸目儆心咸知制治保邦當有憂盛危明之意焉戒衣袒籌未雨非曰計遠而不切於事情也志兵事

老成謀國慮遠思深如見元端象簡丁寧告誡氣象

人物小序

潮郡山高海闊幽奇雄壯磅礴鬱積之氣鍾爲偉人爲傑士固其宜也昌黎過化天水奮興而後趙德海陽尤鼓勵潮士（潮州昌黎祠有韓陽刻勾當官學許堪天水先生）文章行誼星炳雲燦蒸蒸然盛矣聖朝敎養百年君父求賢若渴誘掖奬勤造就多方雖木石猶將鼓舞況具有血氣心知之性而誦法聖賢者乎官無論大小立忠著貴人無論窮達砥行者傳讀斯編者須廉懦立思欲爲邦國增光駕古人而上之鄉士夫之責也樹之風聲激厲培植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地方司牧之事也匪誇既盛用勵將來志人物

一片激勵培植造就人才苦衷隱感而發大有玉振金聲風光月霽氣象

孝義小序

孝庸德也義者宜也人無此二者吾以毛角目之矣尚儼然命爲人物哉人物有志孝義該焉何事多爲差等乎白然何以處夫山農閭巷月不辨之無未得躋人物之數者考爲百行之原推其極可以格天地洽神明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故聖人以是爲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雖以堯舜之道不過孝弟而已若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千駟萬鍾視同啐蹴至于急病讓夷敦解推之誼事閫家國頂踵可

捐詎得以章布少之孝義之于人大矣哉潮雖僻處嶺嶠而雞豚旨甘刲股廬墓人有同情或貲財可共或忍飢不食非義之食或出入萬死一生救全城旦夕之命固亦卓卓犖犖不應與草木同朽者潮之孝義大槩可觀矣沐浴聖化日漸日深將見孝里義門遍鄉村而皆是太和洋溢於變時雍安能量其所屆乎志孝義

流寓小序

名賢所至山川生色曠千秋世遠年湮猶將修爲勝事乎潮處嶺外蠻烟瘴雨之區自古以爲罪臣投荒之地氣運日昌化草昧而開文物海濱鄉曾錦繡江山駿騖乎與上國爭瑰麗由是偉人君子無不來歌以攄其胸中幽奇曠朗槃礴雄浩之氣而寓公輪蹄相接矣其以謫籌分

省若常袞李德裕趙鼎等十數公既以廢置諸賢附於名宦之後居官無慚下君國雖竄謫猶附遷也今茲所紀皆屬遠遊亦有貞臣烈士崎嶇于風濤崖谷之間揚兵集旅究同傳舍此則皆得以寓賢列之嗚呼乾坤正氣蔚爲瓜人在一鄉一國則爲鄉國之光是跡徧天下天下人皆欲私而有之若蔡京秦檜子孫且不以爲祖況他邦逆旅車轍塵雖之汚人乎讀是編者流芳百世之心勃然興矣志流寓

北等文字直是景星鳳凰能使見者頑廉懦立人人起流芳百世之思有功世道不小

風俗小序

千古治化全在風俗故觀於鄉而知王道時雍風動則爲唐虞澆薄囂凌則爲季世唐虞叔季豈以古今論哉風俗異也潮自昌黎謫守是邦士篤文行民稱易使海濱鄒魯可謂隆矣千有餘載時異世殊流風日下習俗因之忽變忽跖亦釋强悍惟功利奢許兼而有之緑萃齊於搢紳逐末多於務本鄒魯之風遐哉替焉幸賴我

聖諭廣訓月吉宣傳敦睦鄰閭鐸而蒸蒸興起一變至魯一變至道於以幾于時雍風動何難乎丈夫示儉惟示儉示禮風行草偃端屬何人承流宣化之君子精神命脉不可一日不在於勤也志風俗

樸茂宏深且有倜儻氣

物產小序

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九穀六畜有別管仲相齊以五施辨五土蓋盡地利窮物宜以導民樹藝而安居此經天下者皆勤勤于物產爲萬姓阜財求而利器用焉五方風氣不同所產亦異潮處南服霜雪罕到四時皆春草木數榮禾種山巔者有之蔬果之類出非其時海錯繁多雖更僕未可悉數也若夫瑰寶奇秉自南交外域於漸何有焉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因所利而利之重物力以淳民風則樂業安生飛潛動植之間皆有王道志物產

簡淨得體無一毫雜霸氣習

古蹟小序

探奇問勝懷古情深非陳跡之可傳亦地以人重也潮處天涯朱軾三代之車輶既不得與魯衛齊秦爭雄卦也搜羅今古凡書不盡言言不盡傳耳目所未經意想所不到者一雜也苟可以擴心胸資談助無論洪纖瞬瞥爲錯綜以出之典不使雖經畔道以新奇而或失其正焉倘一言一行有裨鄉教則以天球大訓目之矣庶幾可志常存子不語怪之心經正民興斯無邪愿可已寓言無關乎世道乎志雜記

一片維持世道保心念念不忘雖纖毫不肯放過文之最有關係者

雜記小序

志以雜名紀蛛蝥爾雙諸屬此其閎也方諸易此其雜卦也搜羅今古凡書不盡言言不盡傳耳目所未經意想所不到者一雜也苟可以擴心胸資談助無論洪纖瞬瞥爲錯綜以出之典不使雖經畔道以新奇而或失其正焉倘一言一行有裨鄉教則以天球大訓目之矣庶幾可志常存子不語怪之心經正民興斯無邪愿可已寓言無關乎世道乎志雜記

一片維持世道保心念念不忘雖纖毫不肯放過文之最有關係者

道之顯者謂之文子瞻言爲文必與道俱朱子非之謂其視文與道二也後世以學文學道爲兩途如氷炭之不相入雕琢辭華鏤金錯采靡然于倫理經術之外而命之曰文自以爲登韓柳之堂排歐蘇之閫矣或摭古字使人難識掇拾梵音矜心高妙由君子觀之曾溺嗾之不若耳潮中文學有昌黎爲開風氣自是名賢接踵極嶺外文章之盛輓近學者多規撫六朝排砌瑰麗振秀揚華人人家有千里焉若夫經

世理物發揮至道有益于天下國家身心性命之文與夫起衰式靡古雅高清之韻海潮雄浩之觀則所望于此邦作者匪細也腐丐糞謝炙及無關潮地風土民物者雖佳不錄其在舊志所存則亦未遑淘汰諒有心目當能辯之志藝文

以學文學道爲兩途雖最高明者亦坐此病不知文以載道道外無文豈有可分而二之理學者作文時俱肯思爲有用必裨益于天下國家身心性

命此外不浪費筆墨則不求道而道存矣

傳

寒支先生傳

先生李姓勝閩諸生也寧化泉上里人名世熊字元仲自號曰寒支子少豪宕不羈視天下人讀書無足當意者自經史子集以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靡所不覽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爲文沉深峭刻雄偉奥衍離奇如悲如憤如哭如笑如寒泉列日如暴風雷雨雖非經世和平之音蓋自稱其所遇也時當大啓榮貞間金甌未缺若預知有甲申以後事者每論古今興亡倜儻生出處及江南北利害備具屯田水利諸大要未嘗不慷慨欷歔悵悵有所屬望奈數奇困頓諸生九試注冏列與闈闈若負不欲一物色李生爲重竟不可得一大清定鼎中尚擁唐王未歸命故大學士黃道周何楷並薦寒支尚志博

學徵拜翰林博士辭不赴反復上書與道周悲憤時事及追周死義走福州請復鄭時問其孤婺存沒屢令完葺輒吟咽不置丁亥王師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杜門絕迹城市有齮齕於郡帥者帥遣某生移送於婺津月余年四十八矣沐髮而逝葛舜舆之日僅少一年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辱哉蓋設時裘語騰沸勢洶洶不測寒支矢死不爲動疑諺亦釋寒支既以文章氣節著一時名聲大震辛卯壬辰間建昌潰賊黃希孚剽掠過泉上里有卒摘寒支園中二橘希孚鞭之駐馬園側視卒盡過乃行

粵寇竄閩烽火及寒支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奈何壞李公居宅是時天下人雖盜賊亦知有寒支矣寒支積有墨蝕於胷中每放浪山水以寫其牢騷不少之概當詣西江泛彭蠡登廬山絕頂追維鬯獻橫行事痛悼欲絕淚下如泉湧不能禁也乙卯耿精忠反遣僞使敦聘絡繹踵門寒支嚴拒之自春迄

冬堅卧不起乃得免寒支自甲申以後山居四十餘年鄉人宗之有爲不善者曰無使李公知也晚號媿巷顏其齋曰但月所著寒支集寧化縣志錢神志史感物感本行錄經正錄各若干卷年八十五以疾卒於家

論曰余聞先生少時嘗單車走泉州出安海潛覲鄭芝龍其意念深矣及唐王據閩明數已終日月出矣煽火不容於不息宜先生之不應聘也使先生早年得志奔走甲申間必有可觀者一腔熱血付之清冷之鄉悲夫文章如韓心事如屈志節之清高與管幼安伯仲矣

寒支勝朝遺士目覩閩獻交馳京師盛舉不能不盡然傷心其不應唐藩之聘是知明數已終天命有在不復爲無益之跋涉亦識時務者也至不從耿逆則稍有人心者能之豈足爲寒支異乎竊怪懷宗末造需才孔亟如此人而棄置草莽亦獨何哉

黃太常傳

黃太常名性震字元起號靜菴福建漳浦人也家貧年十二怙恃皆見背煢煢拮据從父子完以倜儻不羈奇之取史傳古文命讀一目數行皆不忘遭時莽伏變起四鄰黃族多遇害幾不免者數四幸得脫自信爲天所生必有所用之也客遊三山靡有合困窮益甚然不肯作受憐意人莫能測其淺深慨然嘆曰丈夫生際擾攘當以鑱錯顯利器但世無常何執識駒周吾長此落落乎歲丁巳閩督姚啓聖入漳籌海

館以收納歸誠將士來降者無貴賤善待之夏厚
美衣車馬僕從炫耀街衢由是海上諸黨多潛來歸
順具以啓聖分別授以官可用者竟實用之至者如
歸皆大喜過望得海上聞諜悉不殺厚賜之恣其往
來即用以偵海上事凡敵人舉動罔不知著舰島中
良將及所信任腹心有才幹智謀者或大書其官爵
姓氏標之公館飭備供應偵者以爲實然輒陰報海
上疑而殺之由是賊人自相疑貳來歸者日益衆一
鼓而平十九寨復海澄克厦門金門將帥有利劃者
性寬密自啓聖禁戢安民全活數十萬衆一捷聞優叙

一品五戒授北直霸昌道建義軍功三十二級加止一品
學立義塚治悍鷙旗丁以嚮馬賊爲害莫知踪跡密
謀緝役中可任者二人陽以法斥去之俾充賊黨因
得悉知賊姓名及其居處出沒以次執縛械送刑部
咸寘法政聲大震 車駕幸密雲召見褒嘉 賜蟒
袍宮紵寵異之尋擢廣西提刑按察使於署側設省
刑所二鍋鼎器皿薪米被帳皆備解差犯証至者寘
食其中按名分剔訊結即去沈寃滯獄多所平反有
崔玉枝一案牽累多人皆久定大辟察其可哀矜者
覆訊得實力請廣督吳興祚具疏開釋賴以全活者
數百人衆衆盈庭爲具酒食給衣服賞資還家一時
呼天動地以爲千定國張釋之復見也計典入 覲
上粤西瘴癘一疏 俞旨嘉納未幾遷湖南布政使
清革陋規剔包收詭寄諸弊詢民疾苦用緩咸宜憫
長沙郡河洶湧商艘屢淹相度地勢別開一河于側
使得安泊楚人以爲百世之利云武昌夏逢龍作亂
變起倉卒陷沒四郡人情洶洶廷臣以湖南爲慮

上曰有黃性震在無虞彼佐平六十年海氛何況于
此衆胸有成算知草寇無能爲晏然如故不數月而
賊徒殲滅更修葺書院作興士類正已率屬撫安窮
黎瀟湘宴夢間頌聲洋溢翕然稱善治焉辛未春得
嘔血疾遂以病乞休優游林下漳浦學宮歲久將傾
圮重修文廟明倫堂輪奐聿新置義學田租爲邑士
科衆公卓之費復建文昌祠敬一亭修梁山鍾秀坊
滄洋池傳公河浦自前明以來人文甲于漳郡形家
謂雙溪二壩收斡山梁山諸水朝宗城下富庶莫京

後以年久壞頹二水背流氣運稍減今欲興復其故需費二千餘金僉謂非常工役非黃公莫能舉此則毅然起而肩之獨力填築疏通內河俾諸水仍舊朝宗邑士大夫高其義鐫石學宮誌之一家居故在湖西先世所聚族者兵燹後蔓草荒處一望蒼涼每潛然淚下有敦族立宗之志顧謂所親曰倘得一命之榮施及王黨是余願也甲子司臬粵西遺族子太學生賜旋家董其事鳩工庀石築土壘爲藩籬俾族衆咸有寧處卑立大宗廟以示報本次立小宗廟聯五服之親各置祀田租千餘石以供烝嘗立義塾令閭族讀書其中置書田租四百石爲膳脩膏火之資復置義田租八百石以贍族中冠婚喪祭孤寡貧窮無告者仲兄都司僉書性昂遠居蜀沒已久遺人挈其家扶櫬歸葬功兄太學生性祥久居粵亦爲挈家旋里授宅分產兄沒爲置祀田凡羣從兄弟之子皆視若己子婚娶田宅次第均分五服皆有分產多寡以服制爲定居鄉由由弗與人爭角即有犯者亦不校嘗曰君子與小人校不能勝亦不可勝雖勝折

也甘淡泊食無重味與鄉士大夫立敬簡堂公約以尚淳風時率園夫灌花蒔竹自鋤採以爲娛每逢勝景偕好友三五輩出郭遨遊芒鞋竹杖談詩對奕有洛社耆英之致已卯冬督永定河至京師奏對暢春苑荷溫綸總理錢糧工料事務河中要地在清涼寺口舊爲沸水衝陷深幾二丈許興工之日以天子命爲文禱告河神次日沙淤數尺不五日衝塌悉平渾河性多不測洶湧建堤幾潰者再三郎督視防護朝服屹立無所畏怯！

道長數百里爲設五里一旗一砲旗書督工官姓名以專責成有急則施火砲便于聞聲馳赴沿河安置物料省臨時搬運之費日夜奔走勤衙冒風雪廢寢食舊疾開作從子尚錦從旁寬慰已憊矣稍休息爲瞪目視之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任　君國事即委致其身也庸知勞乎不四閱月大工告竣　車駕臨幸放水一日召見五次慰勞殷渥未幾遷太常寺卿幸已冬卒年六十五生平好善出於天性屬吏揩紳有文學皆隆禮待之尤好扶植單寒海寧學士查

昇未遇時一見如舊相識不惜千金資其成立四方名士登門締交或延爲諸子師束脩至以千計如江南進士黃暉烈陶自悅福州翰林嚴宗溥皆所羅禮以訓蒙者時人服其藻鑑卒之日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咨嗟嘆悼謂斯人不可復得云

論曰世無常何孰識馬周豪傑所扼腕也當其遇知已晉風雲不五年遂臻方伯雖馬周知遇亦何以過於斯鄭氏父子祖孫竊居海上者數世地利人和未易猝拔所以離散其手足撓亂其腹心啓聖力也啓聖得力專在修來一館司館者之功不待問矣運籌決策績在封疆敷政宜民胥施金石至其宗族鄉黨之間仁深義篤直與范氏希文頡頏千古豈馬周僅賸佳宅所敢望哉士大夫履豐席厚如斯人者不乏試以斯人自比擬吾不知其何如也

排宕激昂沛然若江河之莫禦也當是蘇長公得意文字

月湖先生傳

先生姓陳名汝咸字莘學號悔廬浙江鄞縣人家居月湖之濱學者因以名之也父錫嘏舉乙卯鄉薦第一而不進士官翰林編脩有文名先生幼聰敏日讀書徑寸年十四通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里中前輩以神童目之二十一登戊午賢書辛未魁禮闈選翰林庶吉士丙子夏出宰漳浦浦故閩南劇邑也多詞訟丁糧版籍歲久混淆胥役因緣爲奸弊官民胥困焉先生正已率物勸民親遜設紙皂懲訟師聽斷明決莫之能欺由是公庭肅然念編審爲賦役大政非精詳整頓不能使宿弊一清日夜焦心勞思躬自核算編糧均户人丁各歸現在之籍令民自具親供實計丁口產業自立徵户自封投納除吏長承管之弊歲省民二千餘金均保甲清屯糧併寺畝除根租行滾單之法使糧户自相催納不用圖差方舉行時豪強不便吏胥陰撓至上官亦爲搖惑勸以勿事紛吏先生毅然不可回條分縷析二年而法立弊窒惡除差役袖手皆吏無所施其技民歡樂稱便鼓舞輸

將秋冬之交歲賦全完閭有絲毫通負者一濱海習俗輕生諺語小故輒服斷腸草自盡圖賴先生力懲其弊令當刑者掘草根贖罪或出俸錢以市積堂下燬之革相驗花紅夫役飯食不避臭腐周屍上下反覆啼視以手指按雖仵作謝弗及也邑多山虎白晝常出攫人捐貲令鄉民多設虎牢復募善射者伏强弩每矢要之潔誠齋戒牒城隍默相驅除自是虎悉入牢又多爲毒矢所殪值歲旱朝夕步禱夜宿壇登梁山絕頂觸龍湫備歷崔嵬紳士行四五十里多不能

從先生爲袍芒屨不辭勞瘁甫下山而靈雨四郊霪足人以爲精誠所感云丁亥夏霪雨溪流驟漲高及雉堞南郊廬舍爲巨浸民皆升屋而號先生力疾登城樓與錢數十緡募船拯救又多爲木筏懸賞格每渡一人給錢三十諸生蔡衍鏡黃尚柔皆與錢以助男婦老幼蟻附登城者數千人分糜粥飼之次日復賑以米多方撫恤故民雖災而不害興文教設義學在邑中者一在雲霄銅山杜溝者三延諸生有學行者爲之師月於初三十八日會邑中士大夫及鄉之

俊彥集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蒞縣牛毛終日論辨酬答娓娓無倦朔望日課時文二詩古文各一浦人士濟濟奮興文章經濟與海內相角先生之教也大修文廟造祭器樂器俎豆鐘鼓煥然一新雲霄銅山向皆有朱子祠祀典久廢先生以漁船二十户暨公溪泥泊稅羨充祭祀及諸生鄉試之資東郊明誠書院故黃石齋先生講學之所禿廁寄寓漸忘其故幾爲浮屠窟宅先生撤佛像盡逐僧徒以黃氏子孫主之浦故有教堂四所男女羣聚茹蔬禮佛名曰無爲教先生籍其居爲公所爲育嬰堂西洋天主教流毒至浦將開堂以惑四方之人士先生峻拒之無敢容納有西洋人奉　欽差道經浦邑以好言浼先生繼以威挾先生弗顧屬諸上官爲先生言先生仍弗顧也城東東嶽廟廡立功曹祠旁有鬼卒能作祟邑人無識者香燭酒牲晝夜不絕先生命毀其像隸役皆悚惕不敢前先生怒令鞭而碎之村民信巫禱病者輒舁土木神鳴鑼擊鼓採藥以療先生亦厲禁之有奸淫百餘人潛伏七星洞招黨入海發兵追捕

遁聚丹竈山掩擊之走平和山中豎旗集衆謀再至
浦先生遣鄉長黃利見密致賊黨林大札啖以重利
誘擒巨魁曾睦及其從蔣卿江貴等奸徒悉散復獲
海賊徐容等十餘人搜所剿掠白金二千八百八十
兩珍珠四十六顆瑪瑙二顆綺紵羅紗千餘疋洋鐲
洋簪盃笁之類不可勝數始知海上巨賊有仁義禮
智信與六號徐容即信字號賊首也細詢行踪直陳
不諱併賊中情形作何剿撫機宜言之甚悉先生以
所獲金帛悉歸藩庫因條陳撫捕以靖海氛剩商舶

請赦徐容以致其餘黨未幾當寧遣大臣巡海招
撫諸賊皆歸誠惟禮字號賊目尚作海上遊魂耳南
靖宵小恣肆督撫大吏僉謂非先生莫能了此交章
薦宰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取田器塞
縣門晝夜環守久之行有日矣民扶老攜幼數萬塞
街巷環跪泣曰公毋去涸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
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
閒道從北門逸去士民追思不已即於北門搆月湖
書院塑先生像其中歲時瞻拜靖品積年逋寇多伏

深山旋剿旋聚或始撫而復跳梁閩先生至相謂曰
此漳浦陳公十三年矣善治盜我等出沒彼皆知之
須聲大作已丑內召庚寅補刑曹主事辛卯擢廣西
海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疏陳臺灣事宜及更定命案
條例 旨嘉納之除西門外白蓮教訪犯雕假印偽
造貢監照劄者徐德孚傅雲生等二十四人皆執赴
刑部置之法壬辰秋七月閩海賊焚燒營汛舟楫因
事宜一疏 旨皆嘉納 賜克食鹿條魚脯小菜慰
勞之是冬海賊陳尚義猖獗周鍾赴兵部求撫先生謂
尚義必係禮字號賊目陳老大當年海賊徐容稱此
賊久在海上肆劫今就其求撫請率衆人候選知縣

玩蔡文千總王三駱南左英彪等往鐵山鳳城島入海撫之　論旨慰勞以風濤不測但駐鳳城着蔡文等坐船前往不必親自下海復以兵部郎中雅奇爲副未幾颶風大作駱南等船飄失無踪蔡文一船飄泊大橋廠遣舟往會文南等俱至盡得衣百結餓莩縱橫先生目擊傷心不復茹葷飲酒山花鳥獸遇陳尚義并其黨百餘人皆招致諸京師明年春正月擢通政司右參議靠遷左參議夏奉使入楚祭炎帝舜有虞氏陵及頒賞楚省緑旗兵丁先生目裹行橐不擾地方官一緑一粟之境即頒賞資不忍多擾驛遞隨至隨行湖南山川險峻或請僻遠營汛可調官代領給發先生艴然曰　王命屬我何敢憚勞披星蒙霧即峭壁危崖馬不容騎輿不容肩者亦必捫蘿附葛徒步而行且遍訪紅苗窟穴情景利弊以籌撫又久安之計祭二陵皆竭誠盡敬見虞帝寢廟傾圮捐貲屬令脩葺陵逼諸峯嵩嵩長

率男婦百餘人拜謁男帕其首擊長腰鼓吹笙鳴鳴舞蹈而導婦女辮髮纏三小竹干髮分椎結紅絨布覆其上連袂而歌分靡曼聲譯其語乃盛稱飛來千文高藥王子孫在山好等句先生因改著竹枝詞四章備揚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使之習而歌焉奉使告竣遷鴻臚寺卿又遷大理寺少卿甲午春三月奉命赴甘肅勘視荒災見饑民襁負蜂擁皆鳩形鵠面鶉衣百結餓莩縱橫先生目擊傷心不復茹葷飲酒會同陝甘督撫發倉賑恤尚慮窮鄉殘黎或未遍沾實惠徒步郊野汗淚交并時值癘疫炎蒸遂一病不復起以四月二十五日卒於固原之海都喇嘛寺之際語不及私惟恨饑民情形不得上達地方有司檢視其六棄衣一襲復一緑而已年五十七所著兼山堂

詳核樸老不必造作經營而先生髫齡躍躍楷上
併一生精神心血俱爲寫忠良史之才非時賢敬
望項背

儀封先生傳

先生河南儀封人姓張名伯行字孝先號敬菴謚清
恪學者稱儀封先生從所居邑名之也先生七歲入
小學恂恂有儒者氣年十四丁母喪二十五補博士
弟子員康熙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士讀有宋五子
之書以聖賢爲必可學辨義利關巽端擘緒莞莞有
毅然拯溺之志一時學者歸重焉壬午官內閣撰文
中書甲戌改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冬丁父喪越三年
庚午補見書院于邑之西郊與鄉人士講明止學奮興

者甚衆已卯夏大雨北關堤決水汎濫入邑中居民
昏墊先生蚤人大農沙土塡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鵬
翮之通赴河工劾力以勞績懇著遷山東濟寧道
仍兼領家貽運衆以賑并減錢及綿衣數船分給
涿饑者儀有古里濟井春撥賑次上陽穀等縣以
推動紳衿設勸石將甘陪章門中辦其略曰賑濟乃
本恩昔非本道敢于擅動抱動紳衿設以推廣皇仁非
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已也使奉旨賑濟不
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

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昔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貧民武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爲戒視倉穀重民命輕害有不可言者矣事得寢在齊四年多惠政於河務尤所盡心濉河每當秋溢淹民田數十萬頃先生疏濬弘深又築五公口使節等十五州縣皆安流士民至今尸祝之啓利運閘洼水南旺糧艘得遄行遷江寧司梟

以下皆推獎無異詞大顏大悅曰汝等何莫保舉脫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脫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脫不識人至松江授福建巡撫入閩值旱荒疏請動支庫帑貿米販濟民得不饑而永安漳平無賴陳百魁吳海等煽誘愚畔竄山谷爲孽先生密論渠宵完璧撫平之後著惡中以法由是公庭一變教化大行崇獎孝弟嘉惠商賈計畝興積貯建鼇峯書院延大儒一州才品卓越行誼端方之士讀書談道其中爲明體達用之學設藏書樓置古今經籍四百六十餘種膏火之資捐創獨厚視山左時所建清源夏鑪濟陽數書院又涸然不同矣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遍城鄉土人惴惴崇奉先生悉毀之或改爲義塾祀朱子核省城尼僧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崇正闢邪多此類云在閩三載風聲日上當寧以江南重地移先生巡撫江蘇庚寅春抵任適維揚一帶荒歉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設法賑救又以江蘇屬帶微災漕一年完年半之租民力有所不贍請

暫緩以紓其困皆報可上動帑平糴疏與閩事後先一轍但拜疏即日舉行謂臣因災黎窮迫恐俟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專擅之罪伏望鑒原旨嘉納之是夏赴常州會審欽件多所平反與總督不合總督者噶禮也性奇貪以先生抵吭未敢動先生直已行道與除舉劾如恐不及噶禮惡之每掣肘不得行所志先生以疾辭請解任奉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因勉强復視事卒卯秋江南大比物議沸騰姑蘇士子迎財神

入文廟事聞詔尚書張鵬譴出偕江南督撫案驗先生奉命如揚州會鞫鵬端畢露總督故驕橫張威勢欲過之衆論先生奮然上疏劾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其略曰

皇上臨御以來內外臣工罔不奉法兩江督臣禮受豢養不爲不久蒙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自當仰圖報効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聖明睿照之中無容臣再爲贅瀆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喪心病狂至于如此之極迨後榜揭不公主考臣左必蕃兩保全無事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旨會同察審則舉人程光奎吳泌供稱關節是實藩司書辦李洛供與家人軒三買賣舉人是實督臣大怒不容直言臣再三勸解歷詢諸犯皆有確據及提訊軒三語多曖昧事涉督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必科目之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正人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制科以來未有江南辛卯之甚者奉命徹底詳察而督臣必不肯詳察奉命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眞事實不爲無稽之浮論矣其欺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喙奚辭若不請旨解任一併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爲奉旨察審之人眞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眞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不得不大聲疾呼煩瀆聖聽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敢于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

下之人無不知之祇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以賈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爲臣寒心但臣自念一介書儒候補中書數年之閒超遷巡撫受恩之深無過于臣圖報之難亦無過于臣故在督臣敢于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慮身家畏避權勢同爲欺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臣之功名子奪出自朝廷性命死生亦有定數督臣雖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何憚而不言哉

仰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禮解任發審俾孤鼠之輩失所憑藉而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眞情得出國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入嘎禮亦誣先生他事以互訐俱解任詔遣張鵬翮赫壽並察之士民聞先生解任罷市

輟業扶携集公館號泣失聲環當道籲保留俾

走數十日山蔬野品各持獻不受則縣行前曰公在官止飲江南水今將去無郤予民一點心圖跪弗起先生亦弗能遏也五月審案上以先生所劾全虛例

革職治罪嘎禮免議部覆如之

恩再出確審如前覆奏部議又如之

聖祖以先生爲天下清官第一此議是非顚倒命九卿會諫矣公據實再議九卿持平上

聖旨復諭曰治天下要于至公朕御極五十年諸事以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廉天下所共知嘎禮操守朕不能信徵伯行在彼江南朕剏半矣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初次遣官往審被嘎禮制定再遣往審與前無異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有諭旨始同聲附其清亦已晚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則海宇享昇平之福翼日命先生仍領原任嘎禮革去科塲作弊諸人舉亦正法有差方

是時嘯聲勢蟠結浩大舉朝莫不悚息而先生孤忠獨立自分無救不意當宁撥暗驅而揚日月得至于斯也江左士民歡聲遍郊野勝于門曰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苑跪疏謝恩願各減一紀齡益 聖壽萬萬歲以申眞實感激之誠而閩省士民亦不謀而合若赤子之慶父母也先生念有宋五子發孔孟之蘊于千載不傳之後使聖道如日中天其所論說足配六經語孟因輯粹

為可誦者為訓詁詳釋以示後學號五子書集解又作續近思錄廣近思錄皆獻之于朝所建紫陽書院集諸生講論正學規模次第如在閩時楓江左人文之盛鎮江故濱海承平水師戰艦多入主者囊或察驗以民船支吾聽點無所別先生條陳海洋舟楫分緝防範先生慮海疆任重勤慎有加動輒奏聞同事營哨商漁編列號數又奏免揚州落地稅民皆稱便先是奉旨出海捜捕逸賊鄭盡心等與蘇松提鎮查恵奏請設立社倉依朱子社倉法增益條例十六款奉旨赴永平經畫社倉事宜于酉典順天鄉試晉少司農辛丑主禮闈所得士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

尚書張鵬翮之江南按驗劾狂妄自矜解組嚴訊擬置極刑羈候鎮江城隍廟中俟朝命先生讀書著述晝夜無閒纂脩四書周易正宗為子姪講解經書積有講義數十篇置死生度外俄奉命進京陛見當事者以同知胡某監之行仲冬二日渡江自瓜州至維揚父老數百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行四十里不絕乞暫停一見為胡同知所格弗得近越日過邵伯高郵亦如之至淮安總河來會見先生所乘舟朽壞將潰敗大驚曰曷坐此若渡河沈爾以巳舟易之行暮將泊清口胡同知不許督舟子乘夜渡黃河急而怒風周天如墨濤浪滿急人對面不相見皆曰命畢矣然不得不行俄而雨霽浪靜星斗燦爛如晝遂渡黃河舟人皆大喜相慶賀先生亦不以為意也至京召對乾清宮明日召講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復召講太極圖說擢倉場總督疏言平糶貧民得沾實惠奏請設立社倉依朱子社倉法增益條例十六款奉旨赴永平經畫社倉事宜于酉典順天鄉試晉少司農辛丑主禮闈所得士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

可汨沒勢利實心報國無負科名河南馬營口決條
奏黃河水勢情形旨嘉之冬十月以母病乞假命于
臘月旋京便道閱河南武陟決口壬寅春召赴千叟
宴畢賜坐諭羣臣曰汝等皆大臣大臣職分當仰體
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是眞能以百姓爲
心者也後召對潛寧居論事久暴眩色變命大臣扶
掖以出
皇帝嗣位體恤舊臣眷注逾格外會議大政保舉大
員皆命同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議晉秩一品封三

代廉一子員外郎未幾遷禮部尚書先生以瀼洛閩
閩五子書集解進呈
上親書禮樂名臣四大字賜焉復進續近思錄廣近
思錄及宋儒文集數種皆蒙嘉納凡朝端衡文如搜
羅鄉會遺卷考試官生翰林成命校閱祭祀大禮如
郊壇視牲辟廱祭告向皆王公大學士之事惡命先
生行之而閱里一役追封
先聖五代命以便道旋省家鄉尤異數云錫賚便蕃有加無已緯冠蟒袍錦
綺珍玩龍飛鳳舞之書玉振金聲之文松花之硯乾

金之扇西洋之鏡內造器皿鏤香之飾繹絡頻頒
黃干道以及南方鮮荔西域異瓜大內新棗參苓茶
密時果節物鹿羊雞魚天廚之饌罔不充牣几席滿
中滿家每名進乾清宮以年老諭旨免跪嗣後請安
諸事多以不能久跪免勞頓或奏事跪久輒命內侍
扶之起雍正三年春二月十有六日以疾卒年七十
有五歲遺疏請崇正學勵迪臣爲千古第一首出之
君綿萬世無疆之福無一語及私家事
天子悼之遣王公大臣臨奠加太子太保全禮葬祭

謚清恪於鄉典常例外加祭一壇諡與朝公卿臺諫
咸臨其喪及殯亦如之所著有困學錄續困學錄五
子書集解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居濟一
得學規類編家規類編道南原委伊洛淵源續錄性
理正宗正誼堂文集凡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先生之於學可謂醇矣流俗溺沈淵滅頂科
舉訓詁詞章皆謂之學彼其志不過取富貴利達而
止去聖人之道遠也或稍自振拔無賢師友之淑其
障蔽又不免陽儒陰墨近似亂眞爲學術人心之害

悲夫先生自幼毅然以聖賢爲必可學志趣固已不
倖崇尚程朱薪傳獨正排異學之爲程朱難者大疾
呼欲與天下共正之即治水賑饑刑兵錢穀紛呶糾錯之會以及坎陷交訌死生危急之秋閉不敬業
樂羣守道自娛所謂造次顚沛終是者乎自古大儒
罕竟其用先生際兩朝明聖極千載一時之盛與伯
舜后夔爭垺矣

崇尚正學是張公一生得力處篇首提明全文線
索在下入後絲絡縱橫處處不離其宗備極結構
之精

曾叔祖孝巖玉書公家傳

公諱銘盤字玉書福建漳浦人家貧落魄以族兄侍
御公漳公占籍粵東之普寧往依之遂家於普性好
讀書立志節爲人冲雅無疾言遽色弱冠補弟子員
登順治辛卯賢書潮帥郝尚久叛閒公名使人召致
之公蹙然曰作亂也此豈可哉其人曰非也復明耳
公曰我天朝舉人不知其他固強之弗赴人還報郝
迺怒遣其黨以兵壁之公守義不屈集鄉壯據守東
山寨賊晝夜環攻寨破死焉鬨門皆遇害鄉壯同死
者八十餘人子士旌在外得免邑人哀之

論曰公守義嚴正而詞氣不迫眞可謂冲雅矣出之
以和平行之以果決至于閭家殉難鄉閭手足亦皆
視死如歸抑又何其烈烈也名教千城庶幾無愧

不爲激烈怒罵却能殺身成仁此學養功深見義
明決者文亦簡淨逼省

叔祖宜侯公家傳

公諱忠字宜侯福建漳浦人也生有膂力讀書知大義能孝於親配孺人卓氏尤盡婦道宗族稱之所居村曰墩內在萬山之中故有虎患歲甲子有巨虎奇橫往來百里內傷人不可勝計臘月十二日抵某社爲伏弩所傷甚憤四顧無人跳踉大叫聲裂山谷所過土地神廟張牙舞爪皷泥像碎之居民開戶慴息莫敢有出聲者公父元章公叔父裕公比屋而居時漏下可二鼓皆已熟睡虎既碎土地神猶咆哮不肯已衝撲附近人家倒其門攫二豕啖之裕公夢中大喊虎怒撲其門以世居山中防虎患門內植兩柱衡橫木擊之虎竭力衝撲不可入裕公恐益大喊虎闖喊聲益大怒狂跳登屋破瓦擲直下斃裕公麾其體公父元章公聞弟有虎患發聲助喊虎復狂跳破公屋撲元章公仆地公持長刀直前關虎卓孺人携杵從之虎舍父撲公公舉刀刺虎中其咽喉刀入腹中三尺許扳刀不得出手餘脫柄虎負痛復撲公孺人從後抱虎雙手搤虎頸虎內既重創不能自脫公急中卒無以斃虎孺人呼曰斧公急從門後取斧塲力連劈之比雞唱夫婦氣力皆疲瞪目熟視則虎已死矣急視父尚臥地呻吟乃共扶入寢所以藥敷治之天明村人屠虎得肉二百有餘斤越翼日元章公公泣且謝曰忠不孝獲罪於天致使父叔喪於非命忠雖苟留殘生此心已死久矣若又因以爲名是幸災而樂禍忠尚得爲人類乎敬謝尊長切勿復言殺虎事諸父老持之再三公辭愈益力僉曰姑置之無傷孝子心也天道有知大節豈終泯沒尚留以有待焉公長於韜略後爲武諸生以卒論曰哀哉宜侯公之爲孝子也非獨公之賢卓孺人尤不可及矣舍生救父避旌表以爲名幸災樂禍數語聞之而不墜淚者非人也當殺虎時鼎元幼未能知後十七年從族兄唐民先生受業始得其詳距今壬辰秋又已十有三年矣家乘未登懼時湮沒不揣

固陋粗爲敘次以俟載筆者採擇烏呼光潛德歷久彌新公雖不欲以孝名而名卒不可掩人亦何靳而不爲孝哉

敘殺虎處亦如鉅鹿之戰觀者股栗矣莽寫入神淋漓盡致殆顧虎頭王摩詰之畫乎○獨人呼曰叔罵曰天生一具鋼筋鐵肋不立功萬里外作此不

肯可鄙公雙然歸持斧擊靛缸破之集族中雄健者十五人謀曰我欲爲國家出力顧世莫我知無尺寸憑藉今海寇虐竊衆代當井尾間荼毒生靈我與若往殺之皆以我爲能必聞於朝用我矣皆曰善遂行出洋尾橋招邀得百十人至岱嵩屯駐盧質居井尾隔一江謹之小賊遊巡公傳言吾欲與質關令質來質聞率衆三百至公虓然大笑曰人言盧質英雄爲耳質曰若何名公曰豈不聞盧理質曰乳臭耳吾安得聞之公曰吾素聞若勇今始知若非勇若所恃

集292-291

三百人耳假令二三百人弗動手獨若隻身與吾
劚吾擒若矣質喜曰有是哉令軍皆壁立毋搖動質
與公各攜籐牌短刀躍出沙場鬬百合不分勝負虛
實自名劇賊身長七尺餘白面長鬚揮刀盾如閃電
百夫莫能當其勇見公少年心易之至是始知為勁
敵憚其技不能勝公度質氣餒忽虎吼大呼口着
矣質愕然趾出盾外公截其趾顛蹇斬之謂其衆曰
降者免賊衆皆降其副王都聞之亦降公議馳詣郡
獻功都請後數日告有仇欲報實潛出劇掠後以傷

卒公始自詣郡一郡中當事方疑公作賊又慮海寇使
擾戒嚴公指天誓日言屠賊狀弗信遂公于獄雜羣
賊中鞫治之爰書置極刑伯期將斬計王十有三人
議留一人緩死待後來者令製簽公曰死則死耳何
製為羣賊向前競掣之遺一簽于地公曰地上者子
我官揭視之乃牛官由是五十二人皆斬而公獨留
久之回繫有謀越獄者事洩當斬將及公迅雷忽作
晝昏似夜當事度其冤乃止然終不能出獄公亦晏
然無出意日束芻相屨以為食康熙甲寅靖藩耿精

忠叛悉縱繫者令更衣赴藩下授職公曰我豈從賊
作亂之人哉問道走上游出仙霞關閩親王統大師
計逆星馳迎之具陳平閩策王嘉其忠令隨征為前
導屢立戰功奏授松溪營遊擊未幾遷灌口營參將
灌口地當孔道軍興旁午供億甚繁閩督姚公啓聖
駐漳籌海每使過有誅求公不應且執而鞭之由是
諸使皆譖公姚糾公虛兵冒餉革職永不敘用公有
卒鬬殺人當死公憐其母寡無昆弟白之官曰殺人
者我也卒無罪得免死置公于理公在獄又經年始

獲釋一歲癸亥 朝廷以鄭氏父子竊踞澎臺數侵擾
泉漳為邊患議大興師 命靖海將軍施公琅往剿
滅之施名宿老將善用兵聞公英勇奏請隨師平賊
檄署提標右營遊擊領前隊先鋒公喜得遂報 國
志日在廈門練習水戰教演行陣有二卒出市薪蔬
遊將軍標嘻叱什覩劇使酒擒二卒撻之併詬公華
職之員不可為將卒歸憩公笑曰汝曹鬬毆常事且
問汝勝耶負耶卒曰受撻耳何敢爭勝負公怒命斬
之曰汝二嘻叱什不能勝何能殺賊卒呼冤曰我等

以主帥內標姑讓之請復與鬬如不勝願斬公縱之再鬬曰勝矣大勝矣喜命二卒仆門板上刺一雞淋之舁以隨往見將軍請發嚇叭什二人者付懲治施公不可公固請曰今行軍用人之始士卒不敢愛軀命為將軍出死力將軍宜一體撫恤之惟公惟溥可服人心嚇叭什小輩特將軍親暱無故鞭撻士卒且當衆大言謂某革職之員不堪為將損先鋒威重搖惑衆心將軍不發此二人付某懲治恐軍士人人解體也施公不得已什之公馳至營遣卒賫公文飛報將軍曰今日上古先鋒啓行殺賊即請海岸祭江綁嚇叭什二人斬之轟然大砲九聲順風揚帆而去施公聞之不悅既而曰虎將也必成功命治裝統諸軍繼之公帥師直抵澎湖鄭氏將曾蓮等以數萬衆迎敵戰艦蔽江公奮勇與戰自辰至午益力忽有賊砲斜飛過公腹公僨曾蓮呼曰藍理藍理死矣公大弟瑤從背後扶公起立公空拳虎吼大呼曰藍理在曾蓮死矣喚草茵持刀來連呼殺賊者三聲如巨雷舟中軍士皆氣壯無不一當百草茵族子法別號也持刀授

公見公腹已破腸流出外爲櫛而納諸腹中公四弟瑗傅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公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殺賊不暇顧伊時賊舟競進以鐵鉤鉤住公舟我師亦飛鉤鉤賊舟火箭火龍火罐彼此對擲烟燄漫天賊中有飛天鼠者沿大桅而上伏篷陰啣刀捫繩負

刀躍下我舟公弟瑤揮刀斬之賊人氣喪我軍賈勇先登公命以火藥桶盡傾賊舟燔斃賊無數沉其二艘賊大敗遁北數十里泉械浮屍盈海面遣弁赴將軍報捷施公大喜拜疏上公首功親至公舟慰勞有紅毛醫藥極神效命公醫言須七日勿動氣乃可平復施公曰大功已成安臥十日可也其後施公將戰戒左右勿使公知將帥齊出千艦競奮賊悉銳拒我師日中小却施公以大衆擊之過猛繼擣淺沙不能動羣賊環焉施公故善戰神閒氣定不以遇淺故挫劒賊見篷上書中軍二字弗知其爲施公遥望總兵吳公英一船高牙黃蘇甲帳甚盛以爲此真將軍多趨赴敵然潮漸退淺益甚施亦未得突圍出諜者飛報公左右偏語曰

將奈何公聞問故紿曰無之公拔劍起大驚乃言將
軍遇淺被圍狀公傳令往救左右弗能止遂行時諸
將所乘舟皆書官爵姓名鑾上字大二尺許遠難辨
獨公舟止書藍理二字字方廣各二丈賊遙望見相
謂曰藍理來矣稍却公追擊大敗之奪賊舟請施公
更舟施執手慰勞曰愛我也但醫言七日勿動氣是
以戒左右無令公知今方三日奈何遽動公笑曰主
帥被圍吾安忍偷生即瘡裂以死亦有天定無悔也
於是與施公乘勝殺賊賊大敗死傷不計算追至西
嶼頭賊退守城壘不敢出施復拜疏上公功數日公
瘡平復與施謀出輕師以擾之賊數敗首尾不能相
顧大困弗支鄭克塽聞之懼遣使納降我師入臺灣
百姓安堵海疆底定 朝旨以公血戰破敵功在首
先遇缺先用而公以二親且老乞歸省弗赴未幾丁
父艱服闋又越二載戊辰始入都過趙北口遭
聖駕出水圍將迴避騎凝立道中弗肯行鞭之數十
不動乃舍騎步入梁園中
■
駕至遣侍衛問誰騎公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
上問是征澎湖拖腸血戰之藍理否公奏曰是
上曰來何遲也名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以
御手撫摩傷處嗟歎良久復名至 行宮極慰勞
廷議授官部臣以公革職閒員擬守備弗可擬遊擊
參將俱弗叮乃擬授陝西神木副將 賜帑金三百
兩未行 特授宣化府總兵官柱鎮朔將軍印越三
載以海洋多盜調補浙江定海鎮在浙十餘年四署
理提督事兵民相愛山海商賈肅清修定海文廟祀忠烈
祠荒蕪築道頭通洋船海外番黎欣欣大有起色焉
尤重斯文禮賢士諸生單寒者必周恤培植之鄉會
大比皆資行李之費浙人士籍籍弗衰每遇
上南巡接駕或入京
上常向諸王大臣言公拖腸血戰狀又引見
太后曰此破肚總兵也蓋愛公如家人婦子 賜賚優
渥不可悉數公奏數奏侃侃指畫或手舞足蹈
上嘉其率 手書所向無前及勇壯簡易隔額
賜之尋以天津爲京東重地調公鎮守公以徵産
米無多而天津一望平原皆沃衍閒曠可濬河引水

開灌稻田率兵疏濬船脉瓜人利之築堤市牛種農具
募民耕種得水田數百頃歲收稻穀
上俱以賜公丙戌遷福建陸路提督調公五弟獨石
路參將珠赴天津接管營田事公至閩見桑梓父老
歎蘇太息道及微時顛沛事慨然有廣厦千萬間盡
庇寒士之意地方鼠竊盜賊搜除廓清盡撤街巷柵
欄曰此非弭盜乃弭捕盜者遍下三鼓城門洞開民
間夜户不閉行旅載星往來遺貨物于道無敢拾取
數郡人民安樂之一時詢疾苦聞文武胥役弄權舞弊

以及勢豪大惡訟師上棍朘削人民悉關白當事按
法區處親近者竟自治之堪與家言漳郡人文鬱塞
乃後山仙殿壓學宮地脈東南田裏港未築水門直
瀉所致公毀仙殿大興工役填築田裏港又以江東
橋被賊斷後險渡往瀾民苦病涉倡修江東大石橋
二役費須鉅萬公偕諸文武官紳捐貲不足則以郡
人之不孝不弟爲富不仁者罰出錢附益之又狹小
市廛制度築漳州浦頭石碼泉州新橋安海少溪塗
嶺行舖千百間大開街衢便民貿易當曰以地方不

義之肥爲地方萬民之利可以勸孝弟抑豪強轉移
風化莫善於此或曰此有司事非所宜公怒曰天下
官管天下百姓腐儒何足以知之由是告訐不法事
者日接踵差弁勾攝絡繹於道而假威藉叢之輩紛
紛四出富人重足而立矣公左右親暱多陰交泉郡
土宄偵訪素封詭稱公令恐嚇之獲利無算或遇豪
黠不聽從則以抗拒爲大辱又不敢明目向公言伺
公遊行處隔牆偶語故作嗟歎不平聲公聞問故則
故匿不言再問尚吞吐其說似絕不經意者公性急

不能休乃言某某爲富不仁極害人不堪之處或暴
橫孤寡諸非人類所爲事公曰豈有此理世間無官
法耶復極言勢力浩大官吏莫敢攖公曰治之則後
此諸事皆公所爲其人不能支必請托左右納賂求
解凡出入公門者皆致富而惡名盡公受之泉郡勢
豪姬公者刻匿名帖繪一虎以比公多列條款傳播
京師聲名大壞辛卯秋以漳平陳五顯盜案解任壬
辰入都值覺羅滿公保出撫閩據虎帖參劾
上命侍郎覺公和托廖公騰煃偕總督范公時崇巡

撫滿公保並按之左右不肯承公曰吾大臣何必辦舉筆署曰皆實擬極刑追贓八萬家產皆籍入官
上念公功免死挈家歸旗俄以西藏用兵　命之軍前効力有進戰退守移營就糧數事合機宜
上深嘉之敕免所追贓而閫中家產俱經有司變鬻一空無復有立錐地矣越數載以老得　賜還京康熙五十九年卒年七十二公生平躁急性發如震霆過即忘之無藏怒宿怨劇談大笑聲聞里許惟好自尊大不服人尤善罵凡權勢赫赫位在其上者多倨傲挫之以示天下莫已若遇才人傑士雖寒賤微賢亦必折節禮下以此人服其藻鑑教家勤儉衣食粗糲無所擇家奴悉珍饈自奉草疏敗肉皆留以待公公亦甘之好書大字滿毫伸紙有求無不應者諸弟皆以平臺功加左都督最著者次諱瑤公功烈居多未仕卒四諱瑗公仕至福建金門總兵官亦喜書大字拳能入口揚肩一躍三四丈五諱珠公累官參將英勇不讓諸兄而好學聰敏能背誦朱子綱目始終不遺一字丈人畏之公有子六人長國英歲貢生次

文魁太學生早卒三國庭辛卯科副榜貢生以軍功候選郡司馬四國定戍貢生五國柱六國珏皆劾力禁門並授京營千夫長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秋　賜公家屬出旗仍選閩省為民籍設其喪歸葬論曰公一代虎將也起草萊建奇勳生平舉動種種異人可不謂非常之傑哉使公稍謙慎自持或官非梓里急流勇退千載猶將慨慕之以好大喜功卒為左右所蒙垢晚節弗完深可惜也然公之奇氣終不可沒施腸血戰功在社稷未可以儒者潔清之操隨

國家干城之彥成予論得其平哉

寫得英雄神氣如龍虎不可捉摸中間收盧質斬喝以什施腸血戰入閩發揮數段俱極非常出色起司馬于北于今日提督仅尔不知作何鋪排恐亦是項紀後有數文未必可多得也

阮驃騎傳

阮蔡文字子章號鶴石閩之漳浦人父曰魁居下魏鄉以海氛遷徙苦偪重轉之江西生文于南昌寄籍新喻文幼警敏年十一即能屬文然性剛以膂力自負喜弄刀盾隣兒皆畏下之子三補新喻諸生以貧甚隨父耕作父購得靈壞綱目授文讀冬無絮文攜斧斫樹根累百斤者負歸坎地熬而圍之父沒教授村童以養其母二十四登江西庚午賢書數上春官不第留心經世所至南北山川阨塞險易沿海島澳其鄉語楚咻吳越閩廣方言苗獠鴃鵙侏儒之音入耳輒遍歷山原爲毋求非地風餐露宿四閱月得地千陳坑將發刷之前二日乃返舍其明年漳泉諸郡饑文將有姑蘇之行傾囊以資族人之在下魁者酌親疎計口多寡分給之謂其子曰吾非不念汝曹顧此皆吾祖宗之子孫吾與汝同源共本者也脫二日不舉火非填溝壑寧免散之四方哉時吳郡已爲定海大帥　詔載江浙漕米三十萬石由海道入閩分賑文自姑蘇趨如浙偕吳郡分運五萬石揚帆先至漳泉之人賴焉以功晉秩一級壬辰冬十月海賊陳尚義遣其黨赴兵部乞降時陳汝咸爲御史奏請自往招撫薦文與俱　詔御史駐錦州　賜文幣金衣衮加二級偕千總駱南左其彪等入海遇颶風大作駱南一艘飄失不知所往文船折檣幾覆溺數日舟

人大恐文怡然曰我等爲　朝廷招浦花靖海疆雖
葬魚腹不猶愈死兒女子手耶至登萊易舟踪跡所
在則遊奕無虛山花島間文直上賊艘見尚義開示威
信聲情慷慨賊黨有疑貳欲殺文颺去者憚文丰裁
未能決文陳說利害遂悉衆降由寧波登岸則吳都
已爲浙江提督遣官弁護至京師　召見便殿
上問文書生此行良苦頗驚怖否文奏言臣仰仗威
靈頑梗革心無所怖更問沿海事宜條對甚悉議功
晉州牧還雲南之陸涼未行改授福建廈門水師中
營參將則以文材武可大用而大學士李光地亦奏
稱其謀略故也廈門距家百餘里利樊纖悉無不知
通關梁除盜賊動合兵民意紅彝市舶故驕橫土者
貪其利多爲所玩一日有互市者眞貿輕重不相中
一船拔刃以譁軍吏惶急不知所爲文單騎往練譯
榜之爲評其直皆羅拜次日具酋率衆謝承筐多儀
免冠以獻文大陳武威坐堂皇召名之入語以　朝廷
威化呵責其屬皆不敢仰視復排牛置酒饗之庭廡
所獻儀物悉遣還由是諸蠻畏服明年調臺灣北路

營參將則以文材武可大用而大學士李光地亦奏
稱其謀略故也廈門距家百餘里利樊纖悉無不知
通關梁除盜賊動合兵民意紅彝市舶故驕橫土者
貪其利多爲所玩一日有互市者眞貿輕重不相中
一船拔刃以譁軍吏惶急不知所爲文單騎往練譯
榜之爲評其直皆羅拜次日具酋率衆謝承筐多儀
免冠以獻文大陳武威坐堂皇召名之入語以　朝廷
威化呵責其屬皆不敢仰視復排牛置酒饗之庭廡
所獻儀物悉遣還由是諸蠻畏服明年調臺灣北路
參將諸羅令周鍾瑄才名吏治爲海疆冠文一見
如舊交和衷共濟戮力撫番黎捐金助建學宮城
隍廨除所繕兩規部伍器甲簡閱整齊躬巡歷沿海
增置要害營汛北路地方千里半線以上民少番多
太肚牛罵吞霄竹塹諸處山川與鬱水土苦惡南嵌
淡水竄伏險霧穹晴霽硫黃所產毒氣薰蒸鄭氏以
投罪人庚寅始設淡水防兵及瓜生還歲不能一之
不然臺雖彈丸實閩之安危淡水又臺之鍵鑰也由
炎水至福州利風一日可達民番錯襍亡命者日多
不熟知其里道情形何以控制調度自齋帳落具脯
糒日或千馬上成詩夜燃燭紀所歷地里山溪風候
土俗爲文以祭戍亡諸將士悽愴激烈聞者感泣山
谷諸番具牛羊酒食迎餉道旁文悉慰遣無所受名
社學番童坐幕下與之語以我泩師也勿懼能背誦
四書者將以銀布爲講解君臣父子之大義反覆不
倦諸番皆感悅竟以中瘴氣歸而病瘧遷福州城守
副將赴京道劇卒于宿遷年五十又偉貌脩眉闊

口好劇談大笑鬚眉俱動讀書忘寢食有時窺牖滿座朗誦高吟或展卷喜動眉揚失聲揮淚或手舞足蹈或怒髮衝冠當曰吾見古人之忠孝節烈恨不起其人於紙上而拜之跪之也見古人之悖逆奸回恨不起其人於紙上而言立就誅以韓爲宗然其志在經濟事業欲以設施見長故著述無多所遺淡水諸作南北海道盡山花鳥等記耳平生無留錢或贈之千金以葬母輒盡在官二十有四月未嘗取兵民一粒一絲漕米及招撫

輒贈金帛文悉郤之曰吾不以時所過當道以文需次閒員爲國宜力慮資斧耶嶽論曰阮鶚石全才也粗豪曠爽有湖海之氣望之知宅然素淡泊亦不見爲著云天子之使受人憐也沒後妻孥饘粥不充無一廛之爲英雄耳其流幾權變肆應詳密非與共事不可得窺測也使竟其用經濟事業豈必多讓古人天奪之速則不解其何故矣世所傳造物忌才吾始不信悠悠天下人才難得又困苦沮抑之不使展盡底蘊是

天既不肯多生才生之復不愛惜之則謂之息也亦宜

筆筆傳出英雄本色面目如生毛髮俱動九原有知當必撫髯大笑曰知我心也

游遊戎傳蔡章琦、字仲嘉福建漳浦人也幼喪母事父以孝聞游崇功、字仲嘉福建漳浦人也幼喪母事父以孝聞兄尚功任湖廣辰州守備終廣東肇慶都司崇功材力雄健有遠志操行不苟年二十九從蔡老虎鎮襄陽老虎器之拔右營把總老虎亦漳浦人名元屬任總兵官以善戰爲敵所懼故海內稱蔡老虎云崇功既得官益勵志節歷千總秩滿遷福建長福營右軍守備分防長樂縣濱海有磁灣爲賊艘出沒之區崇功廉得其狀以兵二百伏仙峽塘要口復率兵捕之賊棄舟登岸伏發擒十七人獲其舟自是島灣肅然癸巳夏長樂水災民艱食崇功憫焉躬赴羅源轉粟回縣濟民食邑人始安滿保以爲能比遷閩浙總督巡撫覺羅滿保請發粟平糴許之即遣往羅源轉粟即以調補臺灣北路營守備訓練兵衆輯和其民人諸俗健鬬動輒挺刃相加歲旱爭水如臨大敵崇功親爲和解均水道競者以平協修學宮建無祀壇凡勤民事多此類諸羅之人深德之三載瓜期遷海壇鎮右營遊擊海壇故多盜崇功巡緝外洋遇賊舟窮

追力戰擒賊陳阿尼等六十餘人滿保益器之復題調臺灣水師左營遊擊康熙六十年卒丑夏四月臺灣土城朱一貴作亂逼郡治崇功方巡哨北洋月之廿八日在笨港聞報以兵還赴安平次日至則羣盜已大猖獗而文武守臣眷屬悉在舟中矣崇功曰官者兵民之望官眷登舟則兵民心散大事去矣急登岸赴敵其壻蔡章琦即馬請一遇家門區處眷屬崇功厲聲曰吾此身已許　朝廷今日遑知有家哉躍馬被劍遂死焉時年六十及臺平　朝廷贈秩廕子以旌其忠

蔡章琦字又韓游崇功子壻也其先浙江餘姚人隨父官湖廣之綏城因家焉援例充太學生家中落以康熙五十九年携孥渡海就食崇功官舍章琦爲人慷慨有志節能爲詩崇功甚愛且敬之朔日既暮匿崇功陣中聞哭聲曰吾當讀聖賢書今日可不死哉

遂赴海而死

論曰游崇功歷官三十餘載未嘗營一畝之田數椽之屋以武職而勤民事所至有能名足不必待沙場馬革之日早知魏然志節丈夫矣蔡草琦太學諸生游海成仁洵無忝游家塔也同時北路參將羅萬倉戰死有妾蔣氏投繯完貞德盛化神之世士女皆知忠義立志節豈不偉歟余欲為羅蔣立傳不能悉其家世里居及生平事蹟尚闕有待

叙次簡淨覺精神躍躍行墨間是史家拉長處

李九傳

李茂吉本姓江福建漳浦人也舘落小羣家素貧弗[illegible]屑治生業與弟江尚皆從戎邊省將帥相沿懶更兵籍每召募入伍則指一空名畀之以故茂吉姓李而江尚兵名侯鵬皆不得姓本姓云茂吉由海壇鎮隊目以班渡臺屬水師副將許雲麾下雲一見大奇之康熙五十八年秋九月薦于鎮帥歐陽凱凱考驗材技出衆轉薦提督施世驃總督滿保授安平鎮中營把總茂吉不以官小自卑奉職甚力岸然有大志稍乞一旅率弟侯鵬為前驅殺賊時羣賊蜂擁逼郡郊雲聞警欲躬赴援遂以茂吉從四月晦日戰于[illegible]壽亭茂吉虎吼雷奔直入賊陣左衝右突所向莫能當賊退屯竿津林五月朔日復隨雲在春牛埔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圍殺鎮帥歐陽凱死焉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石琳皆戰死獨水師弁兵不少衂許雲游崇功自分必死率千總林文煌趙哥奉力戰茂吉奮刃大呼賊披靡僵尸匝地自黎明

戰至日中矢窮砲盡衆功文煇奇奉皆戰死茂吉
亦力竭被擒矢賊擁之演武亭見梁魁載穆茂吉提
立昂然穆怪其不跪叱之曰若兵耶茂吉曰當穆曰
把總微官耳若壯士降當以汝爲將軍茂吉瞋目罵
聲罵曰死賊我 朝廷命官豈肯從汝作賊遂奪刀殺賊
世坤舉足踢其案案翻奮力斷縛直前依奪刀殺賊
賊衆舉刀共斬之頭腦破裂尚痛罵不絕口賊怒碎
其屍時年三十九侯鵬被傷不死潛臥民間覓兄屍
數日不可得大師入鹿耳鵬隨軍殺賊遍訪諸埋屍
所發視皆非遇與茂吉同擒之舊兵蔡爵乃得其尸
以茂吉妻許氏及三歲兒江忠還漳浦總督滿保出
帑金賞恤之拔侯鵬把總復姓名武明年奉 旨旌
忠廕一子

論曰官以盡職爲榮李凜如生常山睢陽當艱然能
哉罵賊不屈百世下凜凜如生茂吉雖未弁萬户侯安足道
子可教矣秦變殉難諸臣惟茂吉最烈若前輩陳陽
凱參將羅萬倉遊擊孫文元守備胡忠烈皆同死千
總林文煌趙奇奉蔣子龍陳元紹林名世林當石琳

皆捐軀報國不爲苟且偷生欲一一論之立傳惜乎
爲之子孫皆悅否
未由知其生平事蹟也

是氣所磅礴凜列萬古存史筆傳神亦極酷肖

傳

林元戎傳

林亮、字漢侯、福建漳浦人也。生四歲喪母、八歲失所怙、依從父撫養甫二年從父又沒、事從母如所生、未幾從母亦棄世、伶丁孤苦、難名狀、然性不羈、好結納當世賢豪、嘗曰、男子桑弧四方、安能屈守鄉閭長爲蠹夫沒世哉、屬濱海多事、決意從戎、習騎射、擊刺留心海務、島嶼險夷、舟航利鈍、營陣戰伐、靡不講求熟悉、識者覘其有將才矣、康熙丙戌、擢臺灣水師右營千總、丙申、授桐山營守備、把總壬辰、遷福寧鎮左營千總、丙申、授桐山營守備、其明年以孰諳水務、調澎湖協右營守備、辛丑夏、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竊踞全臺、文武守臣或殉難戮死或逃歸、澎湖澎臺相距一水、居民洶洶、澎協將弁以孤島難守、僉議撤歸廈門、各出家屬、登舟、亮力排衆議、按劍厲聲曰、朝廷封疆尺寸不可棄、我等皇上、平食祿、靡捐軀報國、正在今日、焉有鋒刃未血而小率委去之理、丈夫死忠義耳、寧能駢首市曹、爲法吏所辱耶、請整兵配船守禦要害、賊至決一死戰、戰不捷而亮死、公等歸亦未遲、皆曰諾、願死守亮馳出江干、申主將號令、驅官民家屬各登岸、敢言退屢者斬、衆心始固、又以臺米弗至、慮行間乏食、捐家財買穀、碾米給軍、製造戰攻器械及諸軍需、以俟大兵進剿、共圖克復、水師提督施世驃、南澳總兵官藍廷珍、

統師至澎、以亮膽識超羣、忠勇出衆、委爲前隊先鋒、領舟師五百七十人、自澎進發、六月十有六日黎明、大師咸抵鹿耳門外、賊目蘇天威、據鹿耳砲臺、發大砲以拒我師、百千奔雷飛轟、海面亮奮勇爭先、以六艦冒死直進、盡銳攻擊、遙望砲臺火藥桶堆積如山、命施巨砲專攻其火藥桶中之火、起烈焰沖天、番衆大敗、奪取鹿耳門砲臺、焚賊營舍、賊不可計數、賊衆大敗奪取鹿耳門砲臺、焚賊營舍、乘勝進攻安平鎮、賊目鄭定瑞、悉衆抵敵、亮復先士卒、登安平城、堅大軍旗幟、遂克之、鹿耳安平皆天險、

臺之要害一日而兩大捷百姓歡呼舁酒餉食知賊
不難平也十七十九兩日我師鏖戰鉏身亮賀舟夾
擊橫衝賊陣賊大敗入水淹斃斬獲殺傷無算自是
賊人退保府治不敢復出晝夜固守以老我師施世
驃命亮及董方魏大猷洪平率兵千二百人分兵開
道從西港仔暗渡出府治之背藍廷珍復統大軍樂
之二十二日黎明大戰于蘇厝甲賊死傷遍野夜半
犂頭標又大敗之次日窮追敗之于木柵仔復敗之
于萬松溪遂克府治七日之內恢復全臺紀功第一

總督滿保手書褒揚勞以白金四百兩方之古賢將
馮異曹彬云雍正元年春授南澳鎮左營遊擊秋八
月擢臺灣南路營參將俱未之官以議叙平臺功加
都督同知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再加一等九月引
見溫綸褒嘉　特擢臺灣水師副將　賜孔雀翎蟒
刀貂皮緞疋火鐮包帑金二百兩蓄異數也途中聞
　邸報奉　旨特授臺灣鎮總兵官臺灣海外重地甫
離兵火亮撫恤窮黎正已率屬整飭水陸兵防和衷
文武創建郡治木城民歡樂之南北路內山生番未
習教化性嗜殺時出沒爲民害亮設法招撫傾心歸
順者一百八社男婦一萬八百八十七人於是附山
居民咸得安堵事聞
上大悅賜金一萬兩徙優議叙特加四級亮仰體
皇仁因番性所嗜購色布漳烟鹽糖等物遣官遍歷
各社宣　朝廷德意賞賚諸番歡呼之聲震山谷計
動用賜金一千八百九十餘兩尚八千一百四十兩
有奇封貯臺庫流交公用絲毫不私爲已有也雍正
五年春奉　旨移鎮浙江定海定海四面汪洋爲浙

東吭抵亮殫心綢繆訓練卒伍日奉戰艦弁兵巡防
周歷南抵溫台北窮盡山花鳥不敢一日自暇逸積
勞成疾卒于官年六十有四賜祭葬如例
論曰林元戎名將也人知其平臺先登功第一不知
保守澎湖尤爲節之大者門庭寇逼僉謀委去獨以
一未弁排衆議仗劍奮呼遂固疆圍不特忠勇冠三
軍於大義皎然星日矣以此制敵何敵不摧宜其虎
吼雷奔鹿耳鯤身莫之能禦也分兵西港永鎮東寧
千秋百世之後扶桑日出之區言臺澎遺事者不能

不爲此君屈一指嗚呼可不謂奇男子哉

平臺首勳赫赫在人耳目至保澎大功大節則有知有不知者澎湖爲臺廈抱吭一失則內地動搖賊得所據我師安能飛渡鹿耳七日奏捷是澎湖一守於平臺功已過半況封疆之臣効死無委去之理徒知享昇平食祿虞緩急毫不可恃　國家安賴若輩哉仗劍數言忠義直貫星日彼縮頸吞逃者能無慚愧入地名手於此處獨寫得有聲有光所以勵臣節而維世道非徒在文字之佳也以下歷叙血戰成功如親睹竣下終回簡潔明快允稱良史

光兄福建水師提督襄毅公家傳

公諱琇珍字荆璞福建漳浦人世居萇谿鄉爲閩南著姓曾從祖紫濤公諱銘球明侍御歷宣大三邊湖廣巡按有聲族祖義山公理以平澎臺功累官福建陸路提督諸弟皆將帥公少樸拙耕于野作苦忽有所悵嘅然曰吾其爲持戟之士乎義山公移鎮舟山不遠二千里渡海自請入伍日習騎射舞戈揚眉蹶捉如風又善爲火攻鎗砲無虛發義山公壯之康熙三十四年擢把總越四載遷磐石守備又六年授溫

州鎮右營遊擊遷賊于南麗外洋乘風縱擊獲其人船賊械復在鳳凰外洋巡捕賊艘晝夜窮追至青水大洋沈其一舟又獲其一斬首十五級生擒二十七人當事以爲能調温鎮中營遊擊甲午夏在官山外洋捕賊復追至青水大洋斬首二十一級奪二巨艦擒六十四人凡汪洋絶島險遠僻深從來官兵不到之地窮搜靡遺洋賊聞風破膽皆曰謹避老藍他鎮協如嬰兒女耳自是威名日盛諸將多恩嫉者上官亦惡其形已讒于總督滿公保將劾之提督吳公陞

宣爭謂此兩浙第一良將滿公未信也會關東大盜孫森等竊遼陽巨砲戰艦逸入海
上肅宸怒責成沿海封疆諸臣滿公入覲面奏
諭旨由海濱巡行南下提督偕至溫州時方憂逸盜未獲溫帥來迎問將弁賢否及藍某安在帥曰彼在家觀劇未睹也滿公怒據帥揭密繕疏明晨將拜折次日黎明師逼鹿耳門賊衆拒險迎敵前鋒林亮瑞安公跪迎于江滿公曰觀劇忙耶何爲來此聲色俱厲公從容言某日乃自海面緝賊來在黑水外洋與賊大戰斬級落水甚多擒逸盜孫森等九十餘人盡獲其戰艦賊物砲械滿公愕然曰有是哉幾失吾良將也名入舟房撫之提督吳公繼至笑曰何如余言不謬乎於是改彈章爲旛時丁酉夏四月也已亥春超遷澎湖副將夏秋間授南澳總兵官

兼理碣石潮州二鎮務辛丑夏土賊朱一貴陷臺灣五月七日警報至即簡師徒治軍需慨然以征討爲已任條陳進兵事宜首請總督駐廈就近督師時滿公聞變屢指浙閩諸大帥惟藍總兵可任已飛檄調公而自兼程趨廈途接公條議意見脗合大喜委令總統水陸大軍領戰船四百餘號官兵一萬二千有名前赴征剿六月十一日到澎湖用閒諜得賊由情狀謀干提督施公世驃曰君盜皆烏合不足憂一攻即靡但其衆至十數萬誅之不可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今但張檄止殲巨魁餘勿問皆令自新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施公從之十有六日黎明師逼鹿耳門賊衆拒險迎敵前鋒林亮董力冒死直前攻擊公率大軍繼之遂敗賊衆奪取鹿耳門乘勝進攻安平鎮拔之戍將弁入郡之日無

妄殺掠偏檄市里門書大清良民者即爲良民自是賊脅從者多解散各爲自全計十有七日鏖戰于四鯤身大敗之追至七鯤身瀨口詰朝遣將以小艇載火具敗賊于塗墜堤水仔尾燬其戰艦十九日賊以數萬衆蜂擁牛車架砲列盾爲陣來戰公親督大砲連環迸發指揮將士賈勇爭先遂破其陣復遣舟師以小艘間岸夾擊賊衆大敗淹斃千餘人於是賊退保府治不敢復出施公用降者計夜遣林亮董力魏大猷洪平率兵一千二百名從內水行暗渡出府治

之背公曰此誠奇計顧賊衆兵單脫有失賊難制矣
即馳入施公營謂曰公宜遣將弁于瀨口淦墾埕等
處分道夾擊某當親率大軍疾繼林亮等之後方可
悉全賊聞我師北來必棄營遁府治恢復在此兩日
間耳遂乘夜進發抵西港仔二十二日黎明在竿寮
鄉登岸令空舟悉回安平左右曰登岸乘舟何也曰
示軍士必死無有還心今日戰勝明當直抵府治耳
言未已諜者報賊在蘇厝甲與林亮魏大猷決戰勢
甚張公分兵八隊為四正四奇而自將中軍馳赴之

賊望見驚曰此老藍旗幟也公縱兵大戰賊稍却急
乘勝崩之賊大敗潰卒爭頭標也劉杵賊必晝夜
趨營漏初下傳令撤去帳房捲旗幟露刃伏艾蕭間
夜未半賊至弗見大營方驚顧忽金鼓大震我軍突
出四面擊之賊大亂自相攻殺比曉追敗之于木柵
仔復敗之于苦苓松溪朱一貴率餘賊遁去遂入府治
秋毫無所犯民大悅計自進兵以來先後凡七日耳
於是分遣諸將復南北二路二十八日敗賊于大穆
降朱一貴送營棄大軍追至某港尾賊潰橋及賊

十鹽水港朱一貴走下加冬公密購楊旭王仁和楊
石楊雄等給與守備千總衙劄令糾合庄民誘致朱
一貴於溝尾庄閏月八日朱一貴及王玉全翁飛虎
張阿山等皆就擒復擒獲吳外陳印李勇陳正達盧
朱於是林曹林騫林珪鄭惟晃張看等皆向大軍乞
降南北二路弁兵擒斬賊目顏子京鄭定瑞楊來萬
和尚安撫各處庄社民番臺地悉平公奉檄署理臺
鎮總兵官事仍統征兵秋七月南路阿猴林餘孽繼
起復計平之降汇國論鄭元長等遣千總陳章渡海

入郎嬌招降劉國基薛菊散其餘黨已而陳福壽等
後先俱至皆渠魁也為之美衣服恣其出入炫耀以
動逸賊使悉來歸九月望日提督施世驃率公奉檄
署理提督印務招撫杜君英、杜君英村會三、父子獲黃殿黃
日昇郭國正張岳鹽水港六加甸紅毛寮諸酋先後
思諶悉擒滅梟楊君林君李明黃輝卓敬等于市
石壁寮餘孽復叛發兵擒獲蘇清林阿尾王教等十
五人皆斬之又擒獲賊黨陳成鄭文苑等十二人康
熙六十一年廷議改設臺澎總兵官于澎湖臺灣府

治設陸路副將調公赴澎鎮守將行南路下淡水北路八掌溪奸民相繼作亂復發兵剿捕併遣諸將分道搜山先後獲林萬、顏煙、李慶、黃潛等二十一人大月以提督姚堂奏奉　旨總兵官仍駐臺灣公遂爲臺鎮從征將士以次班師雍正元年春逸盜楊合復謀作亂遣外委陳棚等捕之又遣千總何勉擒獲王忠、劉富生等臺灣匪類根株盡絕冬十月奉　旨特授福建水師提督加左都督世襲五等阿達哈哈番既抵任將弁行陣整頓一新立巡防之法數千

里波恬浪靜商賈晏然凡閩係地方有緝軍國事務竭智殫誠不遺餘力信賞必罰雖親故無所私一草一木不以擾兵民而於賢才則深加愛惜必力爲揚薦引與同升嘗云人才難得不爲國家愛惜培植而媚疾壅閼非忠臣事君之道也以故汲引多至節鉞者偏裨以下難更僕數然靡有德色也提師六載始終一節兵民愛之以雍正七年仲冬二十有七日卒于官年六十六自幼失學壯力農將略似有天授指麾謀謨皆合古法居官以政學征臺後益諳練胸中

朗朗點窳幕稿皆中窾會敎兒曹讀書明理盡脫弁韜氣習焉雍正三年入　覲恩禮有加久而益隆先後賜予蟒袍翎帽人參貂褂紵綢紗弓刀硯墨白玉素珠珍玩器皿菓品食物之類凡二十四次病聞遣太醫院劉君裕鐸馳驛診視至省遇遺疏乃還賜帑金二千兩治喪　贈太子少保全禮葬祭

論曰公一生忠勤好捕賊勇敢善戰常爲士卒先他事恂恂如不及虛心自下功成名立令終有俶非偶然也夫讒嫉之於人甚矣哨海稱戈可云在家觀劇含沙之口何所不至所恃當權勿輕以耳爲目而已」

使其時無提督吳公之保全大盜孫森之急救則良將已失誰復爲　國家建勳業乘不朽乎征臺大役所關甚偉滿氏實式憑之踐鋤之殷得無自嘆前此幾爲小人所誤否姬賢害能小人常態非聰明仁智公忠爲國者其孰能知之

宮保一代名將得千秋名史筆以傳之亦是絕大造化卓卓平壺不朽矣

黃業字新江廣東平遠人所居鄉曰寨背明末故築平劃以屬今則爲鎮平人矣業嘉靖間歲貢有隱德世守文公家訓居喪不作佛事夜湖濱鄙西教諭力持正學闢浮屠常言釋氏之教虛空寥廓安無益於世有害人心學者當如虎狼蛇蝎以避之不可爲所搖惑若誦法程朱踐履實地彼詖邪者將不攻而自破也在任數載清白著聲去後人思其德立祠祀之子陽復邑庠生敦行嗜學親喪廬墓三年悲號不輟掩

異母弟及兄弟之子皆自教之濟濟克有成婚娶畢悉分以腴田而自取磽瘠者事載平遠縣志潮宇吳頌修郡志有傳康熙丁卯守杭學再修則削之孫恆亦庠生萬曆丁未歲歉捐家資賑濟全活甚衆論曰鎮之有業景星慶雲也必力持正學始可爲潛宮師儒前志逸其傳則以隔浮屠之故耳於何知之於他傳知之澄海林孝廉佺相者吳志傳曰高浮屠學比事觀之義自見矣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朱子云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

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浮屠相有托而隱者未必眞窮澄海林志春秋之微詞歟因其已甚也業持正學闢浮屠居喪不作佛事在任清白著聲此鎮邑第一流人物余故特爲闡幽以爲崇正之助

此鹿洲修潮志作也惓惓衛道之心溢于胸臆見有與已脗合者則深嘉而樂與之雖按劍亦所不辭黃廣文父子得無爲一吐氣乎

楊湘陰小傳子州後附

楊開字悅之、廣東大埔人、崇貞間以舉人授湘陰令、流賊張獻忠擾湖廣陷岳陽、癸未八月至湘陰、火攻其城、開集民兵、突烟出拒賊于白鶴洞長沙陷不支、爲賊楊大桂所執、至湘潭誘之降、不應、授以長沙知府、開罵曰、我豈受汝賊官者、恨不能爲國殺賊、得從屈原遊、幸矣、挈妻子六人同沉湘江、將投時賊奪其劍、開曰、吾豈可因首見先帝、仍冠而死、次子州俊、順治辛卯舉人、赴公車未歸、尚久之、亂謂同年生黃標曰、吾等受國恩、何論祿仕與否、義不爲逆黨所污、遂棄家之廣城、至鐵江、值他賊不屈死之、樑亦遇害、蓋父子前後

殉節云、

論曰、湘陰罵賊、沉湘江從屈原遊、得死所矣、乃子州俊復能不爲逆污、鐵江遇害、何楊氏之世忠節也、受國恩何論祿仕與否二語、可爲千秋之寶訓、其說行天下無復有不義者、

兩世忠節凜凜如生、敘次亦簡潔有味

姚烈士小傳

姚啓聖、雲潮陽人、明季諸生也、性嗜學好古立品端介、甲申鼎革、棄去舉子業、益肆力經史、丁酉闖賊亂懷宗殉國、雲聞報大慟數日不食、逢人輒跳叫、衆以爲癲、又數日赴和平橋投江而死、

時同里李自成起潢池、覆明社、當時臣工迎拜道旁、上未勘進者有之、即號稱名士儼然爲倫物所宗尚不免有四海歸心較湯武而無慚德之頌、非我朝特申天討、洗穢濁而清明則本冠皆爲盜賊矣、

雲漫海書生、如此其忠且烈也、即以和平江爲汨羅、亦遇害蓋父子前後、

論曰不可、

傳僅六十餘字而一生學問人品臨難慷慨激烈、以及夢夢世情無不寫到、簡潔雄健非秦漢以下筆墨一論淋漓痛快尤堪震發聾聵、

黃新德海陽縣吏也讀書僅識字涉獵故事出語好
遣文人皆笑之家故貧義不苟取或勸以稍趨勢得
周急新德曰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宣孟之
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時人異焉康熙辛亥授廣西
梧州府賓家寨巡檢弭盜有方郡守稱其才乙卯夏
攝藤縣尉值滇黔叛逆山寇蜂聚圍藤邑時兵少議
降者半遁者半新德曰棄城非守土之義降賊受戮
社之誅不如死守一脩雉堞整樓櫓身先登陴鼓舞衆

志相持旬餘薪糧內絕外援不至呼其子曰禱曰
忠孝不能兩全汝扶我老母旋歸後此奉養諸事皆
汝爲之汝孝于祖母即汝之孝于我也城陷被執賊
欲授以僞官新德曰何面目見天下忠王彥章且不
肯降唐況天朝臣子從賊乎賊欲屠民新德曰倡守
城者尉也誓不與賊俱生期滅汝曹朝食者尉也死
賊殺尉足矣於百姓何尤賊怒斬之新德罵不絕口
刃交下碎其屍家人四婢一皆死焉日禱負祖母
得脫隱跡丐食越兩載始還至家事聞

賜祭褒恤贈南寧衛經歷
論曰新德徵官耳以死勤事可謂平居赫赫莫已若未見敵而棄城去者厥官屈膝從賊曾狗彘之不如新德將叱而奴之敢曰執尊執賤耶

么麼小官竟作乾坤柱健可敎可後文亦寫得凜

列如生

李張白何列傳

李成功奉天鐵嶺人登順治己丑武闈歷官潮陽遊擊調潮州鎮中軍以衆將管左營事訓練有法能得士心康熙十三年總兵劉進忠叛成功仰天呼曰天步方艱臣心不改倘可苟免乎進忠聞而克令終者若至崩騰蕃衆震讋麾之下繫頸求活晚矣進忠怒罵之馬王廟有明經林應璧者亦被羈善繼與談古忠孝事相得甚歡並披覽史書不輟若不知刀俎之及也進忠屢遣人諭降終不屈令斬之善繼臨刑嘆曰生未統師誅叛逆死爲厲鬼復汝反哉進忠令斬之罵不絕口而死時甲寅夏孟二十有一日也事聞　贈參將　賜祭葬廕一子　奕桂守備

張善繼直隸彭城衛人幼習儒博覽書長爲孫吳學登康熙丁未武科鼎甲第二人已酉授潮州城守營遊擊甲寅吳耿盜兵善繼赴省請餉爲出師備潮帥劉進忠陰遣腹弁楊希震赴閩獻款耿逆授僞寧粵將軍印劄辦歸與進忠謀曰張善繼剛方固執深得衆心宜亟散其卒進忠然之遂以所部衆分隸上承業李雲陳璉約束焉善繼歸而麾下已虛無人矣謁進忠曰公不聞晉王敦乎武昌犯順直抵江寧威勢未嘗不赫也兵敗身死貶痤斬屍自古未有叛國而克令終者若至崩騰蕃衆震讋麾之下繫頸求活晚矣進忠怒罵之馬王廟有明經林應璧者亦被羈善繼與談古忠孝事相得甚歡並披覽史書不輟若不知刀俎之及也進忠屢遣人諭降終不屈令斬之善繼臨刑嘆曰生未統師誅叛逆死爲厲鬼復汝反哉進忠令斬之罵不絕口而死時甲寅夏孟二十有一日也事聞　贈參將　賜祭葬廕子張大陞

深譖遣遇害事聞　贈參將　賜祭葬廕子張大陞守備

白虎陝西秦州人久典戎行著勞績康熙十一年授澄海協右營都司簡閱戰艦製火攻諸具纖悉畢備文武同事者嘆爲奇才遷滴成稱虎將云劉進忠將叛調虎與其子崇質入郡虎臨行謂妻張氏曰滇黔閩楚相繼盜兵吾父子當立功以報汝善撫幼孫無以我爲念蓋未知進忠有反謀也及至而進忠待虎加篤左右防範甚嚴越日乃知其事嘆曰我以出

師往討至月馳來
哉因潸焉下進忠傳虎見令易幘虎曰頭可斷帽
不可易令剪辮虎曰頭可戴辮不可剪隨責進忠曰
弗宥也一旦師敗勢窮竄身茅簀亦不可得悔何及
矣左右以虎搖惑軍心請斬之進忠愛其勇不忍刑
曰此愚人不識時務耳復拘虎妻張氏孫士俊爲質
虎與同志者密遣人赴省請兵恢復約爲內應謀洩
將就刃謂衆質曰食君之祿死吾分也委身存祀惟

在汝衆質曰父爲忠臣子從叛賊烏乎可苟就義以
全貞豈不因忠而成孝孟秋朔日縛至西市虎望北
叩首曰君臣大義盡于此刻父子至情亦盡于此刻
生不能提三尺手刃逆賊上報 國恩臣虎有餘憾
矣百姓觀者爲飲泣張氏士俊竊無歸貧無襲禮稽
衣衫行乞于市事聞 贈秩恤典如禮旌其孫白士
俊守備

何亮潮州程鄉人澄海協右營千總少充健兒每

當機決策頗洞中都閫臼虎以腹心待之資籌畫焉
劉進忠將叛撤全潮將士赴郡城亮隨虎至進忠以
僞寧粵將軍印行事亮曰以逆犯順者亡進忠忘
國厚恩敢爲叛逆亡在旦夕耳譬諭此賊方快我心
或告之曰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如其敗天下之
事死不足以塞責如其成天下之事生亦可以有爲
亮曰吾君猶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怨大固有志不可
強耳虎遣亮訂李成功于國璉張善繼密請援師恢
復謀洩進忠縛亮叱之曰汝何敢作亂害我耶亮曰

背義賊臣人人欲誅豈獨亮哉我一片精誠上訴天
帝當於冥曹待汝對質遂愚害亮之兄弟妻子被殺
者九人觀者多嘆息泣下事聞奉 旨賜卹蔭其子
何閣龍千總

論曰劉進忠之逆也同城將士爲賊犬馬者多矣慷
慨激烈取義成仁獨李成功張善繼白虎何亮與防
禦于國璉耳 千國璉奉天人爲鎮順公沈瑞旗員盡忠作亂瑞令璉偕
都統朱文升鄧光明攻進忠戰于太平街衆潰二日復身
先士卒則偕進忠方猖獗衆寡不敵終被擒不屈罵賊被磨衆寡不敵終被擒
璉亦屈膝之卽實逾限終不降乃斬于市尸置亦不收收日而不收客舊志
爲國璉立傳而李張白何皆闕焉余竊嘆進忠叛逆

呼吸死生威勢赫赫而成功面斥爲祿山朱泚善繼比之王敦所以挫亂賊之鋒褫奸人之魄非淺尠也白虎曰頭可斷帽不可易頭可截辮不可剪虎子崇貿曰苟就義以全貞豈不因忠而成若之數語者可以垂千秋登金石矣何亮末弁一則曰國恩再則曰君父罵賊至死舉家殉之使天下守土之官人人做此四君子雖有亂賊其誰與爲亂哉藥天柱礎端賴斯人余故表而出之

四君子精忠勁節炳赫天地間父老至今能言之

潮志略而弗書只載于國璉一傳而國璉不屈之處亦不言及但云力屈被殺而已鹿洲旁採他志藝文兼尚耆舊特爲表章以勵臣節九原有知當必曠然笑也

李都閫小傳

李其昌字遜伯廣東程鄉人父成材爲善于鄉賊貧濟之里人德之以爲共後必有昌者因以其昌名昌偉軀幹喜韜略補武庠弟子員慷慨自矢有棄繻請纓志值鼎革王師入粵仗策隨征以功署半鎮營守備時潮疆初定土弁恣睢握兵雄鄉里昌弟之善也請於幕府願戮力疆埸得題授武昌守備再補直隸楊村營遷隰州專防都司康熙十二年告病回籍其明年潮帥劉進忠叛賊黨聞風響應脅其昌從逆

昌正色曰天朝用兵如神汝輩不知君恩亦當畏懼國威奈何背亂頑抗自取滅族吾受朝廷爵祿豈從而賊反耶賊怒掘坎活埋之終不屈楚殺其全家時仲冬二十有一日也子以戚方十五歲得脫告之官官無如何越四年以大赦弟究獃呼籲不已當道憐之許自行緝捕卒得賊首以雪仇恨

論曰其昌明於大義舍生取之忠矣假當年畏死從逆賊平之後終亦不免一死泰山鴻毛相懸奚翅萬萬哉父爲忠臣子爲孝子百世而下凜凜有爲嗚呼

其可敬也

活埋不屈焚殺全家忠亦苦矣剩有一子報仇天不忍絕忠臣後也讀之肅然起敬

黃龍泉小傳

黃仙春原名中通字理卿潮陽人淡泊守禮慨然有志于濂洛新傳潮揭人多師事之順治辛卯舉于鄉授龍泉令涖任九閱月引年歸優游林下以詩酒自娛卒年八十四

論曰言濂洛於潮幾乎資章甫而適越溺于罹者不足道中離講倡岐入姚江墜緒茫茫孰者鮮矣仙春獨慨然有濂洛之志可不謂豪傑之士乎惜所學弗傳而邑乘又言其詩酒自娛則亦未知其果濂洛否也彼駿而骨猶享千金況夫真濂洛者

龍泉一生行誼事業無甚表見因潮陽縣志有濂洛薪傳二語便爲立傳此鹿洲講倡正學誘人向道之意即千金買駿骨也無限深情流溢行墨間

林藍田小傳

林世榕字可亭海陽人明司徒熙春元孫也父應聲昌化教諭榕九歲喪母事繼母以孝聞登康熙己酉賢書授陝西藍田令值歲荒一意嘔咻以寧靜寬仁爲主日巡行原隰間勸耕捐牛種助民墾闢建義學延名士爲之師躬進諸生與論文有課士論文一書行世復葺文廟新呂祠求四呂先生後以主祀事改建昌黎祠合祀柳州以柳州故藍田尉也在官十二載謝病歸閉户著述隻字不入公門建宗祠增祭業周親故之貧乏者病世俗停喪不葬嘗著歸厚錄二卷以垂勸戒蓋推論風水之無憑親骸之不可棄以悚動人子於至性至情而激發之廣推遠引靡所不用至於治喪不用浮屠尤三致意焉又著有冤讠乙草世範纂家禮等書卒年七十四祀鄉賢子八人長元振化州訓導以善教稱長子詩早世次元擴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元貴訓導元掞縣丞餘諸生

論曰世俗信青烏家言停喪者衆矣余讀林氏藍厚錄悄然悲之歸止爲安古今正理若富貴福澤則關

王作善降祥惟子孫之自取之不信理而信術以親爲市殊可痛也如世榕者眞仁人孝子之用心哉

藍田歸厚錄可與家禮並行關係世道人心甚大作者特爲標出以表其有功風化叙次亦簡核不煩

陳鄭二生列傳

陳脩字擴潛廣東惠來人邑諸生家貧嗜學樸山巖刻苦自勵其學以程朱爲本又喜讀遷史莊子書與有司脩亦不以此爭得失抱負益豪一時文人執弊者爭先後有土弁者聞其名以百金聘却弗受曰阿堵雖飢弗食陶粟吾豈與鴈鶩爭哉晚歲文益古而道益窮欵奇歷落竟不遇以卒年七十七

鄭國光字閩生惠來歲貢生也性勤敏諸子百家寓目成誦日求詩屬文者踵相接順治乙酉邑舉人林學賢嘯聚作賊圍攻惠來縣孤城無援絕糧四閱月邑中皇皇國光晝守城十策邑令沈惟煌悉舉行之凡請援請糴請增旅請餙師前後血書二十四次授盧和從閒道達者皆國光一人所爲公牘秘函口授手書擱不停管人稱其倚馬才危城賴以保焉丁卯預修惠來縣志事竣始絕筆年八十

論曰陳脩鄭國光皆負才不遇坎壈以老豈所謂命薄者歟脩兀傲不合時宜窮且益堅固其志也國光

稿千言危城贊畫功在桑梓亦不克用於世悲夫有此一傳二生可不朽矣雖數奇不遇何傷特不能不爲需才者惜耳巖穴中尚有其人否吾將搜林皐而問之

陳明經小傳

陳復平、字虞章、澄海歲薦士也。少孤哀毀嘗立事宜母以孝聞順治乙酉海寇踞澄欲羅致之利餌威脅皆不屈賊怒囚之八日伺懈得脫載木主負母逃于金砂寨乙未賊破金砂得之脅以從不可殺其妻蔡氏以脅終不可賊義而釋之甲辰以海氛不靖遷沿海居民于內地平僑居郡東與生徒講明正學先品行而後文藝親戚之著分東脯贍之播遷之餘耕具多缺平靄產分給雖困不悔展復後捐廩以修學宮置祀田築潰堤鄉人賴焉生平不事干謁年八十猶健步窮經課孫傳養粹卒祀鄉賢

論曰陳復平可謂有道矣身可因妻可殺而賊必不可從此之謂忠上與生徒講誦程朱先德行而後文藝此之謂正學孝親敦族至老猶健步窮經不事干過一舉一動皆足訓方型俗明經二字平無愧焉

簡潔明快不蔓不支高手也

蔡叔度小傳

蔡叔度字介士廣東海陽人康熙壬子歲貢也以孝友著于鄉兄弟親愛白首無私財家訓嚴肅病不問巫喪不延僧婦女不踰閾司訓石城振文教勸輪將在官十八載多士彬彬禮法焉手植木泮宮比引年皆合抱人方之南國甘棠

論曰潮有叔度空谷足音也俗尚鬼病者弗巫則心危僧有地獄喪弗佛人稱不孝叔度能以正勝邪坏喪人非鬼貢獨信其親爲篤爲行守道之親不敢文致其罪似矣願以超度之權可謂仁人孝子矣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各有化者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姻家或數十年未相識惟以信命贈遺通慰懃風何古也我思古人忽于叔度得之善夫

士大夫所爲漸成風俗使天下郡邑皆有二三君子如蔡廣文何患風俗不正那作者惓惓世道之心于此可見

陳廣文小傳

陳王猷字良可號硯村海陽人也祖衍虞平樂令父周禮太學生世有詩名猷年十九舉于鄉至性若友異母弟四人祖父遺產悉與之昆季節慶皆立孤爲撫養諸喪皆爲殯葬族祖百年絕祀者亦繼之歷曲江連州司鐸遷肇慶教授所至講經史明禮義多士負笈從學者麇舍爲滿紘誦之聲達街衢文風翕然仕變喬曲江射圃爲權部馬廄汙及毀廡莫敢問猷力請上官得清還舊例廣文見權部皆羅拜庭下猷以爲失賓師體挺然長揖時人韙之連學傾圮猷捐貲倡建醵金千餘成其事端州丁祭典禮闕略爲置爵帛祖豆祭器及樂器錙器集生徒學禮習樂入廟雖雖郡人以爲創見云卒于官年六十八一生平篤學力行教後誼周窶助喪吏僕艱懇數文章推淹雅尤工詩詩得力于美昌黎集以歐蘇黃陸卓然成家吟咏至老而不輟所著有蓬亭詩文行世

論曰風雅一道難言之矣補鍋之匠妄鑄湛盧不有君子其流將於胡底乎海陽陳氏以詩學世其家推

敝者甚夥顧自負潮人多宗之猷其表表者也猷詩成一家言能淑其鄉之後學爲人有孚性敦行誼在學盡職無忝人師權庭抗禮凜凜乎臺諫風裁非復昔者先生舉動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吾於斯人亦云

平淡出之自覺老樸擅場廣文眞學問眞人品無不畢露視世之以浮詞混贊掩本人身分者相去遠矣

蔡文學小傳　子焯　孫日高附

蔡相體字仕士、海陽諸生也事親以孝聞有兄三人白首奉之惟謹家訓嚴肅僧尼巫嫗無敢至其門婦女終歲不出閫雖親鄰喜慶遊燈觀劇如雲喧闐扃扉寂寂與潮俗迥不相同也長于詩工書詩宗岑嘉州書得顏魯國片楮寸箋人珍重之子長焯長熹熹以庚子副車貢太學焯字明如舉康熙癸酉武闈授千夫長防守普寧汛清介盡職四壁蕭然若寒士有以錢十緡進者焯駭問何來其人曰無傷也但暑牛勿禁賭博勿禁則月以此爲恆焯規可養廉不竭耳焯曰不可以養口腹不義之食也以遺子孫是誨之賭也其人笑汗浹背徵官矣事矯廉爲焯曰非矯也官雖小受祿於朝豈敢以貧故自污如犬彘不擇食哉母病日焯舌舐復明孝友有父風能守家訓工書法時游神於顏柳間焯子祖坤同高字世廣偕坤並學祖父書能率教臨摹唐帖各極神似而高尤篤好敦孝弟好學忘貧能赴人之急雍正癸卯兄弟同膺選拔而高以丙午省試卒于羊城軫學憲士奇題其墓以之明曰誰謂子癡夫豈不識君子耶

論曰蔡氏父子祖孫皆孝友清介正士也仰皆以工書名矣書於六藝一也不可不學顧海濱時尚以趙董爲宗見軟媚則悅之未有講晉唐風格者蔡氏傳家其殆得中原風氣者歟

書法一道海濱講究者少特傳蔡氏家學以樹之標此鹿洲一片熱腸以晉唐風格望潮士也

徐孝廉韓小傳

徐韓字景之潮陽人少失怙母黃氏明敏嗜學通子史百家言堅貞守義授韓以詩書紡績篝燈課誦弗輟韓亦克孝力學副所望康熙丁卯舉於鄉教授生徒以倡明正學爲已任出其門者多一時英俊數上貢長吏之庭未嘗投一刺也雖環堵蕭然淡不爲意士大夫重之

論曰韓教授生徒以倡明正學爲已任余聞之喜不寐焉惜著述弗傳其道詣不得而知果所學出于正又能以正淑後學則大儒矣一內承厥荻之教心志篤守從嚴霜密雪中錘鍊而成操履清高嶢然流俗之未覩其行可知其學以正故之可也

與黃龍泉傳同一引人向學之意衛道苦心隨感而發不肯放鬆如此

徐孝廉夢麒小傳

徐夢麒字忠移潮陽人少孤從叔父明經轍受業博極羣書以五經中辛卯副車甲午登賢書性剛方不屑治產業家貧甚處之泰然所得俸脯悉與轍子均分事叔母如母邑人推孝友焉先是麒爲諸生教授達濠有寒士陳姓者邑之華甲東人亦訓蒙於其地兩人交相善也已而陳病且死與麒訣曰死不足惜但無後負不孝罪耳昔有某蠻婦一男頗甘願爲某副有成議今已矣言訖嗚咽而卒家不能具殯斂麒拮据爲之經營窆焉訪所謂蠻婦男者則陳外遇產也矣且罵曰豎子作此不切事今死矣弗足責無後爲大猶愈於他人子也詢其狀非六金不可麒徧貸親朋得金六取其子躬抱送至陳家里人聞輿中有哌哌而泣者以爲女客來矣比至門停輿皆駭愕不知爲誰氏親眷羣趨覘輿夫揭簾見抱兒者出則龐然長鬚昂藏丈夫也里人大笑麒從容呼其父母告以故舉兒男之里人皆感激或泣下相謂曰此義人也麒仍時省視周其困乏今已成立生子承

多麒生平慷慨好義大都類此。

論曰麒爲人孝友方正敦品行重廉節鄉人以未見其用惜之。獨詳細事何予存孤也事莫大于表敦帥厚友風化所關況纔人絕世乎使一鄉一國聞風故尤則鄉國之民歸厚矣麒生平大節無踰于此爲可以細行目之。

孝廉存孤千載義舉此傳曲折周到寫得駢罹欲活竟是一幅送子圖連中間許多人臉嘴神氣無不寫出史筆化工也

賴逸民小傳

賴應字紹庭廣東鎮平人篤學高尚不求知于世超然有古逸民風宅邊有大榕樹手書一卷坐卧窮年爲人度世洪雅無爭競里黨間怡怡如也一鄉有質其牛而耕者牛疲行遲鞭牛背詈口賴應何不速行應適經其處若爲弗聞也而過之鄉人覺而謝罪應卒歲言耳無足怪邑有邱甲者好訟應嘗買其田十畝俄而甲訟焉將赴郡待質甲貧甚囊無一錢求附應舟往應許之復飲食之甲對簿埋屋不伏辜復他訟

連年不解往返皆隨應應待之無改于初人莫知其爲仇訟者或以爲從行之僕耳後甲悔踵門謝罪應欵之還其券甲得田大喜稽首稱謝及應卒甲哭之勝如喪所生

論曰賴應古之君子也以此風世則民無所爭或曰既如此曷不還田于未訟之先省僕僕公庭乎曰風不可長恐人人效尤罄田宅無以爲繼非誠以感之俟其悔而歸之亦善處小人者夫固不以一訟

賴應卿問長者耳其事甚小寫來覺身分甚高可以風世皆緣作者滿腔在人心風俗上理會是以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宣化農小傳

宣化農者隱其姓孟壯其名湖州饒平人也世居宣化里事農業日未識詩書然性猶介家貧絲毫不苟取里人與之一日往黃岡買米負以歸量之多一斗陽然自咄咄怪彼悞也我不可受家人曰天賜也悞自彼於君何與且當其時則謂之今已負至家相距二十餘里何簡為壯曰不可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彼雖自失悞我奈何欺天日乎即負斗米疾走予黃岡送還之與人渡溪山樵採為屨風所困不得歸衆競竊園蕃薯以食壯獨否或勸之曰非義也寧餓死且日風不息或又勸之仍不可餓三日而歸其生平行事多此類

論曰孟子言人皆可為堯舜若壯者眞堯舜之民也身為山農日不知書立心制行不欺天曰如此雖伊尹伯夷何將何迎之最以凡民目之耶士大夫居其位服其民欺其君蠹其國者視陳氏子何如哉

山衆一行可嘉使為傳此誘民貿世意也

盧壯士小傳

盧和潮州靖海所人居惠來縣東郊涂項身長七尺黧面長鬚爲邑壯丁順治乙酉邑紳林樂賢爲寇攻縣城圍困數月援兵莫至內外信息不相通縣令沈惟煌與紳士謀求救夜召和入計事命突圍赴郡乞師和曰諾胸藏血書懷二鴿從城南維出夜暗如墨人對面不相見和匍匐行十五里至神泉遵海而東從守禦所過潮陽入郡至則放鴿爲號夜或遇賊則蹲伏似狗又或似棄尸賊竟以此紿去書得達如是者二十四次援兵至圍解

論曰盧和壯士也義士也榮子匹夫能爲國家出力救全城旦夕之命厥功偉矣包胥秦廷霑雲斷指亦不過此忠此誠耳人有責賤忠誠則一誰敢以壯丁目之

邑紳爲寇壯丁解圍千古異事如此忠肝義膽好漢出入萬死一生救全城旦夕之命不薦于上而官之使寂寂以壯丁終尤爲千古恨事此傳表彰闡幽盧和死不朽矣

黎京兆傳

黎致遠字寧先福建長汀人名所居曰抑堂門人因以爲號父士弘字媿曾歷官參政以文章吏治名於時致遠年廿一登康熙丙子賢書時參政已大耋矣長兄文遠辛酉舉人仕山東新泰令參數卒致遠遵遺教喪葬悉依古禮不用浮屠時人異之戊子春應闈撫張公伯行聘居會城修書講學者一載已丑成進士選庶常壬辰授翰林檢討時士風猶尚干謁通聲氣以詞臣當持衡門多如市致遠獨峻拒弗納終日

兩失之乎丁酉典試粵西願納交名謁其門詭不與
太史公而言留白金四十兩家人辭不獲置笥
中致遠歸南踰閾行裝未卸詢家事以爲言則
大驚令速還家人集俟卸裝不可且吾倪知之
政痛抑牽親先品行而後文藝一時授擢得人成
進士讀中秘書者甚衆雍正二年甲辰還朝復命
上疏通言路加意詞臣欲使歷歷中外明體用以備
任使授致遠吏科給事中致遠忠誠慎密每奏輒焚
草雖至親不得聞一丙午春以保舉山東巡察引見
上大喜謂廷臣曰此人可大用山東巡察未足展其
長湖廣係兩撫地大事煩命巡湖廣改奚德慎山東
上又言此人大有見識前歲自黃陂方盛他人未敢
獨密陳請加裁抑不爲可取孟致遠此奏留中舉
朝無有知者今是皆鍊然起敬且服致遠之果不猶
人也致遠奏請馳驛遍歷荊州僻縣 旨俞之 賜
紫貂銑子藥以行單車赴所部弊絕風清驛站塘汛
皆肅然盜賊屏息詰州仃謬冲花衣前怙險爲寇截

商恣抄村落守令苦之然畏及兵戈多遷延觀望致
遠毗然謂宜亟治無使羽翼日多根柢深固爲害滋
大移檄督撫提鎮言謬冲花衣苗焚刼抄掠毒害州
邑小民痛恨深入骨髓環與泣訴咸謂該州詳請會
拿民皆鼓舞以爲更生不虞黔省稽延推諉徒費文
移肆惡猖狂日甚一日方今
天子整飭四訖澤被遐荒當事文武兼貪壯猷偉畧
奏爾不悛難于寬宥所當殲而殪之以示創懲之威
不徒驅而去之僅紓旦夕之憤不知黔省官弁何以

稽延推諉一至于斯以封疆之嫌耶則 天語煌煌
罔分彼此以山峒之險火鎗之毒耶則楚人粵人亦
重身命況苗性至惡莫甚于謬冲毋論在黔在楚總
宜發兵勦捕懲一儆百化梗還淳倘再濡遲觀望致
使生靈遭殃貽誤封疆咎將誰諉於是諸當事感動
皆發齊聲勦捕粵黔兩撫提督以兵四面阻絕湖廣
官弁采入進勦渠魁就擒旬月平定楚人嘖嘖歸功
致遠不任受也明年報政命往江南稽察河工錢糧
未幾遷光祿少卿復還奉天府丞俱未行比役竣則

丁母艱奔赴京邸哀毀不自勝復拜大理寺卿給假扶柩南還已而命典江南鄉試庚戌夏六月授奉天府尹兼盛京刑部侍郎奉天爲　國家龍興地勳貴莊屯禁網踈濶蠹吏多罔循積習不能自奮致遠極力振飭以興起士風民俗爲已任案無停牘官無玩愒遠近肅然又修舉文廟禮制鄉飲酒禮刊圖式頒行各州縣講習在刑部則常以欽恤爲心多所平反飭各司無濫刑出俸錢資囚米罪人多賴以全活年五十六以疾卒于官囊橐蕭然無百金之畜屬吏士民助其喪以歸舊屋數椽不蔽風雨蓋致遠嘗言吾仕宦二十餘年不敢他有所積以玷先人清白惟大蔡公文集失序編次訂訛刊刻成書吾願已畢子孫貧寒非吾所及也是以畢生未置田園半畝先世所遺亦千巡察湖廣及查河時鬻爲資斧不少留今妻孥簞瓢不充而家聲弗替

論曰京兆性端介立氣節一生無所依附座客或涉勢利言某人遷某官則笑曰何足道或舉杯飲之曰後但言立身行已人以爲孤高絕物不可攀躋矯矯乎雲中之鶴也然和平謙雅與人無競舉動豁達開誠直爽以此人多愛慕之歷顯仕宦九列無半畝田宅以累子孫可不謂大丈夫乎

傳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郭賢婦傳 媳莊氏附

郭氏、字眞順、潮陽周伯玉妻也。伯玉名瑤、以字行。少負志節、好讀書、元至正中舉茂才異等、不就、隱居自樂、與郭氏相敬如賓。時稱海濱冀子。郭幼聰慧、父欵愛之。授以書、輒不忘、通經學、旁及子史百家、能爲詩、尤長於古。爲人有智識、善談論、當世是非得失、事了了胸中、片言斷決、雖老於謀者無以過也。元末大亂、爲鄰賊所陷、伯玉幸不罹下難、人咸服郭氏先見云。初寨中多農賈儒相、尚積粟、郭獨勸伯玉分散之、無餘藏、日暮索綯人莫喻其意。至是賊入、盡燔所積聚、伯玉引繩繫妻子、併自縛、如被掠者、賊不以爲意也。乘閒得脫至溪頭寨、居焉。明太祖定天下、命指揮俞良輔帥衆南征時寨人尚未歸附、俞以兵至、將勦之。郭氏乃作須俞將軍引一篇、遮道上之。其辭曰、將軍開國之武臣、早年方驍桀自用、其氣不可下、勢皆不能爲人下、而今爲禍首、不亦愚乎。夫矜能衒智、來敗軒轅、窮謀者、不度德量力而先於兇、者禍外貞智、卑之名、內收敗

亡之實。公何爲一至於此。伯玉曰、吾已許之矣。奈何。郭曰、第稱疾勿往、請得爲公謝之。居數日、衆果詣伯玉所、伯玉佯卧不起、以病報。衆頗失所望、然猶以爲稍瘳、即舁之也。郭氏因敏祉再拜、辭曰、公等不知伯玉無能、謬推重寄光榮已極、雖駑劣不堪、猶思矯首自奮、色慰衆望、不幸福薄災生、當幾疾作、此天所以限伯玉也。願公等熟計更立賢者、無爲伯玉、猶豫致失事機。衆然其言、遂引去、別求主立之。未幾、以意見不協、殺所立者、自相雄長、寨中大亂。爲鄰賊所陷、伯玉、幸不罹下難、人咸服郭氏先見云。初寨中多農賈儒相、尚積粟、郭獨勸伯玉分散之、無餘藏、日暮索綯人莫喻其意。至是賊入、盡燔所積聚、伯玉引繩繫妻子、併自縛、如被掠者、賊不以爲意也。乘閒得脫至溪頭寨、居焉。明太祖定天下、命指揮俞良輔帥衆南征時寨人尚未歸附、俞以兵至、將勦之。郭氏乃作須俞將軍引一篇、遮道上之。其辭曰、將軍開國之武臣、早年方驍桀自用、其氣不可下、勢皆不能爲人下、而今爲禍首、不亦愚乎。夫矜能衒智、來敗軒轅、窮謀者、不度德量力而先於兇、者禍外貞智、卑之名、內收敗攀鳳翼附龍鱗、煙雲慘淡、散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非底定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

氷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瀕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滿前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帶踏地來不滅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聖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茅一笠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隴雲麾虎夜卧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卒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欲爲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續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

詩大喜郭因力言寨人無反狀良輔曰此賢女所居其民必馴鷹兵去溪頭寨得免誅爽郭氏脩辭之力也洪武中舉伯玉賢良方正徵書至郭氏又止之於是伯玉辭不就以山林終有子二偕礪礦皆以儒術顯祿于朝少子彥器即礦也以字行舉名儒第一歷官河南布政司參議終朝列大夫郭氏百二十餘歲時伯玉與礦俱先卒甲人高其行崇祀鄉賢而郭以年老一省母家作歸寧自叙其辭門天甲年來度二週暮齊愉景霊盈頭五經立業儒家雅二子成名悲

志售橘柚有光聯俎豆相與森森秀斑綵扶來到首坵又數載卒年一百二十五歲長子碏字彥敬爲樓霞縣令其妻莊氏亦讀書知大義居常以禮自閑元末盜起鄉民多依山谷間賊率挈妻孥入巖穴避之一穴多至百十人男女無別莊氏獨不入彥敬促之莊氏曰男女授受不親行則異途居不雜坐禮也今以亂離之故混處巖穴之中雖然無辨廢禮甚矣妾不敢也彥敬曰然其如賊至且溺何莊正色曰無禮而生不如死卽不幸見掠若

肯妾不能然耶請先試之引刀自刎而死後三日賊大集破其鄉無保全者君子謂莊氏賢而且智云彥敬感其義終身不娶

論曰郭氏順閭中豪傑也其賢智則合陳嬰母卒憲英爲一人文學禮法曹大家之流亞也其志行清高則老萊陳定王霸之妻差堪上下其事大率一百二十五歲則古人未聞有此不得不推貞壽獨絕矣二子皆賢流芳奕世得人之盛卒於此乎郭氏行賢德以禮自閑殺身明信在當日民人與俱入穴不

畏無別遽爾捐軀似爲賢智之過由三日後觀之則後先均屬一死莊氏之智爲不可及矣是姑是婦可爲禮宗誰謂巾幗場中遂無蓋世豪傑哉

眞順千古異人莊氏亦非常婦得鹿洲史筆以傳之奇人奇文可稱雙絶

洪烈婦傳

烈婦洪氏漳浦杜潯農民薛燕妻也父洪仁母吳氏。薛北帝廟神而生氏氏生類色有光因名艷娘性警敏寡言笑數歲習女紅工絶年十八歸燕燕故族微又以大父父避亂江西往來遷播家產零落饘粥或時不充洪氏處之宴如也一姑早故事翁以孝聞及居翁喪哀毀如禮營墳奠祭必與燕偕還家中妯娌大小和睦無間言二十八載不宜子抱養又不育朝夕慘然勸燕置側室曰但得有宜子者吾以身下之慈以貪辭而薛門祚衰替燕兄弟相繼淪亡燕亦染血症臥牀褥洪日夜狀持湯藥不離側燕不食則與俱不食及病篤絶粒亦如之舉家惶懼勸之餐進粥數口而止蓋度燕疾必不起有殉亡之志矣先是洪事母孝母吳最鍾愛之家貧既相近時來往饋遺每見乎及門欣然竟日至是聞婿病劇來覘女與處六十日洪獨不喜辭令去母微叩之答曰生爲薛人死薛鬼耳吾上無舅姑下無嗣續從夫而死義也母爲好言勸慰之則曰我死正也母母戀我母一日携菜乾來

遺洪藥諸地曰我與塔食不盡矣姒吳氏在旁私謂曰嬸素孝何遽如此垂淚答曰母極鍾愛我最若嘗云女若死則我與俱我果死母必哀痛成疾是重我不孝也今故佛逆令異時不我戀也母終不忍去因勸立嗣姒吳氏有男三願以手抱者爲繼洪懇之曰幸次者與我稍長易成立也燕疾篤湯藥多不能盡輒自飲之母遽阻曰藥豈可苟飲曰生死與共藥何有焉且夫所食也不可棄地一日呼小姑綾曰汝嫂來爲我計世間會有大棺可兩人同殮者否嫂曰

我與汝繼汝當撫兒子成立安得死則陽笑曰謝姒繼我我戲耳焉有許大棺可舁出門者乎一時掌生虼頭磨腫及於臂日夜抱持其大略不覺痛楚遽燕疾已革難久留反惕言夫疾漸向且瘳因强食言笑以慰家人日給母令去母憂亦稍釋乘閒謂母曰母雖家久宜往視明晨北帝誕祭茫再視余是晚母去洪氏盥櫛沐浴家人未喻也夜二鼓燕氣絶洪獨抱坐牀哭聲起家人奔救移時復甦比雞鳴衆皆倦因放令穩臥辭家人回息獨小姑綾侍留不去紿之曰汝

兄睡矣我亦將息片時無留洪氏爲燕揭寢帳端簟而坐至而死天欲明綾叩問無服取綢帛交頸懸牀櫛端坐而死天欲明綾叩問無聲撾户入見嫂頭頓低向殘燈未滅呼之不語方知與兄俱逝時康熙壬辰莫春三日也夫婦年俱三十歲鄉人哀之浦紳士言於汪令君以其事上聞請旌焉

論曰杜漸薛氏世未有通顯者至明孝子薛大義垂邑志族始有聞燕故農家祖父四世同爨代有令德又得洪氏爲之婦亦足榮矣洪少不習詩書乃能勇於取義如此孟夫子所謂性善不其然乎人苟能自樹立巾幗猶且不朽爲文夫者鑒諸

洪烈婦處心積慮成於死者也上無舅姑下無子女一死亦極妥貼但母女之際殊難爲情耳讀至垂淚答曰一段令人腸寸寸斷矣

賴烈婦傳

賴烈婦名媧娘平和士人張習妻鄉飲賓賴天向女幼端莊不苟言笑年二八歸習夫婦歡相得也事舅姑極誠敬居處動有禮法已亥秋習病服事惟勤多竟夜不就寢庚子夏四月習卒賴氏哭且號曰我事君曾未幾日胡遽舍我去耶屏水漿絕粒朝夕哀奠家人慮其有引決意頗防之時以習父母在堂檢習所讀書整齋卷帙供奠座置內室賴嫌凡寡狹小涕泣請舅姑大之從焉

前情詞悽惋若寄託狀至是始遂怡然加餐飯姑與之桃勞酬定設祭畢拜謝舅姑若家人謂其哀稍節也不知賴已先期令婢子向鄰人假薙髮寸刃爲自裁計矣和顏入內引髮坐靈座旁從容自剞將刀置几上姑聞房闥內有哽咽聲亟趨視死矣血淋滿注衣裙坐不仆時年方十有九也姑爲理髮盥洗則見刃痕已深合無閒止一線微紅翼日殯殮顏色如生邑人士奇之以告于大尹詵君褒以勵風俗

論曰賴氏不待終喪急於死者也然不死絕粒屏水漿之日而死怡然加餐飯之時殆明于死易立孤難暫耶宗記自傳從容就義不造次矣若夫端坐不仆刃自合則正氣精誠團結鬼神陰呵護之非人力所能然也乾坤柱礎得之蛾眉嗚呼偉哉

三載夫妻矢志殉亡可傷殊甚然必待立嗣既定而後引決則一片爲夫存祀苦心更可憐也欲死之速不待終喪卽嗣定之後亦不能再延一日非勇于取義者能之乎有此傳烈婦死不朽矣

林烈女傳

林烈女名蓁娘漳浦烏石人也幼頴異從女師李氏授曹大家女誡通達大義稍長好筆墨晝夜不輟其父呵之曰汝欲作女博士耶婦人勤織紝宜酒食足矣於是學女紅亦軼儕輩性孝順無疾言庚色足不踰閾羣從兄弟有終歲未嘗覩面者蓋其貞靜然也年及笄許配雲霄人吳鶴鶴爲邑學生珩三子二昆相繼殁沒未幾鶴又病女聞以爲憂多托故不食夜則焚香禱于天乞減己齡益之庚寅某月日鶴竟死

女聞訃哀慟請命父母乞奔喪父以女未見舅姑行婦禮且烏石去雲霄百里餘弗許因悲甚中夜自經母呼家人破戶救之良久乃甦自是寬慰百端許以不再適人而女亦若有所待者布衣蔬食屏黜鉛華凡親族婦女嘉慶宴會絕跡不與聞矣在父母前或勉强笑語無當風韻夜當以哭事爲憂流涕哽咽枕畔庋藏不敢令父母知也其意在是家立嗣歸而撫之而幼女之敦然女度是家終無立嗣意乃決計完貞與女伴訣曰吾命薄不如人而諸姊還我厚不忍遽別吾今無他望矣吳嗣不立吾其死也衆駭愕未信女曰若第視之室中有井吾畢命之區焉女伴多方勸解不可回因相對欷歔潸然淚下一日母語其父以妹妹女終身事爲謀父應之曰吾已名媒妁有成議女默然歸房中衣吳家納幣裝服投井以死時辛卯仲冬十有八日也年二十歲出其屍笑容可掬衣帶中有易歸吳三字乃聞於吳合葬焉邑大尹汪公白其事于上憲與之

論曰余觀林女奔喪不得立嗣不能其志誠可悲也彼與吳鶴初未謀面乃能引決自完可不謂知大義者乎心同皦日骨冷寒泉慕其德性固良亦得力於班氏女誡者世俗動言教女不令識字何其謬哉不死于夫亡之日而死于議嫁之時可謂不造次者使吳家肯爲立嗣則歸而撫之可也使父母勿奪其志則長侍膝下可也從容就義慷慨完貞非學問涵養者不能

貞節汪太君傳

汪太君八旗名媛也年及笄歸覺羅爲宮詹某公繼室撫丈夫子三慈愛篤至持家有禮法成族欽閫範焉覺羅天潢懿親宮詹弱冠授職累遷詹事府少詹事以剛獲戾遭籍產蕩析流離坐無立錐地汪左右支撐佐宮詹敦睦宗黨晏然若素歲丁卯宮詹卒汪舍痛撫孤時年二十有二也家既中落茹茶集蓼甚無所倚賴有負亡人臨終丁寧之托因強起裹葬事已復念死易立孤難恐藐諸矢志殉亡哀毀飲食日減作聞報臺灣土賊朱一貴倡亂急命滿保星馳履閫調水陸諸師征剿復特加旌表海內榮之辛丑夏疾革惟望三子學業有成勉強延名師裁所居斗室之半爲家塾鬻衣飾市經書楷墨褒飧脩脯備極誠敬已而貧益甚漸不能支命負笈就外傅又不能乃躬自課督風雨篝燈聲淚俱下其後併無賃屋資棲身廛所因賃地結篷編雜爲屋以居或晨炊不繼朝夕教諸孤感動奮發讀書立志無替祖父家聲諸子偶息學嬉遊則號泣搶地痛刻責如不欲生皆哀懼長跪請改然後已由是大加惕勵癸酉秋闈伯子逢泰季滿保同舉于鄉甲戌庚辰先後成進士官翰林

丙子仲子元旦亦舉于鄉三孤皆成名辛卯冬滿保授福建巡撫乙未總制浙閩江就養官舍凡地方大事民生休戚惓惓詢問或拯溺救焚減餐分食冬則命僕婦製綿衣數百給繫獄者戊戌逢泰督學西秦汪遠賜手書訓以公明二字克遵母教赫然有聲名庚子秋朝命博訪八旗貞節以汪氏青年守志懿行可嘉更從艱苦勞悴中閱歷年歲者甚久不可泯沒特加旌表海內榮之辛丑夏疾作聞報臺灣土賊朱一貴倡亂急命滿保星馳履閫調水陸諸師征剿復時時寄語勉以竭力王事且常作手札示老人康强無爲湯藥分心六月捷書至喜動顏色焚香告家廟謝神麻謂人曰臺灣平地方寧社稷無疆之慶兒能了此吾無憾矣閏六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六論曰乾坤不毀賴有爲之柱礎者匪獨丈夫然節婦亦其一也額立節各別烈易而貞難守貞者富易而貧難若汪太君生長富貴猝處窮約則其難爲更甚矣鐵骨凌霜丹心貫石雖有偉然大丈夫未足方兹梗概也重陰雨雪而後復見麗日和風景星卿雲之

矣又三子皆成名能建非常之事業造物者亦以其難報之矣當宁褒旌流芳百世人顧可不立節哉

叙撫孤處瑣而能雅散而能整具此妙筆顯幽發潛有功風化不小

薛節婦傳

節婦薛氏河南懷慶府脩武縣民薛道生女也年七歲許配邑人傅文鳳文鳳能讀書遊泮水康熙辛卯薛年十九歲議以臘月二十六日于歸將及期文鳳病篤父母勇姑咸議且遲之薛勵志已定詢其母曰病何如母曰危甚恐不起故欲改吉期也曰期改而病可療改可也改而不療置我何地父母哀其志如期遣之入門趨視疾文鳳家素貧卧病土榻已大劇手足不能動移湯藥須灌乃入曰薛晝夜侍側終不

寐舅姑諭令少息垂淚對曰夫一息尚存婦尚爲有夫前勢如此欲長在榻前能乎如是者十有四日而文鳳卒矣忘殉之舅姑哭曰兒死次子幼風燭何所依幸留養我一人婦門諾頃之所親或勸他適得聘金以爲養正色曰是玷傅門辱舅姑也躬紡績織紝粗糲自安市甘旨以奉又三年舅沒拮据衾斂哀毀盡禮夫弟年稍長爲納婦每以倫勤孝養訓誨之居數月見叔與姊可以事姑也慨然曰吾無身後憂可從夫地下矣遂絶食八日而死臨死謂姑曰婦不能

終養與不孝同姑年老無告傷且家貧餬口維艱幸勿以新衣斂遺婦以不安也姑從之時丙申夏四月二十有二日婦年二十有四歲

論曰薛氏之志可哀也十四日湯藥夫妻五年中荼毒子婦義盡仁至吾無閒然矣世道昌隆風化盛美貞孝節烈所在多著未有如薛氏者見之定守之固出之以從容成之以果決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誰敢以巾幗目之

夫死而婦不死爲舅姑也舅死而姑未死婦何以死婦能致叔娣以孝而代養有人也將薛氏一片苦衷曲曲傳出使人仁孝之心勃然而興此爲情至之文

朱貞女傳

朱貞女江西人高安朱氏女建昌李家駒未婚妻也幼絕異不喜華絲服或衣之輒啼脫去乃已束其髮以絳絲亦捫起擲地比長好讀書通四書小學周易毛詩小戴禮歷舉傳疏惡能窮奧義旁及史漢唐宋八家姊妹篝燈唔咿弗輟諸妹喜爲時文貞女獨不印非閨內事也性至孝事王父母父母咸得歡心每膳必躬進食必立侍暮必手整衾席出立戶外俟卧乃去晨則立戶外問安否起乃入庶母諸母胥敬愛之凡家庭事惟貞女是聽女亦善事庶母諸母調和雍睦內外無閒言貞女父奉命督秦學遣家屬自京師還母陳夫人卒于道貞女扶櫬抵里治喪極哀毀弱後每日必哭哭餘操家撫弟妹親授課業少閒復哭如初喪者三年奄奄骨立見者莫不哀之所許字李氏子家駒以康熙辛卯舉鄉闈無何遽疾卒訃至家人秘弗告也貞女覺泣三日不食謀奔喪王母諭之曰若知禮者俟若父來也及父歸自秦恐傷父心承歡如平日居久之乃因王母語父請之李終喪父

以常理勸慰貞女流涕更哭悲堅決不可回絕食二日乃許之將行問何服父曰於禮無之汝裁之以義勿問我遂行登舟乃喪服比至李氏舉家白衣冠號慟出迎鄰里皆雪涕貞女從容謁祖姑舅姑如禮然後適喪次慟幾絕廟見後克盡婦道奉養畢周啜則手一卷自娛脫粟飲水宴如也家遺人視之則謂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耳毋以為念久之薦紳士大夫高其行喧傳當道議表閭貞女力請舅姑峻拒之且書告父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庸詎名乎脫以名加之死矣事得寢已而素食不茹葷父訂何苦對曰偶不喜耳行且復矣其實權詞也父丁王父艱詔奪情再疏辭不獲日夜卧地哭嘔血復草疏賓朋皆諫阻貞女泣曰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諫阻者非所以活我父也誠無不格當邀聖鑒既累疏請卒得歸甲辰元日京邸鄰舍火延燒數十家勢甚烈闔室倉皇惡避貞女獨不出曰死吾分也宋共姬何人哉反閉戶坐室中姑熊夫人破戶入持出之火遽熄得免是夏

仲父西鄉令君卒父聞訃悼傷過甚復嘔血貞女歸寧驚痛不能寢食每夕伺安否或流涕坐達旦以是嬰寒疾不令父及翁姑知及知為醫藥弗肯曰吾女子何叮令醫人診視父強之固以無疾辭弟員外郎必增孝廉瑾泣請貞女笑曰吾豈畏死者寧死必不於醫人腕下生也臨終謂兩弟曰死無恨矣但吾父以十金尺帛加于身死毋負我遂卒時雍正甲辰冬十月六日也年三十有四歲

論曰朱貞女壺內完人也少惡紛華知奉養德性固已殊矣凜凜節義從容平以禮出之則亦由於學哉貞女為今相國高安朱公長女少司空建昌李公子婦余恐以貴盛掩其賢故于傳中不叙父翁之名位非闕也

貞女至性過人又能深之以學其純孝大節豈惟閨壺中罕見其匹即鬚眉碧叉夫應亦聞之驚悚矣寫情寫景可歌可哭固是有功風化之篇

盧烈姬傳

盧氏、湖州鎭戍兵薛受益妾也。先是受益化閩爲建寧副將。清明日出遊于郊。遇婦女結羣祭掃先墓。有女郎衣黑衣跨驢巾帕悅裙履皆如墨。飄飄不類人間。媛也。受益以爲異。縱馬觀之。風來悅起。奇麗非常。約從者知爲府小吏之女。年及笄未許人。受益屬郡守求爲貳室。彊委禽焉。入門。受益遷潮卽盧隨任之潮。旦夕事主君甚謹。動止皆有禮法。受益及嫡妻屠氏皆愛之。受益多內寵。好交遊。客多拜受益爲義父者。

於是諸姬皆有義男女。年節悅辰。稱觴上壽。甚噪。盧獨拒不納。曰。爲有二十歲之母。得三四十歲兒乎。一時仲之。司馬別駕海陽余永貽各營將弁及鄉士大夫皆往拜。厝其館于受益之旁。時康熙四十一年秋八月二十七日也。受益山東人。事母孝。時稱薛孝子。盧氏閩之建寧人。殉節時年二十有八歲。

論曰。婦人以立節爲尊。分位非所計也。使盧不死。不過豢常一厭姊天下豈少美人哉。從容就義。骨有餘香。雖泰山之重。猶翟之輕。無以加於此矣。世有身爲大臣高談殉國。而或呼家人飼猪。或逼辱壞襲。視盧氏之貞也。盧北方士。落海陽終不克。終今將隨先君於泉臺矣。

屠夫人汪曰。若年少。毋自苦。若未有子女。盧負一生。吾當爲若善處之。盧謝曰。妾志決矣。諸姬猶竊笑且拜曰。幸志喬耳。吳且不盡哀。何有於死。盧悉出平生所蓄。梳臂環衣服。朱提玩好。針黹雜物。遍遺室人。然後及其母。其父。其兄。皆拜辭。別衆以好言慰諭。亦未敢遽信也。還入室。取繒帛爲縊。挂檐架上。投而逝。家人大驚。喧傳潮郡守梁文煊聞之。遽往視。曰。烈哉。風化所關。不當置屍側室。命舁出中堂。觀含斂拜而奠之。司馬別駕海陽余永貽各營將弁及鄉士大夫皆

邑志逸其傳余聞之山人陳璞（沒山人幼）特表而出之

烈姬舉動種種出色卻又周到細密從容慷慨兼而有之作者慘淡經營極游龍矯潔之致太史公得意筆也

許門節婦列傳

吳氏南靖崎溪儒家女許逢桂妻也逢桂、明進士、四卿公祚昌從孫世居漳浦之西郊景文里兄弟四人逢春桂其次也三逢龍四濤籲乎庠皆醇謹力學能承祖父教在舊閥中最號有家法桂年十八娶吳年十四春結褵冬舉子時春未幾桂沒吳年十七自矢守孤親戚哀之而懼其難也吳從容鎮定喪次外罕聞哭泣養惟孤兒飢飽寒暖飲飼衣服是節家中賢庶出入大小諸務悉聽翁姑及伯叔處分不參一毫己意一時春既就外傅猶躬爲執巾沐垢撫若嬰孩春性孝能自立悲母之苦節也念非讀書莫可以成名報母者稍長善屬文娶婦蔡氏西林士人女與春生同年亦純孝相得甚歡週年而有子一堂之上三代怡怡衆謂節婦功成矣亡何而春卒年二十有一蔡晝夜號哭不欲生人勸之不止每哭輒嘔血謂姑曰母年甫二十四可撫孤孫成人兒夫婦不孝負罪相從地下耳血淚俱盡後春一年而卒遺孤能振古一歲吳撫之衣食澆濯教誨視撫兒時加謹能報舞

勺象每言及父泪涔涔事祖母奉命惟謹所親皆歡歡慰吳亦竊復自慰謂此子之庶幾有成立也一年十九將授室矣忽病沒吳捫膺呼天大慟曰吾年十七哭夫守予三十四哭子守孫謂繇在予與夫俱在耳今孫又亡三世拮据惟我一身我更何守哉絕而復蘇自是哭不輟時輒昏暈與語多不省夫弟濤攜其子時彰告以爲嫂立繼額之而已遂不復起以維正癸卯夏卒年五十四行道聞者莫不隕涕欽其節哀其遇云時彰入繼時方十齡今成立矣

吳氏性娘逢桂妻族妹也年十六歸逢龍性和而能敬動止言笑事事有禮法似承理學家閨訓者逢龍沒氏年二十四遺孤時夏方五齡次時旭未及二歲自以孤幼舅姑在堂不可頃刻離凡十餘年不歸父母家雖父母强之不往也姑有疾氏籲天願以身代視湯藥臥起扶持痾癢抑搔徹晝宵衣不解帶若五閱月或夫弟從予侍間歸已室然漏下三四鼓輒起井井時盛力學有聲年二十歸時盛有賢德內外有呻吟聲即立至姑喪數日不食乃啜糜漱口而已立節皆足撐持宇宙大吳之事自古鮮聞二孤八載以哀毀成疾而沒論曰兩吳立節皆足撐持宇宙大吳之事自古鮮聞哭夫哭子哭孫五十一年之間三歷奇慘孫亡何守聞其語而不墜淚若非人也小吳純粹可爲禮宗功

成瞑目鹿水梁山此二氏大足增色矣蔡與鍾皆之死靡他以哀毀孀年不求令未亡人觀之何許門之多苦節也余閒大雪之後必有陽春苦節之家當有達者能無望於其後之孫子乎

一門五節厥境已不可問況有撫兩代而無成若何辜于天俾至斯極同一苦節之中却又有幸有不幸也沈痛雅潔情文備至令觀者泫下涔涔不忍卒讀

海陽陳烈女傳

陳烈女名寶娘廣東海陽人府小史陳子頡女也幼聰敏有弟讀書旁觀輒成誦通孝經內則以古賢女自期代母操井臼食貧作苦循循乎大家風範焉年十二許字邑人黃士振士振父開春太學生也卒已捐館舍女聞撤嚮珥疏衣粥食越葬未嘗一華飾里人方嘖嘖孝行以爲賢且知禮未幾而士振訃至矣時在機失梭昏仆坐地捶胸慟哭少間請奔喪父母不許女嘆曰夫若天也既失所天有死無二然必親三年之喪始盡未亡人之禮今二親既不我行死且留餘喘大母劉氏勸慰之泣曰兒非不念父母自寸不孝顧婦人以貞信爲節僻節辱親不孝尤大伯母侯氏嫡守者教以在家守義可慰父母心完貞志節孝兩得女曰伯母苦節乃爲孤弟在懷宗祀爲重兒所處不同各行其是而已遂絕飲食三日水漿不入口出篋中手迹少時珍玩雜物悉焚之書籍筆墨付諸弟勉以讀書治數行下父母防之密不得死佯改容機聲軋軋若無事者舅氏劉亮夫乎名乃覽喻

慨然許諾父母以爲信防稍疎治觴欵留忽而雷雨大作家人晒衣服者急走收之則見女已自經爪架間疾呼不應急解下死矣雖甚雨而衣裾無沾濕日遂郎跡之匄時康熙壬午六月廿有二日也年十八形神不改於簏中得遺詩一首有奔喪違妾願迅歸等句

例未題旌檄還致祭給匾褒之夫家迎其喪合葬千百丈埔之原

論曰陳女幼知書通孝經內則以古賢女自期立志固已不薄矣洋水未迴鵠偶分飛使其長侍膝下未嘗不可扶柩綢繆增鳳城山川之重然曠日遲久事勢難不如一時烈烈含生取義之爲快也人生百年總有一死患不得其所耳陳女雖死猶賢于生嗚呼可謂明哲也已

烈女當日一決耳寫得有學有養有禮守義毅然不可回細微曲折無所不到論曰死賢于生其得斯文之謂耶

潮陽陳烈女傳

陳烈女名菊娘廣東潮陽人農民陳錫謙女也幼端重不妄笑語孜孜以紡績爲事鄉間俗樸無紛華惟春社蜡臘梨園歌舞婦女羣趨視爲遊樂女終日靜坐不出房閾鄰強之亦弗赴獨與母居

年及笄許配隣鄉萬阿一一故農家者流敦本尚實孝弟力穡兩家門戶旣相當情性亦頗相宜雖男女未逾氷父母往來固款然周旋也俄而阿一病女聞之憂形于色少飲食及病篤益憂甚竟日無一語寢食俱廢一日晨起忽訃至其母以堵家相距不遠且方值農忙習熟舍皇赴視之女不從强之不得其所耳陳女雖死猶賢于生嗚呼可謂明哲也已

比母歸則見其端坐弗起呼之不應取素帶爲線牲米楣間以頸投之凝然不動聲色已變矣一時康熙辛丑秋七月五日也女年十有七歲夫家求其屍合葬焉鄉人義之醵金爲立嗣且共磨石表其墓

藍子曰往余攝篆潮陽陳女事已越七載矣寂寂未有聞於余耳者蓋時當頻年荒歉後甫少脫巾而

呼萑苻澤野獄訟充斥未暇一爲訪求而邑士大夫亦殊遑以此見示事機錯過雄典未膺深可惜也庚戌秋有預修郡志之役邑孝廉陳君能夏共相晨夕始爲余言之因屬君確訪事實列入郡乘併溯陽邑志亦令載筆者修補陳烈女所以得傳于世孝廉其力也余既重自愧且更爲烈女幸焉

不事雕鏤自成文采以烈文從容就義事跡本佳無所庸藻嶺耳作者好善之心盎然行墨之表

鄭烈婦傳

烈婦鄭氏廣東澄海縣儒家女海陽縣民梁至良妻也至良繼母所出有前母兄曰梁某爲諸生繼母亦(眞可偕)事機錯過雄典未膺深可惜也庚鄭姓孀守撫孤視前子如已子生與至良兄弟怡如(鄭烈婦傳)也婦年十八歸良良性孝友任勞勤藝圃力田以衣食其兄使專儒業婦事姑尤謹睦娣姒井臼操作灑掃除之役皆獨力爲之姑喜良夫婦之能承歡又生得采芹列於士類儼然詩禮人家可以娛老矣雍正三年乙巳至良卒遺孤女三歲姑痛子傷心慮婦年少家貧必不留哭之慟婦失志養姑且云有五月娠倘得男可延夫祀姑曰如窮餓何對曰婦自爲之所即餓死亦甘心耳居無何而梁生有不可問之意婦堅貞自持俯首飲泣生不能容迫改醮婦不可生故伺之霪潦哀求請俟腹中兒誕育生不得已暫聽既產男不數月復迫益力以爲必將累已婦曰我自求食一絲一粒不以相累也家有田八畝生悉鬻之婦分得圃畝許襁子牽女荷鋤種溉於羣從娣姒間爲針黹爲麁舂易畚米以奉姑養子而自食糠粃時

潮中歲歉米斗至數百錢丙午丁未荐饑流亡載道婦拮据幸延殘喘姑及子女皆無恙人咸重焉生憾其無去志自計窘之值族女與生之女鬬族女走依婦生女逐而行兇婦阻之遂恕於父母皆鬨擒婦出撻婦曰我知罪矣無以寡弟婦軀體辱拳也生猶不肯已擢婦鬢毛用猛力連拔之婦既歸房中念所親毒虐無已勢不可以復留惜然默坐夜出平日所績麻及敝衣裳投之火恐火光為所覺手持小釜火起即覆之又以衣裳各一付女曰此猶可蔽體若留之明晨母將去若善視幼弟早起跪姑前泣曰婦不能復事姑矣姑哽咽不能語又遍辭舊從婦似皆欷歔歎息而別家命一原媒偕之去媒即姑鄭族子也婦行至廣濟橋仰天一慟呼其夫者三遂躍入韓江死時雍正六年戊申六月朔日也婦家無父母昆弟生嗣原媒以失水欺鄭族而泯其迹焉雍正九年辛亥海陽尹張君修邑志嘉婦節烈為次其事於遭賊完貞與諸難婦合傳曰雖非遇盜也情與相類傷哉

論曰余讀海陽縣志至鄭烈婦事不禁三太息也其

旨遠其詞嚴蓋尚有春秋書法焉婦女守貞綱常底柱奈何強使易志全無閨隱之心天地間有此毛角人乎余悲鄭氏之忠哀其遇欲詳其事蹟博問諸正人君子久且確而後論定秉彝好德人心同然貞魂能終寂寂哉將直書生名則生不可以立于人世余職在彰善不在癉惡姑為諱之即鄭也亦志為夫立節耳之貞之烈皆足為綱常底柱且烈較烜赫則逼之乃所以成之何必復留遺恨於毛角之親含笑九泉可也

鄭氏苦心苦節聞者酸鼻偏有此等不仁之親可恨極矣然年少守貞閱歷艱難不如烈烈一死較為直截廣濟三呼聲聞千載誰謂烈婦不凜凜如生耶逼之乃所以成之最為確論

陳烈婦傳

烈婦陳氏名貞娘海豐縣民陳英芝女同邑黃允卿妻也年十九于歸前一載而允卿卒氏號天慟哭絕而復蘇者數次決意殉之有遺腹娠數月矣舅姑勸之延夫祀婦曰諾及月辰產得男家以爲慰婦抱男拜舅姑哭而納諸姑懷中曰婦不孝不能事毋反以窺孤累老人婦死有餘辜也即絕粒不食所親皆泣涕多方勸解婦且哭且拜曰夫已死義不能獨生所不早從地下者以身有數月之娠耳茲幸得男吾願畢矣絕食七日而死時年二十歲與夫合葬于大安之原

論曰陳氏之死何其急也舍生取義若恐人之奪已而過此即已無及也近世丈夫作事多遲疑能如斯之堅定果決者有幾哉海豐詩禮之邦士敦品行女尚貞烈沐浴 國家化行俗美非偶然也邑有節婦許氏爲黃元輔之妻年二十一而寡遺孤週歲矢志守吳公吳公欣然爲請旌表余是以知之王公在豐日淺適丁饑饉盜賊之秋邑人士未遑語及今去邑四年猶留心風化惻惻不忘若是則君子之所爲可知矣許氏尚稱未亡人應俟後之載筆者

敘次簡質不事捕張而烈婦通身精神奕奕楮上論中帶出許節婦尤見苦心生人無立傳之例得此齒及已不啻預爲立傳矣顯微闡幽維持風化不淺

貞烈張女傳

貞烈張女名愼娘廣東海豐人諸生陞有惠女也許字謝復開之三子曰錫川復開與有惠同庠兩家皆詩禮門戶相當意氣相投合錫川年少能讀書衆謂東牀不偶矣年十八未于歸而錫川病沒女聞訃悲慟慨然有殉亡志哀告父母請奔喪許之蓬頭易服帶泣詣夫家執喪禮舅姑嫂皆憐之一念夫嗣未立未可死且父娶痼疾恐以女故傷父心強啜粥朝夕侍父湯藥孝養周至及期年有惠疾已愈女復泣告父母請舅姑爲夫求壟地地既得女聞之欣然曰夫有後而壟有地吾事畢矣是夜投繯死時康熙五十有六年仲冬朔日也女年十有九歲兩家父母義之與錫川合葬焉

論曰巾幗爲名敎之于城吾於張女見之爲夫立節貞也不忍傷父心孝也汲汲求爲夫立後爲夫擇壟地仁也夫有後而壟有地慨然赴死烈也女没後之

十五年海豐縣令尹王公厥其事于志陽太守爲請旌表余始得聞其詳嗚呼如此人者豈可以不膺旌典哉

張女大有見識步步從容無一毫激烈氣及得死所慷慨直截無一毫兒女氣可謂巾幗偉人

程節婦傳

程節婦福建漳浦人儒童許琛妻諸生程憲淳次女也年十九歸琛琛卒婦哀毀欲以身殉姑及祖姑弗忍也苦勸之婢僕克盡婦道事舅姑祖姑甚敬謹逾年清勤有道腹娠請俟其產得男可延夫祀若女也別立嗣姑許之已而果得男婦喜曰夫有祀矣潛製新履及衣飾送終之具人問何爲答曰自備耳不孝不能終子職不以身後事累親也夫既小祥婦經營家事從容整楚人莫知其意壽自經死時康熙六十有一年秋七月也人士以告于蒲令君給匾旌之論曰程氏之死不激烈不濡遲抑何其和平中節也良人有犯自足含笑九原喪至小祥雖於禫未終於禫夫則已可父從容慷慨兼而有之巾幗偉人名教桂礎特兩家門戶之光云乎哉

樸實直書不事鋪張潤色自覺雅潔可傳

鹿洲初集卷十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劍山曉敏本魯之評

記

棉陽書院碑記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余謂非必天下也即一官一邑亦然欲正風俗必先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賢才不可多得當培養而玉成之然則化民成俗之方興賢育才之道莫急於明正學潮邑爲嶺南文獻之邦昌黎過化趙子助教而後英賢代興文章星炳號稱極盛獨正心誠意之學濂洛關閩一綫相承之道統則杳乎未有聞也余以菲才代庖茲邑適當頻年荒歉之後脫巾而呼耆五營持梃而奪耆田千七百有餘人耆遍野伏庭攀輿繁言相告訐耆盡瘁經營鋤荊斬棘兩月而始稍就緒不謂廉恥道喪有林妙貴胡阿秋之孽後夫教流毒遠近歷多年所招誘四方無賴爲徒數百人駕言能書符治病

鄙人求嗣又能使寡婦夜見其夫以故城村風動潛
楊惠豐之人無不篤信其術重研而至余聞而疑指
躬詣禽之庭鞫其所為多不可問乃毀二渠魁從犯
以次杖儆餘黨數百輩皆人其人邑紳士方以珍蔌
消妖洗穢濁而清明為快余則皇然內慙謂教化不
興使吾民泯泯梵梵以至於此實官斯土者之咎今
羣邪滅息醉夢初醒此風俗還淳人心迈正若孑道
長之一太機不可不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籍其庶
千官毀其奸竇更其門牆以為閭邑人士讀書講學

之所榜曰棉陽書院棉之風俗將於是乎正棉之賢
才將於是乎得之矣顧惟書院之建必崇祀先賢以
正學統正統不明陽儒陰釋之徒皆得竊其似以亂
吾真宋有白鹿書院亦有鵝湖書院明有河津餘干
之講學亦有新會姚江之講學同學孔孟同談仁義
而操戈入室甚至詆紫陽為洪水猛獸毫釐之差千
里之謬夫非天下後世之大憂歟周程張朱五先生
上接洙泗之正傳下開萬古之聖脈宜俟侑斯堂春

秋祀典勿替俾學者識所依歸而異端邪說不能淆
亂孔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自書院
既建以後邪說息詖行消人心正風移俗易禮樂可
興余亦幸茲雨暘時若百室盈寧得于簿書鞅掌之
暇與諸君子橫經講學瀾白鹿之淵源寨鵝湖之坑
阱雖不敢謂廓清摧陷可能於斯道有功亦庶幾茲
邑之風俗人才由斯而一大振起哉希聖希賢自是
儒者分內事世多聞之震驚則不學之故也吾所謂
學者非窮高極遠幽渺難行之謂卽在爾室屋漏人
倫日用之閒爾心無邪則為正爾意無妄則為誠爾
為善人無為惡人則可以為聖人尊君親上祇父恭
兄爾之能事畢矣文行忠信是為四教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吾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此所以興賢育才若
亦在此願諸生發憤自雄以聖賢為必可學登五子
之堂讀五子之書行五子之事濂洛關閩將復見於
今日夫寧獨一鄉一邑風俗人才之關係也書院為
屋三中祀周程張朱五先生前為諸生出入行禮之
所後為閣存堂凡學舍十有八院左有隙地可擴充
尚遲有待余黍一日長敢不揣固陋而為之記若春

秋典禮祭享田租同學諸子姓名另書他石
其氣味似曾王諸記而其精詳醇雅應不從唐宋
大家中得來故是古今不刊文字鳳凰五色備衆
見卽天下大安寧此文之占驗亦如是

重脩潮邑義學碑記

自古美玉必藉良工美才成於師友師道立則善人多
大家中得來故是古今不刊文字鳳凰五色備衆
見卽天下大安寧此文之占驗亦如是

重脩潮邑義學碑記

自古美玉必藉良工美才成於師友師道立則善人多
溪豈欺我哉化民成俗之原惟在師嚴道尊人
知敬學是以昔賢殷殷立敎澤宮之外復有義學之
設責之專任之重也潮邑義學在縣治譙樓之東始
於康熙二十四年前令臧君憲祖創成之爲齋舍凡
二十間迄今將五十年牆傾椽朽瓦楠頹敝春雨漏
淋無地容足諸生猶勤勤於學聲琅琅出金石閱余
愛之因捐清俸設法與脩先小學次大學幽齋曲徑
靜几軒窓雖在閭閻之中而有山陬靜穆之致不可
謂非讀書之善地也士爲四民之首一舉一動關係
民風士習端則民生觀感興起日趨于厚不端則鄉
里效尤放縱日競于邪故士不宜妄自菲薄當以言
坊行表爲已任潮邑文物之邦民風未盡淳美今盜
賊廓清豪强斂跡訟師棍蠹漸次驅除加以歲登大
有萬井盈寧正我民安居樂業興起敎化之秋也余
不佞不能家喻户曉惟有隨事誘掖樹之風聲使知
孝弟仁讓爲官斯土者之所樂聞而所藉以身體力

行爲鄉閭率弟仁讓之矧式則斯望於諸生助我者非細也余以閭邑人心風俗今寄其責於諸生而又以諸生立心制行學問文章分寄其責於司義學擁皐比之一二人可不謂專且重哉明經姚子先登，學能文之士也根抵深厚不同流俗可爲諸生師表茂才鄭生大釗醇謹好學足跡不輕造公庭以之小學課童子克稱其任義學之脩二生等土木董工匠悉心經理備極賢勞余又念學租微薄清出前人乾沒官租文會張陂沙港濟糧歲共穀二百餘石以

爲棉陽書院及大小義學師生膏火之資循例詳請不知上官其許余否倘邀嘉惠亦斯文之慶也自笑寒酸力微規模窄狹未能恢而大之睇茲義學之側有前令彭君未成之廢祠牆垣露立基址頗寬以之擴充義學建講堂齋舍當必大有可觀者此與棉陽書院之左柯家廢地如出一轍余曾向柯生購求爲書院增亭臺講室而生以外出未歸阻余之興二者皆余心中所欲爲之事未知余之駐此有幾月日亦強顏批爲人所忌而上官憐我狂愚欲改謂他邑以去恐土木工程非旦夕所能竣辦後之君子有與余同志者不獨諸生之感亦余所厚望也義學諸生濟技彥皆一時之選而拔之劉生峯銳林生之檻鄭生大成林生愛霖與書院復舉常士也附書于后以志一時人才之盛

此與棉陽書院後先告成者也下車以來惓惓庠序不期月而士奮于學俗趨於淳至誠動物孰謂風俗難變哉

文光雙忠祠祀田記

棉陽之祀雙忠自宋熙寧閒始也邑志載軍校鍾英入貢京師道出睢陽拜張許二公之廟已夢神告以將偕南行指寢殿筒中遺像示之鍾事竣還仍過廟如其指寢殿探篋筒果得像及銅輥以歸一夕而至棉人奉欽仰二公忠義謂靈爽所依必致佳祥千百載城池可保無患乃建廟祀于東山之麓於是香火遍棉陽鄉鄰僻壤皆有廟而文光寺後一祠則因明末寇亂薄城城中諸紳士於嶺東古廟請二公神像入城捍禦者也賊望見忠魂金戈鐵馬率神兵殺賊遂遁去城賴以安於是立祠祀焉額祠惟田乃可久奉香火恐後來未必能繼僧乃請于邑之紳士捐貲置產爲歲時薦享香燈之費得貴山都八曷中田一十三畝二分有奇請余書于石余惟潮俗多淫祠自昌黎公建邦啓土而外獨雙忠大忠祀宋丞相文文山先生雙忠祀唐睢陽張許二公皆可使百世下聞風起懦維千秋綱常於不墜考也使當日睢陽無二公據守則賊勢披猖江淮以陰東南半壁中興一字夫豈易言前輩謂唐之不亡二公之功不在李郭下誠非阿所好者矣二公平生氣吞逆賊忠憤常周宇宙亘萬古而不爲少衰使見戎馬近郊梯衝乘墉必怒髮裂眥殄殲醜類不留遺子此理之必然而不可移易亦爲民禦災捍患之常非棉人之好爲語怪也一棉之忠義食祿不分憂乘馬不濟難吾知免夫思忠義之爲美凡一毫非忠非義之事皆不敢爲則孝弟由此而生而風淳俗美爲太平教化之助則崇祀二公捐貲置田者之功亦不細也一移饑埋蔕不憚煩勞庶乎韓公所謂頗聰明識道理者而余絕不敢與之遊恐蹈昌黎大顛故事貽後世不白之譏而其有功於斯祠則與諸紳士一片苦心均不可泯沒也是爲記

張許二公忠義關係千秋臣節祀之爲宜作者遂欲藉此以化濮棉疆可見民生風俗惓惓在心無一時一事肯放過也

遊夢筆山記

夢筆山在浦城西北郊距邑可半里相傳江文通讀書處也余童時即聞茲山爲浦城名勝思欲一遊不可得乙酉春從學使沈心齋先生至其地出郭眺之心甚喜行愈近而興殆索然遠望有二三古柏亭亭可愛既至則奇止此矣柏之下爲寺寺之旁爲文通祠俗僧數輩荒草一塢非有他景也其爲山也卑而小既無巍峩壯偉俯視八州之樂又無奇峯怪石幽泉曲徑爽人心目之間徒以頑然一拳土久享芳名終莫得其解請以問後之來遊者

遊茗川記

世間負重望而無實者何獨此山爲然而藉人以傳附驥乃顯則此山亦其一也高步遠眄古雅絕

余甚惑焉豈所謂地以人傳者非耶不然何其負重望而中無實也將江郎才盡而茲山之勝亦隨之余

遊茗川記

丙戌仲春既生魄何子馥庭從余遊茗川茗川舊名也在郡之東南蔬圃數百弓環可二里爲庭家別業也右臨巨園園有巨池池有亭亭後有竹循竹而下池之東也有梅花閣閣外梅樹繚繞實纍纍如貫珠落落寡儔容宜避暑池之西老柳偃蹇倔立小草芊芊敷茵茸茸木槿紛敷蕃可愛行三四十步有小池荷錢方出水從池上過石橋即南溪草堂也極西又有池無奇景取其水便于種菜云折而北更十數椽風送花香烟飛嵐色鳥雀語桂蘭開如笙簧聽之忘倦轉而南則高堂大廈難以吉景稍轉爲篆松軒臨巨池投罟于水魚應手至豪歌放飲攘臂談天下事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嗟乎如斯名園其可易得乎哉單寒卓犖之士類能爲小水增光而天若獨嗇其遇甚至欲求容膝之安以與古人相晤對如在三島十洲可望而不可即而膏粱貴介名園深美不爲鷹隼犬馬之場即爲呼盧陸博之地而天每樂畀之而不吝吾不知其何意也吾子年少未知得斯景之難則未知不

負斯景之難夫惟知其難而後能長保其有有之而
負之未見爲能保也余秉一日長鳥能已於言哉遊
興酣作記示之

清音幽韻歐公所以起五季之衰也是作頗擅其
勝

遊武夷山記

閩中山水幽奇以武夷爲第一余之結想遊玆也十
年矣武夷居閩北之崇安去江西爲近余家漳浦在
閩之極南地鄰東粵相去千五百里吾儕能遊武夷
之上百未有一不獨余爲難也蓋非有力者不能遊
即有力者非有便道經歷富沙潭陽之間欲其窮趨
月之力出千五百里之外以遊名山亦未易覩斯豪
舉哉已丑夏吾師沈心齋先生重來閩嶠送之至崇
安因得以從遊武夷殊快甚登閩津亭入古觀參天
丹木夾道繁陰遂遨堂上遠後庭摩娑斷碣以爲娛
遠望高岡矗大石壁有幔亭二字大可二尺許黃冠
云方廣各一丈乃寧陽大子手書采茗童叟復鳴鳴
歌唱相上下洵可樂也出迴廊臨清溪土人編木爲
桴畀余乘之由一曲溯流九曲兩岸奇觀目接不暇
大王峰巍然高拱玉女亭亭若迎若送其餘羣峰羅
列拜舞俯仰進退皆似有眷戀情緒大抵海內名山
多奇在石未如此山渾然石骨儼似人工削成巉巖
峭壁瀕大於廬水泉從石末迸出瀏瀏竹樹間如天

半飛花滴歷澗底峰峰皆然峰下溪流潔洞坐水遊山飄飄有仙意所以老氏之徒號爲洞天而吾鄉山水無復有能出其右也余乃舍桴而步遍陟高巖訪名賢遺蹟拜紫陽夫子於精舍謁定大諸先生祠至接筍峰而余倦不知何適矣峰高插天周環陡絶昔人以十圍之木長十餘仞者爲梯梯斜倚復接如登天之勢至上梯復窮則過雞胸石石僅容足右壁立左臨澗谷不計丈尺必手捫鐵索斜行不敢反顧行可三十步稍坦右有亭今廢從石畔排闥入過劍谷小天足則隴崖從人多猶豫有半途而返者或竟坐峰下以須黃冠爲余言昔人多避兵於此若城高巖晚對峰金井甃鑿大小藏三姑石小桃源皆避亂勝槩而云余是以知昇平之樂而登臨之自適也假使余生大遊閱一覽臺九曲諸峰歷歷足下尤遊人所托跡當海宇未靖之日即有力好遊且無由一至於斯就令生長斯土而緣崖循谷惟恐見獲何暇領奇問勝聖人在上宇宙肅清山川木石倍加妍秀此日吾師弟子從容暇豫攀躋徜徉於此間可不知所由來與

抑余又有私焉余與茲山相去千五百里籍非吾師之來得以追隨便道經歷於此則余之來遊亦止何年耳因執筆而紀其事以志君師之恩於不忘若夫奇峰怪石之位置幽巖洞壑之隱淪仙舟虹橋御園之故蹟前人之說詳矣余皆不贅

紀遊大略不過山水洞壑之會心耳獨寫太平清享推本君恩自是滿腔忠愛念念不忘勿僅作坳州諸記讀也

除庭草記

己丑夏余歸自武夷過三山留中丞儀封張先生官舍西園桐陰之下有軒高爽窓几明淨余樂焉庭前亦草蔓莽多雜莠名花怪石沒其中余惡之顧謂童子斬之蒐集其穢鬻多刺者烈火焚之蕪穢既清佳景畢露余方以爲快友人陳尚友李鱗蒼適焉而來尚友曰濂溪窓草不除子奚爲者鱗蒼曰丈夫當除天下安事一室余曰噫嘻善哉然吾亦聞之矣稂莠不除反害嘉禾榛蕪不前終成斧柯振古如茲今亦然耳夫濂溪窓前細草芊芊紛披可愛未如蘼蕪延而其中古幹異卉奇石假山參差布列皆數十年之內所羅致於數百里外者吾不爲表而出之蓬蒿之下也可乎哉彼諸治心去私克己而後天與復焉譬諸治國屏邪遠佞而後正士昌焉若陳蕃者明於大而略於小雖有掃除天下之志而疎於爲謀語以淹敗是亦大言欺世者耳古之人夙興夜寐洒心滌慮微而固於所忽兢兢乎慎與密無地不然未有忽近圖遠不能治其一室而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

今人舍垢而所不容而余獨斤於此亦迂且偏哉然使聽其滋蔓而莫爲撲滿則心目之間常存茅塞雖使濂溪居此亦不能以終日二友喟然嘆曰有是哉盡書以記之

除草細事却說出許多道理所謂小中見大也試觀古來當大任者無不小心慎密未有忽近圖遠而能有成此文實實見到非是好說大話

餓鄉記

醉鄉睡鄉之境稍進焉則有餓鄉王蘇二子之所未嘗遊也其土其俗其人與二鄉大同而小異但其節尚介行尚高氣尚清麝媽聖賢排斥庸俗則又醉鄉睡鄉之所未能遽也昔者伯夷叔齊嘗營造是鄉愛其境婆娑不忍去鄉之人留之輦奉爲主凡有過客慕其高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是鄉伯夷率鄉人更訓典嚴條納日入郊迎伏謁禮甚恭欲以主位讓孔子不顧然亦重違其意乃借館弟子爲停驂者七日其後孔子之徒如曾子子思原思輩嘗竊往遊焉或三旬九食或并日一歸大抵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陵陳仲子矯廉於齊齊人疑之仲子投是鄉三日欲親伯夷夷笑而麾之曰若避兄離母非吾徒也仲子慚而去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尊徒步數里門伯夷壁額曰亞夫祖人豈足以居此但彼既來亦不可拒者顧左右即於里門別搆數楹與之亞夫樂焉未幾而卒臣鄧通亦貿貿然往伯夷叔齊勃然大怒曰吾鄉固清白世界也豎子敢來相辱命左右擯出數十里外撲殺之而延晉處士陶潛以高風蕩滌蓋穢潛亦舍彭澤令與夷齊交稱莫逆焉然潛性放誕不能安每遊越境與王無功遊夷亦不禁梁武帝爲侯景所迫逃入是鄉伯夷不納因叩頭力請不肯去卒免侯景之刃夷懼爲天下通逃藪爰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納日出數十人要於路以覘客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義士辱親儆鄉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爲賤隸鄙夫亟撲殺之里門之外至於富貴庸人亡命至止亟遣之去無辱辱齒自是之後遊者日以衆不得入者亦日以多爲所敬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范仲淹而外代不過數人焉近世士大夫字有得其門而入者也吾友黃(知)超甫嘗遊是鄉歸爲余言此中佳勝非俗人所知余初未以爲然年來偕越甫聯袂而征未半途覺遺路險巇(嶮)苦不可耐復魂強前行忽爾氣象頓覺別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漾漾其民渾渾噩噩忘貧富貴賤三光如飛彈大塊如轉圜俯視王侯卿相不啻蠛蠓之尊持梁肉肥醉飽欲死殊覺可憐莫甚焉伯夷叔齊皆爲余言是鄉來

歷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彼未入時虞帝大舜及商臣傳說膠高皆嘗流連是鄉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公竭吾徒而來請蓋天將有意於是人必先使閱歷是鄉以增益之二君其亦然乎余笑而不信但樂其鄉人之不余拒也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七下議論盤桓盡興而歸深以爲二人獨得之秘恨生無功蘇子瞻之不獲從吾遊也士之不自菲薄有志是鄉者自行束脩吾將誨之

此非遊戲之文乃鹿洲庚寅歲實遊是鄉作也經

日不食寫此一段遺意謂孔子大聖尚且在陳七日不食曾子子思諸賢或三旬九食或并日一食我亦不過餓鄉中遊客何敢怨尤又恐世間小人而餓者藉口故特以夷齊作主分出等第或辭去或撲殺竟似絕妙佳境不許庸人問津者惟彭澤昌黎諸君子可常往來耳然徒餓亦甚氷冷故又參出造物深意

出舜說諸公將降大任者便覺此餓是造物深意大不寂寞即此可見其氣之雄志之壯不爲困窮束縛學者常存此等胸境則無入不自得矣

盤陀宜城記

出浦南二十里許無象盤陀之間有地寬曠瀰漫數里置之荒煙荆棘者千餘年矣昔人就其西爲市市亦寥落今未廢附近居民若晨星十數里外亦無鷹紳賢達鉅公名儒地瘠薄而人鮮少覩風景者之所不道壬辰夏五余與李君遥唐遊展南下至斯境心甚異之氣象開豁山川發秀遠近地無可與比者其高而潤者如圭璧錯而列者如旌旗昂然插雲霄者如鎗如筆坦然圓且厚者如鼓近者不遥遠者咸朝而居爲東南第一勝槩城西因舊古址恢廓規模以來四方之商賈西偏潴水爲湖大開書院集四方學者土田既多溪水潆帶吾兩人顧而樂之謂其宮府之才廢置開散因相與度地指畫窮原竟委允宜築城相師友其間城北行二里許有雙澗從大山負石飛下境幽奇清絶種梅竹成林搆別業於中夾道植楊柳直接北門城南跨水港當孔道爲閩廣往來之衝種松蔭三十里下接蒲葵關上達浦邑東臨綏安溪縱舟順流亦達邑治兩岸桃柳聯綿紅綠參錯依稀

江潮風致城之中祖廟庇廡居室社倉家塾樓臺各有佐次花塢果園沿沚舟木各有等差凡內外宜高者築深者浚亭者亭榭者榭橋者橋閣凡花之類無不畤果木之類無不植不十年間棟宇連雲菁蒼暢茂人民多則田地肥美詩書盛則名賢奮興人門而贊其吾兩人之謂乎然以茲山形勝不生於大江南北之間為王公貴人所識拔徒偃蹇荒徼見渺於田夫牧豎而吾邑士大夫亦無有獨具隻眼相賞於風塵蓋亦兩有不幸者矣顯微闡幽是誰之責也作宜城記

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斯文豈眞作是想知其胸中別有寄懷不覺于官府之才廢閒散八字露出馬脚可見借題發揮固不在此地之宜城不宜城也

七賢圖記

此吾老友鶴石翁所貽也時雍正己酉春余以公忠為同鄉廉吏待罪潮陽鶴石聞之驚悸輕千里遣一介來覘余既緩緩相慰藉且惠此圖以供玩賞良友高情於斯為摯感可知也拜而受之則所謂七賢過關者孟唐時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孟浩然鄭虔也降冬雪後興會飄舉偕出藍田關遊龍門吉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而笑知內味美則對層巒而嘯其吾兩人之謂乎然以茲山形勝不生於大江南北之間為王公貴人所識拔徒偃蹇荒徼見渺於田夫牧豎而吾邑士大夫亦無有獨具隻眼相賞於風塵蓋亦兩有不幸者矣顯微闡幽是誰之責也作宜城記

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斯文豈眞作是想知其胸中別有寄懷不覺于官府之才廢閒散八字露出馬脚可見借題發揮固不在此地之宜城不宜城也

七賢圖記

此吾老友鶴石翁所貽也時雍正己酉春余以公忠為同鄉廉吏待罪潮陽鶴石聞之驚悸輕千里遣一介來覘余既緩緩相慰藉且惠此圖以供玩賞良友高情於斯為摯感可知也拜而受之則所謂七賢過關者孟唐時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孟浩然鄭虔也降冬雪後興會飄舉偕出藍田關遊龍門吉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而笑知內味美則對層巒而嘯孟浩然像詩云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亦自成清風滿摩詰圖中詩與長卿畫圖之證也倣鄭虔意譜斯圖名曰靜參明浙西錢塘人姓戴氏名進字文宗又號玉泉山人山水人物擅一時之望鶴石曾祖宦浙江時得斯圖以為至寶傳家四世今鶴石割所愛以畀余敢不珍而重之時披此圖如對鶴石行將入深山結草廬徜徉林皐之勝當挂此圖于幽巖邃谷竹亭石厂之間如晉接曲汀青蓮六七公一堂尚友又若七人之外隱隱有鶴石一翁追隨

上下於其際亦庶幾不寂寞矣乎濡毫作記以示子孫俾後之覩斯圖者千秋百世而下無不知有鶴石併鶴石祖宗之精神亦儼然不朽焉斯弗虛良友之賜也已鶴石姓陰氏名念珖字琢素閩之寧化人鶴石其別號也辛亥莫春十有八日記

故人情重一紙千金況家傳手澤實珍重若乎低回唱嘆意緒縈綿想當年伯玉交情與坐問使光景有非筆墨所可言盡者鶴石此畫可謂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陳玉山畫記

海陽山人陳玉山高士也以善畫名一時余耳熟焉顧余于畫素少所許可又所見皆時流俗筆堆青砌墨無一可人意者因以此輕量天下舍毫士自謂玉山名弗信也庚戌秋以纂修郡志之役得與玉山游見其端方靜穆無世路脂韋之氣心異之一時余方博訪舊聞以頭微閣幽為已責玉山為余言潮帥盧烈姬姻節事余喜而筆諸書以資為有心世道者益甚愛且敬之余結想林皐躬耕自樂玉山為余作課耕圖

山水人物皆閑雅有致視世所謂繪事者相懸若千仞之淵余於是知此中有人矣造其廬幽齋數椽結搆金山之麓出北門不過數十武負郭臨流草亭石牖悠然會心徜徉憩遊之餘復縱觀傍縣崖曲徑登眺而上下則有名花異卉脩竹茂樹參差錯雜於其間亦城市山林之勝藂也若盤在阿磎人之過非所謂有通而隱者歟其筆墨布置神色種種高妙俯毛花卉之工尤其超軼絕倫者玉山以余為知已畀我杏林春蔭圖見曹伸寶貴之四兒雲翼來謝玉山復以斯圖見惠蓋竹

物入神幾莫能窮其涯際余於是遂酷好之深駸駸乎有畫癖矣夫畫神鬼易畫人物難畫鳳麟易畫雞犬難雞本俗物天下最難著筆者一經玉山點染遂不見其俗而見其高惟其傳神入妙也雄雞卓立頓雌若有情雌雞見雄似奮躅伏羽毛森豎氣色如生雞雛歷落毋側或出翼間或隱毛下遊行飲啄渾乖神情靡不曲肖雞使化工賦物亦何以過于斯佳哉技乃至此乎使玉山生長大江南北之間或遨遊京師齊魯豈至今尚寂寂寂僅馳聲譽于荒陬余以此悲玉山之不幸也然蘭生幽谷豈必待人而後芳玉山筆墨自足千古傳不傳固非所計余獨有以信其必傳蓋非阿所好也聞余言者幸及玉山之未老多購其畫而藏焉他年一縑片紙皆足爲海內寶貴始知余說之不謬云嘉得斯圖愛書以記之

貞厓賤目是古非今自是世情常態眞巨眼者誰耶玉山筆墨確乎可傳知者亦衆但東坡云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有此一記玉山傳不朽矣

高隱屏小記

石則高而隱於樹下似列屏因以名焉陳子玉山高士也不朝不市倚金山之阿以自適飄然有古逸民風其爲人端靜樸雅操履狷介韋脂凉炎之氣淘然淨矣好筆墨渲染自娛於物工妙余所見海內名手頗多如若者甚少是以獨深嗜之敢券其必傳耳傳不傳非玉山之意世情貴遠賤近未必能知其所以然數十年後當有饑渴思之者人生一藝可傳即不之地皆足以傳耶於戲自有潮即有金山有金山即有此石千餘年無賞識者獨留以待玉山且特余之磨琢進物者可謂無意乎考槃碩人於今如昨高隱屏足千古矣雍正九年八月十五日記

古淡之色和平之韻渾灝之氣靜穆之神兼而有之文之最高貴者

怪尹記

丁未冬余在潮陽聞海豐有怪尹焉不知其何所謂明年春便道豐邑問諸其民曰而之令君是猶如之怪耶對曰不然愛民如子理邑如家吾豐猶良僅見也然則易爲以怪名曰布衣疏食不事上官事國事民以廉直爲怪余果未之聞愀然曰布衣疏食何害於人不事上官事國事民以廉直爲怪余果未之聞也行余曰噫善哉清操逼人君獨不喜夫媚嫉乎尹當暮宿豐郊尹來視余果古布衣騎羸馬以兩隸從

然嫉者多矣吾行吾素耳嫉奚爲歸何害蓋是時嶺表廉能吏無出尹右者尹目中亦寡所可獨與余相得甚歡先是五日前撫軍中丞楊公驅從過尹境尹推帷一館以待他無所有楊公曰吾所欲劾者三人一曰貪二曰酷三恐不免請受劾楊公不悅揖曰前二者下官無之三者在尹境內行三日數問由間詰以地方事條對了了楊公不悅而去尹乃知尹爲政明決折獄如神嫉惡嚴而待民熱禮俸外一錢不染地方大小事務無不辦楊公喟然太息曰吾幾失子子之守連驛六稟謂子怪誕貪墨請出彈章糾子不意子之賢若是吾今知子子勉之自是始有謂尹非怪者然是守終不能容必欲去尹而後快而豐邑向來陋規尹俱革盡獨雍正五年稅契溢羨未奉全解之檄存貯邑庫凡上官公事捐輸修造戰船砲臺之類就中支解俱用公文一錢不私入已守弗知其詳即思以此中之乘尹之省遣官籍其裕橐其家人尹聞摭守受賕事列狀通揭遂以互訐並解任中丞公議於鞫明之後特疏薦尹不謂尹事未了中丞奄逝初守代尹者遂稍稍出矣然守已自伏其睚又受尹庇折辱膚憤恨未幾以病卒由是亦被尹不白名凡所存庫皆目爲賊支解公用令償凝怪刑追贓九百司梟樓公少之爲增至一千三百有奇尹若爲弗聞也若讀書談笑不改其樂比秋審復以戇直觸中丞傅公怒當事皆爲尹危尹昂然俱佩不少讓由是怪名大著海豐士民懼尹之終受累也倡義樂輸爲尹償應追之數尹乃獲免尹自解組後屏去從人獨以子然一身出入禍難之際險阻不知

勞苦不避時或貧一僕爲炊油油自得粤東郡邑人士無不慕尹之名爭欲一見尹面尹亦若爲弗聞也藍子曰嗟乎尹未嘗怪也上官以爲怪則怪名甚哉居下位之難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上官豈可不事哉尹精神勃勃不可遏抑行當復用必大且顯願從茲稍避怪名焉清操直節必不可變要惟斂之於內勿使爵人耳目則免禍之道也我輩豈可復炫廉逞能以枝葉不啻自招禁望之三代以下老氏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怠色與驕氣尹其奉爲章臯乎雖然余自病不能譬而爲饑漢謀藥石尹且笑之尹去位未幾余以上官候魚西穀弗能捨克代償平空飛禍視尹有加所賴潮善士民及當途諸君子好義同聲爲余了此重累余未嘗怪也初禍難則一然則尹之得罪亦豈必盡在怪名歟且兩人之禍譜曰賊尹見賊之將殺已也先揮一拳擊賊首斃之從者撼而擲尹於水余拱手與賊較論賊劇刀向頤之水死不死雖皆有

天亦以見余之不如尹遠甚也使當時亦如尹之怪爲一方除蠹固已賊將自落水不亦善乎柳閒之窮愁險難乃君子進德修業之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學三載以來讀書閱歷所得頗多余將拜仇人之賜尹亦自此勉之矣尹姓王氏名者輔宇近顏江南天長人以諸生舉賢良名見特授海豐縣令京兆尹孫公嘉淦督南學時所薦士也粤人謂孫公知人

王君來嘗有怪竟以廉直二字太狠了慈出奇多怪話鹿川既明知之三千之衆弟踏入執上官之人置法雖不怪猶之怪也當時貲表能吏二君齊名受禍亦不相遠大抵銀閘之心太切凡事過於認眞未及檢點細膩二君皆不能免乎雖然亦時爲之前後皆光風霽月恰恰值此兩載造物所以磨鍊英雄也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惟二君均勉之

高叟洞可坐記

浦西東郊五十里有高叟洞之名不知何自昉或曰宋高東溪先生讀書于此然傳皆不載余意後說爲是而梁山之上東溪實屋有焉有不得不姑闕者洞處萬山之麓三面較峭獨開其南爲門户門內列兩山峯然從大峯迤邐而下似雙鸞形雌翥曲項在田際雄翥昂首若向天鳴者巔坦平可容一屋余纂爲諸生規模闊大以其隨也置之宛海風波孤忠靡騁遥憶溯緑如在天上思欲務棄入空谷耕山而食守先聖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訓命長兒雲錦相度之結茅數椽名曰可堂堂廣一丈四尺深丈有七尺尺房廣九尺深如堂之數東西小屋三楹深廣各不過十尺棟桷諸材出伯兄敬菴所助其陶瓦則良友黄澤齋賜也土木工匠之費鬻一婢充之既落成輪奐耶柴扉不具土堦不築編籬爲捍聊庶內外而已夫何可之有哉雖然可不可在心者也心以爲來可則甲第連雲亭臺數里尚壁且有餘適況如斯之綽約者室雖小山則大地雖狹天則多田雖少圃可稼木雖罹根可劚是造物者藏富之區也何不可之有哉余將壑蓬蒿闢峭壁種黍稌外蒔松杉竹木內植橘荔棗栗諸果之品以百數嶺上梅花溜邊桃柳以及闌桂叢前諸花之植以百數參以畜牧五七年而成當家陶朱公可坐致也東西兩溜至鵝嘴合流甘棠白石間深深然大有佳趣堰爲池可釣可灌溜畔松陰梧園蔬甽筍蕨射雞取魚放飲盡醉醉則枕一石以卧地布鹿鼓香煮茗可展卷作竟日坐坐則濡毫著書或集子弟親友講經史小學近思錄數章客至則摘覺而徐徐然起命兒曹援琴而鼓之以清客懷操畢舞劍數周以壯客氣復令諸子並攜巨硯對客揮毫較臨摹工拙隨興賦詩或聯吟一二首投壺對奕復擊巨觥特弓矢登觀德之坡以中且貫革爲勝負又相與陟危巒窮叠嶂居高眺遠目極天地之廣大天地間之樂復有過於斯者乎世途險阻官場爲甚欺君父則不可以對天日顧君父則不可以對上司安

所得適可之地而居之惟此堂名可乃眞可爾拂袖還山將坐卧於此堂矣史改陳壽三國志縱讀生平未見書隨筆撰述爲世道人心之助更推求民生利病經濟設施使後生小子皆可出爲世用無處士虛聲之誚庶幾不負此堂爲古人躬耕畎畝隱居以求其志堂僅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而茂樹清泉其富能受用者也則以此高叟洞爲李愿盤谷也可南陽卧龍岡也可柴桑白鹿洞也可何必深辟東溪之巢否來學及沧滄神仙荒渺之說以滋人世之惑哉爰書以爲記

一圖報國無家可歸普人所以致嘆于廉吏不可爲也小中見大苦中見樂此內重外輕無入而不自得之候非學養精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未足語此

遊惠州西湖記

辛亥冬十月余將之羊城留惠州聞城西有湖爲天下三西湖之一心羨之既住一望渺然延袤十里許山青水綠橋閣參差依稀武林圖繪足長平面舟已馳初不意嶺外之有斯景也循蘇堤過西新橋復登六如亭弔朝雲墓望孤山臨西子池蘇堤孤山皆本杭州西湖之舊傳會當叫余所弗喜但東坡遠謫專賴此湖歸葬錢塘若合符節湖益增重矣湖盡舉山川而姓名附麗亦君子所不歟況合發犀帶餌資丁築侍兒魂魄尚依以朝雲當西子可也前山有濟岡曰泗洲下爲表忠祠祀文勿難鄧史毛慶以洪熙初諒江州判劉簡祀忠節祖以故來而出之新爲崇道祠祀廉溪周子今不見從者曰即景賢祠原祀周子以博羅主簿像帝羅子祀萬曆間會英祠地雜祀諸賢于崇道祠則唐平章事張九齡宋崇政殿說書陳瓘飛學上蘇軾提刑楊萬里博士唐庚御史陳次升丞相吳潛文天祥益以明人何眞王守仁乃改爲景賢祠今則惠之賢者

藤位作生祠矣百十年後牌位山積謂萬貫祠可也無於下山麓搆烟霞橋橋介豐鰐二湖門截豐水而堤而橋其內為鰐湖東坡所築放生池自謂少有功德者置之勿復道耳上有永福寺浮屠所居今惠守吳公簡民建惠陽書院下則以居學者取逃墨歸儒之義大可人意又北為豐山山前歸雲洞明興肇令祝允明有辭鐫諸石訪平遠臺故址湖橫橋溪後故豐源所自出還眺湖中古觀巍峩黃冠所宅港於仍從指數芳華洲荷花浦平湖堤明月灣冷心亭

湖光亭點翠洲落霞棚寒坡詩望湖樓故處仍迓西新迓漁艇遊湖心亭陟黃塘徜徉于留雲亭上遠望黃尚石埭諸山半徑樵歸水簾飛瀑彷彿天台武陵不復知瘴海氣象從人指前面有桃花源龍塘水最佳宜茶唐下西有熹茶院又有清醒泉甘太守欽采飲之而甘以為不入世味故名泉上為榜山中有鳳棲洞韶華后石埭之東為飛鵝嶺西南有澗曰濯纓遠石環瀉漪韻鏘鳴東南沙子步為子西嶺以博士唐庚所居名之也對峙南隱堤有鉄陂橋大通橋集

鷗渚縱觀荔浦迤菱溪鈎臺經浮碧渚披雲島而歸則斜陽已在山矣黃冠禿子之巢窩老兵俗吏之祠堂余未暇為悉數也嗟乎以斯湖之景位置姑蘇燕銮之間點綴作興豈杭頴二湖所能過不幸遠棄遐荒摧墜榛翳於蠻烟瘴雨海天寥落之外僅遇東坡為知己子西留相千時卜居亦不能有所發明為此地壯山川之色況今四五百年又更寂寂斯亦宇宙間一缺憾事也余家行潦珍若蓬瀛恨不能移此湖於高堂洞中作東南半壁之名勝又慮此間世情日巧計日多將有以姬為愛憎決塞而田疇之不從余以偕隱余安敢保其厥終第為莊誦陶魯過森之言曰鷗使此地不湖萬兵可屯為受敵之地庶有所憚而不敢廢則斯湖之幸也夫

樸茂與折有許多春秋書法在內紀遊僅見也末幅感慨情深筆筆入古

惠陽刺史吳公治郡之數月風清政肅民氣和舒乃推本化原留心士習萃十二邑州成人小子程文藝而觀其行能一時甄實彙征皆邦之望郡人咨嗟嘆美謂百年來不多見公曰未也士行爲民俗之極觸民以淑士爲鵠君子之教有本有末君子之學匪專不精子其建書院開講堂育我士子俾皆範圍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大講求民生匡濟爲　國家有用之儒吾民觀感興起日日遷善而不知乃相豐湖之北鰐湖東就永福寺旁隙地恢而擴之取逃墨歸儒之義弗厭其偪築惠陽書院若干楹講堂學舍亭軒樓閣畢具凡四閱月而告成中祀廉洛關閩五夫子俾南方學者不謬所宗創置書田若干頃爲春秋祭肥師生膏火膳修之費歸善海豐等十二州縣咸有之不專一地示至公且溥而可久不廢也延名師講正學諸生百十禮樂彬彬藍子曰於戲美矣室足音非襲黃小補所及也凡民雖智不能自爲風俗端士習以作之倡不啻家喻戶曉轉移最捷惠之民其一變至道乎公閩南宿學以經濟見重二時曩刺湖州廉能之聲震兩越今之來也未期月而謳歌滿道知民間之疾苦念周窮簿書數載之沉寃人稱幸焉其於士習民風又若此可謂知所本矣從茲惠陽士子皆敦學行必有鴻才偉品出爲邦家之光而農工商賈又各守法奉公算之一俗公之功其可忘耶宜誌所由鐫諸珉石俾他年治惠者勿替引之一其費金錢若干緡出公廉豪暨好義諸君子共成者爵里姓氏及書院屋宇間數田地頃畝處所糧租佃名具刻碑陰

樓實簡深之中却有昌明博大氣象是得力六經文字非秦漢以下所及也

遊珠江閣記

五羊城南人江中小渚拳然昔人謂之海珠此珠江所由名也宋前哲李忠簡昴英讀書其上鄉人省像祀之　國初砌塘堞爲砲臺用資守禦城南恃以爲固然世俗通稱曰海珠寺則粵人崇佛尚釋而李祠有僧主掃除因以寺名歸之耳余入粵數年舟過其下皆屢矣以浮屠所宅懶於一遊壬子夏初偕友人泛舟江上由日近亭湖海珠巨砲周羅勢甚雄壯中間高閣接天丹護巍雅襄所未嘗見者因問此閣由來從者言方伯王公倡建余曰噫善政也附城砲臺以海珠爲最要東西掎角作省屏藩地利得焉第處江心不能居高望遠是其所不足者自建斯閣雁翅弗鵬四面八方一人一騎無能飛跳而越直作大江之衛非僅驗人逸士遊覽登臨之所方伯公之功斯爲大矣拾級而登窮最上一層東望虎門南望順德香山汪洋萬頃歷歷足下白雲西樵羅列西北山川之要害形勝之阨塞人民土田番舶梯航之衆盛皆於一覽收之下爲李公祠旁後住僧小屋有唐吳道子繪佛像鐫諸石並無所謂海珠寺乃知前此佛閣之悞也返舟浮大白盡興而歸居久之偶論海口兵防及諸修舉廢墜事稱珠江閣之勝制府鄂公曰然附城砲臺此爲最要顧時方議設子亦曾聞之乎對曰未也公曰王方伯精堪輿學以海珠震砲不利議撤砲臺建昌利寔許真君廟爲粵東鎮福吾弗敢信特不可乃建高閣資遠望列砲臺住兵如故余曰噫善夫海宇昇平夜户不閉去砲臺而果能福粵東方伯公之賜見善也降祥降殃惟人自召建一廟而即能轉移方伯公之衛又善之善也雖在盛平不忘武備存天理萬民彝而弗乞靈于地理總制公卓識正論足大破千古之惑斯又善之善也非古大臣孰能及此此遊爲不虛矣遂記之

世人憒憒傳訛爲譚出僞根底則斯名斷不可混遊覽登臨細故說到望遠闢繫則斯閣斷不可少末後不置低昂使讀者自定是非是尊敬上司之體

得平樂碑石刻記

出端州東門可一里有下巖碑高明萬曆間李粵西

八寨新安汪道昆爲之文吳郡周天球書也一碑高丈

餘廣丈有五尺字人如拳蚪勒甚工緻神廟庚辰以

迄於今未有過而問者蓋在閩閩之中閔江樓側宴

遊之地等之荒煙蔓草也矣余兩至端州未有閒

壬子夏仲從制府鄂公巡海口相江堤浙峽而上復

至端州吾友江濱野人爲余言平蠻碑故蹟命工供

楮墨搨之書法堅勁秀雅有晉唐人遺意子驚所謂

剛健含婀娜庶幾近之一端人士觀茲鑒賞如破天荒

不可解竊怪世人貴耳賤目百千萬里之外僧墳寺

塔珍若球圖以茲大役豐碑文無紕繆字追古人屹

然市中鶴目共見倘寒一百五十有餘年曾不得一

人知已乎於郡邑志乘併閔紀及當亦江閩二公所

憤懣不平者也然粵中字學好尚趙董文蘇中土人

携古金石庾庾嶺多廢然而返有章甫適越之嘆斯

碑所處既非得地又弗能從時俗之所好寂寂固宜

二公其又何憾焉今遇知已紙貴洛陽固茲碑之積

厚流光應當出爲世用然風塵物色發自何人則會

日江濱先生之功先生亦笑而任之不辭也

市井耳目埋沒多少英雄要亦顯晦有時耳積厚

流光自然不可掩抑即使終千不用百十年後亦

必有知已如江濱者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君子

所以貴有不朽之本事此石可舉一隅

望七星巖記

端州七星巖名勝也嶺西山水之奇此爲第一隋志謂之定山余閱端州志七區連突形勢如北斗故名峯蒼者曰崧臺即石室巖聳石廣二十餘丈高二百丈有奇下爲石室南北二門似人功闢成生風煙中高五丈餘寬廣可坐百人左右各有穴入以燭前爲高星浦西壁有石如懸鐘擊之鏗然以石墼地作皷聲所謂石鐘地皷者是也唐李北海邕書景福二大字及石室記鐫諸石又有璇璣臺水洞副墨巖抱珠

井諸勝唐宋以來遊人書名氏紀歲月鐫石間不可悉數連逾歷湖羣巖匝布如列星曰屏風曰閣風曰天柱曰蟾蜍曰仙掌曰阿陂六巖相距或一里半里或二里皆不出十里之外合石室巖而七之瀝湖環其下可通舟春夏之交湖水盛長雖蓬藋無以過也

余丁未入粵結想遊茲再至端州騁目未能壬子後五月約同儕治遊具詰朝命駕狂喜連宵坐待東方之一白又以尼者中止心不能平乃命長兒雲錦邀江濱野人登制府東樓而望焉雉堞之外奇峯森立如騶如削如倚如假如綸欒蒼磊祠在水中央方之戍鼓覺九嵕乘桴嫌其水小較杭州之西湖又覺土山擁腫不如玲瓏蕩漾信乎雖蓬藋無以過也中原山水若斯之勝者寡矣雲錦曰閩老兵言瀝湖水淺至冬名固爲陸此不足恃江濱野人喟然而嘆曰在人耳沒其淤疏其源築堤啓閉以時蓄洩又爲之花柳竹木樓閣亭臺以點綴之左右田疇皆資灌澤佃漁之利惠及貧家何中原名勝之可比余曰噫非我與若其誰肯任之吾儕一遊一展益增勝概且莫之能當他何論焉以素有山水癖如余不免有對面不相逢之嘆牧堅禿廝釀宴頗偏若與此巖結知已事不可解大抵如斯此則存乎山川之福命於我與若無與也

雲錦曰今日樓頭一望已足爲山川增色以此當十日遊也可江濱野人曰然請記之記然後能增色不然後誰知者余笑而下樓作望七星巖記

結想一遊不可得至于登高以望可謂熱腸極矣山川福命自薄君子本領自厚固無傷於山水癖也

論

叔孫通是朝儀徵魯兩生不至論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事有各行其是者君子不必執一端以相律譜音聲越人鼓瑟秦人彈箏因時地之所尚皆足快一時之耳目不相妨也亦不必相非余觀叔孫通起朝儀而東魯兩生矯然慶俟之外後之論者紛紛莫決夫漢高殘刻嫚儒非能興禮樂之主叔孫通阿世取寵非能興禮樂之臣兩生拒之誠是也然天下初定君臣草創諸將飲酒爭功至於妄呼拔劍擊柱不有禮法以繩之恐有天下不能一朝居通之功亦未可少者矣蓋通所定者朝儀也生所論者禮樂也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儀節不妨量能以救世各行其是又何可更當何如也先儒或責通以訪求遺老講明三代是又待通太過矣

可知兩生即至禮樂終不能興也漢高非興禮樂之主叔孫非興禮樂之臣此漢唐所以萬不能媲三代也朱子力斥同甫亦於此等處見得眞耳

漢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論

漢高帝旣不果易太子憂趙王不終乃用趙堯策爲置貴强相以御史大夫昌相趙而拜堯御史大夫嗚呼帝之愚甚矣堯畫是策非爲趙王母子計也爲御史大夫計也呂后殘忍險毒戚姬奪其寵又幾危太子位勢不兩立久矣豈一貴强國相所能鎭壓者且相雖貴强臣也趙王亦臣也呂后太子則君也君欲誅臣誰得而止之昌且不保何救於趙哉帝不能慮之於始善處嫡庶之閒及其殺機已成又無保全之術憂心悄悄作兒女態卒使趙王不終以成人彘之禍天下後世謂帝以英武定乾坤而不能制一婦是古今之大恥也若趙堯之貪位慕祿斯亦不足論矣

趙堯直是無策勉强獻納卽謂之朶頤御史大夫亦豈枉哉英武不能制一婦可爲漢高三嘆

韓持國服義論

伊川言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湖有上書論韓求知已者伊川不悅云大賓居位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范夷叟謂正叔過執求薦章常事也伊川曰不然必其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故致人如此持國便服由是事觀之此宋之所以南也三代以上席珍待聘多嘗嘗不肯輕就漢時猶有古風雖不類如公孫弘猶待强起乃就對是當時自媒干進者尚少而在上持衡亦未有不求則不與之見流及唐宋風遂鶩耶求人於道左塵雖受人之求於廣衆遊觀之地廉恥道喪全不知惻隱羞惡爲何物時事尚可言哉頴昌西湖直同東郭墦間則公朝私室應接不暇可知韓維范純禮如此舉國皆尚可知伊川正論僅能使一服則風氣不可挽回又可知也昔者所謂進白日路旁微斂之禍已兆於此當作明者而後見之高宗南渡猶存龜龜一息則有以延之也嗚呼賢才爲國家之寶以廣大奴隸之

愛待之將遯世以養高況令其卑躬屈節落口以求一薦達是不肖鄙夫之所爲而謂賢者爲之乎自媒求嫁安有良女君子雖吐握需人不汲引卑汚求薦之士此非可與肉食者言也

求薦非士也待人求而後薦之又鄙夫之尤者也廉恥道喪則時事可憂持衡者當發深省

貴州全省總論

臣按黔省本西南荒徼入中國版圖最後古以蠻雜目之然思力悅服十殷宗髮鬯于牧野固已沾三代聲教矣後王失馭廢爲秦棄逐踦畧地如同過客夜郎之知漢大則自武帝始也東漢末將軍尹珍自以生于荒裔未知文學從汝南許慎授經還里教授傳寶尹貢之徒並有名德暨建興開丞相諸葛亮南征蠻酋瀘火列山通道聚糧以應王師功成表爲羅甸王是出谷遷喬識漢家得統之正賢於鄴下江東昧義向扶漢賊者遠也山川之靈秀將開惜晉宋隋唐以下莫有起而振之朝貢時通因革時頻亦視爲羈縻弼羅鬼僰鶉鷰而已越宋中葉始名貴州然分隸楚蜀而政教俱闕元時稍擴而大至明永樂開設貴州布政司始自爲一省亦未立學校興教化宣德中始命雲南鄉試嘉靖十四年始開科本省有成進士讀書中秘者若義節烈大氣駿駿欲上然地多蠻獠居民鮮少雕結侏儒半不

通語言文字盤踞深山密箐中累累作孽蓋自建省以來終明之世蠻彝上賊叛者二十有三中閒圍省城陷府州縣衛者十有四殺巡撫藩臬道府州縣總兵參將指揮都司守備等官先後百有餘員小者隨時撲滅或一年半年即平大者三五年或十數年如米魯不過一蠻婦六年乃平金石蠻石承寵卧龍蠻王阿倫或十年或六年乃平鋼苗鎮苗陷思州石阡十餘年乃平播酋楊應龍抗王師六七年合川湖貴之兵乃平安邦彥水西餘孽圍省城一載合湖貴援兵僅得解圍曾不旋踵而六廣內莊全軍覆沒巡撫總兵高奎塗原野披猖至七八年傾五省之甲乃克平之又五六年而餘黨始盡凡皆連歲兵戈瘡痍未起鳴鏑又至二百年閒曾無生聚休養教訓之日安望其人文物采與上國埒短長也明社屋流賊橫丁亥戊子年閒偽秦孫可望陷遵義入貴陽屠貴陽城屠定番安莊安南普定諸城而人烟絕數百里哀鴻甫集王祥皮熊搆釁相攻復圍貴陽孫可望復自滇中遣黨白文選襲入貴陽李定國繼至踩躪抄掠居民

相率投舜反以苗峒爲安身之所哀此十餘年閒生靈塗炭極矣順治十五年我

世祖章皇帝命宗室大臣帥師臨黔羣盜風捲居民始見天日俄會師取雲南明年勦馮天裕又明年征馬乃康熙二年平水西版圖式廓流寇叛彝以次殲滅然郎岱、黎平、烏撒、田心、定番、廣順、都匀諸苗蠻猶相繼伏莽頻血天戈而逆藩吳三桂舉兵反復陷貴陽天不容逆殛死衡州孽孫世璠尚據貴陽黔民在湯火之中幸

聖祖仁皇帝廟算神威迅速誅鋤康熙二十年以後宇宙肅清恩膏屢沛黔省民彝始知太平之樂於今四十餘載負耒橫經嬉遊含哺鼓其民庶朴陋有古風士大夫亦質直而知廉節至於苗蠻婦女閨有貞烈可不謂過化存神速於置郵而傳命乎乃當今仕宦尚以黔爲畏途謂其山高地僻土瘠以荒民貪以鄙無文殊之足觀有異類之難馭夫湮鬱之開在人不在地轉移風氣在官不在民苟實心經理行力農務本之政礪廉可化爲膏腴曠土荆榛悉令墾闢寬其成

賦課其愿勤鑿山疏泉擇溜谷爲水利薬原廣阜可灌而耕樹藝畜牧竹木果蓏牛羊雞豚之利可貨可飽不出十年其民大富教之以孝弟忠信急公奉法寓軍政於保甲之中聯絡鄉村守望相助餘管伍勤訓練生苗他盜莫敢相侵則弱可强作興學校多置書籍明聖賢之道以道之以蘇湖安定之規有經義治事之才爾陋文風日振日上而苗蠻亦薰以絃誦漸爲衣冠文物之人民生苗亦樹之風聲將爲戶口貢賦之藪庶山川險阻乃足壯國家藩籬夫何嫌於鄙僻哉吳越之初皆爲蠻舜而至于今乃能若彼地固不能限人豈於野而獨限望官斯土生斯土者共勉之

治亂頻仍之故言之鑿鑿總見得政教之不可不脩而又不難於脩文勢雄渾浩瀚信乎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極力爲黔省攬高身分而責成於撫黔之人是作者留心經世處

貴陽府總論

亘按貴陽一府爲全黔腹心重地東西與平越安順輔車相依南北無齒脣之邦粵西巴蜀杖戟可撞從來省會未有若斯單薄者也內則蠻獠雜處井賦鳥居寥落戶口田賦不及中原一中邑然沈塞要害有事必爭歷代以來頻勞師旅非無故矣蓋黔於滇爲咽喉貴陽於黔爲腹心鎮黔則無滇斯貴陽重也貴陽本苗洞蠻徼漢武帝通夜郎置牂牁郡其後蠻叛相尋

戎馬蹂躪無已至明之末又特甚焉水西僞秦暴殘最酷幸我聖朝洗滌甲兵起殘黎而嘯咻之休養生息以有今日嗟嗟安宅雖其子孫未敢忘帝力于何有也哉歷代人物日與富教之非官斯土者之責歟理苗之道無他謬于綏以恩使不忍暌峻其法使不敢犯安生樂業於函蓋之中無鈔盜殺掠焉足矣禮教之漸摩徐以俟之

綏以恩峻其法誠如所言可萬世無苗患矣理苗之道即帝王理天下之道也一結見經濟之宏

潮州建置沿革總論

潮在嶺東山海雄郡也屬縣十有一不亦多乎所不得不多者因地制宜有脊指相聯脉絡相通之道如人之肌膚筋骸血氣有一之不周非所以爲安也諸邑居重馭輕無庸吏易獨惠潮交界之間窮有深谷末議者其山廣綿不亞丘指溯谷礦徒有逾越來北而南則普寧至海豐相去三百里自東而西則潮陽至龍川穿山四五百里自東南而西北則惠來三長樂穿山三百餘里自北而西南則程鄉至永安穿山五六百里介此八縣之中深窮阜川原大谷外人足跡之所不至禮教信義法令刑威之所不及奸宄大於夜郎曠徒橫于豺虎潛滋暗長可爲隱憂而據屬河婆實當其吭雖處萬山四通八達南界與海豐犬牙相錯地闢民聚可以設施宜割左右山場併海豐一二都剛谷之建立一縣重以兵防爲八邑山中鎮壓關鍵庶農民舍戶知所向方而奸宄巖徒皆化良善似當一舉爲籌畫者近議于海豐東海窩添設一縣最爲長策但止爲海豐地廣起見竊御海濱

來所山中崇也即東海潛添設新縣距河婆尚二三百里可遂云周密乎普寧一邑距揭陽太近東去潮陽一百一十里而出城十里之洞仙陳洞二徑已爲他人踏有龍黃豈能越境而治哉稽潮陽縣志請惠來千秋鎮水遶山盤宜改置普寧縣于此而普寧十止十五里從來邑治單薄未有若斯左右肘腋皆屬氏又以潮陽之減水貴山二都爲卧榻患請割入屬出前之說似覺安土重遷由後之說已爲據情申達俟院司上憲斟酌其宜可也

按山中形勢以左言指要補闕至當不易想見中羽指揮一腔熱腸非他人所能及也

潮屬城池總論

城郭溝池以爲藩衛者也不必中規矩貴乎扼險而可守管子言之矣郡城扼要在湖山置之城外苟爲捷足先得藉城豈可守哉築陴圍壘其上亦庶幾知道者東北跨金山據江爲濠險莫京焉西南平曠有古戰場司築鑿者至此能不加之慎重乎潮陽澄海橫迫大洋人民繁庶城郭規模尚須版而夫之惠來要地濠隍淺狹勢亦乾焦額安得深池百步如揭陽之雄壯哉普寧雖腹裏却當孔道內外溝池急宜疏深而城亦太狹合東安昆安附益焉可也程鄉爲地路要衝斗大之城不相稱饒大平鎮皆處萬山爲江閩陬塞南濱海門黃岡大城圭濠靖海均作海邦鎖鑰城池之固亦有心者所亟講乎修之以時則力省而實不奢備之以豫則本固而邦以寧諸君子抑有提封卓於斯想哉想哉

兵事志總論

潮自建邦啓土以來用兵者百數矣賊在山者十之七在海者十之三而海之爲禍載烈焉倭奴入寇與明代相終始而嘉靖慶曆之間沿海生靈頻遭塗炭竟似島鏡寇宅全在此邦哀哉明之爲治也其他海寇不可枚舉許朝光吳平曾一本劉香等皆有名劇賊而鄭氏芝龍父子祖孫一門相繼播虐海上潮疆修毒殆不可言舊志目擊心傷痛定思痛所以有山魁易撲海寇難靖之悲乎然自唐將軍陳元光宋少保岳飛提衆楊萬里皆爲山寇而來而有明伏莽尤甚憲臺兩朝屢下敕撫之詔世宗以後崔苻四起張一貴一賊害及汀閩至頃二省之甲乃克平之么麼五總都省震動在山者亦豈易易哉

聖朝德威遐濡千古百十年負固之賊剪滅廓清九朔八藝創同入貢不論山魁海孽俱歸無何有之鄉滋滋救窪烽煙永息執難執易斯亦不足辯矣雖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山海均當預防不關乎有無賊孽知斯說者其於道蓋庶幾云

從來策潮事者詳於海而略於山以前代受海孔
較酷也不知海備已經周密山際空虛尤爲當務
之急況自唐宋迄明伏莽之害甚爲不小雖在太
平無事亦有不可忽略者山海均當預防不閒有
無賊蓐深得綢繆未雨之意

人物志總論

右所載潮郡人物若干人皆一鄉一國之善士也雖
勳功偉烈卓絕寰區希聖希賢力扶道統者尚猶有
待而敦節礪行足樹倫物之坊表文章科名潛修自
好之士村村傑出濟濟衆多蓋亦不勝枚舉矣擇其
尤著登之方策將百禩以爲傳信寧敢虛詞溢美使
人嘆左氏之浮夸乎夫求木于蔬圃拱把猶將珍重
取材于鄧林則必千尋喬幹足爲國家棟梁而後入
工師之選惟潮地人才之多是以余特奮其望已精
而益求其精也倘余不割愛加收錄既爲旁觀巨
眼所鄙揄亦恐潮中人士以鄉黨自好爲極則而不
以聖賢待其身余罪安所逭爲據實直書不爲粉飾
罪故曰一字之褒足以爲榮亦庶免于搢紳家譜之
誚夫

郡邑志乘厘來是搢紳家譜一望蕪穢令人首疾
不知銀汝太濫則華袞弗貴虺蹏列于仁賢正人
君子反將羞與同類此事可容寬假乎作者特加
慎重詞嚴而婉可爲載筆典要

孝義志總論

潮之孝義指不勝屈爲即其尤著者書之山村海角之間事蹟湮沒民無得而稱其名姓余惡乎紀諸所紀者皆可傳否予亦不得而知也但鄉評所推則肅然起敬若陳孟壯之不欺天日盧和之冒死急難尤古所稱若子人若乎介節忠心有功世道以此知聖化流行風俗盛美非偶然耳平遠里民林元卿若有至性父歿葬畢母以爲出就外傅也卿携一笈笠皆父墳日夜悲號露處達旦旬餘鄉人頗言狀母趙覘之曰兒歸此間有虎甚可怖卿曰吾知有父耳何畏焉結草爲廬以居哀毀不輟朔望還家省母省畢復往雍正七年邑令劉廷泰造廬咨之明年鄉士大夫憐其孝爲計其居已三十有六月矣於禮應舉共迎之以歸路人嘖稱道之卿年甫十有八歲少未便爲立傳附書其事以俟他年採風見此日治化之隆云

化行俗美奇人奇事往往有之元卿年十八有此至性自不可泯沒也

隱逸志總論

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滄桑變易不事一姓則隱逸可佳滅時將亂知大廈不支于一木亦欲潔其身者之所爲若夫當明盛之朝而矯語高蹈君子以爲誰欺乎其才其德果足爲時所利賴豈有泉石文無經邦之猷武無筆帥之略顧安所得高位而居之惟有托於隱逸而已矣雖然堂陛之上皋夔布列草野之民熙皞成風自知剛名仕版如黑子着面何關有無姑肥遯以養高君子亦無惡焉或不得志於有司安分守拙借山林閑寂自文固陋不爲宋騷憤愒之所爲則亦有足取者因其逸而逸之文之以美名曰隱也何不可

律下鋒鋩偏有見血總不肯輕易放過此太平招隱書欲激之使出仕也

右所載三十有八人潮之寓賢可謂盛矣濂溪紫陽先後並至吾道南來之日也龜湖角聲其事近怪曲江盤桓歲齋嘯咏東坡一代文人留詩鏡石皆足令百世下聞風興感況文山陸相鄒劉林陳杜蕭諸君子（鄒魯到子後林增脩龍復杜游齋負瞻梁倶從文天祥堤印至潮先從祠祀）者乎對斯人而不興忠義之心吾敢以人類目之哉其他或以經濟顯或以忠孝傳或以廉節稱或以詩文著洋洋濟美有功世道足跡所屆草木留香將高

（好事者加）標其姓名以增十一邑山川之重夫惡可泯沒也士君子寧爲良臣文陸諸公遭時不幸非堯舜之民所北擬乃所願則濂溪紫陽耳竊嘆楊龜山自洛還閩遂開百代閩學之盛大儒接踵直甲中原濂溪紫陽造詣已幾於將聖乃當日命駕至潮不聞潮中學者執爲周子高弟雖郭叔雲鄭南升final朱子之門其學亦不傳於世豈惠照未久教澤未深靡有模經講心而不可猝變抑停驂未久教澤未深靡有模經講學以隨其後者耶易曰觀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後人以講學爲迂濶遂有雖其名以浮沈于世俾後生少年懵然若夢之弗醒悲夫其賊夫人之子也使濂溪紫陽留斯講說一二載道南統緒不得專美於閩矣一時寓公爲全潮正學之祖庶幾不負來遊之意爾常遊客不過叙詩自鳴昔關心風教誘人爲善則當代之由海鳳麟也望君子之至於斯者勿虛遊寓一行皆有禆是邦風土民物焉潼浦蔡梁村世遠嘗於辛丑歲至潮流寓澄海集蔡氏宗人講明正學潮士以爲空谷足音從遊者甚衆今官少宗伯見任無立傳之例附書以志其

忘俟他年載筆者採錄云

足跡所至便欲有裨人國此鹿洲素抱也諄諄望人明道講學把龍山做大証佐覺當年局朱二夫子南遊時潮人異是錯過機會後有作者能無慨然

蹟以人傳固也舊志載王莽南海亭爲古蹟之冠異哉南海亭不知在何所據云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東莞界則南海亭之不在揭陽縣也明矣即使至今果存以亂賊宴遊之地猶將壞其墓汙其宮而磨焉忍復張之爲勝耶又潮僧大顛墓唐時被發舌根朽化未盡復瘞之宋至道中鄉人再發視則無矣此亦傳爲古蹟何潮人之好爲語怪也使舌至今尚在亦可以云怪物而自宋即已無有何蹟

可言郊野山原之地荒墳纍纍豈皆悉化此而誇爲某談將大長椎埋發塚之風使既寂僧徒不得安居宅窆誰實階之厲乎潮中勝蹟惟鄉校有昌黎敎澤拙窩有濂溪遺意覽勝亭紫陽手書鐵漢樓元城勁節皆足令百世下聞風興起若太子樓北殿山千秋鎮和平墩閩雞亭則有宋君臣播遷顛越不勝感慨係之今舍鄉校聞雞亭弗書而張南海塵吾之荒誕是輕大倫而重亂賊且視帝子之芳躅不如死僧之臭壤傷壞名教莫此爲多不可不較正者也

其他古蹟數而已遊山摩石題名傳後不以人而以官中離銘鐘竟同梵偈以其爲好學之鄉先生而不忍削去之然則人可不好學哉蔡賊自比周公妄擬與漢訓詁留不得與好學而未聞道者較一日短長已哉唐陽城之言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所在寸上皆香自後人慕之則見爲古蹟矣然則古蹟亦豈易言哉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余亦曰是書成奸邪之勢孤矣人皆把古蹟看作遊覽細微此獨寫出如許關係敎人忠孝之書也

物產志總論

世皆稱嶺南多珍異土物之產甲於中州非潮也潮所有者鹽絺海錯布帛菽粟舂常服食器用之需而已黠民覷山礦竊取土砂懶落蠻端久經厲禁銀銅鉛錫之類遐哉勘矣程薗鳳葛潮稚潮紗初何嘗有之皆如大貝南金貨之者盤價日高品質日下非官斯土者之所樂聞也其他常產皆益生民樹藝畜牧可以致富成家生之者衆爲之者疾荷頓陶朱在乎人之自取之加以司牧留意爲民間撙節愛養則熙熙攘攘者用之不竭耳前輩云地方產一異物則爲地方之害奇技淫巧不如勿產之爲佳信夫

極言潮地無奇產非貶潮也爲潮蘇無窮之累也留心民瘼者讀之則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潮州雜記總論

雜記雖志乘緒餘亦不可專務索隱致傷名教交趾道士仙花嶂叟雖荒誕不經未至壞人心術若舊志載梅州異僧爲定光佛化身庇護宋貶事深可駭焉宋貶爲秦檜用人以鷹犬而致大位檜敗被劾岁當梅州邏聰明正直之神將痛心疾首爲天下誅殛之恐後何勞老佛化身不遠二三千里指示前程許陰助於數十年之先則何不教以勿附奸邪併此陰助而省之爲奸伏辟乃天道王法之常豈可以建庵慈

報終爲庇護俾復顯官享遐齡佛之乖謬竟一至此極乎李綱廢棄趙鼎放逐宗澤沮襟岳飛被害佛何不助之庇之豈尚不知有忠良邪佞之別耶何所見而黨惡何所因而佑賊使後世好諂小人安心病國特有佛而無所顧忌所關于世道人心匪細也又載坐師張法星以葦席作舟載米穀一日爲三山國王名風覆之巫師怒與神鬬鬨哭不能歸令以鐵嵌棺首置廟前潭水濺棺淨擊壞其牆三山神乃讓居座左鄉人肖像合祀之不知誰爲好怪造此齊諧曾

是堂堂民牧亦篤信而筆之於書耶譬民間載米穀小商司牧治之其民不服徑至堂上與牧鬬牧亦將讓居座右與之揖等堂乎好勇鬬狠可以並神何怪乎民之操戈動衆相爭相奪所鬬于世道人心又詎細也其無傷名教之事雖隱怪纖微足資談笑即膾炙無能如吳大理之類亦皆膾存弗削焉若劉元城之節概錚錚自表莊淑禮胡世和之勤事陳參杜之舍生全主皆忠誠轟發宇宙間足爲名教千城者鄉厲譬文可化風俗周婁雷震可懲不孝大書特書何所庸疑議哉讀是編者勿徒以游戲視之著書以維持名教爲主不可矜奇信異致壞人心茲篇議論正大聖人復起必不可易即使神佛有知當亦無容置喙

留智廟紀聞論

潮州舊志云粵猺龍庚戌計偕行德州道上宿留智廟旅店白言夜夢傳呼玉音召星君四人將行至朝見宮闕巍然四人者入止猺龍待命食頃乃出云玉音敏於星算不時一生于大光明多行好事論的不負科名猶龍遵謝稽首四人相顧指點有若語此問是星君中少者有若請星君始子科名事業者既魁南宮第十人悟前身事歸爲兄弟宋之末幾年彼其甥入都門兄應龍嘱其詳訪終丑秋還報朝始自前朝展敬世宗中使以神光示現請建中興祖彼如帝后即東嶽碧霞元君勞別敬聖第一位手乘鸞召悅似猺龍云海瞻縣志不載其甥入都往訪事云弟夢到公車往廟瞻拜訪廟始自前朝展敬世宗中使以神光示兒請建東狄散聖等語但與府志所載其甥之言一字不差但夢到自題壁詩云崔嵬廟宇夕陽中路絕天人忽此通千八星霜屢被吟七千鵬翼鶴魂空喪兄朝闕寧看樂魏我遊家鳳雀攻巷公深思俱未報可能安坐玉唐宮（題畢覺其神顏猶若汗云）

偶然夢寐何足憑信況其荒誕不經如女巫見鬼釋子之說投胎轉世俚鄙可噱至此極矣神道雖泥塑木雕不能離人之形以爲形耳目口鼻鬚眉顏面偶與相肖何處無之因其肖已而遂以神自居疑爲轉世疑斯夢夢愈疑此常人之情也勿論轉世之事幻妄無稽借曰有之生爲正人沒爲明神神復爲人亦理之常有何可異人顏樹立何如耳豈必以神之轉世爲榮而玉音星君數語又甚醜而寡趣言之者不以爲羞聽之者直神其事吁可以知風俗已昔人大智志乘今宜削去恐夢夢者仍然莫覺其非反以爲

掩前人之美而乃弟萬劉詩詞句甚父深恩俱未報
可能安坐玉清宮二語稍爲近正是以姑存弗削耳
考梁猶龍一生未嘗有所表見甫成進士即賦玉樓
果係神靈降生不應歸去之速弗令樹立於世則又
何因而來豈神之志願僅一進士足乎進士 朝廷
之名器既叨名器當報 君恩奈何冒竊而逃焉鞠
育顧棄若敝屣不忠不孝之誠吾何以爲茲神解
耶潮俗尚鬼竟啧啧爲美談亦司風化者之憂夫

立論崇閎屹如山岳筆鋒犀利凜若氷霜此爲正

人心息邪說有關世道之文非好議彈人短也神
而有知當亦啞然自笑

平臺紀略總論

臺灣治亂之局迥出人情意計之外其地方數千里
其民幾數百萬其守土之官則文有府有縣令
大小仡武雜職若干員武有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守
備大小弁目若干員其額兵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
車足備又當國家全盛仝歐靡缺而朱一貴以餵鴨
小夫倡亂不旬日間全郡陷沒此豈智能所及
料敵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
無教官吏墨墨以爲利藪洗湎檮蒲連宵達曙本實

先撥賊未至而衆心已離雖欲不敗弗可得已然鹿
耳鯤身風稱天險鄭氏一踞其間遂歷三世國家圖
之數十年費錢糧幾百千萬而後能收之今不動聲
色七日恢復戶魁就擒聲從授首即使孫吳復生亦
未敢望功成若斯之速也良由

皇祖仁皇帝德福齊天神威遠震將卒用命海若效靈
足以摧陷廓清不勞而臺疆底定

論貴邊須白叟黃童無不感激流涕蓋至仁厚澤淪浹
人心者深也諸臣或運籌帷幄出力隄場克敵致果

功在社稷欲以鼓勵將來收千秋百歲用人之效則不得以其爲日無幾少之矣亂不久禍不深削平者之績不大此衰世之言也嘗罰明則民易使今日之臺灣較海外天險較內地更不可緩而此日之臺灣比府治百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比府治百餘里風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嬌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爲野番嗜殺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雖殺不畏甚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仔難崇爻卑南霧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厲禁不能使止也地大民稠則網繆不可不密今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一營以四五百里山海粵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郎嬌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方千

海口岸皆當防汛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以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思而不能寐者也臺民好爲盜賊不因饑寒方處制平又圖復起去歲平臺大定之後尚有布散流言嘯聚巖谷復謀作亂著數次屢經撲滅歲餘始珍而王忠一賊伏匿深山至我皇上即位乃克就縛可見地方廣大搜捕弗周雖平臺僅在七日而拔盡根株東檳西勠亦有兩載艱難

欽爲謀善後之策非添兵設官經營措置不可也以愚管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另設一縣管轄六百里雖錢糧無多而合之番餉歲徵銀九千餘兩草萊一闢貢賦自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設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岔設巡檢一員佐半線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素爲賊藪于內門設千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園設守備一營兵五百郎嬌極南僻遠爲逸盜竄伏之區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駐劄其地使千餘里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

任事之員爲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出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二三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之均賦役平訟獄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綏常設施耳而貴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臘圍可固三年而禮讓可興而生番化爲熟番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

蔡或謂臺灣海外不宜闢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

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之東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境既開有日闢無日廢氣運使然即欲委而棄之必有從而取之如澎湖南澳皆爲海外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德興皆嘗遷其民而墟其地其後皆爲賊窠閩廣罷敝乃設兵戍守迄今皆爲重鎮臺灣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而島夷盜賊後先竊踞至爲邊患比設郡縣遂成樂郊由此觀之可見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理則爲户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爲盜賊竊窟之所臺灣山

高上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則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綢繆者也閒居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臨腐何及前轍未遠可不爲寒心哉殆諸臣雖功過不一然人節炳然足以增光宇宙褒其後而略其先崇獎義烈用慰忠魂亦因以爲鑒可也

粵中風聞臺灣事論

連日風聞臺灣復有小警北路土番作孽南路客子
盜旗同謀拒敵官兵此異事也南北路相去遥遠民
番情性不相聯屬何以北路土番不軌而南路客子
即肯豎旗遥應或者起釁之處不在土番而在北路
客子所以南路豎旗似因北路官兵討逆未先慰安
無罪誅傅惇惑之所致也臺灣土番有生熟二種其
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爲生番皆以鹿皮敝體耕山
食苧弓矢鏢鎗是其所長但止能穿林飛箐暗射殺
人不敢公然出至平地與官兵對敵且性畏砲火轟
然一聲抱頭遠遁此生番之不足爲慮也其雜居平
地遵法服役者爲熟番相安耕鑿與民無異惟長髮
穿耳刺嘴服飾之類有不同耳雖矢鏢便利而各社言語不通里門之外視若秦越非有漢民指揮迫嚇其勢亦離而不合但除去莠民一振軍威則番皆自息此熟番之不足爲慮也廣東潮惠人民在臺
倚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衆不下數十文義過爲製刑旬日之内自可立見撲平按法行誅一勞永逸不足煩　當宁遠念也惟是海外巖疆豈
朝異念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賈穀還粵置產贍
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爲常幸汛朱一貴作亂南路
客子團結鄉壯奉
大清皇帝萬歲牌與賊拒戰蒙賜義民銀兩功加職
銜量准未乾豈肯自爲叛亂愚
二無知客子作奸拒捕自料法網難逃誑誘土番混
援分罪造出蠱勦客子之謡言傳播煽惑使在臺客
子畏死惶亂輒相響應是以南路無知有暨濮同謀
之舉但當開誠布公慰諭無辜客民各安生業止戮
罪首脅和之人以徼將來其餘並免株連不必自懷
疑畏竊計臺平以來方經十載庶庶
之日兄當　國威方盛武備正強
皇上深仁厚澤淪浹人心極島遐荒感激愛戴雖在
至愚不肯亦無忍爲從叛之理不過二三莠民食飽
福薄自緣死路此輩惟俟羣首擒獲其他何能爲哉
今在臺文武各官出兵勦捕苟稍假以便宜勿拘牽
文義過爲製刑旬日之内自可立見撲平按法行誅
一勞永逸不足煩　當宁遠念也惟是海外巖疆豈

方雜處狼子野心賢愚參半似不可無善後之策曲突徙薪綢繆未雨亦盛平所不廢乎有留心經理前席願聞者請正冠肅容為之談笑而道之

熟悉民番情形指揮棻度不差累黍此局外閒談意在善後而眼前紱靖之策已在其中目光如炬經世良才也

粵猺論

粵東居猺非計也自明嘉靖間割澳門畀紅毛種類不一源源而至築城樓設砲臺蜂房蝟聚以長其子孫奄有斯土廣州香山郊關之外遂為鬼國異域之區矣紅毛乃西島番總名其中有荷蘭佛蘭西大西洋小西洋英圭黎干絲蠟諸國皆兇狡異常到處窺覘覬圖某人國如噶囉吧本巫來由地方緣與紅猺交易遂被佔踞為紅猺市舶之所呂宋亦巫來由分族也天主教盛行于中國湖廣河南江西福建廣西無處無之雍正元年浙閩總督滿保以西洋人行教惑衆大為地方之害請將各省天主堂改作書院義學各省西洋人俱送澳門俟有便船歸國廣東督撫市恩奏請猺人老病不願回者聽其在省天主堂居住不許招致本地男婦行教誦經違者治罪逐回功令煌煌曾幾何日今省城天主堂八處招集二千餘人矣羣中國傷風敗化凡有人心罔不切齒此豈待教而後誅之乎

萬里經商本爲求財無故而輕數百千萬之銀錢買人歸附此其意欲何爲哉今日萬人明日萬人不香今省而買遍不止豈尚可掩耳閉目陽爲不知而不問先民有言防微杜漸涓涓不息將爲江河而兄狂瀾四溢人心蕩漾在省郡者既實繁有徒在澳門者又居然天險內外交通銃砲非常脫有前此呂宋噶囉吧之謀不知何以待之矣　聖德方盛靈曜昭臨千選荒自萬禹無所容其疑忽然曲突徙薪亦有心者所宜執籌也

道理止在眼前豈皆意想不到特不肯一着想耳老成先見如中宵明燭爲將來省無數隱憂是所望于當局之君子

鹿洲初集卷十二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說

福建全省總圖說

宇內東南諸省皆濱海形勢之雄以閩爲最上撐江逝下控百粵西踞萬山東附諸島弯回中原一大屏幹也自浙入閩以仙霞關爲孔道由浦城泛舟下建寧

過延平抵福州水口皆崇山狹流亂石布水面急灘絕筒師失手鐵船亦碎自浙東海岸溫州入閩由福寧州寧德羅源連江至省城皆羊腸鳥道盤紆峭岸日行尚覺雲霧中登大入淵上下循環古稱蜀道無以過也自江西入閩一由河口踰崇安過武夷山下泛建陽會于建寧一由五虎杉關踰光澤下邵武過順昌會于延平一由瑞金踰汀州泛清流下九龍瀨如高屋建瓴從山巔跌船下峽谷角險甲於天下其欲避九龍灘則走陸仁溪相須皆會延

平由汀州陸路至漳州必經上杭永定嶺高徑危與福寧道上相彷彿可由漳州同安泉州興化抵省城自廣東入閩由分水關過詔安漳浦從漳泉興化一路直達省城雖不通河棹又有坡徑利輪轅然閩地坦夷僅此途千里而已其廣東又有水路由三河大埔踰石上杭水淺舟小滿載不過三四人鞘貨之然經連城踰小洶順流下延平徑達省城什宦商旅多由焉自海入閩則上起烽火門下訖南澳中間閘安海壇金門廈門銅山無處不可入也全閩九郡一州以福州為省城與泉漳在其南為下四府福寧州在其東北皆濱於海汀州在其西延建邵在其北為上四府皆處深山臺灣一府又在大海千里中全省東南之保障也山則高峰萬疊俯秦岱若培塿溪則自閩源泉不肯受鄰省涓滴而汀州餘瀧尚以分潤潮粵是以其人亦剛方倔強好大喜功蓋山川之氣然耳大海汪洋萬里無際江浙登萊閩粵天津視若戶庭琉球呂宋蘇祿噶囉吧暹羅安南諸番若兒孫環繞膝下氣象雄壯非他省所可比倫山多田少農圃不足於供則造物難平之缺憾也所賴舟航及遠逐末者衆通日南洋禁開海外諸島稍貧力也倘臺灣歲歲豐熟則泉漳民食亦可無虞是臺灣一郡不但為海邦之藩籬且為邊民之廒倉經理莫安使民番長有樂利九州郡咸蒙其福矣沿海要地防維周密提鎮協營重兵匝布但人人皆實心為國亦不必更為區畫也

全閩形勢如指諸掌浙廣江西入閩來路水陸險夷無一處不清清楚楚明晰透亮末段歸到經理乃是仁人心胸大有關係之文也

黔粵邨舍繇劃一西南據荊楚上游爲全滇門戶羊腸一線東西千里有奇朔南不過三之一輿圖似蜂而小腰當中原一大郡爾貴陽爲省會之區平越一帶則黔中腹裏往來咽喉之地安順半壁鎖鑰滇南都勻一隅襟帶西粵思南石阡威寧與巴蜀犬牙相錯黎平鎮遠思州銅仁接連荊楚沅靖開蓋四省之孱藩蒲百蠻之控阨箐崖僻壤屹然與十五國分封並峙何其壯也若稍形勢鋼巖灘險阻其東赤虺蟒山踏其西盤江關嶺控其南西望烏江限其北懸車束馬碎蹀穿蹄蜀道之難無以加焉願山皆崇岡疊嶂如萬夫林立無挺拔羣倫類五嶽四鎮之熊耆水皆懸崖穴地橫恣詰曲如龍蛇狹處僅容獨木舟而深或至十數丈其山川奇險則有餘而正大寬舒之氣則不足造物所限固亦無如何矣聞昔人建議欲以湖南川東益此版圖在楚蜀不見少在黔省式廓而大若然則東割靖沅北割遵義南割泗城此爲裒多益寡有心經世者最善之規畫第靖沅去長沙雖遠

前幅一抑一揚全圖如繪入後統中原大勢以立論一事權而壯金湯卓乎仁人之言也

貴陽府圖說

府建貴山之南故名貴陽。經俗謂之貴人峯環府皆山參差拱翠靡有正大雄厚作鎮於近其東二里爲銅鼓山常有聲相傳諸爲武侯平蠻時藏銅鼓於巖未敢信西里許爲獅子山明傅友德屯兵將臺故址在焉南二里爲高速與城東六十里之石門。地皆竦拔自古著名者唐地里志牂牁有高連石門二山即此其他崇岡峯巒數密箐懸崖處處險隘所謂一夫荷戟萬人趑趄亶不誣也其大川最著者曰烏江次爲清水江烏江源出水西流經大定黔西入脩文縣續府北二百里湍流洶悍厥岸有烏江關西境恃以爲固清水江在郡東北百二十里水清深兩崖壁立崎嶇難行乖西巴香諸部負險爲梗明景泰中南和侯方瑛剗爲坦途苗猺山是奪氣牂牁江自漢著名源出府南四十里流經定番州入廣西泗城界府北有水自羣蒼遠來入城中口貫城河下流入于南明河南明源出定番流經郡城下當河濟番諸小水皆入焉北流合烏江入蜀

府西北百二十里有陽廣河。彙編跼總督朱燮元駐師破賊處也府屬州縣以貴筑縣爲附郭龍里貴定在其東脩文在其北定番州雄踞于南元人所謂八番歷歷可指西南爲廣順州東北爲開州獨府西止三十里即屬他境未免稍蹙然絕長補短方三百里縣四州三羅暮布巍然爲一府鎖鑰亦足稱雄藩矣覽此山川念我民聲深自望於經理者

風曲頓挫其古全在神氣筋脉與貌古着迥別

漳於閩地爲極南負山臨海介閩廣之衝控引番舶
襟喉嶺表唐總章間五鈐衛將軍陳元光平岑山寇
及諸蠻開屯漳水之北疏請建州漳州之名自此始
開元四年光子珣以地多瘴癘徙州治於李澳川即
今漳浦縣治德宗中徙龍溪乃爲今漳州府南界潮
州北接延平延袤八百里西距汀州地東連泉州入
海亦五百餘里在海者倍焉屬邑有十附郭曰龍溪
直南百里屏梁山九十九峰環鹿溪九十九曲者爲
漳浦東南五十里抱溪之海澄西四十里當郡城左輔者
當郡右翼者爲南靖東北三十七里當郡城左輔者
爲長泰又西三百一十里爲龍巖西北三百二十里
爲漳平西南二百有五里爲平和極北四百里介巖
平之間者爲寧洋四邑皆在萬山中極南二百五十
里爲詔安則境連百粵矣其山則有九龍天寶梁山
龍山太武大帽歐寮良岡天宮天柱九仙碧靈大峰
九牙九侯金鳳之屬不可悉數其川之入海者十有
一附郡曰西溪北溪西溪自平和南靖合流蜿蜒繞

都治出鎮門爲九河與北溪會北溪源出延汀界合
寧洋龍巖漳平之水下華峰江漫漶併長泰南出柳
營江與西溪合爲三河遂東爲錦江爲二洲間
之支爲三港其洲曰許茂口烏礁其夾以許茂烏礁
者爲中港烏礁之南夾以石碼海澄者爲南港許茂
之北夾以玉洲者爲北港經白石青礁石美東與中
南二港合納南溪浮宮之水入于海南溪在郡南四
十里合漳浦巖前溪南靖馬坪之水出橫口過龍井
至浮宮入于海是三溪合流其出皆厦門也漳浦鹿
溪合平和五寨南靖崎溪之水繞邑城而東過
馬鎮入于海其出則陸鯊也白西林出者爲西林溪
合平和河上之流南過岱山鎮納梁山以南諸水入
于海即古所謂漳江其出曰銅山也浦邑之東有江
川鴻儒釣磯山佛潭橋之水出卉尾白石入于海其
出則鎮海也平和之水出其白西出者曰河頭溪南流
合龍溪由赤石巖出三河壩從潮州入海其自南出
者曰徐坑溪雙溪會于大溪過詔安爲東溪入海詔
安走馬溪出五都由銅山大京門入海大陂溪繞梅

洲經潮山由懸鐘北港門入海港頭溪經平寨至象頭入海其海中島嶼可名者四十有奇在海澄者曰浯嶼曰丹霞曰荊曰梁曰嵩曰長曰圭在漳浦者曰竹嶼曰魚腸曰石城曰將軍曰大桑小桑曰大澈小澈曰鴻儒曰連集曰東鎮南鎮曰橫曰萊曰雙洲門曰烏石平山大甘山小甘山曰東門嶼曰鐵釘嶼曰雞心曰五嶼在詔安者曰虎仔曰南村曰犬眠曰崎曰內外嶼曰七洲嶼七洲者蛤洲、獵洲、敏洲、紅洲、臥洲陳洲蛇洲也又有黃芒山青嶼臘嶼洋嶼則在詔屬南澳者也其屹然于大海之間為東南巨鎮者自廈門而下則有鎮海陸鰲古雷銅山懸鐘下迄南澳周環羅列而藩籬固焉大抵漳州之地大山大海幅員雄壯士敦氣節女尚貞烈被服于禮教信義為天南第一名州苟或馭失其道則鹿挺登山蠭騰入海強悍好勝未易安集富而教之斯其時矣統計十邑陸地為山者十之七為田園廬舍者十之三人多地狹豐年猶苦不贍故每仰給吳越惠潮臺灣之米資海運以無憂撫摩噢咻蓋其難也漳平龍巖之間深山密箐數百里人跡罕到奸民往往嘯聚邇者陳首魁陳五顯前後招納亡命皆在此間非得重兵鎮之未易永絕根苗爾平和南靖亦多深山民剽汗樂鬬毆毗相加即操戈動衆以敢殺為榮又每窄窮攘奪姦宄成風離縣既遠吏亦難治前議者欲于山中設捕盜同知兼戢數縣良亦甚當第其議未行俗難猝革漳浦盜賊多出南靖之車田平和之三角往車田去靖邑最遠往返四日不服靖治距浦邑不過十五里又以非在疆域之內不得而治是以一方之民家屠牛畜戶抗官租專為盜賊毒流遠近前靖令劉君宗業議割車田十五保歸浦以清盜源浦令惡其為瘴垢納污之所未免畏盜案衆罰有狃于便安之兄堅意不納坐失事機今不幸劉君捐館車田終無寧靜之日也三角徑距平和往返亦須四日離浦邑僅三十里近者既非其屬無所顧忌遠者鞭長不及殺越人於貨賤不畏死非其天性習俗之固然亦未聞法令之過也誠得留心民瘼之君子割遠就近不過數年盜源永清三邑皆受其利詔安烏山九

侯之東有椽林山焉廣遠深險龍蛇盤踞多石屋可爲巢穴俗稱十八洞者明末爲患數矣今悉應通居作逋逃藪實爲南詔要害設守備彈壓之亦不可少此全漳形勝之大槩也一州之地以龍溪爲元首長泰南靖漳平其肩背也漳浦海澄其腹心肺腑也平和詔安龍巖寧洋其四肢手足也方今海晏河清無伏莽乘墉之患如人安坐於家中大疾不作肢體便利惟有時其飲食無致饑渴時其衣服無傷寒暑時具沐浴無俾垢穢將不久而自肥何必借重於淺荅樂后哉渾身皆是肉無處可容錐刀是所望於調養者

瓊州府圖說

瓊郡周環者海也屹立萬里汪洋中爲全粵西南之保障內則萬峯峻拔黎母五指山儼若天柱外則十三州縣星羅匝布廣袤千有餘里上拱神京下俯諸夷占城眞臘交趾直可以足蹴之形勢之雄中原未有也郡北十里爲海口渡海六十里爲徐聞距廣東省城一千七百里附郭曰瓊山居海外全島之極北崖州居島之極南東陲萬州西陲儋州實分四隅而峙焉由瓊山東行八十里爲定安百六十里爲文昌二百九十里爲會同三百五十里爲樂會四百七十里爲萬州五百八十里爲陵水一千一百一十里爲崖州此瓊島東方諸州縣惟定安爲腹裏其餘皆濱海也由瓊山西行六十里爲澄邁二百三十里爲臨高三百七十里爲儋州六百五十里爲昌化九百里爲感恩一千一百里爲崖州此瓊島西方諸州縣皆遵海而西而南者也其海道周環俱通東行由清瀾頭調懷博敖蓮塘李村諸港五日可至崖州臨川港六日可至崖西行由東水博鋪洋浦烏泥抱羅諸港六日可至崖

州保平港俱有湫汊可以灣泊大抵十三州縣民黎雜居尚窠舫屋無處無之居近地者為熟黎供賦役極忠順居深山者為生黎又深者為生崽皆不服王化舊常出為民患五指山謂之黎母竟若蠻獠私家也瓊莞古志云瓊郡由定安過南閭入光螺嶺四日達崖由白石村過風門嶺三日達萬又自郡城由澄邁黎中二日至儋州自儋州東踰黎嶺二日半至萬州自萬州東踰黎嶺二日半至崖相距不遠特黎岐中阻遠途一過漢人不得過問一隅之地如分泰越非　國家之體也瓊莞古志云瓊郡由定安過南閭入光螺嶺四日州由是觀之瓊崖相距不遠特黎岐中阻遠途一過

是以千里而遙其當開通黎道無疑也曩日五指大山人跡罕到不知中間黎崗情形今則採辦木植官鬼窟覩之乎吳會期云自府至沙灣三百里自崖至羅活三百里俱為坦途其中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豈有十三州縣衣冠文物之王民反為蠻鬼藩衛僅居邊陲之一綫獨虛其中以讓黎獠居之及之地腹心弗治四體雖安欲保百年無病斷不可得稽古志棄黎獠叛服不常是以

計人建議紛紛欲開通中間十路一開四通八達黎岐無險可據脫有蠕蠕思動臥榻左右皆為捉賊立功之人自不得不陰消其桀驁鈇走之氣彈丸黑子所關正甚大耳明韓俊靖立州縣屯所撥在外軍民雜處於中引開五指山十字路以兵威創平開通十字大路建置城屯海瑞靖設治黎峒官招民墾軍立里學創縣所諸議非不甚善特用兵未為得宜建縣設學分防歲守須待經理之後亦非可驟而致撫之以恩綏之以道以黎招黎僕生化熟潛移默化而不知一二年內此功可成惟有經濟之若子不動聲色而辦之則萬古未開之版圖與雜千格苗同其休烈非見小欲速者所知也

金瓊山海大勢十三州縣周環位置遠近情形以及黎中要害絕理之要俱已瞭然在目何須聚米畫沙乃可徐議措置故明白顯易此為第一

潮州府總圖說

潮爲郡當閩廣之衝上控漳汀下臨百粵右連衛藏左瞰汪洋廣袤四五百里閩嶺東第一雄藩也附郭曰海陽爲一邑領神潮陽普寧爲西南內地大埔在郡西南省海國揭陽北程鄉鎮平遠在西北饒平在東北五邑皆介萬山中而饒疆亦大半海國焉近海諸邑多平原沃衍宜稼圃佐之以魚鹽謀生較易入山諸邑人稠地狹崇岡大阜種稻桑藷若茅如懸崖瀑布尚苦不給多備

方四方則亦末如之何矣由閩入粵以分水關爲要害由韶入潮以平遠八尺爲要害堵截馬所經由汀入潮以大埔石上爲要害溪險灘高舟行石阻販夫之所往來也若鄧艾入蜀則此途已爲康莊而上杭亦有山徑可達程鄉武平分水四可達平遠而綱繆之處無不瞭如指掌管葛而後未見其人也

河塘城則程大平鎮與郡城聲息不能相通獨由隘隍出畬坑爲山行捷徑耳其半途有通判府在羣山中最爲要害縱橫離縣治數百里守備空虛倘有寇人伏莽則心腹之疾也一捐邑極西有河婆大山深僻爲從來盜賊窟穴礦徒出沒之區莫有知其要害者紅之則惠潮之樂土置之實兩郡之隱憂四穴後前於斯二者加之意乎海宇昇平四郊茗繡禾稼如

郡城北二十里有海陽山縣治所由名也海陽爲附郭首邑跨金山入我城內韓山峙其東蜕以大江錯廣濱湖山屹其西若虎伏築陣高壘爲西南環衛勢稱雄矣由韓山東行五十里過白石嶺爲饒平分界則入閩孔道也出西南三十里爲萬里橋接揭陽界從此陸行七百里至惠州順流而下三百六十里達省城所謂南路者是也其北一百二十里爲大埔界三河之水出焉西北二百二十里與程鄉犬牙相錯

郡北水程起城下惡溪韓文公驅鱷之處泝三河而上由程鄉踰岐嶺歷惠州抵省一千五百餘里則所謂北路者乎城南六十里爲庵埠通海濱烟火萬家商賈百貨之所集也過此爲澄海界東南三十里則溪饒之廣袤接矣大抵一縣形勢後依山陵前臨水穴一開數十里井疆皆爲魚鼈則官斯邑者所宜加之意耳農田水利亦經國之遠猷夫

附郭沃衍無他謬巧惟豐政山中尚須經畫治河堤岸及時保固則亦盡海陽之要務矣肇端清楚自其餘事

伯公隘皆要害明季嘯聚者多移通判鎮撫之爲通判府關山之壯田七之饒地關民稠居然一都會也南望縣治北望程鄉東望大饒西望長樂皆二百里有奇雖題之長不及馬廢今以番田一巡檢寥寥塘汛十數兵與之泰然太平道洽自古未有也閒暇綢繆盛王不廢誦判府雄據上游實捐邑治之背仍應額名思義移郡倅彈壓其間以守備一營爲專汛仲坑伯公隘添設防兵而仲坑巖谷深窪尤爲藏奸之窟儻徒窺伺實匪易集更當力爲防閑苞桑之固不外乎此庵埠已移縣丞分治內外周密山海救寧惟

古潮陽縣在臨嶂之麓唐元和間潮州刺史韓愈移建棉陽即今縣治也左右皆山前後皆水形勝視他邑特奇其前之水曰前溪即練江由滄州出海門其後之水曰後溪由海陽普揭之流滙南砲臺出牛田皆海若也其左爲東山怪石嶙峋邑東之屏衛乎山外海汊橫截磊口河渡分南北二門洲乎若天塹然過此爲達濠招收砂浦兩都邑東之外衛也自鐵山在貴山都爲邑治諸山之遮理百里入縣治者鐵山北山果隴埕塘塔强悍錯跨麒麟埔梓岡狗眼摩山北山果隴埕塘塔强悍錯跨麒麟埔梓岡狗眼摩

肌騰躍奔放疊聳層巒直抵曾山下龍首飛舞婉蜒有矯若游龍之勢稱地靈者指風爲山南山北皆百里平疇故產穀之區也凡邑田賦皆在坤乾二方其餘非山即海魚鹽芻葵爲業耳其地廣一百七十里袤一百二十五甲獨城之前後爲最儉自潯洞泝流穿城渡江抵草蕪統計不過四十里澄海惠來大牙逼于胸背阬棚之側鄭他人矣泉多益寡當以惠邑之徑口關爲界關北四十里咸歸潮陽草熟田心永得寧靜則亦還所固有其隨山左右之水分南北

二條南條合貢山洋滅之流經林八渡過臨嶂出和平橋由練江入海北條合海陽普揭之流滙南砲臺出門關石井二砲臺識桑田合入海南砲臺在縣北稍西九十里當海揭之衝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寒婆徑當惠潮之衝自宋婆徑迤南有鹽嶺雷公嶺仰山關當惠來之衝邑西與普寧連界貢山滅水兩都壤相錯跨麒麟埔梓岡狗眼摩山北山果隴埕塘塔强悍殿基相捕邑亦大受其困官斯土者不可不振起精神於此問一整頓之也沿海要害有海門達濠二營永師雄踞城垣堅整足過外來艘船之衝錢鴻河渡、厦灣蓮灣放雞山諸砲臺皆分兵戍守戰艦星羅安所庸吏議裁潮邑時務惟在版籍混淆地畝不清有糧無田之弊累靡終極盍于此加之意乎城左濠溝隨潮出入爲邑東小河前溪後溪脈絡相通之處轉運諸舟皆賴之所慮沙淤水淺推挽維艱則疏濬深通民所利亦輔相天地之宜爲王政之一事夫山環水帶疆理井然覺聚米畫沙尚屬多事

揭陽縣圖說

揭陽縣治在河之洲四郊皆洪流斷岸環城內外峯巒
澤國也平疇無際綠稼如雲舟楫從橫依稀三吳風
景潮屬寸土邑推最勝焉北條之水源發程鄉長樂
分水界流經貴人飛泉諸山東合石碇循梁大羅諸
水過楓口分東西二流夾縣治會南溪出砲臺入于
海南條之水源發海豐長樂分水界沿河婆百折而
東過湖口合古溪經南城下會北溪出砲臺入于海
二溪餘流貫穿城內濱洄繞繞昔人詩云城中竹樹
多依水市上人家半繫船可以想其概云其地廣二
百八十里袤八十有五里北控海陽南連潮普東鄰
澄海西接豐樂黃岐紫峯桑浦瘦牛四山環列其邑
四雞之望鎮乎揭陽山在城西一百五十里爲邑治
諸山之祖飛泉嶺壁立萬仞即秦時戍五嶺之一先
賢晦菴朱夫子嘗遊其上有落漢鳴泉故蹟焉東南
北疆域或七十里二十里五六十里純乎水鄉西二
百里西南百二十里西北九十里與長樂海豐相錯
則自二三十里外純乎爲山陬矣西北倭子洞險隘
峻絕直出長樂興寧爲惠潮要害西南河婆諸山綿
亘深遠高原大谷田園孔多接連海豐永安諸礦山
爲奸徒窟穴盜賊寫巢歷來抗法之區近雖極爲斂
戢不可無善後之經畫其地藏匿萬山四通八達西
南一帶距海永河龍各縣治遠至六七百里在左右
者亦二三百里防守寥寥伏莽潛滋深爲可慮似宜
添設縣治駐扎其間割海豐一二都附益之設參將
一營防兵一千分守要隘庶鞭長指道可得寧謐而
惠潮兩郡無曠徒山寇之憂亦未雨綢繆之急務也
揭邑至海尚百有餘里南北砲臺爲其內青嶺石井
二砲臺鎖其外潮陽澄海爲之障蔽此不足煩區處
惟邑治落地稅十縣所無而揭獨有之始于明季閩
省海船進港市舶而設治後閩商不至稅無所出權
就通邑貿易抽分補之歲額一千八百六十二兩有
奇院司道府縣頭規例各如其三之二雍正四年裁
革陋規不爲限額隨所收多寡爲賦民稱便焉但揭
邑非商賈輻輳之區北溪舟楫上止萬里橋南溪舟
楫上止普寧棉湖貨物出甚爲微渺其自外洋至

者必經砲臺海關榷稅在焉此二十里內之落地稅似屬重出之征可否略爲變通使揭邑邨得與十縣商民均沾樂利是所望于大力之君子

揭邑河山景物寫得分外出色而山中另設一縣尤爲經國遠猷至雜稅雖似偏枯但相沿已久恐未能卽爲通變存此議論以見仁人君子之用心可也

程鄉縣圖說

程鄉者南齊處士程旼所居鄉也旼以匹夫爲善化鄉人其後人思其德因以其姓名其鄉隋大業間卽其地設縣治因以名縣南漢劉鋹割置敬州宋太祖改爲梅州以漢將梅鋗封邑也梅程變更歷代非一至明省州入縣而程鄉定矣嘉靖崇貞間屢分其地設平遠鎮平二縣而程鄉小矣雖然不小也廣二百二十里袤一百九十里踞郡北游當江贛入潮之衝通閩汀揭粵之路爲三省之扼吭兼六縣之輔車可不謂巖邑重地乎東則上井銀子隘皆接上杭爲崔符連萃之藪南則馬頭山八郎廟路通海揭越人于貨者所憑依也自西自北則平遠鎮平之石窟樟坑爲我隣封鄣我卧榻古鐵山嶂皆向來匪類窟穴時際盛平亦不足深論也環邑皆山在城之內者曰金山外曰東巖曰西巖皆培壤止供憑眺遠且大者曰明山陰那山王壽山皆高揷天峭壁幽奇索隱行怪者宅也銅鼓嶂高亦如之則躡徒舊窠與海陽大埔共之黃沙嶂天馬山聳秀峯九狼雙筆諸峯雖高

僅三四百丈亦表表可名者相公坪曲江風度則不以高卑較矣其大川曰梅溪曰程源亦名程江溪從鎖江從攷也梅溪源出龍川長樂合七都興寧之水曲折而東繞城南邑治之襟帶也程源出義化鄉即攷里今在平遠境內由石坑韓甫逢逸二百里歷西郊而南滙梅溪邑東四里有周溪源出平遠而流小固濂溪書院得名也又十里有白東而西流者曰西洋溪又有小河引之東滙則鎮平水口也凡邑之水皆會松口下蓬辣灘出三河趨郡城入海崇山溪

谷孔道所經舟輿絡繹商旅紛如奸宄潛滋之患或亦逸豫所不免專城重寄僅僅千把未弁數十分防之兵可恃爲干城乎粤中武備密於海疆而疎於山莽似宜加之篇詩書矣

叙次簡淨要害形勝了了靡遺文之以高潔勝者

平遠縣

縣治在嶠山中所屬南溪又在大海中黃岡梅林海山鴻門皆汪洋浩渺蕩心駭目大山大海控扼全閩此然嶺東鎖鑰也饒之爲邑也雄哉廣一百九十里長一百八十里南溪渡海水陸又七十里峽決大國不可以貢賦無幾小之一城北之山以尊君爲名教忠望海嶺在其東天保山在其西天馬繡衣在其南皆鎮下近西南行詔山產上茶潮郡以待品茶者今風凰山高厓峯峯邑西巨鎮亦郡城之望乎尖山

在東洋也連閩漳多險阻爲伏戎之區白鷴山險亦如之土賊陳弔眼據處也縣北六十里爲九峻山通詔安東北六十里爲柑嵩關通平和均在分疆之間漳潮嚴險要臨也西北五十里爲張公嶺與大埔與海陽石坑接壤有小路可達高陂西七十里爲南嶺棟單竹坪連界有山路可達隘隍西南九十里爲秀才徑饒海分疆當郡城孔道自邑抵郡一百六十里抵省一千八百里饒邑要害之在山者止此矣濱

海重地以黃岡爲最要黃岡在東南九十里當閩廣之衝副將巡檢防之而不足復移潮郡同知彈壓之由黃岡東行三十里至分水關爲入閩孔道自閩抵惠州省城九百五十里耳東南三十里爲大城所又十里爲柘林水寒故明置重兵於此黃岡之南渡海爲南澳南澳四面大洋山崖險峻周迴三百里爲閩粵兩省咽喉重地自古海賊盤踞之區朝光跳梁倭奴肆虐大爲邊患今設總兵官鎮守之分隆深雲青屬閩隆深屬粵宋少帝泊舟其南丞相陸秀夫有慕在焉鴻門海山在灣西北東石浮碍與井洲蠣與皆內海星羅也沿海港汊以草尾港爲大南洋竹木穀米諸貨之所通也五塘大灣洲港梓山橫山下岱諸港弗可悉數海波不揚魚鹽蜃蛤之利無處無之千秋百世太平常如此日循良可化而理也

饒邑大山大海頭緒紛然寫得明白爽快學山海皆清成竹在胸設施何難此不可作文字觀也

惠來縣圖說

惠來西北萬山東南大海形勝與饒平相類饒控漳潮之衝惠當惠潮之界吭抱險阻亦相類饒有黃岡南澳重兵環其外故邑治建萬山中惠來向若百千里下莊莊杳無陸路故邑治必濱海隅因地制宜昔之人固有道也時丁明季寇攘奸宄析潮陽之隆井半都大泥凹頭惠來二都海豐之龍溪一都作邑建城嘉靖四年間事也廣一百七十里袤五十有五里後枕五朝前臨海若白花虎頭二山峙其左葵嶺石牛兩峯列其右諸溪繚繞田疇平曠附郭形勝之大觀也東則金剛雙髻聳秀一方黃崗華古高隱之所宅也西則達一埠永山頭虎頭寨盤紆險峻山寇之所棄也千秋鎮在邑西七十里水遶山盤宋處置使鄧瀕駐兵銘石處也又有千秋鎮石在葵潭之西十甲宋少帝屯兵其上有永鎮千秋四字題石與邑西南二十甲許之間雜亭山若當年元兵侷近閩關播遷故蹟也望天石山在西北九十里峽峒插天上多水湖北龍三坑胆潮陽交界盜賊向來竄穴人跡

宇至之區也鹽嶺雷公嶺從口關三途當東北三面
拥背穿心潮湯入我之要害也黃山徑在縣西八十
里通海豐狹不容車宵小所出沒也葵潭在龍溪都
萬山之中當閩粵孔道奸匪潛滋長鞭之馬腹也近
栽北山驛改設巡檢於葵潭行旅往來之所便攘竊
私梟之所畏也自海豐甲子所而來以覽秉渡爲扼
吭風濤偶作洶湧莫當龍江西南之天塹也自海而
來則東有靖海所築城駐防水師戰艦之所守也縣
南十五里有神泉城神泉港口有砲臺足壯金湯水
師兵防把總巡檢所駐劄也東南石碑灣赤山灣灣
角溪東諸砲臺武震雷轟沿海折衝之屏翰也內地
諸溪皆細流惟龍江可容舟楫上通葵潭合梅林南
陽之水會溪口而下忠神泉入于海祿昌溪源出鹽
嶺流經白沙繞赤洲亦達神泉光華溪在邑東四里
源出大華山經虎頭合龍潭洋之流亦出神泉神泉
一港衆流之所歸也山海交錯厥田中下岡阜高而
溪流淺一日大雨山水驟至平地皆化汗洋兩涯之
間不辨牛馬十日不雨禾稼焦枯必足蹴泥如櫻利刃農夫之所踶跼也疏山浚泉修陂池水
澤之利時其蓄洩田間鑿井教民桔槔人力補天工
之缺太平司牧之事也山川開氣蔚爲人才作邑多
年稍英木洩鼓之舞之誘之掖之使士皆聞弦不爲
邪說所動掄人畜奮興不爲勢利所汨沒作忠孝以
興仁讓經濟文章皆有用實學移風易俗之先務也
海防周密山莽清清不於富教二字殫厥心力雖
局陣愈出愈奇叙次愈精愈密排山倒海之氣給
巾羽扇之度非時手所能夢見也

縣爲海氣設也故名澄海取澄波之義云明嘉靖四十二年析海陽之上中下外三都揭陽之蓬州鰲浦鮀江鮀平之蘇灣建澄海縣在郡治東南六十里即古閩越司故地也大海之濱沮洳之宅平沙四望洲渚無數深港從橫參錯繞洋洋乎水鄉也哉綠樹晴波依稀一小蘇湖鹹潮斥鹵海風猛勁景物微有不同爾一幅員所屆東西三十里南北六十有五里絕長補短成周一千男國也環城之水四圍如帶爲玉帶溪源出北港流出南港南港在城南五里北港在城北五里其源皆出于韓江自韓江下橫隴溪分水東流經東林、程洋岡出南洋東湖南灣入于海者北港也自橫隴溪南流至大牙東分一派經上寨沈洲、外沙入丁海者南港也二港爲附郭屏翰前後金湯包羅固焉南港之南自大牙西分一派經蜑家園漁洲富沙橫窖諸村入于海爲新港自蜑家園分水西南流經漁洲隴尾分一支東流入于海爲東港又分一小支西南流入于海爲西港自漁洲隴尾西分一

派經湖頭市舉登諸村入于海爲溪東港凡水在邑南入海者有五五港皆本于大平則韓江橫隴溪之右派也其橫隴溪左派至程洋岡亦分兩支一從北畔山尾溪經東隴烏塗尾入于海爲東隴港一從南畔下北港者至南洋又分四支皆在北港之北一爲達于港一爲大洲港一爲飛錢港一爲旗嶺港皆入于海旗嶺港距城十五里洋腹所泊凡水在縣北入海者有六六港皆本於橫隴溪則左派也其山皆培塿不足數獨蓮花昂然三百丈爲邑治後扆在城北四十里半屬饒平神山低小巖景佈置頗可觀與龍船巖之石室均遊人所托足也大莱蕪小莱蕪二山皆在海中岳東之保障也海洲山在西南內洋中與潮陽接壤自邑視之如蓁然一縣形勢以大海爲要害海寇蕩舟乘潮可入故於沿海港汊設砲臺以控抱之在海中則有大莱蕪、放雞山二砲臺在各港則有淩東、沙汕頭三灣東湖平洲山頭于東隴鹽竈諸村淩東沙汕頭三灣東湖平洲山頭于東隴鹽竈諸村有城堡陴堞溝衛其形之險阻不過如斯矣盛于

化冶島嶼風清武備兵防徒爲壯觀之具遏之以德
齊之以禮使人人奪君親上祗父恭兄是無形之十
城也

澄邑溪河港汊最爲錯雜寫得支分派別井井分
明如讀禹貢水滿爲之擊節稱快

普寧縣圖說

普爲邑故潮陽分地也明弘靖間以潮陽地廣梗治
析洋烏滅水黃坑三都置普寧縣以貴冀爲治所萬
曆三年移厚嶼即今縣治越十年潮陽復以洋烏滅
水鰲僅存黃坑一都以屬故丈糧一都遂贏賦額故
也絕長補短方四十里山川之秀土田之沃民俗之
馴猶可以爲善國焉輿圖似幸而單薄左十里與潮
陽貴山都連界洞仙陳洞二徑爲門戶右十五里與
揭陽棉湖連界邑南十五里爲大壩墟與潮陽貴山
滅水二都連界當海豐三縣連界大溪自河婆下
十里耳北十里有洪山寮惠來孔道從茲至省九百四
十里耳西南七十五里爲邑治後扆東北二十里入
揭陽境由揭抵郡一百一十里耳西南七十五里爲
龍根磜與揭陽惠來海豐三縣連界大溪自河婆下
鯉湖出湖口合雙溪朝宗于揭此揭普分疆之流獨
棉湖市鎮二三里地越大溪東似贅疣在普界內殊
不可解城南之水源出鐵山而細微流至東門百里
橋始通舟楫經石潭過林坡出古溪口合棉湖大溪
亦入于揭地無他產百貨不生穀米薯芋嬉嘻樂業

有勤儉而無驕奢宮斯土者樂培之所慮福小太甚鄉村偏迫粟隴北山麒麟埔樟園狗眠强桁洪塗皆在則榻穿窖劄攘奪掠囊拾芥追之則越境乃免捕之則法不踰域去疾防閒莫先于此宜劃減水一都貴山半都洋烏都三分之一以赤肚嶺貴嶺湯坑鹽嶺爲界歸之普邑則在潮無長鞭馬腹之虞在普無跨肘之患兩邑吏治民生均有裨益而雲落吉安兩巡檢亦可裁去其一斯一舉而三善備矣顧或者以舊案洋烏爲請則不達兩邑形勢又或以得地爲榮失地爲辱皆一片私心非爲民爲國之道也

王土王民短長無非啓指地方大小何足介意惟吏治民生要緊病痛所在不得不爲更張耳一片公忠正論兩邑俱當欣服

大埔縣圖說

縣小賦薄而以大爲名埔邑是也其地廣二百二十里袤一百七十里洵不小矣山多田寡僥俚嶇名爲大而實未大爾介閩粵兩省之交東鄰永定西瞰海陽南接平和北控程鄉西南與饒平錯壤東北爲上杭連界六縣各齒輔車相依雖曰僻處山陬實汀潮間一樞軸可不謂雄且壯乎一天下治所多面南獨埔邑朝宗北向案山形勢如衆星之拱辰極蓋有教忠之意焉東西之山若風波嶂陽石峰皆邑望鎮文峰屹其南赦文峙其北大梯華表壯三河之勢闔羅石角湖剪之隘險那山在邑之西北半屬程鄉郡治諸山之祖也其川之大者有三曰大河曰小河曰小大河在縣西上接神泉河合大靖小靖諸溪之流凡水自平和南靖永定上杭來者皆入焉潮人赴閩汀江浙必由之水道也小溪在縣西南自平和赤石巖而下合清遠黃砂諸流曲折北注與大河交會潮人由平和入漳州必由之水道至赤石巖而陸矣小河在縣西北源出惠州之龍川合長樂興寧程鄉鎮

平諸溪之流下三河湖人赴江西廣省必由之水道也凡邑之水皆滙三河三河在縣西四十里爲四郡往來要衝明季設三河司巡檢築城守之至今不廢爲樓巡檢司距縣百里在高陂有山徑可達饒平大產司在縣南百里密邇閩境若楓朗平砂虎頭砂陰那口鴉梁險峒巖不一其地其人號稱天門鎖諸要隘莅莅皆作孽咸在此間九峻山羊腸九折爲饒平捷徑山寇張璉之所巢也長窖在縣東北十里許土賊鍾七鍾八跳梁處也銅鼓嶂在縣

西八十里程鄉海揭與埔邑各分一面古爲盜藪明末鍾凌秀弄兵于此皆留心防禦者所不可略哉時際隆平山無莽伏講考弟力田墾闢高菜之政修陂池水澤之利澗谷岡阜皆種竹木樵蘇伐天並爲厲禁財用足而禮義興雖畔丸小邑決決乎大國風矣

疆域山川位置脈絡井井分明而要害苞桑太平經畫俱在其內可謂簡潔周到

平遠縣圖說

平遠在萬山中故程鄉與寧分地也介三省之交與江閩接壤省下東鎮平南程鄉西南興寧東北武平自北而西皆章貢疆域矣廣百里袤一百三十五里舊志修言之廣袤皆加一倍按之無有也項山聳其北風山屹其南東西阜巒迤峙攢永二里平原之地弗可得已鐵山燕子五子石、嶂峯縣崖密箐爲山匪窠巢採丸弄兵者屢矣石馬嶂梁會徑則接長寧丹竹樓偷牛棟綽風遲則連興

寧大帽山藤蔴連沿纔峰則近武平分水四石正鄉高水遠舟楫之所不至溪澗涓涓無足道者人民十則迫興寧竹牙寮皆亡命出沒之藪爲邑要害分兵設防扼其吭而鎮厥邪心詰可以盛平而忽諸山出亦號繁庶食力衆而家富稀磽确多而平疇寡銖鉄之利江閩所資其餘百貨不聚儉嗇褊急得無有魏風乎禮教信義培而廣之扇如也竊怪平邑百里內山川形勝無如大柘一鄉其地廣平數十里故皆帝駐岳柩殷庶遠峯揷天環羅若城郭止大貴

舒之氣蔑以加焉建邑築城於其中固巍然大縣脈
槩也且距墟頭泊舟處不過十里商旅亦便門大柟
一河略浚數里大河舟楫可達城下又當鎖門鎖程
鄉孔道衝要足爲潮贛鎖鑰當年作邑之人不知衆
何所見舍大柘而問豪居豈避衝繁求僻靜歟喬木
入幽谷耶今欲移縣治則安土重遷固陋就狹則礙
塞不暢始信披荆剪棘必須開闢草昧之才庸夫見
淺狃於小而暗於大貽悞可勝言哉賦僅三千人稱
槩點周行不遠供億亦煩未可以曹檜無譏遂弗留
心於民瘼惟官斯土者勉之

邑治局促大柟寬舒形勝相懸何止十倍且要衝
之與偏僻近水之與枯山相懸亦何止十倍舍大
柘而邑豪居刺謬極矣但二百年來無人道破鹿
洲足跡一經便已看透筋骨可知其參前倚衡無
一不是民生經濟也

鎮平縣圖說

鎮平作邑爲崔苻也三省之交山峒深阻明季虜賊
賊巢遠通生靈橫遭塗炭崇貞六年始割程鄉之龜
綮松源平遠之石窟得地四蕃遂建鎮平縣治儼然
與十邑比肩稱雄斯亦窟矣封域廣八十里袤七十
里自東而南程鄉屏之自西南而西北平遠蔣之西北
而北武平衛之東北一路上杭障之四塞之國皆山
川所盤踞也斗大城池環桂嶺于內能容烟井幾家
哉後擁三合前峙九子天馬諧軸鳳山龍嶂森羅列

翠不勝名狀大嶂峰屹立于東山半有湖平洋寬廣
可容萬人奇花怪石山城之勝縣也胡椒逕在縣東
三十里直通上杭永定諸山與折鐵礦所生奸宄窟
穴古樉要害大密逕在縣北三十里崇崖深箐伏莽
跳梁者屢矣鐵山嶂半屬平遠天門凹與五子石連
界梅子畬與武平平遠連界皆有名奸藪諸賊入寇
之要害兵防捍禦豈堪緩須臾乎西北之水長潭爲
大長潭源出武平與綠水湖相通平原中獨出一湖
盤奇觀也東北石窟溪亦出武平皆滙馬鞍潭合橫

梁徐溪之水東流入于程鄉其他細流無足數者田少山多人稠地狹雖有健耕肥牛苦無可耕之地墾趨臺灣墾闢成家臺中容子庄數十莊衆皆捏大平鎮人民而鎮平尤倚賴之竟以臺灣爲外宅如二故乎在田二故半在邑之意今臺禁森嚴宜留心防範化導約束無俾爲非查縣志有禁墟之說是益促其謀生之路匪類要結豈必墟期苟平其政何難稽查泥使闔邑人民一蔬一粒必赴城市恐亦不勝其煩何如使墟地皆化市廛齊之以日中之政百貨流通

餉可較易又令百里山川盡種杉松竹木官爲巡守屬葉侵盜十年之後有不富饒者乎忠信甲冑禮義干櫓庶無負作邑者曰鎮曰平之義則良有司之責也

鎮平土滿人稠謀生計慶仝賴臺灣疏通臺禁既嚴則游手無所復之自宜留心防範此採本塞源至論不可以常談日之

潮州海防圖說

潮郡東南皆海也左控閩漳右臨惠廣壯全潮之形勢爲兩省之屏藩浩浩乎大觀也哉春夏之交南風盛發揚帆北上經閩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寧波上海依後窮盡山花鳥過黑水大洋遊奕登萊關東天津間不過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後北風勁烈順流南下碣石大鵬香山厓山高雷瓊崖三日可歷過也外則占城暹羅一葦可杭嘎囉吧呂宋琉球如在几席東洋日本不難扼其吭而擣其穴也茫茫大海無樊

籬之限守之有道則萬里之金湯防之偶疎亦衆敵之門户膺斯任者難矣今潮海疆不過五百里上自南澳下迄甲子門中間島嶼灣港歷歷可數柘林大城所居南澳上游有雞母澳後澳虎嶼獅嶼紅螺雞冠西澳諸山及橫山青山鹽漏上里諸砲臺與閩之銅山懸鐘接界明人防海知設水寨于柘林而不知南澳之不可棄遷其民而墟其地遂使倭奴紅毛盤踞猖獗幸林鳳林道乾許朝光曾一本先後盜兵邊氓塗炭萬曆年間始設副總兵守之 國家鎮以

元戎遊弋永靖蓋閩廣上下要衝阨塞險阻外洋番船必經之途內洋盜賊必爭之地去留明效固彰彰若此也南澳四面大洋周迴三百里分隆深雲青四澳雲青屬閩詔安治之隆深屬粵饒平治之左右營分守各汛亦以福廣名青澳在東濤流險惡鉗澳廣澳砲臺羅列其間舟善地雲澳在南近岸皆沙水淺風飛巨艦亦難行舟則海門營出口之要害也海門城據山臨海有水頓是以左營舟師必分深澳駐泊以深澳鎮城所在元戎旌節之區也深澳而北半倚山阿外險內寬千舟可聚若北風狂發則不如隆澳之安隆澳在西南南澚驛起則又宜于深澳深澳之口爲青嶼爲蜈蚣青嶼石峯奇矹有海閭天空四字古蹟蜈蚣臺有兵防守與長山尾汛皆捍門要地也黃岡之南爲大澳爲獅頭爲鴻門爲信洲爲柏洲爲井洲南澳西北四十里爲海山海山雙峙汪洋中與南澳黃岡相犄角溪南防汛爲東石溪北防汛爲浮礁各港洋面錯錯固焉爲三嶼爲五嶼水際卷石遮然小星賊艘偶衝亦有不攻自破之妙澄海洋中爲大萊蕪小萊蕪爲放雞屬潮陽境澄海協并

步守之過此爲達濠亦存海中潮陽東方之保障也自明以來屢爲寇壘許棟張禮郎輝憑陵肆毒而輝殺掠無已慘酷最甚康熙二十年設副將兩營屯劄今改專汛守備城池戰艦屹然稱雄藩內則磊口河渡分南北兩門外則放雞蓮澳廣澳砲臺羅列其間敢攖之下此爲東嶼爲西嶼西過龍潭鼻爲錢澳砲臺則海門營出口之要害也海門城據山臨海有水師衆將駐劄飲澳河背兩岸砲臺皆在城下爲潮陽東南保障出口迤西爲靖海所靖海有城有砲臺屬惠來境海門守備分守之靖海而南以石碑澳爲要害賊舟屢泊登岸剽掠赤山鉛錫石井諸澳皆苦海氛而神泉爲尤甚神泉登岸十五里則爲惠來縣南門上下舟航皆入此港爲惠邑第一要害築城港口駐劄防兵左右砲臺咸武寢警華清甲子作我屏翰而海窩有長城之勢矣甲子爲惠湖樞軸有碣石水師專守不容越俎代謀潮屬海面如此而已港澳雖多沙礁暗阻風濤不測舟艦輒俾非熟諳港道者弗敢輕入商艘往來不過旗嶺汕頭神泉甲子他皆非

所繇也好究潛浮雖不擇地亦在附近島澳可以泊舟之所不能日夜飄飄外洋且其意在刼船遠出安用必有埭澳可以棲身乃能窺伺商艘之去來必待風和浪靜乃敢駕駛出洋以行刼好生惡死盜賊所同豈曰不如官兵之甚乎官兵哨巡但出稍遠略觀港口島澳雖有賊船何處停泊豈果必發矢關鎗而有拒敵之患乎大帥小舟分哨會哨非不耀武揚威帛然身登戰艦張大其事名曰出師乃南澳出師不過甲子天妃廟遶長山尾澄海出師不過沙汕頭達溪出師不過河

渡海門出師不過鎮鎮出師不過甲子天妃廟坐守數月及瓜而還罕有離岸十餘里試出海面優游者商船被刦雖城下亦諉之外洋雖營邊亦移之鄰境彼此互推經年不儆若其海菜魚蝦微利所在戰勝攻取如臨大敵太平無事習與性成亦不足爲怪也

聖主德威無遠弗屆海波不揚隩薄肅清居今日而談防海等之一幅西湖圖耳然閉眼綢繆聖人以爲知遵文武寅僚同舟共濟善捐勤過相規協恭和衷

之誼也百爾君子共勉旃哉

海外情形瞭如指掌古今得失歷歷胸中併盜賊分兵行徑一切時勢亦寫得無微不到如見肝經綸神手非書生所能道隻字

志者記也所以記沿革盛興盛衰藏否亦古史之流也在國爲史在郡縣列志則亦有學有識未可以補綴之匠鑄甚虛哉竊謂方隅紀載皆關政治隨事提撕無當與道譯不殊非徒沿襲舊文登記簿牘已也舊志雖佳未能於史乘彷彿且歲月滄桑藉事非昔難執故轍將以垂法戒而略治理遂不覺守舊之鄰於創新亦不得不然之勢若若謂有意更張則聽之知我罪我也夫

郡邑疆域城郭各有圖舊矣顧圖必有說舊志無之猶畫龍而弗點睛有形骸而不能運動泥塑木雕強命之曰人耳至所謂疆域形勝開阨紛布列按其實皆前人膠柱也歲月遷更陵谷變易則又當有因時制宜者茲欲便于觀覽統以方圖繫之有圖有說提封遠近大牙接錯形勢阨塞要害經畫綢繆之計披卷瞭然亦庶幾少備於治乎朝郡故稱海國邑濱汪洋者殆半明季島夷盜賊踪跡嘯不堪今雖極波恬浪靜亦留心經濟者所不忍略也補海防圖以益前志所未備

山川蜿蜒奔放起伏實關郡邑形勢必由原邈委脈節脉絡井井分明精神方得生動若但登記某水某山名目處所直一屠酤簿賬耳豈編以迫於期限未遑躬歷嶽原難爲遽慶就舊志略加增潤粗成章句而已草率之譏所不免夫

學校所以敷也舊志止載儒學處所及社學書院名目而已無學中之人無學中之禮無學中之教於自古立學之意何居予茲編備載十二庠官師諸生名額思援歲薦鄉飲鄉射養老讀法諸典 國朝敬頒製訓飭士子文以及書院義學諸儒條規講儀學田等類弗厭繁蹟誠以此地爲人材所從出風俗所由成不忍不加之意也

祀典之設所以崇德報功舊志文廟簡略無丁祭儀注無陳設圖位無樂制舞節無執事贊禮人數皆非也禮樂廢缺有司之過況郡僻在海濱性習喬野豈可不明先王之度數以文之邊鄙諸生至不能舉禮樂之名號即問之捷南宮通仕籍者亦憒然弗知爲

何物若復併志乘而闕之則後有留心好古之君子安所考究此不可不補者也名宦鄉賢壇壝城隍凡廟祀之在典禮春秋官祭者皆附于文廟之後非此族也散見廟宇

國家大政莫如賦役兵防舊志簡略太甚止載奏銷數目不知戶口算賦代多重出之征田畝均輸亦有累加之弊詎可不考究原委彰我 朝覓紓之仁乎

潮郡水陸營汛雖云周密然山深海闊要害孔多亦竊有苞桑之慮綢繆未雨之慮一膂熱腸妄抒臆見皆前人所未及也

人物為一郡之柱礎鄉邦之光耀多多益善敢云採擇顧必實係有德有功忠孝卓越文章品行確有可觀無論山林韋布皆足增輝志乘若徒以科名官階為人物謂貢舉南宮便可立傳則吾不知之矣至於閨貞潔節風化攸關微闡幽尤為當務之急然亦必期核實不以夫學子責遷就濫收一片苦心神明可對

風俗之成與時變易何為而列于志乘蓋將使官斯上者酌劑轉移俾咸歸於醇厚也則不徒勤襲舊聞亦不必譁流漓悍健惟就近來氣習據實直書列入

聖諭廣訓以為移風易俗之本時雍風動不過如斯未有奉

諭訓之先風俗若何既聞之於

吏牖民之誠否以此覘良莠變化之難易則斯志不為苟作矣

災祥關乎人事列之方書欲士庶共知修省感召天和不得獨諉其權於 君上也川原物產無在非厚生利用之資古蹟廢興安往非立廉起懦之地可曰無關名教隨意點染為乎舊志古蹟載王莽南海亭是敢人叛亂也載僧墳未化之臭腐是敢人發塚也其他此類槩為削去要使登吾志者皆有益於世道人心不為悖理亂常之隱怪詭激敢以其細而忽之

舊志廟貌淫祠槩入祠祀非古也特標廟宇一目以別於春秋丁祭者幸觀附廟宇之後從其類也琳宮梵刹布滿天下先儒常欲人其人廬其居矣若儼然與學校祀典並列數目便似為郡邑所不可少

歸儒之機安有期乎侍先書其發幸之也修志不書其爵貶之也使一方皆去邪歸正分此泥沙之金錢以祇父恭兄周恤其族戚鄰里則修志者之意也

仙者何奇不過曰長生耳而其所謂長生者又不能留塊肉以行於世必稱屍解夫屍解則非生矣佛者何奇不過曰空耳無耳夫既空且無矣又安有所謂佛乎山澤之民表(公守法終身不犯刑辟之條期頤耄耋皆仙也存善心行善事一生無欲害人皆佛也倫常之地自有仙何必從事於幽渺不可知之途

也吾惡乎知之不知而謬爲牽引則妄也非敢黜仙釋也闕疑也

漢書志藝文後世郡邑乘咸宗之然必其辭其旨有關是邦風土民物者始堪選載他文雖佳未遑也腐生代斲稱功頌德之碑豎儒無賴佞佛逃禪之語觀者欲嘔可命之曰文乎若夫陽儒陰墨虛寂良知似是而非之異學尤爲陷溺人心之大害舊志珍若詰敕併其斷爛殘缺之篇亦皆緣載正學不明一至於此良可哀夫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害道之文豈忍

助其談而張之

修志一事近多視爲具文誰能認眞着力一清從前訛謬作者憮惋世道人心以扶持名教裨益吏治民生爲主一筆一墨不肯輕下此古來志乘第一巨手也使無人掣肘得觀厥成豈特嶺南信史

說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訂

江濱野人說

海豐君既以不合時宜爲當途所嫉於是當途號爲異端或名之曰怪物君曰異端非聖人之道疑與二氏混迹怪物何傷乎遂篆其章曰怪物鹿洲山人聞而笑之曰咄怪物不可以爲號請爲君更號曰江濱之文之也而不見呂黎書大江之濱有怪物乎業已負其異於衆安能與常鱗凡介爲匹儔則亦任世人之怪與不怪耳我固不必以見怪易操亦可不必以居怪自炫青波泥淖則存乎天矣仰首鳴號早知君不屑爲也君家天長距大江爲近人以地名亦因其所且濱爲大防江流滔滔或虞泛溢所賴以砥狂瀾與井疆蒼生無魚鼈之患厥功偉焉嶺外蠻江隨波曳泥已成風尚獨君以一怪挽回頹靡立世道人心之防使吏治由之潔清丈夫胥存氣骨隆百川而東之功豈在禹下哉君曰以若所云則吾豈敢顏余山野之性宜家近江濱即謂江濱野人也可鹿洲曰此夫子從先進意也善夫作江濱野人說

矯健峭拔高唱入雲如神龍行空不可摸捉此種文筆文心亦天地間一怪物也

王用九字說

江濱先生有令子曰錫疇請鹿洲山人字之鹿洲曰諾先生曰疇年十一通五經自幼槃礴客不衣冠者命之揖弗能也山人曰然又欲存氣骨者弓而箕為我誨之卽名或未佳併改之山人曰佳哉吾聞諸箕子天錫九疇彝倫攸叙疇之功用大矣彝倫為天地經緯邦家理亂氣運盛衰所分在叙與數乎錫則叙不錫則數此名所為佳也雖然疇有九自五行而下皆以一用貫之字錫疇曰用九可乎道存於天壤不用則虛而無寄治心脩身經世理物皆有至當不易之宜踐而履之為德行措而施之為事業墨守訓詁茫然不知所位置無用之儒也有體無用不可以言學有疇不用不可以言錫惟用九之勉之矣拆用九之義又取諸易亢龍有悔天德不可為首也用九既年少有奇才恐挾持過盛賢智先人或不能免是在涵養渾厚以學問陶淑其性情勉使稜稜圭角觚櫱人世之諱忌斯乾元用九之意乎余與乃翁皆以

剛直取禍氣骨二字可為箴臣奄然媚世又非君子之道為宇宙立綱常為名教存柱礎在乎子之善用之也於書而求彝倫之叙於易而識悔吝之幾吾所望於用九者蓋有深焉先生曰善夫請書之以為錫疇勗山人曰可

涂守謙名字說

黃子向自梁麓來爲予言盤陀涂子交相善也其爲人沈厚好學倜儻有大志將來所就豹可量予曰然吾邑內外山村海角人物蔑忠孝節廉理學經濟文章之彥所在多有獨粵蘿西偏無象盤陀二十里許自唐宋迄今少概見焉山川之湮鬱既久靈秀日開固當有人出也頃之子向介涂子於予子得之甚喜出自意外涂子原名邁倫以童試不利更名學詩又不利屬子向請予更之子曰名者父母所命不可更也邁倫善哉丈夫生當世上不可無出類拔萃之思吾立心制行事事求爲聖賢則聖賢爲豪傑則豪傑馳心於聲色汩沒於勢利卑陋齷齪俛首蓬蒿自安於愚不肖則思不省而已矣志所存則氣赴之故學莫先於立志既高發奮自易振拔流俗超邁羣倫在一鄉高乎一鄉在一國高乎一國固其所也最愛一武人語云我輩即爲人奴亦應作羣奴長此言雖粗可以喻精學者常存此等意趣砥礪激昂隨在皆可出人頭地子願涂子顧名思義仍名邁倫無疑也是時邑大尹汪公月課多士遂以涂邁倫冠童子軍子戲謂子向曰涂子今果邁倫矣曩之不利於試者固知名不任咎也子向復請爲涂子字子固謝不敏既而曰涂子既名邁倫則有不可一世之概懼其負已傲物也道在守之以謙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每見世人小有才華輒驕盈夸誕陵尊長海朋儕無論輕薄淺陋非有成之器即其面目可憎不啻千里外此學者之大患也故立志必以聖賢保自期而待人接物常遜乎有匪夫勝予之懼所謂位置愈高而檢身若不及謙君子真能出人頭地者乎欲爲邁倫字莫如守謙宜子向以爲然屬予筆之予既喜子向之能擇交又自幸得交涂子知涂子之立志矯然不隨流俗詖將爲盤陀山川開清靈焉故樂爲之說抑子間涂子大父江伯公爲吾邑名薦紳尊人長源先生烟霞高寄而好善樂道庭訓有方涂子當以信友者順親以繩祖武者養父志庶幾無愧乃翁命名之義予與子向亦有榮施焉涂子勗哉

正其名以振其志氣爲之字俾入于謙虛以聖賢豪傑望涂子也先以山川湮鬱期開氣運後以家學淵源期繩祖武是步步引人入勝處誘掖警勵與宋儒一鼻孔出氣足見道義之交

程子篤字說

乙巳中秋余在太學助教程枳軒先生語余曰小孫名傳曾應童子試矣其爲我賜之字且書數言昜之余曰嘻善哉斯名也其旨深其義大其望子以聖賢有振刷流俗之意乎聖門之道惟曾子獨得其傳越千數百年而河南程氏夫子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今若也程其姓而以篤爲名可不顧斯名而思厥義哉凡人之生皆可以造於聖賢卑靡小夫以科名富貴爲止境聞言道而怪聞學聖賢而舌撟不能收若而人者余何暇與之言耶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傳其道者曾子此程子之言也程子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又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蓋淺露輕浮非有成之器虛憍夸詐非大受之才余今字君曰篤君無以余言爲迂篤之字義訓厚而力君立心制行待人接物之閒務皆從厚凡所當爲之事必認真着力爲之做始做終豎其峯而造其極無使弛餘憾焉則他日之學問文章經濟事業可預知其遠且

大而爲子篤孝爲臣篤忠爲兄弟篤友恭交遊篤信
義遇民篤仁物篤愛實心實力無虛假而無閒斷雖
聖賢無以加矣夫忠孝信義仁民愛物皆道也造其
極則爲聖賢留其憾則爲不肖冥然無覺悍然不顧
則獸與禽擧者不敢爲聖賢必將自安不肖流于禽
獸而後止嗚呼可不懼與余語君以聖賢之學或必
以爲迂且怪不知聖賢之道卽在人倫日用之閒夫
何迂何怪之有而曾子所以爲聖賢不過篤實之字
擧曾子曰我不能學篤實亦曰我不能乎自欺欺人

飾名務外以奸巧爲作用以刻薄爲聰明返令學者
之通病也夫惟賢哲不逐波流顧子篤無負而公命
名之意則吾說未必無小補云

覓出一個絕大世系恰好爲初學下針砭子篤周
應自愛讀是說者亦當躍然興矣

陰子儒字說

酉春放廢待罪棉江鶴石老友自翠華千里專伻馳
書慰唁且以其次孫延宗屬余字之余曰噫宗之義
不一古之以宗聞者亦衆不知鶴石所取者何居也
徒綿衍宗支爲朝廷增户口此無能之士備人數耳
謝超宗稱鳳毛則詞藻之末也范蔚宗有史才作後
漢書至今不朽然亦不過文史之傳非吾所望於陰
子五鹿充宗講經嶽嶽爲漢名儒梁雖未聞聖人之
道是亦能學聖人之學者鶴石所以名孫不知或取

諸此與否但宗之一字每爲異教所剽竊命名之義
不可不清余觀晉室習尚虛浮猶稱賀循爲世儒宗
則宗必以儒爲正而鶴石所望於乃孫之延之者意
在斯乎雖然循不足道也晉安得有儒循亦未足以
宗也先王之道具在六經坐而言起而行日用倫常
終身由之而不盡讀書不講求實學當躬踐履汨沒
于清談誕放與沾沾八股制義科名得失之閒其荒
陋不甚相遠也公然命之曰儒可乎儒者之學有體
有用自身心性命之地推而行諸家國天下而準可

久可大可以紹往聖藏名山而開來學如此之人乃足當儒宗而不愧余願宗之爲君子儒也字延宗曰子儒宗其顧而思厥義焉正學昌明大儒輩出若宋之濂洛關閩則宗濂洛關閩此皆君子儒也不宗程敬齋羅整菴則宗濂洛關閩此皆君子儒也不宗程朱則爲異學金谿姚江白沙之徒皆以禪儒亂墨見識有道況彼淫屠邪說所謂五宗尤雜繆畔道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余將火其書廬其居背聽後生小子墮入其阱中而不悟耶學者宗濂洛關閩則不爲異端邪說所搖惑而孔孟之門牆可進余願子儒之識所依歸無負乃祖命名之意不知鶴石以余言爲然否也

就一宗字發論明正學闢異端誘掖後進粹然儒者之言也余讀此文亦曰爲世儒宗

族子曰仁字說

曰仁字近哉求仁當自近始也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可知仁非外鑠當前求之即是世俗因聖門不輕許仁雖顏氏子亦僅三月不違遂疑仁爲古今絶德高遠不可能之事無怪乎天下之不仁者多而一二不昧天良若景星鳳凰麒麟之不數見也夫仁之爲道廣大悉備而切近精實造乎其極而安而純之雖大賢有所不能盡隨其所見而存而體之即中材亦擴充而不竭是何也無他無間隱之心非人也人敢曰吾獨無惻隱之心乎孝弟即爲仁之本人敢曰吾獨爲不孝不弟乎近數年少力強正當以仁爲已任不可汨沒世情而甘自暴棄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實用其力於事親從兄之間推之而忠君愛國推之而濟人利物滿腔舉惻隱之心而仁溥於天下矣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復仲弓問仁夫子告以敬恕克復敬恕不在外求皆近也莫近於親聽言動而非禮者勿之則爲仁莫近於持已及物而如見如承不欲勿施則爲仁天下無明知非禮而

故犯之學者無立意驕傲而陵人之學者於此求之其庶乎柳夫子有言剛毅木訥近仁非剛不足以任道非毅不能以致遠非木則病於浮華非訥則流於誇誕近哉養成剛德遂兼四者此亦天生一近仁之質也近哉勗諸

說理明亮透闢如哀梨并剪爽快異常中間處處啟擊不啻耳提面命深得聖人循循善誘遺意

長兒雲錦字說

長兒雲錦冠而字命之曰倬文中庸引詩言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然則字錦者宜有取于絅而余獨命之以文何哉蓋實有是錦之美於胸中則宜韜宜斂使無即於淺露而中未嘗有是美則又當濟之以所無守先聖博學於文之訓反求之六經陶淑乎禮樂而後有章美內含之具錦少不嗜書好走馬擊劍彎弓習啟以為樂余惡之長而從軍海外逐北獻俘浪跡居諸戎伍間歸始皇然自愧欲一肆力於學復奔走弗遑兼為詩歌喜古金石泛濫琴書玩物喪志於道茫未有得焉若又命之絅與閣是益其疎且陋也昔張橫渠好談兵范文正勸讀中庸卒成大儒兵武事也不可不以文藥之倬之義何居則取乎其大耳文之大者在天為日月星辰在地為山川草木而在人為綱常名教臣忠子孝兄友弟恭立身行已待人接物莫不燦然秩然有法有則所謂道之顯者謂之文非浮奪粉飾欺人媚世之謂也勝質之文不可為文風雲月露雕繪詞章之文詹詹小亦非

吾所謂文也錦其
飲食灑掃應對進退之地居敬以收放心讀書窮理
以擴充其知識致力於脩身齊家之要而講求乎經
世理人有體有用之學篤實輝光日新月益斯可謂
天下之至文矣華國者以此章身者以此俾雲漢而
章天煌煌乎弗可量也雲錦勉乎哉

文字說得有關係是聖學入手工夫自小學以至
大學極之經天緯地乃斯文在茲之文大之至也
以精理爲家訓可補武侯戒子書

次兒雲龍字說

雲龍宇虞颺或曰大鵬軒轅雲龍紀官孔子之學於
郯將可遽也抑孔子稱老子猶龍而東漢荀氏有八
龍管郎三人爲一龍諸葛公爲臥龍龍之可學者多
矣而獨虞也耶曰居吾語汝上古之世荒遐難稽儒
者讀書尚論斷自唐虞始老子猶龍之說不見於經
未敢信且釋老異學將擯斥之不遑豈可復求其祖
而師之荀氏諸子雖有八龍之稱予觀其學問人品
未有束於道者東京習尚好相標榜君子不貴也管

郎三人爲一龍而華歆猶龐厠其閒則名士風流揣
地矣南陽臥龍乃眞名士之今讀濬泊明志寧靜致
遠數六出將中夜以興再拜而私淑之但其遭時匪
盛弘濟難則非兢兢之民所願比擬者也今
天子紬聖遠紹勳華百僚師師媲休皋益當茲草茅
誦讀惟簉龍足慕耳我思龍之際虞庭盛美爲帝
啟迪遵之盛千載無此雲龍幸生聖世謂爲雲龍
之民不學斯人愚之下矣夷夏人必善自新敏不於

技者堯舜所用之人既
變於禮樂又爲同列所共推則其沈深厚重之概可
知緻孔多非特枳棘不可以棲梧安知梧桐之下不
有挾彈攝丸之子自古及今殊尤見嫉雖上聖大
賢且不能免況末學之衰衰者乎惟有高飛遠舉足
以全身遠害君子於是有知幾之學而余方自悔其
前此之昧之也三子雲翔質最魯才最庸無足爲時
所姤嫉賦性高峯有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
之意向固非余心所喜者公忠獲戾後始器此子之
不汲汲於榮名與世人無爭患也將遂使高蹈烟霞
勤四體分五穀鑿山爲田壑澗爲池嘯歌自得於清
泉白石之間與巢父被衣相上下庶幾古人所謂名
可聞而身不可近德可仰而形不可覩者鳳皇于飛
凌霄絕漢雖有矰繳將安所施可爲翔也信之矣虎
豹在深山人聞聲而惴恐以之遊五都之市則販
夫販子斯持丸礫而逐之是以麟出大野足折銀商
龍入魚罾豫且見困英雄失路今古同悲孰與夫鳳
兮鳳兮往獨來於千仞之上俯梧桐亦不棲竹實

不修學之不講悠悠忽忽坐廢居諸將學龍不成不
爲虞之屬蚓竅蠅聲貽羞大雅猶畫虎不成而類狗
也可不懼哉

因龍之官知龍之學就一允字而暢其說此是唐
虞相傳心法卽學龍著楷梯也文亦與孚與古
爲化矣

亦不食確乎有以自全
深識見日益倘樊籠之可脫卽奮飛以爲期余將振
翮入山求所謂千仞者而居之自耕隴上而妻子耘
於前則翔也爲克家之省云

四兒雲翼字說

驟觀之似志微噍殺粗厲廣賁之音實則閎遠人
情世故言見道和平廉直勁正莊誠之響也山
積厚發弘之意蓄志立而氣赴神動而天隨非胸中
大有蘊蓄腕下大有設施者詎足以與於此顧余聞
儒生常談有長莫展治當可展之時履得展之地靡
不臨局會皇蒨然泪喪是何也抱負無多鼂枝易窮
舉之莫能勝也行之莫能至也此亦如鷽鳩決起展
在榆枋烏足與言青青之上展運大翼者哉其平居
不動聲色匪潛匪伏養翮思奮幸際天清日朗鼓壯
氣以騰霄直上九萬里橫飛九萬里東西南朔皆我
適意之地天下共仰屈布之非常莫能測其精神力
量之所屆斯鵬之爲大所以異於凡鳥而君子之善

其用者亦若是焉則已矣立體以致用積厚而發弘
雲翼勉乎哉
掌皇高朗冠冕正大玉振金聲之文也

五兒雲翼字說

北海有吉慶鳥累百不如一鶏以鶏性方嚴好搏擊爲屋鳥所畏又捷而有別立不妄動古人以比御史大夫立朝凜凜風裁予余獨喜其善時有卓然自立強毅不移之操可爲後生小子求道入德之方宇雲曰立甫取此意也吾夫子十五志學至三十而後立又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若是乎立之難也蓋爲志固執不爲事物所搖非知之明而守之定其孰能與於此故學莫先於立志以聖賢爲必可爲不以游移委靡十駕弗舍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無妄忠信不欺爲立誠卑污苟且私僞牽引之機吾知免夫自古及今未有悠悠忽忽而克有成者能立則日進高明以幾聖賢非難事不能立則日淪卑至違禽獸無幾希於戲可不懼哉抑古之爲義兼有樹立之意爲道德功業可傳於世者是也世風日下士子以科名爲榮立志不知聖賢事業爲何等居官以尊顯爲榮樹立若不識堯舜君民爲何事嗚呼聞道之故也人不士侯

將相當時則禁沒則已焉鳥可以言樹立若叔孫氏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斯可傳之千秋百世而不朽者乎是以君子不論窮達常志在此三者出則立功處則立言立德無間於出處立言亦功在萬世有一於此足以為世道人心之柱石況其兼備而一致豈不為聖人之徒歟鷄其夙夜黽勉克思所以

樹議崇閎說理明快如入鹿洞洛皐比片言隻字皆可垂為語錄若徒以文字觀之則淺矣

六皃雲燦字說

今上聖德光昭卿雲叠見郁郁紛紛蟠成異采緬想虞廷縟縟百工拥和而歌光華復旦亘古獨盛自非堯舜之民何能身親見之今茲所覩乃與符合幸得睹被祥輝分映麗藻於光天化日之下可謂千載一時燦之生也會逢其適則亦今之堯舜之民也字雲燦曰舜民燦其顧思厥義無輕視此民乎均是民而獨為堯舜之民則必立心制行無背動華風動時雍先為表率有一事一言不可以對堯舜則非矣顧民之等不一燦當勉為其上者天之生此民也有後知後覺則有天民之先覺君子以其身全盡天理為天之民則當思上天所以生民生我之意是故得時而駕則能致其君為堯舜之君使其民為堯舜之民即所遇或窮而躬耕畎畝亦能抱堯舜之道樂堯舜之樂而非道非義之一介不輕取與千駟萬鍾弗屑顧視養其志以有為而後可以當天下之大任而不懼孟子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此民也孔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亦此民也其

次則不能自立待上之鼓舞教化而後興凡民也雖不可語於豪傑之士亦庶幾不自暴棄者又其次則不識不知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併帝力而亦忘之蚩蚩蠢蠢之民余不能爲燦也數矣若吉非德義而行涉浮華立志不敢以聖賢自期舉動偏欲與庸衆爲伍此則聖世之苗頑其違禽獸也不遠舜不願以之爲民也燦也思無愧舜民之字當先思堯舜所望于民之心爲臣則忠爲子則孝爲夫婦敦禮法兄弟篤友恭知交全信義立心制行事事可以對動華之士

鼓風動時雍之化併以其身爲四民之首而躬行表率不遺餘力使百姓親五品遜今之堯舜從欲以治亦曰此國家之天民矣夔龍元愷固堯舜之民也伊萊望散亦堯舜之民也惟其道在焉而已雲燦昜諸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則爲堯舜之民者亦不過臣忠子孝兄友弟恭事事可以對堯舜而已切近精實易知易從非等寬皮天話

從子雲樞字說

吳樞字德辰樞本北斗第一星爲政以德者如之字此何居欲小子之據於德耳志道據德學者所同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人有生即有德五常百行聖凡皆所當修豈必論爲政與不爲政哉出諸於身謂之德加諸於民謂之政獨善其身兼善天下有遠近而無大小惟德能改則德立司馬溫公自占去惡從善若轉戶樞似爲汝小子砥也柳大易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汝曹謹言愼行無使有累厥德寡尤寡悔祿在其中於從政乎何有秉鈞軸佐太平固爲政也一官一邑亦政也政行而人嚮慕之窮居修德而不孤有鄰皆北辰星共之義也小子勗哉

貼切下學身上方不是寬皮大話

從子雲路字說

雲路字汝由孟子曰夫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又曰舍其路而弗由哀哉以是知義爲天下古今所當行之理在由之爲貴耳世人弗由路而由徑舍光明正大之周行而趨邪暗屈曲之蹊間或杜蕡直尺苟且以倖功名或汨沒異端以索隱行怪爲學問吾不願汝由之也又有不由徑而由竇阿權勢媚要津以患得患失之心希一階半級之榮昏夜乞哀驕人白晝栩栩然竇中之智未必不笑竇外之愚吾不願汝之也君子以仁爲宅禮爲門而以義爲路坦坦蕩蕩如砥如矢何羨他人之徑與竇爲耶詭譎滅明徼懼毫釐以干里是故畢生無邪曲之累循途漸進幾造聖賢之域後生小子安可不則倣之且古未有行不由徑高子舉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彼謹小而慎行不由路者馮河趨海立見滅頂之凶適燕而南其轅勢將愈求而愈遠惟君子由所當由如規矩準繩之不可易由所不得不由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是何也曰宜也宜在斯爲義義在斯無不宜爲臣宜忠爲子宜孝皆我也皆人所當由之路此兒言不忠信凡行不篤敬皆自投荊棘陷阱之中無所往而可矣或曰雲路鵬程科名美事命字者宜有取於此吾獨以爲不然讀書本期用世豈不願以科名光世但汝惟恐汝曹以科名自域視爲登峰造極之品詣不復求進於聖賢之道平科名得失有大者存即得之而不足以爲不失有之而不以窮達加損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與千秋百世共由之斯天下之正路直道是已

頗似伏波誡兄子書而道理較爲醇備廣大精微直造聖賢之域當於濂洛諸君子中求之

從子雲鳳字說

雲鳳字藹臣、昺鳳也。鳳棲梧桐食琅玕。美矣棲與食世人知之而不飛不鳴則德有所不足也。卷阿之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蓋有道來儀天下大安寧之象是以言之不已而重言之繼之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媚愛也悅也非諂也藹吉良臣維上命使明良會合板茅彙征之象也媚于天子則愛君媚于庶人則愛民竭忠蓋以報國家賢者惟知有君民耳子則可耳聽命使于私家附權奸之黨羽早知鳳不為也溫文爾雅使天下稱愛國愛民干城腹心之良士有功世道匪淺矣藹臣昺諸士君子當為鸞鳳不可悞入鴟梟一羣此關頭最為緊要讀者當發深省

高岡一鳴朝陽菶萋車庶馬閑翹翹微聘原非以榮臣子之身家將使弗祿康純嘏常泮奐優游千百年安則斂翼縅口雖鞭策之不能動其巧焉者媚于權勢而已矣受重祿而弗知其君處高位而弗恤其民蟠結營私宵小可破此齷齪夫之所為不可以士人目之鴟梟鴟梟為虎而翼視茲藹藹勳相國家其臣品相去何如也鳳不喜詩書而好以武功自詡余故以藹吉進之仕途無用媚之區惟期庶人以媚天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考

經學考

六經聖人經世之書也有天下國家身心性命之人皆不可一日廢者也爲治而不本六經必流爲刑名法術雜霸小補之爲學而不本六經必流爲異端邪說支離固陋之學故自古今以來名爲儒者無不以窮經爲要然經有六有九有十三之稱何昉乎致堂胡氏曰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爲六合爲五歟余謂稱五經自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始也稱六經則莊子天運篇已有之其始于戰國可知也漢儒變其說曰六藝董子所謂閒六藝以贍養之史遷所謂六藝於治一者皆經也禮樂何以可合言漢文帝時竇公獻樂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司樂章則固在周禮中也河閒獻王與毛生等作樂記

一篇其後又在禮記四十九篇之中是以或五或六任乎稱者之分合耳九經之名始于唐貞觀之世卽今所傳之十三經無疑也說經之家漢儒爲最至宋而指歸乃定一易有連山有歸藏連山作于夏其亡已久隋劉炫僞造以獻被訟削籍歸藏作于殷漢初已亡晉時忽有之惟載卜筮鄭氏爽深尊信之則好奇之過也周易文王周公孔子之書故其傳至千秋不廢漢時說易者分爲三家一曰田何之易乃商瞿受於孔子六傳至何而大興何三傳至施讎孟喜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一曰焦贛之易無師授自言得之隱者菟施陰陽災異不類聖人之經京房習之別爲京氏學一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東京荀劉馬鄭皆傳其學康成註之王弼最後掃去象占之學弼註出而餘家皆廢然雜以異端之說啓魏晉玄虛之弊范甯謂其罪深于桀紂也唐孔穎達作正義以弼爲本

尚書雖集解排弼而宗康成其後郭京陸希聲胡瑗

皇甫泌蘇軾等解易者不下百十家朱子謂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于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于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伊川先生易傳而已然世謂伊川之易精于義理而略于卜筮於是言象數者宗康節至朱子作本義啓蒙兼二家之說而易學始大備焉書有古文今文今文伏生所授數傳而至歐陽高謂之歐陽之學又有夏侯勝及建爲大小夏侯之學三家並行至王莽之亂鄒夾俱亡獨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至東京而歐陽特盛古文得之孔壁中經孔

安國編定以巫蠱事起不得列學宮至晉梅賾上之而書始全然蔡九峯謂今文唐衛包合古文爲一而書始全然蔡九峯謂今文多艱澀古文反平易疑安國之序不類西京文字朱子亦疑之歐陽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羅不許傳中國天下無人識古文疑此書今在日本國此亦近於好奇未可據爲定論也陸德明孔頴達蘇子瞻等所作書註疏解不下數十家獨蔡九峯集傳折衷衆說就正朱子自明旨今皆用之漢初言詩者亦有四家魯人申公訓詁爲魯詩齊人轅固生爲齊詩燕人韓嬰爲韓詩趙人毛萇獨云傳自子夏爲毛詩先儒亦謂詩序子夏所作而毛氏衛敬仲又加潤色著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何休全綏又註之齊詩亡于漢末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有傳者惟毛詩鄭箋獨立學宮朱子廢小序作集註後人雖遺議紛紛然終不可易也春秋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至王莽之亂鄒夾俱亡獨公穀立于學宮左氏之書最晚出久乃大盛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晉杜預又註之與公羊何休註穀梁范甯註俱立學宮自是三傳並行而諸儒多宗左氏獨朱子謂左氏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聞不曾見國史漢唐以來言春秋者大抵考傳而不知經至胡文定公作春秋傳按左氏之義取公穀之精採孟子以下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二程橫渠之說以潤色之即人筆削褒誅之旨至是大明雖中間亦不免有牽強處然議論正大今貢舉取士必宗之則亦無以易矣漢

初未有儀禮之名始于高堂生十七篇朱子疑學者見其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嘗曰儀禮禮之根本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鄭康成作儀禮註黃慶李孟悊爲疏唐賈公彥刪二疏而自爲之然先儒多苦儀禮難讀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疑非高堂生所得全書但篇數偶同朱子謂淳不深攷劉說所訂之悞又不察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蓋專指冠婚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然則儀禮之爲高堂生無疑也周禮一書起于漢武帝時河閒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冬官募以千金不得乃取考工記補之至劉歆校秘書始得序列多爲諸儒所擯斥何休謂爲六國陰謀之書惟杜子春能通其義鄭衆鄭興皆讀之康成獨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于世論者以毛萇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疑非周公之書五峯胡氏辨之尤力而朱子稱其廣大精密中閒細碎處雖可疑然非聖人亦做不得則伊川所謂有闕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抑亦理有固然而不必以萇安石爲周禮累也禮記出于漢儒所輯錄其書多雜而不純始自河閒獻王所獻劉向校定戴德刪爲八十五篇所謂大戴禮也戴聖又損益爲四十六篇爲小戴禮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今大學中庸入于四書所存者四十七耳鄭康成王肅皇甫侃熊安生孔穎達衛湜之徒註疏不一而學者宗陳澔恨其書未經聖人之筆削則所望于後賢

王吉貢禹等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等至張禹始合爲一剛問王知道兩篇孔安國爲之傳諸儒註疏訓解不可枚舉惟鄭康成何晏立于國學後世以問王知道二篇不見爲憾然聖經豈禹所能刪必二篇出漢儒之僞作故不傳也孟子始註于趙岐而揚雄韓退之以及伊川橫渠等解釋不下數十家然自朱子集註出而百家註疏論語孟子者至是始集大成雖有土充之刺孟馮休之刪孟司馬溫公之疑孟蘇子瞻之辨說皆無損于日月之光而陸筠之翼孟余允

文之尊孟併亦可以不煩也孝經遭秦火之後爲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獻之凡十八章長孫氏博士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尚書同出而長孫氏有閨門一章其餘大較相似又有衍出二章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篇爲定鄭氏馬融並爲之註鄭註或云康成其立義與康成所註他書不同梁時孔鄭二家並立學宮唐明皇復註之元行冲爲疏宋邢昺作孝經正義朱子作孝經刊誤然觀其跋後數言謂當世之疑者甚多而語錄又云疑非聖人之言則以其說得不親切但言孝之效如此因有欲撥他書發明其旨別爲外傳之意爾雅一書不知始于何時據郭璞序但稱興于中古隆于漢氏至唐陸德明作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于魏人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餘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梁文所補解家相傳疑莫能辨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璞註那昺疏行于世隋唐以來此書不課于舉子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註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宋初稍出後有以爾雅問題者以能辨鼠豹不識蝤蠐爲對驚嘆博聞陸佃爲爾雅新義自謂可使郭璞擁彗道跋望塵躅然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不徹薌食三牛二鹿之語無以相過其爲玩物喪志也甚矣要而言之易書詩春秋儀經聖人手定論語孟子孔孟之徒所記述後聖有作亦等游夏之一辭莫贊詩集註有廢序之疑胡氏傳有牽强之處儒者吹毛求疵或好論說以自鳴一家固亦聖人所弗禁然度德量力保無遺議而欲以一偏之識試蠡測之技徒見其勞而罔功爲紫陽文定之罪人則亦可以不必也三禮之書多出漢儒所附益其義理未盡粹精言詞篇章一望蕪雜不能不有待于好學深思之士定其指歸刪其繁惑無使綜彙不倫庶幾有合乎周公孔子之精意夫亦吾黨之責也孝經雖未必曾子所爲然其書關係甚大必不可廢採輯古今大義嘉言推而廣之發明至德要道之旨爲曾子之功臣可

耳公羊穀梁皆傳也而列于經此推尊之無謂者則亦仍傳之而已矣爾雅決非周公孔子之書所謂叔孫通梁文者近是此乃字釋小學列之于經無益於身心性命天下國家之故余以爲可廢已甚歸之字說音韻纂隸說文之流爲學者游藝貶觀之一助足矣好古無識而爲古人所愚亦非古人所甚願也

堅僻者臆斷拘牽者附會經學所以貴考之精詳也漢儒闡述六經厥功甚偉然其不精不詳處亦難禁後人指摘大抵讀書到義理貫通後胷然胃

有特識如今學者須遵朱子讀書之法不必躐等若筆削之權譚何容易也

史學考

古之爲史者有專官班馬皆世其業故其書出一人之手成一家之言自唐太宗命延臣共爲之後世因爲成例意見錯出言人人殊而其書賅駁不可問矣古之作史者以春秋編年爲正體自司馬遷創紀傳後世宗之蕭梁間又特起一例曰實錄雜取編年紀傳之法而爲之則以備史官之採擇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編年最古所載一國治亂事最詳而人以紀傳便于披閱號爲正史則有不可解者矣今所傳爲正史者二十一家則皆紀傳之體祖司馬氏史記者也史才以遷爲第一後世著述之士皆莫能及朱子曰遷才高識亦高但處卑則東于道言之東萊稱太史公指意深遠寄興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若魚龍變化不可蹤跡是其行文之妙固亦有然者也班固譏遷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此誠遷之所短然當其時武帝窮奢極侈海內凋敝反不如文景尚黃老主恭儉天下饒富也武帝用法刻深而當刑者以貨免遷遭禍家貧

無財自賑交游莫救卒陷腐刑蓋其憲有所感憤故
其言不無過當而能推尊孔子序列世家譏聚斂而
終平準則亦未可輕議者乎遷沒時史記尚少十篇
褚先生少孫補之然景紀疏略武紀全錄封禪書三
遷書遠甚孟堅陽薄子長而陰實宗之所著漢書自
高祖至武帝盡用史記自昭至平則資于賈逵劉歆
其八表天文志則妹昭踵成之昔人謂固書皆因遷
及王商楊雄歆向舊文潤色之中閒有冗瑣處由商
之才不及數子耳鄭夾漈極詆孟堅謂全無學術專
事剽竊又云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則抑班太甚史
所重在剪裁褒貶不以無所依據爲高而或又謂漢
書制作之工如英蕊成韶音節超詣後之爲史皆莫
能及其髣髴是以諸史棄遷而宗固劉知幾之徒尚
班而抑馬則又推崇過甚不知孟堅之史僅可爲子
長之續而紛紛議論皆未得其平也范蔚宗後漢書
自謂體大思精方孟堅而無媿蓋類次齊整用律精

潛馬班以後誠宜位置一席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
其序論欲于班固之上增華積靡錢貼錦綺論後作
贊附贅懸疣自以爲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則宋
齊閒文字風氣日降無如何也世譏其創立后紀及
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于
傳抑節義之董宣于酷吏升忍恥之蔡琰于烈女則
踳駁亦所不免哉陳壽三國志敘事高簡有法張華
王通皆善之但帝魏寇漢太網顛倒因父兇故安短
武侯又以求于氏米弗獲不爲儀廣立傳則亦等之
魏收穢史不足爲君子觀也昔人謂三國志當更脩
定最爲確論鄭知幾陳亮皆有志未成盧陵貢士蕭
常爲續後漢書起昭烈終少帝炎興而止既正其名
又擇註文之善者併書之惜乎壽疏略于前使常無
所藉手發揮于後今其書不傳則亦壽掩抑漢事之
過也晉書隋書房喬魏徵等總其事合褚遂良長孫
無忌于志寧李淳風顏師古孔穎達李延壽等共爲
之隨其學術所長分授區處各當其用類例出于敬
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太

宗所自爲隋書序論皆微之作所以晉隋二志高于古今然晉書猶取沈約誕誣之言雜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語而隋書則鄭夾漈稱其極有倫理本宋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莫能及也沈約撰宋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採徐爰之說頗爲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其體煩雜非復前人比又喜自馳騁更改破折刻雕藻績之變尤多風斯下矣姚思廉撰梁陳二書以繼乃父未成之志雖同事者有魏徵然徵惟著總論筆削序次皆出思廉思廉父名察仕陳時即爲此書經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成成又久未顯至宋始列于學者蓋其難也後魏書成于魏收直借史以爲酬恩報怨之具自謂臭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其良心不存久矣爾朱之惡可減何傳不可以爲佳磯史之稱千載不易其後齊

二竟遭發塚棄骸之慘劉知幾謂其陰慝所致信夫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書九十二卷皆不傳而收書獨行于世則澹等文過之陋也李百藥撰北齊書乃因父德林所撰述續成以獻但其避唐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議者少之一令狐德棻撰周書因蘇綽牛弘之舊務清言多非實錄李延壽撰南史北史刪煩補闕敘事簡勁司馬溫公所稱佳史者也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持爲繁猥則其所不足耳舊唐書出于后晉宰相劉昫韋述舊史增益之繁略不均是非失實甚以韓愈文章爲大純繆至宋仁宗乃命廷臣刪定之歐陽脩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自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而議者謂求叔學春秋每務褒貶予京惟刻意文章用字多奇澀脩復乘雜說往往抵牾則新唐書不出一手亦未爲盡善也歐陽脩五代史深得春秋之法褒貶謹嚴依稀孟長一體但天文不載變異韓通不爲立傳亦微疵也宋史立傳惟計官階敘述止詳遷擢序道學則詮次失倫述盜賊則繁猥無紀溢漫紛沓莫此爲甚遼史失之蕪雜承訛襲舛不可勝窮揭傒斯有心術宜正之規故所爲金史簡質殊甚非宋濂之元史忌諱不明所可比傚者也要而言

之史家之學前莫善于子長後則推大承叔蔚宗抱負遠遜孟堅其他數子得失參半姑以備一朝之事蹟雖極穢如魏收未若陳壽三國志之三個淪敎冠履倒置讀其書而不痛憤必其人已無恥隱蓋惡是非之心甘爲亂臣賊子而無疑者也宋史靡蔓已甚卷帙繁多如邱抄雜錄有脩採擇脩定未可公然命之曰史也郤氏弘簡錄剪截枯槁如拙匠初學塑雖略似人形而聲音笑貌精神意氣槩乎未之有焉世人畏宋史繁浩不得不趨郤氏之簡便亦出于無可奈何也余謂三國志宋史二書當更新脩定若畏難苟且以俟後人後人又俟之後人不亦吾徒之恥乎抑又論之編年之史本于春秋左氏涑水司馬溫公祖述其法輯成資治通鑑一書治亂興亡瞭如指掌而義例本諸子奪失當紫陽朱子憂之因作爲通鑑綱目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表年著統起威烈終南軒又雜采宏義以來核而可信者列于前編之首可謂至詳且備獨有明一代闕如焉深○補○○○

歷代曆法考

古者聖王仰觀俯察敬天勤民於是有治曆之法分周天躔度置閏月定四時成歲使民有所準節以各遂其生出入作息農桑畜牧諸務無差忒焉故自開闢以來曆法至今不廢軒轅黃帝始命大撓作甲子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綜首理算數命容成造蓋天儀著周天曆度作調曆以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復迎日推策作十六神曆積餘分以置閏此古今治曆之祖也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以治神人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爰及帝嚳式序三辰堯命羲和治曆象授人時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分而理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帝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成周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馮相氏掌歲月日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秦火以後三代儀器蕩然無存欲求古者治曆之法其詳不可得聞也漢曆几五變而司馬遷之太初曆本于黃鐘晦朔弦望序皆不成唐曆凡八變而僧一行之大衍曆本乎蓍策章蔀紀元皆與易合元郭守敬許衡共成授時曆測景驗氣定爲歲差其法頗精古今稱善曆者此三家爲傑出而三家之中前輩以授時爲善謂其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專主景爲最密也古今改曆不下數十家自黃帝迄秦凡六改漢凡五改下迄隋末十三改由唐迄周十六改宋十八改金熙宗迄元

入千二道之間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四十五秒年久數盈漸差漸遠有不容不改者爾嘗考堯時冬至昏昴中日在虛七度躔元枵之子至明嘉靖間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時三千九百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若執滯不改將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何以行令訓民哉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晉虞喜立歲差之法定以五十年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益

之又晦合也宋統天曆則六十七年前輩謂郤堯夫
蓋法冠絕古今郤于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虧求
之元郭守敬許衡定以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上
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前
輩又謂授時之制度越前作至明大統曆猶仍其舊
洪武中博士元統請以洪武十七年甲子歲冬至爲
曆元雖不用授時消長之法大約名異而實同未有
以易之也然行之既久仍又弗合如正統十四年已
巳朔二至之晷有晝夜各六十一刻之文正德九年八

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數俱不合而關
廣之地遂至食既起復時刻又安得同夫天道之可
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舛錯訛謬一至于此此
鄭善夫輩湘載堉邢雲路之徒所以嘵嘵不已也萬
曆末年太僕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曆法述龍迪我龍
化民等條陳曆算十四事皆中國天文曆志諸書所
未嘗及崇貞間開設曆局尚書徐光啓薦李之藻其
事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羅雅谷等供事曆局闚幽極
微一被從前訛謬明社旋屋未及頒行我

朝揆符凝命八荒爲宇西洋臣子得與朝參聚精會
神晝夜推測一時象緯曆算之學迥出羣常今所頒
行時憲曆誠千古以來盡善無弊者也前輩謂漢自
太初出而一十七家之曆皆正唐自大衍出而二十
三家之曆盡發茲
本朝時憲曆出而上下百家俱不足言矣夫西洋習
天主一教惑世誣民不可以令天下而用其長以治曆則
斑孟堅所謂專門之裔精算之士者仰見我
國家隆材器使知人善任度越前王煌煌乎文治之
盛也抑聞之曆有理有數古今明曆數不少而明曆
理者極難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
曆法不知曆理蓋合理以求數雖窮極微秒必有不
能盡合若君子用曆亦究其理而已數學靈臺掌之
非有大人之事者所暇及也

古今曆法瞭如指掌筆勢雄健暢茂條達文之最
明快者

錢幣考

人民之生資百物以爲用而農工藝業各擧所有不能相通聖王於是以適用之物制爲貨幣以權之有無相濟貴賤相資天下無一物之不足所謂財者生民之大命自太昊氏以來即有此矣太昊高陽謂之金有熊高辛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又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然珠玉黃金得之爲難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常行者惟錢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太公以來未之有改也九府即周禮所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九官是也圜謂均而通也金計斤布帛計丈錢輕重以銖凡貨物出入以圜法均而通之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金者言其質刀者言其器布帛言其用泉言其形古錢形如篆泉字後世易以錢字故泉之文借爲泉水之泉取流行之意焉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寶貨錢之有文自此始蓋作八銖錢文曰半兩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興令民鑄莢錢薄如榆莢米至石萬錢文帝時更鑄四銖錢除盜鑄令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鑄五銖錢元鼎二年鑄赤仄錢以赤銅爲其郭也未幾廢仍行五銖王莽之亂鑄大錢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既而以劉字有金刀皆罷之（契刀有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一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長如契刀長一寸文曰一刀直五十錯刻字也）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令敢挾五銖錢者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建武開允馬援之請仍

鑄五銖錢以第五倫爲督鑄掾昭烈入成都鑄直百錢重四銖文曰直百孫權鑄大錢一當五百又鑄當千後以開惡之晉初仍用五銖錢元帝渡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曰此輪中者曰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宋文帝仍鑄四銖議者以國用不足欲禁私銅范泰諫止之其後有二銖錢無輪郭不磨鑿者謂之來子尤輕薄者謂之荇葉沈慶之啓通私鑄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是謂之鵝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隋

手破碎斗米一萬至萬錢不盈掬明帝太始初乃禁之梁武帝鑄女錢徑寸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又有太平定平稚錢二吳行之又有對文錢豐貨錢謂之男錢言婦人佩之則生男也普通中盡罷銅錢鑄鐵錢人以鐵易得私鑄更多所在山積交易載以車不復計數陳初始廢之改鑄五銖宣帝大建中鑄大五銖又于揚州并州鄂州益州各立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民以爲不便嶺南諸州多以米布交易俱不用錢隋文帝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又于荆州鑄當五大錢皆不如五銖之便故自元明以來不可易也楷幣起于唐憲宗時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費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真宗時張詠鎮蜀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高宗時侍郎錢端禮建會子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邱氏曰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謂之關會其實則一蓋以紙爲錢矣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其後不拘年數字有看昏

五銖鑄錢奸猾愈多錢益輕薄濫惡大業以後或剪鐵鑲裁衣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唐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每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歐陽詢書時稱其工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可通流俗謂之開元通寶錢肅宗時以第五琦請鑄乾元重寶錢憲宗以錢少禁用銅器武宗廢浮屠法李郁奏請以銅像鐘磬鑪鑼皆歸巡院鑄錢周世宗令民間銅器佛像悉輸官給其直謂侍臣曰卿等勿以毀佛爲疑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

方換之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後又造中統元寶鈔行之既久物價騰踊民用匱乏至以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明時猶以銅錢及鈔相兼行使而錢之弊在于僞鈔之弊在于多則以其用紙爲之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宜其用之不能久也錢法貴得其中泰時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惟五銖爲最善五銖之後或爲赤仄爲當千爲鵝眼綖環爲莢錢不知幾變惟唐之開元爲最善夫重錢之患在于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之患在于盜鑄而盜鑄爲禍深自古以來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愛銅不惜工二語誠萬世鑄錢之要道也銅無所惜工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本多而費重雖驅之使盜鑄亦不爲矣瓊山邱氏欲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顗之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革天下之宿弊非無見也漢法非上林三官錢不行崔浩謂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余謂官錢多則私鑄

自息惟其流布不廣故奸民得因以爲利我國家錢法盡善體質厚重磨礪精工宜其行之無滯而近局之地或壅塞而不流遙遠之處或流通而不足如閩廣江浙等省皆苦錢貴雲南又苦錢賤欲將滇銅購運則慮道遠費繁似當于湖南特設錢官開鑪鼓鑄以銷滇南之銅裕江浙等省之用廣東銅礦亦可開採即于閩廣之交命官開鑪併買洋銅鼓鑄以裕沿海各省之用部頒錢文體式無使參差選方正清望之臣領之如第五倫爲督錢掾長安無奸巧劉晏爲

五琦領鑄錢使而江淮政平任得其人何奸弊之足慮民殷國富海宇蒙樂利之休其爲利也溥矣

如彼泉流不流則民受其困然源之不清其流必壅法制不可不善也篇中原原本本斟酌停當君子之留心國計軫念民生也如此

潮州風俗考

潮郡依山附海民有雜霸之風性情勁悍習尚紛囂其大較也蘇子瞻作昌黎廟碑謂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號稱易治當時樸陋初開旋登彬雅海濱鄒魯之稱所由來乎歷年既多流風日下文士漸趨浮華習奔競先名後實而鄒魯爲之一變矣武士恣睢倖擅節旄揭剝富民摧殘桑梓衆皆欣而羅之充健兒結黨類橫行市里行伍貴于詩書而鄒魯爲之一變矣不秀窳身公門鄉民獄訟恣其魚肉役人一呼而聞百諾胥役之餘流爲衙儈爲訟師問有衿監靡然慕倣而刁訟之風熾不可遏矣嗚呼風俗之變遷至揚靈藉叢威福橫于士夫而鄒魯爲之一變矣

行伍之餘流爲閭棍似俠非俠瞋目街衢杯酒可代爭賣妻舍奪丐屍權爲父命踽踽舉作賓暨樓閣空中千奇百怪至於水落石出鷸蚌俱傷尚憒然不知訟師之害已其亦可憐甚矣既不懷刑遂輕憲網而有包侵國賦抗拒征輸積逋連年妄希肆赦負氣喜爭好勇尚鬬睚眦小嫌即率所親和鬬至以刀兵相

格如臨大敵强者凌弱衆暴寡而軟血拜盟之風村村倣倣多以豪爽候致殺人因或藉命抄掠自殺國賴親爲奇貨投繯飲鴆刎頸沈河曾不少顧惜焉世家大族輕蔑孤姓呵叱若僮僕之不如及其積糞成家交遊恐後婚媾論財弗避垣腹雖有賈董韓歐未可與素封者子較一日短長也好酣歌新聲度曲燈宵月夜傳粉婣遊啁嘲嗚嗚雜以絲竹管絃之和南音土風聲調迥別千金買笑視同泥沙遂有遊妓蓮娘一葉以當青樓又或締戲蜑婦風流自詡廉

恥道喪未有甚於斯也羣聚酣飲晝宵沈湎無貴無賤見賭則殉千金之宅萬金之產刻燭方寸揭以授之他家而有所不吝與夫菜傭襦袴蕩滌至于赤身洹寒衣蒲向火紙牌在手不忍棄置大抵士庶之家十人九賭兵役之家九人十賭通都僻壤無處無之蓋習俗之淫久矣賭之餘流爲盜賊攘雞盜牛穿窬胠篋謂卑卑未足比數也截途剽取其貨而劃其膚足底灑紋曰防追捕或則採舟溪河藁人千邨關之內結隊出海浪宿千重洋之外又或入山掐

匪盜剉礦砂金銀銅鐵鉛錫擅爲私家之故物逞强
相奪霸踞龍口流毒地方爲害靡有涯涘酷信青烏
家之說謂富貴出自墳墓沈迷風水爭訟盈庭椎埋
盜劫凶惡無所不至而程大平鎮相尚屢遷葬後數
年必發塚洗骸睥睨凶吉至數百年遠祖猶然洗視
不休雖讀書明理者亦恬不自覺其非則貪癡之陷
溺然也信巫覡不重醫藥風寒暑濕動云命運衰低
衝犯鬼物三牲酒果鼓角喧天富者連日貧者半晡
士大夫家方然耳罔極之喪置酒召客延僧禮懺開
冥路打地獄云爲死者滅罪資福雖有賢良方正之
親亦必文致以剉磨春燒之罪告哀於佛自以爲孝
不知其爲大逆不孝之甚者高堂無鼓水之歡而齋
僧布施盈千累百生死之交一錢推刃同胞骨肉半
故訟庭獨捨田入寺千頃不以爲多建剎泥金萬鎰
猶以爲歉世風至此可痛極矣自昌黎公貶謫無聊
偶與大顛一接僧徒藉爲口實嘵嘵擬二書甚至省形
廟壁誣以折腰拜服之狀士大夫不知忿恚隨聲附
和以爲實然共尊大顛爲祖師甚者几遇死斬皆呼

即以誇于中原可也一婦女入廟燒香朔望充斥然皆
中年以上者及歲時應節踏青步月觀劇賞燈少艾
結羣直排守令之閽擁抬公堂溷若鼎沸遊寺觀
跳叫無忌不復知人間有男女之別矣海濱之婦或
捕魚蝦拾蛤蠣以資生計山城閭閻日陟岡巒樵蘇
爲業蓬頭赤腳多力善耕雖昧於禮義不同霜貞勁節比比
皆是歌黃鵠殉所天陷賊濺血視死如飴誰謂巾幗
場中遂無乾坤柱礎哉下户惡習襲富憎貧貌寢非

甘糟糠弗願良人朝出寒脩夕來則不當以人類目之者也總之風俗因時變遷亦隨長上爲轉移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實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唐虞之世司徒敎以人倫夏后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豈好勞哉我

聖祖仁皇帝六十載德盛化神生民未有

國家重熙累洽

皇上宵衣旰食惸惸以民生風俗爲首務

聖諭廣訓一書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雖使堯舜復起亦無以易守令小臣何幸身親見之自奉

諭訓以來海澨山陬共仰蕩平正直之王路每當城鄉市鎭朔望宣講父老扶杖而觀童兒翹首以聽歡忻踴舞共興于孝弟仁讓之風潛消其獷悍囂凌之習日新月異漸幾淳美向之耰鋤德色箕帚詬誶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今則肥甘娛老處處皆然封殷和藥廬墓爲哀海潮揭饒之間不可勝數也知兄友弟恭之爲美雖未必皆眞情篤摯而一錢尺土

胞乳操戈亦駭駭乎鮮矣則敦孝弟以重人倫之

諭旨爲之發蒙振落也營宮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繼絕

圖重祀田鄰省鄉親望門投宿罔有所靳歲時戚屬

聯酒言歡率以爲常其於宗族鄉黨雖未必盡皆雍

睦盡息爭訟亦庶幾有遵道之意焉襄力于耕女勤

于織高山亦種禾茁薯芋生于崖溯程薌潮紗潮毡

麻葛諸布流行海內服食器用亦稍以驕奢爲戒若

夫一擲千金傾家結客則十一邑中未見有其人也

工不甚巧而業則專商競刀錐航海者衆福建臺灣

寧波上海交廣海南日本諸番覩若戶庭行險逐末

雖非中道而志定于謀生靡有非分之叵測重農桑

之六七解鬱念以重身命者有之明季士大夫驕惰
太甚雷轟虎嘯莫之敢攖及乎亂離之後摧殘剝落
小卒賤隸皆得易而侮之儒冠辱于泥塗迸牖供其
談笑俗不重士士亦遂不自重同流合汙不可問矣
聖諭慇懃十習遍方州而隆學校優其禮貌養其廉恥
有司以潞臺爲貴士子羞奔競勵名節非公不至長
吏之庭自一二偸習未除嗜欲結竇皆爲鄉曲所
不容遊泮郡縣還故土矣曩時潮士好以禪學爲
詩文艮葉梵音傾心高妙昌黎原道而後莫有以道

爲言者郡鄭二子
于世已爲嶺南絕響他若中離黃岡或從姚江講學
或遊白沙之門其學以良知致虛爲要不外陽儒陰
墨之宗旨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自是而後高者
習爲雕蟲卑者沈于制藝茫然不知正心誠意爲何
物矣臣弟友夏何事濂洛關閩爲何人弋獲科第而
已矣今則棉陽七子濟濟以聖賢自期待朔望衣冠
而拜先儒飭躬行而講正學妖言邪教珍滅廓清
不特儒佛之介辨之甚明且於朱陸異同言之尤歷歷

海陽學者亦多志道幸黃冠之消亡冀緇流之歌絕
謂安得邑之寺盡如一品之觀澄海遊僧鴈蕩說法
一朝就縛士林稱快揭陽普寧程鄉惠來諸邑皆知
程朱之正傳不爲異端所搖惑斯則經正民興吾道
所謂點異端崇正學者蓋已服膺親切而明禮讓
以厚風俗亦毅然油然幾欲求無悖於煌煌

大訓哉曩時健訟成習刁誣甲于寰區潮陽詞狀日投
一千八百楮海陽揭陽五七百楮其他或三四百或
一二百多寡不同未有在百以內者今已各減其十
之八訟師藏頭廩耳有散而之四方者
聖諭再頒數時誥告可以盡息而善良咸歌樂利也曩
時竊叔盜賊從橫遍野水陸皆戒心之地今則狐鼠
革面郡邑俱已肅清行旅恬於載星夜戶可以不閉
保甲之效亦既彰彰若此矣曩時通賦成風紳衿大

豪較小民爲更甚是以稍籍雍膠亦甲天南諸邑監生多者至二千人次者千餘人最下亦數百人恃護符攏催差捨命催科不能完十分之五六今則紳士皆踴躍輸將急公以爲民望本年糧米如普澄惠埔平鎮諸邑或入秋即已通完或冬臘並可廓清海揭程饒皆在九分以上難以潮陽之積逋難追亦千十

聖諭深切著明有以大發其羞惡之心天良一動翳化月之內清至八分有奇比及奏銷報最綽綽此從來未有之事皆由

如流以至此也一向來惡俗洗滌爭盡者有三曰賭博曰私宰曰盟歃賭博之能拔根塞源造售賭具者無有矣私宰之輩投刀改業即以一金市一犧牛肉無有矣盟歃之儔雪消見睨併強宗闘俠好勇鬬狠之風亦大爲斂戢矣遊娼歲婦咸逐出境私蓄外淫並爲厲禁蕩舟沈湎歌舞嬉遊皆自知羞愧焉惟喪事供佛飯僧信巫尚鬼過壙洗骸賽會燒香遊燈奸戲重富輕貧趨炎附熱此則習俗所未盡蠲者力行

聖諭仁漸義摩沐浴于道德齊禮之中有不回心嚮道

以幾時雍風動之化無是理也敬錄

聖諭廣訓書來乖方簒以爲移風易俗之心傳俾千秋百世爲司牧者知所準則焉

前半言潮俗習染之深後半言潮人變化之速自是天成杼柚大開大闔無微不到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於今見之

賦 徽銘箴

臨漳臺賦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贊節略事緣

試登漳城萬象縱橫停驂四望百慮環生地轄揚州之域野分牛女之星羣峯繞翠一水澄清雉堞舉高烟井喧譁門巴貢珠著堂以尊道名樓有喜州之頌

閣有齊雲之稱郡判曾爲留堰君子於焉建亭凡皆錯落節屋之間共藏風而聽月未如雄踞高山之頂獨結塔而構瓊槩惟臨漳之臺實擅丹霞之勝基跨龍首形開鶴頸規天矩地竦峙方正嵬峩嵂莫之與競遂偃蹇而上踌躇遇雲霞於膝脛可以望氛祲察災祥順時數政時觀遊節勞逸省風布令視盛下土之有幹有仆如樂而以鶴以咏爾乃東望岐山竹節清泉萬松鳴鶴巀嶭巉巖蜿蜒鐵冲之崖九仞鸑鷟之翔欲參天赤與流丹來海嶠白雲雜綵於日邊

至如南望郊關清溪橫帶雙橋卧波似龍舟大霞山環水雲之館洲荷張刺史之蓋綠楊垂柳恍忽韋臺虎丹獅巖備極一方勝槩又如眺望西北岡巒騰複湖光激艷山際流瀑天寶珠飛龍江漁隱園山康叟之祠北溪安鄉之屋曙天柱如培壒俯臨察若寸木皆理環於臺下使我臨風而驩躅於是思李忠古設講學明禮之區固與靈臺重壁互相等爽而非古杜九層敢共馳驅若夫登斯臺而恤民隱則有柯判咸

想噫嘻紫陽莅漳之日吾道南來之期則斯臺也爲鵲之精誠登斯臺而說兵事則有姚侯平海之戰征劉表呼鷹未足方其意趣項王戲馬詎足比其英聲亦有倒屣之士羨黃金於易水愛花之客慕避風以徙倚歲時士女遨遊容與管絃嘯歌雜遝羅綺汝酒既清汝殽既美我呼得盧子呼得雉絕類桂宮走狗之風依稀廣陽鬬雞之鄙余獨立臺上兮忽超然而樂康疑日月之可徜徉視千古之俯仗兮神欣欣而接今羌舉首以眺藏望鵬鯤於北海兮振鳳凰於高岡視萬家之烟火兮喜桑麻之青蒼但覺耕食鑿飲

羣黎之雖紛公執弗失亮寀與臨章
有文選之華而不至於靡迴異六朝腥脂氣習後
幅說到講學明禮民隱兵事具見滿腔執膈絕大
本領固不徒與登高作賦者爭榮華於旦夕也

擬諸葛武侯伐魏檄 建興五年

蓋聞君臣大義萬古爲炬不臣當誅千秋常典是以
蚩尤作亂軒轅有涿鹿之戰少康一成一旅亦滅過戈名虎來旬來宣逮乎
江漢趙盾縱賤董狐筆曰弒君陳恒作奸孔子誅而
詩計誠以天冠地履分位截然見無禮於其君如鷹
鸇之追鳥雀不容亂臣賊子胡行於光天化日之下
也曹操以譙東臬雄逞宴睿之智假倡義兵暴寡脅
弱逼遷乘輿覬覦神器跋扈專權陰鷙浮於董卓憑

陵造孽跳梁等之黃巾乃自爲將軍改丞相封魏公
進爵王目中全無君父復自加九錫僭車服建宗
廟立社稷天下有此人臣哉禁臠之形日甚一日篡
奪之勢夕不俟朝滿布爪牙摧排善類中外惶惶若
挾蛇虺雖齊田魯季晉宋六卿未有若斯之橫也於
是考愍先皇帝切齒痛心寤傳衣帶之詔百官裂眥
怒髮共議市朝之誅方謂刺趙高於秦廷殲少卿於
魯觀殄除逆黨肅整朝綱詎意偶洩機謀頻遭反噬
董承死節耿韋場忠甚至操戈犯闕弒后妃於天子

之前仗劍入宮戕皇嗣於朝廷之上罪逆滔天古今無比猶且妄擬文王汚瞰先聖哀哉無忌懼也枝吾有餘辜焉雖賣履分香如鬼如蜮豈天下後世可逃敷罔賊子丕世濟兇虐繼操之志行莽之事攘奪王室傾覆金甌華歆王朗之徒舐糠數金貶節賣主御座上據野猴濟濟王官下輿澤吻磨牙遂使魏巍御座上據野猴濟濟王官下拜閹孽二十四帝沐雨櫛風之社稷一朝頓移四百餘年尊賢養士之國家萬死莫贖嗚呼痛哉豺豕天未絕漢民思舊德我昭烈皇帝繼統西川存復相業

即欲梟菑北征誅夷叛亂而家多故匪遑離局大志未遂中道崩殂是以吞舟漏網未正司敗之刑負嶋稽誅致敖夜郎之大竟莫能蓋前愆自知罪戾乘天兵之未至去僭號而名降賜解縛焚櫬貸厥餘生畀之侯封以存先祀亦太漢之所容喬也司馬懿父子及諸夏侯等篡竊討國賊而老奸天殛小猾數食無由戮操禽丕傳首以謝天下惟當滅漢興劉以報聖朝曹叡壺荀曹叡能蓋前愆自知罪戾乘天兵之未至去僭號而名降賜解縛焚櫬貸厥餘生畀之侯封以存先祀亦太漢之所容喬也司馬懿父子及諸夏侯等篡竊討國賊而老奸天殛小猾數食無由戮操禽丕傳首以謝天下惟當滅漢興劉以報聖朝曹叡吹竟非主皆忠所事本朝覓大咸與維新並虛上卿之位待以家人之禮幸卽幡然悔悟叩我軍門無以曹氏親雁自生疑畏烈崑岡之炎火子亦何敢爲此心逞螳臂以當車汝甘自罹于死地哉其師旅所過地方秋毫無犯農安隴畝賈安市廛如舊營生不必驚惸凱旋之後復爾征徭弟穢柔兒以洩九廟祖宗

之憤式除逆醜用慰萬方億兆之情俾遠邇州郡悉知此意早圖革面免致噬臍此檄

陳琳一檄止罵得半截曹操未足以快人心是作淋漓盡致併其子孫亦罵及之可補陳檄所不逮後幅和平寬大而有駿厲嚴肅之氣自是王師盛

巨覘銘

鐵面石骨磨礲一世吐納煙雲揮灑天地既以重而成者固吾學復縝密以栗而潤澤之光被砌綵刑政籠諸中而裕如仁義道德取之懷而成備遇堯舜則安安以陳謨逢湯武則戛戛而作誓在杏壇刪述六籍磨而不磷寶居弟子之班及考亭註疏經書沈浸馥郁若好友之不可須臾離胡爲乎入塵埃之羣任卑兒以磨涅猝焉攫地作雷聲保無瑕全之是俾吾將借義之池濯爾顏之俗氣爾其息交絕遊與吾儕遨於深山茂林之際哩杏壇之故業追考亭之高

玉振珠噴玉振華袞鉄鉞於千秋將使龍尾馬肘著

良劒前建鼎鼐圜之重器

此見非常之硯乃唐虞三代法物無所不容如聖賢爲徒豈畏童兒磨涅哉守先待後專在此矣

字字精切匪夷所思

墨海銘

壬子夏仲余之端州長兒雲錦從將遊七星巖而不果購得一墨海以歸甚樂之乃爲銘銘曰

端溪石出巖巉雕爲圓硯名墨海潤澤起烟雲觀者欲鼎彝形似太極分陰陽又若中原環四瀛雅宜容墨數斗筆如椽大書特書生光彩何羨乎崧臺室七星巖對茲片石足千載

古雅適逸實大聲宏

古琴銘

童年有志琴學苦無師長欲聞聖人之道覺日夜孳孳不遑復他及矣己酉夏日獨坐土室鄉人寄古琴贈余梅花斷紋遍滿腹背中間有文曰碧泉不知爲何代法物俾余學之以解慍余曰噫何慍吾自樂其樂非人所能使之憂造次顛沛心常自得不啻太和洋溢宇宙也雖然古琴難得不可以虛人之腸命兒曹學之既成而鼓我心益陶陶然乃銘曰

我自賞音不問鍾期高叟洞中白石澗澗焚香靜坐結想黃羲一彈再鼓我心則怡

和平靜雅有光風霽月玉色金聲氣象

劍銘

少時好劍弗可得命工鑄焉海上尺許佩之文人喔焉亦棄去已而遭難頓古人欲請尚方斬馬劍之語甚壯之適有以紅絲劍見惠者名曰秋霜光閃閃如掣電喜不自勝遂拔起舞覺胸中浩然爲之一快乃銘曰

心有懷請尚方誅奸竊柄檄檝美人贈我紅絲劍極目閃電名秋霜但把太阿柞在手食壬騰落民庶康千秋太平如此日柱之壁間好善藏

寥寥數語有劃屏斷蛟手段

持敬圖自箴

夫夫也少不自量夔夔焉爲徒先人教之誦法程朱循分盡性匪躐匪拘從容潛造爲君子儒長遭坎壈牛馬馳驅學殖荒陋浪擲居諸饔心民物罔顧揶揄流離顛沛譏學著書兢兢寡過惴惴昏愚立誠持敬寢食與俱試思天地之廣大載籍之紛如至道之弘遠聖學之蔚爾雖假汝彭聃之歲尚孳矻不見其有餘何半生之碌碌至此始愧汗於勤敏雖然猶未也古人寸陰是惜既老而好學不逾尚及今夙夜亂勉庶幾乎不自暴棄以明善而復初

學貴好學望道未見若裹躍躍紙上粹然儒者之言也古雅清健自其剩技

訪道圖箴

陳雙山海陽詩人也年七十六矣篤於學爲湖中老名士鄉人多宗之然好浮屠自以爲得其秘私謂余同年友蔡世厚曰盤公惜不信佛我當勝佛書示之世厚曰先生欲焚佛書則可不然不可令盤公見也雙山乃止然猶有援入意一日出訪道圖小像命書數語余曰善遂爲之箴云

此老不聊圖新面目遊心浩渺崆峒之麓文繡弗華、
況彼道服杖頭錢盡葫蘆繩束駕言訪道徘徊躑躅
道不遠人當身自足日用倫常放則猶六至誠盡性
其次致曲用舍行藏與時伸縮胡爲遑遑誰訪誰逐
此老聰明有書滿腹長吟短章稿幾盈屋獻盛名
將趨靜穆抑昔詩人逃禪成俗彼學虛空如入幽谷
人人火書惟恐不速此老大賢亟爲所梏寫意上情
不拘方幅左無黃冠右無緇禿固知二氏非世、
春風浙水亦翻新局觀者無譏詔求天竺

陳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此維持正學一片苦心非苟作也

畫鷹欺熊箴

余所見古今名手畫鷹者衆矣大抵類正鵠繡羽毛鮮可觀也玉山佈置超脫有勢有神鐵榦梅花踞棲得意又作一熊趨樹下彼此相照似極惶急余頓怪此鷹强梁不覺動抑强扶弱之與援筆袒熊主反爲客此則玉山之能移我情也筆墨之妙一至于此可安也夫爲箴曰

鷹犬之才眈眈熊羆之彥得無有姑心乎汝既居高臨下可肆搏擊彼亦自忘雄健靡然而趨豈其智不足力不敵哉高卑之勢懸也試思如熊如羆則折衝禦侮非熊非羆則帝王之輔豈汝輕薄羽毛所能攫挈而吞噬況彼多力趫捷肯困草莽泥塗鬪誠恥夫飢附飽颺如汝輩僥口供人惟利是視耳梅花初放春色方來且各息爭機從容相睇各自樹立何如

熊豈鷹所能搏但上下勢殊有此惡狀小人得志如此鷹君子失勢如此熊豈使平立交手孰勝孰負吾不得而知之矣

曾叔祖侍御紫濤公像贊

於戲此吾族祖紫濤公遺像也公弱冠掇學粵東入海豐庠登賢書粵人許而削籍崇貞元年詔改還閩籍成進士以家于粵不忍去卜居潮州之普寧子孫遂爲普人矣薙正五年鼎元奉

簡命出宰普邑普中父兄子弟皆體諒遠嫌鼎元亦未遑敦一本之誼幸各守禮法興仁讓無獲戾於普邑士庶然此心缺然亦足見俗吏之不可爲也罷官之後乃步入祠堂啓公像瞻拜焉歲久霉蝕命工人整而新之爲贊曰

赫赫直指蹇蹇王臣公忠爲國康濟生民觸邪排佞不憚批鱗明末宦寺勢傾朝寀公疏摶擊大璫王坤羣閹屏息朝廷始尊鷹薦救魏薦起黃道周論救魏呈瀾咸鳳祥麟海內拭目治平可臻法行自近戚里元勳驕橫權貴望風而奔三邊馳馬九野懽訢大同宣化遺澤今存梁督廷棟失馭辱軍公糾其罪將士氣伸出按三楚吳氏從哲其惡無垠擢髮難數天日爲昏詩誅諸市以快華倫遭王反噬禍幾及身民懸可解身家遑論諂賊獻忠妄肆邪氛禽斬未能權施撫循既撫復叛後更馴極知養虎非可相親冀獲掩捕如縛雞豚殫心竭血兎爰頻頻天不祚明人謀空慇鞠躬盡瘁可告蒼旻公之忠誠衝霄貫雲敬瞻遺像嚴厲直溫子孫珍重千秋不泯

小序簡質詞悲壯把侍御一生剛腸熱血氣魄

贊旨俱一一繪出紙上可謂傳神之作

叔祖司馬時山公像贊

時山公富於學博通今古典故尤以詩名仕明爲職方主政見時事日非急急歸田絕仕進念順治八年詔起復原官以母老辭不赴道逾山水年八十餘猶飲酒賦詩自樂鄉人以爲有陶靖節先生遺意云贊曰、

聖人之學時中而已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公在勝朝宦情如水甫入中樞投簪還里急流勇退見幾知安盛世蒲輪翹翹趣起有母年高難堪陟屺陳情終養人稱孝子從茲息遊談經論史寄傲東郊開觀耘耔崑山片石坐臥徘徊有酒則醉登舟則艤隨興賦詩以蘇代紙遇景盤桓不知遠邇八十餘年靖節相似

慷遠將軍劉輯侯圖贊

將軍楚人也分節潮陽潮之人安樂之余以丁未冬兼攝潮令蒞與將軍同城值頻年荒歉之後軍士乏糧者半載懸釜嗷嗷民問炭焉賴將軍威德深入人心約束至善是以軍士雖枵腹而罔敢越思得以待余之來也崔苻遍野水陸道梗將軍與余同心協力晝宵檝鋤二三十年漏網之螽靡不搜治廓清共事歲餘未嘗以私干賚惟地方利害侃侃商謀佐余不逮者甚多今潮人夜扉弗閉商旅晏然兵民相親如同昆弟皆將軍力也余以狂愚致觸權鋒遭吏議軍士憫西來糗穀累余身家願千月餉搭支免余賠墊其德懷公遠來西殿一萬四千石積貯倉庫為防備三千餘石今查出好壞參雜腐爛霉變糧數傷耗時方賠過一千二百石動用教穀二千餘石弗能代賠潮陽海門運庫三營目兵懇令受買願于月餉搭支於是奮事接任陳閱二同寅亦與余分賠一千二百石其餘分配營兵支完方得免累右道之風猶存行伍知將軍之德敬深矣今當守留意人材將軍一舉一動皆超羣類之表日夕遇大鎮節鉞封疆自其分內事耳余既笈將軍村武重將軍之行誼喜將軍惓惓民生爲余綏靖地方之知已也於其圖而爲之贊曰

偉哉將軍孔武且仁威風丰姿龍馬精神強弓大戟
絶類離羣出入行陣虎吼雷奔五年勞勤黃岡忠勤
自來朝邑山岳生春伏莽革面夜吹無聞兵曰師保
肇梗弗馴民曰父兄蕩然以親惠澤公溥投醪飲醇
帶牛佩犢木德維殷模誠直爽不事虛文言言要道
步步率眞胸有血性手無汚塵江蠻蛾變幻煙雲
風清日朗僅見斯人他年績茂追古大臣將移此閫
稽之麒麟

平淡中有老衆之氣舟宜交情彼此閒着非世人
一味浪贊者可以問津

壬午忠節略

建文壬午燕士棣陷京師葬臣不從逆而死者百餘
人文學博士方孝孺斬衰哭詈不肯草詔抉口銅鍼
燔削先墓戮其九族皆不從乃并坐其朋友門生廖
鏞林嘉猷等爲十族然後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
三人謫戍死者不可勝數二少女被逮過淮連袂投
水弟孝友亦慷慨就戮有取義成仁在此閒之句兵
部尚書鐵鉉背立庭中割耳鼻熬肉令啖不肯一顧
十磔至死罵不絶口以油炭其屍令內侍以鐵棒夾
使北面油沸丈餘內侍手糜爛走屍仍反背老父母
安置海南二子編伍充匠皆見殺妻楊氏并二女
發教坊楊死二女終不辱後赦出適士人左都御史
景清植立嫂罵抉其齒血噀王袍劍其皮實以草繫
長安門碎磔其骨肉燕王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
趨前搏王王驚命燒之已而夢清仗劍追繞王座赤
其族籍其鄉村里爲墟一禮部侍郎黃觀聞變投水死
亦來勿冠媚對於市籍其家連姻黨百餘人皆謫戍
妻翁氏并二女配象奴翁及二女家屬十餘人俱投

淮清橋下死監察御史高翔喪服不屈沒產東族諸
給高氏產者惡加秩令世世罵翔親戚悉成邊又發
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以其地為溝澤園右副
都御史練子寧斷舌不屈血書成王安在宗族棄市
者百五十一人九族抄戍者三百七十一人大理寺
丞鄒瑾京師陷自殺亦夷其族四百四十八人僉都
御史司中名見不屈以鐵帝刷其膚肉至盡姻婭同
死者八十餘人大理少卿胡閏衰絰不更夷族不屈
命力士以爪落其齒齒盡而罵聲不絕剮皮實草投

其家二百十七人監察御史黃鎮卿死戍者二百
三十人禮部尚書陳迪抗聲指斥與六子同磔於市
宗戚被戍者百八十餘人千秋公論明十日照徹區
區不二心其衣帶中之句也袁州太守楊任籍產族
誅親戚百餘家皆遠戍戶部侍郎卓敬以不為管仲
魏徵夷三族太常卿黃子澄少卿盧原質監察御史
魏冕王度巨敬盧振宗人府經歷宋徵皆以不屈夷
其族御史鄭公智以不屈故戍其族尤拾遺戴德彝
不屈將赤族奴項氏自縊令盧寧見猶許留被械焚
炙遍體無一言戴族乃全其不及宗族親戚而被殺
戮磔械棄市者刑部尚書暴昭去齒斷手足斷頭而
不悔郎中王高大理丞劉端俱焚灰揚之以其地為溝澤園右副
面目可見皇祖侍郎盧迥長謫俱滅鼻捶殺而猶謂有
就戮連楹引頸受刃白氣冲天而僵立不仆張彥方
暴屍譙樓暑月經旬而顏色如生戶部侍郎郭任父
子俱死兵部尚書齊泰駙馬都尉耿璿兄弟俱死副
都御史茅大方父子祖孫俱死青州教諭劉固父子
兄弟老母俱死漳州教授陳思賢率六生哭於明倫

堂亦俱坐死六生者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
廷瑞呂賢也又有尚書侯泰侍郎黃魁胡子昭給事
中葉福陳繼之韓永御史丁志駙馬梅殷長史程通
龍鐘博士黃彥清按察僉事湯宗知府姚善葉仲惠
陳彥回黃希范同知周繼瑜知州蔡運神策經歷周
瑢皆被殺戮磔械棄市以死一其不屈而自殺者吏部
尚書張統侍郎毛太太常卿廖昇僉都御史程本立
衡府紀善周是脩谷府長史劉璟御史林英夫婦孝
子高巍自經死給事中黃鉞赴水死襲泰投城死翰

林王良伏鴆死郎中譚翼赴火妻子自縊死浙江按使王良自焚死其妻先投水死中書舍人何申慟哭吐血死都司斷事方法投安慶江死樵隱指揮張安葉柴投水死工部侍郎張安國及其妻鑿舟目沈死寺丞周宗起及其子俱投琴川死永豐鄉朴敦投劉地下不愧文天祥而御史曾鳳韶夫婦死矣翹首謝政吏目鄭華不食死浮梁教諭王省觸柱死含笑於京國飛魂還故鄉而刑部主事徐子權死矣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而脩撰王叔英及其妻二女死矣

至於燕山衛卒東湖樵夫或日夜涕泣不食而斃或仰天大哭投湖中皆死者也其最可恨者身死而妻女分隸教坊配象奴若鐵鉉黃觀齊泰茅大方胡閏陳繼之姚善侯泰董鏞郭任謝昇胡子昭陳彥回牛景先等十數人皆遭此慘戮之心者哉毀體磔身焚屍剝皮慘於炮烙隸教坊配象奴辱於劓刖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嬴秦雖暴族不過三不聞其以十也發人之墓辱人之妻女盜賊之行也甲申之變完節者六十餘人不聞李自成以此施之也忠臣義士何代無之古之戒

千古第一異虐之案讀之而不傷心痛恨怒髮上衝目眦盡裂者非人也千古忠臣義士百折不回亦以諸公爲第一遺之而不肅然起敬恨不得起其人于九原而拜之跪之者亦非人也

臺將劉得紫陷賊不屈事錄

劉得紫字樹公其先直隸文安人有明中葉七世祖指揮均寓居遼陽遂籍焉我朝龍興遼陽首附收入正紅旗得紫伯父清泰總制八閩父朝英以甲午副榜授湖北江夏令卒于官得紫時方十二齡家徒壁立孤苦好讀書尤工騎射康熙四十七年八旗以騎射選引見得錄用由步軍校牛彔章京累遷至侍衛上神武善射百步穿鼓子百發百中顧羣臣罕有能及者命得紫得紫惟上意所適視鼓子中邊上下左右命中不差毫釐上大悅自是每射必從明年補石匣守備未幾遷山海關都司復遷江州鎮右軍遊擊五十九年調臺灣鎮中軍遊擊秋七月抵任訓練有方子兵宇民臺人敬且愛之在臺九閱月南路崗山土賊朱一貴倡亂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聞報請出師親往勦賊鎮帥弗許遣右軍遊擊周應龍以行帥率諸將弁分劄春牛埔禦之晦日大戰得勝賊退紫獨當一面鏖戰中路口須臾兵丁王福舟奔報鎮帥兵敗得紫急殺回春牛埔救應則總兵官歐陽凱水師副將許雲遊擊游崇功戰敗死矣賊四面攻圍得紫猶賈餘勇左衝右突泰衆寡不敵所乘馬為賊所殺遂被擒引頸受刃賊素重其名不忍殺得紫從容謂之曰吾為天子命官今日萬不宜有生理但求埋吾帥屍首死亦瞑目賊酋黃日昇嘉其義聽之已復羈學宮朱子祠求死不可得賊與之言弗應遣其徒進食弗食餓數日不得死同難漳浦人陳上珍見其不食不語日永難辛度貽綱目三卷自卯至酉不釋手賊勸之降屢聲口汝亂要我順從快把刀割了頭去賊相謂曰劉公忠義人從其便但戒守者不令出凡良民入省視弗禁得紫猶不食七日仍不死把總張文學贊禮生陳時遇揣其不食賊之食親為煮粥勸進得紫泣曰食祿不分憂乘馬不濟難縱賊憐而生我何面目見東寧父老是時羣賊不和將吞併諸生林泉劉化鯉等言諸賊皆懷雞盜牛推埋烏合之衆亡可翹足

待乃稍稍進粥食延性命以待王師貢生黃國英民
人鄧世祿楊鼎龍等餽金錢衣服物食日相繼有不
識名舊兵見得紫卧地移一床與之又有泥水匠賠
氈褥亦不知其名六月十有六日大師攻克鹿耳門
復安平鎮得紫聞知大喜然守者益嚴十七十九
兩日戰艦身賊復大敗得紫陰散賊黨去者半焉越
三日宇書盡逃得紫因得出遂叩統師軍前請帶罪
立功募丁壯百五十人隨師征勦北路二十八日遇
賊于大穆降得紫奮勇先驅衛殺大敗之所向無不

一當百斬賊徒無算奪其旗幟窮追至鹽水港閏月
七日領兵接應溝尾庄鄉民圍捕賊首朱一貴等巨
魁爵從皆就縛南北二路悉平臺郡士民以得紫爲
奇也臼其事于總統大帥請旌之以勵臣節
論曰劉得紫可謂從容就義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
嵩山之役早死難於行當必不至于此悲夫東寧鬲
狹蓋亦有天定焉士君子遭際不同或舍生取義而
死或取義求死不可得而生其忠貞一耳得紫德容
睥睨望而知爲端人正士余東征得覩手裁愉快不

能自已於其去也思之深因珥筆而書其事雖然君
子愛人以德得紫今後或出或處俱不可知當念名
節既成以第一等人物自命無使後之遜今則余文
豁不朽矣吾友何峯山將還中土此行必見得紫以
斯言告之

不降亦不死天不忍棄東寧也得紫所全多矣好
事者或猶以不死爲疵議人之不樂成人之美也
甚哉

讀傳　書俊　跋

讀西門豹傳

西門豹以河伯娶婦故沈巫嫗三老於河千古大快也鄰國賢乃以爲任術而未仁何哉夫仁莫大於愛民愛民莫若順其欲而除其害除數民害以生千萬民何所爲而不可且巫嫗三老歲歲爲河伯娶婦斂民間數百萬錢而瓜分之所沈女子不可勝計天道好還絲杪不差殺人者死古今常法也今如國賢言聽教而誅乎抑教而遂赦之乎赦而誅之其身總無改過之日教而赦之是殺人之過可改則人皆曰吾今日殺人明日改過不知爲令者將何以待之孟子曰是不待教而誅者其斯之謂無疑也雖然使豹明率巫嫗三老而戮於市亦未大快人心而當出資民或竟得罪河伯是懼惟漸次投之河若曰彼固歲歲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爲河伯娶婦者亦可因此以免河伯酬恩之地河伯有知當必善待之終送之出無令其死也至於良久不出而巫嫗三老竟死矣則河伯之無能爲可知矣而後民心大快羣疑盡釋故豹是舉雖近於戲而以其人之術還斃其人之身至當不易非婦人之仁所可同日論也

古今第一快暢事尚有從而訾議之苟非迂腐不堪則不樂成人之美耳數語折倒爽朗絕倫

讀田子方傳

田子方高士也然未聞大道遺子思狐白裘而曰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曰某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魏武侯爲太子時出遭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由斯二者觀之殆亦不學之士乎君子將以物與人必使之可受棄物無禮甚矣且禮尚往來謙尊而光匹夫而非我奴隸苟以禮來將無視之焉有君之適嗣下車伏謁而不爲禮之理哉貧賤驕人之說是未免戰國遊士習氣也聖賢舉動決不如此雖曰子方嘗師卜子夏吾將以爲未學云

聖賢行事總在情理之中矯枉過正便非中道起子方於九原當亦無以自解

讀郭崇韜傳

拙哉郭崇韜之與故人子弟謀去也莊宗取天下崇韜以謀議佐命功第一位兼將相而宦官伶人用事將迭其君敗其國此大臣去邪遠佞盡忠報主之秋也崇韜自度其力能則決之不能則以死諫又不能則引退胡爲乎委曲觀望於其間則拄死出國門惟恐不速胡爲乎委曲觀望於其間而乃與故人子弟謀去耶欲去則去何待謀謀而後去豈與欲去者哉市里野人挺身將闕復從容而解去也我不能使之去而又不肯自去鰓鰓若陰柔婦寺婦族之復口中喃喃危言以惕之彼自度邪正不兩立且畏禍及身欲其不先謀我也難矣故爲崇韜者去則生不去則死去而遠則生不遠則死不謀可游巖壑絕口不言功雖少伯子房亦何以過而戀戀雖肋百計彌縫尚欲出功以自固不思此日之功出

復有加於開國佐命之上老饕顛倒一至於斯哭攫
龍頭猶不知覺直至奸人矯詔五子同殃然後悔之
無及其冤可憐其愚更可恨也雖然功名之際見機
明決者有幾惟有道之君子斯用舍而皆宜余于崇
翰曷怪焉

筆如百鍊鋼鑄作青萍劍犀利老辣所向無前而
議論又極醇正起崇翰于九原亦不敢以爲苛也

讀桑維翰傳

桑維翰在晉爲功之首實則罪之魁也少時臨盆自
奇貶日出扶桑鑄鐵硯以明不改業其志可謂遠矣
惜未聞事君之大道耳蓋本正而後末順源清而後
流長自古以來莫之能易維翰結契丹以興晉棄扈
門十六州譬養虎而依之以食其遺犬彘犬彘盡則
已亦隨之興邦之初大本已失又貪戀富貴善政無
聞百計彌縫招權納賂其源不清故張彥澤利其貲
產而東帛加頸景延廣一肆狂謀而負義侯封而晉
亡矣則未不順流不長之明效也悖而入者悖而出
非此謂乎茅鹿門曰使出帝能傾心維翰未必不可
轉危爲安余謂此說大謬維翰與晉之日已爲亡晉
之日豈至此而後知之即使傾心維翰毋絕契丹亦
不過苟延旦夕曾奚益之有哉無維翰則晉不興晉
不興石氏亦不亡先哲謂縱不得帝猶於帝室爲甥
舅無論其僅不得帝即使見殺於唐尚始終不失臣
節何至屈身賤行稱兒稱孫爲契丹盡奴隸又爲
契丹所滅亡貽天下萬世之嗤罵以豺虎之犬彘自

君哉功不足錄罪不容誅余不能爲桑維翰恕也
晉不興后氏不亡卽使見殺于唐尚始終不失臣節正大純粹可息萬世跖跡邪心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書淮陰侯傳後

淮陰侯之冤前輩論之詳矣余謂當日情事高帝未嘗不知之特畏惡其能不勝其褊刻之見姑爲是昧心舉動耳不然以謀反大逆之人恨不得立齏粉鎖豈容赦罪封侯又與從容談論遲至五六年始殺於婦人之手哉赦之反者尚可免烹帝固知信之實心事主不聽人言也然則信非呂后亦未必遂夷三族蓋帝雖惡其能猶知其心后惡其能則直恐爲他日外戚之患將使劉氏不可危呂氏不得措手足所以切切必心必急急除之也觀於彭越之死亦由呂后高帝前崩卽與審食其謀族越越人之稱人固必先毒盤其羽翼墮壞其柱礎然後以爲所欲爲而無復顧忌惜高帝在其術中而不覺也以士念之褊刻釀惡婦之亂階社稷宗廟幾至覆滅嗚呼可不懼哉

爲當時君臣夫婦定讞語辣極快極固是有功綱常之文

書諸葛武侯傳後

武侯去顧孟五百餘年蓋一道統復續之秋應開知
緊運而起者雖遭時不幸弘濟艱難不得專一其功
闡明身心性命之學然行道之君子又不必與明道
者較論議短長也況成子書精微廣大正誼一表百
世可師直補經傳所不及哉出處似伊尹忠誠似周
公學問似顏子三代以下第一人之日明道君子咸
推之即以躋之皐萊望散之班吾未見其不可也是
宜從祀至聖廟庭俎豆萬世乃千五百年之閒未聞
有議及此其亦不可解已然斯道斯人不容泯沒後
當有舉而行之者

伯仲之閒見伊呂弟不識伊呂處孔明之地又從
何處措手此亦鄙人難破之疑團也孔明若在終
當一統先儒應不欺我陳壽之推尊曷足道哉○
從祀廟庭今果然矣足見盛世之無幽弗闡而當
年握管時亦若有先見之明也

書王會州完璧論後

簡相如趙之能臣也歸璧一事余亦無取會州之論
可謂先獲我心矣一璧何足爲重輕而行險以徼幸
耶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璧不與焉又曰寶珠玉者殃
必及身趙豈未之聞與趙有璧而秦生窺伺之端璧
之能爲國禍也璧予秦猶之嫁禍於秦趙未爲喪寶
也使趙自度能支秦則璧可無予自度不能支秦璧
何必不予而相如純以說詭詐用事也何居雖秦虎狼
之國不足言理義然君子不可使曲在我相如既使

之齊戒設九賓又懷而逃之當是時秦未嘗明言不
予城也業名有司按圖指十五都予趙雖詐也而詞
實順是曲仍在趙也秦不得璧又不殺相如則秦寬
弘甚矣萬一秦王大怒立誅相如殺身無益於人國
且有反覆之名亦足羞趙戕趙之有璧與有相如孰緩
孰急何不思之甚也君子不貴幸成之功余終不謂
之智而謂之不知本

忽縱忽擒句轉字折直令狡儈無處躲閃矯若游
龍快如疾隼文筆固不可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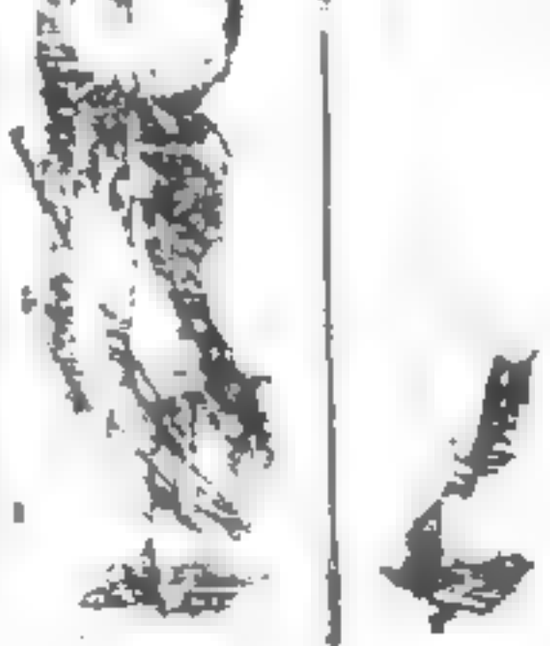
書伐魏檄後

平生最惡曹孟德每聞三家村豎儒稱爲魏武帝必
徵色發聲唾其面而奴之操雖覬覦漢鼎終身未
嘗爲帝無端千百年後者以武帝起稱何其善媚
賊耶帝者天下之主豈可以此名爲盜賊之所好而
遂如其願而稱之存丕家臣僕以媚丕者媚操則然
後世讀書君子何固而媚則王莽李自成之文皆將
以帝稱之乎丕雖自帝亦非成之僞偶學者不帝
秦自成而獨帝丕蓋狃於前人之悞未及改正不知

棠陽綱目大書特書千載名分已定豈應復因稱謚
而紊本末審自稱又何煩小華之魏武之聊竊數漢
家不遠昭烈之賢弗啻高光孔明天生王佐伊周吕
召之徒又有關張熊虎諸將爲之輔翼終不能興復
一統僅存正朔於巴蜀之間則以中原地利皆
爲賊人所據無一得展手足耳忠臣義士百世下猶
爲傷心曹氏父子之罪不可恕也明矣陳琳一檄余

所最嗇恨其時操惡未著僅詈及三分之一尚爲千
古賊事因思武侯出師仗義正名似當移檄州郡一
數賊惡動海内臣民之心豈當時鞠躬盡瘁未遑及
此耶讀史無聊戲擬伐魏一檄自知學殖淺陋不足
爲武侯續貂亦聊以補陳琳所未及使小儒知帝魏
之不可云

稱曹瞞爲武帝直是全無人心夜氣不足以存者
得此發蒙振落應開豎儒許多茅塞矣議論嚴正
筆下斬截有功名教不小



再書伐魏檄後

余讀三國史戲擬武侯伐魏檄既成六日矣夜夢一丈夫自稱曹孟德叩扉請見命之入見其潤面多鬚不冠不帶素衣而雜髮嫌其無禮不命坐戲之曰孟德公亦難娶耶又欲來作征西將軍曹侯耶命聖明在上恐無地可以容君其人默然無以應若有羞赧狀向余連作五六揖余笑曰不冠而揖仍是賤輩禮文耳指几上檄使觀之閱數行面漸赤至操戈犯闕弒后妃於天子之前即肉顫手亂不敢卒讀欲懷之而逃余攜其袖止之曰無若吾猶必欲存也其人慨甚將已閱者壯悴僅存三分之二余仰天大笑曰桓溫有言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君之謂與君作惡一生不畏天下人議論復何有於余文哉且語云欲人勿知莫若勿為君何不成慎於生前而思掩飾於死後無乃惑乎吾文雖不能記悼吾猶必欲存也其人大慙而去余亦遽然驚覺取筆紫燭而記之時康熙丁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嗚呼亂臣賊子所以敢悍然不顧者謂天下皆可欺耳使知千秋百世尚有人焉欲正其是非即形銷骨化而後且無所逃於鉞鉞誰敢復為犯上作亂哉操而有知定當赧然涅汗勿以無稽之夢囈囈余也聞斯言者忠孝節義之心油然生矣

雖是偶然夢寐却亦在情理中使操而無知則已耳操而有知能不慙愧無地自容哉末後一段見得維持名教誅亂賊于既死起後人忠孝節義之心不當以遊戲視之

書潮志方輿卷後

拔是編輿圖諸說提封阨塞疆界遠近既已靡所不
周詳哉言矣尚何疆域形勝關阨之紛紛乎舊志所
存刪之可也然歷來志書未嘗廢此三者今欲便于
觀覽盡入圖說之內聚米畫沙原原委委雖可一望
瞭然其體亦嫌于剏未敢自以爲然耳海宇昇平非
復向時之舊疆域形勝關阨若十已不符
二三戰場化爲中閨兔窟栖于雞豚桑改易徑途
亦異欲仍循故籍經畫防守以爲遠猷難乎免於刻
舟求劍之誚也書而弗削懼掩前徵列于小註示不
可用以俟後之君子焉

書風俗志卷後

臣按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
之又從而振德之即
志以此為標準而大風草之機捷于影響人非木石
豈有不可訓化者哉宋儒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
之言必謂俗刁民惡如蠻貊盜賊無可如何亦非有
道者之言也古云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
墓又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濃眉四方
且半額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變化之易自昔如斯今

當伊異人乎細民之則倣士大夫之倡也化導之不
勤弗能當上德意使人人道路近光有司之責也潮
俗已去太甚爭趨淳美雖一時之勉強將習慣而自
然風會人心日躋日上鄒魯復見于海濱庶幾仰副
望上平章協和之治臣不敏願與地方官吏士民共
勉之

天下無不可化之民責在宣化者耳地方司牧皆
能如此存心何患風俗不厚耶

司馬溫公文集跋

古所謂大臣者必有正學以為之本領而又有經濟宏才足匡社稷利蒼生救然以身任天下之安危由是事業顯燦於古今聲名洋溢乎中外吾於宋司馬溫公見之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其治國救世何等次第公亦自言去惡從善若轉戶樞余讀宋史見公正色立朝直言敢諫扶綱常植國本除新法恤民命進君子抑小人有旋乾轉坤之力忘身殉國之節至大至剛浩然不可撓之氣竊謂三代而下本正學以發為經濟而擔當世道無如公者雖通鑑一書是非議論間有諺於聖人不過史識有所不足無害其為大君子也已丑夏中丞儀封張先生以公文集授余又見公以經濟為文章忠愛惻怛流露翰墨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意益歎公學術之正道德之隆規模宏遠條理詳密非大儒而能若是乎今人讀書等閒看過只是尾尾相因不能有所得恨不得位以行及位果可行則又顧慮身家委蛇遷就不曰君王明聖愚昧何知則曰福厚福薄非儒者之所願聞也

神一忘朝班友俞俞欲絕徒以守雌守默博休休有容之狀如此之人是國家大蜮也雖千百輩何益于天下哉溫公一生過人止是肯任天下事見義勇為禍患不計忠誠上貫天日利澤溥于方州是以人民思慕田夫婦女皆恐其去朝廷及其沒也市人巷哭罷春厚福非儒者之所願聞也乃公擔當世道之所由鄙夫脂韋皆坐在不學耳庸知公正色立朝直言敢諫常植國本除新法恤民命君子抑小人有旋乾轉坤之力忘身殉國之節至大至剛浩然不可撓之氣竊謂三代而下本正學以發為經濟而擔當世道無如公者雖通鑑一書是非議論間有諺於聖人不過史識有所不足無害其為大君子也已丑夏中丞儀封張先生以公文集授余又見公以經濟為文章忠愛惻怛流露翰墨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意益歎公學術之正道德之隆規模宏遠條理詳密非大儒而能若是乎今人讀書等閒看過只是尾尾相因不能有所得恨不得位以行及位果可行則又顧慮身家委蛇遷就不曰君王明聖愚昧何知則曰福厚福薄非儒者之所願聞也乃公擔當世道之所由鄙夫脂韋皆坐在不學耳庸知公正色立朝直言敢諫常植國本除新法恤民命君子抑小人有旋乾轉坤之力忘身殉國之節至大至剛浩然不可撓之氣竊謂三代而下本正學以發為經濟而擔當世道無如公者雖通鑑一書是非議論間有諺於聖人不過史識有所不足無害其為大君子也已丑夏中丞儀封張先生以公文集授余又見公以經濟為文章忠愛惻怛流露翰墨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意益歎公學術之正道德之隆規模宏遠條理詳密非大儒而能若是乎今人讀書等閒看過只是尾尾相因不能有所得恨不得位以行及位果可行則又顧慮身家委蛇遷就不曰君王明聖愚昧何知則曰福厚福薄非儒者之所願聞也

神一忘朝班友俞俞欲絕徒以守雌守默博休休有容之狀如此之人是國家大蜮也雖千百輩何益于天下哉溫公一生過人止是肯任天下事見義勇為禍患不計忠誠上貫天日利澤溥于方州是以人民思慕田夫婦女皆恐其去朝廷及其沒也市人巷哭罷春厚福非儒者之所願聞也乃公擔當世道之所由鄙夫脂韋皆坐在不學耳庸知公正色立朝直言敢諫常植國本除新法恤民命君子抑小人有旋乾轉坤之力忘身殉國之節至大至剛浩然不可撓之氣竊謂三代而下本正學以發為經濟而擔當世道無如公者雖通鑑一書是非議論間有諺於聖人不過史識有所不足無害其為大君子也已丑夏中丞儀封張先生以公文集授余又見公以經濟為文章忠愛惻怛流露翰墨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意益歎公學術之正道德之隆規模宏遠條理詳密非大儒而能若是乎今人讀書等閒看過只是尾尾相因不能有所得恨不得位以行及位果可行則又顧慮身家委蛇遷就不曰君王明聖愚昧何知則曰福厚福薄非儒者之所願聞也

世人畏首畏尾只是自家念重甘心做個庸庸多福所以把天下事都去開了髮眉化為巾幗國家安賴有若輩作者把溫公擔當世道抬出以為人臣榜樣可想見他日立朝節槩

余讀鄭母林氏狀泫然悲之既而猶幸其遇也婦人立節貞與烈不同烈者慷慨一時大事定矣其節易見故得名較赫守貞之苦則終身焉風霜月冷唳鶴啼烏悲悼何極采風者又未敢即爲標榜必遲至髮白齒落老且死而後論定嗚呼蓋其難也然或不幸不遇肖子復不獲當代鉅公爲之傳信荒山僻壤之間湮沒者何可勝道鄭母守貞三十年有子成立厥功懋哉蓋棺以後其子陽豐述其狀而號泣吾鄉諸

君子哀其志爲詩歌以揚厲之凌霜勁節沒有餘芬鄭母之遇其亦可幸者乎名教二字閨閫同之余病女教無專經乃輯經書古訓爲女學六卷竊不自揆敢爲風化津筏今觀鄭母得力於茹經內則列女傳諸書益信學問之功大也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豈獨男子爲然哉余既幸鄭母之爲名教光因書數語附焉時內申又三月也

臺灣後遊草跋

臺灣後遊草吾友陳君少林征帆三渡之作也其初渡臺以聘修諸羅縣志君既有遊草矣辛丑再渡臺以制府滿公屬參軍事隨師平賊歸舟遇風賦天風數章未幾而復有癸卯之遊珠非其意憶昔征帆諸詩所爲作也深情雅調雄壯蒼涼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中丞沈閻齋比之少陵宗伯蔡梁村以爲即子美北征諸將之什而廷尉黎抑宋復以一言題之不許他賢置喙君之詩定矣余何言顧念君之才之遇

則亦有不可解者少壯迍邅名場馳驅楚蘄濱黔閒戎馬江湖俯視一世歸而講經學通洛閩分修先儒諸書則恂恂儒者也征臺一役慷慨從軍運籌決策屢縛魁渠海疆甫定長揖言歸門府薦授郡守之約初陳君臨行時制府滿公約曰明年當薦子於朝授以郡守直與童兒爪果付之逌然一笑中初不知於已何涉者蓋位置其身于三代以上過人遠矣竊歎造物生才甚難君相求才若渴深山窮谷老死隱淪者不具論既出其經濟之能以表見於世尚終棄置乎巖穴鮮不謂當途之過也雍正六年

上命內外臣工各舉有欲有為有守之士中永閻齋
先生以為無逾君者亟草疏欲薦于　朝稿已具而
中丞疾作乃寢余不自量人微言輕復欲以君應
詔梁村宗伯來書亦以君讓余蓋度余必不肯舍君
而他求方數友朋知已萬里同心毅然以推轂為已
任不謂遠君未來而余已陷于非辜事又不果明年
春抑堂廷尉復欲薦君以手札趣君赴汀並轡入都
而君又不行抑堂別君二十餘年或言君且老難見
至尊及期君弗至復中止梁村宗伯既以君讓余別
有汲引至是亦悔之無及可見君行藏遇合自有天
定非人力所能為也君子所性不為窮達加損廊廟
巖阿均有不朽之事業第以昂然七尺應為　國家
驅馳不敢就泉石之安駕言高蹈耳守先待後事功
且及於百世豈與一時利澤較菀枯高下云乎哉君
歷久不遇正造物所以厚君不欲使安於小成君必
大有以副造物厚待之意不以有用光陰消磨於牢
騷憤懣此余所信之於素者也君學殖深沉非世人
所能窺測後遊一草不過偶爾緒餘使讀者知當時

情事想見雄浩奇偉之氣欲以一繳薇九鼎君且笑
為不然矣君年六十有八精神益壯將之楚遊以辛
亥九秋晤余于循陽客署促膝連床者三日數年來
一大快也索君詩文開余茅塞為書數語于卷末明
年此日又將讀君楚遊草君其教我勿吝

陳君用世之才終老巖阿可為浩歎中間敘述許
多不遇具見出處有天非人之所能為惟高自位
置以守先待後為已責便覺造物若我之處無非
厚待玉成之端此鹿洲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本事
不止為陳君發也

壽文

澄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訂

陰璞素壽序

汀州數百年人物惟李元仲先生最奇其爲文殆有天授淵然而深鬱然而峭浩然陵轢宇宙驅役風雷鬼泣神驚莫可名狀恨子生晚不得及見其人追隨杖履於泉上檀河之閒開擴心胷礪世磨鈍不謂吾友陰君璞素何其幸也始予未與陰君交辛卯之秋君持其尊人醒菴先生行狀千里造予求爲文以表其墓子始知君非常人徐而扣其蘊則得力於李先生者已深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君之謂與君子李先生遺事記憶極詳與予談竟日忘倦凡先生著述君皆寶之一言片辭殘編逸稿罔敢失墜即先生平日所交遊若寧都易堂諸前輩往來著作君皆手錄而珍藏之於戲君可謂有心人矣當今學者自熱利而外不見有人自舉子業而外不見有書以故鬼奇草鄣之士遁迹藁蔀即有經天緯地傳世不朽之文亦僅僅可藏名山俟千百年後之知已使天下人人如君斯文何患於喪乎君好古多聞於書無所不覽爲文章簡貴渾厚閒居教子弟讀經史先後本末井井有條若先正格言脩身讀書之要每樂付棗梨嘉惠後學其大者在尊祖敬宗廣祭田脩族譜譜例數則精詳馴雅可傳歐蘇之流亞也君年長於予宜爲父執而不取下交願結繭契予奇士兩人知己不介如孚盥源留心文獻物色天下奇士兩人知己不介如孚盥將從君窺元仲先生全豹來可爲道世有貿貿無心者道也乙未冬十月爲君孟裘懸弧辰君之親友各抒詩文俾簡予何能已於書夫歌詞頌禱拳拳弟襄爲文章意氣千古不敝雖有喬松豈能加焉李先生年丈十餘尚著書不輟君年前逾艾知於道有以自樂便爲頤養冲和延年益壽之方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固無有窮期也予聞元仲先生外孫女婚姻君每爲予言先懷高尚有投風閉戶鴟書屏

迹城市當道者仰其名求一見不可得於戲賢者有後天道之常君師其父而友其子亦獨何脩此日稱觥介眷允懷不爲當道屈恐不能不爲君屈也西河諸集將成千古佳話書此以質允懷先生不知以爲何如

至理至情勃勃行閒想見古人侑爵俱根天性非若末世之風斯下也大家筆墨從無浪費於此亦見一斑

漳人之渐畈前舉使沈公壽序

古本有越疆數千里而畈人壽者貴顯當前望風而知其去也則忘之矣其既去之久而猶有人焉攸隔乃或去而復來也則思之矣其既去之久而猶有人焉攸隔乃或去而復來也則思之矣其既去之久而猶有人焉攸隔乃或去而復來也則思

里外蹲堂獻猱非有大不能也於懷者胡爲至此因思曩者先生有閩若境非人所堪北向京行李蕭然今良君植廷公車徒步而先生恬然安之蓋當門命之初久留身家度外而精神心血全注於閩矣觀其業唯恐天下之知故其視閩上如至親父子一舉一動疾痛相關思其利復思其弊愛其拙更愛其巧誨爾諄諄敝髮禿齒八年來士無論遇與不遇感激流涕者孰非先生無不感激流涕者孰非先生之賜茲朝趨邱園之暇不攜孟

氏一卷不飲酒稱觴函丈之前即日徵書責隴入贊綸扉先生又將寢食不遑以慰蒼生屬望吾黨小子即欲優游清讌追隨上下於白蘋紅蓼之區其可得耶越韞數千里不爲無因稱觴上壽不爲獻媚情有必至理不可易且使天下知爲善之優而吾鄉風俗之古先生當亦欣然樂留矣某久雜庭闈方將請假南歸若獲從所願便道雪水與吾鄉諸同學趨蹌拜舞共進岡陵之杯斯亦生平一大快至於脩辭決頌涼非先生所樂聞亦非某所敢出也

此先生代梁邸先生作也閩人士稱觴之日梁邸適自京抵雪水蹄堂命筆索之有靈也如是哉抑文章志氣之感召神矣

壽字畫圖記

工人爲巨字一着丹青繪畫其中雜列仙歷代老者爲一圖遠望一壽字耳睇而觀之其景有山有水有石有日月雲霞殿閣其草木有芝有桃有松柏雜樹其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當中坐者一人手攜鈹如意擎白鹿南面左右各兩童執杖焚香盤桃引鶴採芝與鹿各從其事前八人作立傾葫蘆者拂塵尾者花者帶者進爵者吹笛者按拍板者弄蟈者環向一人而舞爲又中披軸容啟者三人聚觀太極圖者五人或扶杖或抱膝或參或談或展書卷者九人有偷蟠桃捧之以手者有持仙籍從二童子立雲端者有婦人攜兒子喜笑相女捧籍隨二婢自西方來者有觀小鹿奔馳偕童舉手若招若送者有挈件天台兩婦人攜兒子喜笑相迎者雙童捧梨棗前進者有老人共披一幅裡管作欲寫狀或舉杯自飲有奉書幣欲聘四人出山者有乘犢槎泛萬里溯河源者一字之閒具有無數烟景人物可謂奇矣其位置亦各有當於前與余不得而知也

十四日爲君懸弧辰吾鄉人之相交好者命繪師作斯圖爲君壽屬余文以記之余既嘉君之才品卓越操行不苟與余交最厚又幸其謙恭和藹有以深入乎人心故吾鄉人愛且敬之如此故欣然而爲之記若大篇鴻詞頌禱諛詞則知君厭聞之亦余筆端素所無也其圖中人物出處姓氏觀者自得之余亦不贅

手揮日送滿紙烟雲子厚以來罕見此種筆墨至其文之有當於道與否余與作者俱不得而知也

柯扶三壽言

正陽之月十有九日柯子扶三初度也親朋畢賀遠邇咸集余忝爲賓無以贈聞之老子曰仁者贈人以言余於仁有志未逮者也然亦請以言贈夫年少生日亦事之至常無足賀者柯子當亦思其故乎閭里阨窮之士耄耋而初度寂然豈其生之日獨異哉其地異也且壽各有差等尤不容混何則丈夫生當斯世紹往聖之絶學以斯道覺斯民或佐天子政令於廟堂或提兵萬里立功閫外躋一世於三代之隆此上壽也否則砥行於家脩節於身以孝弟忠信爲已任亦足維持風俗又或載籍閎博覽古今之奇窮百代之奥著書立說自成一家亦可以歷千百世而不朽若夫庸碌無聞徒美衣豐食以終其身雖有彭喬之壽君子弗齒焉柯子生富貴之家非閭里阨窮者比異日或佐令廟堂或立功閫外俱未可知而脩節砥行博覽載籍則及今不可不勉也柯子其歸而求之若以余言爲然而克自拔於流俗在家則爲孝子悌弟在國則爲藎臣名播於時學成於已即受天下之賀可也而何論朝夕名其不然方且對懸弧之日而滋慨即老耄未可晏然受賀也而況於年少故壽有上有下惟柯子擇之是余贈言之意夫

贈人以言不爲訣而爲規以之脩其造就之功大矣

陳母許太孺人七十壽序

天下文章皆可傳惟壽文獨否則以其論叙其事俗非識者所樂觀有道君子不爲也雖然在人耳爲公卿要人壽則諛且俗不妨大書特書樹風聲以端風化蓄士人無立傳之體託諸侑觴稱述畸行有道君子亦樂之此余于陳爰許太孺人不禁有言也孺人爲予翁陳公淑配鄉望懋宴如賓篝燈佐讀皆錄常無足異獨到股和藏以療翁疾一端此則人情所甚難者夫割股事親

者男子不可訓准婦人則可取彼孝思誠切無矯情予舉之念知翁姑而不知有已苟親疾可瘳即剝膚至痛亦弗敢靳則不日之養志承歡極誠盡敬晉視此矣予翁負才用丁遇厲數寸不律遊遊燕趙宛洛閱二十餘年弟內獨孺人獨支門戶綜家計課嬰孩延師課子嫁大婚嫁若撫孤集蓼之憔悴而能以餘力推解所覩爲猶子撫育呱呱二弱息及笄遣嫁裝送如所生此又人情所甚難者予翁老而病乃歸里七載湯藥晝夜靡閒喪葬盡道孺人之於事夫亦可謂無憾矣爲婦則若爲子則順爲母則兼父師之良是何必黃鵠早寡截耳明貞乃爲盛德之可傳有光於名教哉夫箕帚詒譏之風久爲世俗所不免身外之物切膚視之況實在操刀而割之交謫之聲北門與埃況有父之寡內外兼寄手口卒瘏乃能循禮守義相敬終身以此坊民吾知世道人心當必爲之一正乎今年屆七十所親咸踵門稱賀乞一言以侑余將爲人倫風化樹風聲姑千孺人之壽發之若文章之傳不傳則亦非所計也

封殷愚孝也特從倫紀風化起見故就其事而暢言之君子之不忍掩人善也如此

壽侑余之艩翁而不可君家小溪距余之舍二百里各在萬山中素不相聞余弱冠受知學使沈心齋先生時君年已五十矣兩受知始相識面余見君剛毅有奇氣心異之以從師校士周歷八閩者二載歸始訪君于黃立仲之他山草堂嘐談天下今古是非滔滔若江河之東注刑名治法韜鈐行陣鍾山煮海之規靡不講求洞達始知君盛年有志當世而困抑之久爲可惜也君不第又三十年老矣鬚髯如銀朱顏酡若膏方健強猶昔意氣甚壯每豪似敬歌鄉弓擊劍帷燈數斗揮毫以爲樂不知天地間有衰老

壬子仲春余在東粵人忽若友張逸夫年且八十矣戊申別後莫悉起居不知尚存與否長兒雲錦曰健甚容歲嘉平聞諸余楚白言先生獨坐小溪甚自得余曰憙善矣顧安得一見乎因憶是月二日爲君懸弧辰下里外情同几席乃命奚童酌白觥東向拜手爲君遙介壽焉代君飲與君胾酬稍間爲文以侑之余性不喜爲壽文王公貴人求一言侑觴不可得以其徒富貴而無可傳也今君不富貴又可傳借君之

慎擇人而後壽以此世益重之君爲余言無所吝余出以敎諸子惟雲錦探索有味頗能識其旨趣倘得君朝夕提命必有可觀不知此事在何日耳人生無可仲惟影裔之詩終與草木同朽君書法不可泯沒即爲壽世不朽之一端其他無所不傳矣百世下見君之書憶君之品覺君之生平奇氣磅礴鬱積于龍跳虎臥之間恨不得生同時爲親炙之此則君之眉壽無窮期而不在世俗添籌之說也君得斯文當浮大白仍今以始每一年爲君一介壽水勿替君其

許我否

二千里外老友關心足見用情之厚中間脫盡須
祝恒蹊獨把可傳處標出勝于頌祝多多張君自
此傳矣然張君之字實確可傳作者道其實而已
並非阿所好也

鹿洲初集卷十八

濟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告文 祭文

請黃石齋先生崇祀鄉賢文

蓋聞人生大節不外忠孝兩端儒者傳心惟有文章
千古既已著書立說與學貫乎天人亦且竭力致身
精誠篤於君父屹然乾坤之柱礎偉哉名教之干城
斯人伏見故明漳浦黃石齋先生講道閩中百世下將聞其風況夫同里鄉先生可祭於社端在
一代名賢十載能文推倒嶺南豪傑丁年喪父遠續

屈子離騷邑犬尹曾拔冠軍在制中求見若渴邦人
士咸稱至孝謂守禮親和面為難逆篋仕于朝端復剛
少而直經筵側撰闕之日典試惟肖小之心抗疏
陳言救故相而不顧演行極諫論時宰以排冠廬墓
事親仍然孺慕聚徒講學若將終身不意名復故官
又使分校多士久旱脩省有建告清獄之譏晉秩司

經上四恥三黜之疏批逆鱗者非一怒權要若百端
至發秉鈞擯宮僚于推讓三俊下吏因支飾以株連
劾嗣昌奪情天下遂無無父之子論新甲邪徑中樞
憸少不祥之人名對乎臺特伸理欲之辨至干聖怒
謫閩忠俊之爭既以直而謫官復因薦而削籍死杖
詔獄雲雷屯蹇見精忠草圖儲書地火明夷微用晦
蓂莩秀初未相識因賦尚書有毋殺諫臣之議得成廣
折指而無挫刱幸劉尚書有毋殺諫臣之議得成廣
西周相國有宜用博學之言遂還故職家鄉念切築
書院于鄴山守墓情慇開講堂于浦邑衣冠鐘鼓先
王之禮樂將與贈答歌詩前哲之典型可繼月令廣
義儒行集傳補經曲之精微三易洞璣革象新書探
文周之闕奧鈎深致遠天文曆數諸編繼往開來洪
範孝經之作著述宏富充棟足徵經史異名更僕難
數蓄淹博似有天授將敲金戛玉於百年乃貞烈本
自性成遂取義成仁於一日丹心貫河嶽庶幾無忝
所生浩氣寒著晏方爲不負所學傳之奕禩足令懦
者立而頑者廉矧在梓桑寧無家爲尸而户爲祝執

辱曠世偉人全閩師表膺世道人心之寄秉綱常名
教之權顯微闡幽將小善之必錄報功崇德忍大典
之久遺行知黃公世所罕見天下之善士何況一鄉
國人皆曰賢允宜從祀故敢瀝實敷陳懇行兼祀郡
邑庶春蘭秋菊毋霞之黍稷維馨鹿水梁山大賢之
祖豆不泯則後生小子聞忠孝而奮興大夫國人式
文章於不朽矣

東坡詩云端莊雜流麗可以移贈此文

祈年告城隍文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社稷亦為民而立所以祈年之典自古有之神所憑依既在我民樂災捍患民亦於神是望焉朝自雍正三年以來禾稻不登始將三載餓殍盈郊流亡載道不知吾民何辜以至於此神實降災必有其故豈官之不職民之不良乖戾之氣形為旱潦在某未任以前不敢知也某今既來將與神約官有不職禍當在予無再凶荒為我民累民即不良不過百中一二無盡皆不良之理盜賊奸宄千人神之怒縣令有法足懲之須風薄俗傷天地之和縣令有教足化之法之不行教之不振降災於令足矣必以凶荒遍及無辜之士庶非上天好生之心非神所應出此也神教護之昊天降災非可自主則神於天有君臣之義可以為民請命挽回天心不應神手緘默止顧享肥之犧牲弗恤民間之饑餓吾不知其於神職何矣神司茲土倘某之令斯邑也禮教政刑某之責任廢而不修則令為失職水旱疾疫神當驅除歲比不登則神為失職敢潔誠齋戒拜稽上開請以今年今日為始風雨調順蝗蝻不生冬稔大有百室盈寧俾我民得藉神庥神亦永享明禋於勿替不然久旱之後難再浹饑今冬弗稔將靡子遺旱乾水溢變罰增遭之愛吾不能為尊神保也神其鑒茲慰我民望謹告

與誠迫切辭理嚴正自足感乎冥漠所以是冬即獲大稔薯芋蝴蛤山海俱豐繼以年年大有溯普傳為美談亦一時快事也

講學告五先生文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率性脩道至人立極自精執中開萬年之統緒遂見知聞知綿三代而不惑尼山木鐸事功遠邁乎唐虞戰國轍環發憤更慰于饑溺遙千五百歲之閒惟我周程張朱五先生奮賢聞而入聖域旁搜遠紹薪傳獨得六經四子發明如日月中天邪說異端斬絕若門庭荊棘允孔孟之功臣爲後學之矜式一稟元待罪此邦朝兢夕惕非菊鞠謀康乂之司兼有世道人心之責思民風之還淳惟士習之宜亟爰開書院敬奉典型立醇儒以作之師俾舊染於是乎洗滌因相與講明正學論道窮經凡綱常倫紀日用行習之地無不知之真而行之力搘羅老之謬談併藏辯乎陽儒陰釋似道似學之奪朱尤是擯而是斥從此經正民興鄉無邪慝士希賢而賢希聖孝弟仁讓所漸摩風移而俗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言有大而非夸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傳之久而不惑吾道南矣將棉邑化洛閩之區斯文在茲庶海濱復鄒魯之迹邦家有慶吏民增色拜手致辭猶誠上格謹告

講學必告先師禮也禮以將敬不敢其煩朔望二舉不嫌其瀆使四方來學之士儼然親受五先生之教百世興起亦私淑之徒矣文之整飭雅馴固不待言

茗南書院公祭內閣學士前學憲歸安沈公文

公諱涵號心齋浙江歸安人丙戌進士

嗚呼惟公稟二儀之正氣成一代之偉人生爲天下所瞻仰沒爲士民所酸辛其宏功盛德關山不能喻其高遺澤入人之深遠滄海不能際其垠方弱冠之餘五魁觀國之浙賓隨戰勝乎南宮偕伯兄而拜紫宸金馬門前羨弟昆之聯鑣禮闈分校誇桃李之彬彬游歷宮坊侍從講幄殷命持玉尺視學南閩三載天子嘉其學行顧問維殷

茹蘗嗌鴻曾不染乎一塵其徹底清揩爲閩中生民以來所未覩其衡文詳慎雖在楮斥亦必沈吟三復或恐雜吾門汝之自掩其殊珍其氣象嚴嚴嶽嶽如烈日嚴霜儼然其不可犯其性情溫溫藹藹與諸生痛癢相關切蓽路藍縷而必恤瑣小而必嘆滿腔眞摯固結而不可解如父子骨肉之至親其所賞識名鄉國天下卓卓乎羽中之鳳毛中之麟其所遺棄也遍九郡一州絲繡像設歌頌永勒乎貞珉而我漳

又於十年之後狹小前規更遷祠宇于龍門傍名山依怪石丹艧輪奐花木繽紛諸生以文會友于其中春秋牢醴上壽事公如神聞公晉宮詹轉閣部典鄉會兩試則莫不顒首加額謂已麻可致將堯君而舜民及其辭廊廟歸林皋則又曳然相慰悅以爲功成業就急流勇退得以杖屨優游而高臥乎茗雪之濱當寧以公才能望重愛俾督視版築爲　國家壯鎖鑰於密雲閩中父老子弟白閣巷以暨紳耆公勤勞王事無泰蓋臣吾儕亦欲服勤師事捐土石之費

樹幟投遞不日而敘敦千繹環呼制撫特疏入陳輦下踰以代役使天下知廉吏可爲而吾鄉古道之未泯嗚呼執謂泰山梁木忽然其頹壞德容道貌杳冥而書傳當天道之無知柳所傳之匪眞戊戌九月聞公事竣旋里已亥夏五或有言其凶信乃出行路之風聞廣詢博訪皆卜無根秋初會集茗南書院又以湖州人來言公尚存是以遲遲至今直待三山報訃乃始相嚮而哭烹羊擊豕泰燒盃酒以薦明禮山川草木俱爲公而慘淡兒童過客亦戚淚之沾巾嗚呼人

生如大夢宇宙如轉輪自古聖賢豪傑莫不有寄有歸惟不朽者爲尊如公事業在天壤愛慕在人心歷千秋百載而不敝豈功名富貴之士之可與同年況乎昊天眷德福亦相因令子聯翩而登第文孫接踵不謂甫至于今而因原都喇遂爲月湖傷心之地也原之下不留餘慨乎蓍旻嗚呼哀哉尚饗

字字是沈公實蹟字字是漳人思沈公實情無一語可移向別人身上此道義文章意氣精誠團結所謂性命之文是也沈公爲有閩學使第一此文是祭於書院自致其情非祭於其家飾人耳目者痛切眞摯此風亦古

月湖書院公祭大理少卿前邑侯四明陳公文

公諱汝咸字莘學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

天下最傷心之處莫大乎事業垂就一身先死嗚呼我公而竟若此公自丙子歲由翰林出知漳浦十有三年調南靖浦人攀留不得乃建月湖書院塑公像于中距今六七年士女歲時登堂瞻拜擊鼓張燈屆

公懸弧辰必名梨園慶祝方期千秋百歲此樂未央不謂甫至于今而因原都喇遂爲月湖傷心之地也嗚呼痛哉公在浦時良法善政不可勝述大約推心置腹以饑寒疾苦爲己任吾民匹夫匹婦無不被公之澤吾黨後生小子無不受公振興培植者公在京邸精神俯注吾浦遇漳人倍加親愛凡紳士民牛僕一一問訊憂喜相關吾民雖去公六千里家家戶戶注意于公如慈父宦遊京師子孫無刻或忘者聞公補兵部則喜聞擢御史臺則又喜聞海洋招撫功成益喜聞參銀臺使三楚遷鴻臚晉廷尉尤喜之喜方頤首望公節鉞吾閩福星重照俾父老子弟得遂饑渴瞻依不謂陝右之訃突如其來也嗚呼

痛哉聞訃之日童輩報其歌婦嘆于室道路咨嗟涕洟窮鄉僻壤野叟田夫隻雞樽酒來哭公祠甚者齋佛爲哀數十日不絕某等謬叨門牆素蒙教誨曾不能一走浙東哭奠靈輀之側登斯堂而瞻公像思公卜三戔精神心血畢萃吾鄉則知千秋百歲公魂魄猶依依此雖捐置祭田以時享祀是區區者亦何足報公之萬一不過欲使吾民子若孫得世世事公勿替于向之冀見公于京省望公之重來者今則徒仰瞻呼痛哉公事業蒲吾浦爲開品第一賢令數年之間道貌于几筵梭槐之夢笑語提命皆不可復得也嗚

歷卿貳上布 皇仁下達民隱 當宁眷注方深將大用以竟其生乎所學公亦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年不能待爲可悲也家有令子庭有賢孫繼公之志爲其有極公亦可無憾矣尚饗

陳公爲浦邑第一賢令浦民愛戴之情亦曠古僅見此文字字從肺腑中流出血淚交所令人不忍卒讀

祭漳倅葉公文

嗚呼沙場馬革壯士所期況乎勞勤服官以死勤事正合古人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素持豈曰天道之幽渺可知而不可知惟公棄中州清淑之氣具羽儀王國之資出判漳郡十載于斯其廉靜也若公綽之寡欲其好賢也若桓武之緇衣其駁下也精明晉役隸役無舞文玩法之弊其催科也不擾二月五月無貲絲糴穀之悲其弭盜也以嚴莅行盡殺除稂莠以植嘉禾政不爲水而爲火其撫民也以寬刑措不用敦禮讓以培元氣教不爲師蓋深入於人心者有素故民情亦共相關切而不忍其一日之離茲冀成川郤虧宅解組當行闔郡紳衿耆庶若嬰赤之失嚴慈傾棠倒槩環向嘘嘻捐輸代賠補之數不崇朝而裒成集腋泣請移容遂得長借寇君免逍遙於河上因而兼篆巖邑陰甘棠之脩枝力翼大年永享蹤耄素而陟期頤胡爲昊天不弔欻令騎箕瑞鶴棠中淚灑杜鵑之血丹霞境內風凄薤露之詞自上官以及僚吏莫不咨嗟惋惜況余泉漳浦靖處處有

同舟共濟之思忽覩此痛心焉如割其惡能已於流
弔而漣洏嗚呼自古皆有死而得其所者幾誰竭力
致身成臣子之大義盡瘁以殁愧竊祿之行尸重以
身後有人食報未艾魂亦可以含笑九京乘飇風而
歸中土不留遺恨於歐山之巔與漳水之濱潔我祀
事吾誠兮勿疑尚饗

慷慨悲歌如聽江上琵琶中多排奡妙出之以古
雅遂覺板處皆靈

祭大宗伯儀封張公文

嗚呼惟公清風亮節百世下猶將立懦而起廉頑學
術之醇正踐履之沈潛不爲異端邪說俗學功利汩
沒濡沾方少小而入學志已希夫聖賢及其行成名
立益以濂洛關閩五子自私淑居安樂玩而不捐旁
搜隱緒遠紹薪傳闡宋元明以來諸儒之閫奧著述
不遑或輯綴而重編自居鄉至宦遊在在建立書院
授餐講業樂以英才爲陶甄於儀封則有請見於濟
寧則有濟陽夏鎮與清源撫閩撫吳則龍峯紫陽爲
最著皆學行極寰區之選亦曲江翰禁之聯翩所至
下車未遑他務輒以民饑民食爲惓惓發倉動帑平
糴散賑此閩四省莫不皆然而頒聲籍籍實始於
濟寧傾家財以賑饑粟麥糯秔分罄數船政蹟之懋
閩吳赫焉所屬文武大小吏罔不滌慮洗心澄貪濁
而汲清泉士歌于庠農忭于野海波不揚山莽無伏
凡所興革悉協乎人情之所欲宣爲人所不能爲言
人所不敢言履尾不咥蹇蹇匪躬氣除民生之患害致萬姓之懽閱蓋其勁節孤忠麥

霜貫嶽暗室屋漏之謹凜無一不上達乎帝天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極塵寰而跡絕無患任衆石之齊下而陷阱得以自全立朝丰采卓卓可觀總一念之勿欺遂覺位彌高業彌廣而操彌堅飲氷茹蘗自初仕以迄上卿日用蔬菜米麥寸絲尺布皆自其家運載之官未嘗染指地方之一錢受

皇祖之知遇若披雲而攬烟遭

聖上之眷注錫名臣之扁額稱本朝之醇儒豈徒喬秩宗而任子與光前是宜年越期頤使海內後學永親炙而願爲執鞭乃壽考而令終亦僅七十有五年

天子覽遺疏而震悼贈卿大臣咸臨祭殯親綍引而贊豆籩可謂生榮死哀極全受全歸之至不留餘憾乎坤乾嗚呼隙駒易逝聖哲不免惟遺德與功名亘萬古而弗湮偉哉公也可以見周程張朱五先生于地下亦韓范富歐諸君子並談笑乎九原某等念公不見出涕潸非溯誼峯之講業偕諸子以周旋不特飲食教誨視他人而有加獨期許深造乎遠大尤屬望之拳拳揆學植之

就荒徒失聲相弔而行哭更何處得仰模範之廣淵陳牲設醮齊戒告虔儀有盡而心無已用親肶饗於几筵尚饗

介甫祭歐公文當時將推爲獨絕似此雄渾雅健應有過之無不及也

祭潮帥尚公文

嗚呼惟公稟西州清淑之氣具王國干城之資沙場馬革固畢生壯志之所期而況晏享昇平鞠躬盡瘁尤大合公忠勤事之素持其事親也則宗族稱孝友于兄弟也則鄉黨見推幼習彎弓穿楊既精于百步長魁武壯及第殊越乎等夷遂膺侍衛入直黃扉一出而專城南詔再遷三遷而寧海象山所至威望之藐藐隗制府之巡邊見行陣之精微調中權以佐理更薦牘之紛披當宁以嶺東重地非智信仁勇嚴如公不足以建此節鉞而鎮壓蛟蜃命作元戎于潮之溜廟清伏莽訓束健兒有制之師凡刀鎗矛盾坐作進退靡不盡一整齊無一人一械之參差兒公軍容之肅知公兵法之奇將雖方之名將若武苴頗牧亦不過用法之精妙更何能以加茲乃公愛民如子不岐視文武之所司當已午頻年荒歉獨加意乎窮黎伊時斗米錢至五六百富者閉糴貧者僵屍逃亡不可以數計胥蕩析而流離公惻然心傷會同文武官紳義士捐貲製作粥賑飢南郊剏廠百十處日就

食者四五萬人狼須相扶攜男女以班東面上下無拂踐踏顛仆泥淖之悲出則車前馬後令兵役負錢數十貫以隨又于饑民病臥之寺觀就近煮粥飲食之疫氣間作爲謀良藥以醫治是以饑癘並臻而弗至大害災祲屢告而民猶可支自是年年大有斗粟止二分之價皆公協恭和衷文武精誠所感召而天貺之留貽慈父之歌溢于四境望公之撫循斯上偉林林總總樂業而安居夫何大星遽隕歟爾騎箕風凰山巔淚灑杜鵑之血鱷溪渚畔風凄羊叔之碑凡在僚友庶民莫不容嗟隕涕將弁軍士相與泣下之連汍況某久親輪轅獨蒙顧盼處處春風頰下而嘉許之孜孜目注心維覺知已音容如昨而號呼不應當前之笑語已非念公事業在潮疆無尸位素餐之貽愧遺愛在嶺表較昔人以死勤事其庶幾公亦可以含笑九原不留遺憾于金山之麓韓江之坻將我牲醴再拜陳辭靈其有知來格勿疑尚饗

細柳軍容監門圖繪兼而有之令人神湖峴山碑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哀辭

閩部沈公哀辭有序

康熙五十八年二月朔日　皇清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右侍郎前提督福建學政心齋沈公以疾卒於歸安之竹墩里第嗚呼哀哉道路阻脩奔喪無力生不能副其望沒不能送其終視子猶子不得猶父悠悠蒼天抱恨曷有極乎

素旗遠德泣下泉流土壤無益于泰山知不足闇揚萬一亦聊陳其大槩寫余小子哀思云爾乃再拜稽首而爲辭曰

嗚呼夫子一代偉人生榮死哀名播乾坤家聲源遠

先皇辛卯降嶽生申弱冠偕兄同捷丙辰聯鑣金馬分

詔各就其郡所建立爲公生祠者發喪鼎元因得從諸君子後哭公于漳之苕南書院臨三日成禮而退退而餘哀弗忘不自知涕泗之涔涔實也憶公癸未歲由掌坊侍講來閩視學甄拔俊乂以千數獨于小子鼎元謬加國士之知且命隨輶車校八郡三載從遊情同父子已丑以宮詹乞假重來三山鼎元星夜馳謁鼓棹送之武夷拜別于崇安郡外自是以後覩學八閩惟清惟慎如朕詩云天子曰咨惟乃藝聞汝學既茂汝行更醇汝持玉尺授鳳麟已未人才萃于弟昆春坊歷掌啓沃儀宸

首而爲辭曰

嗚呼夫子一代偉人生榮死哀名播乾坤家聲源遠

先皇辛卯降嶽生申弱冠偕兄同捷丙辰聯鑣金馬分

吳越所尊修談世系恐掩其眞

投鳳麟已未人才萃于弟昆春坊歷掌啓沃儀宸

覩學八閩惟清惟慎如朕詩云（上御製考試漢詩分賜各省學臣）公拜稽

天子曰咨惟乃藝聞汝學既茂汝行更醇汝持玉尺

首星馳日奔莆入閩關盟天告神一錢不取愛才如

珍鴻篇傑構翻閱夜分有步在擯把卷酸辛冀軒輊

以遠大相期許慰勉教誨皆不止爲一身一世之業

每中夜激昂思欲有所樹立以慰公望迹遠草萊有懷莫展何望經世遠猷以能如公之志不自度量思亟空文就正白蘋紅蓼間釐訛定舛亦足表見一二

揚公敎澤于將來不謂公之見背如此其速也嗚呼哀哉道路阻脩奔喪無力生不能副其望沒不能送其終視子猶子不得猶父悠悠蒼天抱恨曷有極乎

素旗遠德泣下泉流土壤無益于泰山知不足闇揚萬一亦聊陳其大槩寫余小子哀思云爾乃再拜稽

空幽谷生春公之待士若予若孫欲加諸膝教誨諄諄之法利利誨士之視公若萱若椿既喜舞蹈亦淚沾巾有閔以來無此學臣清操第一巨眼殊倫還　朝報政僉曰忠純宮詹內閣晉秩承綸恩科禮闈掌試衡文甲午三秋楚才復掄英雄入彀朝野懽欣泰山北斗舉望日新佇宣白麻用秉國鈞忽焉勇退於茗之濱林泉詩酒娛老忘貧坐席未煖　名起密雲祭城浚湟保我黎民三載役休歸家十旬天不憖遺大命遄臻嗚呼哀哉公昔離閩九郡謳思各建書院設位立碑漳曰莒南舊在西池近嫌簡陋龍門是移小山崔嵬石爭奇名花古樹蔽芾紛披輪焉奐焉佳景四時諸生每歲上壽于斯何期今日聚哭生祠爲公喪次易主當輒嗚呼哀哉憶公巳丑乞假歸里瞻念閭人笳鼓遊建水山川增色童叟有喜僚吏閒迎車騎成市諸生崔躍親愛鮮比日等名勝擁公授几浩歌浮白談文舍矢欲去羣依公如父公拍紙嗚呼哀哉庚寅之歲花甲初周公時在籍豎人一心古本有此而今而後不可得矣號慟天涯奉

揆于秋閩中多士踰山涉流持幣張軸爲公添籌庶常蔡子自燕馳郵如期恰至公樂油油天南地北一室朋儔賦詩百首搖嶽凌洲期公七十勝會重遊彼蒼吝嗇六九彌留失聲相嚮慘淡林垣嗚呼哀哉公之密雲人思助役謂茲重任匪庸能克九郡齊聲樹帳共臼設醪釀金日投千百紳士傾囊工商集廄樵子菜傭錙銖表赤羣萃會城環呼祭戟乞疏代陳輸公土石中丞不可衆淚泉滴雲集轅門跪朝而夕因茲入　告克底乃績方欣公還俄聞易簀典型遽謝摧肝裂腦嗚呼哀哉公有二子聯翩登第文孫奮擊青雲自勵猶子棄征茅茹並轡德聚一門業隆一世壽考令終諸福畢備遺愛在人千秋弗替含笑九京何歎何涕惟子小子有懷未遂平日思公恨無兩翅滿腔抑鬱彌天塞地今日思公幽明路異望北裒膺心焉如刺追惟教澤宵不能寐終當努力以成公志握管述芳垂之來裔嗚呼哀哉

知己感深哀思悽惻此爲情至之文

黃越甫哀辭有序

康熙五十九年春王正月元日戊辰漳浦處士越甫黃先生卒嗚呼哀哉先生諱元美字越甫居浦邑之南考先世以詩禮傳家有令望厥考長民先生學行冠一時爲薦紳名士所宗仰與先君交特厚先生生而卓犖長有文名受業先君爲師徒中知已立身行事不揣荒陋按狀稽首而爲之辭曰

高岑藝伏泥塗勢利遐心金玉昔伯妙年孝友嫻睦騷士織簾君平賣卜槃阿傾人永矢弗告嗚呼先生營葬祖墳千山幽足卓犖牧豎追陸翰脚自珍如蘭在谷人中之龍雲中之鵠樂天知命歸眞反璞宜躋遐齡暗暗名宿百年乃生物化迅速嗚呼哀哉先生有母白首在堂敬養晝夜弟汨汪父學則備而柩未康之其識趣高朗臨事燭照舉足下綏壞糾錯鬼蜮離奇可數可愕之變態無窮于胸中舜義利觀人品邪正決事機成敗指揮論列面不失一使先生幡然繼述有耀仲也醇謹兒家之肖叔子冠軍裴聲學校用世必有可觀乃踏河檀之遺跡踵衡泌之高風皮四郎五郎資皆可造又有賢孫濟濟佳妙加爾數年其興可料如何昊天弗俾降瞻眺嗚呼哀哉先生之存

鉅公盈門嘐咳坐客殷行論事掀燭大咸解紛先生之沒閭里陵辛元旦臨喪車馳馬奔貴者赠賻賤者服勤哭泣市街佛太邱芳躅未泯匹夫爲善至此極有嗚呼哀哉元與先生通家昆弟而世交情骨肉不啻忘我顧節憂我家計勗我勤名與我經濟痛癢相關心血相繫我愧不才蓮葛困滯恐負所期中皆不寐嘗感先生忽焉長逝月犯少微摧肝裂肺緬想芳型厪厪可志憤亂不文執筆隕涕素旗昧德悲傷無既嗚呼哀哉

蔵甫一時高士此作情文備至若爲尊神寫照者遂覺其人躍躍楮上呼之欲出

林元白先生哀辭

南詔詩人林元白先生以辛丑王春九日考終于教忠第姻家猶子藍鼎元趨而哭之曰嗚呼先生死矣老成遠洞典型長謝風雅道喪廣陵響絕宇宙閒豁然可恨事豈不痛哉先生忠烈子孫詞壇名宿以烟霞詩酒來一生忠孝鬱勃雄浩崚嶒之氣投之所向茫境而安其發爲文章超宕俊逸有霽月光風入其胸次余嘗序其詩以爲得微之神而兼崇天之致字曰元白實稱其名先生亦以余文爲有當於道凡所著述輒擊節玩味歷久不忍置嗚呼可不謂知已與先生殁有八卜有一箕疇次九五者皆備所痛後生小子失所瞻依而余又忝附姻婭之末兼有知已之感將從長君彥伯朝夕受教言忽焉觀此傷心特甚乃刑牲設醴再拜陳詞匪忘荒陋用寫余哀云爾

爲誄曰

自昔濶川地連東粤明劃南鄉詔安是設詔安著姓惟林最傑五都康美如瓜似瓞先生曾祖高第煥發祖忠簡公西陲節鉞駕馭不屈剔膚剮吾有死無降

永天淚血厥考錦衣有父風烈誕育先生明聰俊哲
學富縹緗心操氷雪不驚時名不趨炎熱不入江湖
不登魏闕浩然存眞徹履若脫孝友廉讓至性肫結
穆穆雍雍夷險一節如松之蒼如蓮之潔一鄉善士
欽茲大耋宜壽彭眊兒撫莊列胡忽脩文與世遽別
嗚呼哀哉先生少年遭時變亂挈家避賊東奔西竄
所至皆安寇不能犯數居天城異景特擅清泉怪石
時酒酣戀晚歲重遊論吟感吠彼已亂烟此亦閃電
嗚呼哀哉先生于詩直窺奧妙聲情曠朗詞旨幽峭

屈宋衙官鉤庾開調騷壇七盟牛耳有耀將俾風雅
盛行海嶠焉集則有胡天不弔後生小子將安則倣
呼嗚哀哉先生下酒獨得豪致負抱奇磊藉斯寫意
日營糟邱呼朋共醉坐花對月浩歌揚觶庶幾淵明
與江容議劉伶畢卓呼爲兄弟昔醉竟日今醉竟世
大夢不醒破笑爲湑嗚呼哀哉先生室人實賢且淑
許砭傷時先生示內詩云句不驚人使歸渾穆客戲先驅夜
臺獨宿顧望鶺臨惟恐不速兼有好友九原馳逐李
君踐約蔡君酒熟先生未及不朽文字先君後卒初時相期先生此去

林母李太君哀辭

康熙五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戊戌太姻母文懿李太君卒鳴呼哀哉太君吾邑侍御寶弓先生女也幼聰慧能讀古詩樂府兩漢六朝三唐諸家兼筆墨有澹泊寧靜之致年十五歸林元白先生先生南詔世家曾祖莫凡公故明萬曆進士列官於朝祖忠簡公崇貞閒以大中丞建節西陲遭李闖之亂罵賊不屈而死父錦衣公持喪還閭完葬事亦死於賊先生八歲而孤母楊夫人撫之居長泰之天城依舅氏也年二十入贅漳浦太君以天城隔遠不得奉侍姑婦爲憾迎楊夫人來家於浦竭誠孝養鄉里稱之甲寅閒變先生獲戾守將避而他之太君百計脫浦邑奉姑復入天城同時避亂者多不得謀生鵠結甌塵饑寒疾苦太君極力周恤賴以全活者甚衆天城高踞山巔奇峯崔嵬爲武安第一名勝楊夫人大父方伯鵬遥公所經營怪石清泉名花異木參錯佈置于崇臺危閣天梯窈洞之閒當春桃紅柳綠好鳥流音同時婦女如入天台武陵不復知有亂離慨嘆每聯袂遊觀以爲娛樂太君獨齋居小樓足不踰閾而是時侍御公爲賊帥羈縻海澄督餉慘毒母氏在浦未知安危太君涕泗交頤日夜焚香祝天願父母晏然無恙未幾得釋越三年丁巳夢乃翁告曰寇且劇亟去天城未幾天城陷殺掠鮮遺獨太君以先期奉姑還浦不與其難人以爲孝感所致云先生年近四十猶艱子嗣太君爲置側室未幾嫡庶皆舉子楊夫人晚得風疾坐卧不離床太君日夕奉養恭敬益篤歷久無懈容辛巳喪姑哀毀盡禮與先生拮据經營極力

襄葬事先生早歲學成名立以父祖忠貞隕難悲傷慘怛碩儒滇胸兼時際繼遘荆榛塞路奔馳兵火之中靡有寧宇功名世故視若浮雲日與二三知友賦詩酌酒一切牢騷慨慷忠孝鬱勃感憤不平之氣皆于詩焉發之每客至則太君潔壺觴腆殽饌先意承志隨其所宜惟慮先生詩詞有傷時嫉俗之意婉轉勸導使歸和平憶先生示內詩云句不驚人語不奇山妻但恐我傷時可知識得詩中否細步偷來檢我詩則先生閨房之樂相得之懽于此可想見矣今先

生年方八十康寧未艾而太君尚少五歲溘然長征嗚呼哀哉某與家君彥伯締爲婚姻犬子雲龍太君之孫婿也今歲登潭府從蒙師受學太君愛之如孫子方幸兒曹得承教誨忽焉遭此何能爲情不揣固陋再拜稽首而爲之誄曰

猗歟太君灣川鍾秀延平裔孫隴西華冑題祖荐廉家傳忠厚父寶弓公持斧衣繡嘉濟廟中禋祀弗子誕育掌珠聰明誰似既勤女紅亦習詩史四行兼全芳規備美曰嬪于林增光南詔忠簡之穆錦衣之省元白先生詩名有耀案則齊眉吟則賡調吁嗟太君事姑純孝妯娌和諧親鄰則傚周窮恤乏感者懽叫賓至如歸酒旨穀妙吁嗟太君大亂弗傷七歲隨父被圍清漳易子炊骸十人九僵獨能不死餓以倘佯甲寅逃浦載道劍鋌釵鈿可賂賊不能戕天城避兵四載安康一朝棄去寇隳巖疆天之所佑德實克當廣嗣重祖側室是將趙姬女宗眞堪頡頏佳兒成立嫡庶相忘伯也才茂芹藻生香仲也學篤辟雍上庠蘭孫濟濟出地新篁胡爲太君寶婺埋光駿騫上漢

散魄泉鄉嗚呼哀哉緬惟太君婦道無闕奉養竭誠送終淚血斂澆其棺窆臨其穴馬鬣雙封松楸揭揭從茲一去翁姑則悅承歡地下與世永訣嗚呼哀哉吁嗟太君而今已矣其奈先生空房靜几興來吟咏孰爲伸紙語卽驚人孰規孰喜入旣傷心出亦隕涕嗚呼哀哉昔柳下妻誄夫曰惠黔婁之妻以康爲謚易名雖私于傳有志先生效之謚曰文懿匪學無文太君書笥令淑孔彰純懿無累斯名稱情太君閨媿吁嗟太君亦復何悲某黍戚末猶子比兒總帷瞻拜泣下漣洏何以誄德表之素旗嗚呼哀哉

寫天城之景寫元白之志奇峯秀出逼眞古文仙境未許洞口外人問津

黎母魏太君哀辭

皇清誥封淑人黎太姻母魏太君以雍正六年戊申秋八月三日卒于京邸官舍之內嗚呼哀哉令子大廷尉忽遭斯變慘痛異常　上眷戀孝子方深不使君遠方以光藩卿持節巡察河工事竣言旋還忽聽其遠離又重違荼思特體下情得自都門奉太君靈櫬旋歸故里由張家灣泛運河過青齊經魯國踰淮浙江越吳楚豫章以明年已酉之春至長汀爲程百有餘日道旁觀者咸欷歔歎羨謂賢哉孝子其榮其哀非尋常所能及也同鄉親朋多不遠百千里重趼弔奠元與令子使君爲忘分之交二十餘年四載京邸蒙太君飲食教誨有逾骨肉復蒙不棄寒賤締爲婚姻自應躬赴靈帷舉觴一慟焉兀以粵東下吏孤忠爲　國不合時宜慚無見幾之明致投媚嫉之網羈縻於茲不能一造汀郡趨蹌執紼少盡猶子之情臨風想望涕零如雨攀此哀思何能默默四兒雲翼太君之孫壻也敬遣一行代進三爵乃刑牲設饌陳帛獻楮於庭哀而奠之門

嗚呼太君生長西秦代有令德育是掌珍四行備美芳規絕塵父母鍾愛弗輕薦大參黎公爲世偉人適宦邊疆名動四隣英豪物色願事櫛巾荆苕箕帚夙夜惟寅伊時逆藩相率倡亂闔粵滇黔羽書飛箭岌岌關中鎮臣復叛公時觀察手檄秦甸偕張將軍中閨更惘鼯鼪悄寒疾痛相通民忘兵燹萬井融融感公功德望報罷熊果邀天眷誕育夔龍少而穎異長則尤宗太君之福與德偕隆公澹於名急流勇退惟魏詩文林泉不廢濡毫伸紙太君意會并臼親操辛勞罔懈上事算長下和僮僕各得歡心馨聞中外令子成名文驚海內望重木天猶勤教誨遂操玉尺出掌文衡太君教之惟公惟明三年楚澤兩袖風清海珠靡遺連茹彙征還朝復命司諫形庭太君教之惟忠惟誠毋傷刻薄毋涉沽名丰裁凜凜爲國典型帝念楚邦澤弗下究特簡巡行持斧衣繡太君教之民依在宥萑苻跡絕風淳俗厚

帝念黃河數省馳驟大利大害往巡弊竇太君敎之稽工察漏兩載安瀾厥功殊懋
天子曰都晉卿光祿治裝未行奉天推轂甫及脂車廷尉掌軸一歲九遷幾將枚卜何期太君遽登仙籙弗念令子拊膺躑躅泣血呼天百身莫贖山川墮淚歸怨亭毒鳴呼哀哉
帝謂孝子國家柱石體爾孝思假爾休息扶櫬還鄉治喪祖祔六千里路哀榮賁賁大開甲堂兼營宅穸親友遨路悲傷痛惻元也不才備官海僻

土恩深重圖報涓滴一念不欺一介不忒寨逢監司狼貪虎噬侵欺
天庾命予稽察賑穀三千寒儒何力況復捐金二千一百毒虐百端如鬼如蛾止合挂冠難堪飽颺大吏憐子孤忠批直調我番禺滋仇敵謂受憲恩得伸報國其如怨深橫加霪霾欲快雄心昧良羅織上官有權下吏當阨幽獨無慚任施鋒鏑可對帝天詎終屈抑悵望靈幃趨拜未得以斯耿耿湔泥金鳳翟五福備膺恩綸洊錫濟濟孫支邦家圭璧含笑九京榮華曷極敬遣豚兒千里匍匐奠獻一觴用將惘惘靈其有知款然來格嗚呼哀哉

死者之魂可慰生者之憾難消萬點血淚徧灑行閒眞令人不忍卒讀

行狀　墓志銘　墓表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先王父逸叟先生暨王母陳孺人行狀

先王父逸叟先生諱繼善字逸淑世爲閩之漳浦人曾祖處士毅叟公生三子長諱初芬次諱初茂以文學著名先生其季也本名初蕙生于明天啓元年辛酉二月之七日性好學博通經史及天文地理諸書深沈不露童年應試屢不得志于有司將北遊取道南粵見時政日非急走還慨然有高隱之志時族父紫濤公巡按三楚楚寇張獻忠漸橫撫按治理諸院方羈縻招撫爲息事寧人計先生聞之頓足曰撫獻忠如養虎子終非可馴及其長大將搏主人食之矣此曹亟誅之尚恐不死何撫之能爲吾叔父其不返也家居官塘鄉湖墘里與先王母陳孺人謀曰天下將亂此處非避兵之所甚僻山母頑兇世故居左右數十甲皆吾宗族且深邃在萬山中無他患當徙宅爲孺人卜善先生往鳩工庀材結廬甫就中原大亂土賊肆橫孺人負姑逃難遂走入葬谿山中孺人同

邑大坑陳氏女世爲宦家素纖弱不能任重姑黃太君雖老而甚頑碩料孺人弗勝負荷謂曰吾老且死累我死不瞑目也賊且至里婦皆倉皇竄匿孺人稅負姑行十五里跳躑踰嶺如飛不自知其苦及至葬谿再扶姑不能動族人大笑稱奇以爲勇生於孝蓋

孺人平居婦德閨範爲宗族所推而孝行尤嘖嘖著聞者也先生與賢居命童傭闢地開山種竹木花果數千樹每當桃紅李白涉趣行吟孺人釀秫爲酒舉杯對案相敬如賓教子讀書聲琅琅出金石不復知有人間利祿事矣康熙甲寅三藩繼叛耿逆如行尸安能以兵加我於是鄉人竟不割辮耿逆亦不能來時臺灣鄭氏閒耿盜兵亦大舉入寇攻

擾漳泉僞署吳球爲漳浦縣令駐劄芝谿沿鄉徵糧球聞先生名求一見不可得直造先生廬先生遁入老虎洞球踞駐先生巖野齋數月終不得一面嘆息而去先生以虛名太著非自全之道乃改今名更號逸奧深自晦匿縱請堪輿書遊遨山水尋求地脉窮數月不返人莫能測其所之由是先世隴塋多所自擇若官塘江東寢嶺蓮花諸祖墳其表蓍若蓮花山形勢特奇初求之不得則爲施姓者購去使人請之價十倍弗可居數年開行油柑嶺見山麓僵屍度蔓盜搏而仆若就覩之不識何許人氣奄奄未絕先生命僕負以歸延醫調之得不死然傷重弗能行養之月餘盡老酒數石晨夕雞豚如事所親比復初問姓名感泣而去不知其爲卽奪購蓮花山者也旋歸與婦謀無以報再生恩遂獻蓮花山爲謝先生厚其直售之以葬我高祖母蓋吉穸云虎朝徑作基今先生安居之所亦早年自擇者也先生爲人忠厚誠篤寬和潛定平生無一言欺人無憂愁無思懼無盛怒無與人爭見人有非則從容勸戒橫逆之來亦笑而受

之教先君讀書必令爲聖賢之學先君幼極博負奇才爲多士所推名震閩粵學者多宗之先生淡然不以爲喜年三十二不祿哀動里閭族戚友朋如壞梁木先生收然若無所事者不孝孤時方十歲號慟欲絕先生惟令讀書繼父志耳不孝不敢文頗自負先生曰程朱智爲時文否鼎元曰非是無由得科名先生曰臬夔尹說皆得科名否鼎元不敢復言既學爲古文詞繙以進先生曰此亦近日之空谷足音也道以文傳但爲其有用者可耳庚寅秋鼎元年無此矣不意吾孫能如是此有關風教爲世道人心不可少之書確乎可傳也蓋先生生平無狂喜惟此衆頗爲愜意鼎元由是益黽勉正學後此著述先生俱不及見矣先生年九十始扶杖俄則曳之而走若忘其爲杖者尚喜遊山日行四五十里當道屢欲見之皆不出及鼎元移家邑城迎就養邑令汪公培祖行鄉飲酒禮以先生爲上賓始一見焉康熙辛卯冬十月二十有三日覺微疾遽呼孺人曰子夏云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終矣夫孺人曰未嘗疾
何至此先生曰是矣爲我喚諸子孫來既咸集笑曰
吾平生所爲無一事不可對天日全受全歸更何所
憾惟願汝輩勉爲善人而已遂卒孺人治家有禮法
閨門之內肅若大庭方正整齊而不爲苛刻至老猶
紡績織紝閑憚勤勞家中上下大小皆化之無敢舍
業以嬉着生崇貞元年戊辰春二月十有三日少先
生七歲後先生五年卒則康熙四十五年丙申冬十
一月十有三日也先生享年計閏九十有四孺人享
年計閏九十有二壽考齊眷孫曾繞膝孟德耀梁伯
鸞不足道也子三長諱宗明生孫鼎欽鼎恭鼎銓鼎
錡鼎溥鼎陶六人曾孫雲鵬等十七人次卽先君諱
斌生不孝鼎元光二人曾孫雲錦等十二人又次
諱宗哲生孫鼎輔鼎弼鼎藩三人曾孫雲沛等四人
女無之孫女七人曾孫女九人聘娶皆名門不具述

高賢石隱矯若游龍明見卓識堪與論世望而知
爲勝朝碩果耳至以程朱正學惓惓教訓子孫則
宋儒之流亞也叙次質樸靜穆自是史家眞味

先考文菴先生行狀

鼎元生十歲而孤先考行事不甚知其詳惟憶五六
齡時最爲先考所鍾愛嘗攜與步月中庭從容問曰
汝長大作何事業鼎元對曰讀書先考曰汝讀書何
爲欲爲官乎爲聖賢乎對曰皆欲之先考曰奢官弗
可必也得不得其權在人聖賢可必也爲不爲其權
在已鼎元曰吾爲之喜曰善他日鼎元謂人爲官
不得爲聖賢乎先考曰居官正好爲聖賢致君澤民
皆聖賢事如伊尹周公俱是聖賢孔子亦是爲官者
但官難期必得顏子閒于不必爲官皆聖賢也由是
日以聖賢自居先考亦隨事誘迪之一松陰乘凉見小

蛇負尾而趨抵掌大笑先考曰非禮勿視汝此一看
便不是聖賢非禮勿動汝此抵掌亦不是聖賢後當
戒之鼎元曰諾一日偶拂意跌地而啼外王母携之
不起固勸之啼愈厲忽先考至佯爲不知着但呼曰
今日聖賢何在卽躍起急對曰在此先考笑曰聖賢
不哭也拭淚曰無之一七歲從外祖入學讀書先考指
所讀示之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汝欲爲聖賢當從

此章書做起若不能孝弟便非聖賢爲人不謹愼說話不信實便非聖賢遇衆人不能廣愛遇仁人君子不肯親近有閒暇不肯讀書皆非聖賢汝將此一書記熟擴充馴致至極處不患不造聖賢地位也先考時授徒邑中每館旋必令背誦所讀書及十歲五經讀畢則大喜以爲可教臨終執鼎元手曰法無忘爲聖賢之志我含笑九原矣是時鼎元正在泮驟所記着如此而已不能狀先君行事後聞之先葸又以問先王父乃得其概先考諱越字郁人學者稱文蕃先生先王父逸與公仲子也少聰敏一目數行皆不忘九歲通六經史記左氏傳以能文見稱比長益刻厲晝夜攻苦理學經濟諸子百家以及天文地理禮樂律曆韜鈐行陣奇門演禽星卜諸書靡不講究精微欲以措諸世用雖悄悄不露圭角實自命爲一代人物云先外祖子興許公物色當世賢豪士無一可意者見先考與談論驚爲偉人以先葸歸焉先考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爲一庠弁冕自後屢軼其輩然數奇不遇先王父逸與公隱著也視世態如浮雲笑謂曰人生何必科名學聖賢焉足矣汝讀書太博正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宜屏去一切專講求理學經濟即使不用亦不失爲伊川之徒也先考悚然受命由是專以程朱之學教授生徒而文名太盛漳潮間談文之士多從之若但知先考爲文人者初臺灣未靖閩督姚公啓聖駐漳籌海設修來館以招攜鄭家將士凡歸誠者無眞贋皆納之視其才可用實授以官有薦先考于制府者召見大悅將附入歸誠例授官先考辭曰官者吾所欲但不可以欺而得之請仍還清白書生應制舉同邑前輩黃太常公時參制府軍事以此重先考行誼延禮於家俾族子受業焉其族黃長民先生與先考友善亦遣子元美來就學元美字越甫人品器識迥異時流爲先考高弟受業最專且久觀人論世定事幾成敗當否與先考脗合每喜談先考遺事以爲後學式栩栩得意髯眉俱動嘗述先考言王仲淹爲晉宋隋唐數百年間第一學者無師無友崛起塵濁之際儼然自命爲聖人可不謂豪傑之士乎中說大有意思非揚子法言所敢望其萬一

使天假之年確乎可入聖人之室也天生此才不予之壽亦獨何哉言訖凄然淚下越甫旬先生棄古情深不料其自知不永年故有感而悲耳先考易簀時謂越甫曰窮達命也修短數也吾無顏子之學適符顏子之壽既用自愧一生懷抱弗得少展不知天之生我何意也豈尚蘊釀以待子孫之發洩耶及卒越甫號慟如壞梁木遠近聞者莫不歛衽痛惜之不孝鼎元幼年失怙追憶音容依稀在目奉持遺訓刻骨鏤胸中夜輾轉涕零惟恐稍自暴棄無以慰吾考于泉臺之下倘天牖其衷略開一隙之明得以望聖賢門牆而識所從入之方無負先人臨終丁寧之囑是則不孝鼎元之上願也夫先考生于大清順治十五年戊戌夏四月二十有六日卒于康熙二十有八年己巳秋八月十有八日享年三十二歲配吾母節孝許太君自有狀子二長不孝鼎元雍正癸卯科選拔內閣一統志館纂修　特授廣東潮州府普寧縣知縣娶許氏先慈姪女次鼎光南澳鎮標外委隨征守備娶陳氏女三長適癸卯科聯捷進士吏部候選知縣李杜次適戴承恩三適林宗岳俱先慈出孫十人雲錦福建水師提標功加都司僉書娶林氏浙江定海鎮總兵官諱亮女雲龍業儒娶林氏甘肅巡撫贈尚書諱日瑞公曾孫庠生諱從龍女雲翔未聘雲翼聘黎氏巳丑進士奉天府尹兼盛京刑部侍郎諱敘遠女雲鶚雲燦俱幼未聘雲梱雲衢俱幼未聘不孝鼎元出雲樞雲路僉書江諱蠡臣子沛然次幼未許配俱鼎元出又次幼未許配鼎光出曾孫成德幼未聘雲錦出成功幼未聘雲龍出餘未艾

幼年失怙諸事俱得之傳聞先叙述少時所見庭訓諄切最爲有味不知者疑其瑣屑實爲先人寫照聖賢本領全體呈露以下就所聞樸實鋪叙而身分位置已在河汾而後一人矣文有體要見見高手

先慈節孝許太孺人行狀

先慈姓許氏邑西郊景文里人外王父諱世昌公明太僕寺卿諱雅昌公介弟也博學好古遭亂不仕先慈生有異徵外王父最鍾愛之授以書過目成誦稍長通載籍嫻吟咏嘗賦落梅詩有銀鱗香大地鐵骨鬪寒風之句識者已占其兆矣然片紙隻字未嘗留(俗)曰閨中字跡不欲令人見也年十四絕不復吟善女工外王父益奇之而是時先君年少行卓才名聞遠近外王父造廬相訪驚爲偉人遂締焉先君家世讀書不治生業及先慈于歸去華飾鬻粧奩食貧作苦以供茗養善承翁姑意飲食衣服起居不待諮告動中窾會相先君經理內外俾得專志讀書孳孳以遠大相勗閨門之中若師友焉歲巳巳先君參寒疾秋八月六日病篤謂先慈曰勢不可爲矣若當奈何對曰相從地下無他說也先君愀然口雙白在堂不克盡子道死難瞑目翁姑之愛若實甚若死益傷翁姑心是重余不孝罪也言訖氣絕先慈卅廖大慟昏仆移時不甦進湯藥不得入口外王父以刀尖格先

在彼而忍忘之耶先慈曰兒今不死矣時年二十有九也不孝鼎元鼎光方惜然惟瓜果是利諸妹終日啞啞剛無宿春先慈以女工經營家計市番鬻給饘飧伸蹙餉衆以佐不逮時或具甘脆承舅姑歡心親教督不孝兄弟講授詩書友復開導終日不厭夜則篝燈自課女工手勞目視不孝倦或思睡則纔纔述先君遺事以感動之且助以立身成名繼述顯揚之大不孝鼎元或不率教先慈不忍加箠楚但弟泣責讓不食鼎元因愛懼不知所爲急引名讀改

乃許之由是稍有警悟始不敢不讀書雖隆寒盛暑苦雨凄風機響蛩聲永夕互答道路聞之無不傷心流涕者癸未秋鼎元受知邑大尹今廷尉四明陳公以五經冠童子試先慈頗有喜色復誡之曰汝無萌幸心此不足當毫髮數也吾所喜者陳公有知人之鑑爲所賞識將來學問或可有成汝必勉之冬鼎元又知學使者合內閣學士歸安沈公且命隨輶車校士先慈復馳書誡曰沈公當代大賢所取閩士千數汝獨見器重如此亦謂汝自幼孤苦當激昂自奮厲欲朝夕左右俾至大成此千載知己也勉之光陰如駛學業無疆暇則詳審世務留心經濟毋長傲偷安吾之望也丙戌夏沈公憫先慈清操苦節欲特疏題旌以年方四十六未合例手書霜貞衍慶四大字旌奚鄉人榮之未幾大中丞張公興岡漳紳士僉採先慈節孝事實請于中丞公而郡刺史山陰補公邑大尹悔菴汪公掌教蔡公及通庠人士左右鄰里皆以先慈節孝可風合辭旌獎各加美詞申詳其事張公韙之是時先慈年四十八猶未合題詩例張公因檄

郡守鏤飾節孝坊於廨額邑大尹汪公親具彩幣設鼓樂牽羊舁酒到宅褒揚先慈撫區愀然曰節之一字足矣孝豈敢當且家素貧不能備養翁姑髦耋之年弗能雞豚脉之奉念之傷心今安得美名徒增罪戾無益也先慈念王父衰老常憂懼不自安望不孝鼎元成名甚切每誦歐公言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二語鼎元流汗沾背及秋闈被刖念無以慰老親先慈則又寬之曰人生科名不宜太早再加數年之功造物厚意也其蘊深者施必暢其積久者發必弘顯達之

驟登問易滿增益不能大器乃成不孝因復黽勉淬勵又屢以貧困不能家食飄泊風塵歸囊偶有所得必問所由曰寄可清饑不可濁飽蓋恐或從非道來也辛卯冬十月先父棄諸孤失慈哀傷過慟得嘔血疾然旋起旋止亦不爲意事于母益辛勤癸巳春不孝鼎元將應恩科省試先慈欣然謂之曰昔汝父臨終謂汝必能有立今蹉跎二十餘載矣大母年高望之甚切勉之是時先慈起居無恙言笑甚懽不孝鼎元亦遂安意就道嗚呼孰謂臨別丁寧之語即爲不

余與母來訣之日哉暮春落第策蹇將歸以大中永
覺羅滿公再二慰諭留省讀書重違長者命而不孝
鼎光音問往來亦不云先慈有所患苦中秋後四日
忽接八月五日家信云先慈痰氣大作勢已危不孝
鼎元始憂懼急辭回家二十八日過海登岸聞初六
日之訃嗚呼痛哉不孝鼎元終年飄泊情事未伸生
不能備奉養殮不及憑棺含天地罪人抱恨何極雖
曰覩然人面曾羊烏報本之不如矣自先君沒後距
今二十五年先慈千辛百苦莫可名狀近來喘息有
定方私幸來日正長庶幾得徵天之佑少報罔極於
萬一嗚呼孰謂其竟如此而已耶洒血問天我罪伊
何即使苦堪餘生或得藉先人餘慶大烹列鼎以享
以祀亦無補于終天之恨矣嗚呼痛哉先慈平生恭
慎治家不嚴而整待妯娌大小咸得歡心對女婦終
日寬和無疾言庶色早年極懦腸及撫孤并曰操作
娓娓弗倦自奉極不堪而祭祀必豐潔賓客往來極
力供奉親戚有困乏者分所有周之鄰姊或以寡言
則曰我家常在苦中亦不爭此區區者也二十年木

孝鼎光及勇氏霞山公暨諸男女幼孫俱至側先
一一注目視之遂終則雞已鳴矣是爲八月六日也
嗚呼先慈性情寬厚樂止端莊無一毫局促之氣卜
生吝節不克食報于厥躬固已痛矣又不能姑待數
日使不孝鼎元得親醫藥含飲悠悠蒼天此恨何窮
則郎天道而無知則已天道而有知其以此報施先
慈乎哉先慈生于順治十八年辛丑二月二十五日
巳時卒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八月初六日寅時享
年五十有三配先考文恭公子孫名字具載先考狀

中不復贅

守節撫孤自來是非常苦境然使家不貧則苦尚可當或子祿逮養當身食報則苦亦少酬茲篇所以拊膺傷心嘆恨而不能已也字裏行間純是血淚令人不忍再讀

李求可墓誌銘

憶余辛卯秋讀寒支集爲元仲先 立傳時向汀友問梘河後人寧化陰君琫素爲余言先生令子求可公有父風閉户讀父書屏迹城市心韙之丙申遊汀(爲下不能從張本)矣翌日余登茶窠山拜李先生墓公命子琳(琳一本作琳)偕琫素之泉上始得見求可公時公年六十有七老孫從雛檀河可里許樹木欝蒼山岡環抱天然一安樂窩墳前構鑾堂數椽頗幽雅蔬畦曲沼皆潔淨有致余顧謂琫素曰求可公之葬其親也能子矣琫素(此下見之葬)曰公天性至孝事先生極盡子道嫡母邱孺人病且死委頓床席者累月衣襦數斛公以手承其惡藥餌必親不假婢僕是墳先葬白沙坳族人所贈先生壽域蓄有水患公乃改葬此經營布置極苦心焉余徘徊審視不忍去左臂有墳昂然稍異趨視所鐫石大驚曰嗚呼此吾故友上杭劉先生龜石也昌越五百里而來葬于茲再拜畢與琫素諸君席地坐始知劉之算人當師事李先生劉尤爲先生所器重癸巳五月五日客檀河病篤求可公舁(舁一本作舁)諸家中爲易簀以沒

衣衾棺槨皆公所備欲自用者復遺使周其孤嬖葬之先生墓側春秋祭掃如禮余爲劉痛心潛焉淚落感公一道高義謂眞不媿李先生子也琢素曰公見義無不爲恐恐然慮弗克繼父志四方遊客及君子之至於斯者必誠敬款留致其歡以去去則酌人品高下遠近量餽以賮一如先生在時父執交遊有晚景不如意者尤慇懃遣使問遺不倦楚人劉某遭亂爲兵所掠父子祖孫離散者久之友人述其事公捐多方斡旋俾其骨肉復聚未嘗有德色至于待宗

族解紛難處兄弟蓄友恭據苦辭甘推財讓產又公之言世人安得聞之一日將晡偕諸君下山歸目覩檀平日筆常事令名籍籍里黨間以爲必有後福者一琳牡口家君言爲德非以徼福併非以邀譽也但行吾心之所安與力所得爲而已余曰嗟乎此有道君子之言世人安得聞之一日將晡偕諸君下山歸目覩檀河構舍琴書卷軸花石亭池皆守先生之舊有增新無廢夫家廟土堡廬井橋梁先生所建置皆成丹然不墜余益嘆公爲能子而公愾然以悲留丁亥冬不戒于火土堡所藏書籍器物頓盡先人手澤灰燼傷

心余以先生生平心血全在著述公既次第登棗梨傳播海內他長物何足繫懷信宿公家公之仲孫俊以所爲文相質余嘉俊之爲令嗣且喜公之子若孫皆不類舜常也盡歡而別已亥嘉平復會琢素於粵中則言公已沒甚痛之念茲哲人有禪風化思著其美以勵頹俗而琳甡奉公遺命以庚子秋七月携公狀造余屬爲文以志其墓嗚呼余安敢辭而安忍辭哉公諱幽昊字允懷後更名子權字求可世居寧化之泉上父前朝徵君諱世熊卽元仲先生生子三人

公其季也幼力學諸子百家皆研究稍長隨先生遊豫章泛鄱湖登匡廬五老諸峯謁天下遺逸名宿咸以國士期之弱冠補弟子員戊午以貢入國雍倒當授職辭不就其生平大致如此諸懿行芳規未易更僕鄉之人能道之余特就丙申所目見耳聞於公生前最確者叙述其事而其餘槩從闕焉不欲多爲缺詞傳信也公生于順治庚寅九月三日卒于康熙己亥八月朔日俱亥時享年七十元配邱氏年六十四先卒側室陳氏子三人長琳甡邱出也娶于母族次

是恒娶張氏次葆光聘張氏陳出也女七人長適陰承天邱出次適陰承德卽琳素長男也次適邱夢陽次適將樂伍其元次適歸化馮廷楷次許字清流鄧登龍俱陳出孫五人俱娶陰氏餘娶楊氏俱聘邱氏俱琳甡出倆幼未聘是恒出孫女四人一適伊肇炳一適張豐一適歸化葉國撫一適清流王雲鳳俱琳甡出曾孫三人長壁長壁俱出長榮俊出曾孫女四人俱出者二一未字一許字清流曾聯芳俊出者二一許字將樂伍開天

一未字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葬于某里曾坑山坐某向某銘曰

檀河水清且漣彼君子兮能承先荃友道義無欠悶曾坑杯上隴岡阡昌厥後非偶然

先叙交情就所目見耳聞實事痛快言之其餘槩從簡略此爲高手可脫誌銘窠臼

諸贈奉政大夫夢巖戴君墓誌銘代

先民有言窮達命也出處時也時命在天君子聽之苟有心于世道安往不可以濟人利物勵詩書立志節敦氣誼挽頹風皆儒者素位而行之學必拘拘身攻通顯而後有所表見陋矣余臺載令有異政外諸朝今歷郎官携厥考夢巖君行狀泣請余銘其窆因乃子而知其父之賢亦余所樂爲誌者按狀君諱某字夢巖江左建平人少孤力學弱冠坐皋比教授其鄉之俊髦多所成就而君顧

數奇困童子試者久之逾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考試又數報罷慕范文正公作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留心庶濟求民生利病上書陳吉佐當道所不及鄉之人咸嘉賴焉先是建平正賦外多雜派有所謂兵豆米者訐苦尤甚君條陳制府檄清釐得豁免民困以蘇又建邑土產皆秈米而功令徵白糧民貿遷他境以輸苦煩費亦以君條陳入告得請改徵本色秈米又學開爲豪民兼併數十年莫過問君昌言丁宦遂復之君既以文章意氣名一時士無論知與不

知皆浩然歸重邑令李君夢星尤忻異之延爲子師
君早慕讀經術不預外事李益服其品高以爲時賢
莫及也李浙人以遷去不通音問者二十年而李物
故久家亦零落其子以仇陷縲紲乘守者懈忽飄去
念浙東西皆法吏所及莫能容閭道走君家亦不爲
君言其故君遇之甚厚未浹月以病死循無歸我留
之義棺斂含殮如禮令已子制緦麻友生之服朝夕
哭奠走一介訃其家而其家孥孺親黨已皆被掠鎖
獄蹤跡李生去向及使至則遣吏隨之格棺驗曰是
也然幾以逋逃藪及君大吏聞君言始嘆服君因厝
其柩先兆側歲時祭掃如私親十餘年乃名其子資
之扶櫬歸吳越閒嘖嘖稱君高義而君居鄉多隱德不
欲人知人亦莫能盡知也有陳某者負君券累累徵
以官逋急將鬻子婦以償君惻然召之至出故券毀
之且贈數金輸官逋陳感泣率子婦羅拜君所君引
避無德色他行事多此類云君事兄如父恤宗黨重
然諾嚴取與敦本尚實無浮華刻薄之氣使得志于
時當卓然有所樹立乃時命連蹇五一治亂千歲上

十以明經老一生不得持民社尺寸之柄亦獨何哉
然君也素位而行濟人利物之心不徒空托之懷抱
固亦有足多矣脩德獲福之談儒者所不道而或者
又有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之說吾以君之子某驗之
卜氤氳精氣見山川子子孫孫世式穀

當時隱德言之疊疊奉奉好善之衷益於楮墨以
之品題人物廣植善類厥功偉矣

寧化翠菴王公將葬乃子鷺以書來京師請余誌其墓余與鷺爲同年友於公有通家猶子之誼況吾鄉名卿偉士肩相摩而鷺弗之請獨不遠六千里以屬余余安敢辭公姓王氏諱如綸字右箴號翠菴系出宋丞相文正公之後有評事君者從南渡轉徙入閩居寧化之龍上里久而蕃衍名其地曰王坊世力田爲家法迄明中葉而義菴公饒于財好施予捐千石賑饑直指使者旌其義以鄉飲酒禮賓之五傳至二

公有隱德則公之父也公幼聰明讀書必求根柢識者知其與俗學異矣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髫年應童子試署郡守盧公異其才拔冠一軍旋受知學使山陽陸公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盧遷辰州守邀楚遊敦趣再三許厚贈公以二親且老不忍離晨昏固辭弗就時人以廉孝目之公讀書立品不事干謁性嚴毅無所阿卑采爲鄉邦所畏愛甲寅藩變毒巨室索餉狼戾羅公父于獄公涕泣請以身代不可固請乃可晝夜坐縲紲極苦楚至皮骨僅存不能堪公方以脫父爲幸安之不悔也及事平家亦零落然所保全者大矣公之孝如此勇又如此不以禍難休其志不以利欲動其心有學有品實足風勵一世蘭生幽谷不爲王者之香惜夫今天子重孝廉方正之士徵詣京師量其能而授之職使公如在縲紲所必先其如命之不逢何哉然讀書自樂老而彌篤教子孫能傳其家學視徼幸得志于一時不爲人所稱道者又倜倜乎遠也公生于

丁癸堪輿家謂其地形爲荷葉蓋金龜云銘曰生龍上葬龍下翠華朝察運夜扈汝穿汝舍荷葉青青出清漣國寶家藏重聲價子孫世守天麻延

作古文詞不拘篇幅長短其筋脈必團聚結搆必精嚴大家擅場處在此凡有筆人多騁才須從此等處細加體驗

太學仲謨周公墓誌銘 代

公諱天榮字仲謨姓周氏福建海澄人系出唐開漳進士周匡物自高曾以來世有聞望族祖起元前明大中丞精忠亮節忤權閹魏忠賢以死公生而顖異童孺若成人父景文最鍾愛以大器期之不幸早失怙恃遺兵燹弗得卒舉子業以太學生老未竟所懷行推孝友能爲致千家全受全歸毀傷無憾何不足族人悼焉某獨喟然而嘆曰躬有天爵足以榮其身之有哉緬思在昔海氛不靖公兄弟轉徙流離季遭寇掠公與伯兄跡踪十餘年乃得之而季已歿僅存遺孤一人捐重貲贖以歸此則公之友也喪亂既平祖廟傾圮公協謀更新捐貲襄事輪奐巍然又置祭田若干畝俾世世子孫皆奉烝嘗以無忘祖父此則公之孝也性渾厚無虛夸狙詐之習見義必爲聞諸子讀書聲輒油然以喜好親近名公鉅儒極力延致爲兒曹矜式孟子曰有天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惟公有焉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公又有焉公享年五十有八順治乙未康熙壬辰公生卒之歲也七月廿二日也辰公生卒之時也待封孺人林氏公之元配也丈夫子七人曰歲貢生楙曰正健曰樸曰相曰柱曰櫝曰橋孫一人曰泌女子二人外孫男女四人公之嗣續也九疇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如公其庶乎世之居高位糜厚祿事業無所表見沒世而名不稱者其視公何如哉公卒之七年戊戌其長子楙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于郡北茶園先期請誌銘京邸某公之族弟也義不容辭故爲書其事于石銘曰

丹霞城北有茶園從今以後植芳蘭坐丁向癸兼未丑仲謨塋域在此間相戒松楸勿翦伐子孫世守磐石安

脫盡誌銘俗氣簡潔高峯如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即

陰醒菴墓表

寧化爲邑介汀邵萬山之中奇峯嶔岑清溪迴壑地多隱君子自李元仲先生翹然傑出一時風教潛移有志之士砥行脩身好行其德厚彝倫而薄財利勤學問而淡功名喟然以古道自處不爲末世浮囂之習如陰氏醒菴先生尤其矯矯彰著者先生性孝友能篤於親三歲而孤母雷孺人撫之先生感念劬勞牓其齋曰烏夜刻苦自厲及居母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遇先人忌辰歲時伏臘展像跪拜淚涔涔下念父柩未葬徒步千里走江西浩豐城訪形家楊震宇以歸既得吉拮据襄事凡先世塋壠無不脩祭祀無不舉昆弟戚屬無不存卹今先生雖沒而其孝友姻睦噴噴里黨間尚有稱其分產從弟推愛堂姪及撫謝氏孤成立故事則先生之天性可知矣先生爲諸生者二十餘年爲太學生者三十餘年中間棘闈數蹶連不得志於有司澹然不以爲意孜孜學老而彌篤當甲寅閩變僞帥索餉狼藉毒流薦紳先生爲從兄株連滯獄半載一時同患諸人俱相對號泣悲

人刻薄殊甚每因財利而傷同氣吾甚痛之汝兄弟後日子孫切不可蹈此轍又曰待人接物須寬厚平怒遇事以知足忍耐爲主嗚呼先生此言眞季世之藥石也使先生得志於時出其言坊行表維末俗而挽頹風豈不足爲天下矜式奈何窮山僻處獨嗟肥遁蓋亦有不幸焉者乎歐陽公曰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先生子若孫克自振拔所以慰先生者方興未艾而長君璉素不遠千餘里跋涉山谿持行狀徵言於小子故敢不揣固陋爲之表以

碣於其阡。俾寧之人。士有所觀感焉。先生諱卿。月字
省孺。醒菴其號也。以太學生。老享年七十五歲。生歿
年月。子孫名字。其載墓誌中。不復贅
以古筆浩氣運化事實。紀無斧鑿之痕。而醒菴隱
德俱已曲盡。可以託於無窮矣